男女相悅自靈公化之然詩中本無說靈公之事至鄭於此詩佐求其君臣淫亂之事遂爲之說是求之大過也以澤陂爲君臣以蒲荷諭男女其文又安得相貫惟其男女相悅故有美一人則其情感傷如之何而得見之或寤或寐但涕泗滂沱而已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毛氏以爲傷無禮也使君子果傷其無禮則下文不應曰涕泗滂沱也碩大且卷卷美也盧令曰其人美且鬈字雖不同其義則一儼者儼然容貌也悁悁憂貌也輾轉伏枕言寐之不熟思之如此王氏曰東門之楊宛丘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此說是也至於吉蔄以至誠爲之則未必無應苟無其應則是誠之未至尓此不知道者之言也人之爲善有安而行之有利而行之人之至誠則能爲善爲惡則安得謂之誠不誠人固有詐善者也不聞有詐惡者也楊龜山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化非聖人不足以與此未有至誠而爲惡者爲惡者則失性矣尚何至誠之有此實至當之論黄講同 敬齋曹粹中詩說陂障也蕑蘭也蒲以諭男子之柔而曼荷以喻女子之柔而潔蕑以諭女子之柔而芳菡萏以諭女子之柔而艷男子非柔曼而無特操者不志於淫女子則隨所矣足以爲悅故專以蒲興男而以蒲蕑菡萏諭女也此數物者各以弱媚相依倚於水澤陂障之間男女之相慕悅者恨不

能然是以感物興懷而至於憂傷涕泗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卷者卷髮也儼者嚴莊也自宣公三世而至靈公靈公後五世而爲楚所滅戴岷隱續呂氏讀詩記澤陂男子相說憂思感傷也首章言蒲與荷說者謂婦人之色如蒲荷之美然三章皆言蒲蒲未可以爲美也蒲近於荷猶蒹葭倚玉樹之意蓋男子自謂也寤寐無爲言思之而無所用力也慈湖楊簡詩傳菡戶感切萏大感反枕徒音如笨切釋名枕檢也所以檢項也周易險以枕入于坎窞亦以枕韻窞徒音此切未安詩固自有微叶而不切者縱此切叶則宜占欽切乃今音之微轉若知笨切則差甚矣是詩念正人至潔至美知其大患且及憂之痛之至於涕泗滂沱也攷諸其史則泄冶諫靈公君臣淫亂公告孔寧儀行父二子請殺之公弗禁之時也而毛傳序曰刺時也言靈公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諸儒遂謂此有美一人爲婦人誤矣攷他詩簡兮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謂美德之人也靜女美人之貽亦謂美德不謂其色野有蔓草有美一人亦謂美德之士孔子嘗以桂子汾沮洳美無度美如英美如玉皆謂大夫况此詩所謂碩大且卷碩大且儼豈女子之容耶美史謂衛宏作毛詩序屢攷衛序差謬不可滿與荷生於水中至絜矣君臣俱淫餘皆從靡獨泄冶直諫此國國人之所美所愛也故曰有美一人蓋比德於蒲荷詩人曰美則美矣傷如之何性往或聞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怒將殺之不正言而惟曰傷不敢必也亦憂賢者不忍言殺也然畜之其情狀將至於殺故哀痛日夜一無所爲百爲俱廢至于涕泗滂沱毛傳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諸儒不易其說而今俗亦曰鼻涕毛傳謂蕑蘭而蘭未嘗生於澤陂故鄭改爲蓮然改字未安豈荷葉亦名爲蕑歟荷葉與華卑相間豈以是得名歟荷者芙蕖之總名釋云荷芙蕖其葉蕸其華菡萏其實蓮蕑其蕸之異名歟卷者其背豐隆外形卷學歟碩大卷儼皆言德容歟輾轉亦見關雎林岳講義陂障也澤畔有障水之陂岸內有蒲荷荷指芙蕖之莖菡萏指芙蕖之華女體柔弱如蒲顏色之美如荷傷如之何思之切也自涕鼻泗二一時俱下滂沱然也芙蕖之莖亦曰茄其葉曰蕸其本曰蔤白蒻在泥中者其華曰菡萏其實曰蓮其根曰藕其中曰的的青皮裹白子於蓮房中者也的中有青曰薏味苦的蓮實薏中心也郭璞曰江東人呼荷華爲芙蓉里語苦如薏樊光注爾雅引有蒲與茄蘭是芬香之草悁悁猶悒悒也許謙名物鈔澤陂男女相念

經 輾轉見周南關雎傳 月出

男子思婦人也澤陂婦人思男子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胡一桂附錄纂疏

惡按漢氏云序以此爲淫詩則碩大且卷碩大且儼其辭莊甚絕不類狎邪氣象竟詩次株林後當時相因而作國於大也必有與立公卿宣淫陳之亂必矣而泄冶獨以諫死有美一人其泄冶乎詩人所以痛傷之也而變風於是絕其亦可以有所感矣許白雲詩傳名物鈔方虞其賁乃有華烈之禽方啓之荷與蕑皆非所宜有也以興陳國危亂乃有如泄冶之賢獨不得其死當如之何其傷之有碩大之德且勤拳以盡忠儼恪以事上使我寤寐心無所爲弗迴之思中心悲怨展轉反覆於枕席而不能起也按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夏姬泄冶諫不聽而殺之 陳深清全齋讀詩編陳

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男女夫婦之詩一何多耶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爲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爲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疾哉

波 洪武正韻 誧回切 漢書 𣲙山澤 波池 師古曰 波音陂 又歌韻

羆 洪武正韻 誧回切 獸似熊而黃白色 許慎說文 羆从熊罷省聲 彼為切 古文從皮 爾雅 羆如熊黃白文 郭璞注 似熊而長頭高脚 猛憨有力 能拔樹木 關西呼曰貑熊 荊州為猈 貅 曰貪人曰羆如熊 色黃白也 詩大雅韓奕云 赤豹黃羆 陸璣疏云 羆有黃羆 有赤羆 大於熊 其脂如熊白而麤理 不如熊白美也 顧野王玉篇 鄙為切 羆 玉古文 徐鍇通釋 彼移反 宋重修廣韻 孝經援神契曰 赤羆見則姦宄自遠也 丁度集韻 班糜切 羆 六書統 幫母 羆 說聲 羆 有文 羆 从皮 羆 或从熊羆 為聲 羆 此本符羈切 借為此義 羆 如熊黃白文 从熊省皮聲 羆 有文 熊也 韻會舉要 宮清音 樋聲 音文字通 書 如熊如羆 借牛名 爾雅作 羆 非 注令嫚牛 又呼果下牛 韻會定正字切 幫圭幫賓 邊羆

篆書 羆 古 羆 羆 羆 並楊鈞鍾鼎集韻 羆 羆 並牧子文 羆 羆 羆 並集韻 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羆 羆 並徐鉉篆韻 羆 羆 高勉齋學書韻總 羆 羆 羆 羆 羆 羆 並六書統 隸書 羆 羆 隸正並同上 真書 羆 顏真卿 草書 羆 羆 並索靖 羆 鮮于樞 並草書集韻

熊羆 陸佃埤雅釋獸云 羆如熊 黃白文 羆似熊而大 為獸亦堅中 長首高脚 從目能緣 能立 遇人則擘而攫之 俗云熊羆眼直 惡人橫目 淮南子曰 熊羆之動 以攫搏 兕牛之動 以觝觸 是也 其白生於心之下 肓之上 亦如熊白而麤 秋冬則有 春夏則亡 猛憨多力 能拔大木 故書曰 以有熊羆之士 不二心之臣 熊羆之士 以力言也 詩曰 維熊維羆 男子之祥 維虺維蛇 女子之祥 熊羆陽物也 強力壯毅 故為男子之祥 虺蛇陰物也 柔弱隱伏 故為女子之祥 蓋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 故夢之吉凶 各以其類至 俗說熊羆當脂至春臕 儼即登高木自墜 謂之撲臕 今人當熊以縱縱之 更致壯長 蓋放於此 舊說狮子 虎見之而伏 豹見之而瞑 熊見之而躍 山海經 中山經 中次九經 禹山多熊羆 西山經 嶓冢之山 獸多犀兕熊羆 海外南經 長臂國 狄山爰有熊羆 海外北經 務隅之山 爰有熊羆 太平寰宇記 畔州土產

赤豹黃羆 詩大雅韓奕篇 赤豹黃羆 草木蟲魚疏曰 黃羆大如熊 脂如熊白而粗理 汲冢周書王會解 東胡黃羆 東胡 東北夷

維熊維羆 詩斯干篇 大人占之 維熊維羆 男子之祥

非虎非羆 史記 太公望釣於渭水之濱 西伯將獵 史編卜曰 田于渭陽 非龍非彲 非虎非羆 所得公侯 天遺汝師 及田 果遇太公於渭水之陽 與語大悅 載與歸 立以為師

教熊羆 史記 黃帝教熊羆貔貅貙虎 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

如虎貔熊羆 宋史列傳 太宗征太原 嘗賜從臣食於中路 頓賜衛士手臂臑卮酒 觀其飲啖 上見其雄壯 周顧錢俶 俶進曰 所謂如虎如貔 如熊如羆者也

夢射熊羆 史記 趙簡子五日不知人 扁鵲視之 曰 血脉治也 而何怪 昔秦繆公嘗如此 七日而寤 今主君之疾與之同 不出三日疾必間 居二日半 簡子寤 曰 我之帝所甚樂 與百神遊於鈞天 廣樂九奏萬舞 不類三代之樂 有一熊欲來援我 帝命我射之 中熊 熊死 又有一羆來 我又射之 中羆 帝賜我二笥 皆有副 吾見兒在帝側 屬我一翟犬 曰 及而子之壯也賜之 他日 簡子出 有人當道 曰 吾欲有謁於主君 簡子召之 當道者曰 主君之疾 臣在帝側 帝令主君射熊與羆 皆死 簡子曰 是 且何也 曰 晉國且有大難 帝令主君滅二卿 夫熊與羆 皆其祖也 簡子曰 帝賜我二笥 皆有副 何也 曰 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也 簡子曰 吾見兒在帝側 帝屬我翟犬 曰 及而子之壯也賜之 何也 曰 兒 主君之子也 翟犬 代之先也 主君之子必且有代 及簡子問其姓 欲官之 當道者曰 臣野人 致帝命耳 遂不見

夢羆 晉書載記 苻健 字建業 初 母羌氏夢大羆而孕之 及長 勇果 便弓馬 好施 善事人 甚為石季龍父子所親愛

犬逐羆 宋陳後山集 晉人以大獵 以五犬逐一羆 羆矯而力 長於用大 所與敵者 皆天下獚有力也 犬弱而捷 巧於用小 顧左而右逐 前而後 羆不能搏也 行不十數里 羆憊而伏 犬更前而殺之 獸之驁者 爪莫如虎 齒莫如豕 而羆食之 故稱勇力 必曰熊羆 羆而受制於大者 遇非其敵 困于群也 詩云 憂心悄悄 慍於群小 羆之謂也

老羆當道卧 經遠堂故事 王羆除華州刺史 齊神武遣韓軌從河東宵濟 襲羆 乘梯入城 羆尚卧未起 聞閤內匈匈有聲 但袒身露髻 徒跣 持一白棒 大呼而出 謂曰 老羆當道卧 貉子那得過 敵見驚退 逐至東門 左右稍集 合戰破之 軌遂投城遁走

文詩　唐柳宗元集羆說　鹿畏貙。勑俱切　貙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百獸之音。昔云持弓矢罌火而即之山，為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貙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為虎而駭之。貙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為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捽搏挽裂而食之。捽昨沒切　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杜工部詩：熊羆咆深林，深叢見孤羆。熊羆守草儆，青兒黃羆向我啼。

搁江謝賦句　俞本及河驅逐飛狐，豫周紋象前除崇虎。　羆獻其皮也。

欽伊象之歸爍，熊蹲於樓也，與騷人之精魂。　非虎非貔，豹如持於南邪。

非龍非羆，神君遊於渭水。　收野不如皆可如為禮之巍，滑萬不狩卜也。

總文文之戲。

藣　洪武正韻晡回切，草名。又荀廣飾爾雅藣謂之藣。又未韻。从艸从罷。許慎說文藣草也，从艸罷聲。符羈切。爾雅荊昂疏　郭云藣牛尾一名藣，蓐者所扱也。顧野王玉篇補為彼為二切。徐鍇通釋按爾雅藣謂之藣，注藣牛尾也。蓋似此草也。彼移反。丁度集韻或作羆藣。司馬光類篇班糜切，又舉糜切，藣又蒲糜切，又部靡切，又部買切，又彼義切，藣也。揚桓六書統幫母藣黃藣也，从艸羆聲。藣隸正藣省藣或从羆聲藣或从罷省藣四省而稱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字滭傳義音陂，又薄蟹切。趙謙聲音文字通樹下切見並音方音見去聲。又竹名作藣非。韻會定正字切　幫主幫賓邊藣

篆書　藣　徐鉉篆韻　藣　藣　並六書統　隸書　藣　六書統　草書　藣　鮮于樞

䉦　洪武正韻晡回切，竹名。宋重修廣韻彼為切。丁度集韻班糜切。揚桓六書統幫母䉦原聲䉦从竹罷聲。字滭傳義波為切，又邊眉切。

篆書　䉦　䉦　並六書統　隸書　䉦　六書統

詖　洪武正韻晡回切。詖辯論也，慧也，佞也。廣韻辯辭。又未韻。陸法言廣韻音似。宋重修廣韻彼為切。丁度集韻班糜切，辯僻之辭。揚桓六書統幫母詖从言皮聲。詖隸正詖省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字滭傳義彼義切。

篆書　詖　六書統　隸書　詖　六書統

險詖　宋續通鑑長編　仁宗慶曆六年丙申，翰林學士禮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蘇紳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為險詖，故語曰：草頭木腳，陷人倒卓。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五十五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書寫生員臣趙繼祖
圈點監生臣馮永志
臣吳缴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六　八灰

卑 洪武正韻補回切下賤也又見尾字韻許愼說文卑補移切賤也執事也从𠂇甲徐鍇通釋曰右重而左卑也在甲之下會意賓而反顧野王玉篇下也孫愐唐韻府移切亦姓顏元孫干祿字卑卑上尊卑下卑與必寐切宋重修廣韻蔡邕胡太傅碑有太傅掾鴈門卑整丁度集韻賓彌切司馬光類篇又頻彌切價也陸德明說文毗賓切姓或作卑又遵還切水名出越嶲縣又補弭切使也又部弭切形下大也又毗至切庳或作卑又僻吉切鳥名郭守正紫雲韻詩謂山蓋卑本又作庳音婢又必支切櫳冬官輪已卑音婢此非王柏正始音卑補支切下對高又部止切下之楊桓六書統樹毋卑㶊古文義同上字隸正卑爲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又鮮卑東胡之支依鮮卑山爲號在柳州界又鮮卑帶名楚辭小腰秀頸若鮮卑只注鮮卑袞帶頭也言腰支細小頸銳秀長若以鮮卑帶約而束之也周伯琦六書正譌俗作卑非李𡉈存古正字子算而少卑說謙讓音文字通徹小偏少本尊反在甲下卑小之意蓋位卑而言高或用庳埤楊子庳則儀秦鞅斯荀子埤汙庸俗借東胡依鮮卑山爲號轉注見吃韻又去聲庳見几韻此方音因與卑同用韻會定正字切帑圭帑賓邊卑

卑卑卑卑 篆書並見楊鉤鍾鼎 卑 郭昭卿集韻 卑 張揖字指 卑 集卑 並石經並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卑 徐鉉篆韻 卑

卑卑卑卑卑 並高魏齋學書韻總 卑 並六書統 隸書 卑 華山亭碑 卑 華嶽碑

卑 校官碑 卑 朱龜碑 卑 魏大饗碑並漢隸字源 卑 六書統 真書 卑 智永 卑 虞世南 卑 顏真卿行書 卑 顏真卿草書 卑 智永 卑 柳公權 卑 卑 並張錦溪 卑 趙子昂

總敘 禮記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己傷卑孟子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晏子內篇問上十五晏子曰學者詘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爲人用者卑抱朴子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隳谷以卑安

尊卑

易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禮記學記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郊特牲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成帝紀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白虎通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西漢書司馬相如風通西南夷書蒐狄殊俗之國君臣易位尊卑失序東漢書鄭大詭對董卓詞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如西漢書袁盎傳尊卑有序則上下和　公孫弘兼尊卑有分謂之禮　杜鄴傳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東漢書賈復傳因鄧禹得召見署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光武解左驂賜之官屬以復後來好陵折等輩調補鄗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注曰時上置府官屬從輿陝李共生李曰君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使口供劉公夫有何尊卑官屬以為不避方眾累例尊卑有常序春秋譴於別尊卑通鑑周外紀周公謂伯禽曰吾聞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淮南子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王弼辨位有尊卑又有陰陽尊者陽之所處卑者陰之所履

也故以尊為陽位卑為陰位去初上而論位分則三五各在一卦之上亦何得不謂之陽位二四各在一卦之下亦何得不謂之陰位五刑解殺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五代史霍彥威傳明宗討趙在禮明宗軍變明宗涕泣諭之軍士曰我輩狼虎豈識尊卑彥威勸明宗乃入城經子法語上欲尊而宇欲卑

天尊地卑

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注曰先明天尊地卑以定乾坤之體天尊地卑之義既列則涉于萬物貴賤之位明矣疏曰天以剛陽而尊地以柔陰而卑則乾坤之體安定矣卑謂地體高謂天體高上卑下既以陳列則物之貴賤得其位矣若卑不處卑謂地在上高不處高謂天在下上下既亂則萬物貴賤不得其位矣禮記樂記天尊地卑君臣定矣疏云廣明禮樂之功也天地之德此天尊地卑明禮爲天地之別也莊子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夫尊今而卑古學者之流也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而卑今失其原矣文中子天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東漢書禮儀志大禮雖簡鴻儀則容天尊地卑君莊臣恭

君尊臣卑

管子明去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夫尊君卑臣強榦弱枝明善善惡惡之式也西漢書賈誼傳上疏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

男尊女卑

列子榮啓期曰男女之別男尊女卑以男爲貴吾得爲男三樂也

位卑

孟子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羞卑

楚辭云衆莺莺而雜處兮威嗟老而羞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宋黃庭堅章明楊墓碣鄙夫嗟咨威老羞卑明揚熙熙

自卑

禮記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諸子項林齊疎同姓以自卑

齊將卑

子華子晏子問於子華子曰齊之公室懼卑柰何子華子曰夫人之有欲也天必隨之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昔者軒轅二十五宗故黃祚衍于天下于今未忘也宗周之王也姬姓之封者凡七十夫猶之不能率其臂猶臂之不能運其體也今齊自襄桓以來新新焉朝無公姓野無公田帶甲橫兵挾轂而能戰非公士也結紱纓纓位列而籍居公臣也公族之子若其孫散而之於四方惟畫隸是伍公所以與俱者自有肺腑者也於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何以是踦

踦而以臨於人上也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今之人分財賄而鈦鉤慕良有以夫鈎策者爲能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其怨也是以聖人窮造物以爲識量然且龜卜蓍筮以爲決所以立言於公也聲出而應律身出而協度然且權量尺石以爲器所以立正於公也義適而理訓案天下無敢以容其議然且書契章程以爲式所以立信於公也德澤汪濊威制宏遠盡四海之大無不面納然且法制禮籍以爲準所以立義於公也今齊則不然所以爲國舉出於私矣非止乎此而已也而又公飲其恩私受其福矣公賓其名私享其實矣齊之忘於公室非一日也故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

知崇禮卑

易繫辭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程若膚增廣字訓窮理之精知識超邁是曰知崇循理之篤踐履切實是曰禮卑朱子曰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如天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廣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切實知既高明須是放低著實做去程子曰崇德便是知卑底便是禮知則崇高禮則卑下高卑順理合天地之道也張子曰非知德不崇非禮業不廣人皆崇大也形而上也通晝夜之道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智極其高

故欽天禮自具敬法地，人必禮以至。夫禮則執為道，若智日智崇者所以致吾知也。禮卑者所以踐吾行也。張子嚴曰：聖人青明之下，印稽於天道德仁義之化，自是而行，敬德以之而日新。聖人中正之禮，循則於地紀綱法度之數，自是而出，敬業以之而富有。項平菴曰：聖人體易於身也，知窮萬理之原，則反而極之，乾之始萬物也。禮循萬理之則，則斂而行之，坤之成萬物也。朱子曰：知崇進德之事也，禮卑居業之事也。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又曰：大學以致格物致知是知崇之事，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禮卑之事。知卻要極於高明，而禮則要極於卑。又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纖悉委曲，無非至卑之事。勝齋光茂子曰：一性之知，五行之水也。水之性就下，猶知易流於卑也。故聖人仰之而使之效天，故以崇言。天之高明，吾知之高明也。一性之禮，五行之火也。天之性炎上，猶禮之易涉於亢也。故聖人俯之而使之法地，故以卑言。地之博厚，吾禮之博厚也。

謂山蓋卑 詩正月篇：謂山蓋卑，為岡為陵。

降尊就卑 禮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登高自卑 中庸云：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辭尊居卑 孟子萬章篇：孟子曰：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天高聽卑 史記宋景公二十七年，熒惑守心。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曰：吾股肱。曰：可移於民。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退。後果徙三度。又列女傳：孫叔敖母曰：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甚卑也，汝必興於楚。後果然。

失不汙卑 楚辭：得之為大夫不汙卑。凡吾所有不敢以施也。

轉近轉卑 王讜唐語林：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絪居閣，拜右拾遺，李周翰居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為轉遠轉高，轉近轉卑也。

兵微用卑 唐李觀涇州王將軍文：荀聖人用人之一，如將軍斧鉞之雄，征鎮之類，則將軍無情於涇州無陷圍，亦可知矣。惜若兵微用卑，以至於是焉。

以尊臨卑 袁絜齋奏議：以尊臨卑，以上制下，心所欲為，何事不集，雖高屋之建瓴水不足喻其捷也。群書足用體題：高下大小，尊卑有分等衰。

化卑 莊子：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

祇卑 元真子碧虛篇：無涯者猶伯也。涯之言曰：黃郊之帝曰祇卑，紫微之帝曰神尊，碧虛之帝曰靈蕉。祇卑王於地，山河草木屬焉。神尊曰：朕有天。祇卑曰：朕有地。靈蕉怪天地之名而問之。祇卑曰：朕之地體大質厚，資生元元，中高外卑，其勢坤層，然如壇樓物尊圓八極，海環九山，背巖石，毛草木，肉土，而脉泉汗露，氣煙江河川瀆，亂奔流入，蟲鳥獸紛往還。

句卑 史記吳太伯世家：顏高辛子句卑立。

蒲卑 姚寬西溪叢語：華陽國志、蜀志云：蠶叢魚鳧之後有王曰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

卑氏

卑躬 三國志：河間人，漢北平太守。

卑整 三國志：鴈門人，東漢太尉掾。

卑衍 三國志：公孫度將。

卑昌齡 三國志：鴈門卑氏刺史昌齡之後，昌齡生子牧。

卑牧 江陽譜：字自牧，因任瀘州樂共城路令，居于瀘。後知黔州，孝宗召見，議俠復稱旨，又己見黔州，措估從之，知成都，治為利路最，再知雅州卒。

卑嶧 江陽譜：牧之子，字魯山，以父恩補官，知威州，又知珍州，至武經郎，致仕，廉而好施，死無餘貲。

卑嶠 江陽譜：牧之子，字巨山，以父恩補官。

卑杲 江陽譜：嶧之子，字子明，以父恩補官。

附

西卑 元史：西卑，唐兀氏。太祖皇帝時，充博兒赤，積官金紫光祿大夫。子阿朮，世祖皇帝時，充速古兒赤，至元十八年，授安遠大將軍、唐兀親軍副都指揮使，佩虎符。二十二年，進奉國上將軍、樞密同僉、右衛親軍都指揮使，兼領唐兀衛。三十一年，卒。子仙仙，初充舍兒伯赤。元貞元年，授昭勇大將軍、唐兀親軍都指揮使，仍虎符。大德二年卒。子和實納，幼，以弟三哥兒襲職。後改陞甘肅省左丞。以和實納襲前職，積官昭武大將軍。致和元年秋八月，西安王以兵討倒剌沙，命從丞相燕帖木兒擒其黨兀剌伯都等，丞相賞金帶一命，以兵備守禦有功。

鮮卑國 又山名。北史魏本紀：黃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後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淳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結繩而已。隋圖經曰：鮮卑山在柳城縣東南。楚辭：小腰秀頸若鮮卑只。注：袞帶頭也，言好細小頸，若以鮮卑帶約而束之。羅泌路史後紀：戎子逍朔野，有篤息，釋世長鮮卑，又以侯斤侯汾渝，汾嗣汾侯徵為氏。注：或云袖其始，威于孫適居北方，鮮卑呼草為莫，汾以其奪草功號侯汾氏。海錄碎事：本有熊氏之苗裔，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秦漢之間

爲匈奴所敗保于鮮卑山因以爲號後漢書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水在今營州北）飲讌畢然後配合又禽獸異於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爲弓俗謂之角端弓者（郭璞注爾雅曰原羊似吳羊而大角出西方前書音義曰角端似牛角可爲弓）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蝡（豽音女滑反鼲音胡昆反豽鼲並異屬豽猴屬也）故天下以爲名裘漢初亦爲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常通中國焉光武初匈奴強盛率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殺略吏人無有寧歲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肜擊破之斬獲殆盡事已具肜傳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年鮮卑始通驛使其後都護偏何等詣祭肜求自效功因令擊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斬首二千餘級其後偏何連歲出兵擊北虜還輒持首級詣遼東受賞賜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滿頭等率種人詣闕朝賀慕義內屬帝封於仇賁爲王滿頭爲侯時漁陽赤山烏桓歆志賁等數寇上谷永平元年祭肜復賂偏何擊歆志賁破斬之於是鮮卑大人皆來歸附並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爲常明章二世保塞無事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

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九年遼東鮮卑攻肥如縣（肥如縣故城在今平州也）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十三年遼東鮮卑寇右北平因入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延平元年鮮卑復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勢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因復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歿於陣鄧太后策書褒歎賜顯錢六十萬以家二人爲郎授福咸各錢十萬除一子爲郎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車參駕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甯城下通胡市因築南北兩部質館（築館以受降質）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畔與匈奴烏桓更相攻擊元初二年秋遼東鮮卑圍無慮縣（無慮縣屬遼東郡）州郡合兵固保清野鮮卑無所得（清野謂收斂積聚不令寇得）也復攻扶黎營（扶黎縣屬遼東屬國故城在今營州東南）四年遼西鮮卑連休等遂燒塞門寇百姓烏桓大人於秩居等與連休有宿怨共郡兵奔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悉獲其生口牛馬財物五年秋代郡鮮卑萬餘騎遂穿

塞入寇分攻城邑燒官寺殺長吏而去乃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以備之冬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復發緣邊諸郡黎陽營兵積射士步騎二萬人屯列衝要六年秋鮮卑入馬城塞殺長吏（馬城縣名屬代郡）度遼將軍鄧遵發積射士三千人及中郎將馬續率南單于與遼西右北平兵馬會出塞追擊鮮卑大破之獲生口及牛羊財物甚衆又發積射士三千人馬三千匹詣度遼營屯守永寧元年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率衆詣鄧遵降奉貢獻詔封烏倫爲率衆王其至鞬爲率衆侯賜綵繒各有差建光元年秋其至鞬復畔寇居庸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功曹楊穆以身捍嚴與俱戰歿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與幽州刺史龐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卒分爲兩道救之常夜得潛出與夔等并力並進攻賊圍解之鮮卑既累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延光元年冬復寇鴈門定襄遂攻太原掠殺百姓二年冬其至鞬自將萬餘騎入東領侯分爲數道攻南匈奴於曼柏（縣名屬五原郡也）薁鞬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三年秋復寇高柳擊破南匈奴殺漸將王順帝永建元年秋鮮卑其至鞬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死明年春中郎將張國遣從事將南單于兵步騎萬餘人出塞擊破之獲其資重二千餘種時遼東鮮卑六千

餘騎亦寇遼東玄菟烏桓校尉耿曄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率衆王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大獲其生口牛馬什物鮮卑乃率種衆三萬人詣遼東乞降三年四年鮮卑頻寇漁陽朔方六年秋耿曄遣司馬將胡兵數千人出塞擊破之冬漁陽太守又遣烏桓兵擊之斬首八百級獲牛馬生口烏桓豪人扶漱官勇健（扶音所又反）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率衆君陽嘉元年冬耿曄遣烏桓親漢都尉戎朱廆率衆王侯咄歸等出塞抄擊鮮卑大斬獲而還賜咄歸等已下爲率衆王侯長賜綵繒各有差鮮卑後寇遼東屬國於是耿曄乃移屯遼東無慮城拒之二年春匈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將南匈奴骨都侯夫沈等出塞擊鮮卑破之斬獲甚衆詔賜夫沈金印紫綬及縑綵各有差秋鮮卑穿塞入馬城代郡太守擊之不能克後其至鞬死鮮卑抄盜差稀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之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檀石槐乃立

庭於彈汗山歠仇水上歠音昌悅反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
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
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永壽二年秋檀
石槐遂將三四千騎寇雲中延熹元年鮮卑寇北邊冬使匈奴中郎將張
奐率南單于出塞擊之斬首二百級二年復入鴈門殺數百人大抄掠而
去六年夏千餘騎寇遼東屬國九年夏遂分騎數萬人入緣邊九郡並殺
掠吏人於是復遣張奐擊之鮮卑乃出塞去朝廷積患之而不能制遂遣
使持印綬封檀石槐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乃自分
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部魏書
云其大人曰彌加闕機素利槐頭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為中部
魏書云其大人曰柯最闕居慕容等為大帥從上谷以西至燉煌烏孫二
十餘邑為西部魏書云其大人曰置鞬落羅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為大
帥各置大人主領之皆屬檀石槐靈帝立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郡無歲不
被鮮卑寇抄殺略不可勝數熹平三年冬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
屠各追擊破之遷育為護烏桓校尉五年鮮卑寇幽州六年夏鮮卑寇三
邊秋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

永樂大典卷二千八百六　八

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朝廷未許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
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
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
曰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尚書舜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易既濟
九三爻辭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前書淮南王安曰鬼方小蠻夷也
音義曰鬼方遠方也周有獫狁蠻荊之師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獫狁
蠻荊來威漢有闐顏瀚海之事武帝使大將軍衛青擊匈奴至闐顏山斬
首萬餘級使霍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也征討殊類所由尚
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
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
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
武帝使東郭咸陽孔僅領天下鹽鐵敢私鑄錢煮鹽者釱左趾榷者也官自
賣酒人不得賣也又算緡錢率緡錢二千而算一令各以其物自占占不
悉聽八皆緡以平與之音義曰緡絲也所以貫錢故曰緡錢二算百二十
也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武帝天漢二年泰山琅邪群
賊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武帝使暴

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伏斧分部逐捕也覽而覺悟乃息兵罷役丞相為
富民侯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人故主父偃曰夫務
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武帝時齊人主父偃諫伐匈奴之辭大以世
宗神武將相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
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
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
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
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
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
足之蚧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蚧音介搔音新到反埤蒼曰瘭音必堯
反杜預注左傳曰疽惡創也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
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詬恥也音許豆反方之於今何
者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
內侮之患則可矣蹙國謂鮮卑西域侵宜與蟲螘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
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旰食乎旰晚也左傳伍子胥曰楚君大夫
其旰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

永樂大典卷二千八百六　九

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
也蔡邕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前書音義曰廝微也輿衆
也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
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
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
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
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
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
也夫卹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守
邊之術李牧善其略史記曰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
以便宜置吏市租不入幕府為士卒費謹烽火邊無失亡也保塞之論嚴
尤申其要前書王莽發三十萬衆十道出擊匈奴莽將嚴尤諫曰匈奴為
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代有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
上策者也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出征之盡境而還是得中
策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於連禍結三十餘年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
小恥築長城之固以喪社稷是為無策班固曰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

蔡允論之當夷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左傳曰鄭大夫[illegible]臣曰可矣）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冬鮮卑寇遼西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緣邊莫不被毒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集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從音子用反）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光和中檀石槐死時年四十五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亦數為寇抄性貪淫斷法不平衆畔者半後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廉縣名屬北地郡）射中和連即死其子騫曼年小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自檀石槐後諸大人遂世相傳襲（續後漢書）步度根既立衆稍衰弱中兄扶羅韓亦別擁衆數萬為大人中平三年寇幽并二州建安中曹操定幽州步度根與軻比能等因烏丸校尉閻柔上貢獻後代郡烏桓能臣氐等叛求屬扶羅韓扶羅韓將萬餘騎迎之到桑乾氐等議以為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見濟

更遣人呼軻比能軻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泄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比能自以殺歸泥父特善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能曹丕立田豫為烏桓校尉持節并護鮮卑屯昌平步度根遣使獻馬丕拜為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稍寡弱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步度根乃使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為比能所殺不念報仇反屬怨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汝是骨肉至親豈與仇等由是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至黃初五年步度根詣魏貢獻厚加賞賜是後守邊不為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強盛曹叡立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至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將泄歸泥及部衆悉保比能寇鈔并州殺略吏民叡遣驍騎將軍秦朗征之歸泥叛比能將其部衆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居并州如故步度根為比能所殺軻比能者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為大人由是威制餘部最為強盛自雲中五原已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與素利彌加割地統御各有分界軻比能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麾以鼓節為進退

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曹操西征關中田銀反河間比能將三千餘騎隨柔擊破銀後代郡烏桓反比能復助為寇害曹操以鄢陵侯彰為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康初比能遣使獻馬曹丕立比能為附義王黃初二年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子代郡烏桓脩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鬬更相攻擊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進掎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瑣奴拒豫豫擊走之由是懷二數為寇鈔幽并苦之六年并州刺史梁習擊破比能比能乃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閻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素利為讎往年攻擊之而田校尉助素利我臨陳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即便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水草況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書以聞丕復使豫招納安慰比能衆遂彊盛控弦十餘萬每鈔略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又未能及檀石槐也曹叡太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壻鬱築鞬部舍為鞬所殺其秋

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塞討鬱築鞬大破之還至馬城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七日上谷太守閻志柔之弟也素為鮮卑所信志往解喻即解圍去後幽州刺史王雄并領校尉撫以恩信比能數款塞詣州奉貢獻五年比能率丁零大人兒禪詣州貢名馬復置護匈奴中郎將青龍元年比能誘納步度根使叛并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陘北并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叡省表曰步度根為比能所誘自有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為一何所威鎮乎促出軌已出軍者慎勿越塞過句注也比詔書到軌已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臨陳殺尚弼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與比能合寇邊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虜乃走漠北九月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職等叛司馬懿遣將軍胡遵等追討破降之冬十月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詣并州降朗引軍還三年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其種落遂衰初比能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為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為邊患然其種衆多於比能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通市曹操皆表寵以為王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為親漢王延康初又各遣使獻馬曹丕立素利彌加為

歸義王素利與比能相攻擊太和二年素利死子小以弟律歸為王代攝其衆正始五年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自是部衆分散有慕容氏乞伏氏禿髮氏拓跋氏宇文氏云通鑑綱目漢光武建武二十一年春正月烏桓與匈奴鮮卑連兵入寇　二十二年鮮卑寇遼東太守祭肜擊走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貊人鮮卑烏桓並入朝貢遼東徼外貊人寇邊太守祭肜招降之肜又以財利撫納鮮卑大都護偏何使招致異種駱驛款塞肜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即擊斬匈奴持頭詣郡其後相攻歲歲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肜為人質厚重毅撫夷狄以恩信故皆畏而愛之得其死力　集覽徼外貊入徼吉弔反境也師古曰謂以木石水為界者晉灼曰西南之徼猶東北之塞也貊注見新莽始建國四年濊貊偏何大都護姓名駱驛款塞韻會注往來不絕曰駱驛字通作落澤鮮卑烏桓本皆東胡種漢初匈奴冒頓破東胡其餘衆散保烏桓山鮮卑山為二族　漢章帝章和元年秋鮮卑擊北匈奴斬優留單于　漢和帝永元五年鮮卑徙據北匈奴地　十三年鮮卑寇右北平漁陽　漢殤帝延平元年鮮卑寇漁陽太守張顯戰沒　漢安帝永初三年烏桓鮮卑南匈奴合兵寇五原

漢孝安帝元初二年秋八月遼東鮮卑圍無慮　集覽無慮縣屬遼東邑名無或作巫慮音閭字或作閭今醫巫閭陽縣是歸北山即醫巫慮也周禮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案輿地要覽遼閭以東行南瀕醫北隈大山盡皆粗惡不毛至山忽崢拔摩空蒼翠萬仞全類江左此醫巫閭山也　四年遼西鮮卑入寇郡兵擊破之　五年冬十月鮮卑寇上谷　六年秋七月鮮卑寇馬城塞鄉遼率南單于擊破之　永寧元年遼西鮮卑降　建光元年夏高句驪鮮卑寇遼東太守蔡諷戰歿　鮮卑寇居庸關殺雲中太守　延光元年冬鮮卑寇遼鮮卑既累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寇鴈門定襄太原　漢順帝永建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遼東郡兵擊破之　三年秋九月鮮卑寇漁陽　四年冬鮮卑寇朔方陽嘉元年冬護烏桓校尉耿曄遣烏桓擊鮮卑大護　二年鮮卑寇馬城是後其至轉死鮮卑抄盜差稀　漢桓帝永壽二年秋鮮卑檀石槐寇雲中以李膺為度遼將軍　漢桓帝延熹元年十二月南匈奴烏桓鮮卑入寇以陳龜為度遼將軍除并涼一年租稅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鴈門六年夏五月鮮卑寇遼東　八年六月南匈奴烏桓鮮卑寇掠九郡　九年匈奴烏桓降鮮卑走出塞　漢靈帝建寧二年鮮卑寇并州　四年鮮卑寇并州　熹平元年鮮卑寇并州　二年冬十二月鮮卑寇幽并　三年十二月鮮卑入北地又寇并州　四年鮮卑寇幽州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闕職經時吏民延屬而三府選舉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兩州縣空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普雖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繫以末制乎臣願陛下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不從司馬公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謹擇忠良而任之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私法制不煩而天下大治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閡文不賞為姦者以巧法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矣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為笑而深可為戒哉　集覽三互法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章懷說縣空縣讀與懸同叔向春秋晉公族也姓羊舌氏名肸雖不專晉國之政而晉之執政趙大子韓宣子皆訪

之而後行向音享閡文閡與礙通文法也　五年鮮卑寇幽州　六年鮮卑寇三邊　秋八月遣校尉夏育等擊鮮卑敗績　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破之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劫質苞母載以擊郡苞出戰對陳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為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程子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遽戰乎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於此蓋得之矣集覽劫質劫脅也質以物相贅也質又音致又有作劫執者徐庶於此蓋得之矣獻帝建安十三年曹操追劉備及於當陽之長阪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曰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操光和元年鮮卑寇酒泉　二年鮮卑寇幽并　三年鮮卑寇幽并集覽幽并二州名在朔方　中平三年鮮卑寇幽并　漢後主建興十有三年魏狄鮮卑軻比能　先是軻比能誘保塞鮮卑步度根以叛殺魏將軍蘇尚董弼二人遂走

亦北徙叛者壯侯子是幽州刺史王雄使人刺殺之種落離散從侯
續後漢書章招傳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陘北故上館城
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
送於是野居晏閉寇賊靜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
數年中庠序大興通鑑綱目漢昭烈帝章武元年魏置護鮮卑烏桓校尉
初魏太祖既克蹋頓烏桓浸衰鮮卑大人軻比能素利彌加等因求通市
太祖皆表以為王軻比能本小種以勇健廉平為衆所服威制餘部時自
雲中五原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分地統御制比能近塞中國叛人多歸
之素利等在塞外道遠故不為邊患魏主丕以牽招為護鮮卑校尉田豫
為護烏桓校尉使鎮撫之漢後主景耀四年鮮卑索頭貢質于魏鮮卑索
頭部世居北荒不交南夏至可汗毛始強大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
五世至可汗推寅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
旃氏車焜氏分統部衆為十族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使南遷居匈奴故
地詰汾死力微立後徙居定襄之盛樂部衆浸盛諸部畏服之至是始遣
其子沙漠汗貢于魏因留為質　集覽索頭鮮卑別部也姓拓拔氏其俗
以索辮髮因號索頭可汗音恪寒唐高宗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毛可
汗名後追尊成皇帝推寅可汗名後追尊獻皇帝東胡鮮卑別族也從古
危反詰汾元魏神元皇帝名定襄古并州之域秦為太原郡地隋改忻州
有定襄縣盛樂雲中郡邑晉咸洛括地志云故城在并州新興魏所府
元魏文帝漢延康元年鮮卑素利彌加遣使獻馬加為歸義王先是漢
獻帝建安中鮮卑素利彌加厥機因校尉閻柔上貢獻通市太祖皆表寵
以為王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為親漢王至是素利彌加各遣使獻馬
故有是命晉泰始六年六月晉胡烈討鮮卑禿髮樹機能敗死通鑑綱目
晉武帝太康二年冬十月鮮卑慕容涉歸寇昌黎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
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號慕容部至孫涉歸遷於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
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至是始叛寇昌黎自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
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
戎狄彊獷歷古為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
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
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
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
此萬世長策也不聽　集覽慕容鮮卑王莫護跋始自塞外入歸遼西見

燕代多冠步搖冠好之遂斂髮襲冠諸部因呼為步搖其後音訛轉曰慕容
因以為氏按姓纂鮮卑涉歸遷昌單于遷衛華俗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
光之容故以為氏隨儀鍾慕櫝也鍾古盧反若大之鍾鐘不可附也前漢
儒林傳杖傳以纏纏亡泰注纏音纏頭纏雜胡戎狄之在塞內諸部者雖善
興為勤於廉靖使軍府廉向心計默識不案簿書然始無漏以慕世句明
乃一晉惠帝永寧元年鮮卑宇文部圍棘城慕容廆擊破之廆以其臣慕
歡精審使典獄訟覆訟清允　集覽慕輿代北複姓或云即慕容八後訛
轉為慕輿耳非隋書食貨志魏文宣受禪多所創革六坊之內徙者更
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
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夫以備邊齊書本紀武明太后產顯祖命之
曰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北史鐵弗劉武傳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為鐵
路史餘論鮮卑者東胡也漢初敗於匈奴退保鮮卑烏丸之山曰鮮卑亦
曰烏丸隋圖經云山在柳城東南二百里又棘城東塞外又遼西北百里
亦有鮮卑山在佑不能詳蓋皆其地露宿奔欽桓靈之際盡并北匈奴地
光和中亂檀石槐種為小種鮮卑破之魏初莫護跋部入遼西從討公孫
淵封國於大棘城之北曰步搖子卜延為左賢王孫徙何涉歸漸華風遂
拜單于子長曰吐谷渾以馬致鬬甘松之南孫葉延為吐渾氏官俗順同
中國及辛兄弟繼立至夸呂號可汗百餘年還為慕容氏慕容鮮都皆錄
南書事奔姚興興拜始平太守歸義侯自永嘉國為吐谷渾隨有伏允死
子順為可汗順子諾曷鉢立封青海國王死子忠立忠死子宣超立襲可
汗號生曦皓喜子非嗣龍朔三年土蕃併其地散徙朔方河東境俗謂退
渾兒三百五十年國絕次若莫廆遷徙何之青山以大棘城帝顓頊之虛
徙為元康四年教農桑修政令徵儒生撫華裔四遠歸之乃立四郡統焉
子皝遂王燕前燕後燕南燕皆其別也張邦基侍兒小名錄晉有士人買
得鮮卑子懷順經世大典鮮卑仲吉中山人歲乙亥國朝遣兵定中原鮮
卑仲吉首率平灤路軍民詣軍門降太祖命為灤州節度使從阿達魯南
征充右副元帥攻取信安開州諸城以功賜虎符授河北等路漢軍兵馬
都元帥歲壬辰平蔡有功加金吾衛上將軍興平路都元帥右監軍永安
軍節度使兼灤州管內觀察使提舉常平倉事開國侯爭卒子準歲戊午
充管軍千戶從札剌台火兒赤東征高麗中統元年賜金符庵篤征阿里
不哥以功受上賞三年從征李壇四年修萬壽山宮殿命董之至元十年
授侍衛親軍千戶積官昭武大將軍大都屯田萬戶佩虎符卒子誠襲初

授宣武將軍高郵上萬戶府副萬戶佩虎符改授懷遠大將軍命武衛親
軍都指揮使司事領兵征爪哇攻八百媳婦國使廣東兗勤于役尋以疾
卒子忽篤土襲職致和元年秋八月兵興西安王命領所部軍京師備守
樂通鑑紀事本末 禿髮據廣武晉安帝興寧三年冬十月鮮卑禿髮椎斤
卒年一百一十子思復鞬代統其衆椎斤樹機能從弟務丸之孫也武帝
太元十九年初禿髮思復鞬卒子烏孤立烏孤雄勇有大志與大將紛陁
謀取涼州紛陁曰公必欲得涼州宜先務農講武禮俊賢修政刑然後可
也烏孤從之三河王光遣使拜烏孤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烏孤
與羣下謀之曰可受乎皆曰吾士馬衆多何爲屬人石真若留不對烏孤
曰卿畏呂光邪石真若留曰吾本根未固小大非敵若光致死於我何以
待之不如受以驕之俟釁而動蔑不克矣烏孤乃受之 二十年秋七月
禿髮烏孤擊乙弗折掘等諸部皆破降之築廉川堡而都之廣武趙振少
好奇略聞烏孤在廉川棄家從之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拜左司
馬三河王光封烏孤爲廣武郡公二十一年夏六月三河王呂光遣使拜
禿髮烏孤爲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諸子貪淫
三甥暴虐遠近愁怨吾安可違百姓之心受不義之爵乎吾當爲帝王之

事耳乃留其鼓吹羽儀謝而遣之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禿髮烏孤自稱
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大赦改元太初治兵廣武攻涼金城克之
涼王光遣將軍竇苟伐之戰于街亭涼兵大敗涼散騎常侍太常西平郭
黁善天文數術國人信重之會熒惑守東井黁謂僕射王詳曰涼之分野
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闇弱太原公凶悍一旦不諱禍亂必起吾二人
久居內要彼常切齒將爲誅首矣田胡王乞基部落最彊二苑之人多其
舊衆吾欲與公舉大事推乞基爲主二苑之衆盡我有也得城之後徐更
議之詳從之黁夜以二苑之衆燒洪範門使詳爲內應事泄詳被誅黁遂
據東苑以叛民間皆言聖人起兵事無不成從之者甚衆涼王光召太原
公纂使討黁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黁舉事必不虛發吾欲殺纂
推兄爲主西襲呂弘據張掖號令諸郡此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爲呂氏
臣安享其祿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難乎呂氏若亡吾爲弘演矣統至番
禾遂叛歸黁弘纂之弟也纂與西安太守石元良共擊黁大破之黁得光
孫八人於東苑及敗而恚悉投於鋒上枝分節解飲其血以盟衆衆皆掩
目涼人張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人反於休屠城與黁共推涼後將軍
楊軌爲盟主軌略陽氐也將軍程肇諫曰卿棄龍頭而從蛇尾非計也軌

不從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纂擊破黁將王斐于城西黁兵勢漸衰
遣使請救于禿髮烏孤九月烏孤使其弟驃騎將軍利鹿孤帥騎五千赴
之二年春正月楊軌以其司馬郭緯爲西平相帥步騎二萬北赴郭黁禿
髮烏孤遣其弟車騎將軍傉檀帥騎一萬助軌軌至姑臧營于城北夏四
月涼太原公纂將兵擊楊軌郭黁救之纂敗還六月楊軌自恃其衆欲與
涼王光決戰郭黁每以天道抑止之涼常山公弘鎮張掖段業使沮渠男
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纂將兵迎之楊軌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
合則姑臧益彊不可取矣乃與禿髮利鹿孤共邀擊纂纂與戰大破之軌
奔王乞基黁性褊急殘忍不爲士民所附聞軌敗走降西秦西秦王乾歸
以爲建忠將軍散騎常侍弘引兵棄張掖東走秋九月楊屯廉川牧朱夷
夏衆至萬餘王乞基謂軌曰禿髮氏才高而兵盛且乞基之主也不如歸
之軌乃遣使降於西平王烏孤軌尋爲羌酋梁飢所敗西奔傉檀海襲乙弗
鮮卑而據其地烏孤謂羣臣曰楊軌王乞基歸誠於我卿等不速救使爲
羌人所覆孤甚愧之平西將軍渾屯曰梁飢無經遠大略可一戰禽也飢
進攻西平西平人田玄明執太守郭倖而代之以拒飢遣子爲質於烏孤
烏孤欲救之羣臣憚飢兵彊多以爲疑左司馬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方

彊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嶺南五郡庶幾可取大王若無開拓之志振不敢
言若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也使羌得西平華夷震動非我之利也烏
孤喜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乃謂羣臣曰梁飢若得西平
保據山河不可復制飢雖驍猛軍令不整易破也遂進擊飢大破之飢退
屯龍支堡烏孤進攻拔之飢單騎奔澆河俘斬數萬以田玄明爲西平內
史樂都太守田瑤湟河太守張裯澆河太守王稚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
萬落皆附於烏孤冬十一月楊軌王乞基帥戶數千自歸於西平王烏孤
十二月西平王禿髮烏孤更稱武威王三年春正月武威王烏孤徙治樂
都以其弟西平公利鹿孤鎮安夷廣武公傉檀鎮西平叔父素渥鎮湟河
若留鎮澆河從弟替引鎮嶺南洛回鎮廉川從叔吐若留鎮浩亹夷夏俊
傑隨才授任內居顯位外典郡縣咸得其宜烏孤謂羣臣曰隴右河西本
數郡之地遭亂分裂至十餘國呂氏乞伏氏段氏最彊今欲取之三者何
先楊統曰乞伏氏本吾之部落終當服從段氏書生無能爲患且結好於
我攻之不義呂光衰耄嗣子微弱纂弘雖有才而內相猜忌若使浩亹廣
川乘虛迭出彼必疲於奔命不過二年兵勞民困則姑臧可圖也姑臧舉
則二寇不待攻而服矣烏孤曰善夏六月烏孤以利鹿孤爲涼州牧鎮西

平召車騎大將軍傉檀入録府國事秋八月武威王禿髮烏孤醉走馬傷脅而卒遺令立長君國人立其弟利鹿孤謚烏孤曰武王廟號烈祖利鹿孤大赦徙治西平四年春正月禿髮利鹿孤大赦改元建和夏五月楊軌田玄明謀殺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殺之五年春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羣臣皆勸之安國將軍鍮勿崙曰吾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衽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今舉大號誠順民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蓄倉庫啓敵人心不如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鄰國弱則乘之彊則避之此久長之良策也且虚名無實徒足爲世之質的將安用之利鹿孤曰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河西王以廣武公傉檀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涼州牧録尚書事夏六月河西王利鹿孤命羣臣極言得失西曹從事史暠曰陛下命將出征往往無不捷然不以綏寧爲先唯以徙民爲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拔城而地不加廣也利鹿孤善之元興元年春三月河西王禿髮利鹿孤寢疾遺令以國事授弟傉檀初禿髮思復鞬愛重傉檀謂諸子曰傉檀器識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於弟利鹿孤在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委於傉檀利鹿孤卒傉檀襲位更稱涼王改元弘昌遷于樂都謚利鹿孤曰康王是歲秦王興遣使拜禿髮傉檀爲車騎將軍廣武公三年春二月南涼王傉檀畏秦之彊乃去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使于秦秦王興曰車騎獻款稱藩而擅興兵造大城豈爲臣之道乎尚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先王之制也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勍寇蓋爲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爲嫌興善之傉檀求領涼州興不許義熙二年夏六月禿髮傉檀伐沮渠蒙遜蒙遜嬰城固守傉檀至赤泉而還獻馬三千疋羊三萬口于秦秦王興以爲忠以傉檀爲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鎮姑臧徵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請留尚興弗許威見興流涕言曰臣州奉戴王化於茲五年土宇僻遠威靈不接士民嘗膽枕血共守孤城仰恃陛下聖德俯伏良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日陛下柰何乃以臣等貿馬三千疋羊三萬口賤人貴畜無乃不可若軍國須馬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千餘戶各輸一馬朝下夕辦何難之有昔漢武傾天下之資力開拓河西以斷匈奴右臂今陛下無故棄五郡之地忠良華族以資暴虜豈惟臣州士民墜於塗炭恐方爲聖朝旰食之憂興悔之使西平人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諭傉檀會傉檀已帥步騎三萬軍于五澗普先以狀告之傉檀遽逼遣王尚尚出

自清陽門傉檀入自涼風門別駕宗敞送尚還長安傉檀謂敞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柰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也傉檀曰吾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如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殿下惠撫其民收其賢俊以建功名其何求不獲因薦本州文武名士十餘人傉檀嘉納之王尚至長安興以爲尚書傉檀燕群僚於宣德堂仰視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武威孟禕曰昔張文王始爲此堂於今百年十有二主矣惟履信思順者可以久處傉檀善之秋八月禿髮傉檀以興城侯文支鎮姑臧自還樂都雖受秦爵命然其車服禮儀皆如王者冬十一月禿髮傉檀遷于姑臧三年秋七月禿髮傉檀復貳於秦遣使邀乞伏熾盤斬其使送長安九月禿髮傉檀將五萬餘人伐沮渠蒙遜蒙遜與戰於均石大破之十一月夏王勃勃帥騎二萬擊傉檀于支陽殺傷萬餘人而還傉檀帥衆追之勃勃逆擊於武陽下大破之殺傷萬計勃勃積尸而封之號曰髑髏臺四年夏五月秦王興以禿髮傉檀外內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尚書郎韋宗往覘之傉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嘆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於興曰涼州雖弊傉檀權譎過人未可圖也興曰劉勃勃以烏合之衆猶能破之況我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移勢變反覆萬端陵人者易敗戒懼者難攻傉檀之所以敗於勃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懼而求全臣竊觀羣臣才略無傉檀之比者雖以天威臨之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興不聽使其子中軍將軍廣平公弼後軍將軍斂成鎮遠將軍乞伏乾歸帥步騎三萬襲傉檀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曰傉檀恃其險遠故敢違慢不若詔沮渠蒙遜及李暠討之使自相困斃不必煩中國之兵也亦不聽興遺傉檀書曰今遣齊難討勃勃恐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傉檀以爲然遂不設備弼濟自金城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聲言討勃勃傉檀猶豫守備未嚴願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民皆爲吾有孤城無援可坐克也弼不從進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閉城拒之弼遣人諭之使降霸曰汝棄信誓而伐與國吾有死而已何降之有弼進攻斬之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固守出奇兵擊弼破之弼退據西苑城中人王鍾等謀爲內應事泄傉檀欲誅首謀者而赦其餘前軍將軍伊力延侯曰今彊寇在外而姦人竊發於內危孰甚焉不悉阬之何以懲後傉檀從之殺五千餘人命郡縣悉散牛羊於野斂成縱兵鈔掠傉檀遣鎮北大將軍俱延鎮軍

將軍斂歸等擊之秦兵大敗斬首七千餘級姚紹固壘不出傉檀攻之未
克秋七月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帥騎二萬爲諸軍後繼至高平聞紹
敗倍道赴之顯遣善射者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傉檀材
官將軍宋益等迎擊斬之顯乃委罪斂成遣使謝傉檀慰撫河外引兵還
傉檀遣使者徐宿詣秦謝罪冬十一月禿髮傉檀復稱涼王大赦改元嘉
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爲皇后世子武臺爲太子錄尚書事左長史趙
鼂右長史郭倖爲尚書左右僕射昌松侯俱延爲太尉劉裕滅南燕　晉
安帝義熙元年初南燕主備德仕秦爲張掖太守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
于張掖備德之從秦王堅寇淮南也留金刀與其母別備德與燕王垂舉
兵於山東張掖太守苻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
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竊以公孫氏及段氏逃于
羌中段氏生子超十歲而公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當以
此刀還汝叔也呼延平又以超母子奔涼及呂隆降秦超隨涼州民徙長
安平卒段氏爲超娶其女爲婦超恐爲秦人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
惟東平公紹見而異之言於秦王興曰慕容超姿幹瓌偉殆非真狂願微
加官爵以縻之興召見與語超故爲謬對或問而不荅興謂紹曰諺云妍

皮不裹癡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備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人吳
辯往視之辯因鄉人宗正謙賣卜在長安以告超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與
謙變姓名逃歸南燕行至梁父鎮南長史悅壽以告兗州刺史慕容法法
曰昔漢有卜者詐稱衛太子今安知非此類也不禮之超由是與法有隙
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三百迎之超至廣固以金刀獻於備德備德慟哭
悲不自勝封超爲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妙選時賢
爲之僚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爲嗣超入則侍奉盡歡出則傾身下士由是
內外譽望翕然歸之秋九月汝水竭南燕主備德惡之俄而寢疾北海王
超請禱之備德曰人主之命短長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固請不許戊午
備德引見羣臣于東陽殿議立超爲太子俄而地震百僚驚恐備德亦不
自安還宮是夜疾篤瞑不能言段后大呼令召中書作詔立超可乎備德
開目頷之乃立超爲皇太子大赦備德尋卒爲十餘棺夜分出四門潛瘞
山谷己未超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上尊段后爲皇太后以北地王鍾都
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爲征南大將軍都督徐兗楊南兗四州諸
軍事加慕容鎮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令封孚爲太尉鞠仲爲司空封嵩
爲尚書左僕射癸亥虛葬備德於東陽陵謚曰獻武皇帝廟號世宗超引

所親公孫五樓爲腹心備德故大臣北地王鍾段宏等皆不自安求補外
職超以鍾爲青州牧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
內參政事封孚諫曰臣聞親不處外羈不處內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
外戚望懿百姓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
輔臣竊未安超不從鍾宏心皆不平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五
樓聞而恨之二年南燕主超猜虐日甚政出權倖盤于游畋封孚韓諄屢
諫不聽超嘗臨軒問孚曰朕可方前世何主對曰桀紂超慙怒孚徐步而
出不爲改容鞠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得如是宜還謝孚曰行年七十惟
求死所耳竟不謝超以其時望優容之秋九月南燕公孫五樓欲擅朝權
譖北地王鍾於南燕主超請誅之南燕主備德之卒也慕容法不奔喪超
遣使讓之法懼遂與鍾及段宏謀反超聞之徵鍾鍾稱疾不至超收其黨
侍中慕容統等殺之征南司馬卜珍告左僕射封嵩數與法往來疑有姦
超收嵩下廷尉太后惶泣告超曰嵩數遣黃門令牟常說吾云帝非太后
所生恐依永康故事我婦人識淺恐帝見殺即以語法法爲謀見誤知復
何言超乃車裂嵩西中郎將封融奔魏超遣慕容鎮攻青州慕容昱攻徐
州右僕射濟陽王凝及韓範攻兗州昱拔莒城段宏奔魏封融與群盜襲

石塞城殺鎮西大將軍餘鬱國中振恐濟陽王凝謀殺韓範襲廣固範知
之勒兵攻凝凝奔梁父範并將其衆攻梁父克之法出奔魏凝出奔秦慕
容鎮克青州鍾殺其妻子爲地道以出與高都公始皆奔秦秦以鍾爲始
平太守凝爲侍中南燕主超好變更舊制朝野多不悅又欲復肉刑增置
烹轘之法衆議不合而止冬十月封孚卒三年南燕主超母妻猶在秦超
遣御史中丞封愷使於秦以請之秦王興曰昔苻氏之敗太樂諸伎悉入
于燕燕今稱藩送伎或送吳口千人所請乃可得也超與群臣議之左僕
射段暉曰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且太樂先代遺音
不可與也不如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侵掠鄰國兵連禍結此既能往
彼亦能來非國家之福也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靳惜虛名不爲之降
屈乎中書令韓範嘗與秦王俱爲苻氏太子舍人若使之往必得如志超
從之乃使韓範聘于秦稱藩奉表慕容凝言於興曰燕王得其母妻不復
可臣宜先使送伎興乃謂範曰朕歸燕王家屬必矣然今天時尚熱當俟
秋涼八月秦使員外散騎常侍韋宗聘於燕超與群臣議見宗之禮張華
曰陛下前既奉表今宜北面受詔封逞曰大燕七聖重光柰何一旦爲豎
子屈節超曰吾爲太后屈願諸君勿復言遂北面受詔冬十月南燕主超

使左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獻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秦。秦王興乃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超親帥六宮迎於馬耳關四年春正月南燕主超尊其母段氏為皇太后妻呼延氏為皇后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羽儀帷幔皆毀裂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佞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重之所致也超乃大赦黜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冬十一月南燕汝水竭河凍皆合而澠水不冰南燕主超惡之問於李宣對曰澠水無冰良由帶京城近日月也超大悅賜朝服一具五年春正月庚寅朔南燕主超朝會群臣歎太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領軍將軍韓諱曰先帝以舊京傾覆戢翼三齊陛下不養士息民以伺魏釁恢復先業而更侵掠南鄰以廣讎敵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二月南燕將慕容興宗斛穀提公孫歸等帥騎寇宿豫拔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歸五樓之兄也是時五樓為侍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宗親並居顯要王公內外無不憚之南燕主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為郡縣公桂林王鎮諫曰此數人者勤民頓兵為國結怨何功而封超怒不荅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比歲屢遷官至左丞國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超又遣公孫歸等寇濟

南俘男女千餘人而去自彭城以南民皆堡聚以自固詔并州刺史劉道憐鎮淮陰以備之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左僕射孟昶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為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謝裕安之兄孫也己巳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柰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羣麥禾布野柰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輔國將軍廣寧

王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諱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卻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復為文身矣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脩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己巳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河內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獲其玉璽輦及豹尾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

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超遣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以為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奔敗而還羣臣離心士民喪氣聞秦人自有內患恐不暇分兵救人散卒還者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為美比於閉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樂浪王惠曰不然晉兵乘勝氣勢百倍我以敗軍之卒當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為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勢如脣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尚書令韓範為燕秦所重宜遣乞師超從之秋七月加劉裕北青冀二州刺史南燕尚書略陽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踰城來降裕以為行參軍尊苗皆超所委任以為腹心者也或謂裕曰張綱有巧思若得綱使為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宣執之送於裕裕升綱於樓車使周城呼曰劉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為裕所獲超請割大峴以南地為藩臣裕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

慕容氏相與隣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遽爾荅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始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秋八月封融詣劉裕降初秦王興遣衛將軍姚彊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并兵以救南燕及爲勃勃所敗追彊兵還長安韓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尚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劉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爲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犇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興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爲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於裕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或勸燕主超誅範家超以範弟諱盡忠無貳并範家赦之冬十月段宏自魏犇于裕張綱爲裕造攻具盡諸奇巧超怒懸綱母於城上

支解之冬十二月乙巳太白犯虛危南燕靈臺令張光勸南燕主超出降超手殺之六年春正月甲寅朔南燕主超登天門朝群臣於城上乙卯超與寵姬魏夫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韓諱諫曰陛下遭堙厄之運正當努力自彊以壯士民之志而更爲兒女子泣邪超拭目謝之尚書令董銑勸超降超怒囚之二月南燕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却城久閉城中男女病脚弱者太半出降者相繼超輦而登城尚書悅壽說超曰今天助寇爲虐戰士彫瘁獨守窮城絕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曆數有終堯舜避位陛下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銜璧而生丁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彊則附之既爲君臣必須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臣光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

横鶩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不於此際控禮賢俊慰撫疲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群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苻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一四海成美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占卑國

唐會要大中六年十二月占卑國佛邪葛等六人來朝兼獻象牢相魏暮以其性不安中土請還其使從之咸通十二年二月復遣使朝貢

庳

洪武正韻賄回切同上下也揚子庳則儀秦鞅斯又尾韻爾雅鷯鶉其雄鶛牝庳邢昺疏釋曰李巡曰別雌雄異之言鶉一名鶉其雄名鶛其牝名庳陸法言廣韻下也又音婢宋重脩廣韻庳府移切丁度集韻賓彌切一曰鶉牝名司馬光類篇頻彌切又部彌切說文中伏舍一曰屋庳又部靡切舍下也又平秘切僧行均龍龕手鑑庳俗音畀正作庳字楊桓六書統幫母廌庳隷正庳隷下倣此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通作埤孟子爲淵敺魚注猶水樂埤下荀子埤污庸俗又紙韻

篆書 六書統　隷書 六書統

裨

洪武正韻賄回切補也說文接也益也又微韻許慎說文从衣卑聲府移切顧野王玉篇補移切又婢移切副將也亦姓或作𥜗陸法言廣韻增

也與也付也助也又音陴張參五經文字比支切徐鍇通釋接益也鍇曰若衣之接益也賓而反司馬光類篇裨賓彌切又頻彌切將偏副一曰冕名陴說文城上女垣俾倪也又蒲街切戴侗六書故婢支切衣之次也覲禮侯氏裨冕畢卑以朝康成曰裨之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餘爲裨諸侯亦服焉按裨之義引之爲裨益爲裨附爲將帥之偏裨裨冕服之次也諸侯玄袞爲上服朝於天子則降而服其次公當袞則服驚冕猶當乘路而墨車以朝也鄭氏謂大裘而下爲裨未然郭守正紫雲韻蓋也字從衣旁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卑附也又附支反韓道昭五音類聚裨又音毗販也孫氏字說禮記裨冕荀子禮論作卑絻與裨冕同楊桓六書統幫母𧙇从衣卑聲裨隷正𧙇隷裨陴譌本頻彌切女墻也借爲此義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字滲溥義通作埤趙謙聲音文字通雙音見並音韻會定正字切幫圭幫賓毗裨

篆書 古論語 說文 集韻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並六書統

隷書 呂君碑 唐扶頌 陳琳後碑 西狹頌並洪適漢隷分韻 李翕碑見漢隷字源

䫜 並六 書統 草書 張鄣 溪 鮮于樞 並 草書集韻

詎足相陪椑 韓昌黎詩詎足相陪椑

竟死何椑 韓昌黎詩進學解扶閒置散逢寬南夷頭童齒豁竟死何椑

鉀

洪武正韻補回切說文㭸鉀也从金卑聲博雅鉀謂之鍤一曰斧屬亦作鈚許慎說文鉀府移切顧野王玉篇匹迷切斧也又音卑徐鍇通釋實而反丁度集韻賔彌切又賔彌切婁機廣干祿字音卑又青批蕭該廣長春釋行均龍龕手鑑必夫婢迷二反韓道昭五音集韻彼為切楊桓六書統幫母鍾䡺轡鉀旃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魏柔克正字韻綱為迷切趙撝謙聲音文字通纂乃切作鈚非方音如埤不出雙音見胲韻韻會定正字切幫青幫

篆 說文見杜从古 徐鉉 六書 集篆古大韻海 篆韻 統

隸 六書 書統

賔邊鉀 書

草 鮮于樞草 書集韻

椑

洪武正韻補回切木名實似柹而青色文選閒居賦梁侯烏椑之柹荊州記宜都出大椑又見賔韻宋重修廣韻府移切司馬光類篇賔彌切又逸迷切椑榼飲器又駢迷切說文圓榼又毗亦切棺也又蒲歷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椑音卑又俗音椑楊桓六書統幫母糙𥿄鍇椑隸椑為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倪鏜六書類釋椑柹同類柹實赤而椑烏綠故謂烏椑又名綠柹又部既切親身之棺曰椑記君即位而為椑鄭氏曰謂杝棺親身者又部迷切考工記句兵椑鄭司農曰讀若鼙康成曰齊人謂斧柯為椑則椑隋圜也趙謙聲音文字通纂乃切雙音見胲枎二韻韻會定正字切幫圭幫

篆 說文見杜从古 徐鉉 集篆古文韻母 篆韻

隸 六書 書統

賔邊椑 書

草 韋 鮮于 書 草 樞

總叙

三元延壽參贊書椑子性尤冷與蟹同食腹痛大泄荊州土地記宜都出大椑晉宮閣名華林園有椑子二株范汪祠制孟冬祭用椑柹稽神異苑傳亮永初中為護軍兒珎住府西齋忽見北窗外椑樹下物面廣三尺狀若方相久乃自滅韋權靈陽賦蕉椑柹榛栗木瓜謝

靈運山居賦椑柹被實於长浦 魏志武帝為屯州牧上書以謹上椑棗二箱 郃陽志郃陽縣土產 岳陽志岳州府土產 郡縣志江陵府江陵縣及武岡州並土產

烏椑

地理志梁侯園有烏椑八稜大如醬盆大業中安仁閑居賦梁侯烏椑之柹又金谷詩曰前庭樹沙甘後園植烏椑

黃椑

長沙府志攸縣土產 湘潭縣土產 郴州志郴州土產 紹慶志本府土產 重慶府志本府土產

埤

洪武正韻補回切與卑同下也孟子為淵敺魚注民思明君猶水樂埤下荀子埤汚庸俗又見微尾二韻司馬光類篇賔彌切又頻彌切說文增也一曰厚也又匹計切埤堄城上垣又部彌切田百畝又部靡切下濕也春秋國語松柏不生埤又卜禮切又補買切兩手擊也楊桓六書統幫母埤饒鏊埤隸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注與卑同非是字濤博義為夷切附也埤陴裨同上

篆 六書 書統

隸 六書 書統

箄

洪武正韻補回切取魚竹器又尾韻徐鍇通釋箄箄筵篳也从竹卑聲邊彌反宋重修廣韻府移切司馬光類篇賔彌切補各切器又邊迷切籌筌謂之箄箄或作箄又蒲街切夫移也又補弭切說文箄篳也博雅箄簍簏也方言箬箄折也又必至切薄也又蒲計蒲歷二切楊桓六書統幫母箄箄篚也又拜弭切統𥿄篳隸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字濤博義小籠為箄又必是切趙謙聲音文字通纂乃切雙音見上聲韻會定正字切幫圭幫

篆 六書 書統

隸 六書 書統

賔邊箄

鞞

洪武正韻補回切牛鞞縣在蜀人微尾梗三韻陸法言廣韻人蒲迷捕鼎二切宋重修廣韻府移切丁度集韻賔彌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鞞俗鞞正音卑與鞞同楊桓六書統幫母鞞本并頂切借為此義統𥿄鞞隸鞞為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書

篆 六書 書統

隸 六書 書統

牛鞞

成都志牛鞞今簡州

鑼

補回切許慎說文鑼檜屬从金罷聲讀若嬀彼為切顧野王玉篇彼皮切徐鍇通釋彼移反丁度集韻班縻切廣雅耕也或从罷作鑼亦作鑼司馬光類篇又補買切鈇杖又部買切又步化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鍇鑼楊桓六書統幫母鑼統𥿄鑼隸鑼省鑼或从罷聲鑼𥿄鑼古鑼从未罷省聲

䌂同𦀛。隸正。𦀛省。趙謙聲音文字通：樹介切。篆書 䥯 徐鉉篆韻 䥯䥯䥯 並六書統 隸書 䥯

䥯 䥯 並六書統

𩕳 脯回切。許慎說文：𩕳，須髮半白也。从須，卑聲。府移切。顏野王玉篇：方皮切。類云：鬚鬢。徐鍇通釋：頒而反。丁度集韻：賓彌切。楊桓六書統：幫母𩕳。𩕳隸字。漆博義：音卑，髮白也。趙謙聲音文字通：樹介切。 篆書 𩕳 六書統 隸書 𩕳 六書統

犤 脯回切。爾雅：犤牛。郭璞註曰：犤牛，庳小，今之㹀牛也。又呼果下牛，出廣州高涼郡，以其庳小，可行果樹下，故呼果下牛。陸法言廣韻：下小牛也。又音皮，張參五經文字補池反。宋重修廣韻：犤，符羈切，亦作犤。又彼為切。丁度集韻：班糜切。司馬光類篇：步買切，牛短足。犤又蒲糜、街二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碑，使牛聲。又平為、平媯二切，牛名。又音吹。楊桓六書統：幫母犤原聲。犤隸正。犤省。犤或从羆聲。犤隸正。犤省。 篆書 犤犤 並六書統 隸書 犤犤 六書統

𢄇 脯回切。楊雄方言：帍，陳魏閒謂之帔，音披。自關而東謂之帍。顏野王玉篇：彼皮切。關東人呼裙。丁度集韻：帍，班糜切。或从罷作帍，从皮作帔。司馬光類篇：彼義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帔，衣帍。楊桓六書統：幫母𢄇，波為切。从水罷聲。𢄇隸。帍隸正。帍省。帍與帔同，从巾皮聲。帔隸正。帔省。 篆書 𢄇帍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帍帍帍 並六書統 隸書 帍帍

帔 並六書統

𤲤 脯回切。顏野王玉篇：音碑，𤲤田也。丁度集韻：班糜切。釋行均龍龕手鑑：𤲤音卑。𤲤睥、畢單二音，地名。楊桓六書統：幫母𤲤原聲。𤲤隸正。𤲤訛字。漆博義：波為切。又音陂。 篆書 𤲤 六書統 隸書 𤲤 六書統

鑒 脯回切。陸法言廣韻：鎞，鉏。宋重修廣韻：彼為切。丁度集韻：班糜切，坪合鍋鑒鉏也。或作鑒。司馬光類篇：攀糜切。楊桓六書統：幫母鑒从金陂聲。鑒隸正。鑒省。鑒訛。 篆書 鑒 六書統 隸書 鑒 六書統

𢂫 脯回切。陸法言廣韻：覓也。宋重修廣韻：府移切。司馬光類篇：賓彌切，覓名。通作裨。又毗亦切。釋行均龍龕手鑑：𢂫正，音卑，覓也。楊桓六書統：幫母𢂫，从巾卑聲。𢂫隸。 篆書 𢂫 六書統 隸書 𢂫 六書統

鵯 脯回切。陸法言廣韻：鵯鶋，鳥。又音匹。宋重修廣韻：府移切。丁度集韻：賓彌切。爾雅：鸒斯鵯鶋。或从隹作雗。司馬光類篇：又㯅吉切。戴侗六書故：鵯，必移切。鵯，古洽切。鵯鶋，鳴旦之鳥。釋行均龍龕手鑑：鵯，或作鵯，正音卑。楊桓六書統：幫母鵯从鳥卑聲。鵯隸。雗與鵯同，从隹卑聲。雗隸。 篆書 鵯雗 並六書統 隸書 鵯雗 並六書統

渒 脯回切。宋重修廣韻：府移切。丁度集韻：賓彌切，水名，在弋陽。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渒，義同。楊桓六書統：幫母渒原聲。渒隸。渒訛。 篆書 渒 六書統 隸書 渒 六書統

𠜱 脯回切。丁度集韻：賓彌切。說文：別也。司馬光類篇：班糜切。又補買切。又蒲街、補買二切。博雅：裂也。又部買切。韓道昭五音集韻：彼為切。又府移切。楊桓六書統：幫母𠜱原聲。𠜱隸。𠜱訛字。漆博義：波為切。另同上。 篆書 𠜱 六書統 隸書 𠜱 六書統

𩸄 脯回切。丁度集韻：班糜切，魚也。司馬光類篇：賓彌切，魚名。又蒲街切。博雅：黑鯶謂之𩸄。又匹寐切。楊桓六書統：幫母𩸄原聲。𩸄隸。𩸄訛字。漆博義：俯移切。音卑。 篆書 𩸄 六書統 隸書 𩸄 六書統

瘟 脯回切。丁度集韻：脯枚切，弦病。

綼 脯回切。丁度集韻：賓彌切。鄭康成曰：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司馬光類篇：頻彌切。又薄必切。紷也。又必力切。又蒲歷切。戴侗六書故：綼，毗支切。劉氏音卑。楊桓六書統：幫母綼从糸卑聲。綼隸。 篆書 綼 六書統 隸書 綼 六書統

郫 脯回切。丁度集韻：賓彌切，邑名，在晉。孫氏字說以郫為卑。楊桓六書統：幫母郫原聲。郫隸。郫訛。 篆書 郫 六書統 隸書 郫 伯喬題名 郫 應酬碑 郫 建平碑 並洪適漢隸分韻 郫 鄭烈碑 見漢隸字源 郫 六書統

俾 脯回切。丁度集韻：賓彌切，安俾縣在安定郡。司馬光類篇：又邊迷切，使也。又補彌切，說文：益也。一曰俾門侍人。又普米切，俾倪，邪視。又匹計切。楊桓六書統：幫母，㡀本拜彌切，借為此聲。篆 𠈉 六書統。隸 俾 六書統。隸正：俾為字，溱博義俯，移切，音卑。

諀 脯回切。丁度集韻：賓彌切，諀訾，好毀譽也。司馬光類篇：又普弭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諀，俗音卑。楊桓六書統：幫母，讀原聲，諱隸。篆 諀 六書統。隸 諀 六書統。

萆 脯回切。丁度集韻：賓彌切。萆薢，艸名。一曰蒿類。一曰蓑衣。司馬光類篇：又補弭切。又必袂切。又補八切，人呲亦切。萆薢，艸名。又蒲歷切。又艸名。似烏韭。戴侗六書故：蓖，府移切。萆薢，根主發腎搗之淘，取粉可爛食。一名山鬼茨。又雨衣，亦謂之萆。又與蔽通用。漢書：萆山而望趙軍。楊桓六書統：幫母，蓖从艸卑聲。萆，隸字。溥博義。草旁楷切，植滿聲。音文字通：繫卑切。作萆，菎，俗字。雙音見衍字，一韻。篆 𦵔 六書統。隸 萆 六書統。草書 䓖 章草。

椑 脯回切。丁度集韻：賓彌切。博雅：木下支謂之椑。楊桓六書統：幫母，椑从木卑聲。椑，隸。篆 𣔾 六書統。隸 椑 六書統。

棓 脯回切。丁度集韻：脯枚切。司馬光類篇：版也。或作𣏷，棓。又蒲枚切。又蒲來切。釋道昭五音類聚：布回切。楊桓六書統：幫母，棓从片杏聲。棓，隸。棓因省而訛。棓，與陪同。从片不聲。篆 𣏷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棓 𣏷 並六書統。隸書 棓 六書統。

𠔉 脯回切。釋行均龍龕手鑑：𠔉，二俗，音卑。杏，嚴，又音單。

𠃼 脯回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彼為反。玉篇云：𠃼，易封也。

俳 𠊧 脯回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二俗，音悲。

䑷 脯回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卑。

悂 脯回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卑。

趕 脯回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彼為反。

𠴃 脯回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悲。

悲 脯回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悲。

𣢂 脯回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卑。

𧍿 脯回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邊迷切。諸𧍿，蟲名。

𢹸 脯回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卑，擲二音。

綼 脯回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髀。

𣣃 脯回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卑。

芯 脯回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悲。

𢪛 脯回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鄙移切，擘也。

乇 脯回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碑。

彼 脯回切。字溱博義：俯班糜切，辨論也。

䑷 脯回切。字溱博義：俯移切，橫角謂之䑷。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六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七　八灰

丕　洪武正韻鋪杯切，大也。書嘉乃丕績。亦作平。又姓，左傳有平鄭。許慎說文：丕，从一不聲。敷悲切。徐鍇通釋：古音不若夫，故得不爲丕字之聲也。鋪眉反。爾雅：丕丕，大也。邢昺疏釋曰：書立政云，以並受此丕丕基。顧野王玉篇：普邳切。陸法言廣韻：鋪回切。平，上同。顏元孫干祿字：平平，上通下正。宋重修廣韻：左傳音大夫丕鄭。丁度集韻：攀悲切，人適眉切。鄭樵六書略：从不音趺，象華之不萼，敷披於地上之形。婁機廣干祿字：丕丕，上石經，下說文。春秋傳里平之難。戴侗六書故：丕，說文曰：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一，一猶天也。否，不也。从口从不，不亦聲。又敷悲切，通爲丕字。書云：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云：不顯不承。又鄭箋曰：詩中不顯之類，皆當讀如丕。秦和鐘銘曰：不顯皇祖。詛楚文曰：不顯大沈久湫，不顯大神巫咸，不顯大神亞馳。此最可證者。又丕古借用不，別作平。張參曰：石經从十。釋行均龍龕手鑑：疋悲反。韓道昭五音集韻：敷羈切。楊桓六書統：溥丕切。一在不中，平隸。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幽母，諧聲，并大字通。溥丕切，華落也。从不在地上。一指地，俗借爲大也。則从一，意不聲。古轉不，仁山金氏曰：凡詩美詞而加不者，皆丕字也。如古柷詞曰：顯大神，謂丕顯大神也。說者豈不顯乎？於義不通。作平非。又姓。左傳有平鄭。俗字。韻會定正字：切溥圭切。溥娉偏丕。

篆書：周穆公鼎。師秦宮鼎。師毀敦。並齊鎛。並和鐘。並見楊鉤鐘鼎集韻。集韻。並王存義切韻。並鄭伯姬鼎。秦鐘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徐鉉篆韻。並高勉齋學書韻總。隸書：祝睦碑。劉熊碑並見洪適漢隸分韻。真書：歐陽詢。虞世南。草書：懷素。並張錦漢。鮮于樞。

總叙　書大禹謨：嘉乃丕績。盤庚：民用丕變。大誥：爾丕克遠省。天明畏，弼我丕丕基。立政：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召誥：底肢丕作。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君奭：丕單稱德。丕冒海隅。

十倍曹丕　三國志：蜀諸葛亮爲丞相。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又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不十爲丕　三國志：吳闞澤。初，魏文帝即位，孫權問群臣曰：曹丕盛年即位，恐孤不及見之。澤曰：不十年，丕其歿矣。以字言之，不十爲丕，此其數也。果七年而卒。

道丕　高僧傳釋道丕，長安貴胄里人。生而岐嶷，端雅任保，管寺禮纖能法，師而師之。時長安焚蕩，丕負其母東征華陰，顯德中示化。

丕禪師　五燈會元：同安丕禪師。僧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此理如何？師曰：孤峯迥秀，不掛烟蘿；片月行空，白雲自在。嗣廣禪師。

丕鄭　史記秦本紀：繆公九年，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繆公許之。夷吾謂晉之河西八城與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鄭謝秦，背約不與河西城，而殺里克。丕鄭聞之，恐，因與繆公謀曰：晉人不欲夷吾，實欲重耳。今背秦約而殺里克，皆呂甥、郤芮之計也。願君以利急召呂郤，呂郤至，則更入重耳便。繆公使人與丕鄭歸，召呂郤。呂郤等疑丕鄭有間，乃言夷吾殺丕鄭。子丕豹奔秦。

丕豹　史記李斯傳：昔繆公求士，求丕豹於晉。

丕氏　羅泌路史黃帝紀：丕氏，黃帝之後。

茲丕氏　羅泌路史少昊紀：茲丕氏，少昊之後。

胚　洪武正韻鋪杯切。說文：婦孕一月。又器物朴。許慎說文：胚，从肉不聲。匹桮切。劉熙釋名：胚，衃也，氣衃結也。顧野王玉篇：匹尤、普回二切。陸法言廣韻：鋪回切。孫愐唐韻：芳杯切。徐鍇通釋：按文子注，胚，胚也。聲如水中泡。鍇以爲胚即如衃，衃，凝血。普杯反。丁度集韻：鋪枚切。或从女，作妚。司馬光類篇：又披尤切。胚胎未成之物。張有復古編：別作胚，非。釋行均龍龕手鑑：胚，俗；胚，正。韓道昭五音類聚：普梅切。楊桓六書統：滂毋諧聲。胚，隸；𡜊，或从女。隸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滂母，與丕字注通。作衃，趙謙聲音大字通：胚作妚。胚又器物朴，當用坏字。切滂偎滂娉偏胚。

篆書：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徐鉉篆韻。並六書統。隸書：並六書統。草書：鮮于樞草書集韻。

衃　洪武正韻鋪杯切。凝血。許慎說文：衃，从血不聲。芳桮切。顧野王玉篇：匹尤、匹才二切。徐鍇通釋：衃猶胚也。普杯反。宋重修廣韻：芳胚切。丁度集韻：鋪枚切。或書作䘳。司馬光類篇：又方鳩切，又房尤切，艸名。爾雅：蕧，蚍衃。多華少葉。又披尤切。胚胎未成物之始。或从血作衃，又俯九切。戴侗六書故：今

人以臙脂為衃，蓋取諸此。伯曰：女子任身一月為始衃，言血始凝也。别作肧。楊桓六書統：滂母。衃，就脂衃，隸。眡，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即古肧字之義。蓋孕一月則血氷，訓異而義同，字切滂偎。滂聘偏衃。

篆書 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草書 鮮于樞草書集韻

坏

洪武正韻：鋪杯切，未燒陶瓦。又見下。顧野王玉篇：普梅切，又作坯。宋重修廣韻：芳杯切，又音丕。司馬光類篇：培鋪枚切，又蒲枚切。說文：培敷土田山川也。又蒲來切，封也。又旁尤切，闕人名，魯有中培公。又薄亥切，莊子乃今培風。又薄口切，博雅：培壤冢也。又鼻墨切，重也。張有復古編：坏坏丘再成者，一曰瓦未燒。从土，不。别作坯，非。芳杯切。黃機廣千祿字：培坏上正下通。戴侗六書故：步枚切，以土封罅隙也。記曰坏牆垣。又曰蟄蟲坏户，亦作坏。莊周曰日中穴㘭。又步庚切，疑與培一字。又作坯，墒，坯瓦之齊未燒為坯。說文作坏，鄭宇正紫雲韻，楊子朱則坏，按注古本作坯，釋文均。龍龕手鑑：坏，俗。砙，通。砙，正。坏，今。普杯反。砙，俗。音坏。韓道昭五音類聚：㘭，丕坏音。楊桓六書統：滂母。砙，墒坏。就。坯，隸。墒或从丕聲。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崔駰達亂坏，治一陶。注：土器未燒。郭璞爾雅注：鎔物之始。趙謙聲音文字通：作坯，非。又瓦未燒者作砙，非。又墻也。記：坏墻垣。莊子：鑿坏而遁。作坏，非。莊：日中穴坏。俗字，或音裴，不出。韻會定正：滂偎切。魯顏闔閉使至，鑿坏而遁，即坯墻也。字切滂偎。滂娉偏坏。

篆書 並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並六書統

草書 鮮于樞草書集韻。

盛橐鑿坏

漢揚雄解嘲：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注：盛范雎，鑿坏謂顏闔也。魯君聞顏闔賢，欲以為相，使者往聘，闔因鑿後垣而亡。坏，壁也。

干飴錫坯

揚雄太玄經：天玄干首次五：蚩蚩，干于丘飴，或錫之坯。注：坯，未成瓦也。五為土，故稱坯。丘，聚也。飴，美食也。家性為干，五屢天位，當清身納己，干祿百福，而反蚩蚩，求非其正，故或錫坯土之辱。

室無穴坏

宋曾文定神道碑文：定知齊州，齊俗悍強，盗賊橫發，吏不敢正視。公屬民為伍，謹撫察，急追捕，且捕且誘，盗發輒得，市無攫金，室無穴坏。

貨委于塗，大不夜吠。

遇雨般坯

盤山語錄：師云：昔東堂下遇雨，如事人普請，不擇老幼，般坯泥，皆競應。惟一老仙安坐不出，事畢大衆問坐欲斜。老仙有言於長春真人者，真人呵之云：坯盡衆直幾何，一人懷心端的到休歇，癡如寶珠無價，且蒉谷人心地用事。去大抵教門中以得人為奇也。

醅

洪武正韻：鋪杯切，酒未漉。許慎說文：醅，醉飽也。从酉，音聲。匹回切。顧野王玉篇：匹才切，未瀝酒也。宋重修廣韻：芳杯切。丁度集韻：鋪枚切，一曰酒未泲。或作酥。司馬光類篇：又披尤切。又普后切。戴侗六書故：鋪回切，酒未投也。楊桓六書統：滂母。醅，就。聲。酥，隸。醅或从不聲。酥，隸。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李詩：恰似蒲萄初潑醅。韻會定正字切滂偎。滂娉偏醅。

篆書 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隸書 並六書統 草書 鮮于樞草書集韻

雪醅

清波雜志：醞法言人人殊，故色香味亦不等。醇厚清勁，復繫人之嗜好。泰州雪醅著名，惟舊蓋用州治客次井蠏黃水，蠏黃不堪他用，止可供釀。紹興間，有呼匠輩至都下，用西湖水釀成，頗不逮。有詰之者，云：蠏黃水重，西湖水輕，晉較以權衡得之。

蒲萄醅

渠谿漫志：敘州本戎州也。老杜戎州詩云：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今敘州公醞遂名以重碧。東坡在齊安，有春江淥漲蒲萄醅之句。靖康初元，韓子蒼舍人作守，有官添勝郡醞，因名其庫曰蒲萄醅，仍有詩云：孤臣政術不堪論，尚得君王賜酒尊。老父異時尋故事，蒲萄醅熟記初元。李白詩：遥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蒲萄初潑醅。陵陽集以正賜庫蒲萄醅送何斯舉，復次其韻：歎息蘇公無恙日，坡頭自築小山房。五年不識官壺味，只以春江當酒觴。蒲萄酒用春江水，壓倒雲安麴米春。未解敲門問奇字，一杯聊醉草玄人。

綠醅

蘇東坡詩：萬頃蒲萄漲綠醅。

舊醅

杜工部詩：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

新醅

陸龜蒙詩：看壓新醅寄懷襲美。曉壓糟牀漸有聲，旋如荒澗野泉清。身前古態熏應出，世上愁痕滴合平。飲啄斷年同鶴儉，風波終日看人爭。樽中若使常能綠，兩綬通侯總強名。皮日休詩：一簣松花細有聲，旋將渠挽撇寒清。秦吳地恐爭來近，劉項真應釀得平。酒德有神多客頌，醉鄉無貨沒人爭。五湖烟水郎山月，合向樽前問底名。

春醅

蘇東坡詩：朱顏發過如春醅。

金醅

文鑑王蘭酒熟金醅溢　**玉醅**　蘇東坡茶縻詩月析霜鋌浚玉醅　**貯醅**　梅聖俞詩屈原自着漁父篇餔糟不及漁父賢世無功名多浪死劉伶阮籍于今傳酒來獨酌邀明月唯有青山李謫仙謫仙殁後幾百年市樓日沽千萬錢沉湎豈少當道眠文字不見空月圓吳均之孫何我儕雙壺貯醅持置前豈乏阮李詩興痵淺飲猶對春風妍

伾

洪武正韻鋪杯切有力也衆也書至于大伾許慎說文倨从人丕聲詩曰以車伾伾敷悲切顧野王玉篇匹眉切徐鍇通釋曾有力人曰秦董父好勇名其子曰丕茲取此義浦丕反司馬光類篇攀悲切人貧悲切一曰大力又晡枚切山名又鋪枚切爾雅山一成又鋪來切又並鄙切山名又部鄙切又五忽切韓道昭五音集韻敷羈切楊桓六書統滂母倨聽聲隊錄歸或从不聲阝隊錄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字濳博義通作伓伾走貌趙謙聲音文字通滂丌切又恐懼也作怌非揚子秉則怌俗字借山再成曰伾通用坯作岯坯非爾雅一成坯俗字方音如毗被韻會定正滂圭切伾伾馬以車有力也字切滂圭滂娉偏伾

篆書倨　倨　並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倨　徐鉉篆韻　伓　六書統

隸書伾伓　並六書統

草書伾　鮮于樞草書集韻

大伾

書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至于大伾注孔氏曰山再成曰伾張揖以爲在成皐鄭玄以爲在修武武德臣瓚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成皐山又不再成今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山盡大伾也

伾氏

羅泌路史黄帝紀伾氏黄帝之後

秠

洪武正韻鋪杯切一稃二米黑黍也又尤腑二韻許慎說文䅪从禾丕聲詩曰誕降嘉穀惟秬惟秠在天賜后稷之嘉穀也敷悲切徐鍇通釋后稷動於稼穡天降此稷尚書曰稷降播種浦宜反司馬光類篇攀悲切又披尤切又普鄙切又俯几切又匹几切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孚鄙孚悲二反釋行均龍龕手鑑杯俗秠正音丕韓道昭五音集韻敷羈切楊桓六書統滂母䅪从禾丕聲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字書云稃穭糠也爾雅穀皮也李巡曰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中之有二米者別名爲秠又紙韻爾雅翼曰周禮也八注疏秬如黑黍一稃二米秠即其皮稃亦皮也按百穀之中一稃二米唯參爲然說文解秠字一稃二米而解米字云米麩一米二麩是秠止此米麩爾古者米麩丕三字相通鄭注以秠稃皆解爲皮失實字濳博義通作秛又普弭切又部癸切趙謙聲音文字通滂丌切方音見上聲韻會定正滂圭切㐂人以之爲㐂者字切滂圭滂娉偏秠

篆書䅪　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䅪　徐鉉篆韻

隸書秠　六書統

草書秠　鮮于樞草書集韻

秬秠

漢書五行志漢章帝元和中秬秠生郡國

駓

洪武正韻鋪杯切爾雅馬黄白雜毛今桃花馬也說文黄馬白毛許慎說文駓从馬丕聲敷悲切顧野王玉篇普悲步悲二切馬黄白色駓同上張參五經文字駓駓二同並音丕徐鍇通釋浦宜反司馬光類篇攀悲切又貧悲切馬駁色韓道昭五音集韻敷羈切五音類聚平悲切又駓駓馬走貌楊桓六書統滂母騙騙籒書或如此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趙謙聲音大字通滂丌切借貍子也作豾非又羣走貌作狉非柳文鹿豕狉狉俗字韻會定正字切滂圭滂娉偏駓

篆書騙　杜从古集篆　騙　徐鉉篆韻　騙　六書統　古文韻

隸書駓　六書統

草書駓　鮮于樞草書集韻

有騅有駓

詩駉篇薄言駉者有騅有駓

逐人駓駓

楚辭招魂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

豾

洪武正韻鋪杯切貍也楊雄方言貔貍別名音毗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豾江東呼爲貆貍音丕顧野王玉篇倍悲切貍屬也宋重修廣韻敷悲切司馬光類篇攀悲切貍子曰豾又貧悲切貔也釋行均龍龕手鑑狂豾二俗作尼悲反韓道昭五音集韻狉或从犬敷羈切楊桓六書統滂母貀从豸丕聲原聲貀與狉同从犬丕聲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韻會定正字切滂圭滂娉偏豾

篆書豾　豾　並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豾　豾　並六書統

隸書豾　狉　並六書統

草書豾　鮮于樞草書集韻

鉟

洪武正韻鋪杯切靈姑鉟旗名亦作鈈張參五經文字音丕見左傳丁度集韻貧悲切又攀悲切楊桓六書統滂母鉟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左傳齊庚卜使王黑以靈姑鉟率吉字濳博義鉟同上韻會定正字切滂圭滂娉偏鉟

篆書鉟　六書統

鉟 洪武正韻鋪杯切。左傳齊侯卜使王黑以靈姑鉟率，吉。廣韻矛戈。韓愈會李正封聯句：何當鑄鉅鉟。是也。顧野王玉篇匹眉切。宋重修廣韻符悲切。又敷悲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鉟，俗；鉟，正，芳悲反。韓道昭五音集韻敷羈切。楊桓六書統滂毋鉟，从金丕聲。鉟，兒聲。鉟，隸。倪鏜六書類釋攀悲切。靈姑鉟，旗名，見春秋傳。類篇：刃戈也。按傳云：斷三尺而用之，蓋旗柄之有刃者也。

篆書 鉟 杜从古集篆 鉟 古文韻海 鉟 並六書統

隸書 鉟 六書統

草書 鉟 鮮于樞草書集韻

怌 洪武正韻鋪杯切。慢也。揚子：柔則怌。顧野王玉篇孚悲切，恐也。丁度集韻攀悲切，恐懼也。郭守正紫雲韻省試聖人陶成天下之化賦五押之字，俾無駓怌在此然。按揚子光注：定作坏，鋪回反。釋行均龍龕手鑑音丕，心怌也。楊桓六書統滂毋怌，从心丕聲。原聲。熊忠韻會舉要宫次清音。韻會定正字切滂丕滂娉偏怌。

篆書 怌 六書統

隸書 怌 六書統

狉 洪武正韻鋪杯切。犀走貌。柳文：鹿豕狉狉。司馬光類篇攀悲切，狸子。又貧悲切，貔也。方言：北燕朝鮮謂之狉。韓道昭五音類聚符悲切。熊忠韻會舉要宫次清音。韻會定正字切滂丕滂娉偏狉。

邳 洪武正韻鋪杯切。下邳，地名。又姓。許慎說文：邳，奚仲之後，湯左相仲虺所封國，在魯薛縣。从邑丕聲。敷悲切。顧野王玉篇蒲悲切。陸法言廣韻鋪回切。徐鍇通釋：部眉反。宋重修廣韻縣名，在泗州。又姓，風俗通云：奚仲為夏車正，自薛封邳，其後為氏。後漢有信都邳彤。符悲切。司馬光類篇攀悲切。又貧悲切。戴侗六書故：傳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奚仲興于邳，今為淮陽軍下邳縣。楊桓六書統滂毋邳，丕聲。邳，隸。熊忠韻會舉要宫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滂丌切。左傳商有姚邳。韻會定正字切滂丕滂娉偏邳。

篆書 邳 杜从古集篆 邳 古文韻海 邳 徐鉉篆韻

隸書 邳 韓勑碑 邳 孔宙碑陰 邳 嚴訢碑 邳 孔宪碑並洪邁漢隸分韻 邳 孔宙碑陰 邳 孔彪碑

邳 楊雄碑並漢隸字源 邳 六書統

姚邳 左傳昭元年趙武曰：商有姚邳。注：姚、邳二國，皆商諸侯。邳，今下邳縣。姚不可考。史記大邳注：吾重曰美，一重曰邳。

邳

州 東漢書志：本泗州下邳縣。按尚書禹貢九州分野屬徐州。又按下邳地理屬淮陽。風俗通云：奚仲為夏車正，自薛封邳。按春秋薛國任姓侯爵，黃帝之苗裔。仲虺居薛，為湯相。武王復其封，為薛侯。齊桓公復之為伯。魯襄公二十四年，會薛伯于夷儀。後為齊所併。滕文公問孟子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故知通於滕也。有薛城。薛河者，古下邳地。秦置薛郡。漢為東海郡所隸。後漢為下邳國。晉宋梁為武州及下邳郡。後魏為東徐州。後周為邳州。隋開皇元年郡廢。大業初州廢，復為下邳郡。唐武德四年復置邳州。貞觀六年州廢，屬泗州。元和四年又屬徐州。宋太平興國七年置淮陽軍，割下邳宿遷二縣屬焉。今復為邳州，割蘭陵來隸。金亡，宋暫有其地。元中統二年立十路宣撫司，以其地屬河南。後以民戶稀少，併睢寧宿遷下邳三縣一州領之。陞蘭陵為嶧州。至元八年以邳州屬歸德府。十二年復置睢寧宿遷兩縣，屬淮安。十五年還來屬。元因之。

國朝洪武初，罷領宿遷睢寧二縣，仍隸淮安府。其縣之沿革，各詳縣名之下。宋汪元量詩：身如傳舍任西東，夜榻荒郵四壁空。鄉夢漸生燈影外，客愁多在雨聲中。淮南火後居民少，河北兵前戰鼓雄。萬里別離心正苦，帛書何日寄歸鴻。文天祥詩：中原行幾日，今日纔見山。問山在何處，云在邳徐間。邳州山，徐州水，項籍不還韓信死。龍爭虎鬪不肯止，煙草漫漫青萬里。古來劉季號英雄，樊崇至今幾千歲。元貢泰甫詩：吳船蕩漾一毫輕，楚客飄零萬里情。驟雨挾雲行斷岸，亂山湧浪入孤城。黃河風起鷗無侶，紫塞春深鳳有程。莫惟仲宣多感慨，朝來白髮鏡中生。又：一帶黃河百折灣，下邳城外更潺湲。煙迷兩岸疑無地，日落中原喜有山。法重壁祖嚴犯界，官多魚稅倍征關。白頭父老相逢處，猶佀圯橋撿履還。貢奎詩：荒城十里路重經，暫艤扁舟出驛亭。春到梅花何處白，雪晴山色向人青。心驚家遠書難寄，面迎風寒酒易醒。莫憶牽衣兒女態，皖猿夜鶴哭林扃。周衡之詩：百戰殘城古下邳，白門樓下草萋萋。古來多少英雄恨，落月城頭烏夜啼。陳剛中詩：沂水碧潺潺，汀洲白鳥閒。林邊郯子國，煙際嶧陽山。茅屋秋先破，荒城夜不關。烹魚呼濁酒，一笑夕陽間。馬虛中詩：戰骨銷沉水氣清，沙邊砲石尚縱橫。不知天定安危計，虛使生靈死亂兵。又：昔日旌旗古戍秋，將軍曾此覓封侯。如今戰地成耕地，得見升平任白頭。

下邳國 後漢書地理志：武帝置為臨淮郡，永平十五年更為下邳國。雒陽東千四百里。十七城，戶十三萬六千三百八十九，口六十一萬一千八十三。下邳本屬東海。戴延之西征記曰：有沂水自城西西南注

泗，別下。迴城南，亦注泗。舊有橋處，張良與黃石公會此橋。葛嶧山，本嶧陽山。山出名桐，伏滔北征記曰：今縣根住在而存。有鐵。徐本國。有樓亭，或曰古蔞林。杜預曰：在僮縣東南。滔北征記曰：縣北有大冢，徐君墓，延陵解劍之處。僮侯國。 睢陵。 下相。 淮陰。下鄉有南昌亭，韓信寄食處。淮浦。 盱台。 高山。 潘旌。 淮陵。 取慮。有蒲姑陂。左傳昭十六年，齊師至蒲隧。杜預曰：縣東有蒲姑陂。東成。 曲陽侯國。故屬東海。 司吾侯國。故屬東海。 良成。故屬東海。春秋時曰良。左傳昭十三年，晉會吳於良。 夏丘。故屬沛。 右徐州刺史部。郡國五，縣邑侯國六十二。魏氏春秋曰：初平三年，分琅邪、東海為城陽、新城、呂慮郡。建安十一年省呂慮，并東海。

下邳郡

隋書地理志：下邳郡，後魏置南徐州，梁改為東徐州，東魏又改曰東楚州，陳改為安州，後周改為泗州。 統縣七，戶五萬二千七十七。 宿豫。 夏丘。 徐城。 淮陽。 下邳。 良城。 郯。 梁曰歸政，置武州。下邳郡。魏改縣為下邳，置郡不改。州東徐，後周改州為邳州。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有嶧山、磐石山。

下邳縣

太平寰宇記：舊十三鄉，今九鄉。本夏時邳國，後屬薛。春秋云：薛之祖奚仲遷于邳。韓信為楚王，都此。魏武帝於此城擒呂布。按郡國志云：下邳城有白樓門，即曹公征呂布所登。晉太康元年，自徐城移下邳國理此。封安平王子晃為王。宋為下邳郡。北征記云：中城，呂布所守也。南臨白樓門。梁改下邳縣為歸政，仍於此置武州。尋入後魏，明帝又改為東徐州。後歸改為下邳縣，置郡不改。後周改東徐州為邳州。隋開皇三年罷郡，郡所領縣並屬邳州。大業二年省邳州，以縣屬泗州。唐武德四年又置邳州。貞觀元年又省為縣，即今理是也。宋建淮陽軍，今縣屬焉。舊唐書地理志：下邳縣，漢下邳郡。元魏置東徐州，周改邳州，隋廢。武德四年復置邳州，領下邳、郯、良城三縣。貞觀元年廢邳州，仍省郯、良城二縣，以下邳屬泗州。元和中復屬徐州。

下邳

史記：張良擊秦皇帝博浪沙中，秦皇怒，求賊急，良乃亡匿下邳。漢書張良曰：臣始起下邳。西漢書地理志：下邳，注：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為嶧陽。有鐵官。莽曰閏險。應劭曰：邳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邳。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也。師古曰：瓚說是。縣名，屬東海郡。史記項羽本紀：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 淮陰侯傳：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晉書所見唯劉下邳，注：謂劉裕也。南史：江革傳：革事毋孝，轉客下邳，貧窮，躶跣行傭以供毋。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十年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注：下邳縣屬徐州。元城志：在州東一百八十里。龐勛命鄭鎰救之。鎰師死，部來降。 昭宗光化二年，朱全忠自將救徐州，楊行密聞之，引兵去。汴人追及之於下邳。注：下邳古縣，唐屬徐州。元城志：在徐州東一百八十里。役千餘人。山陽志 歷代攻守事實：後漢建安元年，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於盱眙、淮陰。相持經月，更有勝負。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張飛相失，飛殺之。城中乖亂。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大喜，引軍水陸東下。備中郎將許耽開門迎之。張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口。備聞之，引還。比至下邳，兵潰。備收餘兵東取廣陵。謝原幼潛庵詩藁：謝原幼下邳待月詩 萬里吳船泊下邳，秋風短髮欲成絲。熟無韓信爾金志，已後張良進履時。河水東遷非禹跡，嶧山西峙尚秦碑。鱣魚黍酒沙頭夥，今夜如何月上遲。元王昱初蘭軒集下邳有感詩 圯橋千古舊名存，猶指劉侯話一本因。進履不違秦父老，蒐封安得漢宗臣。壯懷歎歎重回首，世事悠悠欠伸。三卷素書傳教了，不應豪傑便無人。

邳姓

與丕同。 宮音。 清河。史記：夏禹車正奚仲，自薛封于邳，望于信都。

邳彤

東漢書列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父吉，為遼西太守。彤初為王莽和成卒正。東觀記曰：王莽分鉅鹿為和成郡，居下曲陽，以彤為卒正也。世祖徇河北，至下曲陽，彤舉城降。復以為太守，留止數日。世祖北至薊，會王郎兵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從薊還，失軍，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選精騎二千餘匹，緣路迎世祖軍。彤尋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眾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庭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上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埶，驅集烏合之眾，遂震燕趙之地。況明公奮二郡之兵，揚響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彤為後大將軍，和成太守如故，使將兵居前。比至堂陽，堂陽已反屬王郎，彤使張萬、尹綏先曉譬吏民。世祖夜至，即開門出迎。

引兵擊破白奢賊於中山自此常從戰攻信都復反爲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爲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及拔邯鄲封武義侯建武元年更封靈壽侯靈壽縣名故城在今恒州靈壽縣西北行大司空事事帝入洛陽拜彤太常月餘日轉少府是年免復爲左曹侍中前書曰侍中有左右曹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常從征伐六年就國彤卒子湯嗣九年徙封樂陵侯樂陵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也十九年湯卒子某嗣失其名也無子國除元初元年鄧太后紹封彤孫音爲平亭侯音卒子柴嗣初張萬尹綏與彤俱迎世祖皆拜偏將軍亦從征伐萬封重平侯綏封平臺侯重平縣名屬勃海郡故城在今安德縣西北臣賢案平臺縣屬常山郡諸本多云平荎者誤也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昭幾者事之先見者也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迺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爲幾乎語曰一言可以興邦論語曰魯定公謂孔子之言斯近之矣唐宋名賢論東坡曰王郎反河

北獨鉅鹿信都爲世祖堅守世祖既得二郡議者以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爲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感其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羣臣皆欲避狄江南獨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耳公既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萊公曰請召高瓊瓊至乃言避狄爲使公大驚以瓊爲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爲安但恐扈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兩衛者耳上乃大驚始決意北征瓊之言大略似邳彤皆一時雄傑也洪邁容齋三筆邳彤酈商論　漢光武討王郎時河北皆叛獨鉅鹿信都堅守議者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爲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光武感其言而止東坡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亦可謂漢之元臣也彤在雲臺諸將中不爲人所標異至此論出識者始知其然漢高祖沒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爲編戶民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酈商見食其曰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比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亡可蹻足待也食其入言之乃發喪然則是時漢室之危幾於不保酈商唉諛閒廓廓無事豈不大哉然無有表而出之者迨呂后之亡呂祿據北軍商子寄紿之出遊使周勃得入則酈氏父子之於漢謂之社稷臣可也寄與劉揭同說呂祿解將印及文帝論功揭封侯賜金而寄不錄平勃亦不爲之一言此又不可曉者其後寄嗣父爲侯又以罪免惜哉

邳栢 三國志栢荊楚名族仕蜀爲黃門侍郎

岯

洪武正韻鋪杯切大岯山名說文山再成曰岯又曰山一成亦作伾又睢韻許慎說文坏丘再成者也一曰瓦未燒从土不聲芳桮切爾雅山一成坯郭璞注書曰至于大伾邢昺疏釋曰案此文則山上更有一山重累者名坯書曰者禹貢文也孔安國云山再成曰伾與此不同者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伾在脩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皋縣山也漢書音義臣瓚以爲皆非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岯乎瓚意當然張參五經文字坏普梅切又音陪徐鍇通釋普杯反宋重修廣韻符悲切丁度集韻鋪枚切或作伾坯䨽又鋪來切司馬光類篇岯攀悲切又貧悲切又普鄙切又部鄙切

坏又蒲枚切牆也又披尤切坯又五忽切張有復古編別作坏非婁機廣干祿字音邳皆山名韓道昭五音集韻敷羈切楊桓六書統滂母岯紕聲坏或从土䧹或从阜字漆傳義尚書至于大岯注再重曰英一重曰岯括地理志云大邳山今名黎陽東山又曰青壇山在衛州黎陽也韻會定正字切滂丕滂娉偏岯

篆書 [篆書字形] 杜从古集篆 [篆書字形] 古文韻海 [篆書字形] 並六書統

隸書 岯 坯 邳 並六書統

登大岯 宋張舜民畫墁集東郡韓延壽黎陽李魏公之時推豐弟累代想英雄草木芳菲外山河感慨中但連川上客不見狎鷗翁

披

洪武正韻鋪杯切開也分也散也又荷衣曰披亦作被又睢木二韻許慎說文𢪊从旁持曰披从手皮聲敷羈切揚雄方言披散也東齊器破曰披劉熙釋名鼙兩旁引之曰披披擺也各於一旁引擺之備傾倚也徐鍇通釋周禮曰哭柩披史記無不披靡謂四向而散也坯早反司馬光類篇攀糜切又披義切散也又彼義切柩行夾引棺者又平義切吳棫韻補叶音滂禾切劉卲趙都賦布護中林綠延陵門從風發髓猗靡雲披婁機廣干

椽字又普靡切裂也从木碑說反木名戴侗六書故擏開也史記曰披山通道因之爲披衣之披又普靡切披靡風之所吹披散偃靡也別作𢶍說大曰柱旗披靡也又披義切記曰飾棺君纁戴六纁披六康成曰披匹行夫引棺有婦人之服披於表者曰披別作帔說大曰弘農謂帬帔也飾棺之披與婦人帬帔義同陸氏讀彼義切非郭守正紫雲韻又紕韻乃披靡字王栢正始音鋪卑切開謂之披鋪彼切分謂之披釋行均龍龕手鑑俗𢶍或作𢶍今普皮反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彼寄切禮大喪士執披持棺者也又匹美切楊桓六書統滂毋𢶍說聲𢶍隸正披省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通作𢶍漢揚雄傳被桂椒注古披字亦通作鈹荀子滑鈹輕重史謹持之注與披同又紙韻項籍傳漢軍皆披靡音彼切司馬相如傳罔不披靡丕靡切趙謙聲音文字通滂丌切俗用被鈹左傳被苫蓋方音如帊不出又割分肉也作𢶍𢶍非又耕也作𢶍非借張羽說作𢶍非雙音見上聲又近韻韻會定正字切滂圭滂娉偏披

篆書　古史記　石經　郭忠恕永安院殿記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並六書統

隸書 披 楚相碑洪邁漢隸分韻　六書統

真書 披 虞世南　披 顏真卿　行書 披 蘇軾　草書 披 王羲之　披 王獻之　披 宋璲　披 鮮于樞草書集韻

昌披　離騷何桀紂之昌披兮惟捷徑以窘步

紛披　文選凱風紛披　詩海天風雨看紛披

離披　蘇東坡　柳宗元詩驚風正離披

不停披　韓愈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

被

洪武正韻鋪杯切左傳襄十四年被苫蓋又先隊韻丁度集韻攀糜切褶被不帶也孫氏字說揚雄傳亡春風被離被讀曰披楊桓六書統滂毋𢶍又皮彼切奴體帔被省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又荷衣曰被漢古今人表被衣史記漢絳侯世家甲楯五百被通作披趙謙聲音文字通滂丌切楚詞何桀紂之昌被兮注昌被衣不帶之貌今俚用披雙音見儿韻韻會定正字切滂圭滂娉偏被

篆書　六書統　隸書 被 六書統

狓

洪武正韻鋪杯切張也亦作𢶍陸法言廣韻𢶍張之貌宋重修廣韻敷羈切丁度集韻攀糜切或書作𢶍司馬光類篇又

滂木切飛貌又平義切𢶍也釋行均龍龕手鑑普碑切孫氏字說揚雄傳𢶍桂椒𢶍移𢶍古披字楊桓六書統滂毋𢶍从羽皮聲說文作𢶍隸𢶍省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韻會定正字切滂圭滂娉偏𢶍

篆書　說文　古史記　石經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草書　鮮于樞草書集韻

[歹皮]

洪武正韻鋪杯切割肉開肉陸法言廣韻匹靡切宋重修廣韻敷羈切丁度集韻攀糜切剖肉也或作𢶍司馬光類篇又部靡切楊桓六書統滂毋𢶍皮聲𢶍隸正𢶍省𢶍或从罷省聲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𢶍系充正字韻綱普糜切折也字滌傳義篇克切韻會定正字切滂圭滂娉偏𢶍

篆　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並六書統

草書　鮮于樞草書集韻

旇

洪武正韻鋪杯切旇靡許慎說文旇旌旗披靡也从㫃皮聲敷羈切顧野王玉篇普皮切徐鍇通釋披靡散貌也坏畢反丁度集韻攀糜切司馬光類篇攀悲切麾謂之旇又母被切旌旗貌又平義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普宜反楊桓六書統滂毋旇說聲旇隸旇省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字滌傳義又平祕切趙謙聲音文字通滂丌切麾也作鉢釾非左傳以靈姑釾俗字又旌亦旇靡也俗僮用披韻會定正字切滂圭滂娉偏旇

篆　義雲章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並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草書　鮮于樞草書集韻

[耒皮]

洪武正韻鋪杯切耕也顧野王玉篇匹皮切亦作𤵸小高也又普皮切耕外地宋重修廣韻敷羈切丁度集韻攀悲切司馬光類篇攀糜切又普大切𤵸哦小高貌釋行均龍龕手鑑被定宜反楊桓六書統滂毋𢶍从未皮聲原聲𢶍隸𢶍省𢶍从田皮聲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字滌傳義篇宜切韻會定正字切滂圭滂娉偏𢶍

篆　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並六書統

隸書　並六書統　草書　鮮于樞草書集韻

判

洪武正韻鋪杯切削也顧野王玉篇判匹迷切又剫匹美切斫也又方買切陸法言廣韻判斫丁度集韻篇迷切司馬光類篇又頻脂切斫也又匹

計切割也楊桓六書統滂母劙或从㲋聲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通作批杜詩竹批雙耳峻。篆書 劙劙 並六書統

隸書 劙 六書統 草書 剕 鮮于樞草書集韻

硊

洪武正韻鋪杯切硊䃢顧野王玉篇砒房脂扶迷普兮三切石也陸法言廣韻石藥出道書孫愐唐韻匹支切宋重修廣韻匹迷切丁度集韻篇迷切或作硊又頻脂駢迷三切戴侗六書故𥑡毒石也又作硊釋行均龍龕手鑑步迷反楊桓六書統滂母硊與砒同从石㲋聲硊隸𥑡从石比聲。

篆書 硊𥑡 並六書統 隸書 硊砒 並六書統 草書 砒 張錦溪草書集韻

鉀

洪武正韻鋪杯切䥂鉀楊雄方言䥂鉀廣長而薄鏾謂之鉀晉啼反陸法言廣韻鉀斧又方支切宋重修廣韻匹迷切丁度集韻篇迷切方言或作鈚鈚鏙楊桓六書統滂母鏙鈚或从比禁鈚或從匕聲並與鉀同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字滂博義篇夷切說文鍪鉀也博雅鉀謂之鉊。

篆書 鉀鈚鈚 並六書統 隸書 鉀鈚鈚 並六書統

魾

鋪杯切許慎說文魾大鱯也其小者名鮡从魚丕聲敷悲切爾雅魾大鱯小者鮡郭璞釋曰鱯之大者別名魾小者別名鮡也楊雄方言魴魾江東呼魴魚為鯿一名魾魴音房魾音㐂孫愐唐韻又音丕丁度集韻頻脂切魴也或作鯕司馬光類篇攀悲切又貧悲切戴侗六書故魾大鱯也又鯕鱧也孫氏曰鱯胡乜反鯕胡瓦切鱯鯕特一字釋行均龍龕手鑑符悲反韓道昭五音集韻敷羈切又房脂切楊桓六書統滂母魾从魚丕聲熊忠韻會舉要宮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滂母切互見鱯注。

篆書 魾 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魾 徐鉉篆韻

隸書 魾魾 並六書統 草書 魾 鮮于樞草書集韻

㚰

鋪杯切許慎說文㚰不肖也从女否聲讀若竹皮筥匹才切楊桓六書統滂母趙謙聲音文字通滂傀切方音見者韻 篆書 㚰 六書統

㚰氏 羅泌路史黃帝紀㚰氏黃帝之後

頯

鋪杯切許慎說文頯短須髮貌从須否聲敷悲切陸法言廣韻鋪回切徐鍇通釋鋪友反丁度集韻頯頗攀悲切或从丕司馬光類篇又貧悲切頯

又芳無切美髮謂之頯又普溝切又蒲侯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頯平羈切頗方于步侯二切楊桓六書統滂母頯从須丕聲集韻敷羈切五

篆書 頯 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頯 徐鉉篆韻 頯 六書統

隸書 頯頯 並六書統

鮍

鋪杯切許慎說文鮍魚名从魚皮聲敷羈切陸法言廣韻魚鮍徐鍇通釋魚也坏卑反丁度集韻鮍鮍攀縻切一曰破魚或从披釋行均龍龕手鑑鮍正鮍今音披韓道昭五音類聚鮍披二普皮切又匹皮切鰨魚也楊桓六書統滂母鮍魾鮍隸鮍俗或曰魚之破者趙謙聲音文字通滂

篆書 鮍 馬日磾集 鮍 集韻並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鮍 徐鉉篆韻 鮍鮍 並六書統 鮍古文

同上 隸書 鮍 六書統

痞

鋪杯切顧野王玉篇補回切癥結痛也韓道昭五音類聚癥結病也亦作痞楊桓六書統滂母痞鋪枚切博雅胕痞痛也又弱也从疒否聲人符鄙切又鄙

篆書 痞 六書統 隸書 痞 六書統

芣

鋪杯切顧野王玉篇花盛也司馬光類篇攀悲切艸木花盛貌韓道昭五音集韻敷羈切楊桓六書統滂母芣原聲

篆書 芣 六書統 隸書 芣 六書統

䫌

鋪杯切顧野王玉篇普眉切宋重修廣韻敷悲切丁度集韻攀悲切六面謂之䫌司馬光類篇又蘖皆切人蒲枚切曲顧也楊桓六書統滂母䫌从頁丕聲

篆書 䫌 六書統

髬

鋪杯切顧野王玉篇普悲切被髮走貌陸法言廣韻髬髵猛獸奮鬣貌宋重修廣韻敷悲切丁度集韻髬髵貧悲切或从丕司馬光類篇攀悲切又鋪枚切髬髵多貞貌釋行均龍龕手鑑音丕髮亂散貌也𩬊髵二俗普悲反正作髬字又去聲韓道昭五音類聚符悲切又芳杯切又音皮髮謂之髬楊桓六書統滂母髬从髟丕聲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字滂博義敷羈切髬髵同上

篆書 髬 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髬髬 並六書統

隸書 髬 六書統

痞

鋪杯切。顧野王玉篇匹杯切，痂也。瘖也。陸法言廣韻痞也。宋重修廣韻芳旡切。丁度集韻鋪枚切。博雅疒彡痞創也。司馬光類篇又滂佩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普杯反。楊桓六書統滂毋痞。原聲。痞。隸。

篆書痞六書統。 隸書痞六書統。

𢻫

鋪杯切。顧野王玉篇匹之、匹美二切，器破也。陸法言廣韻器破而未離。宋重修廣韻𢻫，敷羈切。司馬光類篇篇夷切，又普鄙切，方言南楚謂器破未離曰𢻫。又部鄙切，齊楚謂璺曰𢻫。又匹寐切，又攀糜切。鄭樵六書畧諧聲。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披。楊桓六書統滂毋𢻫，从比从支，言己支離而猶相比也。原注𢻫，隸。𢻫或从𢻫省。𢻫匹夷切，从攴比聲。原聲。

篆書𢻫集韻見杜从古 書𢻫集篆古文韻海 𢻫𢻫𢻫並六書統。 隸書𢻫𢻫並六書統。

剫

鋪杯切。顧野王玉篇符碑切，剝也。司馬光類篇攀糜切，刀析也。又蒲糜切，又披義切。楊桓六書統滂毋剫，从刀皮聲。原聲。剫。隸。字濼博義敷羈切，又音披。

篆書剫六書統。 隸書剫六書統。

怶

鋪杯切。顧野王玉篇普皮切，恐也。韓道昭五音集韻憂也。五音類聚怶義切，正作怶，衣怶也。字濼博義敷羈切，音披。

鑋

鋪杯切。顧野王玉篇方皮切，鉏也。丁度集韻攀糜切。

篆書鑋集韻見杜从古 書鑋集篆古文韻海。

啡

鋪杯切。顧野王玉篇普梅切，唾聲。丁度集韻鋪枚切。楊桓六書統滂毋啡。原聲。字濼博義芳杯切，音杯。

篆書啡六書統。 隸書啡六書統。

鴀

鋪杯切。陸法言廣韻鴀鳩也。宋重修廣韻符悲切。丁度集韻攀悲切，又貧悲切，鳥名。山海經鍾山欽鴀化為大鶚，狀如鵰，音如晨鵠。韓道昭五音集韻敷羈切。五音類聚敷悲切，又視佳切。楊桓六書統滂毋鴀，从鳥丕聲。原聲。

篆書鴀六書統。

𤬪

鋪杯切。陸法言廣韻瓜𤬪。丁度集韻鋪枚切。宋重修廣韻芳杯切。楊桓六書統滂毋𤬪，从瓜咅聲。原聲。𤬪。隸。

篆書𤬪六書統。

杯

鋪杯切。陸法言廣韻披杯。宋重修廣韻芳杯切。丁度集韻鋪枚切，手搊也。司馬光類篇攀悲切，披也。韓道昭五音集韻敷羈切。五音類聚匹眉切。楊桓六書統滂毋抔，又薄侯切，協韻抔。統聲。𢪱披也，从手丕聲。原聲。抔𢪱。隸。

篆書抔𢪱並六書統。

娝

鋪杯切。陸法言廣韻普雷切，好色貌。又普才切。丁度集韻鋪來切。司馬光類篇鋪枚切，又班交切，又俯九切。楊桓六書統滂毋娝，从女丕聲。原聲。娝。隸。字濼博義芳杯切。妚同上，又方九切。

篆書娝六書統。 隸書娝六書統。

狓

鋪杯切。陸法言廣韻狓猖貌。宋重修廣韻敷羈切。丁度集韻攀糜切。狓猖飛鼬也。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披。楊桓六書統滂毋猳猳。隸。狓省。

篆書狓六書統。 隸書狓六書統。

秛

鋪杯切。陸法言廣韻禾租。宋重修廣韻敷羈切。司馬光類篇攀糜切。廣雅秛也。又攀悲切，禾租曰秛。又敵爾切，又普靡切，又彼義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普宜反。楊桓六書統滂毋秛，从禾皮聲。原聲。秛。隸。

篆書秛六書統。 隸書秛六書統。

帔

鋪杯切。陸法言廣韻又芳髲切。宋重修廣韻敷羈切。丁度集韻攀糜切。方言帍陳魏之間謂之帔。一曰巾也。司馬光類篇又班糜切，又披義切。楊桓六書統滂毋帔。

篆書帔六書統。

魾

鋪杯切。陸法言廣韻魚名。宋重修廣韻芳旡切。丁度集韻鋪枚切。一曰魚觜未成鯷。楊桓六書統滂毋。

篆書魾六書統。

嚭

鋪杯切。丁度集韻攀悲切。字林大也。韓道昭五音集韻敷羈切。五音類聚敷悲切。楊桓六書統滂毋嚭。大喜也。與嚭字同。統聲。

篆書嚭六書統。 隸書嚭六書統。

垺

鋪杯切。丁度集韻鋪枚切。陶器範。一曰大也。楊桓六書統滂毋垺，从土孚聲。又方鳩切，協韻。原聲。字濼博義芳杯切。

篆書垺六書統。 隸書垺六書統。

肧

鋪杯切。丁度集韻鋪枚切。肉觜未成體。楊桓六書統滂毋肧，肧。隸。字濼博義芳杯切。

篆書肧六書統。 隸書肧六書統。

妻

鋪杯切。丁度集韻鋪枚切。人無行。楊桓六書統滂毋妻。統注妻。隸。

篆書妻六書統。 隸書妻六書統。

膞 鋪杯切。丁度集韻：鋪枚切，凝(?)也。太玄福則有膞。楊桓六書統、滂母。說見魚韻鯘母。篆書膞六書統。

粺 鋪杯切。丁度集韻：鋪枚切，滌粉麩爲黹。韓道昭五音類聚：芳杯切。楊桓六書統、滂母。粺从米丕聲。从聲粺。隸。篆書粺六書統。

娝 鋪杯切。丁度集韻攀縻切，女子。韓道昭五音類聚：數觿切。楊桓六書統、滂母。娝从女皮聲。从聲。篆書娝六書統。

䡄 鋪杯切。司馬光類篇：鋪來切。爾雅：山一成曰䡄。韋昭讀。楊桓六書統、滂母。䡄義闕。篆書䡄六書統。

罷 鋪杯切。司馬光類篇：攀縻切。罷，韋昭(?)柱以祭。又班縻切，如熊黃白文。又蒲縻切，勞也。又蒲巳切，止也。論語：欲罷不能。陸德明讀又部靡切，務也。又補靡切。又部買切。說文：有罪也。从网能，言有賢而入网而貫遣之。引周禮議能之辟。又部下切，止也。又柏追切，判也。楊桓六書統、滂母。罷本蒲縻切。借爲此聲。統注：罷隸省字。滂悖義。數羆切，音披。篆書罷六書統。隸書罷六書統。

𡗝 鋪杯切。司馬光類篇：攀悲切，鳥名。又非尾切，說文：別也。又府尾切。又匹寐切，棐𡗝，鳥名。又平秘切。楊桓六書統、滂母。𡗝別非也。从已从非，別非當自已始也。六書統。篆書𡗝六書統。隸書𡗝六書統。隸省𡗝隸。

炋 丕 鋪杯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丕，大也。亦作𡘮。又音休。楊桓六書統、滂母。炋𡘮並專悲切。从大丕省聲。篆書炋𡘮並六書統。

㛝 鋪杯切。韓道昭五音集韻：毛也。五音類聚音披。

秠 鋪杯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普悲切。正作髮。又去聲。秠音丕。

𤮰 鋪杯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普悲切。正作槩字。又去聲。

呸 鋪杯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丕。

芣 鋪杯切。韓道昭五音類篇：音平。花盛也。

垕 鋪杯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丕。

𠢸 鋪杯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普咸切。

玞 鋪杯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杯。

賦 鋪杯切。字濂博義：方回切。小阜也。

刲 鋪杯切。字濂博義：半圭切。撞也。

枚 洪武正韻：謨杯切。衆枝。又姓。毛詩傳：枝曰條，幹曰枚。左傳：南蒯枚筮之。杜預曰：不指其事，汎卜吉凶。枚卜功臣。周禮有銜枚氏。顏師古注漢書：枚，狀如箸，橫銜之，繣絜於項。繣，結礙也。絜，繞也。又馬檛。左傳襄十八年：以枚數闔。許慎說文：枚，榦也。可爲杖。从木从支。詩曰：施于條枚。莫桮切。陸法言廣韻：枝也。亦姓也。郭忠恕佩觿集：枝上章移翻，枝柯。下莫回翻，條枝。徐鍇通釋：自條而出也。故尚書曰：枚卜功臣。言一一卜之也。今人言一枚、二枚。春秋傳曰：以枚數闔。枚，馬檛也。言以馬檛數門扇之版也。此字會意。莫惟反。宋重修廣韻：亦姓。漢有淮南枚乘。丁度集韻：枚，箇凡也。戴侗六書故：枚，條之槫直者也。詩云：伐其條枚。故小木因以枚數。按枚、玫，皆以文爲聲。楊桓六書統：明母。枚，莞聲。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今文作枚。王氏曰：凡數物曰枚，數事曰條。禮記下皆銜枚。注疏云：止宣囂也。又考工記：鳧氏爲鍾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枚閒謂之景。注：帶所以介其名也。枚，鍾乳也。李鑒存古正字：枚與玫瑰同，从文，它无。韻會定正：明傀切。枚卜，枚筮，謂一箇二箇卜之筮之也。又銜枚，銜之於口以止語也。字切：明傀明民眠枚。

篆書枚上林斗。枝 杈 並汾陰鼎、見楊鉤鍾鼎集韻。杈 古文。枚 說文，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枚 徐鉉篆韻。枚 六書行書枚 米芾。枚 草書枚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銜枚 周禮銜枚氏：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令銜枚。禁嘂呼嘆嗚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太平御覽：詩曰：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鄭玄曰：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也。禮記曰：升正柩，諸侯執紼五

百人皆銜枚。周禮。夏官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國語。吴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賈逵曰。逆流而上曰泝。徑渡曰踰。須。待也。夜中乃令涉江。鳴鼓中水以須。越王以其中軍私卒六千人銜枚。以襲攻之。吴師大北。史記。項梁率師攻秦。秦使章邯距梁。章邯夜銜枚擊楚。煞項梁。陸賈楚漢春秋。高祖向咸陽。南趣宛。宛堅守不下。乃匿其旌旗。人銜枚。馬束口。龍舉而翼奮。鷄未鳴。圍宛城三匝。宛城降。漢書。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田儋都甘切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軍。煞儋於臨濟下。趙充國擊西羌。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陣。會明畢。東觀漢記。吴漢伐蜀。分營於水南水北。北營戰不利。乃銜枚引兵往合水南營。大破公孫述。梁作國統。孫權嘗賜甘寧酒米。寧以米賜帳下。乃以銀椀酌酒自飲。次與其郡督。次酌其次。命銜枚出斫敵。王隱晉書。毋丘儉文欽反。遣鄧艾進屯樂嘉。欽果夜銜枚襲艾等。昧爽至于城下。王浚都督幽州諸軍事。成都王使和演發兵殺浚。單于以演謀告浚。浚州府逼近。銜枚密嚴。夜與單于圍演。演持白幘請降。宋書。柳元景總軍北討。元景至弘農。營於開方口。東軍並造陝下。元景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二宿而至。遂合戰。元怙悉偃旗鼓。士馬皆銜枚。潛師伏甲而進。既出賊不意。虜衆大駭。劉誕作亂。孝武帝使沈攸等伐之。於是龍驤將軍卜天生推車塞塹。率敢死數百人。銜枚先登。袁淑傳。淑上議曰。宜選敢悍數千。騖行潛掩。偃旗裹甲。鉗馬銜枚。晉陽秋曰。初魏軍始入蜀。劉禪分二千人付羅獻。留守吴。聞蜀敗。遂起兵。遣盛憲謝詢等水陸並到。說獻以合從之計。獻謂諸將曰。今蒙孫城。百姓無主。吴人因釁。公敢西過。宜一決戰。以示衆心。遂銜枚夜出。擊破憲。盧綝晉四王起事曰。天子自鄴至洛。右將軍張方逼帝幸長安。河間王率恭佐到霸水上迎。大兵去路百餘步。銜枚屯列。崔鴻後秦錄。永和二年。遣武衛姚鸞營于大路。晉將沈林子簡其軍中精銳。未進等銜枚夜襲鸞營。鸞死之。前涼錄。張瓘字元琰。年十四。拜奉車都尉。從梁濬征隴右。與王擢遇於邪嵩。相拒十日。瓘銜枚密擊。大破之。由是顯名。又蜀錄曰。李特使弟驤屯軍毗橋。以備羅尚。尚遣將張興偽降於驤。以觀虛實。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營。及將士奔于流柵。越絶書。吴王闔閭問五子胥軍法。子胥曰。王身將即疑船旌麾。兵戟與王船等者七艘。將軍疑船兵戟與將軍船等三船皆居於大陣之左右。有敵即出就陣。吏卒皆銜枚。教歌擊鼓者斬。曹瞞傳。公將襲袁紹軍。乃選精銳步騎。皆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至紹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太公六韜。以少擊衆。必以日之暮。人操炬火。合則滅之。或鼓呼而行。或銜枚而止。吴孫子三十二壘經。靈輔曰。移車移旗。以順其意。銜枚而陳。分師而伏。後至先擊。以戰則克。魏文帝兵書要畧。銜枚毋諠譁。唯令之從。左思吴都賦。銜枚無聲。悠悠旆旌。

伐其條枚 詩召南。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施于條枚 詩莫莫葛藟。施于條枚。

枚枚 詩實實枚枚。注。實實。閑也。枚枚。礱密也。

部尊一枚 周禮冬官輪人為蓋。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注。部蓋斗也。尊蓋高也。蓋斗上隆高一分也。

篆閒謂枚 周禮鳧氏為鍾篆閒謂之枚。枚謂之景。注。鄭司農云。枚。鍾乳也。玄謂今時鍾乳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

珠十枚 通鑑。魏大俠徑寸珠照前後十二乘者十枚。

桃七枚 漢武內傳。王母以桃七枚與武帝。

紙九萬枚 唐語林。王右軍為會稽。庫中有箋紙九萬枚。

造物九十枚 南史。宋明帝奢費。每所造制。必為正御三十。副御次副又各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民不堪命。

企及揚枚 唐書。杜甫字子美。玄宗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

枚棣 唐語林。叢有似薔薇。其花葉稍大者。時人謂之枚棣。音瓌。實語訛。瓌名也。當呼為梅槐。槐在灰部。鄱音回。按江陵記云。洪亭村下有梅槐村。當因梅與槐合生。遂以名之。今似薔薇者。棣非分枚條而演。徵哉。至今葉形尚與梅槐之間。可取此為證。且未見梅棣之義也。真使便為玫瑰字。豈百花中獨珍。是取象於玫瑰邪。玫瑰亦音回。不音瓌。字音瓌者是瑰瑰。音回者是玫瑰。字書有證。

進枚 文苑英華。于公異進枚狀。右臣得所由狀。送前件物至臣所者。臣輒令瑩拭。非是常珍。宜在異聞。輒敢上獻。陰陽造化。神妙潛功。產生既偶於昌期。靈貺豈私於聖德。伏惟皇帝陛下。化通立點。躬贊昇平。神功所以服不庭。大孝所以尊清廟。故天惟儲慶。雲物表瑞於非煙。地不韜珍。寶玉騰光於內府。陛下方弘至道。爰紀殊祥。仰聖德而彌高。在

天心而難讓至如此實安敢無言觀其形製標奇非一時之物精輝旁射逾百鍊之珍臣輙比擬他金光芒獨映求之故事未或前聞表孝通誠美已彰於盈孟徵神錄異度常美於化鈞況其賦質堅剛銷形盈竿膺大雅獻酬之用告太平歡樂之符時佇休明潛蹤久同於瓦礫道合交泰式器堪佐於罇罍況因封管而生似表徵衆而獲儻從殊貸是更褒揚必取類於金堅至遂成於家寶期於銘刻傳在子孫長承聖主之恩使効微臣之範

枚根

西漢書西南夷傳粤嶲蠻任貴殺太守枚根自立爲功穀王注作根太守姓名也

枚赫

西漢書衡山王傳衡山王有逆計遣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輣車鏃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

枚乘

西漢書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師古曰聚邑也音才喻反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師古曰德政和平上感天象則日月星辰無有錯謬故言不絕三光之明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師古曰言父子君臣其義一也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師古曰駭亦驚也鼓擊鼓也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致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激切甚急也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師古曰脫者免於禍也音土活反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師古曰敝盡也究竟也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師古曰走趣向之也音奏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師古曰背音步內反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鄭氏曰音凔滄之滄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師古曰炊謂爨火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師古曰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百步之中故謂由基爲不曉射也福

生有基禍生有胎服虔曰基胎皆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師古曰納猶藏也何自來言無所從來也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統斷幹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爲極單一也一梁謂井鹿盧也言鹿盧爲綆索久鐁斷井幹也晉灼曰統古綆字也單盡也盡極之綆斷幹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爲汲索所契傷也師古曰晉說近之幹音工旦反以爲欄者也孟云鹿盧失其義矣統綆皆音鯁鐁契音弁刎也音口計反水非石之鑚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師古曰靡盡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鄭氏曰石百二十斤張晏曰黍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師古曰言自小小以至於大數則有輕重不同也度音徒各反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師古曰徑直也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師古曰如蘖言若蘖之生芽也搔謂抓也搔音素高反抓音莊交反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師古曰礱亦磨也底柔石也厲旱石也皆可以磨者礱音聾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晁錯爲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師古曰鄉讀作嚮以誅錯爲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師古曰即今所謂榆關也南距羌筰之塞師古曰筰西南夷也音才各反東當六國之從師古曰從音子從反六國乘信陵之籍孟康曰據公子無忌號信陵君無忌嘗總五國卻秦有功者也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師古曰脩然義以撫戎狄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師古曰地十倍於秦衆百倍於秦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師古曰言勸王之反則於吳爲禍也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李奇曰訾量也師古曰訾音子杜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鋒鋒接必無事矣師古曰蚋蚊屬也齒謂當之也蚋音芮又音人悅反也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師古曰失職謂被削黜也其事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師古曰隱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

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王也四方更輸錯互更出攻也如淳曰東方諸郡以封王侯不以封者二十四耳時七國誅反其餘不反者十七也東山吳王之府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轂而輸雜出貢賦入於天子猶不如吳之富也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也晉灼曰海陵海中山為倉也臣瓚曰海陵縣名也有吳大倉師古曰瓚說是也鄉讀曰嚮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孟康曰以江水洲為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蘇林曰吳以海水朝夕為池也師古曰三輔黃圖未央宮有曲臺殿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樂也師古曰言其富饒及游宴之樂踰天子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師古曰十分之中可與五分無患故云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張晏曰天子舟立黃旄於其端也師古曰鄧通以棹船為黃頭郎蘇說是也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師古曰饟古

餉字梁王飭車騎習戰射師古曰飭與勑同飭整也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師古曰已言終之辭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皆許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跡晉灼曰齊孝王將閭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後欒布聞齊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師古曰齊王傳云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今此枚乘諫書即已稱之二傳不同當有誤者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南淄川王也發兵應吳楚皆見誅趙囚邯鄲應劭曰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師古曰言事已彰著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師古曰梁下屯兵方十里也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將皆仕梁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者也師古曰將北地者言將兵而蹙吳軍之北以距吳非北地良家子也張羽韓安國不將漢兵如說非也弓高宿左右服虔曰韓頹當也如淳曰宿軍左右也後弓高侯竟將輕騎絕吳糧道師古曰宿止也言弓高所將之兵屯止於吳軍左右也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

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師古曰蒲輪以蒲裹輪道死師古曰在道病死也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乃得其蘖子皋師古曰蘖庶也　鼂無咎濟北集枚乘事梁有愧於鄒陽　乘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吳王不納去而之梁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漢聞之斬鼂錯以謝諸侯乘復說云云吳王不用乘策枚乘傳濞始謀反而未發也鄒陽枚乘皆其客皆諫陽詞危濞雖皆不聽而亦皆不害之蓋害之則事未發而先聞是以不敢此濞之情也至乘已去吳濞已舉兵遂事不諫乘復說之何補哉夫濞為藩臣連六國之兵以鄉漢備使錯誅而兵罷濞復能恭然無事而歸劉漢終能漠然不問而捨濞哉乘之智亦足以及此儻曰愛漢與吳之民命其可矣至梁孝王顧求嗣漢乘與陽亦皆其客陽諫而乘不敢至此愧陽矣何則濞始微謀恐先誅士後已舉士奚鄙人言乘揣其情庶幾言之而無患至孝王無所忌憚欲必其求雖漢廷臣憚如爰盎而敢於刺殺之至害乘與陽何足道哉故陽以身下獄垂死哭以不敢諫依違得全恬矣且乘名梁客食其食而不救其禍於陽得無愧哉故班固亦謂陽有智略而不及乘此其意也然乘文辭過陽其所為七發蓋相如比自陽已下不

及也　楊龜山集鄒陽　枚乘論　吳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導其君而區區以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吳兵西嚮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為言則是使吳重大而漢輕小則吳兵可得而進也吳亡乘不及禍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夫

枚皋

西漢書皋字少孺乘在梁為小妻乘之東歸也皋母不肯隨乘乘怒分皋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師古曰恭王名買孝王之子也得召為郎三年為王使與冗從爭師古曰冗從散職之從王者也冗音人勇反見讒惡遇罪師古曰惡謂冗從言其短惡之事家室沒入皋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皋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使匈奴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李奇曰詼嘲也師古曰俳雜戲也倡樂人也詼音恢俳音排嘲音竹交反為賦頌好嫚戲師古曰嫚褻汙也音慢以故得媟黷貴幸師古曰媟狎也黷垢濁也音瀆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師古曰皋之高也武帝春秋二十九迺得皇子群臣喜故皋與東方朔作皇子生賦及立皇子禖祝師古曰禮月令祀於高禖高禖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高禖祠而令皋作祭祀之文也受詔所為皆不從故事重

皇子也。初衛皇后立，皐奏賦以戒終。師古曰令愼終如始也。皐為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蹵鞠刻鏤，師古曰蹵足蹵之也。鞠以韋為之，中實以物，蹵蹋為戲樂也。蹵音千六反，鞠音巨六反。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皐。皐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乃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東方朔，如淳曰娸音欺，詆猶刑辟也。師古曰詆，毀也。娸，醜也。詆音丁禮反。又自詆娸，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師古曰骫古委字也，骳音被，骫骳猶言屈曲也。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吳子像
圈點監生臣徐克私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八　八灰

梅

洪武正韻謨杯切果名又姓許慎說文𣞤莫桮切枏也可食从木每聲楳或从某爾雅梅枏郭璞注枏而占切那爲酸釋曰孫炎云荊州曰梅揚州曰梅郭云似杏實酢徐鍇通釋莫堆反顧野王玉篇莫回切張參五經文字以每每字下作毋从毋者訛毋音無諸从毋者放此宋重修廣韻又姓出汝南本自子姓殷有梅伯漢有梅鋗司馬光類篇梅或作楳某槑亦書作棄梅又母罪切某槑又莫後切酸果也鄭樵六書略某柑別聲轉注棄機廣干祿字梅梅上莫來切下莫敗切貪也戴侗六書故槑呆杲古文某酸果也从木从甘槑古文字陽冰曰此正梅字也伯氏曰槑呆皆象形作目者口之譌也梅酸果從目非也按梅之爲果書傳所同惟終南之詩曰有條有梅毛氏以爲枏𧹞本爾雅爾雅以梅爲枏是以一字而名兩木也說文既以某爲酸果又爲梅枏爲可餐是又合三字而爲一物也梅之爲枏無所稽闕疑可也某借爲某人之某莫后切郭守正紫雲韻似杏而酸韓道昭五音類聚某又音毋不知名者云某䊯音梅字者也楊桓六書統明毋果从木上加甘甘以象其形恐其未明復以木指之統形槑古文或象叢木結實形以叢木指之也槑旁復加木者閩文也梅棄或从每聲果槑梅棄隸楳俗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詩摽有梅注木名春而實夏脫落初學記引詩義疏梅杏類也樹及葉者如杏而黑尚書鹽梅周禮梅𥞧禮記梅諸倶取其酢味又夏雨謂之梅四時纂要云閩人以立夏後逢庚入梅芒種後逢壬出梅禮記玉藻視容梅梅注疏云傲眛也又悲酸貌又州名又姓出北海殷有梅伯爲紂所醢倪鏜六書類釋按槑呆皆象形口在木下爲杏反杏爲呆酸甘不同也周伯琦六書正譌呆古梅字从木甘會意字滌博義花於冬實於春黃熟於夏之果趙謙聲音文字通呆从木上指梅實之形作棄非俗隸譌作某當作呆凡从者皆然轉注見有韻槑古文从二木象兩實在上楳亦更加木因酸味之義借訓醢也作𩠡非梅亦从每聲借姓又梅梅猶眛眛玉藻視容瞿瞿梅梅蓋即眛字之方音也作𣡟非韻會定正字切明傀明民䀨梅

篆書　楊鉤鐘鼎集篆　並王存義切韻見　韻　並集　同上本某字　古尚書

並說文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並徐鉉篆韻

並六書統　隸書　應酧碑見洪适漢隸分韻　並六書統

真書梅蔡襄　行書梅米芾　草書梅王獻之　梅黃庭堅　梅張錦漢

鮮于樞

總叙

周禮籩人饋食之籩其實乾𣖼注𣖼梅乾也禮記內則桃諸梅諸山海經中山經中次九經琚山其木多梅鎮江志梅有白有紅花皆五出其實有圓消梅葱管消梅金定梅苦梅未熟曰青梅熟曰黃梅惟千葉者花而不實悅生隨抄卉木皆盛春氣而後欲生者以木旺於寅卯然也獨梅開以冬其故何哉蓋東方動以生風風生木故曲直作酸則酸者木之性唯梅之味最酸乃得氣之正方水爲之母以生之則易感故梅先衆木而花䆫牖閑評王篇云楳與梅同字說云楳用作𠯋和異味而合之如媒也然則梅李字亦可作楳李矣陸佃埤雅梅一名枏杏類也其實酢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華在果子華中尤香俗云梅華優於香桃華優於色故天下之美有不得而兼者多矣若荔枝無好華牡丹無美實亦其類也記曰變其窮與梅先桃李而華女失婚姻之時則感已之不如亦梅花雖先桃李然其著實乃更在後則婚姻之年或未慊也故詩人以興焉詩曰摽有梅其實七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摽有梅頃筐墍之則婚姻尤晚矣得及男女之時而已蓋始於李秋終仲春者婚姻之時也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者男女之時也周南婚姻以時召南則男女得以及時而已且及者汲汲之詞此其所以淺追而爲召南然則曹衛之政兄弟也周召之化其父子歟詩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言墓門之𨻳既非梅之所宜生而鴞之爲物食葚而甘之以自美非梅之所能養而美之者也猶之陳陀無良師傅養成其質以至於不義且鴞所鳴民有禍則惡加於萬民之譬也今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礎壁皆汗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黦故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轉淮而北則否亦梅至北方多變而成杏故人有不識梅者地氣使然也傳曰五月有落梅風江淮以爲信風亦華信風之類貫思勰曰按梅華早而白杏華晚而紅梅實小而酸杏實大而甜梅可以調鼎杏則不任此用世人或不能辨言梅杏爲一物此則北人不識梅也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條柚也蓋柚渡淮而爲枳梅變

而成杏令終南之所主有條有梅而材實成焉則山之所以美化乃在于此以譬則人君之道化也書曰若作酒醴尒惟麴糵若作和羹尒惟鹽梅蓋造而始之者麴糵也調而成之者鹽梅也高宗之於傅說始命之曰用汝作礪言命汝作此而已所謂格則屬之者也終命之曰尒惟麴糵尒惟鹽梅則其所以待之厚矣蓋麴糵所以作酒故也鹽梅所以作和羹故也七命云燀以秋橙酢以春梅正言春梅者春實尚青味酢故也淮南子注曰一梅不足為百人酸喻少不能有所信故曰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舊說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始華故文二人句陽為从向陰為北士之趨嚮不可不慎也事類蒙求屈原作離騷取衆芳草獨不及梅楊誠齋和梅詩序楚騷遠取江離杜若而近捨梅豈偶遺之哉曾蒼山詩少陵忘却深閑事更有離騷忘却梅事類合璧梅之來久矣攷之前載其始見於炎帝之經至於詩書靡不稱述自是以來漢見於上林苑魏見於曹林晉見於江南南北朝宋見於含章宮梁見於揚州法曹廨舍隋又見於羅浮松林間花之名始著見於墨客騷人之手者不一下逮李唐而至于本朝其賦詠何多也然其品類亦甚蕃有非一言之所能盡雖其間譜之者不一而足亦不過隨所得而為之是豈一人兩耳目所可得而

徧及耶以見天地之大造物之巧窮之而不可勝窮也物皆然況梅乎君子謂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衆而梅也獨先天下而春是故首及之老學庵筆記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梅必稱驛使至慶曆後惡其陳腐姑一洗之齊民要術種梅杏　爾雅曰梅柟也時英梅也郭璞注曰梅似杏實酢英梅未聞廣志曰蜀名梅為㯓大如雁子梅杏皆可以為油脯黃梅以熟㯓作之詩義疏云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耳實赤於杏而醋亦可生噉也煑而曝乾為蘇置羹臛齏中又可含以香口亦蜜藏而食西京雜記曰侯梅朱梅同心梅紫蔕梅燕脂梅𦼮枝梅

早梅

范石湖梅譜早梅花勝直腳梅吳中春晚二月始爛熳獨此品於冬至前已開故得早名錢塘湖上亦有一種尤開早余嘗重陽日親折之有橫枝對菊開之句行都賣花者爭先為奇冬初折未開枝寘浴室中薰蒸令折強名早梅終瑣碎無香余頃守桂林立春梅已過元夕則嘗青子皆非風土之正杜子美詩云梅蘂臘前破梅花年後多惟冬春之交正是花時耳。曾慥類說王沂公曾布衣以所業投呂文穆公蒙正有早梅詩云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曰此生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後皆然石林燕語宋朝狀元為相者四人呂文穆公王文正公李文定公宋元憲公文穆登第十二年拜相文正二十一年文定二十九年元憲二十七年文正文定皆再入而文穆三入為尤盛初文正行卷見薛簡肅公其首篇早梅云如今未說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簡肅讀之喜曰足下殆將作狀元了做宰相耶馬明叟實賓錄五代僧齊己善於風雅鄭谷任袁齊己一日携所為詩往謁之中有早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咲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為佳齊己蹶然叩地設拜王錐刻錄早梅花賦　韻勝群卉花稱早梅禀天質之至美凌歲寒而獨開標致甚高欲孤芳而靜吐陽和未動摽春色以先回原夫尤物之生英姿特異方隆冬之屆候屬祈寒之非至臘遠岫兮無色形叢條兮失翠欣美悠安夏存幽致春風萬里報南國之佳人香艷一枝留東君之妙意觀夫離類絕俗含新吐奇妙有江山之興蕭然風露之姿氣韻雅甚精神遠而雪滿南枝想梁園之未賦春生寒谷郵鄒律之潛吹其時擁冉半開娉婷一咲絢紅日以朝映默青燈之夜照何郎秀句不足以詠其妍徐熙淡墨不足以傳其妙城隅璀璨迷謄妍女之姝月下橫斜乍識畋人之條至若霜島寒齋江村晚晴竹外煙泉松間雪清惱遠客以愁斷悅幽人之眼明語其能則潔而無滓窮其用則大而難名僅遇兵塵可止三軍之渴如達鼎味堪調

一相之羹譬夫豪傑之士豈流俗之能移節義之夫雖阨窮而愈厲時當搖落之後氣極嚴凝之際茲梅也排風日而迴出傲霜雪而獨麗色靡竟於陽春志可期於晚歲所以興動錢塘之老妙語増新香貽隴首之人芳期遠契彼清露兮被三徑之菊彼光風兮汎九畹之蘭歆紅葉於夏永破丹杏於春寒麗質鮮妍則北我已遠高情瀟洒而方茲實難塞曲悲涼望作南樓之弄詩魂飛動尚留東閣之觀於是倚檻凝神巡簷撚首春洛楚之看秋析粉香而在手吾方破悶析醒於此爲信花中之未有唐謝燮詩迎春故早發獨自不疑寒畏落衆花後無人别意看杜工部集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起侍條情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亦見貴況着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夢弼曰何遜嘗為廣陵記室按集有揚州早梅詩為常之韻語陽秋云杜詩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遜傳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杜公前詩乃逐早梅而作故用何遜事又捌酒長門泣夕駐臨邛盃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却月凌風皆

揚州臺觀名爾近時有妄人取東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無一事有據至謂遜作揚州法曹廨舍丙梅一株吟咏其下皆不足引者　韓昌黎集　春雪間早梅　聞或作秋　梅將雪共春彩豔不相因逐吹能爭密排枝巧妬新誰令香滿座獨使淨無塵芳意饒呈瑞寒光助照人玲瓏開已徧點綴坐來頻那是俱疑似須知兩逼真熒煌初亂眼浩蕩忽迷神未許瓊華比從將玉樹親　從將或作將從　孫曰揚雄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兮壁馬犀之瞵㻞　先期迎獻歲　韓曰楚詞獻歲發春兮　更伴占茲辰　或作辰　顧得長輝映輕微敢自珍　微或作嚴　柳宗元集　早梅　早梅發高樹迥映楚天碧朔吹飄夜香繁　興飄同　繁霜滋曉白欲為萬里贈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銷落何用慰遠客　戎昱詩　一樹寒梅白玉條迥臨村路傍溪橋應緣近水花先發疑是經春雪未銷　李義山詩　酬崔八早梅有贈兼示之作　知訪寒梅過野塘久留金勒為迴腸謝郎衣袖初翻雪荀令薰爐更換香何處拂胷資蝶粉幾時塗額藉蜂黃維摩一室雖多病亦要天花作道場　許渾郢州集　聞薛先輩陪大夫看早梅因寄　澗梅寒正發莫信笛中吹素艷雪凝樹清香風滿枝折驚山鳥散携任野蜂隨今日從公醉何人倒接䍦　吳融詩　靈池縣見早梅　將太尉中書令京兆公奉詔討蜀余在幕中小園晴日見寒梅一寸　鄉心萬里迴春日落時拋笠澤戰塵飛廄上琴臺棲身未識登龍地落筆元非倚馬材待勒燕然歸未得雪枝南畔少徘徊　羅鄴詩　早梅　綴雪枝條似有情凌寒澹注笑粧成凍香飄處宜春早素艷開時混月明遷客嶺頭悲裊裊美人簾下妬盈盈滿園桃李雖堪賞且要東風晚始生　崔道融詩　對早梅寄友人二首　憶得前年君寄詩海邊三見早梅詞興君猶是海邊客又見早梅花發時　憶得去年有遺恨花前未醉到無花清芳一夜月通白先脫寒衣送酒家　李紳詩　早梅　早梅花滿枝枝發東風報春春未徹紫萼迎風玉珠裂楊柳未黃鶯結舌委素飄香照新月橋邊一樹傷離別遊蕩行人莫攀折不競江南艷陽節任落東風伴春雪　元微之詩　賦得春雪映早梅　飛舞先春雪因依上早梅一枝方漸笑六出已同開積素光逾密真花節暗催摶風飄不散見睍忽偏摧郢曲琴空奏羌音笛自哀今朝兩成詠翻挾昔人材　方玄英詩　胡中丞早梅　不獨閑花不共時一株寒艷尚參差凌晨未喫含霜朵應候先開亞水枝芬郁合將蘭並茂凝明應與雪相知謝公吟賞愁飄落可得更拈長笛吹　陸凱詩　寄早梅　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僧齊己詩　早梅　萬木凍欲折孤根暖獨回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風遞幽香出禽窺素艷來

明年如應律先發映春臺　未慶餘詩　天然根性異萬物盡難陪自古承春早顏多鬭雪開艷寒宜雨露香冷隔塵埃堪把依松竹良塗一處栽　張舜民郴行錄　舟行湘岸見早梅盛開　江上離邊見早梅天寒地暖數枝開為憐北客漂流遠偷報東君信息回香氣輕於新釀熟標懷重似故人來舟中莫問無兼有急急呼兒買酒盃　梅聖俞詩　早梅　江南近臘時梅亞雪中枝一夜欲開盡百花猶未知人心空共惜天意不教遲莫道無穠艷芳筵最好吹　依韻答僧鑒早梅　江南自寒苦花不與時同清向三冬足香傳一國中雲湖歲落市雪樹認新豐未有斷冰素隨粧入漢宮　李跨鼇集　次韻子溫早梅　霜多木葉大孤寒欲向春前倒樹開莫道東風無意在餘香看即度牆來　早梅　真宰玄崖宅有神冷香寒色漏天真感深暖日常為力傑出飛霜恐後春千里故人何以寄一枝幽意望誰親孤標若值芳華苑羞與妖紅碧樹隣　邵子擊壤集　和商洛章子厚長官早梅　只應王母專經巧剪碎天邊亂白雲無限清香與清艷樽前歟享盡輸君　梅覆春溪水遶山梅花爛熳水潺湲南秦地暖開仍早北至春初已數番　群芳萬品逸相催若說高標獨有梅會得東君無別意為憐清淡使先開　霜扶清節高高起風駕寒香遠遠留太守多情容多感金樽倒盡是良籌　和商守宋郎中早梅　山南地似嶺南溫臘月梅開已決辰恥與百花爭俗羅獨殊群艷占先春角中飄去凄於骨笛裏吹來妙入神秀穎粧殘粘素粉畫梁歌暖起輕塵宰君惜艷歡州牧太守分香及野人手把數枝重疊嗅憑教芳酒不濡唇　王安石臨川集　次韻次道憶太平州宅早梅　次道宋敏求也參知政事綬之子嘗為太平州守歐公諸人皆有送行詩　太梁春貴寶刀催　宋之問立春日侍宴賦剪綵花詩今年春色早應為剪刀催　不似湖陰有早梅　王敦舉兵至湖陰晉明帝微行覘其營壘此是樂府有湖陰曲即今太平州是也　韓偓詩山宵已凡動蔟灰料得南枝有早梅　今日盤中看剪綵當時花下就傳杯　梁簡文帝梅詩定須還剪綵學作兩三枝　杖紛成切綵自新作新梅　杜詩傳杯不放杯　紛紛自向江城落杳杳難隨驛使來知憶舊遊還想見西南枝上月徘徊　曹子建詩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白詩西園飛蓋處依舊月徘徊　蘇魏公集　和發判郡圃早梅　綠萼丹跗炫素光東園先見一枝芳凌晨露點鉛胡粉滿檻風飄水麝香味入和羹來傳野聲隨邊角動漁陽山亭最好通宵賞微雪相輝映月廊　強祠部集　次韻公勝早梅　昨夜寒梅忽一枝早如常歲合開時欲冬天地見光及未雪園林色易知世眼已教容易

賞曉風何用再三吹若論霜菊無多曉只此春葩若較遲黃庭堅豫章集次韻中玉早梅二首　按藥爭先公不嗔知公家有似梅人何時各得自由去相逢揚州作好春莊子曰見似人者而喜矣杜詩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樂天詩好作開成第二春　折得寒香不露機小窗斜日兩三枝羅帷翠幙深調護已被遊蜂聖得知此詩亦以戲中玉之歌舞者李賀將進酒曰羅幃繡幙圍春風漢書張湯傳調護之尤厚退之盆池詩夜半青蛙聖得知　謝送早梅二首　欸船結纜北風嗔霜落千林憔悴人欲問江南近消息喜君貽我一枝春　探請東君第一機水邊風日笑橫枝鴛鴦浮弄嬋娟影白鷺窺魚凝不知　楊龜山集用前韻和早梅二首　楚國春歸早寒梅處處開月和清艷冷天興靚粧來東閣詩惠動南枝歲律回蕭然冰雪態無處覓輕埃呈馭經行處梅花忽已開只疑春信早先擁使旌來嫩蕊紅初破寒柯綠未回凌霜半含月皎皎絕纖埃陸游劍南續藁早梅絕句　東塢梅初動香來託意深明知在籬外行到卻難尋陳默堂集山寺早梅三首　竹籬茅舍近前溪煙淡風微月上遲認得暗香來去處夜寒無路覓橫枝冰雪情懷未遽開芝蘭風味已先回故人隔歲無因見一夜月明何處來

丹萼猶含綽約肌水邊籬落雪晴時此間妙得無言意只有西湖處士詩　王十朋梅溪集早梅　北陸寒未半南枝春已回方於雪中種使向雪中開　次韻香監務早梅　群芳避路放梅開犇走遊人踏砌苔半樹溪邊衝雪破一枝頭上帶春回月移疎影供吟興風薦幽香襲酒杯剛被西湖都道盡至今詩客句難裁　途中見早梅　山行初逢建子月始見寒梅第一枝遙想吾廬亦如此誰能千里贈相思梅花發處思家切竹間水際出橫枝暗香疎影和新月自是離情禁不得觸物都堪此時節春前臘後定歸來要看溪上千株雪朱梅庵集早梅　霜風殊未高枝葉蔚罥裏逐于別經年相看共驚喜　次韻秀野早梅　可愛紅芳發素芳多情珍重老劉郎躁英的蝶蜂中影徹月黃昏句裏香留次自清真玉雪人間何處有冰霜趣眷說盡心期事肯醉家人錦瑟傍胡銓澹庵集　千林間無伴獨秀盡孤明素笑延幽賞聞香失宿醒天教清到骨我豈淡無情睡起黃昏月花邊洗破觥張鎡南湖集敬和東宮早梅二首　月質風裳不受塵獨從天上巧呈新情知壓倒橫斜語青震專回萬木春　乾坤遍良玉爲塵照映冰容面面新句妙莫疑難屬和真成白雪對陽春吳芾湖山集蚤間見紫成早梅數枝　正欲攀條折藥香忽驚枝上雪斑斑不知妙手新裝

緞誤使乘翁爲解顏　又和黃清表惠早梅　姑射風姿絕點埃年年長是臘前開方疑今歲無消息多謝君能折取來　和曾通彥早梅韻　歲歲梅花破臘開賞花曾記坐蒼苔今年似覺寒猶未昨夜不知春已回喜有暗香供雅容可無佳句助深杯須知不比閑桃李莫把金刀取次裁胡寅斐然集早梅　何事悲搖落空林有早春光輝一笑粲領略萬花新香去疑山雪攀來効席珍妙香風遞遠秀影月傳真肌冷冰難斷粧初粉未勻商量閑度藥剩得占芳辰趙蕃淳熙藁　答長沙邢園堂下梅花一萼先開有懷成父斯遠二首時聞朱先生辭江西憲節歸舊隱恨不與斯遠同上謁也　老樹發青枝積多雨亦奇一花成獨破病眼得先窺又作殊方見還成寄遠詩不知閑興剩何處念乖離　亦到溪南否還能念我不梅花今次第客子政飄浮師法真難得微官盍罷休飢寒還累我寤寐只關憂蔡九峯集早梅寄周純臣周越丞相謫居南恩得旨自便　秋風日日吹芳草山北山南跡如掃江梅一夜暗將春疎影橫斜水邊道直遣驛使江南歸袖中袖出天香老英姿獨步霜雪中清癯只爲風流早　和吳伯綸早梅　籬落當歲暮春至無人知鶯鶴候爾集蜂蝶還先期月落步蹤影空明見幽姿香氣誰與達賴有清風吹　和介卿唐石道中早梅　六

曲溪頭處士家年年籬落萬枝花恠來驛使無消息卻報烟村一樹斜楊誠齋南海集西園早梅二首　已剗酥花趁臘前更團蠟䗶等春妍不知天巧能多少一朵梅花占兩年　小朵生來便瘦斜藥宮桂殿即渠家只言瘴雨無南雪萬瓦橫枝雪作花陳造江湖長翁集次韻石湖居士瓶中早梅二首　詩翁靜三昧節枝辭閒橫小閣自清絕幽芳從瘦生巧當寒影見時映燭花明底用尋春去衝寒踏月行　羅帷護春色群木未昭蘇絕勝翻香坐聊陪琢句臞天資便靜獨冰影倚空無後夜逢姑射仙家白玉臺翁約相遇韓淲澗泉集折南礀早梅送澗國正　送客逢花小棹飛折來誰與歲寒期老身不忍看千樹明眼須容薦一枝意象春融知玩索味歡物妙想舒遲孤高比玉人之德公豈尋香逐色思曹彥約昌谷集次韻李勝父炎早梅　華顛淡色催人老造化無功春不早翰林風月恐推排萬馬一空三峽倒吟膄從渠入世情孤貞爲我參幽抱單于木覺鼎彝催不興人間障煩惱王曾齋甲寅藁早梅有感　新陽來復未十日窗外梅花已很藉精光烘過水雪融微風不動暗香容急呼清樽相尉藉無數落英墜巾帙兒童但喜花開早太早翻令我心悚今年寒色苦未老戶穴不固泄萬蟄造化不翕何以張不然生道幾於息明言歲事未足言深憂南

氣日馳北誰道東君庾嶺來煮酒銀瓶薦嘉賓李公明詩早梅　東風才了又西風群木山中葉葉空只有梅花吹不盡依然新白抱新紅章玉堂集照夜直為明月侶倚風先作艷陽媒多情欲着紅粧面故上含章白玉臺王炎雙溪類藁似無還有暗香來知是春風到早梅一歲一番花似玉老人見得幾番開翁靈舒詩舍外早梅　行遍江村未有梅一花忽向暖枝開黃蜂何處知消息便解尋香隔舍來詹琲詩雨後溪邊見早梅　老幹疎枝浸寒碧淺香孤韻帶微霜迎風破蕚未全折含笑佳人對曉粧一本老幹疎枝浸寒碧淺香孤韻湛清晨招魂不用開屏障惟有詩情當爲真胡仲弓葦航集次韻早梅　枝頭未定雪霜摧偏傍江南暖處開不是東君私造物有何憑據作花魁鄧中伯詩早梅　荒村野水小春時縱有梅開人得知幾度携節無覓處今朝映竹忽橫枝敗非入骨清香動怨被傳神淡墨欺酸意中含和鼎實相期遠到誦黃詩江湖集李希聲詩　雪徑清寒蝶未知暗香誰遣好風吹野橋漏洩春光處正為橫斜一兩枝　雄蜂雌蝶兩紛紛梅子花香着莫人風急落英無籍在已應光感幾多春方澄孫絅錦集尚居闕菊殿豈占杏桃先梅自傷遲暮人猶作早看芝性大剩語一陽未嘘枯霜木醉夢裏照眼忽橫枝令我折簇喜張嵲詩忽見

早梅　積雪凝關嶺凌風識暗香疎花經雨瘦盻影入溪長萬里難爲贈九回空繞腸綠原聊駐展試待月荒涼華鎮雲溪居士集早梅花二首并序余往在會稽早梅花時雖踸雪衝寒必先采擷置研席間素華射窓流芳盈室絃歌其側欣適無涯逍隨牒薄遊越江而北心賞一失淩更歲時今茲春初梅榮南國慨然遐想千里增懷作詩二章姑以自釋　早歲越溪上茆齋欲雪辰雖無十日飲常得一枝春不識霄漢路空緇京洛塵逍憐遠巖壑芳秀爲誰新　畢竟成何事無端走四方年年思素質歲歲夫幽香東國溪雲好南枝海日長何時一杯酒相對淺清傍　次韻和道守曾大夫堂前早梅花　畫堂深處臘前開應咲孤根庾嶺隈不比一枝隨驛至肯愁三弄逐風來華繁素逼窓紗月香重寒銷印篆灰賢守吟看多麗句清新未羨宛陵梅何澹小山雜著早梅二首　庾嶺香腮想未真東明絶見一枝新陽和衣被凡花卉紫杏夭桃次第春　姑射仙肌不受塵舊粧重傅恰如新東君少試回天手已占人間幾許春蔡君謨詩曾把早梅枝思君在別離雖云有萬里萬里有還期文同丹淵集十月凍墻隈英英見蚤梅應從九地底先領一陽來馬虛中霞外集山中早梅孤根徹后土破冷爭春回惜哉冰雪姿落此荊榛隈若生白玉堂不負黃金疊一見

一凋悵再歌再徘徊未央宮中花直待獨鼓催王之道相山集和章序臣梅花二首　之道比因諸公以賤事多出無俟有以詩相牽帥者輩硯逐埃洗今日偶得早梅數枝不敢獨有漫送序臣廻辱妙句輙嗣元韻奉謝　三月詩筒絶往來有詩談塵許追陪梅花雅欲撩佳句犯雪凌霜爲我開　多謝蒼頭語我來恍如相見笑相陪新詩高妙梅清絶展讀花前病眼開王灼詩次韻尹俊卿梅花絶句　人間幾桃李漫漫化泥塵不恨收功晚新年第一春釋契嵩鐔津集亭亭映曉景皎皎出林端小圃連雲淡孤芳冒雪寒人間殊未見物外最先看但欲方瓊玉寧將勝牡丹王景初蘭軒集早梅　萬物收榮避歲寒一枝驚向臘前看都緣鼎鼐和羹晚故使山林得伴難有恨詩人休折去無情羌管莫吹殘冰霜窟裏陽和露此是乾坤造化端王惲秋澗集詠早梅四首招曲山同探　早梅香信臘前開竹外橫斜映野臺待着一杯相慰藉約君同往肯前來　松風亭下一樽開終日裴徊醉竹臺露帶冷香歸去晚夜深猶傍枕邊來　花開花謝催人老花本無心人自衰折得一枝香在手且分春色入城來　梅花風韻不凡木冰雪方凝始見開任使和羹無翠實等閑斤斧不爲災舒岳祥閬風集喜見早梅花　朔雪吹吟屋春風駐酒家野塘冰上鴈官柳月中鴉玉鎮寒

沙蓑金齋夜雨薫闌隱有新事書見早梅花蒲壽宬詩早梅　荷已全凋菊未殘一枝的皪照江干暖風莫詫攙先意留取清芬待歲寒江湖後集李龔父詩　草木盡凋殘孤標獨耐寒瘦成唐杜甫高抵漢袁安雪裏開春國花中立將壇年年笑紅紫翻作背時看　山崦早梅　晴逼寒苞春滿鄰漢奮芳纇漸輕匀東風未放全消息雨蕚愁香不見人韋珪詩早梅　芳信撩先露雪葩小春忽見玉無瑕世人盡說南枝暖更看枝南第一花詩海繪章陳元老早梅　春勝寒梅占作魁粉香前夜嶺南開人間臘月未曾到天上花王先遣來已共雪霜同曉白不煩雷雨趁時催夕陽溪下漁翁笛一曲蓮隱酒一杯舒信道詩和早梅二首　霜林盡處碧溪傍小露穠心媚夕陽天下三春無正色人間一味有真香相思誰向風前寄更曉那辭雪後芳朝夕催人頭欲白故園正在水雲鄉　依然想見故山傍半倚垣陰半向陽短笛樓頭三弄夜前村雪裏一枝香可能明月來同色不待東風已自芳幸免杜郎傷歲暮莫辭吟對釣漁鄉雲南志畧段祥詩早梅　四望空山萬木摧溪梅真得景悠哉高陪翠竹迎春早冷放寒花傲雪開疎影夜橫松榻靜暗香風自水濱來數聲畫角霜天曉清絶鸞隱老秀才澧陽志郭貫詩冬至後一日獨坐分司精舍教授李伯揀使頓張

用夫持早梅一枝相訪洗玦命酌登日有詩。繞枝冰梢三兩花已分春色到詩家幽香自興吟懷遠高韻能教飲興加相伴青燈映書卷也勝銑月印窓紗光親坐對清無寐細聽簷風落玉沙周巽泉詩孟冬天地閉萼綠數花開步繞溪上見香從谷中來冉冉年將盡忽忽春又回征鴻避霜雪行子隔風埃歸來履芳躅慰我平生懷僧慧洪詩次韻報斂叔畫早梅二絶　要看江雨濕殘春作陣驚飛亂蝶群好在一枝長不死謾煩詩句補烟雲　玉骨冰姿過眼空却須摹劃倩詩工猶香錯莫誰知寫多謝黃昏一再風徐安國西窓集早梅番山溪青枝骨瘦已有生春意椒萼露微花便覺香魂猗旎惜花公子可是賦情深撰瘦竹遠蹤離終日成孤倚賞心樂事又也何曾廢烟露濕鉛華誤啼粧三年客裏江南芳信政自不愁期吳山遠越山長夢寐添憔悴柳耆卿詞瑞鷓鴣天將奇艷與寒梅乍驚艶杏臘前開暗想花神巧作江南信鮮染胭脂細剪裁壽陽粧罷無端飲凌晨酒入香腮恨聽煙塢深中誰恁吹羌管逐風來絳雪紛紛落翠苔程大昌詞萬年歡秋後花寒放兩枝三朵來通芳信詩眼驚覰謂是春光倒運便即移尊就賞更不惜黃封亦印何期道青女專持露華怎變霜陣詩翁笑但休問那陽和有脚駸駸日進待得灰飛梅晚果先騁倏次後

達天紅紫向東風萬般嬌韻恁時節玉勒撥鞍郊原莫論遠近丘宗卿詞因見早梅作訴衷情十分風味似詩人有些子太清生只應寂嫌俗子消瘦却盈盈　風乍靜雪初晴月微明泊然缺莫是無情作箇關情呂勝己詞謁金門芳信拆漏泄東君消息帝敕寶爐烟未熄龍香飄片白點綴枯梢的皪蹤影蕩搖寒碧指與纖纖教自摘枝橫雲鬢側李端叔姑溪集臨江仙江東人待早梅見約探題且訪梅所在因携觴首就賦花下初破曉寒無限思融融臘意全迷春工從此被人知不隨蜂蝶長伴玉蟾低　綠鬢雲間應好在盈盈淚濕征衣背人偷揀向東枝清香滿袖猶記畫堂西　早梅芳　雪初銷陡覺寒將變已報梅梢暖日邊霜外迤邐枝條自柔軟嫩苞勻點綴綠萼輕裁剪隱深心未許清香散　漸融和開欲遍密庭疑無間天然標韻不與群花鬭深淺夕陽波似動曲水風猶懶最銷魂弄影無人見梅苑曾公袞詞早梅芳冰唯清玉唯潤清韻無風韻此花風韻自然清潤傳香粉故惹春意別不使凡枝混到春前臘後長是寄芳信　此情閑此意遠一點縈方寸風亭水館解與行人破離恨廣寒宮未有姑射山曾認向雪中月下吟未盡無絃琴譜碧溪灣路竹外正小春天氣綠珠羞海半吐椒紅可人意月香傳瘦影露臉凝清淚笑倡條冶葉

怕冷尚貪睡　馬行邊雪未霽還憶前村裏青禽啁哳疑是當時夢初起舊愁歸塞管遠恨瀟湘水望江南故人字萬里程觀過詞北帝收威人探得早梅漏春消息粉蘂瓊苞擬將燕脂輕染顏色素質盈盈終不許雪霜欺得秦化工偏宜賦與壽陽粧飾　獨自逞冰姿比夭桃繁杏迥然殊别爲根山翁逢此有花尊前且須攀折醉賞吟戀莫辜負好天風月怨笛聲悲紛紛便似亂飛香雪李德載詞早梅芳近　深院靜小欄傍標致不尋常儘他桃杏占風光誰敢鬭新粧　玉堂中梁苑裏休把雪來輕比莫吹長笛巧推殘留取月中看人殘臘裏早梅芳春信報新陽曉來枝上鬭寒光輕點壽陽粧　雪難欺霜莫妬別是一般風措望林人意正天饒又看長新條王炎雙溪類藁好事近　玉頰映紅綃攙報東風消息雖削清臞如許有主香真色相看動是隔年期忍不飲消滴莫待輕飛一片却說花堪惜李易安詞春光好看看臘盡春回信息到江南早梅昨夜前村深雪裏一朵先開　盈盈玉蘂如裁更風清細香暗來空使行人腸欲斷駐馬徘徊陳亮龍川集見早梅呈呂一郎中鄭四六監嶽吳宮春雪滿江頭慳一枝不耐還漏微陽詩人越樣眼淺早自成章群葩如繡到那時爭愛春長須知道未通春信是誰飽試風霜　堪笑紅爐畫閣閑從來寒氣損甚

容光枝頭有花恁好映帶新粧寒隱愁絶觀清芬不料飢腸都緣是此君小巽費他萬種消詳又雪月相挨看一枝纔爆驚動香浮微陽未放綠路說甚來由先天一着待關開多少的頭却引取春工入脚爭教消息停留官不容針時節做一般孤瘦無限清幽隨緣柳紅柳白費甚彫鏤蹤林野水任橫斜誰與粧脩猛認得些兒合處不堪抃獻君侯　李子大詞和宋子開早梅卜算子南國小春時常是寒威淺玉綴香苞已有梅蹤影無人見愁憶故園芳夢斷揚州遠不御鉛華自出塵賽過徐妃面　張元幹歸來集唐腔也爲伯南賦早梅復和韻豆葉黃冰溪蹤影竹邊春翠袖天寒烟暮雲雪裏精神澹佇人隔重門寶粟生香玉半溫　又蹤枝冷蘂忽驚春一點芳心入鬢雲風韻情知似玉人笑迎門香爆紅爐酒未溫

古梅

宋范成大梅譜古梅會稽最多四明吳興亦間有之其枝樛曲萬狀蒼蘚鱗皴封滿花身又有苔鬚垂於枝間或長數寸風至綠絲飄飄可玩初謂古木久歷風日致然詳考會稽所產雖小株亦有苔痕蓋別是一種非必古木余嘗從會稽移植十本一年後花雖盛發苔皆剝落殆盡其自湖之武康所得者即不變移風土不相宜會稽隔一江湖蘇接壤故土宜或異同也凡古梅多苔者封固花葉之眼惟罅隙間始能發花花雖

稀而氣之所鍾豐腴妙絕苔剝落者則花發仍多與常梅同去氏都二十里有卧梅偃蹇十餘丈相傳唐物也謂之梅龍好事者載酒遊之清江酒家有大梅如數間屋傍枝四垂周遭可羅坐數十人任子嚴運使買得作凌風閣臨之因遂進築大圃謂之盤園余生平所見梅之奇古者惟此兩處為冠隨筆記之附古梅後桐汭志古梅在玉溪之北俗號曰千枝梅枝柯盤屈姿態奇古築亭其上扁曰回春驂人雅士多載酒賞焉宣和間用事者嘗圖以進淳熙六年郡守趙希仁摹刻于石梅今不存會稽志古梅會稽餘姚皆有之老幹奇怪而綠蘚封枝苔絲四垂踈花點綴極為可愛他處所未見也俞亨宗詩云踈踈瘦蘂含清馥矯矯虬枝綴碧苔疑是蘇龍離雪殿蒼鱗遂駕玉妃來溫州府樂清縣志身如枯槎其枝樛曲苔蘚鱗而作花踈瘦可觀日囅名為乾蓀而閩官祭祀以供道王會之集古梅行 蒼龍蟄大澤浩莫知歲華不肯作霰雨偃蹇眠烟霞玉皇欲強起六丁丁彷彿紫蛇掣金電霹靂轉香車根髮欲騰夭矯勢攫拏神通學蟬蛻偃作老樹丫大枝露鱗爪雨蝕成骨汗小枝半朽折苔蘚封植牙土意未甘寂時着三五花花少香氣壯積雪應難遮狀貌惡皺皺梓匠嗔虬斜日月自今古獨免斤斧加可謂遁世巧全真傲幽遯豈知好事者僻性尋枯槎叢薄一見面倚伏生驚嗟携鉏斲明月移入逢宇誇詩翁爭着句詩價方喧譁老我有深意默默不妝嘉戒汝更藏拙慎勿抽新芽寒崖枯木上何用鬧冰葩古樵當厭汝乞與山人家我即乘之上河漢千載不數張騫槎 重聘古梅行 千金卜得鄰非熊木德將興徵太公槐安興國已陳迹盛衰直與陰陽通和羹自昔觀受記飲冰齧雪工磨礲此中洞洞無所有徹上徹下俱玲瓏苔膚蛻骨半榮悴連峯峭厲飛銅駭主意雖偏木音斷猶有王氣居南東南柯突出已奇甚連蜷夭矯翔虬龍東邊新梢更絕特轉要作勢將騰空風號竹塢月黯淡露濕松聲泉琤琮一花玉立蒼鬣表萬花辟易難為容繖環四海無庭蒐只今歲晚繞相逢酹酒高歌盟萬古天意決不寒孤風北硎禪師詩國清寺絕頂更好亭下古梅 花開更好亭前枝亭曰更好花更奇我獨未到春已到春不到此將焉歸千山萬山儼環抱一樹兩樹藏欹欹跪粧弗受未粉污老去自着蘂苜衣濃交霜鬢與蒼玉稚宜茅舍橫踈蘿雲莫風味有餘裕石鯨鱗甲饒華滋悦然羅浮月中見鬖鬖紺髮森冰肌人如大窖凍不死凛凛素節無瑕疵盼紛紅紫不鮮事與君角逐何遽遽待文作興不足道元氏碌碌終奚為孤芳拔俗千萬丈木歟相與論襟期貞姿皓態莫無度幽意獨許鮮風知悠

然憑高一披拂僧窓處處開晴霏窓閒跏趺擁風葉照几碧胖岩雷馳淵淵方寸湛古井一漚不動清漣漪天香閟此無盡藏潛於鼻觀通幾微水流山空但自笑理與神遇端如斯鄰釆孤山水清淺龜膚鶴膝相參差青銅盤屈破香雪紫鐵矯揉騈明璣霄宵泉石政為此冠冕草木今其誰天公亦稷加新惜鬧着湖水無邊涯八篇只遺處士賦一點不放紅塵飛是中衆石圍深秀惜欠晴湖山四圍容如我輩亦不惡擬賡踈影橫斜詩後車合歐效顰嫩亦若佩弦仍佩韋江湖積集徐義夫詩 官舍庭前古梅尋常開撥歲暮余整歸棠而乃蚕化不容自嘿 猙獰古怪虬龍枝着花傳舍賓歲脫往往來來幾番人老大相期疑未護顧我冷眼慣相看嗅花嚼蘂當餐飯橫斜峭拔耐雪霜肯媚陽和齊婉婉把酒邀月共說詩踈影上衣成縫綫朔風吹夢入家山鼓舞倦矣客兮泛誰謂花先常歲期微夜萬葩玉一本花應有心餞我行吐芳非為冬日媵我甫逆知此花意孤潔難與俗人況似嫌托根富貴場不若棲身山林穩惜乎花只不能言一花一心誠懇懇任他世間競酣桃李春花獨與我結交歲寒走涇川志陳天麟與客飲乾明寺東古梅下詩 寥寥耆舊盡欣欣花木新十梅亦老矣手植知何人不種官路傍社櫟同百春想當太平時來者紛蹄輪我來幾世後尋芳披棘榛衆枝疊玉蓋光風卷香塵坐客稍稍醉墜英欲成茵老圃亦後來始圃從誰詢淵明飲松下故事良可遵飲散棄花去明日迹已陳雪肇詩思藏主送古梅求詩 折得前村雪裏枝慇懃來聘老夫詩諳公靜看橫斜影使是當年一字師陸游渭南集古梅 梅花吐幽香百卉皆可屏一朝見古梅梅亦墮凡境重疊碧蘚暈夭矯蒼虬枝誰汲古硎水養此塵外姿 吾洲古梅舊得名雲蒸雨漬綠苔生一枝只好僧窻看莫售千金入鳳城山陰古梅枝幹皆苔蘚都下甚貴重之 朱晦庵集丘子服來訪道間得古梅折以為贈劉叔通江文卿俱來各有佳句因各次韻為答三首 老枝橫出數花新誰寄寒齋雪夜春江路猶應有幽伴秖愁難得賞心人用子服韻 獨樹臨孤岸踈枝放淺花不須煩驛使正耐雪斜斜用叔通韻 西湖居士尋詩處今墮軟紅車馬塵半樹橫枝空好在只應無地覓高人用文卿韻 范石湖大全集古梅二首 孤標元不鬪芳菲雨瘦風皴老更奇壓倒嫩條千萬蘂只消踈影兩三枝 誰似西湖處士才詩中蘺落火塵埃陸郎舊有梅花詠未見今年句子來張鎡詩玉照堂次韻茂洪古梅 天教尊綠伴羊權羞損塵塵粉黛妍不必脩真事靈訣與花端合共長年 袁起岩東塘集江岸茅舍傍古梅奇甚携酒即之 不

爲村深興水限也依蘺落及時開幾年叔寞無人問一日聲名動客杯樓鑰詩古梅遺張時可　枝封蒼蘚漘花疎一種風流高更孤試問約齋三百樹林中還有此枝無許綸涉齋集次韻古梅二首予近得鄉中疏消梅坡皆老梅綠苔枝上玉疎疎折贈詩人意不孤惱殺渠儂歸未得梅坡千樹有如無　玉鑑堂前迹已疎殘香應伴鶴聲孤郎潛桂隱藏身却新爲梅花着句無韓淲澗泉集初六日民瞻古梅留飲　眼到梅花便有詩園居丈還入疎籬崔嵬自興八高古爛熳誰知我笑嬉煙濕遠荒吟不盡雨收幽隱醉爲宜新年陡覺新愁少坐對南枝更北枝　過楊鮮元看古梅　春風晴月草玄家城北坡陀一徑斜遠以雲山供境界靜惟書籍是生涯敲門忽有醉吟客隔屋初無桃李花夭矯龍蛇只梅樹孤芳真足對年華張品拙軒集野航池邊古梅二首　池邊梅花種幾時枝柯古怪苔紋圍可憐守分不入宜開時却有天然姿因看冬夜月初上寺像森然寂難狀梅枝寫影已清奇不用畫師作圖障　凡花雖艷艷在眼梅花帶清清入骨時人喜艷不喜清綺言麗語寓輕忽池邊之梅格又高霜月次第上林皋平主愛梅被梅惱梅亦憐吾非年少　採野航古梅　池邊梅未綻不是怯霜風侍得陽和到清香一線通周益公詩中秋古梅盛開次于中允韻乙

卯抱甕畦大破井苔炎天日日灌陳黃採枝春夜無聲雨贏得冰花帶葉開初無他去歲夏汲水灌溉遂如此李邦獻詩仁壽堂古梅予植千葉梅歲開作二十八字手種黃梅已着花此身依舊在天涯二年客罷携家去贏得東風兩鬢華昔紹興二十五年　法喜詩次李大夫韻　人自飄零梅自花關河歸計渺無涯明年逐食家何處更有新詩訪物華楊方詩尚有黃梅一樹斜幾年又枉惜繁花新詩連壁皆惆悵想見當時北客家跋云紹興末年三寸李姓是公蓋有關河之思　趙時煥恥齋集梅龍閱世今幾春皮毛剝破生蒼鱗通身苔蘚雲氣濕恰如初蛻離海濱蜿蜒恍惚露半腹花尤補之難貌真愁恐天上行雨去呼吸風雷驚世人徐霖徑畈集羹莫細碧江南地上有梅花朔易天鐵石空餘心已盡霜明日潤若爲妍趙云臨川郡治仁壽堂前古梅蜿健枯古不啻龍跳而鳳下也楊夢錫草堂集雪後古梅正芳月夜常不輕來訪相與一笑梅下常不輕和篇附幽棲地僻經過少花徑不曾緣客掃積雪飛霜此夜寒不知明月爲誰好公來肯訪浣花老但話宿昔傷懷抱忽憶兩京梅發時迴廊索共梅花笑常不輕次韻見寄兼呈李史君　郭相謀深古來少詞翰升堂爲君掃憶君誦詩神凜然相逢苦覺人情好歌詞自作風格老百壺且試開懷抱

皇蓋能忘折野梅浣花溪裏花饒笑度侍郎白堂集次韻古梅　怪底昌園一種梅老枝強項獨遲開冷傳鶴膝槎嫌瘦皴皺龍鱗不受摧蓋把冰肌混桃李故將粉面映莓苔廣平鐵石心猶在寧有詩情似玉臺蘇泂詩再和古梅　和羹之說昔有聞豈得不如魯泮芹開名尚放渴將軍會稽竹箭胡能群初花的皪美無度情事淡泊春空雲樹猶如此人何堪再三歎息殷仲文江南晚生敬者舊汲水封植敢不勤清霜既降河水涸笑持雙鬢乘似君人間凉燠易更變有底寒谷回氣氳神奇正爾出臭腐枯木何怪生奇芬諸生徑登李杜壇此老行兼伊傅勳吾詩稱贊愧不足擧止蓋滋如平欣　和九光古梅　處女何因鬢半華一生藍縷在貧家冷灰豆爆真奇事枯樹中間忽數花　次韻古梅　獨立枝南萬事非歲寒引去合知幾伯夷自信西山餓公望何須東海歸笛外數聲空入夢江頭一樹忽斜暉相看有愧垂垂老莫遣無端片片飛徐璣靈淵集題方上人房古梅房即故道書記所居曾聽道公語先師愛此梅但知傳說老不記若年歲半樹枯重發疎花晚自開方尤頭又白常喜故人來熊西玉晃山豐梧集古梅　風度飄飄一世豪僵然猶自外離騷諸公慣作婆娑態動說山人索價高窮祐濡須志劉用行詩無爲縣齋古梅　疎疎密密臥蒼苔古縣

清貧有此花彭澤菊松無醞藉河陽桃李太鉛華臨池照影成雙好興雪爭輝自一家消得抱琴鳴膝上夜深燃燭對瓊葩孫介燭湖集石龜古梅發方妙絕人間獨此逢石龜峯下野橋東亭亭玉骨冰肌子榔榔蒼髯綠髮翁偃蹇主懷千古意蕭疎元是一家風何妨少入時人眼鼎鼐終論第一功程端禮悲齋集建平邑庠堂後古梅久困斬伐同王明府賦　槎牙堂後梅蘙蘙含早春託根已得所植藏泮水濱能愛此樹一何少斧斤斬伐從此隣條梅已盡根幹存況此憔悴誰復珍我願爾爲禹廟之梁勿作爨人之薪君不見爨人無知蔡邕死禹廟之梁爲龍變化如鬼神能興雨澤害時人許岳祥閬風集和侯其接寄詠縣學古梅　前身自是傳岩梅持斧江南得得來一笑見花同臭味百妖潛影入莓苔只將冷淡全超俗肯向繁根浪占魁愛惜耆儒如此樹二天雨露好培栽　再和　四教堂前百歲梅北方豪傑爲渠來清癯自許根封雪勁峭何妨骨鎖苔影裏青衿飽絃誦花前玉節照杓魁林逋只向孤山種不及文宣廟裏栽馬虛中霞外集賦古梅得心字　重疊苔衣結樹身靜中生意見天心凍凝疎蘂香仍在老折枯條冷不禁崛強瘦蚊愁出水伶仃小蝶倦依林明年四月冥冥雨肯子還看滿綠陰石良輔節齋集柯山齋還銅餅古梅興俱作詩

以謝之。蒼蘚粘雲銅作骨瑤英點雪粉含腮容寬無寐單衾冷爲送清
香入夢來衛後樂先生集憶環谷梅梅　百花頭上春光到雪壓霜欺意
更奇歲歲倚欄相望處水邊竹外最南枝。故園一別換年華客裏看花
更憶花昨夜西窗無限月伴人春瘦一枝斜古今詩統古梅　湘妃危立
凍蛟背海月冷掛珊瑚枝醜怪驚人能嫵媚斷魂只有曉寒知。百千年
蘚着枯樹一兩點春供老枝絕壁笛聲那得到直愁斜日有蜂知。韋珪詩
曉月清江寂寞濱心含太極獨先春風霜歷盡蒼顏在孤竹赤松吾故人
陳夢庚竹溪集題橫清古梅　千百年藤抱蘚枝影斜十丈插清漪老龍
飲澗精神別未許林逋說自詩。江湖續集程清臣古梅詩　水邊山腳友
漁樵梅欲窺人故故招樹剝龍鱗粘碧蘚枝翹鶴膝粹紅椒詩如老杜吟
東閣夢約逋仙過斷橋好待月窓清影瘦傳他神子上生綃。張煒芝田小
稾集石瓶幽質冰霜締深盟虬枝走枯健鱗皰綴輕盈色潔時所妬香淡
詩同清寥寥孤山下開謝誰關情。盧疎齋集題部從事鐵壁包君古梅詩
卷鐵壁仙人有所思爲誰調護歲寒枝無人解共梅花咲惆悵河清又一
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見沈存中筆談國朝僧無詰蘭雪軒集題何自明
所藏古梅　誰將東閣繁花寫寄與揚州從事看恰似小樓山月上一枝

斜搭玉闌干　嶺南地暖東風早白玉堂前又不如昨日曾因詩思惱芒
鞋踏雪到西湖。宋韓淲澗泉集楊民瞻索古梅曲次其韻古梅曲園居好
處是古梅飛動欺霜凌雪底閒紛華桃李態自倚天姿明潔城外靈山橋
頭玉水多少佳風月歲寒時候南枝尤與橫絕。幾回喚酒尋詩詩成小
醉絮帽渾歌側領畧不辭身趺宕一洗塵兒啁哳正始遺音元和新樣到
了都難說草玄經在對花何悶孤寂。陸游渭南集月上海棠　成都城南
有蜀王舊苑尤多梅皆二百餘年古木斜陽廢苑朱門閉弔興亡遺恨淚
痕裊淡淡宮梅也依然點酥剪水凝愁處似憶宣華舊事。行人別有淒
涼意折幽香誰與寄千里佇立江皐香難逢隴頭歸騎音塵遠楚天危樓
獨倚宣華故蜀苑名　姜白石詞越之昌源古梅妙天下小重山　御苑接湖
波松下春風細雲綠峩峩玉萬枝別有仙風味。長信昨來看憶共東皇
醉此樹婆娑一惆然苔蘚生春意張叔夏玉田集尾犯　山巷有梅古甚
老僧云此樹近百年矣余盤礴花下竟日忘歸因有感於孤山鳥賦此調
一白受春知獨愛老來踈瘦偏宜古月黃昏許松竹相依。輩蘚枯搓半折
影浮波渴龍倒窺歲華凋謝水邊籬落雪後忽橫枝。百花頭上立且休
問向北開遲老了何郎不成便無詩惟只有西州倦客怕說着西湖舊時。

難忘處放鶴
山空人未歸

江梅

范石湖梅譜江梅遺核野生不經栽接者又名直
腳梅或謂之野梅凡山間水濱荒寒清絕之處皆
此本也花稍小而踈瘦有韻香最清實小而硬梅名品江梅粉紅色香類
杏唐杜工部集江梅　梅藥臘前破梅花年後多絕知春意早最余客愁
何雪樹元同色江風亦自波故園不可見巫岫鬱嵯峨鄭谷光啓集江梅
且緩飛前草有歌詞莫惜黃金縷難忘白雪枝吟看歸不得醉嗅立如癡
和雨和烟折含情寄所思王適詩江濱梅　忽見寒梅樹開花漢水濱不
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劉敞公是先生集江梅　江南誰折一枝春玉骨
冰膚盡不真擾亂清香隨驛使壓埃滿眼正愁人王之道相山集酬章序
臣二首此得江梅數枝於里人因以遺序臣章公既報我以兩絕又有唐
律因用韻和呈風梢搖落雪飛花誰傳江梅到我家曾把數枝分賠馥要
催羣卉助光華高吟兩絕那容繼勝賞雙清幾以加春不世情應委曲十
年留滯在天涯　老懶觀梅喜見花一枝聊復寄君家清香撲袂傳春信
踈影搖窗借日華小小池塘從掩映依依楊柳漫交加和羹風味今猶古回
首青青遂有涯陳簡齋集江梅　風雪集歲暮江梅開不遲朝來幽窗底
明璫綴青枝漢輿服志皇后白珠璫杜牧之獨酌詩路碎雙明璫上天播

淑氣百卉分四時淑氣見王廷賦宋玉九下皇天平分四時兮寒村直
西子曹植翁賦登西子之王顏陸士衡連咏萬夫娩學非俟西子之顏足
以昌吾詩昌黎孟郊墓銘以昌其詩王十朋梅溪集園林盡搖落冰雪獨
相宜預報春消息花中第一枝王灼頤堂集雲澹江皐曉飛香到短蓬望
窮渾不見恨滿白蘋風鄒獬郎溪集杭州別來有餘才戲作佳篇寄我來
已教吳娘學新曲鳳山亭下賞江梅　陸游渭南續槀江上梅花　老來樂
事少關身猶書樽前見玉人豈是淒涼偏薄命自緣纖瘦不禁春娟娟月
上明江練點點天低接玉塵絕硐斷橋幽獨處護持應有主林神呂居仁
詩江梅消息未真傳微露芳心几杖前不信冰霜能作惡要令桃李便爭
先斜枝似帶千峯雪冷艷偷回二月天準擬從君出城去竹輿仍勝百花
鞴朱晦庵大全集元範尊兄示及十梅詩風格清新意寄深遠吟玩累日欲
和不能昨夕自白鹿玉澗歸偶得數語　大雪天地閉窮陰沴寒濱誰知
江南信已作明年春項安世悔藁後編江梅　千林憔悴獨含春笑倚黃
昏未識羣紅小粉踈煙冪冪影低香遠水粼粼從教雪路事愁冷邊莫荊
蒼可怕貧欲問橫枝稜底瘦似無如有最禁人張九齡歸來集容雪飛花
萬木僵南枝的皪待朝陽還知百果輸先手政爲孤根壓衆芳曾協雲莊

朔北風饕喬林萬象無容姿高標自有時正與水雪宜老幹儼枯木跡花繁橫枝刻玉費天巧不爲俗眼窺託質在空谷清高終見知論功鼎鼐間枝頭子離離 父性夫剩語追賠庵先生十梅韻 貞姿抱水雪繫繫楚江濱照水淡寒影寄人生遠春 李彭日涉園集 江梅疏蕊弄晴曛剪取江東一信春聖得耐寒驚蛺蝶竟來占醉倒綸巾未容作賦重招屈豈敢含羹論過秦何日大梅梅子熟從渠高浪白如銀 郭印雲溪集 姿韻清高自一家不將夭艷喚蜂衙衝寒萬木渾無華回暖孤根獨放花要與雪霜爭皎潔肯隨桃李趁繁華更看結實調羹在疎影寒香未足誇 韓性五雲漫稾 落盡瓊瑤春向深不須重舉歲寒心南風池館無窮樹惟有江梅好綠陰 韋珪詩 花下寒潮漱石磯朔風捲雪濺苔衣西湖自有清香在只把吟蓬載月歸 郝經陵川集 江梅行 江城畫角吹吳霜破月著水天昏黃波澄煙妥林影瀉雪梅帶雪橫溪塘此時水平風物盛家家種玉栽琳琅朝來伴使宴江館銀瓶亂插吹銀簹霏微香霧入紅袖參亂春雲迷金盌部將和氣變岸寶錦瑟愁生燕玉腰爲言儀真梅最多苔花古樹深煙蘿一年十月天六月紅紅白白盈江花自從天馬飲江水草根掘盡梅無柯摽子八家楚三戶今年幸有燒殘樹忽聞星使議和來盡貯巧籠侍供具從

令江梅好顏色爛醉長吟嚼佳句 黃人傑詞 江陵二車席次爲江梅臘梅賦 浣溪沙 的皪江梅共臘梅剪金裁玉一時開黃姑相伴雪兒來 別駕公餘無箇事得將詩酒與栽培爲春留客小徘徊 元姚牧庵集 謝王子勉提刑送江梅 江梅引 西湖不近上林隈問江梅定誰栽莫是冥鴻銜子遠飛來紫陌遊人多不識但驚看青霞一樹開 獨有使君憐寂寞爲持盃能幾回玉纖橫管東風外落日樓臺不恨明朝飛雪滿蒼苔恨殺南溪調鼎手恐遲暮而今霜鬢摧又年年江上見寒梅幾枝開暗香來疑是月宮僊子下瑤臺冷艷一枝折入手斷魂遠相思切寄與誰 怨極恨極嗅玉蘂念此情家萬里暮霞散綺楚天外幾片輕飛爲我多愁特地點征衣我已飄零君又老正心碎那堪聞塞管吹

直脚梅

詳前江梅下

野梅

宋范石湖梅譜 野梅凡山間水濱荒寒清絕之趣皆有之詳江梅 唐皮日休集 行次野梅 蔦拂蘿梢一樹梅玉妃無侶獨徘徊好臨王母瑤池發合傍蕭家粉水開共月已爲迷眼伴與春先作斷腸媒不堪便向多情道萬片霜華雨損來 陸龜蒙詩 奉和次韻 飛棹參差拂早梅強欺寒色尚低迴風憐薄媚留香與月會深情借艷開梁殿得非蕭帝瑞齊宮應是玉兒媒不知謝客離腸醒臨水剛添萬悵來 梅聖俞宛陵集 野梅花 江南臘月前溪上照水野梅多少株艷薄自將同鵠羽粉寒曾不逐蜂鬚桃根有妹猶含凍杏樹爲鄰尚帶枯楚客且休吹玉笛清風飄盡更應無 宋梅堯臣全集 野風吹孤芳迥立正愁絕皂蓋莫徘徊堪看不堪折 陳造樂軒集 野水橋邊幾樹梅歲寒款款向人開精神別帶陽春到造化匀分臘月來滿眼松筠皆臭味一天霜雪是胚胎看花遠地身還老買屋何年手自栽 父性夫剩語 蒼涼歷荒野交興桃李絕遠聘不肯來爲君三磬折 馬虛中嵗外集 彫盡群芳一樹奇傍山傍水最相宜如何慣守堅貞操不怕風霜怕笛吹 韋珪詩 不因地僻減清奇春到孤根到處芳抱月荒村甘寂寞任他桃李在門墻 李龏詩 野梅歎 蒼苓大野臨回岡有樹破臘揚孤芳枝頭粘得太古雪月底散出無邊香一清烱然抱幽寂老與樸嫩埋冰霜青苔黃蘚裹寒骨橘面不入春風場春風依稀照桃李桃李紛華盡羞死綢繆世味尚甘腴愁醆謾託青青子 林雪巢詩 野梅 野梅空山中正爲照人開如何綠萼底疎枝帶蒼苔顛似古君子無人自不諧竹徑酒初醒一信清香來 國朝周巽承性情集 郊外一枝雪村邊十月春行吟逢處士索笑向佳人茅屋寒煙外板橋流水濱欲乘芳興去雲樹隔嶙峋 野有梅思君子也君子在野感物而托

興焉 野有梅山有璞歲將晏兮微霰初落我思美人如玉追琢 山有璞野有梅歲云暮矣飛雪皚皚美人既光我心孔諧 吁嗟美人兮贈我以瓊英酬以琱玦聊結中情願守貞白毋渝初盟 右野梅三章章六句 五言古體 玄冥啓芳釋化機動元英六華凝中素一氣分太清涵養成佳實味之以和羹碩果如不食剝盡還復生 宋玄倍庸庵集 野梅圖 淒淒山澤畔慘慘雪霜中獨有憂心者時來嘆朔風 貴時舉詞 卷山溪 當時曾見上苑東風暖今歲却相逢向煙村亭邊驛畔垂鞭立馬一餉無言江南信寄隴人悵望成腸斷 瓊粧雪綴滿野空零亂誰是倚欄干更那堪胡笳羌管疎枝殘蘂猶賴不嬌春水清淺月黃昏冷淡從來慣 高郡洞鄉詞 天千樹家園鎖舊津誰移數點在孤村海僊採藥禽留影楚客穿花蝶舞魂橋斷港水橫門殘雪冷落晚烟昏只因留住三更月賭裹香來別是春 萬本家園霧暗津不須踏影下前村須知若雪水雲窟自有羅浮冰雪魂 橫木館倚樓門參旗有約共黃昏此中有句無人見誰在樽前領略春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八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九　八灰

梅

紅梅

范石湖梅譜紅梅粉紅色標格猶是梅而繁密則如杏香亦類杏詩人有北人全未識渾作杏花看之句與江梅同開紅白相映園林初春絕景也梅聖俞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當時以爲著題東坡詩云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蓋謂其不韻爲紅梅解嘲云承平時此花獨盛於姑蘇晏元獻公始移植西岡圃中一日貴游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嘗與客飲花下賦詩云若更開遲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耶晏笑曰傖父安得不然王琪君玉時守吳郡聞盗花種事以詩遺公曰館娃宮北發精神粉瘦瓊寒露蘂新園吏無端偷折去鳳城從此有雙身當時罕得如此比年展轉移接殆不可勝數矣世傳吳下紅梅詩甚多惟方子通一篇絕唱有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之句擷遺新說紅梅傳蜀州有紅梅數本清香豔花之殊品者也郡侯構閣環堵以固之梅盛芳則郡侯開宴賞之他時皆扃鑰遊人莫得見之一日梅已芳郡將未至有兩婦人高髻大袖凭欄語笑守梅吏仰視因驗扃鑰如故而上有人何耶乃走報郡侯侯遣人往驗既啓鑰不見人惟於閣東壁有詩一首其詞曰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干詩意清美字體神秀豈神仙中人乎全芳備祖南唐苑中有紅羅亭四面專植紅梅周必大詩紅羅亭深宮漏遲宮花四面誰得知初疑太真欲起舞霓裳拂拭天然姿臨安志杭州有紅梅閣土人有福州紅漳州紅柔枝紅千葉紅邵武紅夷堅志宜興縣齋前紅梅一樹交陰半畝有趙令者花時飲客酒散月明見紅裳女子自此恍若有遇老卒曰某令之女死葬於此植樹識之令發視棺正縣絡根下兩和徽蝕一竅如錢啓視貌如玉真國色也遂舁置密室加以茵藉而四體和柔於是每夕與之接焉已而慨然疲瘦其家穴壁取焚之令亦殂王黃州小畜集紅梅花賦　凡物異於常者非祥即怪也夫梅花之白猶烏羽之黑人首其黔矣吳苑有梅亦紅其色余未知其祥邪怪邪姑異而賦之其辭曰　水國方臘江天未春何青帝之作怪放紅梅而媚人脩柯焰發碎朵霞匀認夭桃以何早謂紅杏以非鄰燒空有豔照水無塵仙人之絳雪團來煙苞向暖工女之霞漿染出露蘂含津櫻欲然而取類犬主木以非真上界之霓旌乍降行春之雙旆初陳誰歌麝臍散幽香而不斷誰澆猩血潑繁英而尚新盡覺渥丹而非素休論返朴以還淳至若雪濃濃風習習風欺雷打枝枝濕徐福舟中五百人髼頂未逢皆掩泣又若煙漠漠露瀼瀼露洗煙籠樹樹芳漢皇宮裏三千女鯨鍾聽後齊嚴粧足使萬木羞恥千花伏藏掩素娥之抱朴陋白帝之含章揄爐曉散蘭燈夜張宜玳瑁之筵畔耐燕脂之臉傍蜀水春時濯大君之錦陵驪山宴處舞妃子之霓裳向暖如醉凌寒似傷雖與物以無競亦令人之發狂宋玉聞來難展旄朱之手何郎折去應慙傅粉之光先疑寡耦媚可齊房入何人之玉笛況誰氏之瑳觴含情可狎不誰難量吟成陸凱之詩未知標格羞破壽陽之面懶出閨房天使異衆人嫌弗常苟群萃之不異在聲名之莫彰梅之白兮終碌碌梅之紅兮何揚揚在物猶爾唯人是比木之華兮人之文絲木之實兮人之措髮苟華實之不符在顏色而何以苟履行之克修雖猖狂而何恥矧乎梅之材兮可以爲畫梁之用梅之實兮可以爲金鼎之味諒構厦以克荷在和羹而且止梅兮梅兮豈限乎紅白而已錢塘韋驤集紅梅賦　於宜梅之時得花似梅而所不宜者也非梅耳問其種則曰梅也接之以杏則紅矣問其實則曰所益者異而不能也予感而爲賦其辭曰　慝梅之丹兮衆女慕兮予女惡兮何用智之深寵兮特戕賊其所賦兮雖衆時而則故兮質已遷而非素兮第其華之惟務兮胡喪實而不顧兮彼以爲巧而拙孰揄兮豈身亦然而不克悟兮其本何誅而在所措兮毋自女棄而堪輿之懟兮噫李石方舟集紅梅閣賦　閩茂歲春次于峽下始至有謁主人可者虛治寢之右偏潔寬樾之遠雅主顧謂客且焉此舍橫書與琴中食息矣始以迄今時之易矣彷彷徉徉如遺如忘主人之謂誰而客亦不知身之爲客也夜半朔風隱然動地草木摧落鳥驚鼇閙姚黃魏紫灰冷無氣猗彼嘉樹儼乎庭前含太素以獨秀破小葶之微丹友松與篁真伯中閒幽巖霜其何畏似古人之歲寒夜色布微蒼月沉浮攬衣起步誰與獻酬耿耿清贊忽令膌挍影橫陳以向夕香微脫而不收客曰美哉天贊我也其何不承有琴我援有酒我酌我亦有身焉云不樂蹈大方於無悶味至理於淳樸望三山之匪遙欲翔風之寥闊寔進塊之匪予廢懷歸之敢作然後主人命客之不薄也既醉而夕既醒而晨具衣興巾以謝主人主人曰噫此客能勤矣哉清容居士集紅梅賦　閑閑仙羽朝歸絳都水停雪峙湛焉澄居侯寒主之微影察衆芳之榮枯草藏荄而永蟄木脫葉以無徒彼陰陽之妙斋爲

能迓乎玄虛於是天回景溫撇扶傒促古雲豐融美虹纏屬睒炎州之嘉植淟乎其忽此垢齲也儆藥珠之揚蜜貯初服於太素末九芒之粹精蟠莽氣以內護韻容耿以自持兮抱吐吞而莫吐衣赤霜之羽袍曳文錦之靈佩弃明月之寒璫綴飛瓊以爲琲匪徇色以自矜表貽質之莫昧凜世堂之如焚艷微慍以郤背惟深根固蒂之不可恃兮將求化以養腳翡燁燁之滑稽慣乎惡朱者之見暎鵠浴日以設雜鶴舞丹而希壽念形色之莫踐徒變幻以眩售萬賴凝寂穆然長思絢此的皪申之以辭辭曰貌充心明道之腴兮孫光潔貞愼德驅兮渥丹自持惟受初兮不爍不騰莫可渝兮時至神完吾其數兮吾其數兮物莫與俱兮羅昭諫集　紅梅詩　天賜胭脂一抹腮盤中磊落笛中哀雖然未得和羹便曾與將軍止渴來

梅聖俞宛陵集　送紅梅行之有詩依其韻和　緻緻紅梅肥似蠟濛濛飛雨洒如脂吳郎齒軟食不得翻憶張公大谷棃　家住寒溪曲梅先雜煖春學粧如小女聚笑發丹唇野杏堪同舍山櫻莫與鄰休吹江上笛留伴庾園人　張舜民席上賦紅梅　吾家有嘉樹紅蘂開朝霧笑杏少清香鄙梅多俗趣江居別乘居似見句溪圃坐中忽苦疑結子看春暮　吳正仲求紅梅接頭　君家梅溪上但見梅花白我家家樹紅求枝寄歸客翦接如交情本末不相隔明年寒酒時醉頰生微赤　紅梅篇　昨夜輕雷起風雨朽藥紅芽竹欄土南庭梅花如杏花東家殘朱塗頰酺夢爲裳衣蘂爲組枝爲高居斡爲戶蛺蝶未生蜂未來亦身檢飲無金縷然然有子當助傅說羹落亦不學飛鸞皇后迴風舞此意又笑麻姑與王母句引何人擲麟脯是非方朔設漢武只知此桃不知語樹不著口數而今言之已莫補於我渾丹鳳風羽　鄭獬鄖溪集　迫曉風雪出省詠張公達紅梅之句

雪花障路飛飄灑紅杏鸛歸馬碧蹄疾路破白玉田攪嚮獨長想物境眞可憐朝綾未掛身豪逸倚少年結客上高樓珠箔遮碧天燒酒紫煙沸割炙白膏鮮美人揶素手笑弄琵琶絃醉眼生亂雲不省到家眠俊遊或如失倒指還慘然薄莫出華省下馬燈已燃強笑破老顏寄恨揮華牋說世張公子嗜酒眞神仙拋擲詠紅梅須伊清樽前　公達詩云紅梅花下一樽酒拋擲清香是負伊　再讀再三歎心斷空悄悄起予如蠶絲織愁成短篇　陳古靈集　和程公闢紅梅　誰把繁英染絳脂曉粧紅淡臉前時栽培上苑無多地屬付行人第一枝朔雪有情相掩映東風何事少嗔吹莫嫌冷落天涯遠他日和羹氣味移　王荊公詩　紅梅　春半花纔發多應不柰寒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　梅宛陵詩將使前時走馬回北人初識越人梅　西溪詩話云晏元獻詩曰若更遲開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　苕溪漁隱曰介甫紅梅詩與元獻詩暗合然介甫句意視元獻爲工　江南歲盡多風雪也有紅梅漏洩春顏色凌寒終慘澹不應摧落始愁人　杜詩漏洩春光有柳條言方冬殘梅雖春意猶覺慘澹不必將當摧落而後愁

蘇東坡集　謝關景仁送紅梅栽二首　年來芳信負紅梅江畔垂垂又欲開　梅老杜詩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　珍重多情關令尹　師史記關令尹喜以謂景仁也　直和根撥送春來　爲君栽向南堂下記取他年著子時　酸釅不堪調衆口使君風味好攢眉　先卿盧阜歸記曰遠法師結白蓮社嘗以書招淵明淵明曰弟子性嗜酒法師若許飲即往矣遠因許之遂造焉忽攢眉入社淵明攢眉而去此詩就梅言酸故用攢眉事說風味則是引用淵明事矣　又紅梅三首　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　次公曰杜詩點注桃花細小紅　尚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　石曼卿紅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仕曰先生詩大笑應嚴石曼卿詩云此至陋語村學堂中體也　雪裏開花却是遲　子仁曰詩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鄭谷謂梅也　何如獨占上春時也知造物含深意故與施朱發妙姿　次曰宋玉云施朱太赤　細雨裛殘千顆淚輕寒瘦損一分肌不應便雜夭桃杏半點微酸已著枝　幽人自恨探春遲　子仁曰杜牧詩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　不見檀心未吐時丹鼎奪胎那是寶　朱砂紅銀謂之不奪胎也　玉人頩頰更多姿　次曰頩青輕切楚辭遠遊云玉色頩以脕顏兮精神粹而始壯博雅頩頩怒色也玉人怒則頩紅　抱叢暗蘂初含子落蓋穠香已透肌乞與徐熙畫新樣　養直曰圖畫見聞志云徐熙鍾陵人世爲江南士族善畫花木　竹閒璀璨出斜枝　沈存中長興集　雨中紅梅盛開折送李野夫　輕蓖滿檻簇花鈿雲幕低垂點淚天巫峽人歸衡暮雨阿溪家遠隔非煙少分山客紅雲破擬奪星郎錦帳鮮朱上春風惜寒曉故教開向衆芳前　毛東堂先生集　紅梅　何處曾臨阿母池渾將絳雪點寒枝東墻羞顏逢誰笑南國酡顏強自持幾過風霜仍好色半呼桃杏聽群兒青春獨養和羹味不爲黃蜂飽蜜肥　張文潛宛丘集　同仲達雪後踰小山游蔡氏園得紅梅數枝奇絕因賦二首　與君陟巘踏春泥邂逅紅梅得一枝失腳孤山風露格却成邪酉醉春肌　李正封牡丹詩有國色朝酣酒之句　北風凜凜留高樹融雪涓涓聚小塘三畝山園半春草無人爲結小丁香　王東半先生集　和向監廟紅梅　向來冰艷

歛寒室直侍春來試淺紅大抵一般標格在兩般顏色不須同　巳爲春
風一醉來不知粧鏡凡誰開虛妃只解如飄雪也費陳王八斗才　南人
誤種桃李欄北人疑作杏花看更須結子成佳實留到清和伴牡丹　再
賦紅梅　爲怯清宵短然膏約凭欄頻疑西子醉花誤北人看點露燕支
破啼粧風雨殘莫嫌翠袖薄猶得護春寒　比玉比水俱未切恰是紅兒
兼比雪東君主掌不堅牢也作堪憐也堪折　和李商隱賦紅梅　公主
施朱疑太赤不須主女白如脂由來風骨都相似豈爲丹青別賦詩　梅
蒼間膳起時匀紅行繞大安池北人未識春迷眼妃子偏憐酒入肌更若
蓋年年破臘時玉花飛舞集鸞池獨將艷色添眞色任爾冰肌映雪肌帶
恨不妨紅作淚洗粧終見白凝脂可憐渠有風流句只作歌詞不作詩
玉亞之元夕招客庭下紅梅兩株相對盛開　君家不種通神錢只種春
色留庭前庭前春色誰最妍二女解珮來江邊況況華屋清夜起火樹銀
花月如水自然顏色變韶稚況乃新粧露初洗春初艷粉狄初蓮絳綃廣
袂羅群仙華清池畔嬌無力赤鳳樓中困未眠後來更許誰相擬海棠欲
膽薰穠李亦知等級且追陪格外風流不相似一枝已得歸茅屋窗裏銅
缾窗外竹不禁清絕意蕭然大似佳人依草木閬苑花無世上綠妝香還
入四禪天明朝風雨催歸去花月重圓又一年神清邃美膚清瑟涇渭由
來兩清濁要求繪筆盡芳妍更問尊前老大學　李忠愍公集紅梅　東風
一戲劇會使紅綠爭鬆鬆牆角花朝霞剪芳英自怜冰雪志猥與桃杏并
未應素節改但覺羞顏赬孫標翳塵土蹤香掩蓬荊遊蜂頗知己飛遶千
回輕其奈逐臭夫對之白眼橫主人情不薄愛君成瘦生今來攝從事吏
課殊少程何時把杯酒一洗十枯榮　王十朋梅溪集桃李莫相妬夭姿元
不同猶餘雪霜態未肯十分紅　元賓贈紅梅數枝　江梅孤潔太絕俗
紅杏酣酣風味薄梅花精神杏花色春入蓮洲初破萼花在奇樂堂前蓮
渚中膽瓶分贈兩三枝醒我沉痾不須藥時來以疾在告顧公及早辦芳
樽酒暈冰肌易銷落　次韻洪景盧編修省中紅梅　不爲怕寒貪睡遲
東君妙意端可知雪英零落眼界寂放此孤瘦紅南枝蓬萊更向逸遠地
困在著之後中木筆有天饒姿冰容戲作桃杏色醉臉稚興神仙宜江光
蠟友已前筆黃生後出非同時丹心獨與勁節侶蹤影共浸清漣漪騷人
相顧最不惡何用車馬紛蚩蚩與衣莫惜共携酒對華一展思鄉眉　林李
仲竹軒雜著陪趙守登樓賞紅梅　大絜時爭嫉獨醒人更疑浸隨春色
媚不改歲寒姿霞帶壽陽臉酒融姑射飢憑誰慰孤寂新有倚樓詩　趙

歛撰賞紅梅次韻　西湖獨未賦紅梅留待知音細細開好把新詩稍遣
逸不才空與作雲來　東燭照紅梅再次前韻即席　玉妃初醉下瑤臺
紫霧深深撥不開却恐錯穿桃杏徑高燒銀燭照歸來　陸游劒南續藁紅
梅絕句二首　亭羅山下越谿女戲作長安時世粧白白朱朱雖小異斷
知不是百花香　雪裏溪頭已占春小闌又試晚粧新放翁老去風情在
惱得梅花醉似人　黃公度知稼翁集不與雪霜分素艷却隨紅杏競芳辰
自知孤潔群心妬故着微紅伴早春　少年桃李競青春回顧其梅已丈
人強欲施朱追俗好誰知翻是失天眞　洪适盤洲集不謂天然白今同杏
與桃玉肌添酒暈還是冠風騷　葛立方歸愚集次韻法觀送紅梅栽　羅
襪初凌一水間霜深應怯夜來寒含章簷下渾冰雪却要騷人帶醉看　李
壁鴈湖集次韻張季長紅梅七言三首　江路悠悠無驛使清南行寄懷
公心似嫌大絜翻見疏故染輕紅伴醉吟　絕艷偷春來雪徑絳葩翻露出
瓊林病餘不得陪眞賞秋玩新章抵碎金　琳館清閑異馬曹紅梅折得
助揮毫眼明北客初疑杏笑倚東風亦類桃　露浥檀心滋鼎實春生玉面
散宮醪從今約略施丹粉未害從來品格高　雪裏攜枝東不禁故将濃
艷變輕盈色分鶴頂眞如醉影借蠟輝也自清晚覺鄰公殊嫵媚生憎夷
甫大鮮明上林休舊羣芳首龢笑唐昌浪得聲　范石湖大全集紅梅　酒
力欺朝寒潮紅上粧面桃李漫同時輸了春風半　嶺上紅梅　霧雨臙
脂照松竹江南春風一枝足滿城桃李各嫣然寂寞傾城在空谷城中誰
解惜娉婷遊子路傍空復情花不能言客無語日暮清愁相對生　次韻
知郡安撫元夕賞倅廳紅梅三首　春入林梢一再風破寒勻染費天工
雖然媚蕩新粧別只與橫斜舊格同　千枝乍醒鉛粉退晚蒼初罷蠟脂融
後來顏色休論似夾路漫山取次紅　眞色生香世絕遠煙花池面兩溶
溶楚鄉不待施朱好號國翻嫌傅粉濃　晴日煖雲春照耀溫風霽月夜春
容酒闌且駐紗籠看慢破團團一璧龍　司花一笑爲誰開知得朱轓得
得來疏影有情當洞戶篤香無語墮空杯風生翰墨留連看月入笙歌次
第催來歲如今翻舊唱五雲叢裏望三台　新安絕少紅梅惟倅廳特盛
通判朝議召幕僚賞之坐皆有詩亦賦古風一首　華燈衣盡江梅落別
有橫枝照林薄天教閬苑染芳根小住山城慰蕭索騰騰醉後酒紅醲淺
淡粧成笑靨新斟酌東君已傾倒爲渠都費十分春矜來自懷有風月催
喚清尊洗愁絕花知主客俱不凡一夜光風融絳雪樓頭煙暝吹單于花
梢掛星光有無歸來境熟落春夢夢入鎖香紅綺疏　趙蕃淳熙藁嚴先輩

詩送紅梅次韻　畫道梅花白能紅又一奇渾疑丹換骨不是酒侵肌看
此欸腴色思儂少壯時歲年雖不再猶擬歲寒知　吳芾湖山集歸來到紅
梅下有感　惜花端擬醉花時不謂花開失素期去日横枝纔蓓蕾歸來
滿樹已離披雖知勝賞輸同舍尚愛餘芳繞曲池花亦念予情不淺更留
殘萼寄題詩　棲坎娘先生集潘端叔惠紅梅一本全體皆紅梅也香亦如
之但色紅爾來自湖湘非他種比自此當稱為紅江梅以別之王文公蘇
文忠石曼卿諸公有紅梅詩意其皆未見此種也感歎不足為賦二十絶
舊家桃李種河陽今日紅梅自楚湘根撥送春君意重為移絶艷到吾
鄉
黃姑曾為點冰肌亦有緇塵染素衣何似胭脂天賜與睛香猶在是
耶非　為君手種向南堂誤認昌州移海棠元是玉妃生酒暈帳中仍帶
返魂香　前身施粉忌太白今日施朱恐太紅說似傍人删不信清香萬
斛在花中　厭後鞋紅色漫穠絳桃空自笑春風何人擊碎珊瑚樹惱得
瑤姬面發紅　舊見寒花蠟蒂紅寧知沁入雪膚中絶憐金谷佳人墜到
地餘香散曉風　梅花幾種畫相聞老矣才欣見此君相與對花大字飲
絶勝歌舞醉紅裙　人間丹桂亦微黃未見紅花鮮有香惟喜此花兼衆
美麝臍黃徹絳紗囊　初移湘水一枝春賸饒還欣為我分夢入山房三

十樹何時醉倒看紅雲　歲晚紅英繞東柯玉人無那醉顏酡廣平賦就
如逢汝鐵石心腸可奈何　少陵年後詠花開未見胭脂一抹腮可惜當
時詩興動止因東閣看官梅　坡翁着意賦三詩謾說穠香已透肌若見
此花應絶倒惜君生晚不逢時　花品無庸定等差國香國色屬吾家海
棠正自慙羸俗莫鬪漫山桃李花　不學江頭玉樹寒壽陽紅粉舊粧殘
嬋娟可是慙隨俗莫作金沙鎻骨看　客來試與倚欄干拂拂清香觸鼻
端盡傲北人渾不識不應敢作杏花看　全體江梅臘裏芳紫綿新拂漢
宮妝臨川借得江梅句傾國天教抵死香　詩老為花空自忙想應未識
此奇芳青枝綠葉何須辨桃杏安能如許香　只說梅花似雪飛朱顏誰
信臘香隨不須添上徐熙畫付與西湖別賦詩　縞裙練帨玉為肌誰賦
微頳向北枝若使雕虬見顏色定須將此比紅兒　自昔梅花雪作團紅
梅曉出可人看江梅不解追時好秖守冰姿度歲寒　南枝零落北枝殘
失喜新粧苦耐寒莫道北人渾不識南人幾作杏花看　許綸涉齋集梅格
依然在詩家莫認桃縱煩金井水終近楚人驗　蔡九峯集一樹芳菲露短
墻絲霞千纓帶斜陽東君賦予知何意剩與胭脂使當香　楊誠齋荆溪集
南齋前衆樹披猖紅梅居間不肆因為斵剸　道是司花定有神元來造

化在詩人掃除碧樹無情朵放出紅梅恣意春須安世海棠後編次李校
書韻嘲閣下紅梅　託迹千花冀可曾冰姿何敢露秋毫秖隨婢子希紅
藥肯信仙家有碧桃照影日華烘玉頰承恩衛勺醉香醪自拋臘雪芳唐
夢應羡春風畫閣高　瘦影從來雪不如宿醒誰見綺霞舒道山堂下春
風面還向天涯伴校書　館中紅梅一株最盛年例作賞花會已賦四花復
得紅梅因念閣下舊賞遂足五花之韻　吾家不復夢蓬瀛忽見紅梅眼
暫驚獨樹正當雲閣起艷粧斜照石渠明頗疑朔雪傳春信長倚東風記
曉醒歲晚江湖逢驛使羞多無奈臉霞生　韓淲澗泉集春山看紅梅　年
年常得醉君家今日紅梅正着花點注初非桃有豔横斜寧與李爭華依
然竹外居林下况復山顛與水涯步遶孤根香更在高懷無惜共流霞
次韻紅梅　臘香疎影入深杯人恠新粧不是梅秖恐水清驚俗眼故移
酒暈入花腮　蘭生林處元同臭杏滿園時肯亂陪遲日豔陽天氣裏有歡
贏得倒金罍　周益公大全集次洪邁館中紅梅韻　紅羅亭深宮漏遲宮
花四面誰得知　南唐苑中有紅羅亭四面專植紅梅見雜誌　蓬山移植自
何世國色含酒紛滿枝初疑太真欲起舞霓裳拂飾天然姿又如東家窺
墻女旋朱肽粉尤相宜不然朝雲頗薄怒自持似對襄王時須史燕支着

雨落整粧俯照含風漪遊蜂戲蝶日採擷嗟爾何異泯之蚩　提壺火急就
公飲他日隨馬空啼眉　朱晦庵大全集紅梅　聞說寒梅盡乘芳去已逢
冷香無宿葉穠艷有繁枝正復非同調何方續舊詩　廣平偏嫵媚鐵石誤
心期　似桃非桃杏非杏獨與江梅相查晚天姿約略帶春醒便覺花容
太柔婉霞腸激灩玉妃醉應誤劉郎來閬苑會須參作比紅詩莫學增頭
等閑見章甫自鳴集諸公過易足為紅梅一醉醉後率然成數語　一冬
雪興寒俱少青澤春來頗傾倒長寒病嬾不出門未覺心情被春惱花木
今春種種遲眼明始見紅梅枝容華頗稱俗子意風骨獨有詩人知人生
百年誰滿百去日漸多來日窄衰顏已減舊年紅短髮明年應更白覺頭
有酒不用沽有較得隨家有無主人頹然客亦走明朝無事重來不隊景
萬集句紅梅五言二首　輕紅照碧池鄭谷背日兩三枝祖可不肯先春蘤
杏左緯芬芳共此時薛逢　粧早臘脂冷毛滂吟看莫忘休方千不將冰
雪面呂居仁壓得杏花羞左緯　七言二首　神疑姑射今仍在韓持國
天賜臙脂一抹腮羅隱要避冰霜發妍笑惠洪故應不向臘前開鮑欽止
壽陽粧韻太矜持盧象酒暈無端上玉肌東坡辨杏認桃君莫謾王履
道却呼桃杏聽摩兒毛滂曹彥約昌谷集同官約賦紅梅成五十六字

淡中着色似狂顛心與梅同達不然奪我焉丈寧免俗宜無膏沐獨爭
先辨桃認杏何人拙壓雪欺霜政自妍只恐東君招不得好修猶在竹
籬邊 再賦四十字 雪月共高寒求多意未闌林逋五品服宋璟九還
丹老友松筠健賢宗非雞酸任渠蜂蝶鬧難作武陵看 劉後村集憶昔矜
容色如今懶抹塗誰能面皮皺施粉又施朱 閬苑花神妬艷妝家圃吏
偷春當時傳一二本今日化千億身方秋崖集君用致紅梅云不開數年
矣 山家已作枯槎看帶雪移來却自春一夜端摩花意思寧將醉面向
村人 再用韻奉酬 灞橋爭洗冰霜面拂略潮紅笑向春莫作野桃看
過了煩詩說似武陵人 昔公安在見何晚寧欲霜埋不受春不是三生
曾一面寧堪開向世間人 陳杰自堂存藁紅梅 千樹江頭雪作叢一枝
故故犯時粧分明瑩薄裁瓊玉不比臙脂抹海棠 須紅玉張盧濱詩杜圃
九日紅梅主人以爲瑞彭潛心索賦 鞠後西風醉飲醇醞香釀影奪初
春幾年江縣依綠舊一笑孫枝造化新鈿翠半偏如意快鑰魚饒放守宮
人是誰不識花爲瑞分寸躋攀及太真 徐㤞詩紅梅 江梅開盡臘梅稀
又是紅梅占曉枝却憶東坡詩上語淡粧濃抹總相宜 喻良能香山集亦
好江梅變紅仲大李直二弟有詩因次韻 蕭蕭亦好耐寒枝天與風流

一段奇刻玉不唯工傲雪施朱端欲妙凝脂佳人賴頰今纔見公子酡顏
項未知便好作軒名顛有二難連璧賦清詩 吳順金溪集次邦憲宣德紅
梅詩韻五首 攀條弄蘂苧羅人半釋金翹笑整巾慣見冰肌斜映月似
驚酒面暗生春 詩翁思苦饒先醉畫史愁多恐失真寄語東風爲披拂莫
教容易惹芳塵 年來惱亂探花人裂盡陶公漉酒巾傳粉早工欺白雪
施朱更欲媚陽春 衣冠未怪多儕俗花木無情亦喪真他日和羹何所賴
紛紛行見滿前塵 玉骨冰肌冷照人匀紅輕逆絳羅巾更無凡木能爭
艷定向壺中別得春 久稔新詩能寫物須知鑄酒可藏真寄聲閉戶英夫
子體取居塵不染塵 中立以詩從邦憲具酒賞紅梅而予首未嘗赴僚友
酒會邦獻答詩有呈子回車之句故及之 留情賦詠盡聞人似得吳姬
爲執巾蝶趁梢應容辨色桃腮無復敢嬌春 似嫌素艷同姑射着意新粧
學太真栽近華堂歌舞地未容車馬送纖塵 絕品花逢絕俗人吟看屢
倒接䍦巾剩煩自昔多餘力痛飲于今莫負春 喜事種名雖有素屢空此
語恐非真 大凡以詩從邦憲爲紅梅會而邦憲答以鞭士塵故有見句 典
衣貫酒猶非惡醉任清歌落暗塵 任希夷斯庵集仲一弟梅花一絕併閒
丘王父 槃槃霜林白玉闌誰將紅糝亂青枝天憐粉面太孤絕故遣施

朱出一奇 李曾伯可齋集和傅山父紅梅韻 獨立千林壓衆葩正由風
骨傲烟霞誰教牽玉峰頭客也染紅裙一幅紗 節士恥隨時世粧若爲嬋
娟着春裳如何清淡甘天分莫與兒曹較色香 何瀆小山雜着紅梅 冷
淡梳粧不入時故將粉面以朱施風標可作孤山歐枝葉能令北客疑 及
與松筠論舊故未容桃李強追隨芳名亦占羣花上所恨無功到鼎彝
館中賞紅梅 石渠南畔小闌干一種孤芳萬玉攢應爲癯儒嫌冷淡故
將素面汙鉛丹花前酒盞渾如夢池上詩盟幸不寒去歲寧齋故事故云
美景要須公管領轉頭還作隔年看 徐安國西窗集紅梅未開以湯催趁
之 頻將溫水泛花枝催得紅梅片片飛恰似鄰家窮媳婦半生猶着嫁
時衣 方澄孫綗錦小藁紅梅 不但色穠華更覺香幽迥笑殺海棠仙見
抱惆材恨 吳則禮北湖居士集 楚州紅梅如許紅作魔猶有幾信風天公
笑人但飽飯不辨青春看花眼呼兒徑買北神酒澆我㵎觿說詩口莫教
一片飛黃昏喚取百舌來細論 客有自南徐來者云紅梅已開作此
十日天寒守圭竇今朝對客何佳哉春催江上紅梅發雪喚淮南青子來
從兒作相論句發乞我澆嘍持酒盃半世儒冠今種種端須捜取鼻頭回
胷動之盡贅堂紅梅欲發作此閒訊 江南風雨餘幾信有底淮南春

事遲憑君料理王妃面快作酒紅生暈時 韓元吉南澗集紅梅 不隨羣
艷競年芳獨自施朱對雪霜越女漫夸天下白壽陽還作醉時粧半依脩
竹餘真態錯認夭桃有暗香月底瑤臺清夢到覺裏新換舞衣長 林希逸
竹溪集臨清堂前觀紅梅作 濱溪竹伴老梅叢種風姿與杏同直者
倒垂橫者度水中同樣影青紅 姜特立梅山續藁紅梅 元只也自不落
莫探借春風紅樹枝姑射肌全映霞珊壽陽粧誤點臙脂長於山杏難爲
弟配以江梅合作妃滿面發紅緣底事如逢太子莫相闚 劉忠肅公集再
次紅梅二篇秉簡李質夫 色不大讓始是華仙家林觀倚雲霞春酣白
玉醅香入日射紅雲翦影遮猜莫亂能淡竹抱枝寒落更疎斜閒都誰
與論高下未愧蟠桃賞碧花 春工着意與年華換白添紅翦絳霞肉色
膩勻宜日上天香清冷怯霜遮半臨回岸綳皮動巧映朱扉錦徑斜爲寄
瑤林主人語爭妍應有曲房花 次韻蔡景繁紅梅三首 故人江驛寄
瑤華紫玉枝頭散嫩霞日暗露桃春尚淺醉餘粧面粉難遮綠溪地靜東
風過雕檻香寒曉月斜水斷琉璃聊自喜不堪塵眼紙空花 蕭疎仙梗
擢芳華巧刻瓊瑰傳淡霞專借本非桃杏比醒顏聊與雪霜遮香含暮雨
欄邊散艷倚春風檻上斜聞說尊前偏屬意青黃未粉更無花 仙閬瑤

林冠物華鍾英明娟光晴霞酥裝卻費臙脂筆燕肩頳蜂枝適天上念
奴春醲足風前飛燕舞容斜後房宜勸歌聲〻愛惜今年第一花蘇洞今
洪常集紅梅　遊仙一曲夢初回依舊江頭非雜才歲晚應嫌大孤寂未
妨隨俗引三杯　天與清高耽我過歲寒只合老岩阿無端自學開桃杏
只恐情多事亦多　爭觀非白亦非紅開落那知色是空綠葉成陰花又
子幾將心事託東風　空墻碧水芳菲處泣盡臙脂恨不銷不遣二妃陪
舜葬故應淚沁雪枝條　韓子蒼詩扣吉甫紅梅絕句　春風着意併寒梅
淺白輕紅一道開竹屋西頭如有路扶藜不問主人來　路入君家百步
香隔簾初試漢宮粧直疑夢到昭陽殿一簇輕紅繞淡黃　石曼卿詩梅好
唯傷白今紅是絕奇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烘笑從人贈酡顏任笛吹
未應嬌意急發赤怒春遲　晁無咎詩嬌朱淺淺透冰光瘦倚疎篁半出墻
雅有風情勝桃杏巧含春思避冰霜融明醉臉籠輕暈欲掩仙裙藏嫩黃
日暮風英墮行袂依微如着領巾香　趙昌臣金水集試院中愁坐叔獻學
博忽送紅梅小桃數枝坐念春物駘蕩西園閉鑰不得一觀作詩破悶兼
簡張大學仲山　數日天氣殊未佳大書如山眼生花忽遣官梅入吾室
政爾東君解留客蠟梅無韻空有香紅梅亦復清而莊此花韻勝開較晚

天許風流嫁海棠海棠春驕驕未足環兒酒暈紅潮玉不應更有林下風
翠袖天寒倚脩竹銀瓶亦有小桃枝蒨裙游女窺荊籬青枝綠葉不須問
自有月影溪光知冰花不肯相媚嫵來伴詩人作詩苦橫斜影落水心中
融入詩中作奇語古來詩人例多窮把酒對花酒已空亦知寒食只數日
醉夢不到西園中天上公子被花惱一笑回波嘲拷栲不須區區索酒錢
但可煎茶對花前　張偘拙軒集紅梅　天然標致出群品綠葉青枝說太
狂卯酉醺酣紅玉軟春風觸撥瑞龍香清臞尚餘山澤相淡薄強隨時世
粧更道北人初不識杏花應不敢承當　挂公許滄洲塵缶編群仙進夜倚
欄時東閣詩成一段奇休遣北人輕辨認杏繁較似乏清姿　中州元氣集
房灝詩天生玉骨更未頳一種春風顯兩般草木也隨時事變艷粧要入
俗人看　麻九疇　姑山仙子絳羅襦只是當年玉雪膚向使劉郎前度
見桃花那得冠玄都　且隨凡艷屈真心縱點臙脂未肯深喜殺還花塲
上客前村容易雪中尋　元是風神林下秀不應肯林市倡紅未能免俗
花猶爾何怪時粧列漢宮　施粉翻嫌太白多故將丹色調陽和黃昏一
任群花妬奈爾從來玉骨何　已教結子更未頳天意誰言好處慳不似
狂花等閑落一聲長笛滿關山　李石方舟集零落孤根玉雪團天孫剪月

試天寒凡間諱白驕紅紫却把梅花作杏看　中興江湖集高氏紅梅花
帶雪匆匆別楚雲天寒休約見湘君只疑不合瑤池去引得春風入
九分　方惟深和周楚望紅梅用韻　清香皓質世稱奇試作輕紅更自
宜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直教臘雪無嚴處只恐朝雲有去
時溪上野桃何足種秦人應獨未相知　牛士良紅梅詩　隴頭人未來
江南春幾許惆悵玉笛聲吹落臙脂雨　中州集趙達夫詠紅梅　西湖句
好已成塵蠟點都能幾許春之與瓊兒薄梳洗李情留待月中人　元日
能　天上瓊兒白玉肌吳粧略約更相宜認桃辨杏由君眼自有溪風山
月知　嚴老同賦云一點清香透雪枝中郎得杏花天詩者謂一詩可意
而白能為工　黃敏求橫舟小藁施知言雨後道間見紅梅　玄都壇只工堂身
輕裊湘裙步曉陰昨夜雨肥添酒暈紅情繁得十分深　趙師莪詩郡圃梅
花間有如微點臙脂者因以記之　誤着臙脂注玉容新粧偷約牡丹風
東君細把南枝看喚作梅妃一捻紅　舒岳祥閬風集問信紅梅二章　花
到紅梅真有韻人生白髮未宜愁只須貪就花前醉如此風流亦不休
東白千林須雪重朦紅一點着春多晚牆瘦更平泉去如此風流奈老何
對紅杏梅　雪裏紅梅樹尊前白髮翁莫求形色似風致許渠同　十

二月十七日歸故園酌紅梅花下十六日立春今年剩有冬一月今冬光
得半月春留春借冬皆樂事但苦世上無閑人十日梅花如雪浪夜色晨
光迷混漾就中紅香清且妍風疏故在海棠上昨夜十明天不寒夢中走
馬來花前舊時都下十金買翻身草葉又直錢時青貴邊初獻近之不見
之緣可憐今朝起揀白鬢醬未能免俗剪花娛子事皺眼淚石滑千挂酒
懸長魚無人對飲花為伴十奴亦解吹長笛花應滿我老而狂起舞踏影
月凌亂老人更醉三十年不為酒仙即花仙　紅梅　掃盡西風萬葉紅
梅花一色照青空天公又恐太枯淡故着紅藍染雪叢　耶律楚材湛然
居士集紅梅以俗謂詠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之句為未盡故作此詩之
瘦損佳人冰雪姿天教粧抹入時宜小桃嫌鍊翠雲篆疎杏驚看碧玉枝
李白詩成怒妃子吳宮宴罷醉西施而今尋遍黃昏月只少西湖處士詩
大仙皎皎事羅常淡抹濃塗總不妨酒暈半潮妃子醉臙脂初試壽陽粧
肯同桃李逐蜂蝶本與松筠傲雪霜顧影也應悲漢室臨風猶似怨三郎
鄱經陵川集望京府賞紅梅　汴梁宮中絳梢梅移向汴河堤上栽青條
團措杏花顆瑣隱向陽才半開張公小隊呼我飲風色偃蹇寒氣凜玉街
徑路黃河冰貂帽貂裘錦金鞍細馬歌舞人雪壓小橋不動塵入門

下馬蕨花宴紅蓮舊府花正新玉川金液碧香酒折花遍插分素手春透寒梢未全綻風流正要臙脂瘦骨梅不用歌落梅緩歌却看銀笙催愛香細擷生霞藥浮動雲腴嚼一杯本是前村冷蘂花不稱王侯將相家明朝會散更向明月底藉雪凍吟蹤影裏　董思學靖傳翁百花詩此花粉紅標格猶誇曰梅而繁蕊枝滿則宛如杏花姿元獻移植西岡園內荊公詩北人渾未識渾作杏花看　瘦倚西岡石闌陰玉容忽抹艷粧深染春應借東君手眩眼曾疑北客心霞吐丰姿情脉脉雪遺香影夢沉沉謝錫風景清明近錯認廬山種一林　倪遠金淵集東園賞紅梅　花姨夜擣守宮血染就南枝花貌別宿酲未解春正酣一片晴霞消凍雪莫道有人疑作杏老眼頻看亦生纈東閣更有夢綠華精神標致尤清絕先生焚香讀書處把酒花前相賦熟葦蜂知香不知色一枝肯許兒童折兩株橫卧處士橋夢中歸踏孤山月　虞集道園學古錄于仲元舍賦紅梅　白雪不成夜丹霞遂崇朝妙質承日映飛英向風飄醉來紅袖近歌罷絳雲消揚州問何遜何似董嬌娆　次韻陳溪山紅梅　冰雪肌膚渠絳雲歲寒林下對吟身先天氣至渾如醉初日光融轉更新白髮無能酬造化金丹有道駐長春少年莫笑詩成處傾倒相歡忘主賓　春曉紅生島嶼雲此中儘着兩

閒身不愁花笑髮蟠白誤說人傳句法新曲水徘徊天上日深杯斟酌自家春繁英未落須頻到翠實金盤尚及賓　雪後孤根發暖雲栽培本自一人身紫薇遺意咸千古絳萼深期又一新忠厚敢忘嘉樹賦沖和思廣此枝春若爲揮予猶堪教三祝三加望大賓　張西岩集賦趙西湖宜慰紅梅　小園處處可藏春一樹紅梅最可人應鮮詩人有新句樽前也作醉精神　扶疎脩竹逕相映梟娜垂楊未敢伐一片絳雲飛不去東風吹影落池心　陳深源片雲山人小藁紅梅　便着臙脂也不同比桃嫌媚杏嫌穠夜來定與師雄飲早起花間帶酒容　宋本至治集趙彥可家紅梅　誰染燕支徹骨濃醉痕常掌倚晴空可憐萬古孤山月只見冰姿冷淡中萬斛生香散曉霞南枝滿意占芳華北人今日多經慣不向東風喚杏花楊仲弘集次韻羅雲叔紅梅　玉人中酒殢芳華盡壓東風百種花樸被冬深裁異錦篝灯夜永障輕紗纖凝露沁蜂腰蠟容益雲蒸鶴頂砂萬閒閒風何處在相期高舉薦晨霞　梨雲無夢倚黃昏薄倩未鉛蝕泪痕宿酒破寒薰玉骨仙丹偷煖返冰魂茜裙影露羅衣捲霞佩香封縞袂溫回首孤山斜照外尋春誤入杏花村　吳舜舉吾吾類藁畫閣圖絳雪羅襪絕滑塵蘊骨朝酣酒濃香淺殢春翠屏寒影瘦鸞鏡曉妝匀莫聽樓中笛

新贊故惱人石抹良輔　集壽陽浴罷赴瑤池酒拳雙腮半醉時紅肉映沙增百媚何須膩粉傅臙脂　拋滕吟　橫斜踈影蘸清池姑射仙人獨步時猶恐世人稱淡薄故將天質浣臙脂　徐宋二先生湘行藁和大總紅梅韻　急風烹龍泣玉脂珍珠紅暈上梅枝染根仙子隨時好認業詩人被眼疑踈影暗香元不似淡粧濃抹總相宜海棠若見應羞死桃李漫山俗可知許棐梅屋集紅梅　不堪冷眼黃昏月強倚春風作杏粧雖得容顏暫時好欠他肌骨舊來香周清詩姑射仙人笑臉開肯將脂粉涴香腮只因誤入桃源洞惹得春風上面來武朝宗藏拙餘藁雖紅不艷自清臞時復湖邊見一株因笑北人看作杏杏花還有此香無王志道詩穠華不與衆芳同偏愛施朱立曉風莫道春來無酒病臉霞猶帶夜來紅桂水詩紫府移來姹早芳玉容寂寞試紅粧花含曉雨臙脂濕枝逺春風絳雪涼徐介軒詩寒香冷艷綴輕枝誤認夭桃未放時盛飾霓裳陪越女不施粉黛抹臙脂　輕盈弄月醉霞觴嬌軟酡顏褪曉粧縞素叢中紅一點好花終是不尋常　香梅爛熳見紅梅白白朱朱次第開料得故園春色滿有人花下正徘徊楊平洲詩誰將醉裏春風面換却平生玉雪身賴得月明留瘦影苦心香骨見天真　洗業齋詩才是臙脂半點侵更無人信歲

寒心自來不得東風力又被東風誤得深陳景沂詩色異名同失主張厭寒附煖逐華芳當知不改冰霜操戲學陶家艷治粧鄧文原詩奉謝仙雨高士惠紅梅　空谷彤霞護冷妍移根來自羽衣仙玉爐曉結丹芽嫩琳館春浮絳樹先醉裏形神涵太素靜中空色悟真玄十年不見南枝面擁得詩翁賞酒錢　廣文趙公集紅梅花橫幅錢書溪畫　枝葉已殊桃杏孫根猶占春先汗血行人渴處須君沃渴丹田　國朝僧妙聲東皋錄題紅梅　妙德清涼地春風駐翠華因陳三獻酒玉色絢晨霞周巽泉性情集彩鸞下雲壑歲晏停香車素妃持絳節丹臉含蘂砂謫居雕仙苑步出東皇家朝迎暘谷日暮飡赤城霞尚怨芳華歇飄忽今人嗟貝廷臣清江集時世新粧學內家爲人錯認武陵霞百年艮嶽空留樹一夜春風為染花月裏嫦娥羞素服山中仙客餌丹砂也知風骨依然在雪後黃昏瘦影斜龍門狂僧老萬回臙脂常染玉堂梅木杯何日過東海拾得海底珊瑚來　紅羅亭下又春風小鳳飛來樹已空後主當時歡宴處新花如火照唐宮　野橋山店記年時曾領春風有一枝却咲羅虬不解事自篇空賦比紅詩　山杏一株臨大路宮桃千葉倚空墻如何冰雪羅浮女也學春風半面粧劉璉自怡集次韻瓶中紅梅　冰肌天賦玉團團誰染丹英比

木鄉不共小桃爭艷治自陪僧竹報平安瑤池隊裏春風細紫臺羣中夜
月寒折向膽瓶看未足一枝還雜竹皮冠 紹興府會稽續志紅梅城圍中
及他邑皆有盧天驥剡中闕邑官登迎薰堂紅梅詩 河陽滿縣栽桃李
風過落花吹不起潘郎遠韻故不凡爲米折腰聊爾爾剡溪詩尹亦可人
作堂餉客名迎薰雖無桃李纖濃令紅梅一朶香入雲自憐多病緇衣客
百年未半鬢先白長鞭短帽飽霜露田園將蕪身未索何日背琴歸瘦筇
鳴絃堂上迎薰風梅香已斷葉初暗滿林看子熟煩紅寄聲艇子可留意
爲我沿溪撑短蓬 李龏梅花集句小萼裁成絳蠟勻 石足如 繡難相似畫
難真 方千 春風用意勻顏色 鄭谷 未怕青腰玉女嗔 王介甫 任是臣中禿
集玉人睡起宴初酣斜倚東風力不堪肌骨可憐消瘦盡相逢猶是在江
南 庚溪詩話毗陵薦福寺紅梅閣士大夫留題惟程給事致道淇嘗有
詩其略曰 春風如醇酒著物物不知居然北枝後造此白日見春風日
浩蕩醉色回冰肌所恨培雪根向來歲寒枝差池弄芳晚坐令顏色移頗
色固嫵媚清香無故時意新語妙又存坰才苟作如嗅于向詩題紅梅
王質謹將渠舊紅羅浮仙子醉春風從今須已如秋杏憔悴孤高自不
同 山陰棗瑾詩昨夜瑤池醉王顏曉粧濃試破青寒應憐鬢雪冰肌瘦已
與春風換骨丹 畫紅梅 一夜花房賜守宮丹青誰爲寫徽容却疑邪
酒傷多後銷帳春寒睡正濃 僧無詰禪師集題畫紅梅 楊柳橋西啼乳
鴉青樓一簇凍臙霞吳姬半捲朱簾笑不似桃花似杏花 宋玄僖東庵集
爲胡生懋題王時敏紅梅畫 去年京洛寸心酸歸到江南淚未乾泣血
只疑花賤淚故園不作杏花看 胡生襄以父喪還自京師有泣血之哀
而事毋讀書不懈有足念者故爲賦此詩 題紅梅畫四首 莫向羅浮
月下遊天寒有酒豈銷愁暮年作賦江南客可使紅顏對白頭 春色隨
人雪裏歸玉堂清夢已相違宮袍莫怪裁雲錦更有緇塵染素衣 玉顏
爭洗西湖水一見令人日夜思圖畫僞真誰爲到東堂西抹費臙脂 幾
年冷落在深宮不入霓裳舞隊中欲待君王同一笑也將紅袖拂春風
題紅梅畫三首 自喜春光早翻憐月影孤鐵心亦愛惜不肯擊珊瑚
縞帶何時換紅裳向日明天寒看翠羽春近憶黃鶯 日遠江南路愁深
洛下塵淚痕都是血寄語鐵心人 盤戩龍湖集 龔大老紅梅爲張邦秀
題 鶴膝橫空綠玉翹頂未新試不全嬌香凝萼臉春先轉曉溢丹砂雪
易消殊色未知逢驛寄羣芳須讓勝緋朝早知塞北無人識別寫新詞付
隴頭 冰雪姿容舊寫真一枝留寄隴頭人相逢若問今消息爲說江南

別有春 欽□□□州 題王元章紅梅 我本北人到奇家慣從胡上看橫
斜容中忽睹春風筆眼亂初疑作杏花 劉秉忠藏春集題畫紅梅 水晶宮
裏玉真妃宴罷瑤臺步月歸行到赤城天未曉兮霞飛上六銖衣 又夢
與有紅梅未賞致遠督以長句次韻戲之 道人自以廣平期奈此嫣然
竹外枝慣見縞衣和月色却憐紅雪上冰肌清尊合遣諸公集綵筆先成
一段奇爲語北人須細看不應繁杏竊幽姿 綽約多丰度丹霞紫玉軒
成功還九轉來宴杏花園 燦爛珊瑚琢盈盈瑪瑙杯東風吹不醒扶醉
上丹臺 西湖林處士日日酒盈樽消得梅花醉題詩半掩門 丹熙陽
初轉飛升綠萼仙東風傳絳雪先占小春天僧宗吟全室集題紅梅 美
人前度見壽服雪宮來今日春風裏紅顏一笑開顏林集題紅梅圖 醉
仙醉宴藥珠宮蹁鶴歸來夜月中三日天風吹不醒玉顏猶自帶春紅
真西山詞 蝶戀花兩岸月橋花半吐紅透肌香暗把遊人誤盡道武陵溪
上路不知迷入江南去 先自冰霜真態度何事枝頭點點臙脂污莫是
東君嫌淡素問花花又嬌無語 石耆卿詞青玉枝頭紅頰吐粉頰愁寒濃
與臙脂傅辨杏猜桃君莫誤天姿不到風流處 雲破月來江上住要共
佳人弄影參差舞只有暗香穿繡戶龍笛一曲驚吹去 當時踪跡春正
月八日借携劉氏樓居翌日早起賦餅中紅梅以蝶戀花歌之 冰裡鉛
華臨雪徑竹外清谿拂曉開粧鏡銀燭銅壺斜照影小樓愿斷江雲冷
香透羅幃春睡醒如許才情肯到枯枝杏客子新聲誰聽瑩孤山決與林
和靖 王龍圖竹雪窗語 留春令 王妃春醉夜寒吹墮江南風月一自情
留館娃宮在竹外尤清絕 貪嬌鬧時風韻別向杏花休說角冷黃昏艷
歌殘怕驚落臙脂雪 毛滂東堂集木蘭花當日嶺頭相見處玉骨冰肌元
未好近來因甚要濃粧不管滿城桃杏妬 酒暈晚霞春態度認是東君
偏管顧生羅衣腿爲誰羞香冷熏爐都不覷 維揚志趙師龔減字木蘭花
詞江南春早春到南枝花更好不比尋常深著臙脂學弄粧壽陽開無拂
拂紅霞生酒面從此漢橋步障龍騰著絳綃蘇東坡集定風波 好睡慵開
莫厭遲自憐冰臉不時宜偶作小紅桃杏色閒雅尚餘孤瘦雪霜姿 休
把閑心隨物態何事酒生微暈沁瑤肌詩老不知梅格在吟詠更看綠葉
與青枝 菩薩蠻 嶺南江淺紅梅小小梅紅淺江南嶺窺我向疎籬
疎向我窺 老人行即到到即行人老離別惜殘枝枝殘惜別離馬古州
詞 花心動 雨洗臙脂被年時桃花杏花占了獨惜野梅風骨非凡品格勝
如多少 探春常恨無顏色試濃抹當場笑相時節千般冶艷是誰偏好

直與歲寒共保問單于如今幾分嬌小莫怪山人不識南枝横玉自來
同調豈須摘葉分明認又何必枯枝比較恐桃李開時妬他太早吳感詞
折紅梅 昔遶鶯春冰漸初泮微和漸入東郊時節春消息夜來頓覺寒梅
數枝爭發玉溪仙館不是箇尋常標格化工別與一種風情似匀點臙脂
染成香雪 重吟細閱比繁杏夭桃品格真別只愁絲雲易散冷落謝池
風月憑誰向說三弄處龍吟休咽大家留取時倚欄干間有花堪折勸君
須折 又 覩南翔征鴈踈林敗葉凋霜零亂獨紅梅自守歲寒天教最
後開綻盈盈水伴踈影蘸斜清淺化工似把深色臙脂恠姑射冰姿剩與
紅間 誰人龍春侍金鎖不開凭欄先看曹飛落壽陽粉額粧成漢宮傳
徧江南風駭春信寄一枝清遠對酒便好折取奇葩撚清香重嗅舉盃重
勸 又 攏消殘雪曲水流斷一氣潛通羣花冷未吐夜來梅蕚數枝繫
紅光奪化力發艷色不染東風信恁曉風難壓精神占青春未上別是標
容 天香漸香似蓬關玉妃酒困嬌慵只愁恐上陽愛惜和根移種瑤宮
歸驛使折贈處庾嶺溪東又須寄與多感多情道此花開早識遊蜂 又
倚危欄清曉徘徊探得南枝初綻逼春意漏巧關寄東君首先回緩盈
盈素面剛強點臙脂深淺是他自有標格清香恣千種妖饒萬般閑雅

移時細看算濃雪嚴霜怎主拘管也莛是小桃未蕋依約杏添清泮笛聲
休怨恐怕使芳羣零亂侍須把酒守着花枝願期與花枝久長相見 又
憶笙歌莚上忽忽見了相別紅樓暖畫簾繍閣曾共鬢邊斜插南枝向
暖北檻裏春風猶怯也應別後不減芳菲念咫尺欄干甚時千里折 清
風閒發如天與濃香粉勻種類紗窻影故人疑處冷落暮天殘雪一軒明
我悵望花爭情切使教儘做都不思量也須有驀然上心時節韓滮澗泉
集十三日小圃梅枝微紅點綴便覺可句 賀新郎 梅藥依稀矣歲華深
偷然但把杖恭附倚山遠荒林紅葉下落日孤城煙水意興寄云何則是
底事踈枝横絕峭未吹香便與花相似不忍折爲之喜 寒雞萬點霜風
起正人家圃狀芋栗小槽初美欲醉可誰因一飲擬賦纔成又止老態度
渾侯髮齒摸索孤根春在否任紅紅白白背桃李空爛熳豈能爾 紅梅
已謝 紅梅已謝杏花開也一片海棠猶未春風吹我帶湖煙甚恰限新
晴天氣 黃昏樓上燭花影裏拼得那回滋味腊壓紘索拂纖纖黃留取
巫山十二嬾窟詞 滮溪少 次韻王子弁紅梅 倚醉懷春翠黛長肉紅衫
于丰窺墻蘭湯浴困嬾勻粧 應爲長年飡蜂雪故教丹頰耐清霜弄精
飛襪笑馮唐李攜避竹溪集滮溪少向日南枝不奈積無風蜂雪自飄零

畫樓更作斷腸聲 小側金荷迎落蘂高燒銀燭照殘英生愁斜月酒初
醒 劉須溪集添字浣溪沙 淺淺胭脂淺着梅温柔不上避風臺若比杏桃
真太識奪銀胎 汗面拭來慵傳粉酒香濃後暗潮腮嬌嫩不應醒似醉
有誰猜 虞美人 娟娟二八清明了猶說淮陽早錢歐陸譜偏花王紅
到壽陽也不說淮陽 此花地望元非薄回首傷流落洛陽間不斷春風
怎不當時道是洛陽紅 王邁民詞 誰染深紅酥綴來意濃含笑美頰開謨
認浣溪人飲罷上香腮 辨杏疑桃稱好句名圃色異占多才折得一枝
斜裊鬢墜金釵 葉少蘊詞 臨江仙 昨夜新陽回候管芳菲正滿霜林此時
珍賞重千金誰知紅粉艷還有歲寒心 風動霞衣香散漫酒離丹臉深
深妖嬈偏稱美人簪一枝無處贈折得自孤吟 王晉卿詞 畫堂春 令畫堂
霜重曉寒消南枝紅雪粧成捲簾疑是弄粧人粉面帶春醒 最愛址江
臨岸含嬌淺淡精神微風不動水紋平倒影鬪輕盈 黃鶯兒 香梢勾蓋
光廻暖點點臙脂輕襯紅葩隱映踈篁紅翠相間方瑞雪乍晴時愛日初
添緣五雲樓上遥看似靚溪邊仙子粧面 堪羨影轉玉枝斜艷襯朝霞
淺就中妖嬈獨得芬芳偏教容易瓊花開又報一陽時不似鶯聲喚肯與
梅臉爭春翻笑群芳晚魏青崖集覺氏園亭紅梅次徐子方韻 太常引

亭亭清瘦阿誰鄰合占了百花春蜂蝶漫成羣只山月澹烟最覩 舊家
窻戶精神好在紅蔟爵香新有酒到吾唇更携作花邊醉人 張西巖集幽
香拍塞滿比隣問閑到幾番春謝絶蝶蜂羣舐幺鳳和渠意覩 醉紅肌
骨艷紅粧東能有許時新也待不搓脣思孤負風流玉人 又 兩株如玉
瘦相鄰儘紅樓抱芳春看到不同羣比問白尋黃更覩 出塵態度倚風
標格消得一詞新誰解按歌脣教唱與青崖故人 史邦卿 梅溪詞 紅梅 瑞
鶴仙 館娃春睡起爲發粧酒暖臉霞輕膩水霜一生裏厭從來冷淡粉
腮重洗臙脂暗試便無限芳穠氣味尚黃昏竹外寒深醉裏爲誰偷倚
嬌媚春風樸樸霜月心腸瘦來肌骵孤香細細吹夢到杏花底枝高樓橫
管一聲驚斷却對南枝洒淚謾相思桃葉桃根舊家姊妹 汪元量詞 瑞鶴
仙 臈香西湖杜友有千葉紅梅照水可愛問之自來乃舊內有此種枝如
柳梢開花繁艷兵後流落人間對花泫然承臉而賦 館娃艷骨見數枝
雪裏爭開時節底事化工着意陽和暗偷泄偏把紅膏染質都點綴枝頭
如血最好是院落黃昏壓闌照水清絕 風韻自迥別謾記省故家玉手
曾折翠條梟娜猶學宮粧舞殘月腸斷江南倦客歌未了瓊壺敲缺更忍
見吹萬點滿庭絳雪 踈影 西湖社友賦紅梅分韻得落字 虬枝茜

萼使輕盈態度香透簾幙淨洗鉛華濃抹臙脂風前伴我孤酌詩翁瘦硬
斷不放春風鎖鑰有隴頭折贈慇懃又恐暮笳吹落　寂寞孤山月夜玉
人萬里外空想前約鴈足書沉馬上絃哀不盡寒陰砂漠昭君滴滴紅氷
淚但顧影未忺裝刺芽徒時環珮歸來却慰此兄蕭索陳造江湖長翁集
趙史君送紅梅洞仙歌蝶狂風鬧不到凝香地誰見飛瓊巧裝洗獸孤標
冷艷不入時宜銀燭底酒沁冰肌未臙東君憐索寞分寄寒齋鬧耐殘醒
嗅芳藥費西湖東閣多少詩愁援綵筆重與江梅品第算肯容丹杏接仙
遊又却要藥宮侍香夫醉　千葉紅梅送史君水調歌頭勝日探梅去遲
追得奇觀南枝的皪乃覺品俗又香慳曾是瑤妃清瘦帝與金丹換骨酒
韻上韶顏百疊侈羅袂小立耐春寒　凝香地古仙伯玉壓鬧煩公持並
三友秀色更堪憑定笑芙蓉騷客謾作東風桃杏醉眼自相護想見落詩
筆字字潄龍蘭曹遇集水調歌頭造物巧鍾賦新臘報花期江梅清瘦只
是潔白逞芳姿我欲超羣絕類故學仙家繁杏穠豔映橫枝朱粉膩香臉
酒暈著冰肌　玉堂裏山驛畔寂布奇誰將絳蠟籠玉香雪染臙脂好向
歌臺樹閣取紅粧嬌面偎倚韻偏宜羌管莫吹動風月正相知胡銓澹庵
集滿江紅斷橋雪霽聞啼鳥對林花弄晴晚畫角吹殘客愁醒見梢頭紅

小圃氷剪蠟知多少向風前壓春倒江嶂人煙畫圖中有短蓬香透向
子謹江南新詞鷓鴣天江北江南雪未消此花獨步百花饒青枝可愛難
為杏綠葉初無不是桃　多態度足風標蓋珠仙子醉紅潮絕憐竹外橫
斜處似與鄰林慰寂寥張九幹歸來集醉落魄綠枝紅萼江南芳信年年
約竹與路轉溪橋角晴日烘香的皪疏籬落　玉臺粉面鉛華薄畫堂長
記深羅幕惜花老去情猶著客裏驚春生怕東風惡趙彥端介庵詞訴中
情　江梅初試兩三花入意饒年華春工未敢輕放深院擁吳娃　釀酒
戲醉人家舊生涯而今且趂使面斜陽莫照紅紗洪中宣公鄱陽集點絳
唇不假施朱鶴翎初試輕紅亞為栽堂下更詠樵人畫　綠葉青枝辨認
詩翁價休催也恐寒郊野留待東坡馬張侶拙軒初稾春　梅月氷肌削水
沉香透臙脂萼臙脂萼怕愁貪睡等閑孤擦花前莫惜添盃酌五更嫌怕
春風惡春風惡東君不管此情誰托　月上海棠　南枝消息憑誰送北
枝寒清曉破餘凍橫溪浸疎影月黃昏暗香浮動真仙種不與梨花同夢
洛陽姚魏爭先負妬紛紛紅紫眩新寵儘雪壓風欺和羹此時須用煩
珍重莫作桓伊三弄　元夕後二日同彥敬郎中飲洪宣慰山園紅梅下
得感皇恩二闋感皇恩　佳處記曾遊十年重到菴畫湖山最春早紅梅幾

樹一夜東風鬧了枝松脩竹外依然好　玉色臙脂香團始小消得金搏
共傾倒滿懷風味前度何郎今老徘徊踈影裏花應笑　又　換骨有丹
砂阿誰傳與愛惜芳心不輕吐容未爛熳解得此情良苦有時三兩點臙
脂雨　舊說江南紅羅亭下未必春光便如許認桃辨杏最是渠家低庭
問花曾怨不嬌無語王魏公集西江月梅好惟嫌淡泞天教薄與臙脂真
妃初出鳳凰池酒入瓊肌半醉東閣詩情易動亭樓玉管休吹北人渾作
杏花疑惟有青枝不似金谷遺音滿庭芳瘦頰凝酥殘粧弄酒相逢一笑
東風並肩攜手羞落可憐紅疑是回心院裏埋醉首吐作芳叢無端庭雄
蜂雌蝶相羨兩情通　一從攀折後漢皐珮失銅雀春空想桃葉桃根此
恨能同多謝金鑾舊客收拾在芸閣藏中還知否竊香傳粉輸與蠹書蟲
房舜卿詞擣練子賦梅紅玉體凝酥

朱梅

西京雜記上
半醉中詩酒興來須要早忍看細雨落西東
林苑有朱梅

消梅

宋范成大梅譜消梅與江梅官城梅相似其實圓小鬆脆多液無滓
多液則不耐日乾故不入煎造亦不宜熟惟堪青啖北梨亦有一種
輕鬆者名消梨與此同意溫州府志消梅花與諸品同其實圓小鬆脆多
液無滓邵堯夫詩東軒消梅初開勸客酒二首　為愛消梅勝早梅數枝

先發日徘徊若教嶺表臘前盡安有洛陽正後開　香逐暖風初出谷艷隨
芳酒正浮醅佳賓會取東君意莫負乘春此際來　春色融融滿洛城莫
辭行樂慰平生深思賢友開眉笑重惜梅花照眼明况是山翁差好事可
憐芳酒最多情此時不向樽前醉更向何時醉太平黃庭堅豫章集戲答
兆深道乞消梅二首王立之詩話云消梅京師有之不以為貴因余摘遺
山谷山谷作數絕送名振于長安是深之字深道後改名詠之字知道
青莎徑裏香未乾黃鳥陰中實已團鬻物化之速也唐人劉禹錫詩莎徑晚
烟凝竹塢歐公詩綠陰黃鳥春歸後蒸豆作烏鹽作白鬻聞丹杏薦牙盤
齊民要術有作白梅與作烏梅法此用其字今人作糖梅雜以豆取其
色黑蜀都本草梅實條曰以鹽殺白梅入藥用更書谷本傳曰鬻聞以荐
進頌城門兵王云蜀道也音之砍反梁之梅花詩曰水盤夏薦宮實脆盧
氏雜說曰御廚進饌用九飣食以牙盤九枚裝食味於其間詩意謂當梅
擣汁夫性之時丹杏方薦卿之寵與老成屏弃而新進見用何異哉
北客未嘗眉自顰南人誇說齒生津羊欣載此作中茶喻詩云誰把嫩香名
准古宅知北客未曾看投曹操征及有指北客大世說曰南人學問如牖
中見日學問謂梅花此人消肯如世說又載魏武帝行夫道三軍皆渴帝

今日前有大梅供賦言廿韻可以解愁士中處之口皆不出磨錢和羹誰能許去帶供鹽亦可人今人以羹梅法一一細錢貫其下難多益鮮誰能許謂宋家不辨此也決青令作志曰或孟摩錢貫而取縱蜀志費褘傳曰君信可入心能辨此者也字出禮記此借用謂梅可人意張文潛宛丘集和立之消梅　木奴虞准輒為奴后皇畜之理應爾青梅千里江南春何時相逢車馬塵我衰病齒不能酸微香觸鼻舌生泉想見曹瞞老狡獪指林駐馬三軍前曾文靖公集消梅花　未見枝間著子切聞名已療渴相如花肌自是冰和雪那得生兒不似渠李希聲詩曾看寒花弄寒月月下橫斜泉香雪繞今詩眼散春愁已見青青子爭結夢懷碧脆薦冰盤細雨江南狀遠山好事園林肯分我不知摩大在長安方登孫綗錦小藁四月沙河市青盆雪色鹽吳兒甘美飫可是喜酸鹹

杏梅

范成大梅譜杏梅花比紅梅色微淡結實甚扁有斕斑色全似杏味不及紅梅韋圭詩杏梅　董林幕地暗香傳淡淡紅芳照眼妍有客前村來問酒杖童誤指到花邊狄嘉蛇海集江城梅花引　九日杏梅同闕汪國才折以請賦　玉兒膝起怕蒙頭更嬌柔見即羞穢袂仙人一笑艶明眸粉瘦紅愁春夢斷畫闌畔對西風憶舊遊　憶君恨君思悠悠自凄涼不耐秋艶

絕韻絕香更絕特地風流宜與雲鬟雙插倚粧樓月又漸低霜漸冷花似雪滿蒼苔總是愁

綠萼梅

范成大梅譜凡梅花跗蔕皆絳紫色惟此純綠枝梗亦青特為清高好事者比之九疑仙人萼綠華京師艮嶽有萼綠華堂其下專植此本人間亦不多有為時所貴重吳下又有一種萼亦微綠四邊猶淺絳亦自難得朱弁曲洧舊聞項年近畿江梅甚盛而許洛尤多有江梅椒萼梅綠萼梅千葉黃香梅凡四種許下韓璠景文知予酷好梅也為予致椒萼綠萼兩種各四根予植之後園作亭遂以綠萼名之書曰他日訪公于秦洧之間杖屨到門更不通名岸巾亭上梅乃吾紹介也景文三韓家少師子華孫也風采瓌潤字畫遒媚亦好作詩嘗為都廂人頗才之王質雪山集和黃少卿綠萼梅　綠毛么鳳仰銜花不在山椒即水涯昔日鬢邊能似此春愁磨盡總成華洪适盤洲集懷雪綠蓑翁街環青鳥使鯖舞翻輪袍見花驚酷似范石湖大全集朝罷東皇放玉鸞霜羅薄袖綠裙單貪看脩竹忘歸路不管人間日暮寒趙蕃淳熙藁謝莟蘇用韻送綠萼梅　兩詠君家兩樣梅清愁已瘦一分肌春風咫尺花無數更合安排幾首詩　瀟湘艮玉質淺黛拂脩眉倚竹無人問碧雲添一涯　九月十六日大興折贈綠萼梅數枝花多而甚香非尋常狂花比也　舊聞良月似春時真有梅花如許枝綠萼深宜翠羽宿靜香獨許蜜蜂知木犀莫道開能再庭菊無嗟晚乃移不是南方地偏煖寵光潛已落天涯是日明堂肆赦許綸涉齋集綠萼梅　龜清萼綠華望極江南使天寒倚竹時風標略相似韓淲澗泉集次公山中有綠萼梅　聞訊春山綠萼梅今年還有幾枝開主人曳履花香底誰是漁樵可往來　我亦新前見野梅殊非綠萼未全開稀疎紅顆多纖瘦啼徹幽禽撲下來　萼綠花仙作爾梅肯隨塵態向人開是中只可添風月興熟還知得句來　次公招看綠萼梅和韻　春山有梅萼綠香潔愛雪宜霜邀風籍月花已開明枝偃橫絕翠袖天寒供吟試折李彌遜竹溪集次韻嚴起綠萼梅　平生始識真梅不數朱唇皓肌小立寒梢注目幽香已著人衣　枝上未聞覘曉盃中切薦屠酥誰遣雲英萼綠臨風搖曳輕裾　太清不著微雲冰雪精神占春詩老自知風格淺紅未可嬌人喻良能香山集綠萼梅　白練銖衣翠袂斜洗粧不著臉邊霞天寒日暮倚脩竹初見仙人萼綠華　方登孫絅錦小藁楚楚碧霞裳輕輕青玉履三十一大真道粧侍天子程公許滄洲集縹緲南山萼綠華春宵侍宴玉皇家定知飲酣玫瑰挽去摧雲軿併六花　曾丰撙齋集顆顆向華座上見綠萼梅玉薄程

開老相勉賦詩　素興百花少相諧醉眼時為梅一開嶺南嶺北幾十種人所常見非奇瑰中有孤根別風骨白金鏤盞玫瑰臺白華紅萼雖傾國但恐紅非本色來逃紅歸綠未到真與真相近亦天德化工厭駁會還純華萼併教同一白維揚志趙師羃綠萼梅詩　南枝飛影到橫牕點點疲寒學弄粧玉色不親紅粉鏡冰肌宜襯綠羅裳向人驕小春先動越樣尖新夜更香不為此花排日醉廣平真是鐵心腸蘇泂冷然齋集鍊得丹成卻羽衣更餐日彩弄晨曦九疑龜斷歸無計自倚湘筠醉幾時任希夷斯庵集綠趺黃蕊襯瑤華霜雪林中自一家最好月寒迷粉素翠鈿依約獨橫斜　萼綠華堂艮岳東梅花萬數繞離宮宣和舊事無人記粉面含樓向朔風　朱翌潛山集不肯當同自一家青裙獨立水之涯只應夜過許長史全似當年萼綠華　姜白石詩黃雲承戟知何處招得冰魂付北枝金谷樓高愁欲墜斷腸誰把玉龍吹中州集房灝詩玉鼎玉索賦萼綠梅　一株香雪冠溪南萬紫千紅總覺凡只為平生太清絕白頭饒得着青衫劉內翰文季侍郎得綠萼香梅子文待制有詩輒亦同賦　一枝萼綠冠群芳瀟洒猶疑楚岸傍香骨瘦來冰蕊細夢魂清處月波涼賡酬便合成千首醒醉寧須計百觴橫玉吽雲吹不盡只教今古洗離腸舒岳祥閬風

集綠萼香梅十樹成亭[illegible]自內前頁歸𦆵後尚存對之感嘆　繡衣黃裹
綠雲端仙家結束來天渦承平故態今尚爾飛落空山成嘆吁莫對此花
被宗臨階花情重入夫老多少當時似玉人埋沒沙場隨塵草香香宮車
去不回上林無過無書到內園今更不堪看蝶癡蜂休日易昏玉砌無人
寒色入脉綾樓草野幽蹤恭離弄秀今如此豈為梅花故斷龜畫跡齋集
綠萼梅　玉頰多思對徽吟翠袖天寒瘦不禁吾與花枝共癡絕竹烟溪
月百年心　張伯雨勾曲外史詩詠綠萼梅　山中古仙子無言春寂寥玉
容滲朝雨翠氣微綃凌風怯龍影弄空妬擘衣解鼻何郎句還馮舞袖
招王母道路天旅脈玉網生青斜倚東風吹下是春寒猶輕峭曉窻
猶試綠羅裳韋詩翠袖龍寒映素肌靚粧仙子月中歸露香清逼瑤臺
曉隱約青衣侍王妃何孟舒詠物詩萼綠仙人下玉堂清魂夜化雪芬芳
荷衣薄襯冰肌冷懶佩濃薰繡袂香曉額浮蘇凝淺黛芳容點翠照新粧
料應誤入羅浮夢想絕黃昏叢已蒼洪中詩集先家[illegible]軒綠萼梅米朱克
家在湖中楊樓[illegible]是東軒梅花[illegible]鼎[illegible]終有
傳自[illegible]天一十年[illegible]人未志[illegible]以詩吉珍重東軒詩
一聯尤鼎焚試終有望狀元八相此開先無名氏綠萼花開春到早黃昏
枝上月來遲群妃搖珮青裳動淑女攜香翠袖歆微映竹光翻雪羽淡含
柳色出冰姿猶疑空囊飛鸞下魂斷休將玉管吹　范石湖大全集玉樓春
佳人無對甘幽獨竹外松風相澡沐山深翠袖自生寒夜久香肌元不
粟却尋千樹煙江曲道骨仙風終絕俗綠帬縞袂各朝元誰有散仙名萼
綠　姜白石詞綠萼橫枝皆梅別種凡二十許名西村在孤山後梅皆異種
時所植　象筆帶香題龍笛吟春咽楊柳嬌凝木覺愁花管人離別　路
出古昌源石瘦冰霜潔折得青鬚碧蘚花持向人間說

椒萼梅

曲洧舊聞許洛有椒萼梅詳見綠萼梅下

綠

英梅

梅里敘言李白種　見李倡獻綠英梅

紫蔕梅

西京雜記上林苑有紫帶梅　温彥志紫帶梅色紫

青蔕梅

四朝聞見錄光堯親祀南郊時紹興二十五年也御書于郊壇易安齋之梅亭云謁款泰壇回過易安齋愛其去城不遠岩石幽邃得天成自然之趣爲賦梅巖云　怪石蒼巖映翠霞梅梢疎瘦正橫斜得因祀事來尋勝試探春風第一花　孝宗時在潛邸恭和聖作云秀色環亭擁翠霞工肌冰艷數枝斜東君欲奉天顏喜故遣融和放早花此真古今所未見巖石何其幸數光堯嘗問主僧曰此梅與作

下缺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十　八灰

梅

臙脂梅

西京雜記上林苑有臙脂梅　韋莊詩詠臙脂梅　濃粧出色染芳林春入脉胎違澤非是玉顏凝酒暈也知紅粉有丹心　國朝龔斅鵝湖集不着京塵染素衣賞心還自愛芳菲曉來東閣無詩興帶得紅粧馬上歸　舊是儂人萼綠華手持絳節弄朝霞何人與換南枝骨冷藥凝餐伏火砂

鴛鴦梅

范成大梅譜鴛鴦梅多葉紅梅也花輕盈重葉數層凡雙顆必並蒂惟此一蒂而結更梅亦尤物陳仁子牧萊脞語鴛鴦梅贊　吾家植梅數本有鴛鴦梅者華而蔕自蔕而實自實而調羹皆相比不相離也既命工圖之復爲之曰嘉魚比目祥禽比翼猗歟江梅比蔕而實如膠其朋陳雷之漆齊眉孟之匹千年精英化此顆果調鼎何時永堅無斁方澄孫[illegible]鈅小生殿金釵恨最長分明後身是環子伴三郎　中州集黃華迎春花花下結雙梅可憐太是和美物却向書窻佐酒盃　洪适槃洲句梅送曾守是日曾守攜家遊南園　次韻　報道傾城出洞房水并清香風流更有小鴛鴦　蟬鬢半含花下笑蛾眉相映醉時粧不到白雲鄉　又　以鴛鴦梅送錢漕　玉頰微醺怯曉寒可憐凝笑整雙翰枝頭一點爲誰酸只恐輕飛烟樹裏好教斜插髻雲邊淡粧仍向醉中看　張鎡南湖集　菩薩蠻　前生曾是風流侶返魂却向南枝住蹤影卧晴溪恰如沙暖時　綵窻嬌插鬢依約猶交頸微笑語還羞顧郎同白頭　張炎玉田集　清平樂　心目娟娟山川何今自古怕依然認得米家船明月閒廷夜語落花靜擁春眠吟邊象筆蠻箋清絕處小留連正寂寂江潭樹猶如此那更啼鴂何妨閒門隱几好林泉都在卧游編記得當時舊事誤人却是桃源

官城梅

范成大梅譜　吳下圃人以直脚梅擇他本花肥實大者接之花遂敷腴實亦佳可入蔬造　詩人所稱官梅止謂在官府園圃中非此官城梅也

判官梅

新安志梅有名判官者花豐實大

同心梅

西京雜記漢武帝初脩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有合枝李同心梅　太平廣記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昭儀遺飛燕書及上綫有同心梅

二色梅

邵堯夫詩集東軒黃紅二梅正開坐上書呈友人

一年一度見雙梅能見雙梅幾度開人壽百年今六十休論閑事且銜盃
工東年先生集和方智善兩色梅　春到冬餘去任開玉樓無處不輕寒
鮮鮮魏女復下嶺纍纍貞妃冠上冠眼亂五採歌扇羽心驚添著粉闌欄
東君厚薄非無意一種馨香兩眼看汪藻當洸陵集和阮環綠紅白梅
白白紅紅相映開迎春破臘要爭魁誰知月上紗窗後一種橫斜度影來
芝性夫剌語賦太和寺同根紅白梅　雪影蕭蕭帶晦霞胭脂灼灼傍鉛
華孤山夜合連枝木一樹春分二色花牛縱馬來幾換骨鶴飛鸞去忽通
家向來道老題詩處曾有紅裙拂碧紗徐安國西窗集次韻齊二色梅
韻　詩焰從窺萬丈光老夫安在不蹤狂知君占得芳容在要與夭桃較
短長　閒訊橫斜竹外枝催開無吝費新詩從他洞口行人咲大似劉郎
不致疑　度嶺何妨帶雪來數株移傍玉堂開見家門戶從教閉剗着臙
脂暈早梅　浴罷湯池儘晝眠對粧慵對寶臺前從他漢遠桃源路一點
叔酸意不傳　明妃拂曉駕紅雲盛飾濃粧欲見君生怕北人初未識杏
花無似鮮紛紜　雕盤深縷錦文回幾點酥山玉未摧應恨寒香大蹤迹
不來向錦屏開　堆下精神取次看瑣窗開處雪漫漫只愁笑裏檄粧
細香入廣寒　偷傳花信宿煙村香霧濛濛破月痕一掬芳心愁

卻無淚泣黃昏　相看青眼未昏花照映何須燭絳紗留取大家
粧束在夜寒和月伴山茶　青枝如寄有無中空裏蹤花不奈風憑仗道
人啟七七更於神化器施工　龔德高送二色梅　花神馳檄下南山春
事從窺豹一斑賴有官梅作盟主豈容將作杏花看范德機詩次韻賦吳
尊師漱芳亭白紅梅花二首　梅仙之宮在何許五尺青天隔風雨冰雪
肌膚綽約人鐵石心腸軟媚語行蔵一粒粟中寄品格百花頭上數所以
商廷和鼎功大濩登之六代舞鳴呼安得東皇錫白社胙以金陵爲酺土
惟梅本是群仙侶別有芳姿照徽兩人嘗誤作杏花看我亦戲作蓮花
語即色非空還是色遽數不終須悉數偷服丹砂件玉唇顏頰謫向春風
舞鳴呼安得東皇錫赤社胙以朱陵爲酺土　國朝宋玄僖庸庵藁紅白
梅花畫　月下吟詩客未歸紅紅白白鬭
芳菲却疑桃李花開夜秉燭愁驚蛱蝶飛

三色梅

青瑣高議隋煬帝時湖南進三
色梅三圓成梅紅紋梅弄黃梅大雅集賦三色梅花　姑射肌膚白於雪
夜出瑤臺看明月羅浮仙人醉餘丹笑蹊綠嘴下銀闕相逢同過金母家
金母小王名陵華一色羅衫染蜜褶仍帶綠囊盛紫霞珊瑚鈎起
真珠箔玉笛吹殘風色惡群仙齊悲老容華斑斑淚向紋綃落

六出梅

周益公大全集胡李懷惠六出梅一枝仍杜絕句率然次韻多笑拙
速　惟底雪花今歲少東君聊巧入壺春老夫只學龜藏六未羨梢
頭首

九英梅

古今事通常朝會元積爲翰林承旨朝退行至廊下
面新　初日映九英梅隙光射積有氣勃勃然百僚望之曰
豈勝胃文章映日可見乎

雙梅

五十朋梅溪集丞廳後圃雙梅一枝發和以表弟
韻　浸游蹤跡成浮家一年四海驚手華不禁草
木競時節忽見霜餘排新花曉雲生寒日未透南枝半肥北枝瘦就中一
枝最先發浪蘂浮花敢居右山翁涉世如狼胡功名日遠霜侵鬢與花同
是江南客一笑爲解東陽腰吟哦繞樹正百匝未放零落空殘株春風雜
花儘明媚此君風味照知無雨中着子尚不惡可堪老葉繡蟲書楊誠齋
集壬辰別胡元伯丞公折雙梅見贈作一絕以謝之　一花惟結雙青子
獨帶還藏兩玉花薄相春工寧底巧眼明初見雪枝斜　虞儔尊白堂集以
雙梅二枝送郡薄小詩見意　連枝並帶更同根結
實雙雙向小園調鼎異時知有伴相期攜手上天門

層梅

少陵深紗錦里化工
真是巧玉藥更層層若
叟千年猶未成

重萼梅

李洪芸庵類藁萬壽觀重萼梅　天街倦踏軟紅塵喜見宮梅漏泄

春工　剪瓊多態度九英照日倍精神香清暗發維摩榻
韻勝全疑姑射人好是孤山臨水看廣平能與賦清新

重臺梅

梅聖俞宛陵集吳正仲往靈濟廟觀重臺梅　玉盤疊捧漢女歸魚鱗作
室侍水妃竹間山鬼入夜啼古廟文閉誰啓扉屈原惜悴江之圻芙蓉木
蘭託興微賈誼來召絳灌擠香草嘉禾徒菲菲曾無半辭助訶譏國風辛
賴相因依　讀吳正仲重臺梅花詩此例在會稽二廟　楚梅何多葉繁
華攢瓊瑰常惜歲景盡每出春風開龍沙雪爲友青女霜作媒託根通廟
堂結子助鼎鼐吳俠本吳人筆力高崔嵬但詠同姓木予非棟梁材　依
韻和諸公舜靈濟重臺梅　梅要山傍水次栽非同柳近章臺重重葉
葉花依舊歲歲年年客又來雖愛千枝競繁密還嗟短髮已衰頹郎官博
士留車騎擁敝脩皇爲所開　依韻和正仲重臺梅花　芳樹何清倩素
葉吐層層近蠟寒猶勁先春氣已冰冷香傳去遠靜艷密還增有意常欺
雪無功合鏤冰早煙籠玉暖凍雨浴脂凝漢女新粧薄燕姬瘦骨稜壓枝
唯恐折羨萼似難勝神物終來護江鄉未解矜獨奇心豈欲寄素谷何曾
不見黃鸝度寧防粉蝶凌月光臨更好谿水照偏能畫軸開雲霧宮刀剪
綵繒都無筆可術莫信巧堪憑丹杏塵多雜夭桃俗所稱故林嘗謂望大

庾吏愁螢重和陽春曲聲辭猥媿仍　依韻和吳正仲屯田東臺梅花詩
　桃花已滿秦人洞杏樹猶存董奉祠　莫怪寒梅獨多葉只緣樂府有新
詩　依韻和吳正仲聞重梅已開見招　難開密葉不因寒誰剪鵝兒短
羽攢猶是去年驚目艷不知從此幾人觀　重重好葉重重惜日日攀枝日
日殘我爲病衰方止酒願携茶具作清歡張磁湖南集戲題重臺梅　只
將單萼綴層花弱骨豐肌自一家戴朵折來誰可稱寶釵雙燕綠雲斜

重葉梅

范成大梅譜　重葉梅　花頭甚豐葉重數層盛開如小白
蓮梅中之奇品花房獨出而結實多雙尤爲瑰異極梅之
變化工無餘巧矣近年方見之蜀海棠有重葉者名蓮花海棠爲天下第
一可與此梅作對辛幼安稼軒集百花頭上開冰雪寒中見霜月定相知
先識春風面　主人情意深不管江妃怨折我最繁枝還許冰壺薦溫州
府志春之桃李夏之荷榴秋之容菊四時之蘭桂皆江南所同產若冬之
梅花其產雖同然溫地最暖奇品尤盛故特表而出之曰重葉梅吳澄文
言集羅浮夢斷杳無蹤冰雪倦姿兩兩逢縞袂怯單寒後襲粉粧嬌薄曉
來濃迎風一咲知顏厚臨水相看見影重道眼只將平等視玉環飛燕總
天容曾協雲莊集次沈正卿重梅韻　恰占春工一倍奇休言造化總無

私香羅剪透因獨疊鼓玉栽成却附離愛玩枝頭無限思題評筆下若爲
難開時縱晚春猶早底事遊蜂聖得知桐汭志趙汝談題劉明叟浩重梅
　薄羅不障春風面數竹扶疎月斷腸昔日單衣今御袂非關傷骨怯冰
霜　白衣居士亦多集冷淡家風秪本真百萬億千無不可莫教一片落
驚春　花得道貌凝遠度枝綠詩瘦絕孤標風裳水佩已蠶斷練悅縞裙
何處招　雙頭綠萼顛鸞[illegible]百葉緗苞亦孔壬鉛華剝落唯真色表裏分
明秪此心　添香傳白護春寒可柰檀心半點酸乳眼莫生雙葉想道人
只作一花看　重重着意天公巧字字鍾情我輩工弄影供愁半窻月含
顰索笑
一簾風

疊葉梅

吳舜舉吾吾類藁次韻賦疊葉梅　群玉姿豈潔
[illegible]分[illegible]影[illegible]助多嬌瓊液朝勻
粉冰梢夜[illegible]綃神凝秋水淨香逢好風[illegible]金屋應堪貯銀牋信可描苦憐
霜露墜尚憶雨雲消清賞曾連夕相思劇此宵也知羹實美單管暗中調
王逸民詞添字浣溪沙　取次勻粧粉有痕參差玉軟淡精神姑射重綃風
偎亂喜相迎　蝶戲飛層雙翅重清中富貴最多情全似壽陽宮日事點
殘
英

百葉梅

李方叔濟南集百葉梅　寒香本已清真色初既好誰
私化工力增綴愈妍巧繁葩貯春意幽姿照青美獨無

和美實終應愧其表謝無逸溪堂集戲題百葉梅花　細朵斜枝
惱意香月明疎影媚橫塘懸知不結青青子故作無情淡淡粧

千葉梅

王質雪山集一枝獨立眾芳先小翠長紅一任妍縞袂仙人來閬世
鄉來手眼故千千范石湖大全集至昌爲具賞東軒千葉梅然梅尚
未開　玉葉重英意已芽新移竹外小橫斜東齋何事春工晚鐵樹已花
梅未花韓維南陽集千葉梅　南園卉木偏春光獨愛瓊葩擅眾芳不爲
雪摧緣正色忽隨風至是真香未經採折攜樽酒忽見飄零入野塘醉客
爲予簪白髮欄邊幾上作少年狂王十朋梅溪集吳秀才兄家以壽樂蓮
洲中千葉梅花爲贈酬以詩　東君次第采群芳更與南枝別樣粧水濺
春洲浮鴨綠日烘花臉帶鵝黃雪中攬藥不多辭酒後玉肌無此香謂江
梅也玉潤冰清總佳士驛筒相繼贈春光吳居乃楊蔡竹林南溪集和提
刑千葉梅　層層玉葉黃金藥漏泄天香與世人開寂寞須嗟失地年年
長冠百花春　擢玉自成超俗格施來不學入時粧莫將羅幕輕遮護從
放樽前自在香王安石臨川集耿天騭許浪山千葉梅見寄　閒有名花
即謾栽懸想凝故人來故人歲歲相逢晚知復同看幾度開白詩注脫
人看嘗時韋珪集千葉梅　密攢玉瓣費神工什百春藏一朵中雪壓

皴綃　骨冷故教重疊護東風李石方舟集荼蘼薰肌屑沉水郁李注臉
句丹砂子真吳市變名姓仙種自是成一家　一抹女仙瓊玉蘂千葉化
佛冰雪團且柚今時窜相手領取前輩儒生酸　接花莫棲南北枝姑射
仙人冰雪肌一塵不食自然瘦紅紅紫紫鎌粧肥　野芋接花一日事刻
玉作楮三年工此家妙有轉物手老圃寬褐藏春風姚述堯詞試字木蘭
花暗香清絕不比尋常枝上雪細疊冰綃多謝天公快剪刀　仙姿楚楚
輕曳霓裳來帝所淡拂宮粧瑞腦重鋪片片香　又　霜天奇絕江上寒
英重綴雪蔌蔌輕綃應是司花巧奏刀　東君清楚故把疎枝來酒所出
西溪點點新粧冷
浸冰壺別有香

百葉緗梅

范成大梅譜　百葉緗梅亦名黃香
梅亦名千葉香梅花葉至二十餘
瓣心色微黃花頭差小而繁密別有
一種芳香比常梅尤穠美不結實

千葉緗梅

許芮百家渊校下　張鎡湖南集
詠千葉緗梅　巧留芳艷待春回不受霜颸苦折摧應對群葩羞冷淡數
花併作一花開　忍凍拖節月下看煙籠繁影共汗漫緗衣不是多重數
爭柰清宵爾許寒　一枝深雪綻前村冷落猶能從夢魂況有堆林春萬
疊傳飡世此度朝昏　光搖層蘂望晴花誰把鵝黃染練紗已是被香清

到骨不須呼酒但烹茶　玉切珠攢萼翠中開時疑是費東風臨拳不着
詩人手剪綠徒勞盡女工　玉照東西兩軒有紅梅及千葉緗梅未經題
詠因倒用前韻各賦五首　昔游嘗到海中光我與諸公各醉狂同向壓
中三十載未顛應笑鬢絲長　雖嫌綠葉與青枝入格休前自久詩與向
斜陽溪畔見猶將桃杏誤猜疑　一粒丹沙換骨來移根開自浙東栽市
門古矣留遺迹問訊仙翁定姓梅　海棠曾把比朝脈妃子粧慵玉鏡前
若似此花顏色好定教天寶畫師傳　方諸臺賓日邊雲望拜青童上相
君侍女百千皆絳服恰如簷外樹紛紛　陸游渭南集緗梅絕句三首　踈
影橫斜事已非小園日暮鑠煙霏素綃應怯東風惡故作重重淺色衣
香似海沉黃似酒不禁風雪最遲開放翁欲作梅花譜蠟後稽節日日來
紅梅眼看風吹盡更有緗梅亦已無天與色香天自愛不教一點上蜂
鬚　周益公大全集次韻真父著庭緗梅壬午二月　蜜黃織就貫天機付
與園林曉出枝東觀奇童承詔後南昌故尉欲仙時芳心向日重重展清
馥因風細細知詩老品題猶誤在紅梅未是獨開遲　秋崖集次韻葉宗
氷緗梅　嫦娥灑泣凝春竹粉落脂殘不忍粧開作蹊花寄幽獨雪中仍
作楚臣香　庾嶺以南非楚產離騷不載亦堪嗟行吟憔悴見靈均否且與

辛夷定
等差

紅白千葉梅

丁復檜亭集紅白千葉梅　作白歲已
晚能紅春未深天地固異稟氷霜同苦
心

黃香梅

溫州府志黃香梅色黃詩人有面香尤勝上元開之句
王十朋梅溪集省中黃香梅盛開同舍命予賦詩戲成
四韻　照眼非梅亦非菊千葉繁英刻琮玉色含天苑鵝兒黃影蘸滄波
鴨頭綠日烘喜氣光燭髯雨洗道裝鮮映玉此梅開後更無梅莫惜攀條
飲醽醁　周益公大全集次韻王龜齡大著省中黃香梅丰已化工未幻酴
醾菊先放緗梅伴群玉幽姿着意蒸鉛黃正色何心輕萼綠粧成自淺風
味深對此寧辭食無肉可怜涪翁被渠惱中歲梅屏梧杓𧫥省中黃梅在
酴醾之側黃魯直載答王觀復酴醾詩云誰將陶令黃金菊幻作酴醾
白玉花　王質雪山集新翻微變壽陽粧喜色橫斜水一方點破氷肌愈清
絕月明無處着清香　曾文清公集曾園黃香梅　雪裏何人作道裝氷綃
重疊色鵝黃深時定着薔薇露雨洗風吹故自香　陳后山集和豫章公黃
香梅二首　寶奩公詩黃香直賣百金故有為人寒裏一枝春白間千點黃荊
州記陸凱寄范曄梅花詩以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道人不好色行處
若為香　梁書兼不好色見其妓人問其歡大笑開其見此句時用其意

豫章武仲其嚴放有古人之語花香惱人故由愛看底事此六字天香便與為
色輕花更艷體弱香自永　東坡天詩肯如何獨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　東
坡荼蘼詩不粧艷已絕無風香自遠　玉質金作裳　梅溪詩金玉其相江相
質光文選劉越石表曰玉質幼彰西京雜記上作黃鵠歌曰金為衣兮菊
為裳　山明風弄影　選詩山明望松雪王介甫詩坡梅弄影爭先舞扶又選
舞鶴賦疊霜毛而弄影　又黃梅五首　異色深宜晚　王臺新詠沈約芳
樹詩曰嬴嬴非一香參差多異色　生香故觸人　香山詩絲竟相關對
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樂天翻花詩香辭報繁　不施千點白　尺玉登
徒子好色賦曰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　別作一家春　一家春見上注　舊
鬢千絲白　老杜詩人生不再好鬢髮白成絲　新梅百葉黃　老杜四松詩終
然抵撥損得愁十葉黃　留花如有待　退之詩留花不發待郎歸　迷國更須
香　言其色自足迷國矣尚何假香耶宋玉賦曰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
冉冉梢頭綠婷婷花下人　東坡詩冉冉綠蕪生人衣杜牧之詩豆蔻梢頭
二月春元微之李娃行曰頭婷婷街下立　欲傳千里信暗折一枝春　見上
注　黃裏含真意　退之嫦花詩裏裏排金粟盖謂額間花細此此借用　春
容帶薄寒　趙師民詩黃地露花啼晚恨拂提煙柳弄春容　欲知誰稱面　劉

禹錫詩將李永從播瑤西扶更信為予賦曰綠葉起彩紅花宜面　偏插一
枝看　王維詩遍插茱萸少一人　花裏重重葉釵頭點點黃秖應報春信
故作着人香　玉臺新詠徐君倩詩草短猶通屨梅香漸着人　李壁雁湖集
賦黃香梅絕句八首　正月二十三作時築樓居將就　樹繞高花几老蒼
風流舊日漢黃香雖非有意爭妍暖豈是無心避雪霜　春風一樹斬新
開盡日花邊轉幾回帳底玉顏含瘴色謫仙曾住夜郎來　剪蠟裁前色
太深何如萬萼占春陰今朝懶不行花徑插遍銅彝供石林　滿園春物
正闌情忽到梅邊眼倍明別有醉餘霞臉在大都風格畫飛瓊　傍有紅梅
樹　天留孤艷照青春橫目何人解識真蒸栗琢成渠不愛人間抵觀幾番
新　姑射仙人爾匹儔若為塗額效宮娃從來定價須平子速剪繁枝送
郡齋　方琮分潤作幽姿一點檀心說向誰正使持來供鼎事輸他雪外
兩三枝　一種清香屬富家將黃對白本非差胡床十日花前坐看得樓
成賞物華　鶴山大全集李參政壁折贈黃香梅與八詠俱至用韻以謝
黃雲冉冉曉蒼蒼閒倚平湖只自香較似寒枝難未至依然風韻挾氷霜
犀鎮簾帷風焊開當庭恰似剪花回看問一點看渾似笑須江南春信
來　露拂薔薇不太深春風庭院曉陰陰來遲未入黃昏句誰與錢塘人

姓林入眼風光似世情金蘂玉質精分明額黃十二誰分似就是仙人成智瓊　氷薫玉骨一枝春風格南呂舊子真誰幻神仙黃白術時妝近日太尖新　玄天黃露真顏色金步搖中顫舞娃更倩南窻書妳味不妨來伴太常齋　和羹心事歲寒姿若朶風標含更誰讓道色輕花更豔陳詩幾成塗抹水邊枝　詩翁曾住玉皇家剛與梅花定等差染上麴衣宮樣淺練裙縞帨覺無華李龍高詩雲葉重重護雪花玉人隱隱隔窻紗雖然不帶微酸味免與時人置盞牙方澄孫網錦小藁香清還耐久繁蘂鏤金葩想見蜂為蠟單方採此花喻良能香山集亦好園海紅黃香梅着子戲成小詩　一枝濃豔倚東風千葉輕黃點翠叢占得娉婷仍結子故應花果譜無遺綦崇禮北海集和東園黃香梅之作因復勸遊　寒梅殘幾枝揷花無顆髮僧房不得地飄零人所忽谿風勝來急尋香堆碎月不料東城春嬌黃方秀發新詩寓佳賞留情寧一物芳卉滿春山藍輿來莫歇朱翌潜山集題山谷姚黃梅花　姚黃富貴江梅妙俱是花中第一流戲出小詩花一樣先生下筆與春謀許綸涉齋集多葉似太幣淺裝還越樣格韻細題評遠出紅梅上王灼頤堂集雖無滴俗韻亦有可憐香定自嬿朱粉髻成點點黃洪适盤洲集傅粉壓淡妝施朱愧宮樣一點眉間黃散

在橫枝上謝邁幼槃集春日黃香梅花二首　臘梅初與雪爭妍素豔寒香亦可憐政使北風吹得盡一枝金蓓始嫣然　傍人如笑不勝妍曾是尋芳向臘前縱使遊蜂能拂掠含酸結子為誰圓彭汝礪鄱陽集陳師道教授示黃香梅詩次韻呈正夫學士三首　美色絕殊衆暗香時着人齊州中州也終自別不比嶺頭春　可但深宜晚須知巧耐寒北人渾未識秪作地棠看　舊作酴醿白新翻蛺蝶黃不須多變態固自有真香不獨看花懶吟詩味亦忌此花誰可賦顧曲有周郎程公許滄州塵缶編緗枝滌露最鮮明瓔佩歸來帶宿酲莫向人間强分別一般品職列三清陳景蔚晏窩梅花集句五言二首　妬雪來相並杜牧偷傳半額黃呂居仁壽陽當効此左緯迷國更須香陳無己新梅百葉黃陳無己愈更發清香呂居仁國艷寧施粉曾鞏輕盈淡薄妝徐俯　七言二首　良夜曾期宴藥宮韓持國官衣黃帶御爐風山谷檀心更作龍涎吐東坡一種清香廣座中舒亶　瀹雪凝酥點嫩黃洪炎偶先紅杏佔年芳荊公何人會得春風意東坡別作人間一品香舒亶盧疎齋集天仙子用韻和趙平遠折贈黃香梅之作并序致政宣慰平遠趙公園館黃香梅始華折枝走伻仍賦樂府天僊子籍以見餉用韻和之聊答盛意　半額淡粧鸞影翠約畧玉人新病起

碧彝金雀暗香來凭竹几熏沉水詩在靜華春夢裏　羞澁蠟痕無意味儘縱蜂英爭嫵媚中州風韻到南枝歸穎計紛蘭佩日暮對花愁欲醉

百葉黃梅

章忠恪公集題饒州永平監百葉黃梅　百葉黃梅照小堂江南春色冠年芳洛妃不露朝霞臉秦女鬪散鵝粧已薦香風來枕席更留美實待盃觴彦先云百葉梅不實此花獨結子一枝今日欲誰贈且伴釵頭金鳳凰

千葉黃梅

岳琦剡錄千葉黃梅剡中為多王梅溪詩蓋以黃為正梅惟白最嘉徒勞千葉染不似雪中花先公翰林詩一夢梨花失曉雲曉含黃裏弄精神寒枝染透薔薇露猶向人間犯色塵邵氏聞見錄千葉黃梅花洛人殊貴之其香異於他種蜀中未識也近為利州山中樵者薪之以出有洛人識之求於其地尚多始移種遺喜事者今西州處處有之張鎡湖南集千葉黃梅歌呈王夢得張以道　笛聲吹起南湖水散作奇葩滿園裏被春收入玉照堂不遂餘芳弄紅紫一春開謝能幾時江梅正多人來稀光風屈指已過半賴有緗蕊森高枝今朝柱杖偏宜到暖碧紅煙染林草悠然試就花下行便有蹊英點烏帽細看寶壓輕金塗帝網綴萬斛珠一香舉處衆香發幻巧更吐冰霜鬚叵羅盛酒如春沼不待東風自開了

呼童撼作晴雪飛雪飛爭似花飛好上都賞觀爭出城日高三丈車馬塵誰能擺脫熱官與銅臭肯學花底真閑人時乎空山老壯士不得燕秦報君死雞鳴撫劍起相歎夢領全師渡河水吾曹恥作兒女愁何如且揷花滿頭一盞一盞復一盞坐到落梅無始休無梅有月尤堪飲醉卧蒼苔石為枕醒來明月別尋花桃岸翻霞杏堆錦范文正公集黃魯直示千葉黃梅余因憶蜀中冬月山行江上聞香而不見花此真梅也黃魯直然余言曰不得此樂久矣感而賦小詩　江上清香隔水聞林間不見雪紛紛春寒忽憶登山屐歸夢猶尋谷口雲葉石林老人詞次韻兵曹席孟惠廨中千葉黃梅千秋歲曉煙溪畔曾記東風面化工更與重裁剪額黃明豔粉不共妖紅軟凝露臉多情正似當時見　誰向滄波岸特地移閑館情一縷愁千點煩君搜妙語為我催清燕須細看紛紛亂蘂空凡豔

連理梅

古今事通廣德治後玉溪之北有千枝梅姿態奇古上為回春亭宣和中嘗圖以進梅北二木異根相距數尺中間合為一幹挺然直上柯葉隆冬繁茂人呼連理木出郡志宋史咸平九年資州梅樹與青桐樹上合成連理

千枝梅

詳前連理梅下

橫枝梅

喻良能香山集何遜梅花詩云枝橫卻月

觀林和靖云水邊籬落忽横枝人云踈影横斜水清淺是或一律也亦好
江梅一株枝横丈餘作平壇繋小池於其下增池初成榜曰横枝喜而賦
詩　却月枝横淮海初水曹句法到西
湖横枝影瘦池清淺奇絶何人作畫圖

麤枝梅

西京雜記上林苑有麤枝梅

壽梅

元一統志常德城珠履坊有壽梅相傳劉海蟾所種也元宋本至治集常德通判廳壽梅圖賛　莊椿靈誕不經惟梅見壽有
徵根株蟬蛻枝撑後天生殆千齡嗟大名率晚成河之清作和羮郎昂詩
集積鐵蟠根氣凛然歲寒元與古松堅横枝樛曲苔鬚滿凍骨鱗皴雪錦
纏萬斛暗香沉老月千年幽夢入歌筵不知造物從何理占得人間五福
先　突兀形神萬狀奇鮮痕封遍雪開枝休從姑射山頭想恐是成都野
外移春酒一盃人莫祝曉天三弄笛從吹丹砂九得長生訣何必剛尋懶
髖醫姚牧菴集胡学士蘭花程平章容劉子善得常德壽梅圖持歸鎭江壽
其父梅軒　壽梅紙本傳常武遠壽梅軒歸北固愛梅無有似君貪東極
吳中西畫楚　黄昏清淺孤山路能對春風白日許不如滿歲畫中看冷
蘂踈枝常照户

瑞梅

咸淳毗陵志紹興二十八年莫守伯虛爲郡郡宅梅忽發異花紫心碧暈時以爲瑞洪平齋集族叔嘯甫老死
於場屋人共惜之其子得瑞梅於圃實三而花一花十二瓣碧色其遺文
發祥歟老人爲賦詩敢用韻　乃翁抱璞售無媒去作脩文地下魁換骨
法從青子得返魂香自綠陰來詩書根氣春無盡清白源流慶有開十二
循環花瓣異信知天理有時回趙庸齋蓬萊集和史繍使瑞梅韻　憶昔
朝旌別未央道仙風味飽嚌嘗繍衣來蔚東濤月清節更浪南雪香姑射
瑞仙陪直指綠華再萼瑞髙堂蓬萊花使傳春信早晚延書趣覲王吳泳
鶴林集和史子威瑞梅卜第子　漠漠雨其濛湛湛江之永凍壓溪橋不見花
安得杯中影　剪水未登彝飾玉先浮鼎寄語清居山上翁時使催歸近

甜梅

述異記番禺有甜柿甜梅李尤果賦生物之偏梅甜柿酸

玉梅

新安志玉梅者重葉脆實花開下瞰又曰照冰
宋方澄孫絅錦小藁玉梅　金初非橘性石浪作榴名誰謚梅爲玉千年
無敗評姜夔白石道人詞玉梅令石湖宅南隔河有圃曰范村梅開雪落
竹院深靜石湖畏寒不出因製此聲　踈踈雪片散入南溪苑春寒鎖舊
家亭館有玉梅幾樹背立怨東風高花未吐暗香已遠公來領客梅花能
勸花長好願公長健便揉春爲酒剪雪作新詩判一日繞花千轉辛亥冬
載雪詣石湖上徵新聲作仙呂宮暗香踈影兩曲石湖把玩不已使工肄習

之王晉卿有□□□□嬛色猶高春力尚怯微律先催梅拆暁日輕烘清
風順暖凝散數枝殘雪嫩抉妬粉嗟素艷有蜂蝶全似人來向我依前傾
然離別徘徊寸腸萬結又因花暗成凝咽襟袖淚搵香不奈恨深
難絶若是勞心解語應共把此情細說淚滿欄干無言强折

金梅

鎭江志金梅黄花五出初夏時開李廌春詩柳葉金梅次趙制幹韻　柳般
葉剪翠眉頻梅樣花鋪點額黄異品獨開羣品後兩家併作一家粧根從
上苑來邊地色占中央壓四方衆
綠結帷紅老退此時伊是曾靈光

石梅

范石湖桂海虞衡志石梅生海中一叢數枝横斜瘦硬形
色真枯梅也雖巧花工造作所不能及根所附著如覆菌或云本是木質
爲海水所化如石蟹石蝦之類　石梅石柑生海中未詳可入藥永豐志
石梅生永豐縣治圃中經夏歷秋常青不落

棚梅

啓聖實錄昔玄帝脩道於襄陽之武當山一日下山行至一澗見一老嫗操鐵
杵磨石上帝問曰磨此何爲嫗曰爲針耳帝曰不亦難乎嫗曰工至自成
帝感其言復返所居遂中折梅一枝插棚樹上仰天誓曰余若道成花開
子結後帝冲舉樹果結梅實因相傳曰棚梅食之愈疾後呂仙翁過其地
有詩其畧曰高真學道此山時親折梅枝寄棚枝行滿功成應冲舉花開
子結識先知

三種梅

宋司馬温公傳家集和史誠之謝送張明叔梅臺三種梅花　別後相驚兩鬢霜可憐梅蘂爲誰芳
臺頭日暖分三色林下清風共一香正爛熳時遊不足忽離披去樂難常
慇懃手折遥相贈不欲花前獨舉觴　趙蕃淳熙藳書案上三種梅三首
人人共說梅花好試問梅花好奈何到底物名嫌太甚市區酒肆畫東坡
孫莘老問李成李東坡如何成李公以云吾年老云市區酒壚皆東坡可
乎我貴當縣知我希蠟梅全不事芳菲自非牢落山中士誰可與之同一
歸　翠袖佳人倚竹詩昔人比興乃陳辭我今頗欲求真相綠萼梅花並
竹枝

四種梅

宋曾肇文清公集觀四種梅　花信風從底處來水邊探得一枝開復與日日溪南北看盡江梅看臘梅　斬
新梅蘂破東風一樹鵝黄一樹紅不着鉛華元自好未妨時世畧相同

玉照堂梅品

齊東野語梅花爲天
下神奇而詩人尤所酷好淳熙歲乙巳予得曹氏荒圃於南湖之濱有古
梅數十散漫弗治爰輟地十畝移種成列增取西湖北山別圃江梅合三
百餘本築堂數間以臨之又挾以兩室東植千葉緗梅西植紅梅各一二
十章前爲軒楹如堂之數花時居宿其中環潔輝映夜如珂月因名玉照

復開澗環繞小舟往來未始半日捨去自是客有遊桂隱者必求觀焉頃亞保周益公秉鈞予嘗造東閤坐定首顧予曰一棹徑穿花十里滿城無此好風光人境可見矣蓋予舊詩尾句衆客相與歎艷於是遊玉照者又必求觀焉值春凝寒反能留花過孟月始盛名人才士題詠層委亦可謂不負此花矣但花艷並秀非天時清美不宜又標韻孤特若三閭大夫首陽二子寧槁山澤終不肯頫首屏氣受世俗湔拂閒有身親貌悅而此心落落不相領會甚至於汙褻附近略不自揆者花雖眷客然我輩胷中空洞幾為花呌呼稱寃不特三歎屢歎不一歎而足也因審其性情思所以為奬護之策凡數月乃得之今疏花宜稱憎嫉榮寵屈辱四事總五十八條揭之堂上使來者有所警省且世人徒知梅花之佳而不能愛敬之使予之言傳聞流誦亦將有愧色云紹熙甲寅人日約齋居士書

花宜稱凡二十六條　澹陰　曉日　薄寒　細雨　輕煙　佳月　夕陽　微雪　晚霞　珍禽　孤鶴　清溪　小橋　竹邊　松下　明窻　踈籬　蒼崖　綠苔　銅瓶　紙帳　林閒吹笛　膝下横琴　石枰下棊　掃雪煎茶　美人淡粧簪戴

花憎嫉凡十四條　狂風　連雨　烈日　苦寒　醜婦　俗子　老鴉

惡詩　談時事　論差除　花徑喝道　對花張緋幙　賞花動鼓板　作詩用調羹驛使事

花榮寵凡六條　主人好事　賓客能詩　列燭夜賞　名筆傳神　專作亭館　花邊謳佳詞

花屈辱凡十二條　俗徒攀折　主人慳鄙　種富家園内　與麤婢命名　蟠結作屏　賞花命猥奴　庸僧窻下種　酒食店内挿瓶　樹下有狗屎　枝上懸衣裳　青紙屏粉畫　生猥巷穢溝邊　昔李義山雜纂内有殺風景等語今梅品實權輿於此約齋名鎡字功父循王諸孫有吏才能詩一時所交皆名輩予嘗得其園中亭榭名及一歲遊適之目名賞心樂事者已載之武林舊事矣今止書其賞牡丹及此二則云

梅龍　黃氏日抄撫州仁壽堂續種梅龍記　紹興十九年顯謨李侯為撫州種古梅仁壽堂偃蹇橫出世稱梅龍四方至圖其狀以玩越百二十有三年而余來則梅已為闇松蔽日者所萎僅餘根榦在余惜之因擇梅之夭矯非闇松可萎者再植之一歲即秀發頴出駸駸將克肖侯之四世孫南雄使君適僑居於撫喜前人之迹有繼也屬余記之余謂是有可記者存其舊有謹終追遠之義續之新有存亡繼絕之義偃蹇者名揚天矯者氣伸凡皆於人事有關至若風雨霜露不可一日與地之神氣隔此又足以觀造化然又豈惟此哉造化之妙不驗於假火之日而驗於絕續之幾窮冬沍寒生意幾息一花初白萬宇皆春是梅為天地之仁之發見而仁為造化生不息之機國家體天地之仁而躋民壽域凡任宅生之寄皆宜知所觀省然則縱目乎仁壽之堂此梅實一鑑之存毋但效風流詩酒巡簷索笑咸淳九年癸酉歲四月四明山黃震記　陸游渭南集故蜀別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梅至多有兩大樹夭矯若龍相傳謂之梅龍予初至蜀嘗為作詩自此歲常訪之今復賦一首丁酉十一月也　昔年曾賦西郊梅茫茫去日如飛埃卽今衰病百事嬾陳迹未忘猶一來蜀王故苑犂已遍散落尚有千雪堆珠樓玉殿一夢破煙蕪牧笛遺民哀兩龍卧穩不飛去鱗甲脫落生莓苔精神最遇雪月見氣力苦戰冰霜開纍臣放士耿獨立淑姬靜女知誰媒推傷雖多意愈厲直與天地爭春回蒼然老氣壓桃杏笑我白髮心尚孩微風故為作嫵媚一片吹入黃金罍南遊寓興崇國寺中梅一樹枝柯蒼古似龍形偏宜和靖來題句却恐僧繇去點睛月照鬚髯分瘦影風吹鱗甲散餘馨不知誰是調羹手聽取春雷擘地聲　國朝周巽泉情性集千年一老樹瘦骨似蟠龍玉爪冰

霜合翠鱗苔蘚封羅浮雲裏見夏禹廟中逢來取臞仙駕飛光來几重

梅仙　國朝周巽泉情性集飄飄羅浮駕皎皎劫外身娟娟氷是骨槳槳雪為神持節來瀛海噓氣為陽春若非王喬侶恐是赤松隣殷勤問芳訊未盡寰中塵

梅兄　國朝周巽泉情性集羣英生有序迺在羣英先巡簷笑木李臨湘悚水仙根枝本同氣華萼何相偏鴈行來遠塞塤聲動芳筵嗟彼紫荊花輝耀春風前

梅樹　國朝周巽泉情性集南昌千載樹屹立出凡塵人想邑中尉仙留世外身清癯孤鶴骨夭矯半龍鱗擬掛一壺酒倚歌招子真

梅根　國朝周巽泉情性集孤根培厚地春意在東原蟠屈龍形古發生陽氣溫氷堅凝體魄雪淨返精寃大本深含蓄嚴冬花正繁

梅梢　宋韓淲澗泉集放步山根梅梢一花奇甚　老去情懷觸景移意行何地不吾詩小園雨後將飛雪探得梅花第一枝

太極梅

梢　元朝風雅熊勿軒弄條倚南棲剝落見根柢形容若外槁精腴實中美偃蹇勢難屈清風塵不滓白憐方寸微未發正如此

梅

枝　宋韓淲澗泉集今年未見梅花好竹外溪頭春自早滿瓶夭矯送香來照坐淋漓醉倒瓊林飛出蒼精龍朔雪未下風滿空笑指蓬萊

清淺水。連雲瑣斷最高峯

梅蘂

國朝周巽泉情性集輕冰融凍蕊點綴見仙姝色潤藍田玉光浮合浦珠枝頭帶蟾影花底露蜂鬚此日相看處。芳容何大癰。

梅英

國朝周巽泉情性集霏霏含玉蕊纍纍出瓊英春色梢頭見陽和根底生中心守貞白芳氣得輕清隱若飛仙佩飄翩來上京

梅萼

國朝周巽泉情性集凍萼凝芳思空山見美人冰姿含翠靨玉蕊絮未啓結蒂棲香雪綴枝迎早春醉看聞也未微笑問花神

梅香

國朝周巽泉情性集瓊樹流清氣花飄晴雪香暗凝翠雲袖微襲紫羅囊旖旎來東閣芬菲滿洞房酒酣三嗅醒吟斷月昏黃

梅影

周密浩然集遼時民間有女子蕭觀真十歲能詩賦梅影云窻間疑是李夫人江月多情為返魂不似丹青舊顏色十分清瘦怯黃昏郭印雲溪集梅影斜斜曾向溪邊見淡淡還從月下看那得世間三昧手為君寫出一枝寒元陳景仁詩梅影 孤標睽徹香痕淡鬢鬟應疑散碧霞溪面不隨流水去稍頭半被粉牆遮月窻印出橫斜態晴檻移來三兩花舊有華光模入畫醉餘想像岸烏紗僧大偉竹窻小藁竹所席上賦梅影分韻得枝字先自孤標有許奇況於閒處瞰清池倒涵波底生香骨斜界窻腰帶瘦

枝。和靖湖山月明夜少陵江路雪晴時。戴田松竹陰邊看松竹如何得似伊。何益舒詠物詩水中梅影 澄澄寒碧印冰條雲母屏開見阿嬌春色一枝流不去。雪痕千點浸難消臨風倚鏡雲衣濕帶月凌波玉佩搖最是黃昏堪畫處橫斜清淺傍溪橋國朝周巽泉情性集江碧涵疎影飄蕭鶴不羣斜橫半窻月低轉一簾雲畫掃塵無迹陰移篆有文常隨芳質見隱映雪繽紛顧祿詩見窻間梅影 瘦影一枝橫窻間弄月明焚香閑坐處詩思不勝清。宋王質雪山集清平樂。從來清瘦更被春僝僽瘦得花身無可有莫放隔簾風遶 一枝相映孤燈燈明不似花明細看橫斜影下如闌溪水冷冷。猨祠部集漁家傲 雪月照梅溪伴路幽姿背立無言語冷浸瘦枝清淺處香暗度粧成處士橫斜句。渾似玉人常淡竚菱花相對盈清楚誰解小圖先畫取天欲曙恐隨月色雲間去晏幾道詞胡搗練 小春花信雪中來隴上小梅先折今歲東君消息還自南枝得 素衣染盡九天香玉酒添成國色一自故園疎隔腸斷長相憶 又 小亭初報一枝梅惹起江南歸興遂想玉溪風景水漾橫斜影 異香直到醉鄉中醉後還因香醒好是玉容相並人與花爭瑩 又 夜來江上見寒梅自逞芳妍標格為甚東風先折分付春消息 美人釵上玉鐏前朵朵濃香堪惜誰把彩毫描得。免憑輕拋擲。李易安詞梅影河傳香苞素質。天賦與傾城標格。應是曉來暗傳東君消息。把孤芳回暖律。 壽陽粉面增粧飾。說與高樓休更吹羌笛。花下醉賞。留取時倚欄干。鬪清香添酒力。 七娘子 清香浮動到黃昏。向水邊疎影梅開粉。溪伴輕蘂有如淺杏。一枝兒喜得東君信。風吹只怕霜侵損。更欲折來插在多情鬢。壽陽粧面雪肌玉瑩嶺頭別後微添粉。 憶少年 疎疎整整。斜斜淡淡。盈盈脉脉。徒憐暗香句。笑梨花顏色。羈馬蕭蕭行又急。空回首水寒沙白。天涯倦牢落。忍一聲羌笛。 權無染詞 烏夜啼 洗淨鉛華污玉顏。自發輕紅。無言雪月黃昏後。別是箇丰容。骨瘦難禁消瘦。香寒不並芳穠。與君高卻看花眼。紅紫謾春風。

梅實



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別錄、梅實味酸平無毒主下氣除熱煩滿安心肢體痛偏枯不仁不飢去青黑誌惡疾止下痢好唾口乾。生漢中川谷五月

採火乾　陶隱居云此亦是今烏梅也用當去核微熬之傷寒煩熱水漬飲汁生梅子及白梅亦應相似今人多用白梅和藥以點痣蝕惡肉也服黄精人云禁食梅實　唐本註云　別錄云梅根療風痺出土者殺人梅實利筋脉去痺宋嘉祐本按　藥性論云　梅核人亦可單用味酸無毒能除煩熱　蕭炳云　今人多用煙熏為烏梅　孟詵云　烏梅多食損齒又刺在肉中嚼白梅封之刺即出大便不通氣奔欲死以烏梅十顆置湯中須臾接去核杵為丸如棗大內下部少時即通謹按擘破水漬以少蜜相和止渴霍亂心腹不安及痢赤治瘧方多用之　陳藏器云　梅實本功止渴令人膈上熱烏梅去痰主瘧瘴止渴調中除冷熱痢止吐逆梅葉擣碎湯洗衣易脫也嵩陽子云清水揉梅葉洗蕉葛衣經夏不脆余試之驗　日華子云　梅子暖止渴多啖傷骨蝕脾胃令人發熱根葉煎濃湯治休息痢并霍亂　又云　白梅暖無毒治刀箭止血研傳之　又云　烏梅暖無毒除勞治骨蒸去煩悶澁腸止痢消酒毒治偏枯皮膚麻痺去黑點令人得睡又入建茶乾薑為丸止休息痢大驗　圖經曰　梅實生漢中川谷今襄漢川蜀江湖淮嶺皆有之其生實酸而損齒傷骨發虛熱不宜多食之服黄精人尤不相宜其葉煑濃汁服之已休息痢根主

風痺出土者不可用五月採其黄實火熏乾作烏梅主傷寒煩熱及霍亂躁渴虛勞瘦羸產婦氣痢等方中多用之南方療勞瘧劣弱者用烏梅十四枚豆豉二合桃柳枝各一虎口握甘草三寸長生薑一塊童子小便二升煎七合溫服其餘藥使用之尤多又以鹽殺為白梅亦入除痰藥中用又下有楊梅條亦生江南嶺南其木若荔枝而葉細陰厚其實生青熟紅肉在核上無皮殼南人淹藏以為果寄至北方甚多今醫方鮮用故附於此政和本　聖惠方　主傷寒下部生䘌瘡用烏梅肉三兩炒令燥杵為末煉蜜丸如梧子大以石榴根皮煎湯食前下十丸　又方　治痰厥頭痛以十箇取肉鹽二錢酒半盞合煎至七分去滓非時溫服吐即佳　又方　治痢下積久不差腸垢已出以二十箇水一盞煎取六分去滓食前分為二服肘後方同　又方　治瘡中新努肉出杵肉以蜜和捻作餅子如錢許大厚以貼瘡差為度　外臺秘要　治下部蟲䘌杵梅桃葉一斛蒸之令極熱內小器中大布上坐蟲出　肘後方　治心腹俱脹痛短氣欲死或已絕烏梅二十七枚水五升煑一沸內大錢二十枚煑取二升半強人可頓服羸人可分之再服　又方　治手指忽腫痛名為伐指以烏梅仁杵苦酒和以指漬之須臾差　又方　治傷寒以三十枚去核以豉

一升苦酒三升煑取一升半去滓服　葛氏方　治赤白痢下部疼重以二十烏梅打碎水二升煑取一升頓服　又方　折傷以五斤去核飴五升合煑稍食之　經驗方　治馬汗入肉用烏梅和核爛杵為末以頭醋和為膏先將瘡口以針刺破但出紫血有紅血出用帛拭乾以膏傳上以帛縛定　梅師方　治傷寒四五日頭痛壯熱胷中煩痛烏梅十四箇鹽五合水一升煎取一半服吐之　簡要濟衆　治消渴止煩惱以烏梅肉二兩微炒為末每服二錢水二盞煎取一盞去滓入豉二百粒煎至半盞去滓臨卧時服　鬼遺方　治一切瘡肉出以烏梅燒為灰杵末傳上惡肉立盡極妙　吳氏本草　梅核明目益氣不飢　毛詩疏云　梅暴乾為腊羹臛齏中又含可以香口魏文帝與軍士失道大渴而無水遂下令曰前有梅林結子甘酸可以止渴寇宗奭衍義曰梅實食梅則津液泄水生木也液泄故傷齒腎屬水外為齒故也王叔和曰膀胱腎合為津慶此云雖鄙然理存焉燻之為烏梅曝乾藏蜜器中名白梅　紹興本云　梅實性味主治已載本經然種類不一其性無異唯一種黄大梅以火燻之令乾令烏梅是也溫州等處多造之治蟲斷痢諸方多用又鹽乾之為白梅主治雖異亦入于方其梅或以生或以乾亦世之果品然傷肺作痰頗

驗當云味酸溫無毒為定又根葉核人雖各分主療皆未聞驗據江南多產之陳衍寶慶本草折衷梅實味酸平暖無毒除煩熱明目益氣烏梅一名黑梅味酸平暖無毒白梅味酸鹹平暖無毒　續說云嘗謂白梅主傷寒痰厥頭疼折傷下痢腸垢令嘔者服之尤驗　金劉智經驗普濟方　乾烏梅法先泥一爐高約四尺內安鐵柱五重或木杖子取合熟帶生烏梅杏重重排爐隔上遍也爐下用穀糠灰火熏至熱盆合爐口灰火熏乾未黑用黑豆皮煎濃汁入白礬末攪勻染過烏梅熏之至黑再熏乾不住翻轉勿令焦過劉守真保命集烏梅助脾收腎進食李東垣試效方藥象　烏梅酸溫主下氣除熱煩滿安心調中治痢止渴以鹽為白梅亦入除痰藥中用　心法　氣寒酸溫收肺氣陽也山居備用烏梅先淨洗槌碎去核取淨肉微炒入茶用尚從善本草元命苞烏梅味酸性暖無毒療偏枯及膚麻痺治骨蒸勞熱虛煩止赤白痢不息去青黑誌惡疾除煩滿安心醫口乾好唾定霍亂吐利收肺氣喘急手指腫痛杵梅仁苦酒漬之消渴煩悶炒梅肉入豉煎服痰嗽藥中為引瘴瘧方內宜加生食傷齒胃又令人發虛熱產漢中川谷今淮嶺江湖五月採火乾多用煙熏黑胡仕可本草歌括烏梅本草名梅實下氣調中止口乾治產治

瘵仍治痢骨蒸勞熱用之安周禮籩人饋食之籩其實乾橑注橑梅乾也
詩義疏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黄乾爲蘇置羹臛韲中又可含以香口
廣志蜀名梅爲䕩大如鴈子梅䕩皆可以爲油脯黄梅以熟䕩作之淮南
子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百人酸陳眾萬集句茅屋西山曲孫
仲益風回忽報晴東坡古來和鼎實山谷雖老未忘情呂居仁南園已如
荳左緯悵望陽春煙祖可把酒來相就呂居仁令人憶去年鄭谷醉到
江南火未還呂居仁東風入樹舞殘寒方千青春獨養和羹味毛澤民試
薦冰盤一點酸于湖濃香吹盡有誰知李易安已是成陰結子時東坡
從此只應長入夢王介甫
午寒才起暖金卮趙德麟

梅子

格物總論梅子大者如小兒拳小者
如彈丸枝頭碧顆初熟帶臙脂色熟
甚黄而隕凡數種一種負小鬆脆多液無滓者名消梅一種結實多雙名重
葉梅一種一蔕結雙實名鴛鴦梅又一種蠟梅亦生子者名狗蝇梅味酸
甘嗽之過多能使人齒弱人多用以煎造最耐久藏惟消梅不宜熟亦不
耐日乾止堪青啖也夢溪筆談吳人多謂梅子爲曹公以其望梅止渴也
又謂鵝爲右軍有一士人遺人醋梅與燖鵝作書云醋浸曹公一甏湯燖
右軍兩隻聊備一饌張舜民畫墁集月破寅寅雨枝搖閃閃黄口中先水

出衣上帶花香肺疾須拚醉牙疎不賴嘗調羹無復用山谷日傾筐黄庭
堅豫章集帶葉連枝摘未殘依依茶塢竹籬間相如病渴應須此莫與文
君蹙遠山楊誠齋集又雨令人不出門新晴喚我到西園要知春事深和
淺試看青梅大幾分　亦山亭前梅子　道傍小樹復低枝摘盡青梅肯
更遺偶爾葉間留一箇且看漏眼幾多時　又詠梅子　紅雨斑斑竹外
蹊黄金婀娜水邊緑擧頭揀適低陰處帶葉青青摘一枝彭汝礪鄱陽集
道上人家梅子枝背春還復葉離離詩翁觸物俱歸思不用風前叫子規
張侃拙軒集一株緑色未成陰千點微酸已沁心細雨功深人不識摘來
先與了清吟晁景迂集謝園僕梅子　雲隨杜渚月依嵐未宜低頭幾不
堪顧我傖翁宜塞北因君梅子憶江南君乎學問二劉比南北該通酸自
甘南遊寓興集緑樹成陰後青圓炫日明人皆論止渴我獨問調羹王十
朋梅溪集梅子先　竹外溪頭手自栽群芳推讓子先開好將正味調金
鼎莫似櫻桃大不才北澗禪師詩集青梅子　雪未消時入品評纔黄又
屬傅岩人暫分葉底藏身地部領鸞花過半春黄楊集王仲彰南園梅子
步孫南園不憚遥枝頭梅子大如瓢主人莫雅頻來摘長日思君渴未消
舒岳祥閬風集三月十七日食梅子有感　春事已隨花事殘東風急處
省憑欄杖頭青子生來苦守得黄時也自酸王惲秋澗集食梅子有感
釋歲食梅矜行輩並擬連揮衆長嗟近年羅列雖滿前黄熟有餘聊雋味
極槩不過三數枚老頰流酸牙莫對物隨時新歲歲同人到中年凡事退
潮陽南遷幸不死齒豁頭童兄悲嘅我今五十齒雖牢食不能多行亦憊
只有區區行志心若與公同人不速宋本至治集梅樹子　不及見梅華
猶當得梅實時去兩莫追倚樹謾終日國朝周巽性情集中林有佳實
孟夏雨初肥離離青垂處落落紅綻時昔曾感商夢摽有興
周詩調鼎將用汝傾筐一墜之臨風毋相望聊以慰渴思

梅仁

國朝周巽性情集佳實存芳核中含元氣清陽生春欲動甲拆暖初萌雪
後孤根發年深老幹成長留酸一點金鼎待和羹黄人傑可軒集生查子
煙雨不多時肥得梅如許早有點兒酸誚沒星兒苦　飛燕惡禁持又待
銜春去容著水精鹽覓箇調羹處　蔣山溪翠環鶯報葉底梅如彈小摘
試嘗看齒微酸生香不斷煙丸露顆肥得頻兒紅還欲近淺黄時風雨摧
殘半　何如珍重剩著冰盤薦持酒勸飛傳似江梅纍纍子滿皎將風味
成就與東君隨鼎鼐著形鹽早趁調羹使楊無咎逃禪詞永遇樂風裡菜
英雨肥繁實又還如豆玉核初成紅腮尚淺齒軟微酸透粧墻低亞佳人

驚見不管露沾襟袖折一枝釵頭未插應把手挼頻嗅　相如病酒只因
思此免使文君眉皺入鼎調羹攀林止渴功業還依舊看看飛燕銜將春
去又是欲黄時候爭如向金盤滿捧共君對酒孫滌師詞菩薩蠻一聲羌
管吹嗚咽玉溪半夜梅翻雪江月正茫茫斷橋流水香含章春欲暮落日
千山雨一點著枝酸吳妃先齒寒

青梅

白氏六帖前蜀王建不識文字而好謙下節
判馮涓大夫好戲時鳳翔請判官結懽好畧
同張郎中也來晨宴接處馮公先語而張子乘之或致失懽乃令客將傳
達且請緘默坐既安而賓主寂然無敢發其語端者馮公乃取盤中青梅
鏗然一嚼之四坐流涎因成大笑事類合璧五代趙康凝揚偓方宴食青
梅康凝顧偓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爲慢侮康凝海陵蔡端明集
和吳省副青梅　梅華畏高寒獨向江南發那知汴陽墅青顆摘春月詩
之令所無歸思動楚越願君侑清罇行恐新芳歇梅聖俞宛陵集梅葉未
藏禽梅子青可摘江南小家女手弄門前劇齒軟莫厭酸棄之曾不惜寧顧
馬上郎春風滿行陌王之道相山集踈白欺人侵短鬢老紅乘酒駐衰顔
食梅已判非吾事把讀清詩憶故山曹勛松隱集和子忱患八月青梅
神傳閒水部妙物與長生鼎飪元滋味山樊好弟兄佳音當有象短韻已

驅兵試咽甘酸處行看雪裏英洪平齋集歌和老人青梅。雪水迎風細作鱗青青又是故園春只知和鼎非凡子豈料升盤有苦人還我核來槃轉熟寄渠花去意猶新側生底事揺車頻空作漁陽一點猩。方澄孫䌹錦小藁青梅如豆　春去雨霏霏青梅未摟時青青幾萬斛可惜不充飢揚弘道小亭集青梅　詩名籍籍何益吾道悠悠可哀莫謂附身已老盛牙不憚青梅廣文靖公集管灰青萼生雨去雪瓊英粲餘香嘉實成醞味終應戲蒲道源順齋叢藁青梅　豆顆輕盈綠袒膚仙姿高掛月清臞府藍天上新移種素艷清香世絕無山陰葦珪集纍纍酸實釀餘春小摘枝頭可薦新之子深能保自固中含天地發生仁葛天民無懷集嘗青梅　疏影橫斜處忽忽入夏看綠陰遮得晴青子結來酸因病全疎酒如癡猶凭欄楊花無藉在風急正漫漫中州樂府李欽叔為飛伯賦青梅江梅引漢宮嬌額倦塗黃試新粧立昭陽萼綠仙姿高髻碧羅裳翠袖卷紗閒倚竹瞑雲合瓊枝薦暮涼　壁月浮香揺玉浪拂春簾瑩綺窗冰肌夜冷滑無粟影轉斜廊冉冉孤鴻煙水渺渺三湘青鳥不來天也老斷魂些清霜靜楚江葉石林詞與幹譽才卿步西園始見青梅定風波破萼初驚一點紅又看青子映簾櫳冰雪肌膚誰復見清淺尚餘疎影照晴空　惆悵年年桃李伴腸斷秪應芳信負東風待得微黃春亦莫煙雨半和飛絮作濛濛吳文英夢窗藁賦瑤圃青梅枝上晚花西江月。林裏一痕雪在葉藏幾豆春濃玉奴最晚嫁東風來結梁花幽夢　香力添熏羅被瘦肌猶怯冰綃綠陰青子老溪橋羞見東鄰嬌小

青梅湯 食經

諸品青梅湯　梅湯家家不同初造時香味亦無甚未去蔵之經月若製造未到一毫失法便爛熟如黃梅湯蓋有數說于後一者須用稍青者小滿前採破核去仁不犯手以竹夾槌碎銀匙抄擬打拌攤在淨潔篩子中令水脉略乾爽二者甘草生用不見火三者炒塩待冷不可熱用四者生姜不須經水浸去皮一半切絲條一半擂碎不犯手攪五者青椒不可帶葉旋採晾乾製度俱依法了用銀匙或銀筋或竹筋拌勻不可犯手抄入淨乾磁器內不可大恰好盛得十盞料滿者仍用少炒塩摻在面上不可用箬篛作掩面只用兩層油單夾一層厚表紙緊緊扎定必依法然後可全脆青

黃梅

宋劉漫塘集林梢脆實薦辛酸尚記兒時刮目看老去盡牙無復昔曉枝猶喜墮金丸方澄孫䌹錦小藁雙雀啅餘芳長記來時路暫見金彈丸相呼遠飛去韋珪詩青子纔看遍綠陰轉頭紅綻又垂金未應功到和羮盡更為蒼生大作霖王炎雙溪類藁賦圃黃梅半墮草間　荷鋤芟草喚畦丁手拾黃梅遶樹行結子青青隨雨老開花白白本冰清　嘗新爭擘紅泥酒知味誰調玉鼎羮齒軟眉顰遭棄擲誤從雪裏競欣榮黃入隙可軒集柳梢青　恰則年時風前雪底初見南枝可憐忽忽花才清瘦子已紅肥　安排酒盞相隨看金彈纍纍四垂渴後情懷鼎中風味惟有心知。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十一　八灰

梅

蠟梅 范成大梅譜蠟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色酷似蜜脾故名蠟梅凡三種以子種出不經接花小香淡其品最下俗謂之狗蠅梅經接花疎雖盛開花常半含名磬口梅言似僧磬之口也最先開色深黃如紫檀花密香穠名檀香梅此品最佳蠟梅香極清芳殆過梅香初不以形狀貴也故難題詠山谷簡齋但作五言小詩而已此花多宿葉結實如垂鈴尖長寸餘又如大桃奴子在其中宋度宗於宮中種蠟梅藥亭於中名亭曰別是一家春遂成讖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東南之有蠟梅蓋自近時始余為兒童時猶未之見元祐間魯直諸公方有詩前此未嘗有賦此詩者政和間李端叔在姑谿元夕見之僧舍中嘗作兩絕其後篇云程氏園當尺五天千金爭賞凭朱欄莫因今日家家有便作尋常兩等看觀端叔此詩可以知前日之未嘗有也杭州府志東坡有在杭日贈趙景貺蠟梅詩云家蜂採花作黃蠟取蠟為花亦寄物又云萬松嶺山黃千葉玉蘂檀心兩奇絕今此花亦有數品以檀心磬口者為佳鎮江志木身與葉如蒴藋香氣似梅而加郁烈華亦五出類刻蠟而成又與梅開同時故名蠟梅實非梅也以花瓣之肥大者為貴細薄如蠅翅者為下會稽志蠟梅越中近時頗有剡中為多花有紫心者青心者紫者色濃香烈謂之辰州本蠟梅贊名自蘇黃始徐師川詩所謂江南舊時無蠟梅只是梅花臘月開王梅溪剡館蠟梅詩非蠟復非梅誰將蠟染腮游蜂見還誤疑自蜜中來溫革瑣碎錄銅缾浸蠟梅花水有毒不可飲黃庭堅豫章集戲詠蠟梅二首山谷書此詩後云京洛間有一種花香氣似梅花亦五出而不能品明類女功撚蠟所成京洛人因謂蠟梅木身與葉乃類蒴藋竇高州家有灌叢能香一園也王立之詩話云蠟梅山谷初見之戲作二絕緣此盛於京師 金蓓鎖春寒惱人香未展雖無桃李顏風味極不淺 集韻曰蓓蕾始華也蓓音倍蕾音磊 樂天詩愁鎖揶心鎖不開 老杜詩章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 桃李顏本作桃杏紅後改之 太白詩松柏本孤直難為桃李顏 風味見上注晉書庾亮曰老人於此處興復不淺 體薰山麝臍色染薔薇露披拂不滿襟時有暗香度 林逋梅詩小園煙景正淒迷陣陣寒香壓麝臍 陶隱居注本草云麝形似麞食柏葉或有夏食蛇蟲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自以腳踢出人有得之者此香絕勝 雷公云用蹄尖彈臍此香價與明珠同 楊文公談苑云金陵宮中人授薔薇水染生帛一夕忘收為濃露所漬色倍鮮草接令嶺南薔薇露染衣牀黃 莊子曰風起北方一西一東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文選陸士衡詩摘形不盈衿 林逋梅花詩暗香浮動月黃昏 披拂不滿襟一本作不盈懷按文選古詩云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 天工戲翦百花房奪盡人工更有香理玉地中成故物折枝鏡裏憶新粧 蜜花房謂其作蠟樂天詩點綴花房小樹頭 末句蓋有所寄駙馬都尉王詵晉卿尚蜀國公主主已下世故有埋玉之句 新粧用壽陽公主梅花粧之意 風俗通云張伯偕仲偕兄弟形貌相類仲偕妻新粧鏡中忽見伯偕問曰今日粧飾好否此略采其意 從張仲謀乞蠟梅 聞君寺後野梅發香蜜染成宮樣黃不擬折來遮老眼欲知春色到池塘 寺謂官寺老杜詩江路野梅香傳燈錄僧問樂山為什麼看經師曰我只圖遮眼老杜詩皇天無老眼謝靈運詩池塘生春草 此引用言仲謀當有詩興 孔武仲詩蠟梅二絕 黃魯直云王都尉有之邀同賦 蠟梅真何如但聞鄭家說淡日明晨霜涼酥點春雪 清嬿水麝俗淡學池鵝黃情知不是蠟風定有餘香 張舜民畫墁集和陳憲車蠟梅 黃宮暖律暗相催臘後春前見蠟梅青帝不知無蝶至黃華先賞有蜂來風飄嫩蘂添鴛羽雪駕寒香入酒盃畫道此花居第一如何更有百花開 蘇東坡集蠟梅一首贈趙景貺 天工點酥作梅花此有蠟梅禪老家蜜蜂採花作黃蠟取蠟為花亦奇物 天工變化誰得知 子仁曰杜詩蒼天變化誰料得我亦兒戲作小詩 厚曰韓詩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戲 君不見萬松嶺上黃千葉 次曰第七卷先生留劉景文詩亦云 德操按杭州西湖萬松嶺在錢塘舊治正南到縣一十里 玉蘂檀心兩奇絕 次曰李白詩光景兩奇絕 醉中不覺渡千山夜聞梅香失醉眠歸來却夢尋花去夢裏花仙覓奇句此間風物屬詩人我老不飲當付君君行適吳我適越 次曰先生將有會稽之請故也 笑指西湖作衣鉢 子仁唐祖古狀元以下到主司主事請謝衣鉢謂與主司名第同者任曰禪家謂傳法為傳衣鉢 劉才邵文集次韻鄭守蠟梅二首 靈根何年離衆香色相全似金容黃曉妝熒熒炫寒日夜氣耿耿凌風霜天真何曾資外飾坐笑塗額誇宮粧廣平當時應未見獨為梅花回鐵腸賴有花仙覓奇句東坡着意憐孤芳詩中寫就無遺巧安用學花教密房多情偏愛被花惱聞香心醉難禁當況復低垂深有意欲教醉賞傾瑤觴 忍冷衝寒破霜蕊為報春園行灼灼黃輕正欲金波

助斜抹寒梢，轉簷角香隨風遠。自析醺豈待嗅，芳方辟惡不逐，嫦娥向月
奔芳，桂相望空斷魂。新詩清絶慰幽獨，勝似對月開綠樽。　詠蠟梅呈李
仲孫　霜鋪鶩丸茸茸白，紅日破寒舒曉色。小枝叙傍碧闌干，光透香融
嬌欲滴。緣何使證紫金容，勝妙從來衆香國。時世梳粧嫌不稱，豈假嫩黃
拂宮額。清潤疑和玉髓膏，鮮妍似鍊鸞蜂液。團香掠藥太辛勤，堪笑蜜房
屯羽客。更有一般超絶處，畫史儘工描不得。漏板丁丁夜向闌，金波浸影
寒光溢。賞奇自昔屬多情，況復南人多未識。恰及開時寄一枝，後時便恐
香難拾。頃籍高才與發揚，妙句收歸花萼集。曾文清公集　謝送蠟梅二首
天將何物染江梅，白玉花成粟玉開。一種暗香金似舊，小黌和雪送春
来。　化工團蠟作寒梅，絶勝牛酥點滴開。不是前村深雪裏，蜜蜂應認暗
香来。　次韻鄭侍郎送蠟梅三首　折来梅與句爭清，强和餘音本不能。
欲向都官論一字，署無佳處似詩僧。用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事。　小
瓶梅映短檠燈，幽獨何人似我能。枉沐歌詞無用處，維摩詰是在家僧。鄭
有念奴嬌詞。　江梅難以蠟粧成，女手雖工未必能。香氣惱人眠不著，若爲
學得定中僧。　詠蠟梅　花時治遊郎，紛若一鬨市。蠟梅空自芳，俗眼不
緝意。洗心無一塵，坐覺香細細。乃知成風斤，要斲郢人鼻。晁元咎集　謝王

立之送蠟梅五首。　未教落素混冰池，且看輕黃綴雪枝。越使可因千里
致，春風元自未曾知。　恐是凝酥染得黃，月中清露滴来香。定知何遜牽
詩興，借與穿簾一點光。　上林初就詔羣臣，紫蔕同心各自新。誰見小園
深雪裏，破春一萼更驚人。　詩報蠟梅開官先，小圃分寄雪中研。水村映
竹家家有，天漢橋邊絶可憐。　去年不見蠟梅開，准擬新年恰恰来。芳菲
意淺姿容淡，憶得素兒知此梅。李方叔濟南集　次韻秦少章蠟梅　底處
嬌黃蠟様梅，幽香解向晩寒開。故人未寄嶺頭信，先報江南春意来。晁景
迂集　知宗即使臨渡江至金陵送蠟梅来　江北江南疊鼓催，清香清淚
各排徊。知君請德用無盡，掉欲移時留蠟梅。陳簡齋集　同家弟賦蠟梅詩得
四絶句　未未與白白，昌黎感春詩：晨游百花林，朱朱兼白白。着意待春
開。那知洞房裏，宋玉風賦：躋于羅帷，經于洞房。相如長門賦：但清夜於洞房。
已傍額黃来。見二卷蠟梅詩。　韻勝誰能捨，選頭陀寺碑：道勝之韻。山
谷以茶送孔常父詩：心知韻勝舌知腴。　色莊那得親。色莊見論語。　朝陽一
映樹，嵆阿詩：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到骨不留塵。杜牧之自貽詩：刻骨是風
塵。　黃羅作廣袂，絳帳作中單。人間誰敢着，留得護春寒。帳一本作紗。唐
車服志：凡祀天地之服，皆白紗中單。天[illegible]于朝[illegible]見中有白紗單中有
明[illegible]于形之[illegible]以行於後中[illegible]漢祖出[illegible]衍文面于是中單故名汗衫
青眼道恨之。　一花香十里，更值滿枝開。承恩不在貌，誰敢鬭香来。杜荀
鶴春宮怨：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　又詠蠟梅　智瓊額黃且多詩，回
眼視此風前葩。半[illegible]獨幽怡錄：唐開元中[illegible]後兩[illegible]大如三四
老史二老[illegible]戲[illegible]一[illegible]曰君輸我智瓊額黃十二枝少頃共來[illegible]而去
集仙錄：魏濟北從事弦超夢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姓成公，字智瓊。
家家融蠟作杏蔕，溫庭筠古[illegible]詩：融蠟作杏蔕，男兒不恨[illegible]。　歲歲逢梅
是蠟花。蘇東坡蠟梅詩：蜜蜂採花作黃蠟，取蠟爲花亦其物。　世間真僞非
兩法，映日細看真是蠟。東坡[illegible]堂詩：定是昭然非兩法。　我今嚼蠟已甘
腴，況此有味蠟不如。楞嚴經：於橫陳時，味如嚼蠟。　只愁繁香欺定力，薰我
欲醉須人扶。不辭花前醉倒卧，經月是酒是香君試別。法華經：以禪定智
慧力。智度論：以定力故，出生死山谷。[illegible]中玉詩：錦江春色逢人醉。人郡
子建詩：淑氣浮香暮入醉。　蠟梅四絶句　花房小如許，山谷蠟梅詩：天
工戲剪百花房，奪[illegible]傳[illegible]如許。[illegible]初五[illegible]山[illegible]
以黃金塗之。中有萬斛香，與君細細輸。　来從風處所，黃露滿衣濕。洞冥
記：及東方朔別傳，母[illegible]失朔所在，經年乃歸，曰[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都

崇臺王公[illegible]以丹粟霞漿飽，問幾九乃飲玄天黃露半合即醒。後武帝
欲之，翔乃乘步景之馬至東極，得玄露青黃露還以授帝。昌黎灘吏詩：湖
州底處所。　緣愁翻得憐，亭亭依風立。南部煙花記：隋煬帝御女來寶兒憐
治多態，恐湯進合蒂迎輦花，帝令持之，號司花女。帝謂虞世基曰：寶兒多
態，恐卿試嘲之。世基爲詩曰：學畫鴉兒半未成，垂肩軃袖太憨生。緣憨却
得君王寵，常把花枝傍輦行。老杜牛女詩：亭亭新粧立，大江畔。爲花詩春
光懶困倚微風。李義山蠟詩：趙后身輕欲倚風。　奕奕金仙面，涅槃經：[illegible]
大仙。李太白贈僧　公詩：授予金仙道，曠劫未始聞。閟宮詩：新廟奕奕。鄭
箋：技美也。　排行立曉晴，態態夜來雪。少住作珠纓，維摩經：人見珠纓在彼
佛上。　亭亭金步搖，朝日明漢宮。當時好光景，一似此圖中。漢輿服志：皇
后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吳谷
子：周文王於髻上加珠翠翹花，傅之鉛粉，步步而搖，故曰步搖。李太白越
女詞：新妝蕩新波，光景兩奇絶。王之道相山集　追賡直蠟梅二首　一種
幽素姿，凌寒爲誰展。似嫌冰雪清，故作黃金淺。　歲窮壓霜雪，春至喜風
露。一枝蠟花梅，清香美無度。　蠟梅洗次韓韻　一枝橫亞竹梢黃，宮樣
新翻半額粧。閑淡似宜冬後日，清癯應怯夜來霜。生憎丹臉嬌含酒，巧妬

氷肌冷透香取蠟為花綠底事渠吟空餘少年狂　可憐風骨肖梅英試問東君曷似生正色不從朱粉涴柰寒猶怯雪霜輕論交蔫蔔君為勝校社醉醲我更清縱美詎能齊衆口此言何獨指羊美王東牟先生集　鄭顗道中蠟梅　一種佳名兩字猜蜜脾融液蠟中開雪花不敢迷真色風格都緣不是梅　長垂月帔別天階翦作金鍾應律灰世上語言無入處好從天上覓詩來　又詠蠟梅　江梅已勝猶非似此外餘芳更堪數信知風格忌太高至此從前難著語世間初無守可誇且隨顏色稱蠟花醉人香味解禪定挾眼靜佇辭紛華徐熙畫花只畫神黃荃細瑣皆逼真要須別花如別畫只恐此心難付人呂居仁詩　學得漢宮粧偷傳半額黃不將供俗鼻愈更覺清香洪适盤洲集　天遣金鍾霞人稱刻蜜脾暗香深雪裏凍蝶蚤前知劉屏山集　張巨山賦蠟梅因成四首　取名慕橫枝要自同風格雖微調鼎味究有金鉉色　渾疑蠟作花貌野中抱幽冷香不盈皆意畫仍一派　尖葉破微雪明犀透清暾不有朱紫繁那知中色尊　今日尋此梅危行石澗東花神欲宣令萬鐸懸春風王十朋梅溪集　非蠟復非梅梅將蠟染腮遊蜂見還誤疑自蜜中來　蝶採花成蠟還將蠟染花一經坡谷眼名字壓羣葩　色含天苑鵝兒黃影醮瀛波鴨頭綠日烘

喜氣光燭顏雨洗道粧鮮映肉　天工着意點酥不與江梅開雪膚露滴蜂房釀崖蜜日烘龍腦噴金鑪萬松張孟黃尤好三峽藏春綠不枯東南蠟梅葉落始開峽中地暖葉開而葉不落題品儻非坡與谷世人應作小蟲呼宋山甫知縣云大寧監多蠟梅上人不知貴呼為狗蠅花　張思豫主簿送蠟梅　蓮幕何人送此花不容一藥汚貧家歸來自覓清河種馨德如人最可嘉予在趙幕有送蠟梅者却之向像有逆幕風清不受梅句　義夫許贈丁香蠟梅　劉郎不獨種桃花蠟蘂柔香更可嘉臭味相同林下友從今花木亦通家予植十八香目丁香曰柔香取杜詩丁香體柔弱胡銓澹菴集　和山谷從張仲謀乞蠟梅韻寄吳明可　玉壺佳處野梅發未識後山寒樣黃乞取一枝淮海去不應春色占錢塘曾公隱集　送蠟梅與曾鉉父　紫煙破萼綴蜂房微露濃薰苒苒香寄與赤城賢太守要知和氣入風光吳芾湖山集　蠟梅二首　誰將粟玉刻蜂房巧向梢頭取次粧羞得江梅都避舍滿園不見一枝芳　園林搖落獨芬芳未讓江梅雪裏香還恐人嫌梅太白故來枝上畫塗黃鄭剛中北山集　縞衣仙子變新粧淺染春前一樣黃不肯皎然爭蠟雪只將孤艷付幽香　金房道閒皆蠟梅居人取以為薪周務本戲為蠟梅歎予用其韻是花在東南每見

一枝無不眼明者　邊城草木枯散漫惟蠟梅花蜂不成窼深黃吐春回如行沙礫中眼明見瓊瑰初謂此邦人推為百卉魁文房與幽室佳處定使陪羞先蔟蘂類屛置山墻隈事有大不然驚呼誤徘徊頑夫所樵採八九皆梅材餘芳隨東薪日赴煙與埃曲突黔家火靈根萬花灰我欲從化工緩語搖頰腮天涯有清客不善為身媒鮮鮮犯霜露旦旦斤斧摧寧若槁變枳甘心擯長淮令渠負此姿風韻元不類胡為雜榛棘僅與社櫟偕化工為垂手毋令識者哀　再和　我賦蠟梅什吁嗟何獨梅天衢詎謂高富貴容姦回世路可憐窄巖穴老奇瑰劉蕢棄如蚖李郃方為魁漢帝稱威權太史不得陪楚亦多大夫靈均葬江隈天馬繫四足悲鳴誤徘徊楩楠遇拙匠血指成棄材高岡鳳鳴資寵下隨煙埃泛觀無不爾何歎花為灰我欲勸處子無庸畫紅腮我欲勸朝士無庸巧相媒時來雞犬仙勢去金石僨置器戒如斗酌酒當如淮陶陶醉鄉中壯心休自頹小視造物者令與兒輩偕浩氣塞天地容易毋悲哀李壁鴈湖集　數枝託悟上人持供南園　色染薔薇水薌薰靜中時有暗香聞上人生怕花料理未信真能惱石君　余十歲時從巨兄仲氏侍先父攝師江陵郡圃蠟梅數百株昔盛開予為記之仲兄頎賞愛以為工今十六七年矣屬感前

事重賦七言以紓余悲　病眼清晨欲法霜誰將幻色對山房十年猶記湖陰夢幾度愁聞漢苑香臘雪近春纔一白好花得地更深黃秪應無復當時意草木何知我自傷陸游渭南集　蔔秀才送蠟梅十枝奇甚為賦此詩　與梅同譜又同時我為評香似更奇痛飲便判千日醉清狂頓減十年衰色疑初割蜂脾蜜影欲平欺鶴膝枝插向寶壺猶未稱合將金屋貯幽姿潘良貴默成居士集蠟梅三絕　孤芳移種自仙家故着輕黃映日華舉世但知梅蘂白不知還有蠟梅花　旦評人物尚雌黃草木何妨定短長試問清芳誰第一蠟梅花冠百花香　枝頭跦蘂吐檀心借日嬌黃色淺深却倩江梅來作伴要看明玉間良金張廣東窻集次韻曾大卿用東坡先生韻賦蠟梅　湘潭有客善種花曉移根撥來君家天公着意為刻蠟幻出新芭亦尤物至遊老儒舊相知少年惜花多賦詩而今更挽金蕉葉與花一處成三絕夜闌寶帳攢遠山斂頭餘芬薰醉眼明朝紅塵麾不去妖艷妨人覓佳句始信清臞自可入此語喝誰當為君請為百花作檀越得意不妨時擊鉢　再次前韻　梅花聲名降百花蠟梅復出亦世家真香不多讓以蠟玄官風流無長物瀛洲閣老聖得知不解藏鋒屢作詩君不見大蘇曾賦黃千葉歲晚無膠續絃絕君今傾洒飯顆山拋上寘

投邪得眠想應不妨花歸去閑處韓郎有新句淺黃官樣苦撩人此事從來合付君我亦評花太僭越不問吞針與嚼鉢　蠟梅近出或謂藥中一種不結子非梅類戲作數語爲解嘲云　梅花孤高少輩行蠟梅晚出輒爭長素粧落額豈不好淺黃拂拭更官樣檀心半迎寒日吐暗香坐待初月上春風不是苦靳惜未辨開花大如掌君不見桃李開花到結果削梗鑽核終奇禍蠟梅沾蠟如幻成渠要調羹身後名朱晦庵集蠟梅　風雪催殘臘南枝一夜空誰知荒草裏却有暗香同資瑩輕黃外芳勝淺絳中不遺芩寂似何以媚芳叢唐仲友說齋集蠟梅十五絕和陳天予韻　此花清絶似幽人苦耐氷霜不愛春蠟蘂輕明香萬斛黃姑端的是前身　點綴何曾待化人家房瑣瑣暗藏春定應昔與江梅友惹得清香尚滿身　袂剪黃羅亦可人君詩賸覔小園春最憐丈室銅瓶裏獨對維摩似病身　黃姑侍女兩三人散作名家不嫁春僊桂飄零離菊盡香容付與雪中身　日暮天寒倚竹人淡粧別有一般春紫囊深貯香無限金縷初裁穩稱身　山麝時時暗襲人薔薇露濕滿枝春若教粉蝶知音耗應恐韶華枉誤身　的皪光明色照人枝頭已有十分春我驚喚作菩提樹爲是如來幻化身　不管江梅妬殺人壺中日月已先春恰如姑射神僊子野服高閑物外身。　長伴南枝帶雪開渾無蜂蝶去徘徊可能熟識金僊面只有詩人日日來　只恐幽花取次開哦詩忍凍幾徘徊莫猜野服風情淺解把天香暗裏來　甚欲陪君酒甕開寒侵病骨却徘徊不辭更琢金僊句圖得拋塼換玉來　爲愛凌晨細細開誰人伴我獨徘徊朝陽滿樹無塵滓寒雀驚窺欲下來　一點輕明照雪開六花驚妬亦徘徊清香不在江梅後底事全無驛使來　幾歲巖扃獨自開何人立馬爲徘徊只因坡谷傳佳句惹得尋春使少來　積雪愁陰久不開爲憐花冷故徘徊憑君琢句留金蘂待取霜風送月來　凌寒不獨早梅芳玉艷更爲一樣粧懶着霓裳貪野服自然仙骨有天香輕明最是宜風日冷淡從來傲雪霜欲識清奇無盡處中閑深佩紫羅囊張鎡湖南集問訊家林蠟梅　蠟梅吾甚愛園種未能多旋去東南竹新添二十窠鄰家戲半月放蓓想盈柯前日丁寧句花神記得麼　蠟梅二首　金谷園中夜罷炊照花滴蠟上林枝清芬更比寒梅耐不是蜂房借蜜脾　家世凌風却月旁別來衣變鬱金光神仙定遇容成子教服三黃適體香　龍井山主送蠟梅　風落松釵滿磵橋野蜂移蜜上枯條道人采得山中語不是塗黃一樣嬌　次韻茂洪頁蠟梅　世路嶔崟費折枝退耕非我更其誰真花似假無心詠只誦浯翁舊日詩　種蠟梅喜成時欲暫往梁溪　出得荊扉喜欲顛。國夫撐到蠟梅船包封山土根微脫束縛溪藤葉尚鮮　般處側從新逕裏。種時圍向舊臺邊丁寧寄侍吾歸看切莫開花小至前　道旁方訝撲人香金蓓花開滿擔裝尚有松釵掛枝杪買歸偏稱佛山堂道中買蠟梅兩本　僧廬草創石崖根慣見西湖不喜論安得便如居士意移爲官舍讀書軒大佛庵僧贈月湖詩。　病起見餅中蠟梅偶書　南湖地勝無凡木只說寒梅詩不足四般風韻兩般高黃如蜂蠟白如玉餘品緗紅亦總嘉早開最喜黃白花去年樹下看不厭吟興被壓空長嗟今冬一病恰半月未暇尋梅踏殘雪數枝蠟蘂忽先來吹香大慰經手別道人不作群兒癡三嗅喚醒勝良醫黃絹幼婦語難辨一點自有無窮詩此機亦似維摩老何曾真難文殊倒從茲不病是談禪命花却爲金色仙范石湖大全集從巨濟乞蠟梅　寂寥人在曉雞聰苦憶花前續斷腸全樹折來應不惜君家真色自生香　次韻漢卿舅蠟梅二首　垂垂瘦萼泣微霜剪剪纖英鎖暗香金雀釵頭金蛺蝶春風傳得舊宮粧　湘袂朝天紫錦裳光風微度絳宵香壽陽信美無仙骨空把心情學淡粧史浩鄮峯真隱漫錄蜂房釀餘滋衆香黃蜜脾幻作應真面行行排玉枝相看紫檀色風搖振金錫天

遣久住世不畏高樓笛趙蕃淳熙藁和何叔信別種蠟梅韻　不識梅當牖唯知竹映墻脫成元似蠟染就卻殊黃自是風神秀寧由肌骨香木犀雖瑣碎品色庶同方。木犀亦有黃與白者元不異耳　以蠟梅分供堂頭希廬首座沖南首座惠絕句次韻併簡堂頭二首。　密黃初出一枝春分似堂中得定人各各聞香獲三昧信知文字本非真　才畫年來怕及春上人那說是詩人撥殘芋火寧餘事故欲撩公懶是真。　陳嚴二君頻送蠟梅因以成詠。　緣蠟爲花刻作枝列爲梅種自何時詩多草木初無與賢比蘭荃又見遺　秪道品題終不遇豈期坡谷解相知却憐二士空齋冒不及西都講盛儀　次韻何叔信二月蠟梅猶盛之作　江梅未醒如凍蠅蠟梅先折能寧馨江梅既開瘦欲絕蠟梅吐香方未歇欸思覓句攄襟期嫌如踈葡傷肝脾君詩與花孱俱見卻悔臨淵秖癡羨君因此花詩再題過讀快若垢得篦從渠見者不著目亦勝長安紛市鬧。　又詠蠟梅　蠟梅初看十日前黃深紫鮮香欲然要充銅瓶頓桀几欲折羅折還加憐蠟梅重看十日後黃淡紫萬香欲覆是當雪砌與霜檐欲開未開咸未就山叟山居山徑荒秖有竹樹參天長浮花不省著老眼此物未免搜枯腸雪消霜熟冬行莫凛日凝天應有數蠟梅引破春風路紅潔緗叢看樹樹

許綸涉齋集司花工剪蠟墨容巧抽脾醞藉無梅標生香認得知 次木
伯初蠟梅三絕 裕韻秤量兹是梅採新叢裏凍花開蜂衙不逐飄零盡
真似天工蠟綴來 蜂薰脾蜜爵薰臘香染薔薇色染梔大似幽蘭慷隱
標有心聞處得香遲 氣禀中央色自莊丹心展盡只輸香自知不結和
羹實盡作山家譚泊裝池與氷滔溪集次韻劉希顏蠟梅二絕 仙衣曳
紫練裙黄天遣清臞勝國香月上小窻寒影動不禁風味惱剛腸 剪成
香蜜綴疎枝度臘爭春已恨遲清夜無人花睡去小園風露更相宜 揚誠
齋荆溪集天向梅梢別出奇國香未許世人知𪨗愁滴蠟緘封却偷被霜
風折一枝 蜜蜂底物是生涯花作餱粮蠟作家歲晚略無花可採却將
香蠟吐成花 眉間蜜酒發輕黄對看詩人不惜香金作仙衣元自冷月
中仍帶一身霜 蒼頭元不是花房融蠟𢎞酥戲滴將忽見微舒金爪甲
不知中有紫香囊 江梅珍重雪衣裳薄相紅梅學杏裝渠獨小參黄面
老額間艶艶發金光 粟玉圓彫蕾金鍾細着行來從真蠟國自號小黄
香夕吹撩寒馥晨曦透暖光南枝本同姓唤我作他楊 次東坡先生蠟
梅韻 梅花已自不是花氷魂謫墮玉皇家不餐煙火更餐蠟化作黄姑
瞞造物后山未覺坡先知東坡勾引后山詩金花勸飲金荷葉兩公醉吟

許抓絕人間姚魏漫如山令人眼暗只欲眠此花寒香來又去惱損詩人
難覓句月無花影恰三人文同作墨君吾詩無復古清越萬水千山
一瓶鉢 盱眙軍無梅郡圃止有蠟梅兩株 只道橫枝春未回又疑不
肯犯寒開蓬人問訊花消息不識江梅只蠟梅 臘裏花開已是遲西湖
十月見瓊肌嶺頭猶說南枝暖却向淮南覓北枝 燭下瓶中江蠟二梅
江梅蠟梅同日折白晝看來兩清絕如何對立燭光中只見江梅白於
雪韓淲澗泉集武林買蠟梅栽在園 移得西湖一種來小園已是十年
栽輸香淺色霜風晚合與幽人子細開 澗上蠟梅香甚 照眼花枝是
蠟梅香傳小樹為誰開弄陰欲雪山長暝破曉終風水漫洄鳥語春聲喧
慢靜鴻飛寒影去還來數間敗屋浮橋外何苦無吟不舉杯 又詠蠟梅
家山蠟梅開歷歷水邊樹故園不可見胡能寫吟句隨風惜其姿破霧
得其趣淋漓街一杯錯莫嚴數步不道緇塵中惱我尚況癎瓶罄良自佳
但恐失平素香傳疑麝煤體訝豈金鑄我居小隱橫幽懷眇回互須安世
悔稾後編蠟梅花 香如江路晚風騰色似蜂房曉露凝姓蠟名梅俱是假世
間多少墨成蠅 江梅蠟梅同賦 淡白輕黄著蜂蝶截肪蒸栗玉肌膚
品題道骨誰高下著莫清香似有無野服黄冠離世士縞裙瑤佩列仙儒

春風底處無紅紫誰肯衝寒到玉湖 詠蠟梅 枯蹤寒影變豐腴的皪
氷肌染沁黄難免世人梔蝶議頗憑天骨蕙蘭香情知不作和羹計老子
誰能弄粉粧却笑南枝心未死壽陽新額小紅裳蔡九峯集造物無窮巧
寒芳品更殊花腴真類假枝瘦嬾猶枯帝子明黄表宮人隱絳襦若論風
韻別桃李亦為奴陳造江湖長翁集次韻趙帥蠟梅 窻底閑尋斷續香
貼金誰此想風裳漢姬嬾赴昭陽燕宮額塗成却斷腸周益公大全集蠟
黄纖就費天機付與園林賤出枝詩老品題猶誤在紅梅未是獨開遲曹
彥約昌谷集和三十郎蠟梅 官黄新賜極恩榮花不同梅與共名頗謂
寒中宜作伴想因開早更為兄世間何物疑真蠟海上新來染碎瓊體得
自香天分好金塗銅切却崢嶸袁絜齋集金相玉質舊同科暗裏清香萬
斛多絕俗風流寧不似調羹功用竟如何揚冠卿客亭類稾蠟梅四絕
遊蜂辛苦事芳菲嚼蘂偷香釀蜜脾還被東風巧妝拾又隨春色上南枝
枝上緺鍾萬顆垂凌寒傲視雪霜姿從令踈影暗香句不數西湖處士
詩 塗黄不學漢宮粧一點檀心萬斛香嚼蠟我今忘世味看將花譜細
平章 阿嬌歡處黄金屋洗盡鉛華兒女粧香魂夜寒伴幽獨書燈相對吟
胡床周益弁陽蠟後集蠟本花所作作花應更香日參無味禪不作有色

粧未知香山白何似江夏黄生令彼槊者難擅春風揚无咎逃禪中宮作和
立齋蠟梅韻 蠟花檀暈香如梅攙芳入譜名京垓立齋形容消息大濃
芳不受霜雪埋踈影橫枝雖未足淡淡中色接先開董然不待詩料理詩
人無奈清香催詩清香韻兩奇絕詩香相感從何來只緣人與花相似心
香洒洒供無埃坡公衣鉢何敢覬隨齋杏酒非吾栽有時靜聽群兒讀繞
樹日走數百迴仰頭生意已如此俯視百草方枯荄黄履翁白堂集龍麝
濃薰總不宜幽香細細忽聞時蜜脾懸磬無餘味鶴膝橫陳有老枝玉蘂
檀心還得似蠟言脂貌有誰欺却疑不是人間物三嗅慇懃與賦詩 再
和 氷霜元不與花宜順怙梅花亦後時庾嶺別來無驛使少林忽見有
横枝化工真幻知誰辨詩老題評豈我欺世味飽諳渾似蠟對花不飲謾
賡詩 和萬舍人折贈蠟梅韻 問訊江梅意未回少林橫出不知栽爭
先賴有園夫報折贈空驚驛使來踈影暗香爭是伴蠟言梔貌未須媒 主
人問說歸朝近且趁眉間喜色開公日小報舍人除使任云 再和 蠟
綴枝頭春未回緗羅休用剪刀栽直須浮蝶相攜去應有遊蜂錯認來 暈
紫檀心真似假嬌黄粧額自能媒羊來世味渾如此嚼蘂吹香一笑開
再和 步遶名園日幾回司花着意巧能栽影踈雅稱燈籠映東坡詩有

燁紙燈籠香細疑從酒面來（酒有蠟面）破白江梅羞月妬粘紅傀杏待春媒何如新樣龍山種却在京都占早開　夜讀邵堯夫詩戲効其體再賦蠟梅　紛紛蜂子競生涯每到花時鄉放衙蜜室盡將花作大聲蠟何人翻以蠟為花姑從凡卉論先後若此江梅有等差弄假像真真像假小兒造物未須誇周紫芝太倉梯米集賈主簿家蠟梅　臘月邊城風雨沙帶香誰剪蠟梅花寒燈枉作江南夢春在墻東主簿家　小壺貯江蠟二梅幽絕俱可喜作三絕　遮眼梅花不要多著人無復奈香何月明羞看銅臺影矮樹斜枝憶短坡　吳娘鮮滴酥成蘂天女能融蠟作花付與詩人說妍醜風流二士本同家　天上姮娥白玉肌蘂珠宮女欝金衣相逢月下渾無語笑指蓬壺作伴歸　乞蠟梅　老翁真是可憐人却覓花醫病眼昏乞取蹤枝更蹤蘂莫論桃葉又桃根　臘盡冰消未見時春風應入近南枝懸知老樹開花早苦恨幽人得句遲　臘月二十三日郡廳禱雪夜宿齋房趙尉燈下送蠟梅　半昏燈火宿齋房驚見梅梢破蠟黃夜靜月斜簾不捲步虛聲裏得花香　蠟梅六言三首　剪蠟枝橫隴月釀花蜜滿蜂房誰遣凌寒枝上中含百和花香　雲佩風侵玉冷仙裳霧卷羅黃家在蘂珠宮裏衣熏鵲尾爐香　桃花占上林薄蘭芷擅離騷經欲弔

花中遺逸聊尋世外林坰（此花香韻俱絕。而二書俱不載。故有花中遺逸之句。）　再賦三首。　孤根雅宜幽處空明宛似僧房我作蒲團燕坐時參鼻觀清香。　淺俗微嫌菊隱蠢蹤不愛葵黃花裏誰方高韻人中可比黃香　移種定從天上世間那得此香白髮人應羞看鵝兒酒可爭嘗　蠟梅大有生意　幽芳念初分厚地凍始裂耐寒憐孤根忍苦度尺雪誰持萬金良起死醫寸蘂伶俜初回姿荏苒似着葉瀟木猶未成已與凡草別平生冰玉交勝韻頗奇絕微風折輕黃香霧濕寒月桀凡著氷壺餘芬散清樾只有滿眼花想像疑可折感君分似意老味倍欣悅添我小窻春芳意未衰欲盛德不可忘封殖寧敢闕　蠟梅一首　彼美青樓倡顏色豈不好春風桃李花過雨堪一掃槃槃星冠女雲宮在三島霧帔卷黃羅披風出雲表焚香禮夜壇香霧生杳眇恨無脂粉顏千金聘嫣嫣劉郎竟不來含顰弄清曉誰憐傲霜枝照眼自明瞭永懷蘂宮姿微黃淡飛標清蟾耿寒枝與月自相惱真賞久未逢殘英惜空老　吳幾聖許分蠟梅栽二首　林下幽姿惱殺人書來分我月黃昏杜陵老子堪憐許杜乞桃栽一百根　越羅新學染宮黃不着紅藍一點粧移取綵衣歌舞樹莫教曉夢怨餘香　幾聖以三詩寄蠟梅栽次韻　寄將琢玉風前句剪送和香雪

後枝要識此花真面目細看無色畫中詩　釀蜜成花比似難移根深恨老來看豐肌弱骨須調護可怕寒梢白露團　慣見江邊雪樣梅此根常恐自天來懸知老去醉中眼便是姚黃花嬾開　李大隱先生集和同院蠟梅　曾笑江妃粉面光化工端為拂嬌黃蜜脾旋滴明如剪宮額新塗暗有香　應與羣梅分氣味不同陶菊鬪輕狂捧心誰識西施病臨鑑深顰未試粧　嶺梅開過已飄揚獨出奇姿淺淡黃蜂蕚巧粘花蘂蜜緗羅輕熨水沈香　光搖燭跋連宵賞色映鵝兒罇酒狂只恐壽陽公主惟蛾眉畫了不成粧　瘦骨纖肌出衆芳嘉名聊占蜜脾黃秦酥亂點寒生粟春酒初開凍發香　事異代新矜屋潤巧同刻露伴兒狂十年不見春風面依舊輕輕薄薄粧　再賦蠟梅　不雜寒枝氷雪光蜜脾初點一分黃幾時巧借韓湘手到處濃薰荀令香東閣欲藏羞太白游蜂邂逅恍如狂艷陽時節開桃李任學風流時世粧　洪炎西渡集蠟梅　見江樓下蠟梅花香撲金罇醉落霞獨倚東風如夢覺一枝春色別人家　謝翱詩冷艷清香受雪知雨中誰記蠟為衣蜜房做就花枝色留得寒蜂宿不歸　韓元吉南澗集蠟梅二首　白壁黃金取意裁極知變態自江梅風流一樣香仍好共趁春前蠟後開　未恠籬東染御黃天香特地剪蜂房應憐雪裏昭君怨洗盡

鉛華試佛粧　衛宗武秋聲集次韻賦蠟梅　將到窮冬寂寞鄉誰知花事未渠央寂憐剪蠟翻新樣却笑燒鉛作素粧　能向早梅前獨秀何妨秋卉後纔香祇嫌一種開何晚直待東風為發揚　劉習之方是閑集　色異政自貴香清未堪嗟蜜蜂擅造化幻作姚家花丰姿輕明體充實染透薔薇鎔精日從稱紫單黃檀心桃李依然是凡質　飲東丘庶姪家賦蠟梅和陳簡齋韻　釋迦黃面禪可誇色想熏積霜中葩不然安得白玉蘂而乃幻此黃金花信知造化真有法蜂擷釀蜜蜜釀蠟蠟凝花房豐不腴桃李漫山為可如繁枝摘索爍果玉吟叟西郊信杖扶小須夜脆蹤影掛明月是蠟是花君自別　崔敦詩舍人集和唐致遠蠟梅　萬木折冰雪千葩謝華襆誰約金童仙衝寒下嚴風惱入風味深縷衣立隆冬旁有玉京子含香笑相逢夜水吐玉龍月窻影相重詩情太牢落聊以二友供清標體黃裳素姿掩凡容東君着意光羣英絕追蹤　吳則禮北湖居士集和蠟梅詩　江邊一樹垂垂花酒盃曾覓黃公家誰教五出作黃蠟六出休論扁尤物鼻端有皺儂自知羣兒空誦詩人詩天公與花不與葉要遣孤芳作超絕緬懷南徐江上山醉入梅花海中眠梅花亂落青鳥去大是天公送聲句天公定不畜吾人蠟梅句法聊付君禪牀僧几夢吳越煮菜從來滿齋鉢

姜特立梅山續藁百花結成蠟花香蠟不香如何此枝上似蠟更芬芳意
彼百花魂結聚無所發英靈為此花色香相假合虞姬死為草舞動應樂
節蜀主化杜鵑啼染枝頭血輪回有託化亦聞金仙說花月自有妖未易
以理察焉知此花魂為香不為蠟張紫微先生集朔風吹同雲萬木不敢
芳黃衣何許仙窈窕來離房終期賞心會未恨氷雪鄉向來脂粉涴睨睥
誰敢當宜於風露晨置在清淨箱更招能賦客苾芻詠奇香楚人意已疎
三閭為棌章張孝祥于湖居士集滿面宮粧淡淡黃絳紗封蠟貯幽香送
憐未識春消息已與一枝教斷腸徐安國西窻集次韻南澗先生蠟梅
曾鋪金縷喜新裁非是江梅是蠟梅不憤南枝出奇早率先齊向雪中開
試將蝶粉較蜂黃未易差殊定出房幾露春前好消息能思微軋漢宮
粧 再用韻呈應祺 玉立花班獻所栽風流誰復讓官梅攙先已露含
香意更作金蓮小樣開 金仙酣飲潑鵝黃睡起香魂遠洞房不待檀郎
輿吹粉等閑融作道家粧 謝諸葛元亮送蠟梅 嬌額塗黃自淺深感時
凝竚正闌心揍鶯恰似知人意已與釵頭一寸金 謝諸葛元佐送蠟梅
多病維摩眼懶開不知春去幾時回花神得自能修敬故遣天香入寺
來 見花知有蠟梅開欲聘夫何欲速回獨恨漢亭菖夫子不携詩酒與

同來喻良能香山集次韻李野夢蠟梅。 娟色全勝柳孤標半似梅藥寒
金粉膩香重麝臍開徐筆那能畫并刀未易裁扶頭中酒味安得一枝來
何澹小山雜著和聖與蠟梅 日令月三日蒙恩賜對便殿玉音宣示蠟
梅新製聖律高古辭藻回春日一介愚陋得誦宸章之妙實千載之榮遇
謹脉死依韻和進二首伏乞萬機之暇略賜乙覽。自無任皇懼戰灼之至
庾嶺天開一種芳金枝先到殿中央東皇為作陽春倡壓倒千花萬卉
香 不容紅白鬬芬芳色染薔薇照水央冷艷可供清燕賞日融風軟暗
傳香曾協雲莊集小樹列仙質脩然道家裝雲帔掛淺絳銖衣曳微黃清
風一披拂芝蘭讓幽香老子專鼻觀此花巧相當就令困露雪肯受泥塗
傷題評得名字詩人借輝光雖無調鼎實不作時世粧晁冲之具茨集和
王立之蠟梅二首 茅簷竹塢兩幽奇岸磧(磧一作幘)尋花醉亦知崖蜜
已成蜂去盡夜寒惟有露房垂 老去攀翻興益奇招邀風月作新知但
令春釀常如此百罰深盃亦倒垂 次韻江子我蠟梅 步繞穿花醉曉
風翻枝摘葉興何窮他年上苑求佳種越白江紅掃地空 江城仍似錦
城無半額輕黃笑越姝我亦少花如杜老舍南為乞兩三株(此花與蜀所無)
樓攻媿先生集水仙蠟梅 二株巧笑出蘭房玉質檀姿各自芳品格

雅稱仙子態精神宜著道家黃究妃謾婉凌波步漢殿徒翻半額粧一味
真香清且絕明窻相對古冠裳楊巽齋詩香審裁葩分外工疎枝數點綴
離蜂嬌黃染就宮粧樣香媛尤宜愛日烘姚西岩詩花簇柔枝疑蜜藏蒂
含新藥似蜂房外無梅粧鉛華飾中有蘭心紫暈香韓子蒼詩路入君家
百步香隔簾初試漢宮粧只疑夢到昭陽殿一簇輕紅繞淡黃吳泳詩若
得西湖處士疑如何顏色到鵝兒清香全與江梅似只欠橫斜照水枝江
湖集曾由基嘲蠟梅 孤芳不被雪霜欺占得南枝最崛奇氣骨不凡風
韻少呂醫初見退之詩 施智言蠟梅送東畎先生併寓探梅之意 澤
國寒深未見梅東風何日到南枝玉堂應有新消息恐是人間未得知
程炎子題蠟梅 畫樓人醉燭高燒滴在寒枝蠟未消藥撇打鶯金彈滑
花懸驅雀綵鈴搖歌兒戲拍供檀板妝女輕裁貼翠翹酒揭黃封詩嚼淡
時勻乳蜜過山腰 周端臣次韻勿齋蠟梅 不與南枝鬬粉光品題應
合讓蘇黃融成蜂蠟千葩秀散作龍涎數陣香立悟瞿曇真面目坐忘姑
射舊標粧好風吹墮檀心句白雪空驚寡和章劉給事集雙成送我蠟梅
花夜靜幽香自一家疑是素娥乘月下淡黃衣袂紫雲車趙周臣滏水集
淨安寺紫蠟梅 倩誰傳語主林神莫以時宜鬬斬新只是舊時黃面老而

今見作紫金身 古瓶蠟梅 石冷銅腥苦未清瓦壺溫水照輕明土花
碧暈龍紋澁燭淚痕疎鴈字橫未許功名歸鼎鼐且容風月入瓶罌嬌黃
喚起昭陽夢漢苑淒涼草棘生許棐梅屋集蠟梅江梅同瓶 茵裔元從
庾嶺分兩般標致一般春淡粧西子呈嬌態黃面瞿曇現小身不羨腰金
橫玉貴來尋爵蠟飲氷人只愁花謝香狼藉桃李如何接後陳 張伯雨集
蠟梅 商略羅浮水月鄉論資也合第黃香蠟珠誰與僧虔戲綴作斜枝
小鳳凰 曹楠林集和李文使蠟梅 蠟葩點蠟未乾時好是黃蜂凍著枝
若使無香似金雀詩人誰辨琢雕為 昨夜花神軋剪刀巧裁東玉綴香
苞此花不出人間世想見江梅價倍高江湖續集武衍蠟梅二絕句 磬
口檀心紫暈重叢香微淺嫩簾風照花休用添紅燭却怕輕明燄易融
賦得姿容類土中哨枝宿葉又春風品題雖入江梅譜可惜名同韻不同
寓齋詩集雪盡南枝還選芳嫩苞摘索破輕黃宮衣新染薔薇露仙骨濃
薰薝蔔奇甘與松筠同晚節恥隨桃李競春光詩成娥媚人應笑未害平
生識石腸中州集趙伯成題蠟梅二首 凍蕊含香蠟點勻古來幽谷有
佳人詩家只恐和羹晚不道紅梅別是春 冷艷疎香寂寞濱欲持何物
向時人東風自是清狂手辦作竹籬茅舍春韋珪詩金玉同盟破雪開清

香異色滿瑤臺不因蜜滓將花染安得蜂黃點額來蒙齋詩幃梅三絕
蜂採群芳釀蜜房釀成猶作百花香化工卻取蜂房蠟剪出寒梢色正黃
林下雖無傾國艷枝頭疑有返魂香新粧未肯隨時改獨是當年漢額
黃 寒菊已枯分正色春蘭未秀借幽香憑君折取替霜鬢鮮與眉間一
樣黃何應龍詩 晴日烘開小蜜房紫檀心裏認蜂黃一冬不被風吹落卻
訝江梅易斷腸周弼汶陽集 瓷花偏倩織人尋淺雪偷春上棟林山岸有
誰先得見冷香疎亞辟寒金李石方舟集 軟條蠟梅南衛菓軟比黨娃霜
碧霜青各立株但得東皇均一笑黃梅吹綻白吹酥 蠟梅四首 黃昏
澹霜晴風健香骨透煉金呈赤心山引猶照處 莫嫌卧樹花嬌黃嬌粉
額仙官道家粧靜處立標格 霜林作燬蒻成衣只道花多綠葉稀辛苦
為佗成蜜後蠟蜂猶自趁花飛 一株坐斷寶花臺冰雪光中眼僅開無
事暗香浮鼻觀思量此自識花來李龏集句絕無聲色動凡情林逋香比
江梅分外清洪覺範欲問此根何處得石湖游蜂多出近經營劉過之陳
畢萬集句蠟梅 黃露滿衣濕晁去非花非利素缺沈約香飄風外別杜
秉金蓓鎖春寒山谷檀心自成暈東坡別作一家春石山色染薔薇露山
谷排枝巧鬪新韓駒風格高奇是蠟梅王履道去年不見蠟梅開晁無咎
憶伊細把香英認黃叔原不染春風一點埃王直方看輕黃綴雪枝晁無
咎韜藏絕色有誰知趙世長風流不與江梅共呂居仁香似江梅開不還
山谷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謝王巨川惠蠟梅因用其韻 雪裏冰枝破
冷金前村籬落暗香侵令人多謝王公子分惠幽芳寄好音 蠟梅二首
越嶺仙姿迥異常洞庭春染六銖裳枝橫碧玉天然瘦蕾破黃金分外香
反笑素英渾淡抹卻嫌紅艷太濃粧臨風浥此薔薇露醉墨淋漓寄渺茫
冰姿夢裏慕姚黃滴蠟凝酥別樣粧生妬白紅太濃淡懶施朱粉自芬
芳寒英深染薔薇露冷艷微熏篤耨香受用清絕恣吟遶惜花一念未全
忘鄒經陵川集奉和詳議叔蠟梅之什 蠟顆含春色更嬌物窮宜著點
枯條日融蜂翅黃將破雪壓檀心紫欲消驛使最憐和竹把野人不惜並
新燒何當走馬燕南道管領東風玉燭調 董思學百花詩集蠟梅 此花
出京洛間類撚蠟而成今在在有之此梅經接花疎雖盛開花常半含名
磬口梅最先開色深黃花容香稱名檀香梅極清芬後山云不施千點白
別作一家春 剛條簇簇凍蠅封勁葉將零傲此冬磬口種奇英可嚼檀
心香烈蒂初鎔根依陽地春風透瓶倚晴窻日氣濃一樣黃昏疎影處難知水月不
相容張蒼蛻庵集李允約餉蠟梅并詩用韻答之 空谷佳人縞袂單淡

黃衫薄護春寒色欺隱者山中桂香逼騷臺畹內蘭篤吐栗金粧處巧蜂
留蜜滓煉來乾數枝已與吟窻供溫水銅瓶自插看郭祥正詩瓊仙終日卧
含章不記醒來墮額黃飛下蕊珠蜂翅穩釀成花髓蜜脾香誰憐松月傷
春思自愛蘭雲護曉粧世味豈堪重細嚼為君還醉軟金觴許景撰閒風
集蠟梅詠己卯正月 蜜蜂數日不出街將謂凍蟄無生涯今朝起看後園
樹總將蜜蠟街為花香作蜜香色蠟色花瓣分明是蜂翼不是素頭乾死
螢不是營營蠅止棘朝陽熠熠泛崇光黃露溶溶蜜滿房柴梢不入嬋娟
譜道韻偏宜冷淡裝與梅同時喚作梅風味甚似枝葩非若將形色定品
格何得江珧比荔枝盧疎齋集一滴春風萬斛香玉仙初試鬪金裳遥知
林下羅浮月不照花中嫵媚娘姚牧菴集次齋彥提刑和余肖齋蠟梅詩
韻 開辯湘中巖桂樹畫戟凝香正風露此時清趣肝膈橫遥應半歲猶
朝暮秀節南陽但茅屋低雜邑人三百户冠雖觸邪心辯角公論非我出
先覺化行仁厚到生蟲賤之未忍那肯啄定國治獄民不寃安有六月飛
霜霓萋萋碧草春風芽相逢官路黃柳花繡衣驄馬未出宿先聲已過河
千沙東西百里不易見況使南北千里耶又聞不避南陽詬官舍盡室無
一後已遺魚軒還潞水但畏兒童瘦生腔又知是耶多此疾賢如元凱終
不宥塞我白頭學詩邊佳句求法將軍歸伻來一月再惠寄無乃有意幸
教之我雖不作能知詩評君一語君莫嗤古人後生不是過百泉梅花更
奇作為終用筆愈精緊餘子工夫無許大東鄰好事有肖齋併取歸家玩
行坐 國朝周巽泉性情集鏡裏素娥容貌改鉛華淨洗試新粧纖葩微
沁蜂脂容疎藥中凝麝髓香苒苒仙姿含淡白盈盈宮粉帶輕香先迎臘
雪留孤迹獨倚春風壓眾芳全芳備祖李方舟卜算子蜜葉蠟蜂房花下
頻來往不知辛苦為誰甜山月梅花上 玉質紫金衣香雪隨風蕩人間
喚作返魂梅仍是蜂兒樣宋王十朋梅溪集十八香 蠟換梅姿天然香
韻初非俗蝶驅蜂邀蜜在花梢熟 岩壑深藏幾載甘幽獨因坡谷一標
題日高價掀蘭菊 費時舉詞葛山溪 黃苞初綻誰向南寄天賦與清香笑
紅顏呈妖逞媚低垂花面不與眾爭妍春尚未先擎丹獨稟中央氣 何
須施巧點綴芳叢眾只恐暗尋香誤蜂兒歸來故壘玉纖攀處金釧色相
宜朔風寒空雪墜癡賞休辭醉 又 梅梢破萼已見春心了別有淡容
儀又不與嫣然同笑東方剪蠟塵作鬧鵝兒冰未泮水猶寒散在千秋表
輕街小悄行畫荒山道一點麝臍香惱着人多多少少月斜門掩銷黯怕
黃昏清影亂翠幃深且喜歸來早 又 小山蒼翠竹影橫窻半青鏤斷

熏鑪覺身居風臺月觀清香相近誰爲植幽叢金作蓓蠟成花尚帶鵝黄淺　漢宮半額未許人間見不比嶺頭梅開無因天髙水遠宜烟宜雨淡淡一枝春乘好興綴新詩只恐水生硯　又　江南春信已過長安路柳眼尚貪眠又爭知先傳春去東風漏洩休更䌫垂楊深雪裏一枝開誰占先春處　當時馬上回首曾凝顧水淺月黄昏倚瓊枝誰家亭户一聲羌管遺恨到如今憑欄處賞花時莫使花輕負洪忠宣公鄱陽集野梅令耐久芳馨擬將蜂蠟龍涎亞化工裁下風韻勝如畫鼻觀未通頓減沉檀價思量也夢遊吳野憑仗神爲馬馮縉雲先生集蠟梅點酥點蠟憑君儘做風流骨漢家舊樣宮粧額流落人間真箇沒人識佳人誤擬龍香賁一枝初向烟林得被花惹起愁難說恰恨西窗酒醒烏啼月韓沈澗泉集蠟梅春　一朶梅花百和香淺色春風別樣宮粧西湖衣鉢更難忘雪意江天渾斷人腸　清夜横斜燭影窗贏得相思魂夢悠揚玉溪山外水雲鄉蘤舍蹤離不換金章　玉蠟梅枝　開尋杯酒清翻曲語相與送殘冬天地推移古今興替斯道豈雷同　明隠玉蠟梅枝好人情淡物華濃箇樣風光別般滋味無夢聽飛鴻李端叔姑溪集醜奴兒謝人寄蠟梅　春風似有燈前約先報佳期點綴相宜天氣猶寒蝶未知　嫩黄染就蜂鬚巧香

壓圍枝淡注仙衣方士臨門未起時吳師孟詞錦里陽和看萬木凋時早梅獨秀珍館瓊樓畔正絳跌初吐穠華將茂國艷天施真淡竚雪肌清瘦似廣寒宮鉛華未御自然粧就　凝睇倚朱欄噴清香暗度見暈襟袖好與花爲主宜秉燭頻觀泛湘尉莫待南枝隨樂府新聲吹後對賞心人良辰好景須信難偶俞明仲詞晚日初長正錦里輕陰小寒天氣未報春消息早瘦梅先發淺苞纖蘂搵玉勻香天賦與風流標致問隴頭人音容萬里待憑誰寄　一樣曉粧新倚朱樓凝盼素英如墜映月臨風處度鐵聲羌管愁生鄉思電轉光陰須信道飄零容易且頻歡賞柔芳正好滿簪同醉　又　愛日初長正園林纔見萬木凋黄檻外朝來已見數枝穠欲掩映回廊賜與東皇竹芳信粧點江鄉想玉樓中誰家艷質試學新粧　桃李苦尋芳縱成蹊豈能似恁清香素艷妖饒應是晝夜曾與明月添光瑞雪氷霜渾疑是粉蝶輕狂待拼吟賞休聽畫樓横管悲傷盧儒尊白堂集滿庭芳色染鶯黄枝横鶴瘦玉奴蟬蛻花間鉛華不御慵態儘歆鬟冷淡揖窗煙霧來清供莞爾怡顔狂蜂蝶還須斂衽何得傍髙閑　西山招隱處寒雲繞繞流水回環念風前綽約雪後清孱別是儀標道韻應羞對聳袖手寒懷真賞今宵歸夢一餉許躋攀劉辰翁詞園林蕭索亭臺寂靜萬

木皆凍凋傷曉來初見一品蠟梅芳疑是黄酥點綴超群卉獨占中央堪鬬韻檀心紫蘂清雅噴幽香　華堂幃曾處陶陶共賞相勸瑤觴逞風流開早不畏嚴霜才子佳人屬意杷新句吟詠詩章歌筵罷醺醺歸去蟾影照回廊　瑞鷓鴣　漢宮鉛粉淨無痕蠟點寒梢水伴村忍犯氷霜欺竹栢肯同雪月吊蘭孫　騷人詠去清詩健驛使傳來舊典存病眼渾疑春思早一枝聊決畫圖昏　蠟點梅花　柳未回青蘭未芽誰知此物在君家綠窗借得春先手黄蠟吹成耐凍花　衣觳暗熏香髣髴山蜂誤認影横斜憑君說與徐熙道翰墨從今不足誇張孝祥詞風入松玉妃孤艷照氷霜初試道家粧素衣嫌怕姮娥妬染成宮樣鵝黄宮額嬌塗飛燕繡金愁立秋娘　湘羅百摺盛香囊容露綴瓊芳薔薇水醮檀心紫麝金薰添濃香夢綠輕移雲襪華清低舞霓裳萬郊詞洞仙歌丹青明試霜着誰家樹滿眼風光向誰許送寒蛹萬點流水孤村歸來晚月影三人夜舞　金英秋已老蠟綴寒葩空裏時聞暗香叟任一枝瓶小數點釵寒佳人笑飲晝床頭玉露看窗綃紅日上三竿把蝶影梢空在花深處趙東文詞滿江紅上清宮蠟梅傑觀雄樓相照映此花幽獨誰解識蕊珠仙子道家裝束蠟蒂紫苞融燭淚檀心戗暈團金粟漸蜂兒展翅上南枝風掀綠落落伴

湖心玉蕭蕭映壇邊竹記月痕曾上小欄干曲輸與能詩潘道士夢爲蝴蝶花間宿向夜深霜重不勝寒騎黄鶴梅苑詞權無染南歌子照水金蓮小披風寶麝浮雪中開占百花頭一味瀟瀟洒洒自風流　病態含春瘦芳魂傍月愁輕煙微雨更清幽遮莫姚黄相並也應羞　又　一點檀心紫千重粉翅光薔薇水浸淡鵝黄別是一般風韻斷人腸　有艷難欺雪無花可比香尋思無計與幽芳除是玉人清瘦道家粧孔處度詞鷓鴣天却月凌風度雪清何郎髙詠照光明一枝弄碧傳幽信半額塗黄恰晚榮春思淡暗香輕江南冷雨若爲情猶勝遠隅瀟湘水忽到窗前夢不成　又　別得東皇造化恩累銷鉛淺自天真趾隨庾嶺花爭白疑是東離蕚返魂　風淡淡月盈盈麝煤沉馥動狐根寒蟬冷蝶知何處惟有蜂房不待春鄧叔孫詞不比江梅粉作華天香肯並俗香誇髙懸蠟蒂蜂房蜜遍掛金鐘雁字斜　侵月影上窗紗中央顔色自仙家玉人捕向烏雲伴渾似靈犀正透花毛澤民詞踏莎行栗玉玲瓏雅酥浮動芳蹊染得胭脂重風前鬬麝作香寒枝頭烟雪和春凍　蜂翅初開蜜房香弄佳人寒睡愁如夢鵝黄衫子茜羅裙風流不與江梅共李子召花蕚詞西江月可是江梅開晚從教蠟雪來遲此花清絕勝南枝攙過春風第一　離蠟女工閗

巧塗黃漢額偏宜腮相倚並開時認取東君深意 洪咨夔詞 西江月 黃蠟誰將點綴紅膏不許施粧孤根來自水雲鄉風味天然醖釀 看取玉奴呵手摘來珠露露棠翠鬟斜插一枝香似簇蜂兒頭上 又 萬木經霜凍折孤根獨報春來前村雪裏一枝開將換月華光綵 一點唇紅不褪粧如傅粉皚皚和美端自稟天才終日庵人鼎鼐 韓元吉南澗集 菩薩蠻 江南雪裏花如玉風流越樣新裝束恰恰縷金裳濃熏百和香分明蘿蔔艷却作粧梅面無處柰君何一枝春更多 李士梁詞 菩薩蠻 熏沉刻蠟工夫巧蜜脾蠟碎金鍾小別是一般香解教人斷腸 冰霜相與瘦清在江梅右念我忍寒來恰君特地開 洪忠宣公詞 和蠟梅 減字木蘭花 蜂房餘液窩就南枝凌正色折餘無芳點綴如生秘暗香壽陽粧樣纖手拈來鬢髻上恍若還家暫覩真花壓百花 葉少蘊詞 減字木蘭花 鵝黃初吐無數蜂兒飛不去別有香風不與南枝開淺紅憑誰折取擬把蠻殘分付與碧玉搔頭淡淡寬裳人倚樓 又 園林寂搞一品梅花開太早紫藥擅心獨占中央色似金幽香清遠對景開樽同賞歎雅稱仙姿莫是多情染相思 馬古洲詞 十拍子 點綴莫窺天巧名稱却道人為香搵蜜脾分幾點色映烏雲倚一枝迷看倒邊遲 映水不嬌蹤影嬌春也自同時紅樹落殘

風下腰塞管聲長曉更催此花知不知 浣溪沙 嬌額尚塗黃不入時粧十分輕脆柰風霜幾度細腰尋得蜜錯認蜂房 東閣久淒涼江路悠長休將顏色較芬芳無柰世間真若偽賴有幽香 吳夢窗詞 天香 蠟葉粘霜蠅苞綴凍生香遠帶風峭嶺上寒多溪頭月冷枝北瘦枝南小玉奴有姊先占立墻陰春姿初試宮黃淡泊偷分壽陽纖巧 銀燭淚珠未曉酒鍾慳貯愁多少記得短亭歸馬暮衢蜂鬧荳蔻釵頭恨裊但恨望天涯歲華老遠信難封吳雲雁杳 葉石林詞 千秋歲 曉煙溪畔曾記東風面化工更與黑裁剪額黃明艷粉不共妖紅軟凝露臉多情正似當時見 誰向滄波岸特地移開館情一縷愁千點煩君襆妙語為我催清燕須細看紛紛亂藥空凡艷 李易安詞 玉樓春 蠟梅先報東君信清似龍涎香得潤黃輕不肯整齊開比著江梅仍更韻 纖枝瘦綠天生嫩可惜輕寒摧損橫劉郎以解悞挑花惆悵今年春又盡 孫舜御詞 獨腳令 蕙子蘭孫小樣兒化工盛就寄南枝笑他蘭蕙難韻帶輕肥 香韻紫檀和露重色攢黃蠟界金微有人瀟灑插向鬢邊宜又誰到花房採蜜脾剪成黃蠟小花兒恐嬌米粉不肯肖青枝 檀吐晴香蘭許韻月移芳影雪生肌不妨花藥羞苗儘教吹 王復道詞 蝶戀花 剪蠟成梅無著意黃色濃淡對尊看粧綴百和

薰肌香旎旎仙裳衣洒薔薇水 雪徑相逢人半醉手折低枝擁髻雲爭翠鬟藥撚枝無限思玉真未洒梨花淚 王運民詞 浣溪沙 蜜室蜂房別有香臘前偏會詠春光凝竚清容何所以笑姚黃 蠟蛀金鍾誠得意風飄氣味壓羣芳不似壽陽誇粉面道家裝 相源 憶故人 寒苞初吐黃金瑩色染薔薇猶嫩枝上紫檀香噴灑落饒風韻 南枝一種同春信何事不快朱粉自稱寬裳孤令怨感宮腰恨 鄭宣撫詞 一剪梅 漢粉重番內樣粧新染水肌淺淺鶯黃廣寒宮迴阻歸期襟袖空餘點淡香 江路迢遞楚塞長夢裏題詩欲寄將覺來斜月又沈西一點檀心半染微霜 王晉卿詞 花心動 春欲來時看雪裏新梅品流殊絕氣韻楚江顏色中央數朶巧鎔香蠟嫩苞珠淚圓金燭嬌腮潤蜂房微缺畫欄悄佳人道粧醉吟風月 淡白輕紅謾說算何事東君用心偏別賦與異姿添與清香甚向苦寒時節但教開後金鐏滿休惆悵落時歌闋斷腸也繫枝為誰贈折張子野詞 漢宮春 紅粉苔墻透新春信息梅粉先芳奇葩異卉漢家宮額塗黃何人關巧運紫檀剪出蜂房應為是中央正色東君別與清香 仙姿自稱寬裳更孤標俊格排雪淩霜黃昏院落為誰家解羅囊銀瓶注水浸數枝小閣幽窗春睡起纖條在手厭厭宿酒殘粧 趙明發詞 好事近 雪裏曉

寒濃已見蠟梅初折應是月娥仙掛與嬌蒐香蒐 玉人挨鬢一枝斜不忍更多摘酒面暗沉蹤影照鵝兒顏色 又 瀟洒點蹤叢渾似蜜房雕刻不覺艷粧濃粉借嬌黃一拂 有情常恁早相逢須信微尤物已是惱人風韻更芝蘭香骨 又 造化有深功綴就梢頭黃蠟剪刻翻成新樣與江梅殊別 半開微露紫檀心瀟洒對風月素手偏宜折取向烏雲斜插 又 剪蠟綴寒條標韻自然奇絕不待隴頭春信喜一枝先折 壽陽粧鑑曉初開殘秋若飛雪何似嫩黃新染映眉心嬌月 周竹坡老人詞 調人分似蠟梅一枝 香蠟染宮黃不屬世間風月分我照寒金蘂伴小窗愁絕 高標獨步本無双一枝為誰折壓盡半春桃李任滿山如雪 趙彥端介庵集 一種歲前春誰辨額黃腮白風意只吟羣木與此花俯別 此花佳處似佳人高情帶詩格君與歲寒相許有芳心難結 又 朱戶閑東風春在小紅纖雪門外未寒猶暖惟有花堪折 梨花菊蘂不相饒嬌黃帶輕白莫厭醉歌相惱是中原鄉客 張仲舉蛻庵集 小[illegible]吟 鄭蘭玉賦蠟梅工甚予拾其遺意補之 玉人梔貌堪憐曉粧一洗鉛華盡此花應是菊分顏色梅分風韻 萼點驪酥口攢金磬心凝檀粉甚女真染就仙衣絕勝蜂兒重鵝兒嫩 說與玉龍莫品怕宮波一般添恨故人堪寄折

枝代取江南春信沉水全薰藥綠蜜綴額黃深掌作吳姬未識是花是蠟笑倩人問張西岩集賀新郎余家古瓶蠟梅忽開清香可愛賞之范石湖梅譜乃宿葉而佳者也且云素難題詠山谷簡齋但作小詩而已在簡齋餘作且勿論偶不及東坡長句何耶因以樂府賀新郎見意　不受鉛朱汙問嬌黃當初著甚染成如許便做采從真蠟國特地朝匀暮注也無此宮粧風度長記方壺春半貯只蕭然儘關入情苦誰更望暗香吐　為渠細檢梅花譜以芳馨與梅相近故梅名汝底是石湖堪怕處說道涪翁曾賦還忘却東坡佳句從被二仙題評了到而今傲然吟詩似吾試與下斯語

狗蠅梅　磬口梅　檀香梅 並詳前蠟梅下　**藏梅法** 食經蜀中藏梅法　取梅極大者剝皮陰乾勿令得風經二宿去鹽汁內蜜中月許更易蜜經年如新也溫革瑣碎錄藏桃梅之類隔年如新法於竹林中擇一大竹截去留五尺通置果於竹中以蒻封泥塗之　**鹽梅** 書說命　若作和羹爾惟鹽梅注羹非鹽梅不和若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　書林事類唐于志寧跡　明君馭曆當俟獻替之臣聖主握圖必資鹽梅之佐上言天子置公卿大夫士欲水火相濟皆盡鹽梅不適羹棄不食否鮮曰鹽梅不適性有頗也注羹雖美鹹酸不適則見棄矣雖美性情不調則為害。唐仲友說齋集賀施樞參啓　鹽醯鹽梅正資謀王體而斷國論舟楫霖雨行將救歲旱而濟巨川李曾可齋集通制置啓　銘彝鼎銘旂常已書勲於盟府作鹽梅作舟楫佇正位於宰廷何幸么微複奉奔走方澄孫網錦小菓衆口一酸調任處在味外忽使水火爭誰令居鼎鼐山陰韋珪集熱波翻雪子青青鼎鼐同登要適均何代無賢如傳說大羹不和味尤真陳秋嵒集留忠齋承旨南歸寥寄廣香塩梅作別　渴心火生塵鼻孔徒遼天豈意留夫子脩書念膺儀奇香清垢衣鹽梅止饞涎氣味憶吾土安得隨歸鞭　**烏梅** 農桑輯要作烏梅法以梅子核初成時摘取籠盛於突上熏之令乾即成宜入藥不任調鼎溫革瑣碎錄烏梅去核一升以釅醋五升浸一夜日曬乾搗為末欲食以少許入水中成醋味又麋脂不可合梅李實食羊肝不可合烏梅白梅及椒食齊民要術作烏梅欲令不蠹法濃燒穰以湯沃之取汁以梅投之使澤乃出蒸之食經諸品烏梅大者三十枚湯黃爛去核同汁攪勻粗布扭去滓為膏子沙糖鬆者一斤入湯一撓泡化同乾松蒼香葉各一錢熬成膏濾去扭淨生姜自然汁一盞　右將烏梅糖姜汁同和勻用砂石器熬成稠膏子然後入檀桂腦麝末各半兩同冷入淨磁器收貯點服不若去糖用蜜者尤妙唐書蕭倣為嶺南節度使倣性公廉南海雖富珍奇月俸之外不入其門家人疾病醫工治藥須烏梅左右於公廚取之倣知而令還之促買於市太平廣記廣陵男子每見馬矢即取食自云嘗為人飼馬慵不能夜起其主見櫪中無草督責之乃取烏梅飼馬馬齒楚不能食竟死後病見馬矢輒流涎欲食食之與烏梅同味了無穢氣神異經北荒石湖有橫公魚夜化為人煑之不死以烏梅二七煑之即熟可已邪病　**白梅** 三山志福州懷安侯官鄉戶園林種至千萬株鹽曝者為白梅焙乾者為烏梅運至江浙齊民要術作白梅法　梅子酸核初成時摘取夜以鹽汁漬之晝則日曝凡作十宿十浸十曝便成調鼎和韲所在多入也山居備用云梅本用調鼎醢內味皆用之　**韻梅** 是齋售用韻梅法　梅子壹百箇揀黃嫩者沸湯略焯過塩壹兩薑一斤細研新椒肆兩甘草肆兩剉細　右一處拌和日中曬乾臨乾時捻破梅子團諸料物在面上別用薑絲肆兩勻糝入瓶以乾為度　**對金梅** 是齋售用對金梅法　每黃梅子壹百箇塩淹透取出曬壹日用砂糖一斤蜜半斤鋪薑絲一重梅一重糖一重勻鋪了煎醋一大盞入瓶內用箬紮口曬半月熟薑絲看多少用　**十香梅** 是齋售用十香梅法　青梅十斤核未甚硬者十字劈作四片入塩壹斤糖三斤薑絲一斤椒貳兩一處淹拌勻日曬頻攪拌至汁盡不得令極乾再用縮砂仁桂各一兩甘草二兩三味為細末入淹梅一處拌勻入磁器收之香藥末可入久收不得要蛀不若只收曬乾糖梅坯旋入香藥　**紫蘇梅** 是齋售用紫蘇梅法　黃梅一百箇無損者沸湯略焯過紫蘇葉一斤細切甘草二兩細剉塩二兩新椒二兩　右一處拌勻用梅滷一撓日中曬臨乾時捻破梅子團諸料物在面上以乾為度　**荔枝梅** 是齋售用荔枝梅法　青脆梅一百箇去皮用竹針徧剟眼子數十箇塩半盞淹一宿次日用小刀子取去核煎沸湯令冷洗過入淺鉢內將糖二斤切碎拌勻於糠火上慢煙熏候乾取出日曬新瓶收永不壞　**蜜煎梅** 溫革瑣碎錄蜜煎梅法　黃梅子不破者一百箇塩二兩於沙盆內略擦勻後一夕取出曬半乾煉蜜浸曬如蜜酸又換候甜為度入瓶緊閉　**蜜漬梅花** 家清供蜜漬梅花　楊誠齋詩云　甕澄雪水釀春寒蜜點梅花帶露餐句裏略無煙火

氣更教誰上少陵壇剝白梅肉少許浸雪水以梅花溫釀之露一宿取出蜜漬之可薦酒較之敲雪煎茶風味不殊也

替核釀梅 山居備用替核釀梅用木瓜三十箇去皮蘇葉半斤菖蒲四兩細切用鹽二兩醃一宿曬乾別用沙糖一斤半蜜半斤桂末半兩甘草末一兩縮砂末一分拌和蒸三兩次令爛攪勻別以大黃梅三百箇同鹽三兩盆內擦軟日曬半乾去核以木瓜等實梅皮中慢火略焙燥日入器收之

糖松梅 泥括志懷錄　糖松梅用新松子一百箇大青梅一百箇洗控乾置銀器內一重松子一重梅次第安著以糯米一合細研入水四椀用炭火煮約水耗一半不得抄待停冷一宿方傾出酸水。又以四椀水再煮約耗一半再傾出酸水入乾糖一斤半浸糖一斤半煮熟為度放冷以新甕瓶收須是乾淨如久後味酸再入乾糖斤半同煮青梅未黃酸硬者佳此時松房已如梅栗或若豆亦不妨或至細者尤好但以三二枚當一枚可也其味頗殊但經久即爛

糖脆梅 山居備用糖脆梅用青梅一百箇畫成路路兒將熟冷醋浸沒一宿取出控乾別用熟醋調沙糖一斤半浸沒入新瓶內以箬葉扎口仍用瓶覆藏在地中深一二尺用泥土蓋過白露節取出換糖浸

糖椒梅 山居備用糖椒梅用黃梅大者不拘多少搥破核未搥以前先以鹽淹一日鋪梅一層入沙糖用椒生薑絲一層重重鋪罐內八分以物蓋覆蒸一遍再用生絹覆罐口曬十日可供曬時先用些椒葉鋪在梅內上

鮮酒楚梅 山居備用鮮酒楚梅梅子選肥壯微着紅臉者輕手摘下勿令搯損每一百顆以鹽汁三四椀浸過兩宿漉出控乾別以鹽花一百錢重滾湯泡開濾紙隔取清汁寬浸日中曬之後鹽汁凝霜乃熟極能醒酒

造化梅 山居備用造化梅用五月間半熟青黃梅三斤用糖一斤半鹽一兩半欲滿甕則梅九斤糖四斤半鹽四兩半先將鹽糖打和勻一層梅一層糖鋪入沙糖甕內上用烏盞一隻或覆或仰防水入甕緊包甕口用石灰泥頭勿使有縫隙安向陽屋上任雨打日曬直至九月間收用甘味酸甜頗有風韻每層更着龍腦薄荷一層尤妙

糟藏梅 山居備用糟藏梅用青梅杏一斗好者先以鹽水於銅器中醃三日去鹽水控乾糟三斤鹽一斤稀煮粟米粥攪和候冷入瓶醃之以石灰泥頭勿令近水可經冬道僧利諭做糟梅小滿前用二綠凡糟同和

醃薑梅 僧道利諭用梅子不犯生水先用石灰一升好鍋灰二升和以沸湯淋灰水浸一日夜撈出陰乾每梅子一斗用鹽二斤就滲梅子鹹水自出勤拌動醃約半月撈出梅子曬一二日入器為鹽梅多採牽牛郎花剪除白蒂存紅花瓣或採急性子紅花瓣亦得於元醃梅子水內浸卻將社前生薑擦去皮用蔴布拭乾入鹽花水內醃透心紅滯漿水收卻撈出花瓣研爛用砂糖水和炒麵印脫諸般花樣餅子待賓餘剩鹽梅水調美用

椒梅 山居備用椒梅用黃梅一百箇為率用鹽硝少許渾過漉出控乾搥碎入生薑絲半斤甘草四兩去目川椒一兩醃鹽拌勻。又入炒鹽半斤同製如欲作梅湯曬放稀如欲作餅子曬放乾曬時兩三日攪一次。一方用薑絲一斤　椒梅湯煎用杏梅一斤水淘過兩次用蜜一斤椒二百粒醋半升將蜜煉過下入梅椒醋同煎椒軟為度汁為渴水

湯綻梅 山家清供湯綻梅十月後用竹刀取欲開梅蕋上下蘸以蠟投蜜缶中夏月以熟湯就盞泡之花即綻香可愛也

檕梅 爾雅郭璞注朹樹狀似梅如脂頭赤色似小柰可食　朹音求檕音計邢昺疏釋曰朹一名檕梅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illegible]
書寫儒士臣王[illegible]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董子論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十二　八灰

梅

墨梅

墨梅畫譜衡州花光山長老工畫墨梅山谷就以花光呼之嘗嘆曰花光長老得墨梅三昧如嫩寒清曉行孤山籬落間但無香耳范石湖梅譜後序梅以韻勝以格高故以橫斜疎瘦與老枝怪奇者為貴其新接稺木一歲抽嫩枝直上或三四尺如酴醿薔薇輩者吳下謂之氣條此直宜取實規利無所謂韻與格矣又有一種糞壤力勝者於條上茁短橫枝狀如棘針花密綴之亦非高品近世始畫墨梅江西有楊補之者尤有名其徒倣之者實繁觀楊氏畫大略皆氣條耳雖筆法奇峭去梅實遠惟廉宣仲所作差有風致世鮮有評之者余故附之譜後許景迂野雪行卷湯叔雅臨海士人工畫墨梅名繼江西楊補之年八十餘乃卒無子有女能傳其業筆力差不及其父而嫵媚過之古今事通程史楊補之號逃禪老人作墨梅祖花光有進其梅者禁中曰村梅因自題準教村梅後携仰山神極寶之借觀信息不還輒見變怪而取之趙宗英顯甫擁

梅有云枝不對生花不並發一偃一仰枝梢向上寫竹有云劉一逆二攢三聚四雖遠妙不以言傳少貧初學東南記聞單路公煒字炳文京師人後居沅州書法有所傳授以任爲右階吉水郭敬叔與番陽姜堯章皆師焉單云先輩得吾骨敬叔得吾肉單又自畫梅作一絕與敬叔云蘭亭一入昭陵後筆法于今未易回誰識定齋單自號三昧筆又傳壁坼到江梅其風致可見尚憶敬叔龍虎山志高士梅希仙盱江人工詩善畫墨梅忽一日庭前梅花盛開希仙索紙筆竟無所書大笑而化

王冕梅譜原始　夫梅始自花光仁老宋朝哲宗時僧住衡山花光寺老僧酷愛梅唯所居方丈室邊亦植數本每花發時輒床據於其下吟詠終日人莫能知其意月夜未寢見疎影橫於其紙窗蕭然可愛遂以筆戲摹其影凌晨視之殊有月夜之思因此學畫而得其無詩三昧名播於世山谷道人嘆之曰如嫩寒清曉行孤山籬落間但祗欠香耳士大夫有請數年而未得之者有不求而自與之者老僧畫時必先焚香默坐禪定意靜就一揮而成人或難戲之曰昔年獻好竹師何鍾於梅乎老僧正色曰眞趣安許輕薄子所知耶問者愧然老僧之所傳五六人獨補之得通妙理逃禪居士是也老僧有一千二百餘本傳於世臨終作披風先露寄山谷

謂之絕筆　總題　上下相迎不要齊枝枝橫處短扶低過後蒼鄉休惜嫩三疊兩折更交奇　總論　初學畫時以瓶置梅以燈燭其影脫其古怪求其新意庶可知其寫之性也疊花如品字發枝若羽飛蕊須分下上花頭見偏側副枝如丫有其跡密分其大小一左一右則成天理　述梅妙理　寫梅作詩其来一也名之雖異意趣實同古人以畫為無聲詩詩廼有聲畫是以畫之得意猶詩之得句有喜樂憂愁而得之者有感慨憤怒而得之者此皆出一時之興耳盖有十三科梅獨不在其列所以喜樂而得之者則枝疎而搞花悰而寒戚慨而得之者枝曲而動花逸而邁憤怒而得之者枝古而怪花狂而大此豈與衆畫類耶有意嬾山無色心忙水不清之句見欲作畫須寄心物外意在筆先正所謂有諸內必形於外矣　指法　作梅意須先定發筆如運斧起枝處用小指挾實而行鶴膝處停筆求意發枝處急如箭中鵠停筆安花勢宜品字交加究如鹿角亦如虎爪副枝處以身隨體運如墨濃淡求其龍鱗分其陰陽見其四面須要渾如真樹此通用心之妙矣　論枝　枝須分其偃仰花須分其陰陽但如覆釜仰如新月一塗一陽則式花一仰一覆則式枝五年則有鶴膝十年則有龍鱗枝欲疎老幹欲清癯曲如斗柄勢若屈鐵肥不擁腫瘦不

枯槁枝須抱體幹欲隨身精欲混成枝欲古意剛柔相和陰陽相應始成梅矣　論花　花卉之中惟梅寂清受天地之氣禀霜雪之操生於溪谷奔於塗炭然而有春色此豈非造化私耶然今賢士大夫詠之不足而又畫之幽絕故可知矣瓣雖五出花有八般有正背而開有側而綻有倒而拆或有謝未謝或有色香蔵白有破萼吐心皆出於丁點耳丁者謂一丁之事也而為蔕點者謂三點而為房而當發其七須背欲露其四五萼須綴其三點點欲生其一丁丁欲粧其嫩枝枝欲抱其老木木欲點其龍鱗欲知其古節節欲生其鶴膝欲畫其梼心心欲生其蒼苔苔欲濃心欲靜心雖滿意欲潤若能老於此後學則縱橫妙用無施不可也　難花枝須立其意老花須成其意逸逸且欲花真花真如楷字影發七須其中者一欲長外傍欲短中長生於花心食之味酸乃結子之須也側短者出於花側食之味甜故香之心也人或難之曰梅之須不下數十莖今祇畫七莖何也對曰六出四出謂之棘梅廼村野山中生之或本之受氣不清而然獨五出者禀冲和之氣有自然之理故畫之難者駭然曰信公不謬矣　論梅　花丸之花其蕊須丫點端指丁欲長而點欲小須欲堅萼欲偏枝不可獨發花不可亂生多而不繁少而不疎枝槁則欲意潤枝曲

則欲意老花必須相向枝必須相依其心欲緩手欲速墨欲淡筆欲閒蕊欲圓而不類古枝欲瘦而不類桃似竹之清如松之秀而成梅　口訣　傳梅口訣性本天然筆有石力去莫遲延蘸墨淡薄不許再填起筆放逸曲怪如顛仰如新月曲如弓彎轉如曲肘而縱似箭達老若龍角嫩似釣竿枯似丁折條似直弦枝如鐵戟花無十全弓梢鹿角助條忌繁勢體自在花大如錢閑處莫閑閙處莫消嫩如鼠尾分新舊年氣條無萼助條指天枯無重眼一刺一連枝無重犯須分後先花心錢眼須似龍鬚花有六六反側正偏傾仰覆謝獨奈朝元大放小放吐雨含烟小偏大偏傲雪愁烟著容背發先春狀元如愁似語吸露啼烟骷髏帶露左偏右偏離披雙背帶雪愁嵐弄晴蘸水橫煖泣寒椒包蓓蕾蕊綴珠圓正萼五點背蕊一圈若作其蔕如蚕吐綿正須挑七一須爭先吐三背四遇則為征遠無盡意筆法精妍須擇智者輕不可傳　論梅之病　碎枝繁雜起筆大顛交枝無意嫩梢十字弓勢不成梢無鹿角陰陽不分嫩梢多刺枝無條理則花無次序貫枝重疊老嫩有花節如蒼眼判無副筆重枝過節枝無重輕氣條有花挑心捲雜正背大小雪雨花新梢同一体去筆再填梢如死蛇寫景無意　續論梅之病三十六事　起筆大顛交枝無意梢無鼠尾枯

有重眼屈曲重疊不分陰陽枝無變態老處無所當閑却閙從枝交雜身無輕重枝老却繁氣條包椒嫩梢多刺花盛不落繁無正背梢重根輕身無神氣丁勢不分鹿角枯槁起條英蕊繁勝刺無副笔花無肥瘦枝不抱體後梢過前梢條同體花無四面嫩梢雙花枝嫩虫地老嫩挑心繁捲停筆竹節下筆再填不量地步寫景無景枝梢十字若能知病何患不造其域　墨梅指論　古今愛梅君子與寫真為花傳神自出一家非入畫科名曰戲墨發墨戒形動之於興得之於心應之於手方成梅格如在竹籬茅舍間江上溪橋畔山巔水涯只欠香耳但要觀之不足詠之不足精神瀟灑出世塵俗此梅之得意入神非賢士大夫孰能至此哉後學知此趣者不可輕泄須欲得其人則可傳夫寫梅為梅脩史為花傳神當先觀地勢次擇中書紙墨然後試墨濃淡揮枝分幹緊捻三指全憑小指推移上下筆法自大至小頭不可尖各分濃淡老幹枯健嫩梢蕭灑亦須氣象清致梅幹不老便同桃李老幹帶濃多枯節眼就節分梢嫩枝帶淡無十分粧點老幹苔蘚枝無十字君到十字交加處便須用花藥遮蔵枝分女字梢多向上主少向下主所謂嫩梢如發箭花心似虎鬚根無氣條條無花丸老幹嫩梢濃淡精神筆法不弱此寫梅之逼真也夫梢有弓梢鹿角

十柄鼠尾鵲膝海棠鷹爪荆棘等梢勢要條光俱分左右且如弓梢斜上
横來一梢謂之絃梢兩邊小梢謂之箭此弓梢也鹿角朝上多用梢幹相
朝是也蜂腰梢頭尾分枝是也鵲膝梢一上一下是也雛空而發是也斗
柄梢象斗發枝多向左邊是也鼠尾斜上發枝出下帶直是也鷹爪梢乃
短梢就曲分枝是也海棠無荆棘梢無萼其餘小梢視一時之興自有妙
處不能備述也花開五出各以名興萌芽椰眼麥眼椒眼蝦眼蓓蕾正為
古老背為枯髏䯚髏孩兒頭女子面丫頭㾗唇兎唇偎傴蜂兒蝴蝶仙人
捧鏡狀元結巾泡露頂雪吹香正背偏則向陽正半半背正偏陰陽臨風
側向照水粉蕊弄香攢三簇四或上或下正開花蕊各須分曉繁而不亂
有前有後此述梅之真趣盡矣後學君子當熟玩之何患不成縱横自然
故述此以助好事者云　掃梅十要　一要得意下筆二要水墨濃淡三
要枝分左右四要横斜上下五要老嫩相兼六要下筆不填七要有花無
花八要花分跌蕊九要枝分女字十要十字蔽花胡仲申集少梅賦　少梅
者以其抽毫象物託意於梅而命之也余為之賦則屈子所謂置以為像
者云　夫何一嘉植兮忽育儀而孰主解余衣以驂薄兮馳余思乎瑤之
圃君有人兮獨立乎千古氷為魂兮玉雪其度澹遺世以消揺兮肎姱節
而不可接恍頫然而一見兮若經年之遠別散縞衣於空明兮駕飛龍以
超忽情惝恍以搖曳兮氣浸汗而揮霍斂雲蒸而飈厲兮紛又繼之雨霓
撫陽關與喬如兮齊造化於一指驚建木之既楢兮春瑤華其何異覩嬋
娟而淩波兮浩綽約乎崇阿向北風而含韻兮承南服之沖和春渺渺兮
何其望美人兮天一涯拆芳馨兮延佇將以遺兮所思大化不停兮細入
無垠高下散殊兮其機孔神服貞白以自嘉兮今胡為此滋垢也豈隨時
而變化兮懼夫人之迭臭也豫章不辨兮樗中繩墨棄厥簡籍兮天蓬以
為直惘衆兮之蕪穢兮天肅殺以戒寒竊獨揆其中情兮豈云異夫荃蘭
何靈均之好脩兮結珮纕而弗睇吾將斂而就實兮和商鼎以進帝嗚呼
勗哉兮保茲令美世莫諒其眞兮尚識其似歐陽守道巽齋集題郭靖翁
梅圖　郭靖翁寄示予梅圖予展玩日薄晚矣入夜寒甚索一二句題圖
後未得置之就枕夢一丈夫潔白清峭服如其容方獨立予揖之慨然謂
予曰予適有思當就君謀之予曰何如曰予館于此有年荷主人之知捐
尋丈地以容我彼欲以利規主人者或欲歲致珍奇或欲日獻甘肯彼皆
善結主人僕從為之游譽者多爭欲奪吾地以苦之賴主人不聽予得在
此然今者主人愛我之過予反有所不堪方思去之閒君頗有山林之交

試為予謀何適予曰何哉主人愛君之過曰予性便幽獨不願知於人荒
閒之野寂寞之濱足以遂予之雅志主人既強我在此矣今乃欲築堂以
即我而日延賓客以狎我使我日與紛紛者接夫紛紛中豈無脩士雅然
渫裾塵埃口猶羶葷者將昧予目逆予鼻膚能禁其不至哉予是以思去
之予不幸有清潔之名主人惟無此意則已有則彼將競至借予以蓋汙
也然將汙我且汙主人必不得已予將稱病正立談其君遠悴者予恍然
驚覺斜月在窗霜氣透惟思之莫得其說既旦案上郭氏圖在予悟曰此
梅之神也圖中有近樹架屋迎客看花等語梅殆有知耶書圖後歸之寶
祐戊午臘歐陽守道書劉將孫養吾集贈梅不塵子桂翁畫梅序　畫非
塵外人不能作也況於梅哉古之畫者稱盤礴羸以為真畫者梅久歲寒
山中世外之品目也予聞永新梅不塵以澄觀加冠巾從禪心戲飛絮不
娃聖俞而以之氏其磊落變化如此足以應是梅矣夫梅者生於江南幽
遠絕㬰之地而驕人墨客之所周旋者也宇宙以來三千年無還頋之者
彼調羹者徒以其實之酸耳何避之揚州之東閣創以其一時旨為
千載然未盛也和靖暗香疎影一聯始入於畫蘭齋墨梅數絕大昌於時
至逃禪筆妙時命不遇遂貽隼枋之歎嗟乎梅豈富貴福澤哉貴人肉眼
以杜丹芍藥者視梅梅固異趣矣君江空歲晚山寒谷泡蟬蜕污濁之中
風流枯槁之後梅固非世俗之所得友畫亦非青州之所能及也不塵遠
矣其畫方千金予桂翁得之家傳者横斜而浮動其筆如不塵為予固喜
於不塵之不絕也為著梅之始終以發之抑陵放翁有云補之至簡亦半
樹補之吾江西人也每見一枝孤蕊蕭條可愛未睹所謂半樹也此事非
吾言語文字所能及桂翁既家傳而世有之矣其半樹耶一枝耶必有以
發矣王惲秋澗集東漢墨梅圖引　性之所得於天有不行而至不學而
能者況託物游藝意存所寓者哉總尹漢臣善寫梅樂之終身而不厭且
梅以墨繪黯淡枯寂無聲色臭味可嗜而恍焉性之所得有不容自已者
余嘗踏雪過南塘入東閣主人開樽小酌醉中出示所製溪雪春風等圖
亦以淡僻故為把玩者久之覺冷香疎影動盪於几案間令人脩然有孤
山籬落之想從考試洛陽復與君會府署之梅花堂庭之所植者皆是也
因衆觴相屬曰水南梅之淵藪又久官於此殆將俾使君移船花丸臻挹
然之極致耶東歸悉以近作贐予其風味之勝瀟洒之工又非向時只下矣
又入汳解裝盡為好事者索去嗚呼君今已矣梅亨復得耶其弟唐臣長
夫筆追憶風流事亦如存總綴遺墨求名士大夫題詠將昭大兄游藝之

美來屬引其端漢臣於予契久且歎故知爲人頗詳君天資誠憫與人交有終始於脩身齊家孝友純至一門之中融融怡怡以及於政是知託物寓意於歲寒三友之間者不徒模寫形似俾自得之趣爲時人而名後世也十七年立秋日秋淵序　跋楊補之墨梅後　花光梅在前未爲第一賞之者至有買船來往之語及補之一出變苦硬爲秀潤曾觀春風雪溪二閣者乃知予言爲不妄一有自題云月移清影人立黃昏其用意不分用已神疑於此君矣　跋僧花光梅後語　蜀僧超然字仲仁居衡陽花光山避靖康亂居江南之柯山與參政陳簡齋並舍而居山谷所謂研墨作梅超凡入聖法當冠四海而名被世嘗有移船來近花光住寫畫南枝與北枝之句其事覺可想見矣雲夢趙復題云如王謝子弟倒冠落佩舉止欸傾自有一種風味此蓋前金高丞相家藏舊四幅暗香疎影溪雪春風今失其溪雪見爲宋子王所收朱晦菴大全集跋湯君墨梅　墨梅詩自陳簡齋以來類以白墨相形述其末流幾若禪家五位正偏圓頌矣跋湯君始出新意爲倒暈素質以反之而伯謨因有冰雪生面之句也然白墨未分時一句畢竟未曾道著詩社高人試各爲下一轉語看湯君自云得其舅氏揚補之遺法其小異處則又有所受也觀其驅猶數胑誠有青於

藍者特未知其豪爽超拔之韻視牢之爲何如爾病眼眵昏不能叢論故願與諸君評之戊午三月病起戲書黃氏日抄跋江文卿畫梅　樂府墨戲皆枝耳往往一筆一語及於梅轍使人之意也瀟然梅亦豈易知彼各以枝自矜故或借梅以爲清描模詠思未必得髣髴吾見梅之有功於枝未見枝之有功於梅也江文卿吾黨士之驗者也嘗梅特甚品別異態手自圖之復手自爲之詞使人披展注視一唱三歎淵然神化猶將身與梅一況文卿胷中之自得者乎因嘗語之一元磅礴不斷不發窮崖冱寒昧英摘索此太極流行之端而乾元之仁之初軒豁也其爲茂叔之窻前草也大矣亦可以墨蹟言語求否耶文卿大笑謂此正吾不可形容之妙劉後村集題信庵爲包君用作墨梅　頃年見信庵丞相爲林肅翁作墨梅横捲肅翁自言嘗客於公之塾後來擢上第入翰苑今觀此卷乃爲永嘉包君用所作筆愈老君用亦公客也蓋山相嘗求公一筆不與若二客未遇而公直以魁百花調鼎實之事期之可謂具眼矣君用勉之他日拜第官職當不在肅翁下君用名國器余先君少師同年通守公之孫余舊同官錄參軍之子　信庵墨梅　京洛貴人所愛金盆盛牡丹爾信庵乃以機務餘閒爲梅寫眞其蒼枝老榦鐵牙突兀者元輝宣仲不及也其繁葩

殊鶴幽妍芳潔者花光補之復出也烏序其身廟堂而心巖壑者撒頂當國宰相欲求公一筆公怒曰趙某乃爲某人畫梅耶公斬寸墨不予彼相頷掃匹紙以贈故人此其所以爲一代偉人　跋揚補之墨梅　予少時有洛梅詩爲李定舒亶輩箋註幾陷罪苦後見梅花輒怕見畫梅花亦怕然不能不爲補之作跋小兒觀攤又愛又怕予於梅花亦然馮縉雲先生集題墨梅花　騷人以荃蓀蕙茝比賢人世或以梅花比貞婦烈女是猶屈其高調也王逸民以淡墨作寒梅雙影以見貺余日之曰此孤竹君子也座客頗以爲知言王灼熙堂集跋墨梅　畫花必從脂粉設色至近世始易古法專用淡墨而得花之眞此兩梅枝尤奇然不知何人作予舊有句云飯顆從朝瘦湘流獨占清梳梅花於閩房黨綱中蓋此畫與此詩乎陳止齋集跋林宗大家藏湯氏畫梅　湯梅近稍不貴重於世余憲宗大藏之之梅也故爲之書　題杜大春畫梅　偶與文叔時亨論十五國風次第取季札舊序參孔氏序特退秦於魏唐之後繫幽於末略經改定而意以獨至晚於燈下觀蜀客御作梅筆墨無幾知在籬落因悟萬事無文離法余謙一文安家集跋朱松岩墨梅　梅爲天下白太素之初正色也爾後爲紅爲蠟爲萼綠窮造化之工而爲之設色止於此耳花光洮禪始

寄之墨妙則又化工所不能爲者光暗而味長貌質而神澤蓋嘗評之如拾樸高弟如吞炭義士如墨池老儒如烏衣年少如塵埃中建隆宰相如瘴嶺外元祐流人緇塵素衣之喻無住老禪疑未盡也凡繪事於花未有不借色於丹粉惟梅也於墨本爲最宜是當以標致觀不當以色相求世有黑牡丹之說假使洛花眞着黑色然亦奚足貴哉花光華人不傳者死松岩朱君作爲大軸賣璽遥人予與岩俱主谷城下三家村裏不知此筆何處得來　隱顯翁遊山集跋墨梅手軸　世之草木各有所愛獨梅之愛多者何也友松竹鄰桃李賓節操賤妖媚風霜嚴際萬木搖落孤根獨春歷歲寒而不屈得雪月而愈高暗香浮動清詩骨遠俗態終期調鼎佐王化澤萬民其功莫大故愛之不足復圖而畫焉徐梅埜先生集題余豈潛所藏揚補之梅　此花在群品有衆美萃其潔淨似易其正範似詩其屈曲枝榦似盤誥其節似禮其樂似樂其謹嚴似春秋蓋花之有文實者也畫工勘破其冕骨而後筆法能意足意足而後不求顏色似矣觀者當自得之某觀蘭戲題之後又賞此卷而爲之書　國朝孫作蒼螺集書吳中桂墨梅卷後　梅以韻勝格高爲佳揚補之好於老榦奇崛疑狀筆作纖條以爭妍而韻與格遠矣勑爲村梅殆非過語然今日求村梅亦不可得近

世傳楷王元蘇出新意作縈花抹有思致蓋花多則似李政尤難工嘉興吳中珪能詩以山水竹木名家不知其善梅也此本眞仲珪筆汪洋澹泊性與畫會昔東坡善文與可不知其能飛白嘗歎其知人之不易余不識仲珪而臆斷其是非此豈可為法哉然識者有以知余言之不妄也劉習之退庵近藁題墨梅卷　古稱林和靖詩詠梅絕唱然如暗香疏影或者猶病其徒得形似必雪後園林水邊籬落乃併與梅之情性得之然則論畫之品格孰異乎是邪憲從事李憲章以水墨寫梅每意定神閑之際則泚筆和墨洒那乾而橫斜疏影迎風亞雪水邊月下之態宛然孤山雖浮興致所獨久者香耳君子之於游藝固有清絕遠詣若是其極者哉余嘗謂人各有好憲章處風紀之地厲冰蘗之操介然自守宜其與梅同調抑孰知梅之為物華實相承體用俱備使異時煙雨青黃冰盤薦實鼎鼐知美則梅之為梅又別有大用適時者在然則吾之所以期憲章尤在彼而不在此也書以勖之宋北礀禪師詩集書楊補之梅　寓素於玄質成鳥有青芳於影夢酣黑甜展卷臨意色香俱在柄此能事禹諸逃禪詠姑射眞須春風手光驅醉穎抹玉在側後振采毫覺我行猶浩然齋雅談魏華父墨梅詩　素王本自難淄涅墨者胡為亂等差玄裏只知楊子白鶴

中護見聖入汙鷂山又有東西日月自來往遞郵人間有喘牛之句亦佳韓性五雲漫藁題花光梅墨本　花光之畫白石之書極天下之合作木君刻之梓如水中月影玉烙層瀾改自可見　題慧門上人所藏叔雅梅叔雅畫梅不求形似其標格超然出於香色之外宜為世所寶也平生見叔雅梅生多然覽者不少可價者形似不可價者標格觀此紙可見題梅深　夢入梨花遲遲迷翠禽栖處隔前溪東風不掃千林雪三素雲寒月來西劉祁歸潛志劉仲尹致君號龍山淹陽人能詩學江西諸公其墨梅詩云高髻長眉滿漢宮君王圖玉按春風龍沙萬里王家女不著黃金買畫工萬洛類編畫墨梅送與人　某啓前日承枉顧極佩恭厚感慰文集今早欲詣謝值少幹不克如願為恨以之即刻薄暑伏惟尊候萬福墨梅昔花光仁老得墨梅三昧山谷道人嘆曰如嫩寒清曉行孤山籬落間但欠香耳遠景共四軸名工畫者謹送齋館聊以悅目償紫不鄙幸賜首留不宣　答　某再拜來別未久企詠已深忽被教字感眷無窮就審即旦尊候佳勝古畫甚佳眞所謂手奪造化者特推珍好見遺佩服誠意臨紙未易占叙稍涼即容面謝區區姑此以復將命不宣王東牟先生集僧畫梅贊　瘦勝肥狂勝癡淺可久色易衰水邊星背月下橫枝蘇東坡

大全集題趙昌畫梅　南來濮關山沙水清綠綠行人已愁絕日暮集微霰慇懃小梅花髣髴吳姬面暗香隨我去回首驚千片至今開畫圖老眼淒欲泫幽懷不可寫歸夢君家倩黃庭堅豫章集題花光為曾公卷作水邊梅　梅蘂觸人意樂天梅花詩香屋擬觸坐深人冒寒開雪花遺憾水風曉片片點汀沙冷齋夜話衡州花光仁老以墨為梅魯直觀之曰如嫩寒春曉行孤山籬落間但欠香耳　花光仲仁出秦蘇詩卷思兩國士不可復見開卷絕歎因花光為我作梅數枝及畫烟外遠山追少游韻記卷末中仁蓋衡州花光山長老　夢蝶眞人貌黃槁籬落逢花須醉倒夢蝶眞人謂莊子今以屬秦少遊取游戲花間之意夢蝶見上注莊子列禦寇篇曾晳回人處窮閻厄巷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籬落逢花見陶潛把菊事見上注　雅聞花光能畫梅更乞一枝洗煩惱扶持愛梅說道理自許牛頭參已早盧仝詩石公說道理司出格傳燈錄去融禪師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　長眠橘州風雨寒今日梅開向誰好少年北歸至藤州卒於江上其子處見從長葬潭州有長眠橘州之詩張舜民南遷錄記潭州事云橘州在湘江中南北與州城等其杜詩所謂橘洲田土肯膏腴者也華嚴經曰一切衆生造業所繫長眠生死何

況東坡成古丘不復龍蛇看揮拂太白詩吳宮花木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老杜詩龍蛇動筆墨　我向湖南更嶺南繫船來近花光老歎息斯人不可見喜我未學霜前草山谷自言其未老見似翰宋時諛官棋野草義善亦云已　寫盡南枝與北枝更作千峯倚晴昊白氏六帖云太史嶺上梅南枝落北枝開老杜詩當令畚送千峯雨又詩亂掃繁花向晴天陳簡齋集和張規臣水墨梅五絕　巧畫無鹽醜不除晉虞亮讀周顗曰人或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古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為齊王王后極醜無雙　此花風韻更清姝靜女詩靜女其姝毛詩姝美色也東坡送劉景文詩紙有搞水清而姝　從教變白能為黑史記秦穿傳少賊變白而為黑乃刖上以為下　桃李依然是僕奴東坡梅詩天教桃李作輿臺杜牧李賀集敘僕以命騷　病見昏花已數年只應梅蘂固依然東坡送程懿叔詩病眼昏花困書檄陳後山八月十日詩一夢人間四十年只因吹篋倚淮然　誰教也作陳玄面眼亂初逢未敢憐昌黎毛穎傳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會稽褚先生友善人書梅詩樊哩和孔懷　聲繫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萬玉妃見東坡梅詩玉妃謫墮烟雨村　相逢京洛渾依舊惟恨淄塵染素衣陸士衡為顧彥先贈

嶠詩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謝元暉酬王晉安詩誰能入京洛緇塵染
素衣　含章簷下春風面雜五行書宋武帝壽陽公主人日卧含章簷下
梅花落額上成六出花是杜明妃詩畫圖省識春風面　造化功成秋兔毫
韓竹無截歐陽詢予書筆以貍毛爲心覆以秋兔毫筆譜見作筆須取
仲秋兔毫　意足不求顏色似　前身相馬九方皋　史記蒙婆傳子之意自以
爲足列子秦穆公欲求馬伯樂薦九方皋穆公使之行三月而返曰得之
矣問之曰牝而黃使人往取則牡而驪公不樂召伯樂謂之曰求馬者物
色牝牡尚弗知又何馬之知也伯樂喟然嘆曰皋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
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
其所不視若皋者乃有貴乎馬也　自讀西湖處士詩年年臨水看幽姿
晴窗畫出橫斜影　林和靖梅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絕勝
前村夜雪時　僧齊己梅詩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　次韻何文縝題顏
持約畫水墨梅花二首　文縝名㮚仙井監人政和中廷試爲天下第一狀
宋朝任右僕射持約名博文靖康初爲中書舍人　窗間光景晚來新　光景
見入蔡端梅詩入吾點酬黃功曹詩是時山水秋光景何鮮新　半幅溪藤
萬里春　紙譜剡溪之藤爲紙最妙唐舒元輿有古今之錯爲文者皆天閼

漢藤之流也　從此不貪江路好　勝拼心力喚真真　杜西鄰詩江路野梅香
揩神脫說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軟障圖一婦人甚佳顏欲得如此真畫
工曰余神畫也此名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應則以百家綵
灰酒灌之遂活顏如其言果下障言笑飲食如常踰年生一子其友曰此
妖也余有神劍可斬之是夕真真泣曰妾南嶽地仙也君忽疑妾不可更
生攜其子却上軟障嘔出前酒畫上添一子　奪得斜枝不放歸　倚窗承
月看熹微　林和靖梅詩屋簷斜入一枝低歸去來辭恨晨光之熹微　墨池
雪嶺春俱好　付與詩人說是非　雲溪友議崔涯張祜齊名每題詩娼肆譽
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錯嘲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
窗耳似鐺走把象牙梳插鬢崑崙山上月初生　端端道旁見二子再拜曰
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重贈曰覓得黃騮被繡鞍善和坊裏取
端端揚州近日渾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於是賓客競臻其戶或曰李家
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其一日黑白不常　又六言　未央宮裏紅
杏　羯鼓三聲打開　見前鄭杞詩　大庾嶺頭梅萼　管城呼上屏來　李義山對
梅雪詩梅花大庾嶺頭發白氏六帖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開管城見
山水賦　陳了齋集花光仁禪師以墨戲見寄以小詩致謝　禪心已出包

匡室墨海翻騰作雪梅三昧筆端俱戲事定除幽室精香來儒學警悟客
有誦陳去非墨梅詩於予者且曰信古人未曾道此予摘其一曰黎繫江
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只是緇塵染素衣世以簡
齋詩爲新禁豈此類乎客曰然予曰此東坡句法也梅花絕句云月地雲
階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荊棘誰信幽香是返魂簡齋亦
壽春胎爾簡齋又有蠟梅詩曰奕奕金仙面排行立曉晴慇懃夜來雪少
住作珠纓亦此法也　鄒道鄉先生集仁老寄墨梅七首　二月八日春氣
分忽見梅英枝上繁顛狂索酒醉復醒知是筆端回化元　嶺南消息報
來新正想梅花傍酒樽生出兩枝遙寄我道人方便信多門　前年謫向
新州去嶺上寒梅正作花今日霜縑玩標格宛然風外數枝斜　馬祖菴
頭掛鉢囊晚隨緣出住花光僧録一筆無人會戲作寒梅自在芳　解衣
盤礴寫梅真一段風流墨外新依約江南山谷裏淡烟踈雨見精神　金
張許史競東風醖紫姚黃醉眼中賓客貴人吾不預獨將清韻照禪宮
春晚晴光破雨回閑將花軸傍簷開爐烟細逐軸風散疑是香從梅處來
觀花光長老仲仁墨梅　我從梅花海裏來驚此兩枝堂上開不由天
降非地出道人作麼生栽培無縫塔子通一線放光照醒陳根荄玉蟾銀

漢雨初霽半啓瓊室通瑤臺香雲漢漢護顏色世眼欲觀誠難哉不如取
酒共春醉一盃一盃復一盃　王之道相山集和徐李功墨梅六言　閑想窺
池倒影戲成落筆斜枝縱涅難淄玉質細看何似當時　又　便是未啓
素面那知綠葉青枝淨几明窗展處微風淡月醒時　李忠愍公集次韻秦
會之題墨梅二首　南枝春色弄微溫記得清香撲酒樽今日相逢隔烟霧
揚州殘夢足銷魂　又　長愛孤標似君子不禁橫竹巧𢹂排短幅離離
乃遺像至今寒蝶誤飛來　王質雪山集貴簡不貴繁妙在有無間滿眼尋
不見約畧見纖纖貴老不貴稚妙在禁枯際芳態減初年其中寓幽意貴
瘦不貴肥愈瘦愈清奇瘦到無何有政好就空枝貴含不貴開風度韜胼
胎游蜂嘷不得乃始抱全才宜在幽且邃終日無人至水繞山重重隔樹
令人嗟宜在平且闊大江驚濤潑潑上精連顛半驀忽衝舫宜夜不宜晝
更宜月波瀾崖淨澗淙淙漁子推蓬嗅宜陰不宜晴更宜雪花凝五七點
未足封枝要全扁宜與竹相鄰白白翁青青所恨花無音間借竹爲聲宜
與松相伴扶踈交凌亂松香麤則麤亦能佐一半其鳥宜翠羽否則碧萬
侶山雀仍山鶊連去切勿騂其人宜野僧否則閑道民宜踈綺紈袴公子
共王孫吾非僧又非道兩眼貯五湖兩肩負三島相煩健筆凌風掃梅子

王子成二老　紛紛初疑月掛樹耿耿獨與參横昏自從東坡老子兼此
英茫茫世界總無人跡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自從西湖處士
揚此聖紛紛豪俊半無神贈予一轉語挑子萬手撰嘯蘇詩嘯林詩要使
蘇詩林詩透心脾槎南枝接北枝直使南枝北枝伏指麾九州四海尋人
去不遇當人不要歸　吳夢辰早掉鞅功名之場中梁指酸金又與鼎食
參差胡沙南鶩袖短書㦸成閎於漢南健語鮮明晚褒以章服晉大獻羹
而稍食之結廬下難之西郭自見謂老圃樊遲願學而孔子不與何也樊
遲將以此利物益墨氏發源者今措意不然誦余所詠可以興懷長嘆也
余不欲自作機杼其叶律皆沈述之者　和沈述之與俞舜俞題墨梅
玉京摩帝周大雅芙蓉倒影絓旗多明視仍孫竊姮娥雙成飛瓊相和歌
飛瓊授以無聲詩下走人間馭莫追梅花狂拂不自持但見浮動横斜他
不知中書君貴列鍾鼓嗔下真真命歌舞真真呼上復呼下上屏不言下
屏語空郊蒼蒼江沙茫中書頭銳身瘦長玄泓濡首醉淋浪首所觸者皆
生香鄒山俞生氣象別不惟手潔更身潔中書相與有良緣共看霜天羌
笛裂十指五指搖妙筆不在山顛即水涯老楊死守梅花樹樊枝弄葉猶
咨嗟眼光落此亦前定過去垣外觸參井俞生今世伴梅花君伴他花應

不肯　題龔嘉謀墨梅　梅花一枝復一枝是耶非耶吾不知空堂慘澹
寒寂寞安得璀璨生光輝今朝朔雲覆江野無乃雪花衝崖楣少定徐觀
元不爾壁上横陳皆不飛摩挲零亂爭欲動亟避又不來沾衣稍悟寒英
看明縞已信未信猶衙疑錐然是梅不是雪亦豈人力據天機伸腳欲下
俄復縮冷冷亦似奔湍溪忽聽簷牙嘷林雀紛紛驚下玉藏鬆鼻端三嗅
定何有蕭騷君有霜風吹乃是瀼溪小龔手搦筆汎翰主清奇老杜見松
被松嚇王子見梅遭梅欺却憶西湖疎影東斷橋流水袖香歸　題俞舜
俞墨梅　菁村江梅竹山蠟梅余雖不遍歷天下東南未見也俞子充洗
濯襟次周行薄海多識偉人如此而後藝進於道有日也郭恕先云吾感
當山下見一峯始大悟又陳圖南曾同吾渡水顧影忽有覺吾山水益得
妙於此俞子與梅花有良緣試用吾言推之　楊無咎透梅肝膽入梅心
俞舜俞剔梅皮骨到梅髓大江之西出二士長淮以北压兩指吾書菁村
山中飽玩玉藏鬆十里五里無他枝所恨俞子不同載至今心繫吳江湄
吾書竹山道上爛看蠟凌亂三程兩程行不斷所恨俞子不同征至今夢
繞襄山畔百尺卷雪樣十頃黃龍州此地遇俞子此時遇孟秋與二勝六
皆未集廣寒宮中贈竊來相投一枝兩枝雖不多千林紅紫無君何七尺

八尺抑何短萬里蒼蒼亦云滿贈崙一則語牧却萬年功真梅蘊在磊魂
胃幻梅流出精明瞳演漾摸索未有覩慘澹經營何所從中膚大學松齋
繹我轉撈嚴圃覺竹几繡數卷他時相逢江路傍茫茫江月梅花香但見
梅花普照眼不為梅花空斷腸　題李贊可掀蓬梅軸　低蓬掀起凑平
沙略見玲瓏八九花自有青天家明月靈臺長見影横斜　半腰已自見
全身但要當人着眼明覷到梅花頭上上十方同是玉為京　右俞舜俞
所作其意緒多步武楊無咎以此自名壬戌冬秋書入春聞至不能落筆
余叔父君玉戲曰君拈一枝當作首元矣無咎長嘆曰天地大德曰生賦
全無一語秋有八陣圖詩兩句以遺公曰遺法千年在斯人百代無語訖
拂袖而出無咎不惟筆端梅格絕倫其詩清挑堪咀嚼併書於此　再題
不見梅梢不見根參横只尺未能捫掀蓬何自掀蓬盡一任江風吹斷
魂　半江鼻觀已前知恨不身先急櫂飛雖則梅花不全見妙香滿載野
航歸　既題掀蓬已又出此軸亦掀蓬也與梅花因緣獨在江湖何耶余在
成都西樓下見晁子止侍郎有詩在扇云短蓬煙裏冷蕭蕭兩岸梅花各
見招吹散前村一盃酒滿江風雨不相饒余屢玩頻我子止曰君愛此耶
出小横軸江路野梅數枝曰為我題此當以扇乞君余沉吟良久曰西樓

何自有江聲安得梅花的皪明斗轉參横無定舍侍郎行處亦隨行子止
即舉扇與余至江陵劉共父樞密覓去味此風標與掀蓬大同而小異者
耶　國朝龔敩賜湖文集為張邦英題錢舜舉折枝梅花　西湖美人風
韻奇玉為資質冰為肌江梅向暖開南枝美人與之同襟期月香水影有
妙句横斜浮動無人知世間凡卉不敢並香名萬古芳菲菲羅浮美人亦
大好笑靨盈盈破春早明日蕭條客夢醒參横月落春光老悵悵松林不
見人多情翠羽空相惱繁花亂插滿頭歸芳心寂寞憂心搗吳興美人真
可人興來亦寫梅花真奇奇堆堆發天趣斯須幻出江南春疎花綽約有
生意鮫綃半幅無纖塵固知佳畫不易得百年誰復藏其珍朝雲不入黎
花夢鈴閣無聲畫屏凍淑態偏憐夜雪欺幽香不許春風動意態嫮嫮當
青蓋精魂冷落清寒我時指瘡目一摩挲萬紫千紅竟何用山陰古多圖
與書張郎自是山陰癯平生愛畫入骨髓得此真之坐右隅我生亦有畫
梅癖對此不覺形神俱含丹吮墨我不如還君此畫長嗟呼宋陸游渭南
集題施武子所藏楊補之梅　補之寫生梅至簡亦半樹此幅獨不然豈
畫横斜句　題劉漢藝上人梅花小軸　孫舟清曉下溪灘為訪梅花不
怕寒忽有一枝横竹外醉中推起短蓬看　張守毗陵集廣大光邀同賦墨

梅花 頻伽士畫六白　鐵氷斵雪賦精神不受丹青一點塵拖粉毁應嬌
太白浸憑水墨見天真　騷人洗硯試松煙造化鑪錘貯筆端春破南枝
入詩眼句成紙許畫中看　笑揮墨妙當鉛華真是天然玉雪花月冷霜
清春不管一枝寒影墮溪斜　墨白何妨俗眼疑寫真妙處足天機横斜
疎影黃昏月貌盡西湖處士詩　墨竹文翁舊寫真墨梅頻予更超群我
家幸有貧營谷乞取氷姿伴此君　故園雪樹想彫零却向毫端見典刑
夢破江南愁絕處前村煙迥雨冥冥吳居仁詩嶺南十月春漸回妍暖先
到前村梅問君何處識此妙一枝冷艷隨霜開長江凛凛欲崩岸乃見好
事多牆隈初疑滲漉入瘴霧更恐寂寞埋煙堞微風不動暗香遠淡月入
戶空徘徊坐看粉黛化蠖惡豈但桃李成輿臺我行萬里厭窮獨疾病未
已心先灰對此不覺三歎息恐是轉側同南來異鄉久處少意緒破壁相
對無根荄古來寒士每如此一世埋沒隨蒿萊遁光藏德老不燿肯與世
俗相追陪輪囷離可多見用犧尊青黃木爲災含毫吮墨去顏色況自不必
須穿我歲窮路遠莫惆悵此去保無蜂蝶猜李忠定公集戲賦墨畫梅
花　道人畫手真三昧力挽春風與遊戲露枝煙蘂忽嫣然自得工夫畦
徑外由來墨白無定姿濃淡間錯相參差烱如落月耿寒影髣若宿霧含

疎枝群芳種種徒縈縛脫畧丹青尤拔俗妙質聊資陳氏媒幽姿好伴文
生竹世呼墨竹爲墨君此花宜稱墨夫人鉛華不御有餘態世間顏色皆
非真年來妙觀齋空色天花時露真消息試須幻出數千枝不費梁谿一
凡墨許景衡横塘集墨梅花三絕　園林颯颯正飛沙欽見東風第一花
畫裏有詩還會麽分明竹外一枝斜　柔條亂蘂照人寒多少冰姿在筆
端迥出暗香疎影外詩人莫作一般看　冰蘭連槽無點翳忽驚雪片滿
寒枝須知造物生成處也似毫端拂淡時　先兄舊作梅花覓張先生畫
因覽之愴然輒次其韻　茂陵雪片迫方好亂點鉛筆却不宜多少人間
春色在未消寫盡向南枝曹勛松隱集分題墨梅得容字　北風吹雲付
寂寂練練溪流凄寒碧馬頭忽有暗香來攄雪吞芳識標格揚輝散鉛荒
寒路酒惡雉堞頓鎖釋龍上故人消息遲一枝誰寄踈煙隔老禪幻此空
花相墨暈横斜清炤容定應飛夢會姑仙玉樓澹月連天白朱松韋齋集
三峯康道人墨梅三首　一枝春曉破霜烟影寫清波最可憐衲被紀寒
歸吮墨也知無地着朱鉛　冰盤青子消爭嘗惟有横枝着意芳等是毫
端幻三昧更煩覓句爲摹香　緗囊墨本入宣和林下霜穉手自呵不覺
霜臺要全樹動人春色一枝多 康畫書後是又爲朱勔畫全樹依植精採

覲鴻愛居士集題隆上人墨梅花　一枝横向釵頭見千樹開時雪裏看
慚愧道人三昧手畫將春色寄毫端董霜傑先生集題龍岩居士墨梅
龍岩戲墨作横枝韻勝何妨不入時黑霧玄霜遮媚袂玉妃謫墮畏人知
胡銓澹菴集劉景仁畫墨梅扇上又畫梅影於扇陰求詩各題一絕　竹
外梅花耿玉顏凛然冰句落霜紈莫將輕扇隨炎手留作人間六月寒
又一首　踏月吾梅不見花只餘水底影横斜歸來拂向冰紈扇袖有西
湖處士家朱晦庵大全集夢裏清江醉墨香蘂寒枝瘦凛冰霜如今白黑
渾休問且作人間時世裝袁起岩東塘集用謝艮齋韻題歐陽長老墨梅
三首　誤墨雖成白花埃欲歛昏誰將草玄手着意寫前村　屏煜紅灼
爍窗月正黃昏印出横斜影分明竹外村　溪藤横翠約老眼頓眵昏喚
入凌煙後江村不是村　用楊誠齋韻再題歐陽長老墨梅三首　紅粧
誇膩足粉額趁頻開惟有江梅樣蛾眉淡拂來　玉容曾泥翁彷彿帶香
開不比真花怯斕斑怕雨來　從來冰雪體引墨為君開寄語金鸞客和
羹人正來　李英才作墨梅于天慶觀壁　小折霜林半望聞春風日日
付毫端秋高為借横斜影留與吾師歲晚看　又題墨梅　輕棋拂拂有
餘清筆下翻成月下横昨夜小屏幽夢斷恍如煙雨渡江城　張南軒集眼

明三伏見此畫便覺冰霜抵歲寒喚起生香來不斷故應不作墨花看
日暮横斜又一枝水邊記我獨吟時不妨更作江南雨併寫青青葉下垂
北磵禪師詩集　猫邈檀欒點素元萬紅千紫夫根源太玄自古人嫌白白
盡何妨反太玄　楚楚仙裳澹染緇耐寒宜瘦不宜肥莫言無予調商鼎
卿相當年有黑衣　省力尋春愈出奇鬧蓬園上看新詩殺風景問春知
否兩手風霜一樣龜　莫恨丹青廢畫工不須求異只須同玉容不及寒
鴉色故託緇塵異漢宮　宋光安御墨梅　清姚渾非鐵石姿故家別謂
合傳衣華風不療春痕瘦可是工夫不建微　定平懷墨梅　南昌梅少
府人道是梅仙不療踈枝瘦安知壞色妍春歸天上去真自鏡中傳同出
吟機杼無聲亦自賢張鎡湖南集盧陵李英才自製墨與梅花爲真艮齋
誠齋又許其能詩十月七日攜畫見訪且索拙語因成古風以贈　我家
種梅三百樹惱人不特香如霧堦前花影二更來月光到處縱横佳數回
欲畫嗟未曾李君能事乃爾能素綃禍我當時景更引夜月花邊升濡毫
羣水厭凡墨揮煙自就千枝燈容木緇畫不復恨但喜占蘂清如水 英才
之言云爾 圭玄漆嘗用不盡博金價定無虧增又聞覓句頗清熟社中宗
匠交口稱雲臺萬事無心計只學希夷多愛睡醒時非畫亦非詩溶向盧

空寫千佰君紅再過嵎中來烏丸併望新篇寄。醉来染試酒溪藤滿壁蛟
龍風捲地。許綸涉齋集明日欲對通夕不成寐枕上賦墨梅詩還契師宿
遺　師住一庵幾何年。山深史過靈隱前遺我江南幾張紙中有寒枝真
契禪　胃中拂除烟火食筆端洗滌蒼苔痕立雪家風真第一我欲着句
今忘言　蒼頡章泛黃塵東清夢思隨孤山涯處士橋邊卷蓬相凝兒莫
許得香還　昔看灘頭印明月今觀海底拾玄珠自從迦葉天機淺不但
花無筆亦無　春風不逐花光老心印自傳圖契師師能寫出夢中夢我
却喚成詩外詩　吳仲孚詩擬蓬梅　斷橋月老水漏茫誰託舟扉夜望長
寒雪正埋和靖骨淡烟微見壽陽粧一時韻巧傳清思幾度凝愁憶暗香
來世可無題品手種瑒到底屬何郎　楊誠齋集跋京仲遠所藏楊補之紅
綫上所作香色擬蓬梅　朔雲暗天雪到地朔風裂山吹脫耳長江萬頃
一艇子一夜雪寒不成睡詩翁曉起鬢鬆縮頭微擬黃茂蓬夜來悠雪
已睛了東方一抹輕霞紅江梅的皪開獨樹蓬間截入梅尺許老幹新枝
紫復青花瑚白玉蘋黃金滿身滿面都是雪梅雪却與霞爭明不知詩翁
何處得霜貌和雪和梅斫將去恐是并州快剪刀不然吳剛修月斧下無
根幹上無精一眼横陳梅半腰東省拈出寒蕭蕭至今花頭雪未消　董

主簿正道壁間作水墨老梅一枝宿鵲縮脰合半眼栖馬　斜枝飽風雪
踈花淡水玉一鵲忍清寒居然伴幽獨　醉後撚梅花近壁以燈照之究
然如墨梅　老子年来畫入神鑿空幻出墨梅春韓為玉板燈為筆整整
斜斜樣樣新　鄉士李英才得老濤墨法善作墨梅復喜作詩艮齋目以
三奇贈之七字子復同賦云　吾鄉李君葯意智夜持雲梯倚秋空月中
奪得脩月斧斫倒南山千歲松來歸丹窻和玉桂燒出緑霧霏鸞龍倚成
玄圭與蒼璧潑作横枝歲寒色庾嶺霜林和靖圃撥入生綃供戲劇幻松
作餅餅作梅豪氣勃鬱尚不開瓊艭滿醻梅雪下吐出西湖有聲畫　七
月二十三日題李考之墨梅　夏熱秋逾甚寒梅著亦開無塵管城子幻
出雪枝來草堂集陸德原和題新安畫梅花韻　東風一夜渡江新消
梅花照眼忽何遜從来有才思題詩不負廣陵春韓流澗泉集自吳中持
陳紹之墨梅歸置屋壁　西湖兒得一枝来長夏風軒盡日開老眼暗中
時摸索便知玉雪不能猜　又題墨梅　只在山林不見花誰將水墨試
横斜與君一笑霜風裏從此留詩到酒家　楊補之梅花小軸　臘前到
處見梅藥影落寒窻只自知珎重西江三昧手玉谿西隱看横枝蔡九峯
集爲司户惠所作墨梅并示佳作因次韻　誰把霜毫歸庾嶺王孫去後

丈參寥七時月夜横踈影鎮日春風上素綃可笑兒童爭剪揃知知蜂蝶
亦遐招人心遠物無窮巧頃刻功成永不摇沈繼祖桃林集俞舜俞作墨
梅八軸皆取古人詩句請余賦之　天生萬物俱森羅詩人於梅詩獨多
不言成蹊桃與李何於當此不類歌由来畫中有新詩俞君道次以筆追
渾然莫知詩畫異手與心猶不自知紅杏花開驚羯鼓虞美草謡歌聲舞
筆能招此玉梅夢花非解語如欲語我生身世兩茫茫獨與此花交分長
書窻有月半弄影山驛無風遠有香溪流落英送我別誰念孤芳增皎潔
此時我有萬斛愁吹斷參差山石裂吳霜忽點雙鬢華故人各在天一涯
南望一枝書斷絶臨風不復三歎嗟天花何曾着禪定百憂煉心澄古井
世有鐵心石腸人來似我詩應首肯項安世悔藁後編題屏風墨梅二絶
一陂西山雪中含太古梅無香亦無色免被百花猜　天上和羹事業
由不忍聞踈花將瘦影臥一溪雲　二十七日衡陽縣義寧以吳奴墨
梅俏客太初字仲達　鐵石心腸宋廣平賦含脂粉太多情固應却有柔
莫手淡拂横枝微骨清張倡拙軒初藁集題禪鄉院壁間墨梅　昔年曾
作梅花夢夢回水上寒香重殘魄偶見一枝開早是江南春意動凡花不
似梅之清精神骨相由天成憂從畫手細傳本但知刻畫非寫生官塘荒

寺門抖擻藏丈廓歆風雨颼不須晴雪明千堆勝喜墨痕留數點方秋崖集
書趙相公梅卷　一梢兩梢駛灘月三花五花暮江雪春風到手眼生寒
煙水村深有茅菴　用鄭少傳韻題趙參政梅卷　雪谷氷崖枯槁士上
娃無煙寒盧揹朝飢鬱屈鳴不平馬玉磨雲翻硯水花光君朽補之窮吐
作冷花春几几相公折簡笞神兵肯與此筆爭詩名横梢嘿墨偶然爾別
有妙處賢長城單于吹葉遠關塞張我大漢之天聲老生經濟知無術爾
雅蟲魚寧閣筆巖廊有此磊落人安事儒士嘔心出吾文不在雙僕驅爾
貴政可衛官屋所操潔蕩同元工寧比八九吞雲夢銘常勒鼎勲業在木
可枯木竅坡翁謹勿開揮補天手且挐一世春風中軍書夜下飛如射彼
蠢者胡猶梗化梅花嶺外有傳聞老我乇寒足驚咤神樞淨洗甲兵腥癢
月蠻烟亦堪畫　書惟揚張右梅卷　千主何遜揚州夢到得揚州月自
寒誰遣雪蓬春半樹詩情便作欵人看　月明臨傳霜橋影只憑横斜自
一奇喚起江南歸夢遠竹村烟水有茅茨蔡戡定齋集端約還墨梅以詩
謝之　先生出語已驚人戲作梅花又逼真眼底江山詩有助胃中丘壑
畫精神　清香素質惱詩情更倩揮毫為寫真共挽東風拚一醉不須摹
做費精神　題墨梅　誰作横枝太逼真枝頭的皪眼俱明也知筆力窺

大巧無索清香盡不成劉後村集信庵丞相爲余作墨梅二軸詩以小詩
天界村前一段奇發爲虹氣貫茅茨肯移金鼎調元手爲作玉龍驟雪
枝絕艷從教百花妒秘藏莫遣六丁知信庵丞相親分付魔出花光與補
之　再題信庵墨梅　信庵墨戲古無之元氣淋漓爾許奇特與此翁揮
匹楮不爲彼相作横枝山相秘藏掃雪輞川畫曾序調美沂國詩余嘗字
公待以此求之九十老農尤寶惜時時開卷拂蛛絲洪平齋集和黃幾叔
墨梅二絕　月暗雲迷竹外枝寒香未動便能奇雨如坡老南歸後骨似
溫公獨樂時　六月夜寒留取看霜風蕭颯墮林端問渠底事青青晚恥
上尋常桃李盤劉漫塘集題劉文簡所藏墨梅卷　烟雨和成宛撲揚
新來髓着雪衣寒以吾不可學渠可善學楊君抵此郎揚補之揚湯民
書自謂得梅之句畫相形決此卷乃爲倒書素質以文之王實齋甲寅藁
題墨梅七首　歲寒無與偶獨抱幽貞長筆下孤梢瘦冰花紙上香　筆頭
悶造化花外想精神偃蹇蟠龍表新梢最可人　冰粧鬪雪顏墨妙發孤
香不襲逃禪印枝頭有異光　窮冬天地閉萬物正彫殘玉立清梢表天
然獨耐寒　胸中含靜操筆下走寒梢一見孤山客清香盡拆苞　素質天
然靜清芬襲鼻根更於翹楚上一筆把冰魂　一枝横出曉霜外數花開

誰識生綃上清香靜處來　和諸庵花光十梅頌　一筆剗斷寒崖蹤葉
數枝低亞不停雪壓霜摧已自全體放下　孤山樹樢神枯一段底死工
夫脉脉不知機轉忽然當眼皆魁　空裏翻身透出風前卓立精神百草
頭邊未覺還他獨占先春　不問東風來未冷水水中待意誰於筆外相
知更有無味之味　接得少林枝葉滿腰風雪馨香一自飄零庾嶺花光
也解流芳　江頭千樹紛紛紙上不堪根稻翻思洞口風流忽見半梢横
出　孤標向背從地枝頭各自精彩堂堂妙用縱横誰識筆根所在　大
化元無揀擇墨光隨手高低但得歲寒風度自然處處皆宜　幾度落花
流水何待空枝方省要須拔筆虛空幻習與之俱盡　推出突欒本相爲
肥葉底清黃熟後何曾酸澁舌根自不尋常　題畫梅　枝頭寂寞若爲
情喚起毛錐爲寫神月下風前長玉立娟娟一紙四時春　題花光梅十
首　着脚孤高太尖奇憑空轉落兩三枝大風動地吹崖裂正是冰姿蘊
穡時　一日騄崖放下　深山大澤老龍僵不染樵人斧上霜月魄存存
枯槁裏忽然枝上弄精光　二曰絕後再魁　見說前村破雪開我來雪
影浸蒼苔平生不識春風面却道春從花底來　三曰平地回春　一丘
一壑似夷齊勁雪繁霜特立時瘦影横斜清峭峭世間幾箇趣心期　四

曰淡中有味　截冰縷雪幾多工次第湖時節箇間夜半傳香來庾嶺至
今枯起作家風　五曰五葉聯芳　踏雪尋香幾度吟吟詩那得似花人
水村雲壑抽身出月掛疎籬別有春　六曰一枝横出　枝南枝北出天
然雪艷烟痕君可憐冷面崢嶸無向背何當有意向人妍　七曰偏正自
在　亞水凌空任短長枝枝風度要平章一樽月下吞花影別在須頭點
點香　八曰高下隨宜　孤標不肯結春緣細雨黃昏膩正殘望斷落花
流水遠枝枝點點是微酸　九曰幻花滅盡　青青葉底未堪嘗已作商
家鼎鼐香四月江南煙雨潤安心且待那時黃　十曰實相圓常　和遯
澤韻取臨江叔父墨梅　我翁從駕白雲歸誰寶冰綃一舊枝疎影暗香
浮戲墨光風霽月臾仙姿只疑和靖舊爭長縱是逃禪甘伏雌寄語古樵
毋睥睨背擅歸我不應遲　和仰菴池上梅韻　聰外梅花不可無山人
一見兩眉舒江頭千樹蕙難得池上數根宜有餘蟠魄浮香無定相蚪枝
壓水可常居只愁蹤影翻多事一片清光不得虛家鉉翁則堂集墨梅
非香之香非色之色伴我孤吟風清月白　冰崖孤芳雪林早春伴我讀
易見天地心何太虛知非堂集江北江南春入動禪前臘後梅分花三點
五點雪爭睍一梢兩梢鐵擘槎枒根健迸石色潤半身倒浸溪流斜逃禪

老人招不得樹究探環今是邪非鎮雲溪居士集南嶽僧仲仁墨畫梅花
世人畫梅賦丹粉山僧畫梅匀水墨淺籠深染起高低烟膠翻在珠筆
色寒枝歸皴節目老似戰高風聲漸瀝三花兩朶筆不煩全開半函如向
日疎點粉蕾危欲動縱掃香肎輕有力不待孤根暖氣回分明寫出春消
息大空聲色本無有宮徵青黃隨世識達人玄覽徹根源耳觀目聽紙横
得禪家會見此中意戲弄柔毫移白黑佳句題致兩香禁情邈逈高雙
壁不愁開謝逐東風全勝當年隴頭驛陳郁詩題梅花便面　白團橫寫
句南枝冷蕊寒梢手自持絕似曉空涼影裏月明中有桂花時　題林可
山爲覩龍輔所作梅村圖後　當年一句月黃昏香到梅邊七世孫應愛
君詩似和靖爲君依樣畫西村張紫微先生集墨梅四首　未增丹粉累
幽姿欹看輕煤寫瘦枝還似故園江上影半籠煙月在疎籬　南枝昨夜
雪初乾瘦質臨風亂蕊繁憶向溪橋曾駐馬却疑渾是霧中看　化工着
意作幽花疑是來從何母家寂寞沙村煙雨裏如看竹外一枝斜　山邊
沙路水邊村曾共疎花斷客魂猶恨東風無意思更吹煙雨暗黃昏　題
醉手蹈大墨梅二絕句　黃廣綠蘚護輕寒猶憶當年叩畫欄紅燭淚殘
人語寂玉人曾簡綺窗香　不御鉛華著素衣玉奴風調似清姿何耶不

作麦風句幻出江南煙雨時李俊民鶴鳴集雪庵二梅圖　老樹風光百不堪畫圖鬖鬖見江南為君試草花間賦未必心勝似雪庵　雪庵題錢過庭梅花圖　已把神傳畫譜又看格在詩評月落難尋清夢雲空乃見高情吳則禮北湖居士集仁老畫梅　疎影只橫斜鶴臣真叢老觀渠小開落得此大夢覺　玄北要袍知六出端不死妙高一瓣香付與毛雖子題劉常梅　未憎長紅流淺白只有疎影連暗香憑君且置風月事一笑姑為時世粧　姜特立詩賦潛庵墨梅　李倫珊瑚光奪目元載胡椒高柱屋潛庵紙上一枝梅富比王侯誇不足此花清絕更無倫和粉磨丹吾所嗔向來筆尤最入神幻出西湖煙雨春　李仲永墨梅　寫竹如草書患俗不患清畫梅如相馬以骨不以形墨君曩有文夫子揮腹蛇跗其生意當時一斥劉蘇公雨葉風枝略相似花光道人就天機信手掃出孤山姿陳玄幻却西子面此妙俗士那能知近時貴受揚補之補之嫵媚不足奇李生於梅却有得篤意自與前人殊倒暈疎花出古心暝雲晴谷藏春色我一見之三歎息意足不暇形摸索君若欲求之點畫胡不去看江頭千樹白玉粲　雙溪類藁墨梅　酷似西湖處士詩雖無半樹有橫枝天寒地冷清癯甚故着緇衣護玉肌　任希夷斯庵集題藍道人畫梅詩軸　湖

海知君歲月多欲尋笙鶴問煙蘿相逢一笑江南陌聽徹絲桐聽踏歌我家樵水東濵住手種寒梢一萬栽客路十年清夢斷誰將疎影巷中來林李仲竹軒雜著一枝炯炯照人寒絕似溪橋立馬看祇恐春風驛相怯漏他消息入毫端　宛陵群英集汪珎墨梅　三更四更霜壓屋一枝兩枝風折竹江南歲晚客未歸夢入溪烟小橫幅　韓元吉南澗集西北佳人絕代姿傾城傾國未為奇自然氷雪生顏色不用人間來粉施　影落寒塘月照時夢為蝴蝶煉高枝畫工欲畫無窮意不道幽人要得知　鄭仲南五梅圖　江南酒美樽不空十年醉倒梅花中經行所見略可譜一一秀骨含仙風不將鉛華污真色亦有醉臉勻春紅重英千葉兩何好玉立但喜肌微豐紅綃金縷變新樣品異獨許天香同花開到處即吾圃水寒月淡烟空濛醉來踏雪更起舞長歌目送南飛鴻自從春歸厭寂寞坐覺桃李難為容忽驚橫軸入吾手世上猶有丹青工扶疎清影卧窗碧一笑似喜曾相逢君家亭館安用此此物自惜添詩窮詩成妙手償不惜畫我丈杖穿芳叢虞牧仁清隱集介庵贈古墨梅酬以一篇　開屏展卷看梅花淡蘂疎枝暮暮斜墨散餘香點酥蕚月留瘦影照窗紗　曾丰撙齋集題楊補之梅　風流青帝欲回春先遣玉妃清路塵邂逅眼被渠偷筆寫離忙猶

得九分真　竹齋茅舍春吾清正恐人間識姓名毛穎傳神偶相似爭先快覩輒傾城　曾德禮墨梅竹纂隸皆精歲在己未示以墨梅酬償國非所吝會即赴官嶺表度難自隨還以授之副之古風　北枝頑頑如不仁南枝警敏如有神方當群有急歸宿忽自太無偷發春畫畫清修枝拔萃點點精明花引類幻盡歲寒姿者天吾宗所幻天相似溪邊照水風逸氏麿下橫窻昔詩人賀次還餘墨外墨筆端史寫真中真把南全報猶輕議衆趨壁歸非厭嗜只令隨牒廣之南彼大庾山吾畫笥萬古嬾直詩葦識破宮粧色是空香現分付與東風黑雲潑眼催詩急看我江頭春暗中方證孫綱錦小藁補之初識村簡齋致公輔未必畫慚詩只為遇不遇張元幹歸來集龍眠墨梅　江南一枝春歲久暗香減怪得深夜寒荒村映殘雪　題忠上人墨梅　寒梢的皪點昏鵶雪後風前皎月華結習未除屠老眼更看淡墨幻空花　趙蕃淳熙藁題楊補之梅　翠篠橫侵鶴膝枝江南籬落雪殘時楊郎筆下烟嵐集留作精神覓句資　李彭日涉園集輝上人畫梅乞詩　微風正爾送荷氣忽見筆梅氷雪姿元是道人三昧力明窻欹墨發南枝　呂書記畫梅　花柳春風紛併禪窻晚放橫枝號國士憎粉黛晚粧淡掃蛾眉　熊彥山瞿梧集谷王山仲作墨梅求詩韻　谷從

離浮未遣我一枝瓊仙風溢毫楮天矯氷雪清威慄嗜昔夜醉飲月中英青衣歌未竟斗轉參已橫俯仰今成古散聚若為情幾回踏影更呼鶴引長鳴無人能悟此空逐曉雲行因子重歎歔柳以寫吾生　沐耆卿蕢窻集題湯正仲墨梅　閒庵筆底回三春平生愛為梅寫真只今龍鍾僅八十雙瞳挾電猶青旻芒鞋撇跡半天下學語兒童誦君畫孤根踞鐵幾經年轉作平楕月倒掛我家風雨送蝎牛敗壁淋浪秋復秋試憑纖練覓天巧門外觀者何其稠真花着雪幾如斗為君猶摸應添瘦朝聞暮落把不留豈若墨本南山壽臨風一嗅知味長何當攔攬揮滿床孤山老人醉中見便欲信手賦暗香　周紫芝太倉稊米集題徐李功畫墨梅一首　夜色無人能畫徐郎挽上寒枝鬖鬖孤山盡處黃昏月到花時　張元明為道卿畫竹間梅　我作東窻竹外開斷魂香自雪邊來細尋水墨圖中意似對種樂塢裏梅筆下懸知有氷玉骨中元自少風埃可憐能事王摩詰解還春從一笑回　次韻徐伯遠題錢少愚畫孤山月梅圖　錢郎名與大年齊貌得孤山一段奇月色昏昏人寂寂梅花淡淡水猗猗戲將三昧傳神手束破有龍吊花傳神之語僮勿千林破臘枝不用摩挲窺妙墨暗香疎影在新詩　李曾伯可齋雜藁推蓬梅軸　玉奴橫洗雖半面露新粧江岸數

枝影蓬窗一穗香橫披合曉色眠對壓春芳庾嶺幾多力封溪方寸長蕭
然臨水月即之貫水霜老出墨池手清入詩人腸孤捐亞籬落全樹喚玉
堂故舊解后見儁永約畧瞥熏蒸裊罪供醉夢紙帳傍頰君潤色工看我
懷袖藏太繁厭易啓所取廉毋傷誰為語通遜持此同相羊　又題　卞
玉滿春色恍逢江路傍中山貴巧思詩腸矜輕粧精神盈一握標格壓尹
芳彷彿水邊影有無風前香卷舒適人意推敲撓予腸形狀僕草玄譜系
根花光勿謂數枝隘中寓千丈強奚不滿幾尺爲用狀堂堂桃李空滿園憐
死安敢當大美少爲貴鼎鼐滋味長只愁揩君弱蠹魚食春陽慎勿示肉
眼收付奚奴囊王與鈞藍縷集經筵徹章御賜詩卷　一種寒梅白玉條
迥臨村路傍溪橋應緣近水花先發疑是經春雪未消　贇畫集僧善權送
墨梅與王性之二首　道人筆下有春色寫出江南雪壓枝千里持來煩
驛使暗香不減隴頭時　眼底春光回隴首雪中疎影落平湖政須送與
王摩詰對着輞川烟雨圖　仁老湖上墨梅　曾指有佳容邁軸娟考槃
軒棠不能榮老禍園歲寒姿姿弄泉月松風寄絲彈君入天機深萬象向
筆端湖山入道眼鳥樹榮微瀾幻出隴首春疎枝从水仗初疑暗香度似
有危露溥縱觀烟雨姿已覺离煩酸通知淡墨妙不受膠粉殘爲君東孤

芳長年配崇蘭　張子文次韻何文縝墨梅二絕　偃蹇江頭卧夕烟懶
將玉雪鬪春妍心期老氏知白興寄揚雄獨守玄　山衣雲袪拂輕揺
林下神情特地宜妬婦津頭風恐急壞粧聊爲變冰姿　墨梅三絕　筆
端喚醒玉梅魂滿袖春風不見痕未許捲簾新月上却教烟雨惱黃昏
憶昨江湖御戟歸暗香疏路雨霏微誰人貌得春風景遠看如烟近却非
逸少池邊發興新管城別作一家春臨風玉笛無人會簇簇空歸想太真
僧慧洪書花光墨梅　一枝已清妍交枝更嫵媚見之已愁絕那復隅
烟雨錢塘千頃春想見西津渡他日到南屏莫忘孤山路　妙高梅花
戲折寒梅畫裏傳便知香與攪佳眠愛君花下逡巡有乾笑春風入暮年
妙高老人卧病遣侍者以墨梅相迎　萬緣才歇轉輕雷無數晴峯笑
翳開大士已聞方卧疾小空端遣出山來　寶坊世路知無隔俗駕山靈敢
勒回多謝多情似春色十分渾在一枝梅　光上人送墨梅來求詩還鄉
南岳有雲留不住東歸結伴過湘湄解將疎影橫斜句來換驪珠的皪
詩　癯甚鶴肩寒入畫清於鶴骨老難醫遙知入嶺風烟慕正及追胥餓歳
時　墨梅寄花光仁老　雪裏梅開何草草欲問清香無處討回看水際
竹籬間寂寞閑愁洗粧早東坡戲作有聲畫竹外一枝斜更好但恐全黃

容易顛額黃綃妙難常保笑笑老生獨愛竹雪壁風枯癖煤掃應謂冰姿
不可傳醉裏相忘亦顛倒慚愧高人筆下春解使孤芳長不老從來病眼
怯黃昏隔霧相看更相惱　王詠可墨梅　前身姑射冰相似今代畫妃
王不如坐對真成在江國淡烟微雨暗扶疎　可是傷春故瘦來應無
意作娉婷不須更向嶺頭覓只此松煤畫興刑　僧壁師　花光墨三昧
幻出小梅枝烟重月華籌冰魂暗弄姿　聞人武子　隴首人歸信息稀
愁看冰蕊破寒枝瑤姬駐立緣何事直到宿飛月落時　僧祖可求初老
墨梅　手開玉匣心希有乃得橫烟水雪枝枯木堂中安用許適堪病眼
發新詩　墨梅　不向江南水雪底乃於乾木發春妍一枝無語淡相對
疑在竹橋烟雨邊　曹元象容有遺予畫梅者淡墨暈成因命之曰梅
影　惜昔神遊姑射山夢中栩栩片時還冰膚不許尋常見故隱輕雲薄
霧間　僧士珪炎上座所畫墨梅一首　道人色心淨了見造物根筆端
聞此花胸中有丘園清香疑暗度疎枝臥黃昏　撞鐘西湖寺見月羅浮村
老眼隔烟霧一笑作籬藩　陳子高畫梅花三首　溪路橫斜半山雪暗
淡寒梅一枝月醉胖無處說冰姿兩袖香風更愁絕　長恨輕雲淡楚雲
夢中猶記好精神忽逢冷艷冰綃上嘆息佚家占好春　誤人吹裂柯亭

崙豈有殘英落歌席始信詩腸人寫真不知江南舊消息　樓攻媿先生集
題趙歸遠墨梅　窗前驚見一枝斜照眼英英十數花千載簡齋儀去後
何人更著好詩誇　陳起芸居詩集梅谷毛應麟畫梅　平生只爲愛梅看
故喜春風上筆端短軸携來新蘭密橫枝化作老龍蟠　瘦於影落蟾波夜
清似香飄雪嶺寒擬貼曲屏圓好夢皆嗟依舊惜憑欄　來酬竹溪陳史
君新詩墨梅之貺　千里雙魚貢草堂中藏璟興夜騰光　興因東閣增懷
想影落前營不寄香四韻休誇毛穎伎幾回曾誤壽陽妝感公意過無金
貺慚乏瓊琚報囊章桂詩水墨梅　香銷南國雲愁地影落西湖月暗
天回首玉堂春夢杳一池黑雨起龍眠　中州集李辨題秘書張監墨梅圖
眼中只有梅千樹不挂世間蜂蝶花十載江南春夢斷至今清影在君
家　李晏題墨梅圖　朧朧露色冷黃昏缺月疎籬水外村人在天涯花
在手一枝香雪寄銷魂　楊邦基題墨梅　粉蝶如知合斷魂啼粧尤自
怨黃昏花光筆底春風老寂寞嶺南烟雨痕　呂誠草堂集和靖看梅圖
西泠橋下林家墓猶有舊時無數花孤雲何處雙飛鶴落日交青滿白沙
林長民玉峰唫草題徐無競所藏花光仁老墨梅　江路冥迷飛霰遙道
人定起幽情逸忽邀龍子幻新妝粉淡香乾春一筆寒精瘦著苔衣昏懷

色空留夢裏身幾回月墮交疏曉霜鬢相看不知老　慕宗丞禮撝文堂集
和衡姪題孫德明墨梅　霜風栗烈砭人肌又是江南梅發時寫影春真
未端的此心隱處是南枝　陸象山集贈畫梅王文顯　子作寒梢已逼真
不須向上更稱神由來絕藝知音少只恐令人過古人　草堂集張溼題王
冕梅　照水疎花氷有華橫窗瘦影玉無痕孤山月冷黃昏後拄杖曾敲
處士門　燕川集子新令郎作墨梅有奇趣　水邊疎影自橫斜曾被詩人模
寫來馬友郎君知畢意胸中應是有詩材　從來淡墨勝鉛華光補而來
三兩家妙處不通言語說似花還復似非花　觀月秋作梅　歸路漫漫
雪正深無人為寄一枝春陽關
邂逅江南客寫得孤山面目真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十三　八灰

梅

宋黃庚清苗樓集恢上人墨梅　氷姿玉質本天真幻化移來物外春可
是道人嫌太潔從教素張染緇塵　草堂集熊夢祥題王冕畫梅花　水影
晴光為寫神當時已是失天真一從殘角吹新曲幾向寒窓覓故人縞袂
歸來猶有月佩環飛去更無塵莫言醉魄空離落信把和羹屬大臣　紫
禁春醲雪未消年年香冷只飄飄許身入畫酬清賞不嫁東風過小橋施
樞若隱勸齋藁實更使和毛君玉送墨梅韻　東風吹上歲寒枝筆下工夫
頗涉奇此操直應同晚節有香亦合伴氷姿淡於淺水籠蟾夜清似踈
簾壓雪時春在小窓橫幅裏調羹深意許誰知　胡仲弓葦航漫游藁題高
伯壽墨梅　纔見梅花喜溢眉無聲詩索有聲詩自從即墨移來種莫辯
南枝與北枝　生來潔白本無瑕剪雪栽氷擅一家堪歎谷流刪點染致
將水墨寫梅花　董杞聽松吟藁略約低橫露淺灘瘦筇獨立月華殘一枝
拂掠渾如舊思入清江煙水寒　大雅集馮以默題墨梅　一枝竹外夢春

酣零落綃裳舞翠鸞天淡水平山月小有人吹笛過江南　李石方舟集　水
兒作靈照女墨梅兩紙殊佳仍書二絕其上以為餉次韻謝之　荒畦草
棘猪霜秋菜飽無期那不愁老去攜藍問靈照此間熟處要經由　不干
老眼眩生花自是詩人醉墨斜從此絳州煙水窟竹籬茅舍子真家　葉景
文順適堂吟藁可山寫梅　放出東風手段寫成江路枝梢君復無聲句
法要與廣平解嘲　林可山薦毛監場寫梅　漢庭延壽丹青名解使蛾
眉休甲兵之子懶作乃翁畫直向梅花肖月情筆端不復污脂粉臨咸天
地無邊清更將此意與君復歲寒應與孤山盟　吳淵穎集題畫墨梅
北風吹倒人古木化為鐵一花天下春萬里江南雪　國朝非空上人詩
南北高峯雪未開呉兒却棹酒船來西湖月照六橋水十里寒香都是梅
臨泳華谷詩藁題梅鵲畫推蓬梅　氷魂銷不盡招得上南枝依約橫斜
影紗窓月上時　草堂集鄭東題徽廟馬麟梅　龍樓鳳閣美人歌賞盡瓊
花碧玉何驛使去時休浪折江南春色已無多　謝無逸溪堂集朝見一枝
吐暮吟疎影寒亭亭不辭語助我青毫端　毫端直似林逋見千年萬年
作知己孤山憶有詠殘枝洗盡鉛華對寒水馬虛中霞外集疎花結冷光
素質凝古色濃毫誰氏子巧奪真宰力長卷如有訴老兔向天泣髻幫月

沉特影落參旗直夜久書燈青鴻飛楚天黑寒香忽破鼻幽意不可得悠
悠感物理對此成太息我欲將贈遠真幻兩莫識長笑臨春風春風浩無
極 南游寓興墨梅四首 山邊籬落水邊村楚楚孤標迥出羣歷盡風霜
清不減儘將春意報東君 月中清影雪中香老樹槎牙近野塘爲報詩
人高着眼調羹滋味在巖廊 無邊風雪凍關河不減當年鐵石柯咏影
滿窗香滿屋玉堂清夢近來多 東閣西湖春意多香凝玉砌影沉波而
今見盡風霜裏尤愛昂藏鐵石柯 宋名賢詩 須知造化元無物剛被花光
強遣端認得色空都是幻南枝非暖北枝寒 抄錄雜詩 走筆題姑蘇人梅
花卷 闔閭城中十萬家我昨到城初日斜欲向城頭吹玉笛不知墻外
有梅花 廣信府永平志 縣齋觀林德亮墨梅 留次毫端絕點塵畫師終
不似詩人知君和靖先生後寫得梅花分外真 色香本幻還生幻水墨
爲梅真是梅挂向小窗禪榻畔引他蝴蝶夢中來 生平幾度醉花前祇
怕飛英落酒邊今次相逢不須歎鉛華已盡得長年 嶺頭飽歷雪霜清
今日移居入管城須信凌煙新繪像向來白面舊書生 憶昔承恩入帝
宮曉粧幾聽壽陽鐘無錢已與毛延壽玉臆翻成黑瘦容 花光御月來
爲奇筆法真傳揚補之意足不求顏色似自慚未及簡齋詩 李韓撫琵吟

臺 從笛裏送孤妍 括村翁 攤奇揚雄獨守玄 洪 憶看江南舊行路
林石 從可憐風味故依然 半幅溪藤萬里春 陳去非 定應添起月
精神 石 想眼看白璧埋黄壤 黄魯直 鬢髮空歸想太真 張丁之 中州集 林
少卿淡墨梅花二首 妙入端毫大逼真便分南嶺一枝春風天月夕開
舒卷疑有清香暗襲人 不爭先暖戀陽阿臘雪春風奈爾何一樣淡粧
冰幅上乾然踪影在清波 劉仲尹墨梅 瘦損昭陽鏡裏春漢家公主
奉烏孫淚痕滴盡穹廬月誰道神香解返魂 絕纓人醉燭花殘素意方
濃未厭歡十五璧兒梳洗罷琵琶才許近簾彈 素惜施粉與施朱換骨
玄都亦自殊踪影冷香題不到夢驚烟雨暗西湖 趙郎愛香人不知離
浮山下有佳期春寒徹骨角聲悲才記參橫月隔時 君王鳳駕九龍
池後筆像呼召雪兒狼籍玉臺銀燭暗丁香小齋印宮眉 鍾鼓沉沉度
花墻玉纖初青殿東廂蔔妃早絵鷄鳴琢殘月微分燭下粧 衢州何處
問花光抹月批風只欠香夜得江南斷腸句爲題風雨沉啼粧 高髻長
娥滿漢宮君王圖玉按春風龍沙萬里玉家女不着黄金買畫工 古綃
誰藏謝女真天寒翠袖一招魂江山妓畫風沉夢雪滿水溪月掛村 妙
畫工意不工俗老子見畫只尋香未慣塗抹相漢侍政自不爲時世粧

趙引臣釜其畫師不作暗粉畫却似佳人姬我真相逢莫道不相識夏
顏從來珍玉人 中州亡秋 劉昂 論畫如論人形以意爲主久香大凝絕
相馬似禪語君評此花枝破的在何許招魂湘水深背面東風苦 劉燦
墨梅 雪裏精神月底容却交憔悴終東風龍沙萬里玉家容不着千金
買畫工 劉之貞 公集 詠米老主花光墨梅 一事造精微萬事不錄錄固
花人得名由人花不俗人今不見花尚存二百年來如轉轂栖遲零落不
可求到手廿四葉珠玉昔時秘在貴相家 藏於君屋宋君遠宗有
高 鐵石心腸湖海胞梅花一賦儘武 長 水 玉骨老生不貧寶
平心粘卷求詩已盈軸史部文章謫仙詞雨霽明霞映孤鶩詩人句裏有
西湖堪惜一篇珠萬斛家休衲子一閑人無帶白雲不拘束偶從杖屨到
雲中一見老生如昔宿老生相愛舊相招寫寄吟詩指綱目別來卜宅在
燕城靜掩衡門厭奔逐終休因謁見冰姿恍惚迷身入梅窠江山屏幛畏
其背王面僧觀只三幅一樹珠影橫斜一樹暗香韻郁郁突不復到君家
一樹春風同化育風聲豈得嘲月也那可謝有風不調答無月亦清歎有
躍南枝與北枝肯羨春蘭與秋菊江邊漁父忘孤清撥雪尋春伴松竹滿
城桃李不能春迴得春風宜退縮海棠容冶青紅苦欲嫁應辭相污辱笑

花一向作標新還有詩人歌棫樸世間刀鋸自不加恰似幽人在盤谷嘗
聞畫如書書畫在周健又聞畫如詩詩句貴含蓄一花頭上無邊春玉叫
枝條如鐵屈義獻千年不復生李杜一時同汨沒詩仙青蓮草聖顛藏入
柯山爲誰出想見花光下筆時一寸虛明真造物却嗟人巧奪天工夜半
誰知嗟揩揩花光初不在其心信手揮毫自神速始將淡墨掃儀形斬引
長梢爭突兀以風以雨以 皴害雪年深節還老蕤攢三刺劲於須花破
孤英清勝鼓蕭然自有林下風世路黄塵還誰拂功成端欲致春迴展抵
包含不寒促定知神物有護持十手紛紛莫傷觸光輝相映君子家外具
雍容內嚴肅不知一日幾摩抄玉色鮮明若新沐客來何以待不假淨蟻
綠一炷清香一杯茶挂壁無言淡相矚客去何所為包米展書讀市聲寂
寂夜寒寥素態偏宜照紅燭東鄰已富西鄰貧北里食肉南里肉萬事參
差不可齊天外浮雲幾飄忽先生頗有子先家問舍求田成小築元龍豪
氣不能平百尺高樓已頹覆旋栽楊柳買陂塘深巷幽居在南陸兒孫滿
眼田園成世間更有何爲福先生有四子二子學乃篤字業俱有功源源
畢自牧七郎悟得花光梅欲使斷魂來再續四郎學就苗君琴弄把絕絃
傳古曲大郎純厚四郎清志道依仁漸精熟當今天子選人才老向雲霄

有鴻鵠當貴可求不可求且向華齋從所欲梅花影裏琴聲中清樂浸浸
貧亦足　跋米漢臣墨梅　寫成孤瘦雪霜姿造化都由先頴司宋子一
章詩外畫林君兩句畫中詩恍疑雪裏初開後全勝溪邊未發時暗靄噴
香燈似月小窗疎影看橫枝　又　體畫江村雅淡情映來紙上照人清
枝梢欲向風中動根幹元從筆下生幾簇芳英雪挺點一彎新月玉斜橫
花光不死西湖見也索驚嗟問姓名　胡祗遹紫山集　題杜君從家藏王黃華
雪梅圖　玉堂仙人飽玉食倚風咳唾成珠璧散花天女不敢前瓊室瑤
階衆香國　却嫌太素苦清寒試手春風開玉粒欲書不書持醉筆抹盡冰
綃三萬尺月明蓬萊水清淺偃亞寒梢幾千尺玄冥退席驚奇特揮斥冰
花蒙玉質羅浮窗戶愧庸俗江妃蘿落羞寒乞趙昌徐熙塵土人鮮與凡
花選顏色仙人飛升今幾秋高氣清香尚蒸濕人間寶墨有如此錦囊玉
軸如珍惜幽人不見林西湖誰有新詩能破得九原喚起花光僧茗梳分
香照濃碧展卷相看洗塵臆　梅圖　影落冰綃萬尺長坡仙已為細論
量顏色已足意未足十里西湖一樹香　題楊秘監畫梁晉公探梅圖
晉公觀不踰中人有唐輕重係一身四朝顧命二十載千瘡萬孔供彌論
功成不有若無事別業徜徉洛水濱四裔致問氏戴慕祝公遐壽踰千春

一存一賓入傳詠到今陳迹猶如新息軒尚友志不淺思公非不同朝紳
探梅故事作橫幅堂開綠野延佳賓招之不來白少傅歸舟觸碎波心雲
美人清唱梅花曲雪寒四座迴春溫淮蔡詠夷太平後此樂未足酬公勲
畫圖宜為十襲珍望之感重不敢輕儼儼元和社稷臣　魏初青崖集　宋氏
家藏花光墨梅　人說花光物外仙文章豪客欲移船春風留在三花樹
要與東溪結後緣東溪池尸溪且自號也才人於梅事故云　程雪樓詩集　題趙
補之畫梅　開卷見橫枝逃禪不可期忽思霜月夜獨坐小窗時　題趙
雲趣梅圖　燭龍一步九徘徊便恐花明燄作灰避熱雪樓無去處天留
半樹補之梅　白君舉寓齋集　驚梅圖　一笛西風翠袖寒斷腸聲裏玉英
殘披圖省識春嬌面還似羅浮夢裏看　趙提學示屏上梅詩約同賦
東閣屏風上南枝滴蠟黃巡簷曾一笑破墨到孤芳自惜調羹品羞為落
頭粧詩人朝夕視且莫恨無香　吳澂之言集　題梅圖　姑射仙人冰雪姿
壺中表裏瑩無疵合供天上瓊樓供不要人間俗子詩　題逃禪翁畫梅
詞後二首　小閣梅開能幾時只餘豆粒綴青枝禪翁壽得花如許二首
年來雪月姿　天與才情箇樣清前身端是老梅精妙詞雖作人間唱夢
裏羅浮翠羽聲　題梅圖　姑射仙人識面來偶然有見却驚猜誰家埜

月横榭影絕憶前時雪裏開　蒲壽宬心泉學詩稿　贈林無庵墨梅　色空
已辨花光意香影難隨逋老蹤此叟芒端不著塞幾回曾誤壁間蜂　吳禮
部集　趙子固畫梅　千樹西湖淡碧漪醉拈玉笛遠花吹秖今無限淒涼
意留得春風雪一枝　王沂伊濱集　煙冷吳宮幾斷魂飄零江北未知春畫
圖一見參差是猶怕青腰玉女嗔　一聲長管月明天零落徐妃白玉鈿
惆悵香魂招不得瑤臺十二鎖寒煙　花光墨梅　玉笛聲中作雪飛含
章人恨曉妝遲冰姿依約春風面莫問南枝與北枝　羅浮招得玉妃魂
曾倩花光為寫真準擬明年林下見風姿還似卷中人　姚牧庵詩集　楊補
之墨梅　自齋家藏古之賢達士名託技以傳由來合毫人不及繼楷年雖
求異世知存一遺百千偉也清富君綠髮金印懸脫落貴介習博雅嗜奇
偏邪唐鄱侯槃寶晉溜江紅墨梅取無咎軸首珠牟填使有透綃詩詎讓
花光前虛堂清風夕欽襟泛爐煙對此冰雪姿昔夫足與然令人起幽思
杖屨西湖泉　趙信庵墨梅　廣平從筆賦梅時鐵石心腸吐媚辭千載
信庵猶此恨即將鐵石作梅枝　楊補之墨梅　枯枿殘枝三數花似臨
清淺照橫斜草玄善學營丘筆水墨齊行自一家　牟獻陵陽集　題梅圖一首
寒梅在空谷本自凌冰霜託根傲衆木開花隨群芳逐風遞清氣過水

涵孤光美實初可口採擷升岩廊念爾如傳說和羹初見嘗不頁羞幽蘭
深林自吹香　又畫梅　清香襲人無處可看起視天宇參橫月落老逋
之詩逃禪之筆烱其玉雪忽在我側　予方卧病就院劉君以畫梅堅索
詩口占遣之　今年四野赤如赭安有吟情到此花何況病夫空百念只
於真實認根芽　貢泰父閒南集　題米生質夫所藏梅花圖　水晶簾幙珊
瑚鉤萬玉花間一鏡秋睡起瀟湘寒凜烈却疑飛雪在羅浮　又　夜深
瑤女出寒江分得南枝兩一宣可是貞姿共清絕神僊肌骨更無雙　仇遠
金淵集　題趙信國墨梅後書宋廣平賦　廣平鐵石清便賦信國水墨橫
斜枝總是平生和鼎手更憑誰寫簡齋詩　又　素衣喜不污緇塵貞女
江頭見似人桃李門墻零落盡江南猶有一枝春　題李益所藏和
靖吟梅圖　師溪瓶插梅花一兩枝逋仙隱几自吟詩北風釀作西湖雪不
顧山童凍得癡　王景初蘭軒集　題墨梅有感　杖藜踏雪西湖路為愛梅
花幾來去暗香疎影月黃昏更遣寒枝啼翠羽十年一夢隨東風回首清
游覓無處憶梅欲寄斷腸詩無限塵埃無好句他年再與梅相遇定擬花
邊結茅住江南春色今如何驛使不來空歲暮花光老筆通三昧剩境陽
和發天趣風神良是昔容非應為緇塵染衣素蘭軒幽容避繁華終日閉

門香一娃瑤臺仙子来何方病目增明喜如故相逢便可倒清樽不須更草招魂賦賈酸齋集春風落紙老横枝玉肩皴寒有可思小袖搓花香暖猶帶唇吹動雪参差　月就天階夜不將扇聲移影過窗紗誰人共聽黄昏角說與關西未落花　青綾夢斷恨初動鬢下風生信與参砧韻敲寒驚楚曲有人飄泊在江南　角韻淒淒苦夢参長吟雲碧鎖寒東而今清瘦無消息人與梅花總在南　落索香魂玉欲花月明無際水無涯不應誤入横斜手妝拾春痕補萼芽　斯花本是園中物勉強移根山上栽唯有香魂留不住随風終日下山林　題花光墨梅　和露和烟送暑半辭半纂好枝訝得羅浮重見隔窗山月来時　借問如何太瘦歳晚花光寫神疑認累本牽相白花元是山人董庶代檀集題王南谷大大自作墨梅詩送傳君時教授南歸　何遜揚州跡未陳梁苑不是洛城禦寒端一綫陽和力中有江南萬斛香　虞集道園學古録題趙子固梅　楚王宮室賦離騷不及梅花不辭嘲留與周南舊公子嶔寒聊寫兩三枝　題夢良梅　詩骨与髮對青春看遍江邊玉雪新我是錦城城裏客閑圖更憶錦屏人　夢良墨妙近散清江時出精冥之繁積以老閱其清苦此卷乃又澹泊相遺之極者也把翫久之夢良自稱錦屏山人蓋與予皆蜀人也嵗月相望雖久尋無故鄉之思故為賦此　汀烟冉冉竹重重老樹疎花吹曉風壯遊燕薊今白髮憶踏江船如夢中　華蓋縣日歸来晚野外荒雲誰是伴一枝已見故人心三尺未愁横幅短　又題墨梅　霜月清江一棹過誰將長影照寒波浮雲日暮長安遠莫羨宮粧掃翠蛾　畢公濟擬逢梅　摘蕊拈花夢不分誰能健以覓晴雲不須更待摭篷看全體東風衆似君　畫梅風雪老嫩四首　繁花千樹倚晴空不比疎枝冷雪中只為玉堂天最近儘將才思付東風　老身如鐵心如水長與空山積雪期待得紅塵吹軟陌群仙歸去已多時　綽約肌膚迴出一作也塵摩挲銅狄是何人已看天上千年雪不作人間一日春　門户重重玉數枝娟娟靜好稱家兒舊時東閣多能賦說與揚州何遜知　曹伯啓漢泉集題童童平章畫梅卷　畫出孤山清絕景誰其作者四王孫何當更倣和羹手添就西南月一痕　索李副使畫梅　酷愛孤根瘦獨四吳纖光拭向誰閒小詩欲寄司花手昨夜清香入夢来同想矩菴集錢舜舉畫梅　風月長憐限南北玉梅不識夢中花異興有筆閒江路也到西湖處士家　徐承旨寄李炯齋梅花圖　江東渭北兩詩仙玉笑還談幾隔年不遣西湖風月便相思似為寫悄悄　梅圖　餘花顏色淺深間月艇風魂摸索難宣

仲十年心獨苦西湖絕景要人看　釋大訢蒲室集墨梅為仲實賦　林花瘦影月徵茫風袂參差玉佩瑲更覺微酸生齒頰千林烟雨待青黄　劉仁本羽庭集水墨梅花七首　枝蘂冰雪底清興與誰同好約林和靖来尋陸放翁　疎花三兩點老骨一枝斜明月西湖上清風處士家　一枝斜蘸水淡月正黄昏為問西湖上誰招處士魂　西湖人放鶴東閣客吟詩水雪生清興梅花只自知　閱歷冰霜久山顛共水涯東風吹畫角奈此老槎牙　纖幹疎花淡綠毛么鳳雙道人清夢斷明月下寒蕙　冰霜和雪月何處着枯槎載得林和靖題詩湖水涯　題梅花卷　玉龍一曲動江城萬斛珠璣照眼明羅浮道人清不寐梅花枝上月三更　題水墨折枝梅頷下神珠照眼明老蛟蜕骨月華清夢回鐵石心腸事還寫梅花懷廣平　題畫繁梅　晴昊繁花鬧逈時畫工淡墨寫離披如何不會冰霜意亂作南枝與北枝　寄梅圖　萬木凋零霜雪摧孤芳昨夜領春回驛頭消息憑誰寄須待綠毛么鳳来　題紅白梅花畫　誰探海底珊瑚樹斜倚玉龍披玉鱗香影總沉寒水月色身分受艷陽春湖頭放鶴林和靖雪裏燒丹梅子真南國風光慨回首紅紅白白競精神　題袁安道梅花卷綠萼生春奪化工東風不得壽陽宮冰肌玉骨精神處絕似東郎卧雪中　陸子方集題補之梅　含章殿裏雪中開曾共君王索笑来看在□跌枯竹畔可知准勅號村梅　王隠齋墨梅　曾看月下挂踈影更憐雪後折横枝通仙此詩真是畫王生非畫却成詩　王惲秋澗集題花光墨梅二絶　滿溪明月影扶踈只枉緇塵點雪大展放畫圖還記得孤山離落㨾西湖　破墨能開雪裏芳道人花供老猶香移船要近花光住笑殺洛公有底忙　墨梅偶賦　梅花天質本紅黄玉潔冰清澈骨香近為世間貪墨客硬随時世作新粧　壽陽公主折梅圖　滿庭梅影媚春陽粉蕚封香散麝囊折得一枝春在手含章宮閣鬧新粧　程端禮畏齋集題有之得潘季通畫奇墨梅卷後　故人在天末相思江梅發攀條遠持贈貞心庶云託猶恐歳寒姿亦復有零落寫此歸衰褚用慰遠相憶勿云粉墨假百年不改色　王文忠公集題梅花横披　凛凛歳方晏春意初未迴花神世天機催起南枝梅孤標冠群芳高韻絶纖埃縹緲玉京人珮節珠林隈所畏渺天末我馬方虺隤驛使未云還月落空徘徊畫史寫芳容横枝綴瓊瑰撫卷又增歎美人猶未来　張思廉玉笥集題畫梅　温温春陽皎皎冰雪小橋竹外天然幽絶處清忠和二聖孔并報彼色媚望君德馨　天香閣觀王勇梅次其所題詩韻　天香閣下秋氣清上人邀我閣下行衆頭

驀見王冕畫使我塵埃雙眼青摩挲素壁如鏡平上有萬點冰花明君非花光野三昧誰使造化驅百靈繁枝久不林下見老餘怨未堂上生拳攣倮硯鶴膝凸歪曲盤拏猿臂撑薄寒似覺霜氣勁慘淡如有參星橫酒家門前曉月落羅浮夢東春風輕枝間積雪擬待伴樹杪翠衣疑有聲皎如姑射八綽約靜似處子多嬋娟鐵心石腸不挂念冷蕊蹤香偏動情短籬側照日朵朵野橋春水波冷冷空憐孤山已半世不到東湖今十里何當結茅里閭近相與把杯懷抱傾閑扶竹杖石上坐起折鐵笛風前鳴君不見梅花艇子浮如萍浮遍鑑湖入百里胡為送死將軍營烏乎胡為送死將軍營周衍之此山集寫梅花賦　竹屋青燈夜寂寥十年江海鬢蕭蕭興來寫盡梅花賦月在寒梢雪未消　潘易齋寫水墨梅　胸中一卷畫前易筆底萬斛江南春吳尚水紋寫高絜從他水月自傳神　徐仲梅作書惠水墨梅閒有和題紀歲月綃素霧敗餘字不存作詩歸之　溪藤擣霜寒奪目硬黃瘦字珠相續墨花出袖吐春妍一片玲瓏水蒼玉分明寄我孤山園上有歲月書林逋古丹漫漫冪冪暗敗素颯颯形神枯西冷橋畔黃昏景船頭鶴夢風吹醒一從馬鬣鎖荒寒萬古人間幾香影苦吟老盡詩壇豪窮愁到我心徒勞還君此畫三嘆息雪晴月映橫窗梢使和靖也

之亦當嘆服　程端學積齋集題墨梅次韻　明月照寒潭疎影弄清碧一枝江南春百年不改色　題史信父小梅　萬竹亂堆蒼玉雙梅冷蘸清漪老松高聳孤青野水春生浮綠　遠嶂浮嵐欲暝幽鳥引雛亭午斜陽隔竹人聲半夜一林風雨　晨興漫理琴書晚景閒寄翰墨客來對酒高歌興逸凭欄騁目　小梅物意無窮寓我生平有足從他人事翻輪且對天間橫幅張翥蛻菴集王冕墨梅為趙觽題　紅蘭小槳載春回好醉春風君下杯客裏墨花聊慰眼江南處處是真梅　鄭元祐僑吳集題墨梅寄理惟賢大使　皇華使者嶺南回閱遍天涯幾樹梅詩卷滿床香不斷為君臨得一枝來　題畫梅。　上苑孤芳過眼稀心如鐵石苦相思三山海畔黃昏月雪點寒梢蝶未知　重琛齋集舒州驛樓觀郡人陳生墨梅月暗橫枝墨未乾玉賤無地著春寒何郎政有揚州夢腸斷春江獨倚闌　題李德隆所藏吳興錢選墨梅并序　湖北廉政李君德隆庭詠其名為御史行臺也其父澧陽明府梅軒翁即謝事歸及庭詠僉司湖北吳興錢選寫墨梅寄餉德隆李君喜符其父所以自命者因以為梅軒翁壽荊楚大夫士形諸歌詠者遂成巨軸予過鄂渚詩於梅左　庭階玉樹明春寒梅花有枝堪掛斧桃源山中無曆日沉有芷兮澧有蘭老來堂前斕衣舞

羅浮仙人相媚嫵茗溪淩月飛玄霜客子含悲心獨苦黃鶴飛來問鷓鴣白雲悠悠自今古　墨梅二首　空谷佳人冰雪顏風流誰合掌中看玄霜換骨今如許要與臞仙共歲寒　予墨客卿何所思剡藤煙月黯春姿晴窗說到西湖影未必陳郎獨有詩馬易之金臺集題崇真宮陳練師辟間竹梅邀倪仲愷同賦　空谷天寒雪如堵短篷載酒滄江滸繫船偶傍竹籬邊一樹梅花纔半吐別來原國久相思夢斷北閣畫角吹忽見新圖寫幽趣令人却憶剡溪時寄與南城倪博士取琴對此彈秋水中林月上不須歸共倒清尊醉花底　題吳照磨墨梅　天台吳架閣京下憶尋梅倚杖月中立思君江上來夜深憐雪落香動覺春廻獨坐峽邊石姓雲滿綠苔　題墨梅贈徐用吉南歸　蘇公隄上路千樹雪紛紛載酒曾邀我看花每憶君翠茵松下卧鐵笛月中聞獨有思歸者長歌望白雲耶律鑄雙溪醉隱集佳人惜梅圖　玉骨冰肌瘁雪宮壽陽殘夢撩春空不知吹入高樓笛却挽長條問曉風張伯雨句曲外史詩題補之墨梅　弄影含香碧水濱天寒為築避風臺不緣姑射淩風下誰與西施鬭白來許有壬至正集才別瑤江萬玉妃又從豪素見橫枝春風可是無拘束吹到人間第幾詩　題墨梅橫披贈高納鄰叅政　冰霜為骨玉為姿卷贈佳人

政所宜莫待雲山隔南北才憑驛使寄相思劉文簡公集題劉晉卿所藏畫梅卷　細看已是寫生昌玉雪精神不可忘喚起羅浮山下夢小溪如練色如霜　題安陽喬君所藏湯叔雅窺蓬圖墨梅　玄齋欲生雪裏香世間脂粉總尋常閒情酷恨東坡老譏着吳姬評趙昌　隱隱春風萬玉苞乍驚煙雨暗冰梢却須更覓湖州竹儻作詩人冷淡交喬氏子名惟忠時為國子生能敏能文程禮部集題鮮伯宣舍人梅花　冰花雪蘂映清波公子高標奈爾何聊把一枝供嘯詠江南春意不須多　人題畫梅白玉臺中白玉梅東風晴雪壓枝開小窗夢覺詩情愜不見江南驛使來林清源詩　鸞軿縹緲行秋雲玉妃來謁雲中君娥眉蕭颯不如舊風格猶自超人群　玉京帝子下瑤池獨駕蒼鸞自在飛誤入巫山訪神女莫雲吹上六銖衣丁復檜亭詩藁題汪伯高梅　九日寒霜染雪衣縞袂微散月初高野人醉醒羅浮夢長憶仙娥玉色酡　寒窗蕭蕭已滿枝冷香不放小船移總宜酒散笙歌歇騷徽玉樓人未知　題王冕梅　三年不見王徵士一見梅花如見人風致山陰頻夢夜雪晴江上又逢春處端只作尋常寫意度真同造化神閒道耶溪新買宅想栽千樹作比鄰趙孟頫松雪齋集　戲題僧惟允墨梅　瀟洒孤山半樹春素衣誰遣化緇塵如何淡

月微雲夜照影西湖自寫真　以墨梅贈崔國寶　憐君觸熱行千里元
與一枝踈影横驛亭瀟洒鞍馬眼光眼炎天冰雪清　藍靜之藍山集　不必
論清白何勞度暗香無人知此意大地正昏黄　題歐陽雪舟墨梅二首
横梢倒蘸春偏好冷蘂踈花晚自妍我老正須詩興助欲移茅屋住湖邊
最憶廬陵老煉師酒酣揮筆寫南枝春風開盡江頭樹不見扁舟載月
時　爲吳堅題雪友墨梅　歐陽筆下開冰雪竹外横斜見一枝更猶獨
憐春色早羅浮相憶月明時林間自伴幽人隱林下長歌處士詩老我歲
寒頻對此白雲幽壑共心期　陳子尚詩　尹太和畫梅　客從天台來贈我
梅一枝槎牙刺人手可翫不可持置之茅屋間而有岩壑姿天寒色晚
短笛悲孤吹但怪頰黑瘦鬚皆或見嗤誰知歲寒心不受物外縕優游念
零落老大思娛嬉豈無園中花顏色忽已衰山窻淡無寐展晤成幽期
題梅　臘月風霜百草乾梅花梅蘂不知寒舊時春滿西湖路此日惟
應園東看　羅浮激月墮椽荆日莫山寒見似人休訝孟光形黑醜白頭
相對正如賓　張雨岩集　梅花初破雪花飛好在横斜第一枝長記西湖湖
上路一鈎新月獨來時　題趙信庵墨梅二首　秋堅來時已乞歸信翁
心事幾人知白頭無用和羹手猶作横斜一兩枝　此老胷中兵百萬不

知何地著餘春醉裏寫出孤山影豈是花光筆行人　王朝　默菴集　李五峰題
梅卷　北風吹倒山三日雪塞門愔愔岩谷裏萬木命在根天翁黙然笑
洗出明月魂春如鼎中香已覺火力温勝玉雪集　吾聞畫梅如畫龍先有
奇姿蟠胸中忽然醉墨吐天巧鬼起鶻落天無功爲梅寫真月與冰相馬
前身終未似何如妙手出生機一笑憑陵春滿紙　張君不獨墨梅奇冰逸
竹外多清詩想渠經營萬象表筆下掩冉冰蠶絲却憐羅浮謫仙客陶勵
嬌雲弄春色當時揮竹妙天下何事梅花無點墨　簡齋空解憐陳玄老滴
豈勝揚逃禪爲君大字亦狂發此詩此畫俱千年　蒲道源　順齋叢藁　唐知
州梅圖　畫圖髣髴見當時肯作秋山坐忍飢已爲梅花成絶唱不應今
日更題詩　西湖風物縱依然詩律誰能續斷絃惟有孤山霜夜月照溪
依影記當年　題徐子方以詩并畫梅寄李晉臣卷後　一枝踈影落横
波名畫新詩寄所思二老風流今已矣卷中猶得見當時　題墨梅圖
春風不解惜瓊英可是招魂有客卿記得小橋曾度處數枝和月浸溪明
有識當年玉雪顔只宜索笑不宜攀晴窗展對爐薰坐看我孤山雜落
間　題雀梅　竹間雪蘂正開時羣雀無情啅晚枝誰謂遊蜂么麽物春
光漏透已先知　白均　寓齋詩　趙提學示扇上梅詩約同賦　東掛屏風

上南枝滿蠟黄巡簷曾一笑破墨到孤芳自惜調元品著爲春顔粧詩人
朝夕視且莫恨無香　范德機詩集　題楊補之墨梅　濯秋此神自一家洗
空塵墨印江沙筆端不有蘭亭骨莫寫園林手段花　張以道　小亨集　東坡
墨梅　玉溪輕蘸横斜枝枝頭淡月華宫省短軸一幅有二妙東坡畫出
西湖詩　王沂　伊濱集　槎翁墨梅爲劉生以傳題　野外群芳盡江南十月
寒一枝春色早猶似玉堂香　黄叔英　集題　描枝梅卷　長身玉立短簷遮
飛餘横開數丈花却寫寒香歸絹素不消明月送窗紗興催東閣詩人句
夢繞西湖處士家聞說堂階千樹雪冰霜我老轉槎牙　傅大淳　竹窗小藁
送墨梅與李梅山　玉骨冰肌紙上横風姿月魄筆頭生贈君長向山前
看縱不香時也自清　[illegible]　寒空漠漠千林黑的皪明珠獨照人
笑殺生綃寫梅影毫端先自吊緇塵　題白太素所藏射澤梅花卷　射
澤老人幻幽境三尺枯槎留斷梗更將餘墨掃梅花坐看非花亦非影羅
浮月落墮清夢筆底春風喚渠醒舌根真味無人知試汲中泠烹茗茗
題趙子昂梅　北風如海珊瑚老青條不長交枝少嬌房蟲華結蚌珠龍
宣香銷石氣癯仙人夜嘯山中頻不許寒蟬更清影瑣窗幾度綵淡成至
令落寞梨雲冷　題梅花畫卷　簷間日日懸銀竹五月江南獸梅濟劉

伕亦我梅花圖踈影横斜在茅屋上無烟梢下無根虬枝點點蒼苔痕仙
雲已散春寂寞惟有弄玉招清魂那知是花還是畫但喜壁間爲瀟灑清
風滿座月滿懷恍然坐我孤山下不愁炎暑難禁當借君此圖鎮書帙竹
床石枕薰風凉小窗未比蜜花香　林和靖凍梅圖二首　凍折梅花冰
滿壺吟邊喜色見眉鬚何當忍冷何妨事短髮翻曾入畫圖　是畫何如
夢見君似看眉宇聽清吟吳興妙絶丹青手解道梅花識古心　題梅花
蘭風吹水碧粼粼踈影横斜寫未真清曉欵寒人不到翠禽先試一枝春
南海仙雲凝不開駸鸞何意下瑶臺龍綃衣約東風面帶得天香一縷
四　陳孫炎雅堂集　處士橋邊古岸隈梅花偏向小園開衝寒有客尋春去
移得晴窗雪影來　題趙子固墨梅　王孫朝罷景陽宫書船頭借雪
風一段寒香留不住西泠殘月角聲中　吕賢詩　黄子肅題竹外一枝梅卷
仙標何處來一笑倚寒玉晴窗見踈林生上春可掬山陰帶淺雪水影兼
遠綠珎重孤竹君歲寒伴幽獨　劉將孫養吾集　題天師畫梅　當年兔天
刻曲船三更酒醒心茫然推篷雪壓不勝重半露一抹洲明烟船被夢半
露地白横梢老幹横中堅上者不見空濛去下者不見根盤旋幡支正掀
婉孌處笑靨通映鬢眉邊美人背面猶可憐況此明娟婷嬋娟踈此移掉

回前川尸見安道不復前此畫此筆通靈仙寫此妙妙無傳專紙今只戴已相識但恍此圖非雪非月長千年傳與孀詩梅圖　老樹亞晴空踈花何娩帶寒野風流不自惜澹泊從人寫歲晏勲相娛空山少來者　孤花何娩娩玉立含幽素短短時出橋踈踈或臨路坐疑簷下月半照墻西樹　題墨梅　弱水不可舟飈車誰能御群仙六銖服飛度空中去　漠漠烟外姿娟娟坐中見分明銀屏影不隔宮粧面　月下逢素娥清輝寒相照應懷不死藥玉色長如少　積雪春不凍踈花冷愈發心郁漢阿嬌貯之黃金屋　橫枝交屈鐵踈蘂分群玉同氣復同心相親不相瀆　孤花臨極浦半樹宜清景寂寂林下風娟娟月中影梁隆吉詩謝氏梅圖上有幽禽趂蜂　纖腰凍欲折來探前村雪幽禽莫相猜歲寒心似鐵　僧盤谷遊山詩集高巖世子墨梅詩索和次韻　虛瑞造化力窮源瀉泄東君着意邊踈影暗香清不得鬢霜空度買臣年　溪橋雪霽古根源清淺橫斜月半邊寫作玉堂標格去無香還勝有香年　一樹梅花抱澗源春光占斷管城邊調羹事業雖無日止渴聲名却有年　屈曲孤根浸古源影消聲斷見聞邊有花占得陽春了何根無香空歲年　戴表元剡源集水墨梅花江海歸來見似人離披猶自少風塵何如淡月山莊夜有幅清溪亂寫真

元遺山集花光梅　草聖前頭一樹春豪華落盡只天真寫生今向君家見疑是花光有兩身　記纂淵海佚瀨畫梅　筆端喚醒玉梅魂滿袖春風不見痕香許捲簾新月上却教烟雨惱黃昏　國朝宋玄僖庸菴後藁題梅畫　白玉堂前事已非緇塵漠漠翠禽飛誰知今夜江南月還向荒村照素衣　題王時敏畫梅今年辛亥八月下旬余與王時敏游上虞賀溪半月乃過小山陳氏書舍甫及其門而時敏有儲上之徵使者儺至明日還吾邑猶為陳子範筆作墨梅數紙且為賦詩可見其迂之甚矣故予題其畫以記一時之事　誰憐迂甚王徵士不管江頭驛使催秋晚小山叢桂下為人猶寫數枝梅　江邊翠閣為誰開野老看花雨裏來恠煞王郎乘酒興直教玉女下瑤臺　王郎作畫復銜杯我為題詩日幾迴簾外不知春雨落硯邊猶見暮花開　半月看花住賀溪王郎幾度醉如泥無端驛使徵求急東閣吟詩不暇題　十一月十二日過竹山胡氏書舍觀王時敏梅畫賦詩一首　竹山書舍王徵士長說鄱翁與往來新墨曾揮銀燭夜老郎總慕玉堂才　故人一去雲霄遠老我初過歲月催今日南窗對圖畫梅花臨水為誰開　題王山農梅畫　山陰對雪寫南枝此老平生獨好奇同郡相逢每相失却來闤越為題詩　山農作畫愛梅花身後聲

名擅一家獨倚寒村誰汎滅吟詩空帳夕陽斜　為王漢章題王山農梅畫　山陰狂客王山農平生游戲梅花中梅花解作点撥友雪天一夜長相逢賸闤圓有食肉掊恐餓惟知罵卿相清癯儘賛愛梅花寫神迴出緇塵上湯楊墨跡世上傳山農與之爭後先只今片紙不易得豪家豈惜黃金錢推蓬之圖為誰作爛熳千花競交錯逸興可廢丈章家走筆花前風雨落我昔避地留梅川梅川孤舟花底眠冰霜滿眼畫無路桃源誰送漁郎船王家高堂對淵畫白首忘愁了詩債南風灑灑吹寒花往事令人感時邁　題梅畫　老樹小時見看花今白頭衰遲難作賦感舊只添愁花好年年見情親日日來誰憐湖上月照我夜深回　看花三日曩題詩正是高樓聽雨時惟較東風阻歸客朝朝送雨到南枝　桂枝留客小山中作賦曾聞漢八公今日觀梅動詩興小山誰憶鐵心翁　雪月梅畫天寒獨立夢相牽山澤論交不記年雪裏芳心還自苦隴頭月影為誰圓風梅畫　含章簷下最多情睡起新粧夢裏成誰向東樓吹玉笛也知不是斷腸聲　題風煙雪月梅畫　誰愛春風入畫簷香飄深院半開簾主人應與花同夢點額新粧故故添　瑤臺咫尺隔青烟縞袂蕭蕭立暮天塵世何人空送目神交自有玉堂仙　山中夜半綠窗明夢裏天香下

玉京蠑夜出門尋舊約花間翠鳳不須驚　廣平作賦謾多情歲晚看花白髮明玉笛誰吹今夜月虛閒搗藥兎長生　學得霓裳舞飄飄下玉臺苦心今子憶悵望幾時迴　縞帶誰相贈空中未肯收素衣聊自惜歲晚復何愁　長道江南暖誰知一夜寒平明逢驛使好為報平安　殘年誰作伴耿耿立寒宵留得嫦娥影徘徊慰寂寥　題畫梅　老榦風霜古柔枝雨露新可憐青白眼逢着看花人　隔水花如雪雲窗盡日開何勞路旁別為折一枝來　春回石岩底山冷竟不知天香破孤夢白雪在高枝臨水一枝好踈花韻倒開也知貪照鏡不管路人來　斜枝蘸水梅花畫　三更孤月明百頃空潭靜游魚吹落花水面見清影　題王山農梅畫　山陰道上每相逢當日梅花在眼中笑我題詩無一字吐辭不及廣平公　在梅川為人題梅畫　梅川梅雨阻歸人看畫題詩過一旬却憶去年冰雪後迴舟花送一枝春　二月六日夜宿倪以道宅為題梅畫春夜宿溪上看花還吟哦珠佩光在眼其如髮者何衰朽不自暇秉燭來青蛾冰雪駭未詠星月染湖河別離在明發於焉留短歌　八月二十五夜為人題梅畫　曾尋春信踏層冰老去愁多白髮增誰料秋風黃葉夜寒花影照綠窗燈　八月二十五夜題梅畫之際俄有寒蜂自燈前飛集

畫上再賦絕句一首　燈前細引寒蛛來應為寒花夜半開却恐蓬萊
花鳥使月明今夜在瑤臺　為倪原道題王時敏梅畫　王時敏過烟
戚倪氏時敏酒酣為原道作梅畫一紙并自題詩且謂不讓王山農之作
余於時敏甚愛其才常盧其狂疾或作今觀其詩思又以狂為言不可不
過其疾之作也因用其詩之末句題二十八字時敏肯用是自嗇而未有
四方之游則余詩之力不愈於酒之能行藥乎　繁花亂插酒船迴作客
王郎醉莫哀且向賀溪尋賀老鐵心作賦已成灰　雅頌正音僧懷渭清遠
畫梅二首　瑤臺夕永月玉初曉凝霜花映含章發枝橫禁籞長春風似
相識倆惜壽陽糚　折得江南春悵望洛陽客悠悠歲年暮浩浩風塵隔
遠道勿相思相思減容色　牛諒士良題墨梅　黎花雲底路參差折得
春風玉一枝雨雪未消江月曉欲從何處寄相思　張紹範集　墨梅為金川胡
彥江題　槎牙苔幹若龍驤點綴冰花試雪粧猶影小窗留月色至今猶
帶墨池香　素萼繁花出氣條誰栽蟬翼剪鮫綃只緣冰雪心仍在千古
緇塵涅不消　國朝張弘江湖吟嘯集　誰分玄玉下瑤臺雪樹猷香滿麝
煤盡日東風吹不散至今猶占百花魁　僧妙聲墨梅　玉雪本清真無端
染客塵紙應溪上月照我意生身　元朝風雅杜清碧吉學士墨梅　冰雪

肌膚鐵石腸翩翩和月扶霓裳臨窗喜見橫斜影却有王孫翰墨香　藍法
之藍山集　為姪復題墨梅　春暖藍田玉一枝清江萬里慰相思茅簷自有
調羹具莫怨東風結子遲　為董生題補之墨梅　補之墨世稱得柱
幅橫枝更清絕數蘂潛回空谷春繁花亂點除崖雪野橋江岸洗冰魂香霧
晴烟西墨痕東閣題詩空白髮西湖何棹逆黃昏董生清白稱能吏興几
明窗玩幽意作賦長憐鐵石心調羹終待鹽梅味九曲扁舟幾日回南枝
應向早春開清溪明月如堪折曾寄憑君黃鶴來　全真黃無盡持故人
歐陽雪堂墨梅求賦詩并贈遠遊是時雪堂已沒三年　秋山雨晴風落
木忽見梅花幽谷野人病把雙目昏誰遣春光到茅屋初平之孫吾萬
仙一掃兩湖烟水綠鶴鳴月落樹扶疎有冊吏時孤山曲江東隱者雪窗
翁為作寒香雲一幅蒼根老幹蘚苔深冷蘂疎枝霜露肅此翁曾看西山
梅晚墨臨池寫幽獨空堂烟雨一枝橫素壁蕭森倚修竹為飛南海春不
還至今夢想人如玉晴窗數紙郵復得積雪孤村曜晨旭高人自得劫外
春坐對武夷三十六山中幾度桃花開石上三更梅子熟江湖浩蕩歲云
晚且共衡門飯秋菊煩將消息報南枝萬里青天一黃鵠　國朝劉基覆瓿集
題王冕梅花圖　道人紅頰映龍雪欲與梅花鬪清絕夢魂化作梅花神

挽得梅花最奇絕高軒落筆青晴暎北風吹樹寒雲飛九霄露洗珠玉蓋
野水影動龍蛇枝勞其苦被煩熱惱見此令人暢懷抱虛堂夜半明月入
玄鶴一聲驚絕倒西湖處士骨已槁湖上淡烟迷蔓草石壇日夜長蒼苔
紫脫瑤英為誰好羅浮山在何處聞道其間無散木只有梅花三萬樹皇
初平在金華山中白羊許借我與爾並駕凌飛霞　題畫梅　夭桃能紫
杏能紅滿面塵埃怯曉風爭似羅浮山澗底一枝清冷月明中　貴江貝廷
臣集　雪後尋梅恐未真花光一日寫花神畫出玉尾分秋頴剪斷羅浮萬
樹春　元邑大朴集　瓊妃立烟霧蔥裾曳玄裳鬢髮何娟妍中心多感傷中
飄寒雲色不帶微露香風塵日慘淡野水天蒼茫花容頗憔悴已改惜同孤
芳　王冕墨梅歌為馬易之賦　會稽奇士王原章畫梅一似僧花光禹
穴凌雲入洋篠孤山醉月真清狂騎驢偶爾到京闕漫刺不復干侯王借
居玫近東城墻脩然四壁書滿床衣冠采休假一來訪不遇名姓徒相忘挂
飄飄撩拂雲岳振秋默刀隨滄浪空同隱者最知己剪紙為寫冰綃長空
蒙烟樹主晚思瓊繁天葩淨映香忽聞悲歌更慨絕為爾起舞良慨慷憶
昔看梅石門曲蕭條夜半旋飛霜鴻鄱流竟遂十載夢逐故園空斷腸昔
尋古蹟向東魯更訪別業歸南陽以書招予作三友與我同譜別定見全

蓬萊琳琅　題竹梅　戡英霜雪繁山林無遺芳仙人白玉姿被服翠羽
裳隨風下瑤臺步月遊清湘貞標期共保寫之縣中堂　國朝何復庵集
題曾孫史梅　截玉為真幹裁冰作異花清芬隨使節春意滿山家
畫梅二首　看花獨立湖之濱欲折芳枝恐損神南國幾年無
驛使憑誰寄與隴頭人　今人寫花不寫實古人詠實不詠花晉代肯談
多少客着將勳業句人誇　題天竺僧友朋一枝梅圖　天竺寺前雪後
行水邊忽見一枝橫筆端自得春長在正恐江樓畫角聲　看梅圖　明
月照梅花影落西湖裏此亭倚闌人霜清夜如水　錢宰臨安集　題王煮石
梅花邵生得梅花折枝上寫江南婦詞王煮石所畫也時邵適去京因題
以嘲之　誰謂江南婦不及江南花春深風雨惡花落婦西家　煮石山
人已長別見花長作故人看縞衣綽約春來瘦風節巖凝雪後寒每憶荒
烟啼翠羽笑扶明月下飛鸞何須宋玉相招得環佩歸來露未乾　題畫
梅和王山農韻　王煮石梅花一枝系以長歌幾四十年矣俛仰今昔有懷
故人因次韻于后但頗倒縱橫不倫不理不能不為韻所牽也觀者必發
一笑　江南春來白雪爛落月橫參夜將半縞衣綽約如故人踏碎黎雲
款老幹北風獵獵天正寒彷彿風節凭西闌豈知山人竟不死夜煮白石

青松間島情撫世無分昔溪上梅花沒荒林情曾揮辭洒溪尖一枝寄與春消息花前喚酒寫長歌花下呼兒掃落花君不揚州何遜宅定是西湖處士家山人愛梅心獨苦笑尔豪吟玉堂樹山巔水際日看花風詔寫書招不去解衣槃礴兩袖垂腕指所至皆天機南枝著花玉色起北枝凍壓去霜飛自從上花戌壹土無復當年舊歌舞源上桃花不記春九花芳蘭已忘楚不如山人卧雲松破屋長在梅花東傳家有别花作譜故予直欲先春風見花如見山人面誰道人間亡是公　顧綠集題畫梅　一樹玲瓏萬玉團化工元只在毫端通仙去後無人愛容我山房恣意看　題趙子昂學士所畫墨梅　玉堂學士玉為人愛寫羅浮夢裏真清徹肌膚香透骨不知何處惹緇塵　謝勝南洲講主所畫梅花　南遊偶踏孤山路遍閱咸平老梅樹新詩題向崖石間歷畫通仙香影句歸來為屬南洲翁筆端幻出雙玉龍神葩滿室香不散恍如置我瑤華宮　魏初青崖集宋漢臣墨梅并序木蘭花慢　嘉議宋公於予為世契兄向過洛陽吾兄適是郡尊酒留連者累日適從計音至長安予不勝驚悼今年以事來京都其弟義甫秘監會予於東溪出示嘉議墨梅橫幅因作長短句一章無致區區追挽之意云　愛筆端造化春不盡思無邊看詩意精神不求顏色物外神

仙回頭水南水北覺冰姿玉骨却凄然一片肝腸鐵石三年雪月情緣洛陽尊俎記留連慷慨正華年恨鞍馬匆匆長亭老樹芳草離筵西風爲來何許忍便將幽恨到重泉昨日東溪再過不堪塵滿冰紈　周忘機詞墨梅荆楚有鴛鴦梅故也驀山溪　江南春信望斷人千里魂夢入花枝添相思同心並蒂鴛鴦名字贏得一雙雙無限意凝煙水念遠教誰寄　毫端寫興莫把丹青擬墨客要卿卿想臨池等閑梳洗香衣點淡元不流緇塵攜媽袂東風裏只恐乎飛起　又　孤村冬杪有景真堪畫茅舍遠疎籬見一枝寒梅瀟洒欲將詩句擬待說已容辭未盡意悠悠難把精神寫　臨溪疎影都是前人活此外更何如又須索良工描下叫真真凡長做小圖看高樓笛儘教吹不怕隨聲謝　滿庭芳　脂澤休施鉛華不御自然林下真風韻餘韻何許問仙蹤路壓橫橋夜雪香猶淡殘月朦朧無言處丹青莫擬誰寄染毫工　逞通塵外信寒生墨暈依約形容似疎疎斜影蘸水横空妝入雲窗霧箔春不老芳意無窮梨花雨飄零盡也難入夢魂中　題梅扇　生查子　梅花韻似人人面為伊寫在春風扇人面似花妍花真不解言　在手微風動勻引相思夢莫用插酴醿酴醿君見伊陳遣江湖長翁集十月十三日賓意牽招飲事予常聘酒所猶屏間畫梅之詞　氷

花的皪冰簷下松烟竹霧溪橋夜斜倚小峯空依然同歲寒　生綃明粉墨淺笑猶傾國恰似野橋看凛冬只等閑　林淳詩鶴谿爭稱烟籠月浴心白攜光浮雪淨白兩俱宜天然濃淡枝　花光神意遠吮墨含毫淺休約有香來春風隨手開　王會齋甲寅題澤翁梅軸後　酹江月　今歲臘前嘗無多寒色梅花先白可惜橫斜清淺處誰訪孤山仙客玉勒尋芳金尊護冷定與心期隔夜聞人情可無一段風月　怕它香已飄零羅浮夢斷不與東君接買得鵝湖千幅絹留取天然標格樹老精癯蘂圓須健不放風騷歇花光何處兒孫筆債方徵　呂居仁詩宣州竹　小溪邊底湖風重吹破凝酥動一枝斜映東門深冷淡無言香泛月華清　已經輕瘦誰為共惠遠徐熙駈同桃李困春容肯向毫端開發兩雲中　虞集道園學古錄揚補之梅花至順癸酉立春客有持逃禪翁此卷相示清潤蘊藉使人意消因所題柳梢青調亦賦一首云　柳梢青　從別幽華玉堂金馬十載忘家橫幅疎枝如逢舊識同在天涯　荒村茅屋敧斜待歸去重尋釣槎解郤絲鉤青鞋藜杖翠竹江沙白君瑞詞曹溪英墨梅　玉骨冰姿天然清楚雪裏曾看物外幽人細窺天巧妝入毫端　一枝影落雲牋便似覺清風夜寒試向松窗等閑一展俗慮都捐洪覺範詞　蝶戀花　碧尾籠晴香霧遠呵手

西偏驛闊啼鳥風度斷墻吹語笑南枝破臘應開了道骨不凡瘁江晚春色通靈醫得花重小抱暖釀寒春香香一聲畫角先殘照　西江月　入骨風流國色透塵種性真香為誰風鬟浣啼粧半樹水村春暗　雪壓枝低籬落月高影動池塘高情數筆寄微茫小疑初開霧帳寶月詞　惜雙雙　庚嶺香前親寫得于細看粉勻無跡月殿休尋毫姑射人來知是曾相識不要青春閑用力也曾寄江南信息看意應難摘留與梨花比並真顏色只又英暮寵葉　暗香　疎影　占春壓一捲峭寒萬里平沙飛雪數點酥鈿凌曉東風吹裂獨曳橫梢瘦影入廣平裁冰詞筆記五湖清夜推蓬臨水一痕月　何遜揚州舊事五更夢半醒胡調吹徹若把南枝圖入凌煙香滿玉樓瓊闕相將初試紅鹽味到煙雨青黃時節想鴈空北落冬深澹墨晚天雲闊樂府詩集王結戲題梅圖　望江南　江上路春意到橫枝洛浦神仙臨水立巫山處子入宮時皎皎澹丰姿　東閣興幾度誤佳期萬里盧龍今見畫玉容還似減些兒無語慰相思李俊民鶴鳴集畫梅　鵲仙門偷　遠化秀出分章簷下為問花中誰可嫁海棠開已儼占了十分閑雅占了十分瀟洒君使畫工徒此畫九方臯相馬張仲舉集王冕墨梅圖疎影山陰賦客惟幾番映起真影生白綠紗仙妹飛下瑤臺淡佇東風顏色微霜恰

護朦朧月更漠漠暝煙低隔恨翠禽低處驚殘一夜夢雲無跡　唯有龍
煤解染數枝入畫裏如印溪碧老樹枯苔玉軍冰圍滿幅寒香猶籍墨池
雪嶺春長好悄不管小樓橫笛怕有人誤認真花欲點暁來粧額題林伯
宣藏梅花卷子　揆燕子記西湖水邊曾見查牙老樹如此冰痕冷沁苔枝
雪的皪數花才試天也似愛玉質清高不入閒紅紫孤山處士縱賦得招
魂煙荒雨寂寞抱香死　春風筆休憶深村往事添人多恨多思墨池雪
嶺三生夢喚起縞衣仙子仍獨自立瘦影黃昏和月窺窗紙聲聲字字寫
不盡江南閒愁萬斛訴與綠衣使曾文清公集墨竹梅　的皪江梅竹外
枝缺將幻法轉生綃憑君莫作風煙綠便恐飄零學雪飛　黃嗣深尚書
自臨川省其兄嗣文户部於宜春用元明魯直唱題李生墨竹梅　紛紛
畫手調紅綠好以桃花配叢竹豈無短紙作江梅雪裏溪邊太幽獨李侯
胷中有佳處研滴松煤聊寓目興梅撑對無可人分付此君真不俗淡烟
小雨空濛地何得月明疎影足始知璀璨出斜枝詩畫古來真一族　朱放
梅詩竹有唯繁出斜枝藍靜之藍山集題歐陽楚翁梅竹畫　道人下筆
天機熟宋末元初寫梅竹琅玕箇箇起中林瓔樹娟娟在空谷三花五蘂
天然好直節心虛肯相保花光老可費經營和靖子猷驚絕倒兵戈流落

存者稀展玩茆屋生光輝羅浮月色思在手渭川白雲隨我飛此翁亦是
英雄筆事異時非聊自悔百年翰墨可[illegible]得閒閑靜與儀形對許綸涉齋
集題濟德父所藏楊補之竹梅　竹弟梅兄已可人老楊筆力更精神轉
庵不用苦相惱買得梅坡入夢頻朱復之　野翁詩集王補之梅竹　淡抹
斜斜三兩枝色香相亞恰相知沙寒水淺魂初醒月落窗空影半欹豈
是物華甘寂寞且須歲晚共扶持向來淮浦瀟湘岸絕愛蕭蕭雪打時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十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許永禧
圈點監生臣葉仲禧
生臣徐浩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四十八　九眞

神

天神 史記殷本紀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鬼谷子反應章已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日已前審定以之數人主陰見物立成速難作形在谷拉門巫尸見而形不及遇者士呆而不知敢謂之人神西漢書郊祀志武帝時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司馬相如傳脩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弗替而脩禮地祇謁欵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

祀天神 酉陽雜俎漢竹宮用紫泥爲壇天神下若流火玉飾器七十枚一作鼓舞女三百人一曰漢祭天神用萬二千犊養牛五歲重三千斤新唐書西域泥婆羅傳泥婆羅祀天神鑄十金以石爲象日浴之烹羊以祭。又大食傳大食人日五拜祀天神石林燕語高麗王徽立嘗誦華嚴經願生中國舊俗以二月望張燈祀天神如中國上元。徽一夕夢至京師觀燈若宣召然徧呼國中嘗至京師者問之略如夢中所見乃自爲詩識之曰宿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便侍堯天佛會觀燈焰似蓮丹闕迥月華如水浸雲寒移身幸入華胥境可惜終宵漏滴殘

祭天神 東漢書宗室傳熹平二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陳愍王寵共祭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寵帝不忍加法於王詔檻車傳送愔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酺等雜考愔辭與王共祭黃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他冀幸酺等奏愔職在匡正而所爲不端遷誣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不按

妄事天神 王符潛夫論夫歲豐隆鈎陳太陰將軍之屬此乃天吏非細民所當事也天之有此神也皆所以奉成陰陽而利物也若人治之有牧守令長矣閻之何怒背之何怨君民道近不宜相責況神至貴與人異禮豈可妄事

禱天神 魏書賀訥傳訥從父弟悅密爲太祖祈禱天神請成大業出於拔王太祖嘉之

奉天神 盧子遷史衆令公少時有術士云命屬北斗廉貞星將軍宜每存敬祭以清酒當得冥助也衆公自此不敢斷惰及爲相機務繁雜乃遺忘心不足然未嘗言之於人。諸子亦不知在京師有道者來與宿及夜曰相公昔年尊奉天神何故中道而輟崇護不已亦有感於相公衆公笑心知其廉貞不之信後爲太原節度家人病即迎女巫視之彈胡琴顛而倒之良久蹶然而起曰請見相公廉貞將軍遣某傳語大無情都不相知也將軍甚怒相公何不謝之衆公大驚女巫曰當擇良日潔齋於靜院焚香酒果廉貞將軍亦欲見形於相公其日衆公沐浴具公服立於階前東向具酒再拜見金甲持朱戈者一人長三丈餘向北而立衆公驚悚汗俯伏地不敢動少頃即不見問左右皆無之衆公遵奉不敢怠忽也

賽天神 五代史後唐同光二年七月己酉如雷山賽天神夷狄之事也

不畏天神 東漢書杜林傳林少好學博洽多聞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逡孟冀等俱客河西道遇賊數千人遂掠取財物褫奪衣服拔刃向林等欲殺之冀仰天嘆曰願一言而死足矣將軍知天神乎赤眉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以數十之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轍不畏天神乎賊遂釋之俱免於難

夢天神 北史隋宗室列傳開皇中文帝夢神自天而降云是天神將下降及聞蕭妃有娠迎至大興宮之客省明年戊辰生元德太子昭

鬼稱天神 趙希術曾心錄王觀文出征熙河久不下既入城命悉屠之人皆迸避至城一隅有婦人獨不避王怪問婦人蹶然而起曰惡產一子於前乃知其將產故不能去王感動遂命止殺王是年亦生一子名寀字輔道長有文名孝於其親自號南陵居士仕徽宗爲刑部侍郎在朝時忽有天神降其家能預言人禍福寀事之甚謹吉凶皆前知崇寧間天子將用兵於幽薊計未決有言寀家天神可卜者上將親臨問寀不敢隱因奏曰容臣歸而祝之若天神許車駕臨幸却當奏上時妖人林靈素方得幸寀獨不與之交靈素銜之因曰上曰車駕不可輕動宜遣親信內侍先往驗實然後臨幸未晚上然之內侍至寀家天神竟日不降既復命靈素進曰寀將家子臣固疑其叵測請劾其罪上怒逮繫寀于獄考掠備至竟無以自明時寀母尚存被髮訴冤于天神曰吾家奉神甚謹何爲竟殺吾子神復降曰吾非天神也蓋熙河之鬼爾語訖不復見

召雷神 百川學海袪疑錄向有行雷神法者以夜遊艾納散藥合之爲香爇燒則煙聚壇上人身爲異光如雷神所至敬向不知其爲藥術也○夷堅志建昌王文卿既以道術著名其徒鄭道士得其五雷法往來筠撫諸州爲人請

兩治崇召呼雷霆若響若答紹興初來臨川歛容往謁欲求見所謂雷神者拒之不允乃如常時誦呪書符仗劍叱咤良久陰風肅然煙霧晦蔽一神人峩冠持斧立於前請曰弟子雷神也蒙法師召喚願聞其指鄭曰以諸人欲奉觀故遣相召無它事也神恚曰弟子每奉命必奏上天乃敢至道事畢而歸又具以白今乃以資戲玩將何辭天命于天此斧不容虛行法師宜當之即舉斧擊其首坐者皆失聲驚仆移時方甦鄭已死矣

敬事雷神

嶺外代答廣右敬事雷神謂之天神其祭曰祭天蓋雷州有雷廟威靈甚盛一路之民敬畏之欽人尤畏圖中一木枯死野外片地草木萎死悉曰天神降也許祭天以禳之苟雷震其地則又甚矣其祭之也六畜必具多至百牲祭之必三年初年薄祭中年稍豐末年盛祭必養牲三年而後克盛祭其祭也極謹雖同里巷草木有懼心一或不祭而家偶有疾病官事則鄰里親戚衆尤之以爲天神實爲之災宋詠史詩雷神雷州圖大備春夏多雷無日無之狀日即伏地中其狀如彘秋而食狀見錄雷聲迫在屋宇之上與地鄰不同故名我聞古老說雷神身矮而長毛目爍金曾親載畫書似獠不圖靈跡現當今

不拜海神

北史列傳魏裴粲孝武初出爲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土人勸令禱於海神粲憚違衆人乃爲祈請直據胡床坐備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乎卒不肯拜

刑馬祭海神

隋書陳稜傳大業中稜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稜進至低沒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率兵拒戰稜擊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

女化海神

酉陽雜俎吐火羅國縛底野城古波斯王烏瑟多習之所築也王初築此城高二三尺即壞歎曰吾應無道天令築此城不成矣有小女名那息見父憂恚問曰王有鄰敵乎王曰吾是波斯國王領千餘國今至吐火羅國中欲築此城垂功萬代既不遂心所以憂耳女曰願王無憂明旦令匠視我所履之跡築之即立王異之至明女起步西北自截右手小指遺血成蹤匠隨血築之遂日轉蹤匝女遂化爲海神其海至今猶在堡子下澄清如鏡周五百餘步

清河公即江神

隋書楊素傳高祖爲丞相封素清河郡公及受禪加上柱國開皇四年拜御史大夫未幾拜信州總管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

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硤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夢河神

北史後魏孝莊帝既誅尒朱榮榮子兆自汾州率騎攻洛師自河梁西涉掩襲京邑先是河邊有一人夢神謂曰尒朱家欲渡河用爾作波津令當爲縮水脉及兆至見一人自言知水深淺處以草表插導忽失所在兆衆遂涉焉尋而陷京弑莊帝

禱河神

北盟錄宋靖康中中書舍人孫覿言臣承之直學士院被旨撰祝冊禱河神望其冬三月河流不冰後有獻計者宜聯數百艘宿火其中可謂兒戲矣

按問水神

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天成二年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金帛四十萬浮江而下高季興殺珙等於峽口盡掠取之朝廷詰之對曰珙等舟行下峽涉數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帝怒削奪其官爵

燃犀照水神

太平廣記溫嶠平蘇峻之難及于瀘口乃燃犀以照水恠果見官寺赫奕人徒甚盛又見群小兒兩兩爲偶乘軺車駕以黃牛雖肝可憑溫即夢見神怒曰吾與君幽明異路何故相照當令君知之乃得病也

犯人神

西漢書鄭崇傳崇爲尚書僕射又之上欲封太后弟商崇諫曰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

求助人神

東漢書隗囂傳囂既立爲上將軍軍師方望說囂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也

金人神

北史曹國傳其國神有金人破犀潤人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馳五頭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數千人食之不盡能改齋漫錄漢武帝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

孝感人神

李昌齡樂善錄資州資陽縣士人邛龍雱乾道己丑爲其祖父母及父盧墓以一百二十日爲期遂日辰午酉三時土土啟則看閱釋典讀誦孝經又捉

正宇杳于寫萬卷以拖於人越明年二月有七日早忽一白凉衫人戴青巾騎黑馬而至排徊周覽神影願異雱覺之乃請勸茶繼以果實及五般菜飯侍者從容以一大漆器受之又有一卒手執一小旗幷一小牌金刻其字曰廣張誅殺虜惟此功三與汝雱讀畢白凉衫者命雱錄之雱益敬異遂問姓字答曰汝還識我否我寓居梓潼下江南至資州至蓮花山下即我行祠聞公至孝特來游此遂索馬向南而去馬足如飛倏然不見雱望塵再拜亟遣其弟諸祠禱謝既至祺上有楸物發而視之則雱所獻白凉衫者六顆胡桃十枚乾棗一器五般飯也寺僧法榮祖行及守祠蔡十五等皆相訝曰祠門不開者始數年矣安得有此復取楸細視則元祐壬申三月初五日左漏兵士楊有功因迎本官入川至梓潼詣祠獻香之楸也迄今已八十餘年嘻茲亦異矣愚嘗讀異語大九世人有功及物而得爲地下主者文解八十年武解一百六十年始得一遷至於爲臣而忠爲子而孝則直登仙品更不歷諸地位令神之意豈曰廣張之忠與子之孝則一也耶宇文庭堅錄亦資州勸會公文

炙犯人神 夷堅志姜補之甲中在太學與胡秀才同舍胡指上病贅疣欲灼艾去之或告曰今日人神在指當俟他日胡不以爲信遂灸爲七日而瘡發皮剝去一重見人面在中如鏡所照惡之亟覆以膏又七日稍痊痒甚因爬搔皮起人面如故歷四十餘日創益大且痛竟不起

鬼針人神 太平廣記丹陽郡吏章授使經毗陵有一人寄載百數日授發其篋有書數卷皆吳郡人名又有針數百枚其人謂授曰君知我是鬼也所以持針者當病者以針針其人神焉

精貫人神 仙傳彭家少服業于太極真人栖真味道精貫神人年一百餘歲後受書爲太清真人

正其人神 輔教編原教云聖人爲教而恢張異宜言乎一世也則當順其人情爲治其形生之間言乎三世也則當正其人神指緣業之外緣死生

上神 禮記禮運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正義曰上神謂在上精魂之神即先祖也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亡親謂之先祖

遊神 古三墳書遊神動而靈故飛走潛化動植蟲魚之類必備於天地之間謂之太古

太歲遊神 晉史揮塵徐邈達於從政論議精當時多諮稟之觸類辯釋聞則有對揚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彼宅之右何得拘忌於東遷以爲太歲之衝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爲藏體地中也

泰元媪神 漢書禮樂志惟泰元尊媪神蕃釐李奇曰媪神地也師古曰泰元天也言天神至尊而地神多福也

受鼇元神 海錄碎事告成大報受鼇元神鼇福元大也

自己元神 道法精微虛靖天師張君曰神若出使收來神返身中氣自回如此朝朝還暮暮自然赤子產真胎薩真人曰一點靈光便是符時人錯認墨和朱精神不散元陽住萬怪千妖盡掃除王景陽曰空劫之前是我身無形無象亦無名黃金透石俱無礙一點靈光到處明髮碧虛曰人言心下一腔空精氣元神聚此中何以痴人容易感蓋緣不識主人翁 又自己元神即先天一氣之體先天一氣即自己元神之用故神不可離於氣氣不可離於神神乃氣之子氣乃神之母子母相親如磁吸鐵劉真人曰非法非真非色無形無相無情本來一物冷清清有甚聞名雜姓動則鬼神潛伏靜時天地交并視之不見聽無聲默叩須還相應又心傳錄云一人各具一乾坤中有龍龜一至尊統御萬靈三界伏不知徒爾弄精神

先天元神 道法精微先天元神太極之祖也虛無自然包含萬象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變化無方去來無礙清靜則存濁躁則亡玉皇心印經云神能入石神能飛形太上曰虛心靜神道自來者道德經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前有之矣心傳錄云靈臺清靜覩方現暮有纖塵便不見出離生死永長存爭奈凡夫不識面

辟惡神 抱朴子登涉篇若有山川社廟血食惡神能作禍福者以黃神越章之印以印封泥斷其道路則不復能神矣

佛是小神 太平廣記史爲有學識奉道而慢佛常語人云佛是小神不足事也

禁治邪神 續宋鑑長編仁宗天聖元年詔江南東西荊湖南北廣南東西兩浙福建路轉運司自今師巫以邪神爲名屏去病人衣食湯藥斷絕親識並涉陷害者幷共謀之人並比類呪詛律條坐之非憎疾者以違制失論其誘良男女傳教妖法爲弟子者以違制論和同受誘之人減等科之情理巨蠹者即具案取裁

請祀五行神 續宋鑑長編神宗紀元豐四年詳定禮文所言禮運曰地秉陰播五行於四時五行者天地之間至大之物萬物所生以成故有帝以爲之主有神以爲之佐祭天以天從故祀昊天上帝則五神宜從於南郊祭地以地從故祀地祇則五神宜從於北郊五神地類也故曰地秉陰播五行於四時漢舊儀祠五祀五行官也渠武

帝南北郊皆祀五行之祀故許叔以謂五神主五行隸於地爲陰祀位在北郊是也近世大雩五時迎氣以五人神配而不設五行之神是遺其大而取其小也仗請祭地祇以五行之神從以五人神配用血祭從之

居如大神 羅泌路史吴英氏論人之言曰居如大神夫食則大牢而加珍服則五采而飾玉坐設章容觿衆而諸侯狐鄉奔走乎堂下出乘大輅越席以養安載卑畢並以養卑錯行以養目和鸞以養耳三公奉軶諸持持輪居如大神動如天帝扶老養衰渠有善於此者金史國語解大神爲也

没爲名神 賈誼治安策主爲明帝没爲名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

三河領神 馬明叟實賓錄後魏裴駿字神駒幼而聰惠親表稱爲神駒遂以爲字特冠通涉經史崔浩亦深器之目爲三河領神

鄉是世神 馬明叟實賓錄北齊和士開事武成好握槊士開善此戲又能彈胡琵琶因致親寵嘗謂武成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

護法善神 續宋鑑長編神宗熙寧七年言新法之不便者甚衆王安石不悦而求去然呂惠卿又使其黨日詣匭函假名投書乞留安石堅守新法上乃遣惠卿以手詔諭安石欲處以師傅之位留京師而安石堅求去又使賜手詔曰韓絳堅欲得一見卿意者有所諮議卿可爲朕詳語以方今人情政事所宜急者安石爲絳代已仍以惠卿佐之於安石所爲遵守不變也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

鬼避戒神 經律異相沽客爲有人從容受三皈五戒心欲見佛經一亭中有一女云是瞰人鬼婦其人日暮欲寄宿女言不可其人自念是含衛國人完佛四戒神尚畏之我何所懼乎遂即留宿時瞰人鬼見護戒神去亭四十餘里一宿不敢歸

日遊神 秦京雜記皇祐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騖請托一人號望火馬其中又一人號爲日遊神蓋曰有奔競故也

箕公之神 羅泌路史餘論許由退處箕山故其卒塋在是所謂箕公之神配五岳者許四岳之祚也

羽淵之神 羅泌路史夏后紀舜遇鯀于羽山三年而死是爲羽淵之神山海經云南望禪渚禹父之所化令陸渾東有禪渚即鯀化之所河南密縣亦有羽山鯀化羽淵一或在此神則無不在也子產云其神化爲黃熊事詳晉語或云黃能或云玄魚云能鼈有說別見

司命之神 太平御覽漢武故事曰上祀太畤祭常有光照長安城如月光上以問東方朔此何神也朔曰此司命之神總鬼神者也上曰祠之能令益壽乎對曰皇者壽命懸於天司命無能爲也隨巢子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之大神降而富也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歸之關地以王

司過之神 抱朴子內篇微旨卷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死諸應奪算者不可具論

郭西之神 梁昭明太子事實昭明祠舊在秀山之秋浦縣在今郡城西南八十里後改縣置池州州治遷廟亦隨遷今廟距州治繞五里居城之西故稱爲郭西之神

山海之神 隋書列傳流求之俗事山海之神祭以酒有關戰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起小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幡以爲神主

橫嶺之神 金史楊達夫傳達夫字晉卿泰和三年進士有才幹所至可紀會有詔從民東入關達夫與衆行及詔選兵于州北之橫嶺爲遊騎所執將褫衣害之達夫挺然直立罵首略無所懼賴使尋之即大言曰我今國臣子既爲汝所執不過一死忍棵祖以瀆天日耶遂見殺兩山潛伏之民竊觀之者皆相告曰若此好官異日祠之當作我橫嶺之神

花月之神 春渚紀聞建安章國老之室宜興潘氏女二狀稱其韶麗既歸國老不數歲而卒其終之日室中飛蝶散滿不知其數聞其始生亦復如此既設靈席每展遺像則一蝶停立久之而去後遇遠諱之日與曝像之次必有一蝶隨至不論冬夏也其家婕其爲花月之神

五穀之神 太平廣記三川飢斛斛翔貴時王法進達太帝之所帝謂之曰世人不貴衣食之本我已敕太華之府收五穀之神所種不成下民饑餓因示罰責以懲其心

隱形之神 能改齋漫錄抱朴子內篇載遁甲中經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逢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咒曰諾皋太陰將軍獨開曾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爲束薪不見甲者以爲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土以傳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住人鬼不能見也以是知諾皋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形之神

人身之神 上陽子上部八景髮神腦神眼神鼻神耳神口神舌神齒神中部八景肺神心神肝神脾神左腎神右腎神膽神獄

神下部八景皆神大小腸神胴神胃神膈神兩脇神左陰左陽神右陰右陽神

在天地之神 史記律書術曰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在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龍蛇之神 宋王安石臨川集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翬翟之文章皆自山出

偏于群神 書舜典偏于群神注[illegible]也群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illegible]徧往告也羅泌路史有虞紀偏于群神有天下者祭百神皆有功于民者天神既類人鬼已禋而地示又望矣猶若未也至於熏蒿悽愴百物之精莫不至則聖人之至也夫既受終而主祭行巡狩則爲天子事矣時以允在來即眞爾

懷柔百神 詩周頌懷柔百神注懷來柔安也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西漢書郊祀志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

祭百神 禮記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注有天下謂天子也百神[illegible]

蜡百神 宋史和峴傳乾德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戊戌臘有司以七日辛卯蜡百神峴獻議正之

混合百神 度人經中理五氣混合百神

調補百神 元真子元真子問道於玄女曰金液流注五臟四肢調補百神潤澤六腑變易毛骨

劾召萬神 抱朴子地真篇昔黃帝見紫府受三皇內文以劾召萬神

玉章生萬神 生神章琅琅九天青玉章生萬神

錦幡召萬神 大洞經明郎命大乙錦幡召萬神

混生萬神 大洞經靈光八煇混生萬神

變萬神 黃庭經閒居蕊珠作七言散花五彩變萬神

逆釐三神 西漢書楊雄傳甘泉賦有曰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思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注[illegible]

五臟藏五神 老君內觀經云五臟藏五神魂在肝魄在肺精在腎志在脾神在心

五神 度人經大乙司命胎之精主生之母左無英公子右白元尊神司命桃康也

世稱八神 馬明生實有錄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常納以爲妃妃嘗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而生八子世謂爲八神

禮嵩嶽通八神 西漢書萬石君傳禮嵩嶽通八神注[illegible]

詩用十二神 韻語陽秋詩體如八音歌建除體之類古人賦詠多矣用十二神爲詩者始見於沈炯山谷亦常效之余友人莫用之其祖戢嘗以辨古說賦脫百餘人不死意其後必昌而用之乃貧不能以自存天理殆難曉也余嘗以此格作詩贈之云抱犬高眠已云足更將牛衣有餘燠起來敗絮擁䰅鬆雞信龍身織水殽踏蹄兼團底用羊從他春雷吼枯腸擊鐘梟雨莫渠愛小筆自許猴祭杏半世飢寒孔移帶鼠來占米身漸泰吉雲神馬日匝三樗滿肯作猪奴態虎頭食肉何足誇陰德由來報宜賒丹竈功成雞羅兔王幽方秘緣青蛇其詩體如此

燒指禱神 唐李文公集李府君墓誌眉州別駕李君去官居家弟遇疾暴卒別駕燒一指以禱於神既而弟復生自說方執縶上帝有命以兄燒指宜復其生

大雪禱神 五代史後晉高祖紀天福四年冬十二月丁巳帝謂宰臣曰大雪害民五旬未止京城祠廟悉令祈禱豈非涼德不儲神休未洽者乎因令出薪炭米粟給軍士貧民

疾篤禱神 宋史趙普傳普疾篤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爲降語曰趙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

就試禱神 能改齋漫錄何大圭在上庠將試上舍一日謁告以狀述己意已禱于白馬神祠人不知也次日同舍生告之曰予之出將非有禱于白馬祠耶余夜夢過祠下有揭牓于墻者試視之前列內舍生何大圭狀後云所乞宜允須至曉示何應曰然是歲題目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其破題云兩儀雖大均囿於形三台雖遠均囿於數最爲警拔是日下筆如有神助牓出遂居首選百川學海京師試於禮部者皆禱於二相廟二相者子游子夏也子游爲武城宰子夏聘列國不知

何以侍相之名也今行都試禮部者皆禱于皮場廟皮即皮剝所也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傳聞皮場土地主瘍疾之不治者詔封爲靈貺侯今廟在萬壽觀之晨華館館與貢院爲鄰不知士人之禱始於何時館因何而置廟也

李瞻禱神

張氏可書泉陽縣士李瞻老於學校而性多狂率一日上封事極詆時政初入都道由衆山下於山神曰某今日獻封事若使拜相即求一吉兆不應又祝曰若只得內相亦可又不應又祝曰御監足矣又不應復云本路監司幷鄉郡如何又不應遂厲聲曰必是山神不在家後竟配嶺表

阻風禱神

夷堅志嚴州大浪灘在州北五十里介於兩山之間深不過八尺而湍流峻駛縈回曲折稍遇風色則激爲巨浪由是得石往來者多苦濡滯紹興四年鄱陽周貴章赴省試與鄉人羅正臣李顯祖康師尹相値於常山買舟同下逮至彼灘見它郡貢士船三十餘艘鱗次岸滸皆阻東風父老者戒七八日更相愁歎不敢解纜或強驅童奴盡力挽縴纔少進復猛退有忿鬱而東擔陸行者且慮失試期晚夕頗穫餘于董經員贍略出語衆曰聞灘上一廟乃威惠王行祠盍往致禱脫蒙垂祐便可去矣皆合辭曰然時已昏暮即龍炬造謁焚香列拜董拱而咨曰神王聰明正直受

國爵封又享血食於此今朝家三年大比網羅賢俊公卿將相悉由此塗禮闈較藝程限已迫顧留泊此地欲往不能願一施威靈訶禁川后使灘上諸舟前進無壅豈惟寒士家賴亦所以報國也禱罷焚獻紙錢稽首徑出至夜狂風尚厲漸以帖息天將旦波平如席三十艘順流相銜略無凝滯始悔乞靈之不早云

過廟禱神

元史阿沙不花傳祖母苫滅古麻里氏歸康里國後十三年復來則二子已從憲宗伐蜀矣逮至和寧聞憲宗崩諸將皆還二子獨後心以爲憂過一古廟因入禱焉若聞神語連稱好好問其國人通漢語者知爲吉還至舍則二子已至矣

以金祀神

抱朴子內篇金丹卷傳丹經不得其人身必不吉若有篤信者可明合藥成以分之其輕以其方傳之也知此道者何用王侯爲神丹既成不但長生又可以作黃金金成取百斤先設大祭祭自有別法一卷不與九鼎祭同也祭當別稱金各檢署之禮天二十斤日月五斤北斗八斤太乙八斤井五斤竈五斤河伯十二斤社五斤門戶閭鬼神清君合五斤凡八十八斤餘一十二斤以好韋囊盛之良日於都市中市盛之時嘿聲放棄之於人多處徑去無復顧凡用百斤外乃得恣用之耳不先以金祀神必被殃咎

殺人祀神

名臣見聞錄奉議郎解珏蜀人也受梓州司理夜宿荆南府南馬鋪中物更後聞簫鼓鐵鈴鐸之聲珏詢鋪卒曰彼何爲也卒曰民家夜祭鬼神耳珏乘酒曰爾導吾往觀之卒曰不可恐致他慮珏叱之乃同行夜下道百餘步至一民舍自牖望之於茅堂中懸三繪神皆巨幘大目前致椅俎花果其家一人以巾裹禮拜執鈴而請神家人動簫鼓而和之珏知其家事邪神以手扶窗而入其家散走不見珏於楮錢下見反縛一人珏解其縛詢之曰爾何人也曰祭人也避歲飢受役於其家其主事三神求人祭之不獲乃以我爲餉不意公至此再獲生也珏復其盃血取其繪神以同明日以事聞于有司竟不獲事神者並重賞以捕之祭人迄今爲役于珏之門以報其賜行旅過其地深宜察之解珏今爲奉議郎

用人祀神

呂東萊博議出處僖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　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　十一年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主意無間則仁有間則暴幽明物我

本同一體宋襄楚靈之徒不知此理視幽明物我爲有間於是使己而媚神媚神而戕人之命於殘忍暴虐之爲也無間有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有間則暴不仁者私於家則隔於外私於己則形骸而外爾汝無間則天下皆吾體焉得而不仁此無間則仁之意有間則獨私其身焉得而不暴此有間則暴之意是詩教可治爭甚大幽明也幽謂鬼神明謂人物物我也物謂人我謂己混混同流而無間者也本同一體喜同一喜同一體則同一性情喜觸於心則幽明物我不約而皆喜喜之情同故也怒同一怒人有七情舉喜怒而情可言之怒觸於心則幽明物我不約而皆怒怒之情本同也判而爲慘舒休戚愛憎哀樂之情也文時有慘必有舒有休必有戚有愛必有憎有哀必有樂其情無不同也然而爲盈虛予奪是非損益之理有盈必有虛有予必有奪有是必有非有損必有益其理無不同也散而爲禍福利害安危死生之變有禍必有福有利必有害有安必有危有死必有生其變無不同也彼動則此應彼發則此知以上皆發明幽明物我本同一體之意未嘗有間也如幽明物我之無間乎仁矣昔之仁人所以視民如傷者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豈以冥冥之不可欺不可欺謂鬼神昭昭之不可犯哉昭昭謂人也言仁人非

天地鬼神之可畏，始視之如傳也。幽明物我通爲一體，斷以主意。不見其有可傳之地也。既傳於民，亦傳於身，物我同體故也。既傳於身，復傳於神。幽明同體故也。噫，知此者，其知仁之方乎。方猶術也，孔子言可謂仁之方，孟子言仁術也。不仁則不覺，不仁之人皆蔽。不覺則不合。幽明不合，而有人與神之間焉；物我不合，而有人與己之間焉。遂以爲苟便於身，何恥乎媚神；苟媚於神，何恤乎害人。以妄傳妄，以僞傳僞。然後淫誣怪誕之說興，然後焄蒿悽愴之妖作，然後陰說側僻之祀起，然後蒙塗剝剔之亂生，如宋襄、楚靈、季平子之事，三事見左傳注。蓋有戎狄禽獸之所不忍爲者，非天獨賦以酷戾狠逆之性也，人性皆善。私已深，畏神甚，淪惑其心，至此極也。一時之君子，又從而譏之，

曷若求其爲暴之原而澣之乎。天下之理，有通有塞。通則無間，塞則有間。其通邪，八荒之外，六合之內，上下四方之內曰六合。幽明物我不見其間。孰非吾仁。故仁。其塞邪，此下說理之塞者。雖汲汲以愛人利物爲念，然毫芒之差，藩籬限焉。視此身之外皆與己不相干。發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民有不得其死者矣。一念之毒，流金鑠石，一念之快，奔雷走霆。是雖未嘗以兵殺人，實以心殺人。雖未嘗用人以祭社之神，實用人以祭心之神也。其視宋襄輩，何以大相遠乎。通者仁之門也，塞者暴之門也。是故欲仁者不干其仁，干其通。去暴者不干其暴，干其塞。

上疏論祀神

宋史林大中上疏謂國之大事在祀，今沿襲不正，非所以嚴典禮、安神明。宜見其祝於神者，或升於天，稱於神者或訛其字，所宜厚者或簡不虔，所宜先者或廢不用，更制器服，或歲月太疎，展興行事，或時刻太早，是皆禮意所未順，人情所未安也。

以敬事神

左傳哀公十六年，楚白公作亂，殺子西子期，而劫惠王。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

以諱事神

左傳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戰兢事神

國語：觀射父曰：祀之事，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

棄醫事神

王符潛夫論：今女多不脩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婦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

憤憤，皆易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上漏下濕，風寒所傷，姦人所利，賊盜所中，益禍益祟，以致重者不可勝數，或棄醫藥，更往事神，故至於死亡，不自知爲巫所欺誤，乃反恨事巫之晚，此熒惑細民之甚者也。

教人事神

劉公是先生弟子記：率人以教人，其政乃純；率神以事神，其鬼乃神。政之不純，教之過也；鬼之不神，事之過也。教人過於數，事神過於瀆，民不見嚴，而煩是褻，非瀆其古之事神者，必有則弗徵，弗徵民弗信也；必無則弗畏，弗畏民弗從也。事神若誕，故筮則弗非，盟則弗叛，禱則壹，齋則潔，言則信，令則從，居則謹，行則順，郊則見帝，廟則見先王，與則見主，而誰識思亂。

江南事神

萍洲可談：江南俗事神，疾病官事，專求神，其巫不一，有號香神者，祠星辰，不用葷，有號司徒神者，仙帝神者，用牲，皆以酒爲酌，名稱甚多。嘗於神堂中見仙帝神名位，有柴帝、郭帝、石帝、劉帝之號，蓋五代周晉漢也。不知何故祀之，祠祀並無義理。又以傀儡爲樂神，用根官事呼爲弄戲。遇有繫者，則許戲幾棚，至賽時，張樂弄傀儡，初用楮錢，爇香啓禱，猶如祠神，至弄戲則穢談群笑，無所不至。鄉人聚觀，飲酒醉，又毆擊，往往因此又致訟繫，許賽無已時。

翁師事神

夷堅

志崇安縣有巫翁吉師者事神著驗村民趨向籍籍紹興辛巳九月旦止爲人祈禱忽作神言曰吾當遠出無得輒與人問事治病翁家懇詰曰累世侍神力爲生香火敢事不敢怠不知何以見捨再三致叩乃云番賊南來上天遣命天下城隍社廟各將所部兵馬防江吾故當往曰幾時可歸曰未可期恐在冬至前後自是影響絕息嘗有富室病力邀翁嚴架祭禱擲珓百通訖不下至十二月旦復附語曰已殺却番王諸路神祇盡放還矣即日靈響如初

温公事神

朱子近思錄或問這事神乎曰事神或曰何神之事曰事其心神或曰其事之如何曰至簡矣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函心雖欲欺之其可得乎

漢武祠神

西漢書武帝太始四年三月幸不其師古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以名爲縣祠神人于交門宮應劭曰神人蓬萊仙人之屬也晉灼曰琅邪縣有交門宮武帝所造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師古曰如有神來歆饗祠也而作

殺猪祠神

存心錄吳成將鄧喜殺猪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之咋咋作聲墜屋三日從人白喜謀北叛闔門被誅

嶺南祠神

虎說之客語嶺南有歌堂每春土人祠神于此男夫婦女分立左右視神所憑者以物蒙其眼必於男子中牽出一人女子中牽出一人老壯皆在然所牽必童男也如是旬日聚集不散其歌童因此相慕遂爲夫婦其爲神所憑者旬日間不復思食卧露天下沾沫露水旬日復飲食如故大率嶺南歌音清和非他處之比

嫚神

漢書元后傳莽毀壞孝元廟以爲文母纂食堂太后見孝元廟廢徹塗地私謂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

祭祀嫚神

江少虞類苑虞部員外郎張肅通判卑州奉祠祀於南嶽舊制神位于壇數帝于地列遂置牲醴之品當設席之際往往以一足指畫祀籠遽府墮馬折足而吾又三司副使李壽朋奉勅祭西太乙宮李平生不能食素是日五鼓奉祀遂茹葷而往方升殿暴得疾口鼻流血左右扶下殿已卒矣豈非祭祀而嫚神耶何誅責之遽也可不畏哉

程副將嫚神

夷堅志秦蜀馬入東方率以十十匹爲一綱遣兵校部押馬多道亡於是置監漢陽總洎五日以俟三衛江上諸軍取發先赴湖廣總領所對驗毛色齒數與四川馬司者無異然後即路乾道九年殿前程副將當此役自漢陽卜日將濟江卒長云舊例必具牲酒詣城隍廟禱賽乃行

則長塗無它虞程不荅再問之忽怒詬曰我取官馬何預於神也使去是日晚絕江宿城下驛才五鼓悉控馬社總司須啓關而入忽聞馬蹄聲從西來諸卒謂他綱至起立相戒各謹持控以防相遇鬭傷之害俄頃間已至前暗中不能測其多寡即衝突蹄齧不可制如是兩刻許天明視他馬了無所見而一行綱馬死者幾半皆折脇流腸衆以爲程副將嫚神之咎

湯顯祖慢神

夷堅志湯顯祖池州石埭人兵部侍郎允恭孫也紹興五年爲涇縣尉初交印主吏白三日當謁廟湯叱之曰吾行五雷法神祇在掌握中豈當屈身拜于土偶之前但令具饌爲兩廡設之於祠宮而命車呵殿直造其處與神分賓主亢禮對酌且言當官藉庇之意吏民見者切怛而憂之是夜暴風欻起山水盈溢縣治浮沒七八尺至于卧床之下文書籠篋大半入水僅不傷人皆以爲慢神之咎湯以屋廬損敗伐木於林散一新之又命畫工王生繪神將大像七十二軀奉事香火極其虔敬至次年春爲捷舉官李唐卿子勉所挨遂罷去

楊客慢神

夷堅志泉州楊客爲海賈十餘年致貲二萬萬每遭風濤之厄必呼神明指天日立誓許以飾塔廟設水陸爲謝然纔達岸則遺忘不省亦不復記錄紹興十年泊海洋夢諸神來責償揚曰今方往臨安俟還家時當一一奉荅不敢負神曰汝那得有此福皆我力爾心願不必酬只以物見還楊甚恐以七月某日至錢塘江下幸無事不勝喜悉革物貨置抱劍街主人唐翁家身居柴垛橋西客館唐開宴延佇揚自述前夢且曰度今有四十萬緡姑以十之一爲神願餘揚歸泉南置主業不復出矣舉所齎沉香龍腦珠琲珍異納于土庫中他香布蘇木不減十餘萬緡皆委之庫外是夕大醉次日聞外間火作驚起走登吳山望火起處尚遠俄頃間已及唐翁屋揚顧語其僕不過燒得麁重亦無害良久見土庫黑煙直上屋即摧塌烈焰亘天稍定還視皆爲煨燼矣遂自經於庫墻上暴尸經夕僕告官驗實乃得槀葬云

都監慢神

夷堅志潭州兵馬都監某出於天武禁衛離兵籍得官既滿秩府帥使押米萬石至鄂渚因挈家道行過青草洞庭湖泊舟龍廟下當具牲牢禮謁其人素強倔且憚費爲供菲薄祝史白曰神靈意頗不懌宜每事加謹畏殊不謂然夏夜月明坐於船脽上望大金沙堆光如撒星熌熌聚散稍成五色炫轉滿川問舟人曰此諸神皆出嬉遊也其人哭曰是乃鬼火耳何神之爲取彈弓射之蓋夙精此技百發百中才一彈落光采嚯然而滅舟人竊以爲憂明旦詣廟審視則

風神土偶捨故處偏側而妄適體有坼裂紋昨夕揮圖正在船中以告都監使謝過亦但再拜而退主舊風敗其一舟失米數百斛暨二年俸餘僅能償值慢神獲咎如此全家雖震怖幸不葬魚腹大抵鬼神多爲故尤畏殫也景裴聞其說於錢不孤而忘都監姓名

乘醉慢神

江懺敘影響録平江常熟縣福山東嶽行祠廟貌甚嚴吳中謹事之有胡子文者蹤俊人也嘗乘醉與所善數人入廟有二判官相對所謂善惡二部者子文戲挈其惡者筆同行以爲不可乃還之還至舟次見一使來曰彼判官命汝君子文時已醒頗憶醉時事甚懼度不可免遂行沿路默誦金剛經既至廟見兩人相向而坐其兩向者怒甚叱曰汝爲士人當識去就何乃侮我如是對曰爲狂藥所迷了不自覺願乞徽命以歸請復不敢皆不應子文但密誦經至第三分二人皆起又二章則舉手加額東向者解之曰此子一時酒失原其情似可恕怒者曰正以同官太寬使人敢爾子文叩頭曰其能誦金剛經若能賜之再生當日誦七卷以報怒者曰若爾亦宜小懲以所執筆點其背曰去即覺過身如水遂寤所點處生一疽痛不可忍百日方愈子文自是日誦金剛經七遍雖遠冗不敢輟

至誠感神

書大禹謨至誠感神刻鉉有苗[illegible]十宋史王十朋傳十朋知饒州移知湖州饒久旱入境即雨至湖積霖入境即霽凡侍心應其至誠不獨感人而亦感于天地鬼神

至孝感神

抱朴子內篇微旨卷蔡順至孝感神之應

忠孝感神

坦明故事王義方貶吉安丞道出南海舟師持酒脯祈禱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十里安流神之聽之毋作神羞既祭天雲開豁風恬然人皆嘆服

孝行感神

夷堅志臨江軍富人周昌時事母鄒氏甚孝鄒病腰足五年餘行步絕艱力數招醫治藥略無小效紹熙二年中秋之夜周昌時侍母飲酒賞月見母坐立艱辛不覺淚墮自能就寢抽身潜起乃懷小刃下庭向空朝北斗禱云老母染疾久百藥無效有加無減今發願剖腹取肝啗母以報產育乳食之恩望上真慈憐使獲感應焚香訖祈祝引刃忽聞有聲自後叱喝且以杖擊其背俯而回顧寂不見人但一紙貼在地取視之中有小紙書云周昌時供奉母親累歲孝行此藥三粒賜鄒氏八娘周捧泣拜謝候明旦以進母病頓瘳方具以所見告于妻子

王直感神

元遺山集述金輪國七村

軍廉德璋神道碑云德璋辟曹句河防都提舉都水使者言於朝馬蹄埽河從東北流害田爲多聞之則由徐州東南入海所經皆葭茭荒穢之地出河堧腴田可利東明諸縣乃撤公董其役而河水滿缺土不能勝水面高出堤上尺欲奔潰已報都水而督之愈急公具香火禱河伯一夕水落丈餘時人以其正直感通神明許之

桓公見神

太平廣記齊桓公遊于澤管仲御公見怪焉管仲曰澤有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朱冠見人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霸乎公曰此寡人之所見也

王縉見神

江懺敘影響録宣和間王縉爲兩浙提刑每斷死囚必焚香奏上蒼然後行下如是歲餘一日忽見一神人立於庭間手執案卷乃縉平日所奏事日呼其名而語之曰汝所斷公事無不平允上帝嘉之

李甲見神

太平廣記唐天祐初李甲本常山人夜至大明山下值風雨暴至遂入神祠以避之俄及中宵歘聞有呵殿之音自遠而至見旌旗閃閃車馬闐闐或擐甲冑者或執矛戟者或危冠大履者或朝衣端簡者擁衛列坐者數十輩方且命酒進食歡語良久其東揖之長即大明山之神也西揖之首即黃澤之神也更其次者云是漳河之伯

餘不知其名坐論幽明之事其一曰奉命玉皇受符金闕大行之面清漳之源數百里間幸爲人主不敢怠情狗法也不敢侍命害下也乾乾惕惕以事上帝用治一方故歲有豐登之報民無札瘥之疾其一曰清冷之域決滯之區余奉帝符宅茲民庶雖雷電之作由己也風波之起由己也爭亦非詔命不敢有爲也遂致草木茂魚鱉蕃焉又一長嘆謂衆賓曰諸公鎮撫方隅分理疆野或水或陸各有所長然而天地運行之數生靈厄會之期巨盜將興大難方作雖群公之善理其奈之何衆或問言何謂也曰余昨上朝帝所竊聞衆聖論將來之事三十年間兵戎大起黃河之北滄海之右合屠害人民六十萬餘天既將曙諸客登車而去李甲恍然有若夢中歸而識之後莊皇與梁朝對陣及晉末戎虜亂華被塗炭者何啻六十萬焉

侯懋見神

悅生隨抄建炎當三祀虜馬將飲江於是天子幸明越而隆祐太后龍興駐豫章行臺從焉時警報薦至有郎官侯懋李數等三人者每遊戲城東南隅得故園林頗僻寂松相謂曰使虜來不可避得相與匿于是宜死生以之未幾行宮南遷倉卒三人果不克奔而虜騎已遍入矣三人者得如約共竄于林間伏堂之巨梁上夜則潜下取食而還伏焉累數十日矣幸略無一人足音一旦

忽多人物且沓至，三人但默伏梁之上，計此宜亦皆逃避虜者也，胡爲而至哉？心語未已，即有黑衣數十百人繼來，共坐于堂，命左右選擒男女無少長，悉以梃馘殺之，積屍傍午，向暮盡死，始去。當是時，三人者伏據于梁，慴慴然，向使一仰其首見，必死矣。黑衣既散，皆謂得免，况已昏夜。俄復望紅紗籠燭數十對，引導有主者數人，又至，亦坐于堂，即多群吏據案呼閱人姓名者，三人益懼於此，殆不得脫矣。及細視之，則但見人物可半身，頭面俱弗辨，適知非人也。凡點閱死籍至多，輒悉呼其姓名，中間偶呼一名，吏爭報曰：不是。類如是凡有四。三人皆能記憶也。夜過半矣，事竟皆去。逮曉，則四顧焉，雀不聞聲，知虜已洗城去，遁矣。即於亂屍中偶有呻吟聲，三人共詢其名，乃夜群吏所謂不是四人，令悉使活矣。與戢各得於宋高州，宋高州得於侯懋，懋等皆顯官，宜不妄云。

周持志見神

閩宋新錄：宣和中長歲春三月二十一日，浯江大風，壞官私舟船數千艘。先是，有江州德化縣進士周持志宿馬當市中，夜聞人語甚喧，俯視之，見鬼神千百，執絳紗籠而過，中一人云：二十一日大風，當取若干人以舒邁綱。綱官類通管押者一人肘之，若曰：恐人聞其言也。周至日抵湖口縣，謁巡檢，道所見，衆不以爲信。忽催綱吏人入白：有舒保義名邁，不肯行舟。乃詔舒詢其所以，亦詩其姓名，與周所聞合也。舒曰：夜來夢神人云，今日當大風，要邁綱官類通迎衆，有風濤之虞，本住落星寺下，乃遷于此。因蜀周與舒敘未畢，乜颶風大作，賴過者方料理攔纜之類，失足溺死。

先民後神

左傳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軍於瑕，少師侈，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良曰：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宋孫奭傳：大中祥符四年，帝將祀汾陰，奭上疏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洊沴，饑饉居

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陶說中繫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事未定，群祀有闕，不可尤矣，必也舉其重而祀之，望祀五岳四瀆，其神之祀縣有爲常，若今群祀之而其祀禮物從時可也。禮重本，示民不偷，且昭典，如其備物以豐年，日月之災降異，非常也。天人之應，所由來漸矣。故發瘠堅水，非一時也；仲尼之傳，非一朝也。且日食行事，或稠或曠，一年二交，非其常也。洪範傳云：六沴作見，若是共御，未見之無閒焉。爾官備其方，而先王之禮，保章視祲，安宅叙降，必書雲物，爲備故也。太史上事，無隱焉，勿從可也。是故天子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天之道也。月正聽朝，正其儀以明舊典，國家之大事也，宜

方士致神

謝恩芳班或編：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文成又勸上爲臺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乃爲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於是誅之。抱朴子謂桑漢書及太史公史記皆云齊人少翁爲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僕考史記封禪書曰：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王夫人之貌。又考漢書外戚傳，少翁夜致李夫人。史記謂王夫人，漢書謂李夫人，二說自不同。抱朴子謂二書皆云李夫人，誤矣。徐廣注封禪書，謂趙之王夫人。潘岳悼亡詩曰：獨無李氏靈，彷彿覩爾容。又以爲李夫人，其不同如此。王子年拾遺記則又曰董仲君致李夫人於紗幕中，不言少翁而言董君。太平廣記：唐開元中，四海無事，玄宗在位，久委政於相，深居遊燕，以聲色自娛，宮中雖良家子千人，無悅心者，因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景從，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于壽邸，光彩動人，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明年冊爲貴妃，自是專房，同輦，六宮無復進幸者，帝甚悅之。天寶末，翠華南幸，次馬嵬，六軍不發，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其死，反袂掩面，使牽而去，就絕於尺組之下。明年大駕還都，尊玄宗爲太上皇，就養西內。太上皇三載一意念貴妃之心不衰。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皇之心，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索之，於上下四方，仙山洞府，得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佩紅玉，曳鳳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各析其半，授使者曰：爲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有不足之色，復請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

上皇妃乃茫然退若有所思徐言曰昔天寶十年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乞巧宮掖間夜已半侍衛已休於東西廂獨侍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誓心願世世為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自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於下界且結後緣使者還奏太上皇太上皇嗟悼久之然未久亦上仙矣盩厔尉白居易為長恨歌以言其事云

登臺致神 王子年拾遺記周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錦水精為泥臺高百丈昇之以望雲色時有萇弘能招致神異王乃登臺望雲氣蓊欝忽見二人乘雲而至鬚髮皆黃非世俗之類也乘遊龍飛鳳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縫緝羽毛王即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二人先唱能為霜雪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中池井堅冰可琢又設狐腋之裘紫羆文褥此褥是西域所獻也施於臺上坐者皆溫又有一人唱能使即席為炎乃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棄於臺下時有容成子諫曰大王以天下為家而染異術使變夏改寒以誣百姓文武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疏萇弘而求正諫之士也

任翁致神 類林雜說韋氏子京兆人舉進士嘗納妓于洛顏色明秀尤善音律韋嘗令寫杜工部詩得本甚䛏妓隨筆抄正後得善本不差韋頗惑之年二十一而卒韋悼痛為之羸瘠棄事而寐意其夢見一日家僮有言嵩山任處士者得返魂之術韋召而求之任擇日齋戒除一室舒幃於壁焚香仍須一經身衣以導其魂韋懷衣詣盡施僧矣唯餘一金縷裙任曰事濟矣是夕絕人升事且以肥近悲泣為誡然燭於香前目覩燭然至寸即復去矣韋潔服歛息一粟其誨是夜為羸俱止河漢澄明任忽長嘯持裙面幃而招如是者三忽聞吁嘆之聲俄頃映幃微出斜睨而立幽芳悲態若不自勝韋驚起泣任曰無哭恐退以致殃迴主忍淚揖之無異平生或與之言頓首而已燭盡及期欲逼之紛然而滅生乃捧幃長慟任曰遞珠種配不必寘懷韋欲酬之不顧而別韋賦詩曰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教布施剛留得渾似初逢李少君自後寢食不安恍惚若有所失久而方愈

專陽致神 長生經邦諸陰累專陽致神以致不死

嶽降神 詩大雅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守真降神 宋續通鑑長編開寶九年十月太祖不豫驛召張守真至闕下壬子命內侍王繼恩就建隆觀設黃籙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宮觀闕已成玉鎖開晉王有仁心言訖

不復降

山甫降神 宋韓魏公安陽集謝賜生日禮物表生而維嶽寔惣山甫之降神今也所蒙又與粒榮之猶古

衡岳降神 宋王與鈞㽔續纂謝趙太守啓衡岳降神于門挺秀

岳武穆降神 保生隨抄岳武穆王飛死後臨安西漢塞軍將子弟因請紫姑神而岳侯降之大書其名衆已驚愕請其花押則宛然平日真迹也復書一絕云經略中原二十秋功多過少未全酬丹心似石今誰想空有遊魂遶九州衆擒聞而惡之擒治其徒流竄者數人至有死者

聽命於神 左傳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內史過往問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注夫民神之主也虢公虐民而聽命於神是以知其必亡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

知通於神 莊子外篇天地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

力生於神 劉子昔之帝王所以為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力生於神注王者有國必先靈祐皇天上帝秩祀山川神祇害等無不来會咸湯降神受夏大命武王夢神遊大哉哉大寶遺兩儀坡妙為物莫有使之然哉莫不大化於自然立應而長用遣之非我使自相終故日夕生於神者也而功最於吏福歸於君

汪罔之神 孔子世家稽哀公元年吳使曰敢問何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何守也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為釐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使曰善哉聖人

廟祀為神 吉安志漢潁陰侯灌嬰高帝六年命嬰略定江南始於輔縣築城又築南昌縣城故江南祀以為神宋史張順與北軍戰被殺逆水越數日有浮屍溯流而上被介胄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乃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斂葬立廟祀之

夢代為神 春渚紀聞劉景文博學能詩晚歲嘗夢與晉文公神交夢中酬唱甚多後東坡薦景文得隰州三日謁神祠出東城所歷之地及拜瞻神像恍然夢中往還之所也一日又夢文公云已受帝旨得景文為代月餘景文得疾郡人有宿于郊門外者見郡守嚴衛而入文公祠中凌晨趙府聞之公已屬纊矣

刻氈為神 酉陽雜俎突厥事祆神無祠廟

剡鑿爲形緘於皮袋行動之處以脂酥塗之歲祭之牢上四時祀之

祠虎爲神 東漢書東夷傳濊本朝鮮之地其俗祠虎以爲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

虎變爲神 太平廣記海陵人王太者野行忽逢一虎乃持棒直前擊虎中耳太懼懼而走行可十餘里有一神廟因宿於梁上夕而虎至廟跳躍變成男子堂中有人問云今夕何爾衆懼神曰卒遇一人不意勁勇中其健棒言訖入坐上人形中忽舉頭見太問是何客太懼墮地具陳始末神云汝業爲我所食我取爾早故中爾棒今以相遇理當見祐後數日宜持猪來以己血塗之當免太後如言神從堂中而出爲虎乃餉食猪食畢入堂爲人形太再拜乃還後更無患

妖狐爲神 澠水燕譚錄景德中邠州有神祠凡民祈禱者神必親享盃置悉空遠近奔赴蓋穴神座下通寢殿下穿門綉涵人莫得窺群狐自穴出分享有醴王公嗣宗推負剛正及鎮邠土乃騎兵挾鷹犬新穴中縱火焚之群狐奔逸擒戮悉盡毀廟視背從其家妖狐遂絕公初在長安也極蹤神山人放之短好事者有詩云終南隱士聲華歇邠土妖狐巢穴空二事俱輸王太守聖朝方信有英雄

胎化爲神 祖異志李鑑進士兗州解到京常言祖母懷孕凡三年不産飲食人事如常一夜夢産一人曰我神明也善事我令母寓於財及寤母腹已平後矣每夜若有一人約依從天窻中下至明則床下置三十緡而在焉因玆暴富歷二十年生計可及數十萬母後卒於未哨間至靈柩前聞有哭臨之聲甚哀後遂絕所齋鑑令家道亦如常也

以君爲神 韓非子內儲說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蓐而席弊甚嗣君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也

匈奴以爲神 西漢書蘇武傳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幽武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嚙雪與旃毛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

虜以爲神 漢書烏孫王號昆莫其父爲大月氏所殺時昆莫新生母抱之亡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嘶肉翔于其傍虜以爲神及壯報父怨遂大破月氏又耿恭傳恭以戊己校尉爲匈奴所遏壅絕澗水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飲之恭仰天嘆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之有頃水泉迸出衆稱萬歲乃揚水示之虜以爲神遂即引去

賊以爲神 晉書馬隆傳隆討涼州羌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於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

見者以爲神 晉書嵇康傳王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嘗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樵蘇者見之咸以爲神

人以爲神 唐書劉晏傳晏領鹽鐵使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四旬至都人以爲神馬明叟實賓錄唐有杜生者善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往追杜生曰自北行遇使者懇乞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於道如生語使者與之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傍葉與代之其人往折葉見亡奴伏其下遂獲之他日又有亡奴者生戒曰可持錢五百伺於道見進鷂者可市其一必得奴俄而使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與之忽飛集灌莽上往取之奴在其中人以爲神　唐韓晉公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酒方酣不樂謂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在何所對曰在某街詰朝命吏捕哭者訊之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蠅集其首因發髻驗之婦果私於隣醉其夫而釘殺之人以爲神廣州府南海志元趙謙趙州人累官仕廣東道肅政廉訪副使扶弱鋤強平反官吏望而畏之有鄉民湯姓者富於財爲仇人湯舉誣告在縣其親雖公輔常以他事告縣令王變于憲司因而有憾令執湯舉供職雖公輔東縛其僕衰二下水身死勾追加刑鍛鍊成獄惟不獲其屍事上憲司公以無屍知其冤購求之擬于城隍期以七日如期果有捕衰二至者人皆以爲神

寇以爲神 瑞州志隋大業中林士弘寇建城應智頊拒之使人貨擔於寇寇市而分食有毒蜂出螫寇多死寇又過西北五里應據水整師寇曰欲吾不犯此溪當斷應引叱之溪流隨斷寇以爲神遂引去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四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四十九　九眞

神

吏稱爲神 新唐書崔咸列傳咸累遷陝虢觀察使日與賓客僚屬痛飲未嘗醉夜分輒決事裁剖精明無一毫差吏稱爲神入拜右散騎常侍秘書監

背服爲神 五代史李克用初在雲朔從其群象射獵或掛針于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群象皆服爲神

淮人以爲神 五代史吳越王世家淮南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錢鏐遣其弟鋸鏢救之淮兵爲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沉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遽舉網乃過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爲神遂大敗之

郡稱爲神 宋史朱壽昌知閬州大姓雍子良藥殺人挾財與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而賂其里民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奸引囚詰之曰吾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爲婦且婿汝子故汝代其命有之乎因色動則又摘之曰汝且死書券抑汝女爲婢指錢爲顧直又不婿汝子將奈何囚悟泣涕覆面曰囚實誤死以實對立取子良正諸法郡稱爲神罰入至今傳之

民以爲神 宋晁無咎雞肋集陳朝奉墓誌宋陳輔爲義烏令民有以財雄其里中私貨禁物者君患出令曰往某氏室取其物我何民不得逃物若合契咸以爲神。元史張庭珍傳起復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尹有控鶴士縱横街陌庭珍察其爲盜捕獲之民以爲神　劉國傑傳二十七年江西盜起國傑選輕兵棄旗鼓去纓飾一日夜趨賊境賊逆戰望見軍容不整曰此鄉兵也易之國傑以數十騎陷陣賊大敗斬首五百級奪所掠男女日暮收兵明日又至台堡民歸其男女曰吾劉二霸都也民皆驚以爲神

精化爲神 太平廣記西王母謂漢武帝曰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神神化爲液液化爲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

玄默爲神 西漢書揚雄長楊賦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本非人主之急務

刀圭爲神 周易參同契服之以一刀圭最爲神蓋退丹入口如寒之甘香芬馥之清凉所謂刀圭者刀頭圭角少予角及其成功則千變萬化妙不可測非旁門小術可得而擬倫也稱之爲神宜哉

不測爲神 張子正蒙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

所在稱神 東漢書黄琬傳御史刀縫遷尚書出爲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

舉郡稱神 宋劉敞彭城集徐起墓表云起治廣州州民有弟兄訟其親者郡悉其名縱賊使亡更易其文書欲使無逃而不孝子遝爲閭里患暴亂不禁會起至閱視簿書急發吏捕賊案正伏辜舉郡稱其爲神

畫格稱神 宋蘇頌濟集汝州畫殿記畫格有四曰能妙神逸而范瓊趙公祐稱神蓋其工方圓不以規矩雖傑見者皆知愛之

凜然猶神 宋史忠義傳李芾爲人剛介强力過人自旦治事至暮無倦色夜漏至三鼓始休五鼓復起視事望之凜然猶神明云

七獻神 禮記禮器七獻神注曰七獻神者謂祭先公之廟也

祭祀以馭神 周禮天官大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神注云在畿內者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謂象地之中祭祀宗廟社稷五祀注云乙云馭者所以馭之內之於善則於祭祀之中宗廟先祖則無可去取至社稷配食者若取句龍后稷上公有功者也之善也

其鬼不神 老子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河上公注以道德居位治天下其鬼非無精神邪不入正故不能傷人幽求子有道之國其鬼不神

司天屬神 史記曆書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索隱曰案左傳重爲句芒木正黎爲祝融火正此言南者劉氏以爲南字誤非也蓋重黎二人元是木火之官兼司天地職而天是陽南是陽位故木亦是陽所以木正爲南正也而火是地正亦稱北正者火數二二地數地陰主北方故火正亦稱北正爲此故也臣瓚以爲古文火字似北未爲深得也

淫德好神 西漢書郊祀志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應劭曰夏帝孔甲天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其後淫德好神故龍去之

昭靈遇神 西漢蒙求高祖母昭靈夫人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

元夜遇神 唐中朝故事徐彥若弟彥樞大中歲寓京國中元夜觀燈于坊

曲間夜深有一八前揖因與同行謂徐君曰公貴人也他年皆見心爲稱搦之官若近十年即須請退去京五十里外方免難也不爾當有禍患行及一小巷口其人曰某在此巷內居別日請相訪遂分路而去經旬日彥樞行及其巷口乃入訪之並無人居行十餘步有一小神祠祠外路已窮矣於是謁其神見土偶宛是夜中所覩者若含咲相視彥樞官至左諫議大夫兄方居宰輔遂詰於兄時四方皆爲豪傑所據惟廣南是嗣薛王知柔爲節度使彥若遂請出廣州昭宗從以節鉞而去果免於難太平廣記補思過梁武帝從孫父慈爲侯景所殺思過以父遭禍不樂仕進常恭道典過神人故名思過而字望明言望於神明也居虎丘東山性簡靜愛琴書每松風之夜罷琴長嘯一山棲羽皆驚常雨中坐石酣歌忽聞叩柴門者思過心疑有異命侍者遂問乃應曰不須問但言從浣溪來及侍童開戶見一美女二青衣童子從之並仙人之容思過以山人見之曰適聞夫人從浣溪來雨中道遠不知乘何車輿女曰妾聞先生心懷異道潛契爲心亦非車輿乘風而至思過曰若浣溪來得非西施乎女回顧二童將別思過曰夫人此去何時來乃咲曰不必興懷乃就寢爾及曉將別思過又詰來期女乃掩涕曰來敢有期空勞情意言訖便乘風而去須臾不見惟覺異香滿室時陳文帝天嘉元年二月二日也

豚黍樂神 姬侍類偶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時嘗以弦管歌舞相歡娛競爲妖服以趣良時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

越婢下神 西漢書景十三王傳江都王建淫虐自知罪多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

擊鼓下神 續後漢書董卓傳李傕喜鬼道信巫覡厭勝之術歌謳擊鼓下神祠祭六丁常以三牲祠董卓於省門外

冥交于神 揚雄太玄經天玄交首初一冥交于神齊不以其貞
爲鬼神比乃大陰陰者鬼神之所交
注爲交於鬼神以其敬齊也

搜神 晉書干寶傳干寶嘗病氣絕積日方悟見鬼神事遂撰搜神記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江氏夢神 南史齊何佩傳先是佩疾夢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爲俄得患而卒佩疾乃瘳

夫妻祝神 袁懷子雜記上爲術人有夫妻祝神者使侍布百匹其夫曰何少邪婁曰布若多予當貧耍也

殺人祭神 荊州記東山湖諸人使村所殺人祭其神或依古樹起小屋或懸髑髏以爲佳人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幟以爲神主

禁殺牛祭神 南史書第五倫拜會稽太守俗多淫祠民常以牛祭神倫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巫祝有依託鬼神怖愚民皆按論之有妄屠牛吏輙行罰後遂斷絕

金銅鑄神 舊唐書禮儀志天寶三載三月兩京及天下諸郡於開元觀開元寺以金銅鑄玄宗等身天尊及佛各一

工人塑神 羅隱讒書吳之建報恩寺也塑二神於門土工與木工互不相可木人欲虛其內空其外開通七竅以應胃腑俾它日靈聖用神吾工土人以爲不可神尚潔也通七竅應胃腑必有塵滓之物點入其中不若吾立塊而瞪不通關竅設無靈何減於吾木人不可遂偶建焉立塊者竟無所聞通竅者至今爲人之禍福

驅虎檄神 唐書顏少連爲登封簿邑有虎暴民患之少連塞陷阱驅虎檄神虎不爲害

作誓告神 唐書高駢傳畢師鐸怨駢將呂用之專恣欲討之乃帥兵及六命數千至高郵見張神紬與鄭漢璋張神劍謀既合取酒割臂血而盟推師鐸爲大丞相作誓告神乃移檄州縣以討呂用之爲名而起

良玉禮神 唐張說集王氏方神道碑云　良玉禮神用之西方之筍塗之南山之璞周然不有其珍也君子安命進之扞城之雉退之去國之老實然不夫其心也

蓄靈蓄神 唐歐陽詹集甘露述豈天冥冥其間蓄靈地陳陳其間蓄神靈無形神無身無形無言無身無聲苟有可衰以物而旌苟無可衰物不虛行

獻羞飫神 唐李元賓集邵大頌獻羞飫神供燎壓天神下於蓋高樂作於無聲

閱庫問神 太平廣記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一閱之乃往初一室爲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神問曰何也曰杜康刺史曰功有餘也又一室曰茶庫諸茗畢貯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室曰菹庫諸茹畢備復有神問曰何也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君誤矣

禁迎神 金前貴耳錄干有一富人作社火迎五聖遂三次往行在看拜郊畫成圖歸裝官家駕出迎神呼八十人爲細甲軍皆用金銀二紙爲之鹵簿儀衛俱全又裝一人儼然赭袍坐於輦上後州郡因詞訴取此首數十人

因死之此爭與府書所以洞泉日汎舟海使泰時蹤舉步大迎神社人有禁固有意也

誣神

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今以易大傳文考之表堅志揚大方者岳州人爲性耿介有操持殊不類

被酒蹴神

好學負氣紹興三年赴漕臺試於江陵道中過一廟望其像貌雄壯衣冠入詣焚香致禱因擲盃珓咨決得失凡三擲皆得陰珓以爲神不略許時已被酒遂發怒取珓毀之神側而判官所謂善惡二部者拇肉控惡者頗仍批其頰大聲叱之曰教汝作判官略無靈驗虛受爭奠何似請我做我文章十分舉擬科第何不報我引足蹴仆之乃去繞出門行十數步酒微醒覺渴問令僕汲水未及而覺撼呼弗應僕旅往村邸就榻少憩移時覺起謂僕曰酒之累人如此吾適入廟實爲無禮遣二卒追詣庭下神王詬責甚峻賴善判官力爲分解曰此子是岳州一箇好秀才志行不凡前程未可量只被一醉所誤若置之重罰却成大猛不如令充惡部使祇役於前庶得謝過可也王首肯顧二卒曰皆押去郡來觀此事勢我必不免索筆作書與妻訣意悲哽封題授僕執筆而逝

處女嫁神

豫章志松陽門內有泰時大樟樹漢以來立廟祠之郡人每歲選良家處子具婚禮送廟謂之嫁神經夕

女死取屍焉唐高宗時道士胡惠超能爲符呪之術是夕留符廟中女得不死於是積薪將焚樹道俗驚懼樹上有鸛雀巢數十欲燒前三日翔飛空中排徊不下又四遶居宅擲比皆是竹木恐火延燒于時風吹焰直上旁無損害廟廢

衝觸醮神

龍虎山志高士張元英長沙人宋景定間遇異人授以道法令爲道士一日主黃籙醮忽有人自縛門柱曰適在倪洋市飲酒啖牛肉衝觸醮壇神神令縛我乞師垂救元英乃曰彼既知畏神宜釋之以水噀之縛者立醒

辱國瀆神

言行應驗劉忠肅公摯在南京幕府會司農寺頒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度法收淨利南都閼伯廟歲爲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二貫公嘆曰一至於此往見留守張公方平曰獨不能爲朝廷言之耶張公矍然因託公爲奏曰閼伯遷於商丘主祀大火火爲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爲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爲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詳酌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神宗即日批曰辱國瀆神莫此爲甚速令行下更施行

醵錢賽神

燕語考異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醵錢爲賽神會往往因劇飲終日蘇子美進奏院會正坐此余嘗問其何神曰蒼王蓋以蒼頡造字故胥吏祖之固可笑矣官局正門裏皆於中間用小木龕供佛曰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罷斥以爲禍福甚驗事之極恭此不惟流俗之謬可笑雖神佛亦可笑也子美云且留取之祀神緣常歲而爲會飲餘共享京局皆然竊謂前規有所未便起無名之率會不肖之徒且醵歛吏人豈如斥賣棄物嚮聚非類豈如其集同僚蓋子美乃是不欲醵錢而奏用市故紙錢會客也

嶽峻基神

宋王珪華陽集賜樞密副使陳升之生日禮物詔陽重表節嶽峻基神紀蓬天之誕祥將梯西之賜式洪圖是翼茂祉其膺

推惟引神

宋曾鞏元豐類藁過客論道者簡易而合於人情者也推惟引神注昧迂濶遁亂紀律縉紳者不宜道

經神

王子年拾遺記後漢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筭術河洛讖緯以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咸誦也門徒有問者則爲註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廢疾穀梁墨守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往不可通焉及鄭康成鋒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贏糧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爲經神何休爲學海

文淵以集經神藏明讖經方詩岳神天昔鄭康成英聰挺生攬窮經之妙譽著饗德之嘉名讖洞精微我則惟變所適學臻幾奥我則用晦而明豈不以溫故知新博聞強識明先典之奧義曉聖人之遺則足以道並無方功侔不測卞悼靡怠莫窮乎變化云爲開卷自精可驗乎聰明正直豈止夫遊心萬仞皓首一經爰因學以知道遂表人之最靈闡揚乎黃卷青箱雖述禍福講貫乎三墳五典可洞幽冥岳岳騰芳狀狀擅美允符得一之義克配害盈之理歆詩周佬應道岳降之言學易攝動自合著圓之旨若夫彼之神兮於冥漠而足稱此之神兮在探討以爲能諒咸因於廣博固非自於依憑皇士安之書淫豈能方軌社元凱之傳癖誠宜服膺欽羨堪嘉斯言可慶盍經明之是務豈石言之有託多文爲美知福善以攸同非聖不誕信依然而究若偉哉斯人揚名立身以學使而既顯將誠感以斯親有同乎周李劉孫皆稱漢聖且異夫隋初揚素止號江神是何盛德昭然遺芬若此當一時之攸仰俾千載而可興神兮神兮興百神而有殊吾亦禱之久矣

薛靈芸針神

王子年拾遺記魏文帝時常山有美女姓薛名靈芸年至十五容貌絕世常山守谷永獻之文帝帝名之曰夜來妙於針功雖處於深帷重幄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

非夜來縫制帝則不服宮中號爲針神也類說魏文帝美人薛靈芸少選入宮芸別父母升車以玉唾壺承淚壺皆紅色帝遣文車一乘迎之望而歎曰昔言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因名夜來

詩神

金門歲節賈島祭詩神出翰府群玉

錢神

晉書魯褒傳褒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紀綱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略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爲君長在後者爲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哿以富人哀此煢獨錢之爲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祖克之於嬴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虛而況有實嬴二雖少以致親密由此論之謂爲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湊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曰軍無財士不來軍不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不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行蓋疾時者共傳其文

酒神

雲仙散錄醉錄曰酒席之上九吐而不減其量者爲酒神

洞神

羅泌路史二靈記靈書八會自然洞神三墳經云三皇自然之文皆以金玉爲用大皇所授玄文爲簡青玉爲文地皇所授者玉爲簡白玉爲文蓋道家者流以三皇經爲三墳大洞經云三皇經者玉京山清上清玄大有洞神也三洞集元經云洞真上清也洞玄靈寶也洞神三皇也然近代三墳書非孔也有疑見發揮

大郎神

能改齋漫錄本朝樂府有二郎神非也按唐樂雜錄曰離別難武后朝有一士人陷冤獄籍其家妻配入掖庭善吹觱篥乃撰此曲以寄情焉初名大郎神蓋取良人第行也既畏人知遂三易其名曰悲切子又曰怨回鶻乃以大爲二傳寫之誤

獸名駭神

太平廣記後漢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善畫建州浦城縣山有獸名駭神豕身人首狀貌醜惡百鬼惡之好出水邊石上平子或往寫之獸入水中不出或云此獸畏寫之故不出遂去紙筆獸果出

自稱未神

江湖紀聞開元末有人好食羊頭者嘗晨出有怪在門羊頭人身衣冠甚偉告其人曰吾未之神也以汝好食羊頭故來求汝汝輟食則已若不爾吾將殺焉其人大懼遂不復食

豕爲亥神

能改齋漫錄陳升之在相位嘗夙興未出其僕皆集廳前忽有大豕奔迸而去衆以升之未出而外門又未啓乃相與掩而縛之以簣獠而藏諸密室期以送升之至待漏即歸而共烹也及歸發鑰取之空簣而已莫不驚怪而語達升之母曰吾兒生於辛亥豕爲亥神今受縶而逸豈吾兒當被災乎是夕焚香於臂告天曰老妾無益於世男兒方盡心於國不宜輒去願以老身代兒薄命閱二十日母果無疾而終

聖神

敬齋泛說書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明聖神爲二物也而晦庵解孟子援伊川一言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南軒亦曰神則是聖人之妙不可得而測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也非聖人之外復有所謂神也二先生之說曲矣蓋孟子明言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則信固優於善美固優於信大固優於美聖固優於大神固優於聖也六者自下而上譬猶登階而至於堂等等不同級級有異今而二先生以爲聖人之上餘無可進者雖有神焉可優亦必與聖同功但以不可測度似高於聖耳不得又以爲一等也以若所說乃所以爲曲矣夫有狀之可詰孰不若無狀之狀也有象之可覩孰不若無象之象也有名之可道孰不若無名之可名也然則無所不知聖也是人得以指名之變化無方神也杳乎無得而名焉無得而名而強名之神亦無可奈何云爾有名之與無名定名之與強名其相懸也如此如之何混而爲一區等而爲一物也

聰明聖神

春秋繁露同類相動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明於此者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欲致晴則動陽以起陽故致雨非神也而疑於神者其理微妙也非獨陰陽之氣可以類進退也雖不祥禍福所由生亦由是也無非已先起之而物以類應之而動者也故聰明聖神內視反聽言爲明聖內視反聽故獨明聖者知其本心皆在此耳

英傑爲聖神

王充論衡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爲聖神

輔養聖

神 續宋鑑長編寶元二年知諫院韓琦請自今雙日止御後殿視事上問輔臣以故事張士遜對曰唐五日一開延英蓋資閒燕以輔養聖神上曰與夫宵衣旰食固不侔也前代帝王雅不初勤政事而後失於逸豫不可不戒也時上感小疾太醫數進藥故琦有是請上訖不從

天胙聖神 宋蘇東坡集謝宣召入院表主資文武天胙聖神

其知如神 史記堯本紀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取勝如神 蘇子由古史白起傳范雎往見白起曰君嘗以寡擊眾取勝如神況以强擊弱以眾擊寡乎

誠信如神 荀子致上爲註誠信則如神言物不能欺也

奄忽如神 西漢書酷吏傳河南太守嚴延年爲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雖疾惡大甚中傷者多尤巧爲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吏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

決遣如神 西漢書朱博傳博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

用兵如神 續後漢書郭嘉傳嘉謂曹操曰袁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

發擿如神 西漢書趙廣漢傳廣漢爲潁川太守潁川俗豪傑相朋黨民莫敢發廣漢爲缿筩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其知閭里姦邪吏治侍夫發姦擿伏如神晉書李柔傳柔爲成都令每發姦擿伏所在如神南史梁范雲性機警且善屬文爲吏部尚書居選部奇任隆重書牘盈按賓客滿門應答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擿如神時人莫不服其明贍又頗憑之爲建康令發擿姦伏號曰如神

擿姦如神 宋史程師孟傳師孟累領劇鎮爲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其擿姦如神象恐不達趺宕者必痛懲艾之至勸絶乃已所部肅然宋汪藻浮溪集閒封程振大尹謝上表惟三輔福員之大萃四民叢棗之多必擿姦如神方勝鉆肅之訟苟撫循非術能無拷駛之驚

政化如神 南史王瞻傳瞻仕齊爲餘杭令政化如神尤善於擿伏下至吏卒民庶舉莫能欺也

辯訟如神 南史何敬容傳敬容爲吳郡太守爲政勤恤人隱辯訟如神視事四年政爲天下第一吏人詣闕請樹碑詔從之

惠化如神 南史傅琰傳琰子翽爲官有能聲後爲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丈人發姦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削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疑滯欲不理得乎

變化如神 金樓子興王篇魏武帝曹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量敵制勝變化如神宋史吳玠傳胡世將問武順王吳玠所以勝玠曰要在用所長去所短金之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之士卒不如金人之堅忍據其形便更出銳卒且其堅忍之勢則我固有以制彼至於決機兩陣之間變化如神默運乎心術之微則玠有不可言者

擒姦如神 北史齊神武之子彭城景思王浟傳浟都督定州刺史爲政嚴察織介如人間事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史君在滄州日擒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浟乃詐爲上符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

博辯如神 續資治通鑑劉敞奉使契丹敞素知虜中山川道里虜人言北國回曲千餘里至柳河敞曰自古松亭甚直而近不數日至中京今不道彼而由此虜人驚嘆蓋故迂其路欲以國險誇使者又順州山中有獸如馬食虎豹虜人以問公爲言其形狀音聲曰此駮也虜益歎敞之博辯如神

料敵如神 新唐書韓充傳充爲義成節度使會汴軍逐李愿以李岕主監軍詔充討賊帝問破賊期充對汴天下咽喉臣頗習其人然王師臨之一月可破方二旬即克帝喜曰充料敵如神加檢校司空宋史劉几傳邊吏告夏人趨大順英宗問几几曰料敵如神非夏人可近正恐與趙明爲讎耳帝曰明之子弃馬入賊我爲所擒御料敵亦何神也以几爲秦鳳總管

應對如神 太平廣記盧莊道范陽人敏悟冠今古特授長安尉太宗將省囚徒莊道年纔二十縣令以幼年慣不舉將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時繫囚四百餘人須預書狀莊道但閑暇不之省也令丞等憂懼以爲言莊道從容自若翌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書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對御評其罪狀輕重留繫月日應對如神太宗驚歎遂即日拜莊道監察御史

奮奇如神 唐柳宗元集漢原廟銘曲逆起爲軍士輔成帝

圖吐謀洞靈奇如神衆之胄也

出入如神 五代薛史後唐石君立傳君立又名石家財王攄之過晉陽也賊中無備安金全驅市人以登陴保不完時莊宗在魏博救應不暇人心危懼嗣昭遣君立率五百騎自上黨朝發暮至攄游軍扼汾橋君立一戰敗之徑至城下馳突斬擊出入如神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是夜入城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殺於外遲明梁軍敗走

馳突如神 資治通鑑後梁均王紀貞明元年帝以詔書讓劉鄩不速戰鄩奏臣比欲以奇兵擣其腹心無何天來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清斷其饋餉而周陽五奄至馳突如神臣今退保莘縣蓄士訓兵以俟進取

奮擊如神 五代薛史後唐明宗從武皇與葛從周戰徑犯其陣奮擊如神梁軍退去明宗迴中流矢血流被股武皇解衣授藥手賜危酒撫其背曰吾兒神人也微吾兒幾爲從周所擒

鞫獄如神 宋史張逸知益州華陽驛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牒令覽賊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蜀人以爲神

默記如神 宋史張文宣公推知開封府府事素繁爲尹者皆置版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人以次遣決了無遺亡吏民大驚以爲神不敢復欺

裁決如神 宋史王十朋受紹興府簽判既至或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姦不得行

決事如神 宋范仲淹年譜公知開封府決事如神京邑肅然稱治都下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

斷訟如神 蘇州志宋孫冕字伯純知蘇州治獄不濫斷訟如神無所吐茹吏畏而民愛之

決訟如神 處州府志馬光祖婺州人嘉熙三年自宮講到任決訟如神時歲大歉行荒政計口賑糴民以無飢父老論前後賢守必以手加額曰馬宮講

默之如神 清江三孔集孔文仲唐文宗論夫人君之道動之如天默之如神持之爲剛厲之爲斷是以寂然而應天下之事得失是非無不至也

至誠如神 宋楊誠齋集賀壽皇立紹熙皇后表至誠如神游心於淡觀養以天下何如釋位以事親而對于嗣君自有同德而作合

出沒如神 宋李曾伯可齋集回丞相遣事公劄賊闖城則援城賊飲江則保江淮警則備淮荊急則備荊賊縱東西而隳突我足上下而應接風帆千里出沒如神帽賊命之剋期可集朝廷可以高枕而卧矣

聰慧如神 元史黃溍傳同郡吳萊天資絕人七歲能屬文凡書一經目輒成誦嘗往族父家日步莫書一帙以去族父遍扣之萊琅然而誦不遺一字凡三易他編皆如之衆皆驚其聰慧如神

其政如神 寧州府志元馬合謀字瑞卿回回人氏後至元三年爲憲副以廉介守己以嚴明律衆與同寅者多妬忌之而瑞卿發姦擿伏其政如神

鸐鷩如神 記室新書華卓駮衆鸐鷩如神 [illegible]

操舟若神 列子黃帝篇曰顏回問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也 [illegible]

知人若神 莊子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生死存亡禍福壽夭若神列子見之以告壺子壺子曰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謂曰子之先生死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明日又與見出謂曰子之先生瘳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又明日與見出謂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明日又與見立未定而走

尊嚴若神 西漢書成帝紀班固贊曰成帝善脩容儀臨朝淵然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

變化若神 淮南鴻烈解原道訓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迹常後而先魏伯陽參同契三物相含受變化狀若神 注云金水與土付行則三物互相含受變化之狀若神矣 [illegible] 北史齊本紀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

化馳若神 淮南鴻烈解原道訓舜耕歷山期年而田者爭處墝埆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與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漢書伍被傳被謂淮南王曰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然口雖未言而其聲疾若雷霆令雖未出而化馳若神心有所懷而其威已動於千里之外矣

霞按若神 後漢書劉闓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闓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主者不拘亡命

姦贓於是剸輕判容之徒過妄爭十餘人皆來應券陶責其先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學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宄所發若神後陶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明悟若神 續後漢書王戎傳戎從弟衍有盛才明悟若神

敬之若神 南史宋謝密傳密性嚴正婢僕之前常自比于賓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

巧思若神 隋書藝術傳耿詢丹陽人創意造渾天儀柱國王世積知而奏之高祖配詢為官奴給使太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當誅何稠言於高祖曰耿詢之巧思若有神臣誠為朝廷惜之上於是乃特原其罪

驚喜若神 新唐書顏真卿傳真卿論宰相元載上疏有曰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群臣不先咨宰相輙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時闕人表思藝因宣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

事之若神 辛文房唐才子傳高駢棄人間事絕女色衡意神仙鄱陽高倫呂用之會妖術役鬼神及狂人諸葛殷張守一之徒凡十餘輩相引而進多為繆悠長年飛化之說羽衣鶴氅詭辭風生騈事之若神焉

出入若神 唐書李光顏傳光顏從大將高崇文平劍南數搴旗陷陣出入若神遂益知名進兼御史大夫

畫妙通神 晉書顧愷之善丹青曾以一廚畫暫寄桓玄皆其妙跡所珍秘者其後玄開取之詭云不開愷之不疑直云畫妙通神變化飛去猶人之登仙也 先啟于開元中李思訓畫大同殿壁明皇喻之曰卿所畫夜聞水聲真通神信手也

錢通神 韻府群玉張延賞閣度支有一寃獄公判度支期平反之案上有帖云奉錢伍萬貫乞不問其獄公怒拔吏案之次日置洗處又一帖云奉錢拾萬貫公曰錢至拾萬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懼禍及不得不止

道術通神 宋史蔡卞傳卞求去以天章閣學士知河南妖人張懷素敗卞素與之游謂其道術通神嘗識孔子漢高祖至稱為大士坐降職 夷堅志江州天慶觀道士楊德一戒行端飭持法精專嘗晝夢到一大宮室掛朱書巨牌曰報應所寂無一人守門遂入見東廡揭牓云江州太守來日詣本觀境香拔猶神速張次一牌云德化知縣以明日晚遣郡祟可付楊德一治之及悟自以姓字通於神明為喜是夕江州守德化宰皆同此夢明日守以朝拜拈香歸府即得疊疾其家人既聞所夢立遣與卒邀楊師至則守已悶楊書符三道次第使灌服隨手而甦方出儀門縣宰之使亦至扶車奔行望見縣宰困困如狂痴與一符吞之亦愈楊歸觀復夢抵昨處又掛一牌云知州知縣兩祟皆伏辜楊嘆道術之感格始為其徒言之予謂郡守縣令職有民社乃因謁觀宇而受侮神能預疏其故明以告得一何不祛斥邪祟顧令肆虐豈冥冥之中固欲世間知所敬奉要由以示人耶殆不可測度也

玉管通神 曾慥高齋漫錄李賁王以以番陽人盼行君子人也又善相嘗云郭林宗作玉管通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目知慧察其皮毛皆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頤頰

服漆通神 溫革瑣碎錄浮漆不沾者服之令人通神

畫馬通神 曾慥類說有人牽馬訪馬醫稱患脚馬醫曰大似韓幹所畫後以語幹幹曰是真吾所設色者至今視所畫即有一馬缺一足如是畫通神矣馬醫所獲錢乃成泥也

孝悌通神 唐王右丞集紫芝木瓜讚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天為之降和地為之嘉植發書占之推理可得

舜孝通神 宋蘇東坡集上皇帝賀冬至表克仁冠古舜孝通神

性定通神 龍文經性定可以通吾之神

鍊性通神 劉子崇之不鍊則素絲自蠹於筐籠之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胃海蚌未剖則明珠不顯崑竹未斷則鳳音不彰性情未鍊則神光不發

漢箭有神 漢書耿恭傳恭為戊己校尉屯金蒲城北單于來攻恭恭以毒藥傅矢曰漢家箭神其中創者必有異虜中瘡皆沸乃大驚曰漢兵異神也乃解

君章有神 太平廣記梁安成王在鎮以羅含故宅借錄事劉朗之嘗見大夫衣冠甚偉而立朗之驚問忽然失之未及還朗之見然時人謂君章有神君章含字也

樗蒲有神 晉書載記慕容寶垂之子也初寶在長安與韓黃李根等因讌樗蒲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蒲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成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

落筆有神 摭遺新說唐王勃年十三游江右忽遇神人告以閣公在洪都為滕王閣作記子有清才何不為之且以清風助其舟水陸七百里來晚抵岸及文成閻公閱之曰子落筆似有神助令徧示群英皆面若土鐵貼然心服乃召勃出位謂左右曰今帝子聲

流千古。吾之名聞後世，使洪都風月江山無價，皆予之力也。

鐵鞭有神 五代史：安重榮，晉時爲成德軍節度，有異志，爲大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輙死。號鐵鞭郎君，出則以爲前驅。後舉兵反，伏誅。

下筆有神 蘇易簡筆譜：隋朝蔡生以善畫聞，畫興福寺壁，謂人曰：吾平生所畫多矣，獨今日下筆若有鬼神翼而成者。

督捕有神 金史：王擴傳：泰和伐宋，山東盜賊起，被安撫使張萬公牒，提控督捕，擒行章丘道中，遇一男子，舉止不常，捕訊，果歷城大盜也。衆以爲有神。

化若有神 潼川志云：貴皖，字思謹，扶風人，爲鄓縣令。贊曰：化若有神。

眞中有神 度人經：眞中有神，長生大君。又度人玉晨大道經曰：身中之眞泥丸尊神，輔卿翊仙，三元帝君，守護玉闕，調養生元。

百節有神 黃庭經：至道不須決，存眞泥丸，百節皆有神。

所存者神 孟子盡心章：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用之者神 抱朴子內篇暢玄卷：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道之要言也。

氣盛化神 禮記樂記：氣盛而化神。疏云：志意蘊積在中，故氣盛。內志既盛，則外感動於物，故變化神通也。

教善化神 宋華鎭雲溪居士集上淮東閻提刑書：齋之以禮，和之以樂，教之以善，化之以神，而有不率者，未能去刑。

虛極化神 元李道純中和集：虛極化神，神變生炁。

至精至神 淮南鴻烈解精神訓：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求眞集：至精不二，雖與物接，而其一不雜，則在有而不蔽於有。至神不測，雖與性俱，而其應無方，則在無而不溺於無。朱子語錄：太極只是極至，更無去處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更沒去處。

名爵示至神 宋史陳彭年傳：彭年知山陰縣，詔俟代還試館職，彭年辭曰：名器爵祿，砥礪多士，宜示以至神，爲可邀期，如付劍契，徵中書帖上之。

精義入神 易繫辭：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邵子觀物外篇：神以致用也。不精義則不能入神，不能入神則不能致用也。張子正蒙：精義入神，豫之至也。又：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求利吾外，致養吾內也。又：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敬齋泛說：精義入神，以致用，則自內而推之外者也；利用安身，以崇德，則自外而施之內者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則天人物我，混同無間，無內可推，無外可施，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者也。寔笈七識：義必精，然後可以入神。

精藝入神 尚意贅諭論策：精藝入神。章：精於庖者，其刀入神；精於射者，其矢入神。苟入神矣，其致用於庖與射者何有？精於技者獨若是，而況精於義理而入神者乎。

畫思入神 新唐書文藝列傳：王維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虛左以迎，寧薛諸王待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爲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猗覺寮雜記：筆談云：王維畫入神，不拘四時，如雪中芭蕉。故惠洪云：雪裏芭蕉失寒暑。皆以芭蕉非雪中物。嶺外如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紅芭蕉方開花。知前輩雖畫史亦不苟。洪作詩時未到嶺外，存中亦未知也。

小篆入神 宋祁筆錄：李斯書傳國寶，小篆入神。

造妙入神 宋李潛軒集跋東坡表忠觀碑：字，老坡所書，小字表忠觀碑，絕不類異時所見，豈非造妙入神，將無所施而不可耶。

超理入神 雲笈七籤眞系論曰：超理入神，混合於氣，無爲而不爲者，我眞家之道也。

存神 張子正蒙：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其神，又不能知來化矣。沈明遠寓簡：神氣交養，氣定神全，此存神之至要也。胡五峯知言：寧親莫大於存神。程若庸性理字訓：心之所主，不疾而速，是曰存神。雲笈七籤脩眞延珠曰：神者主也，主人安靜，神即居之；主人躁動，神即去之。神之無人，雖以自固；形之無人，雖以自駐。若是形神相親，則表裏俱濟。又白玉蟾曰：存者，有也。人能存我之神，閑目見自己之目，收心見自己之心，謂之存神。

過化存神 孟子：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元王惲秋澗集進呈世祖皇帝實錄表：始乎大理，再篤長江，過化存神，有征無戰。

履道存神 澗泉日記：明心何似冥心，明道何似履道，明神何似存神。物交則心馳，事奪則道遠，氣雜則神散。晝夜者，寒暑也；陰陽者，天地也；吉凶者，治亂也。理也，德也，命也，外之者人也，內之者士君子也，知而弗忘者學者也。

凝神 孔子世家補：魯哀公六年，孔子適楚，出於林中

見痀僂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
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
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蜩
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金丹大要昔
日遇師真口訣只要凝神入炁穴

先學凝神　隨日紀述天遊中無窮愚智異旨樂同學入深於妙道者先學凝神世緣中我無物事入空寂次學融神出空寂二法純熟其道成矣

靜以凝神　宋表潔齋集表學錄墓志正以利己謙以待人勤以績學靜以凝神

棲心凝神　悟真篇修煉之士惜精保氣棲心凝神立基

鼓舞盡神　易繫辭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溫養[illegible]張子正蒙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聲則不足以盡神

即物盡神　關尹子一予萬無一物非神是以益吾道者即一物中盡神

樂以頤神　雖沈路史後揮九錫備物窮者之盛禮為錫也者賜也上公九命數已崇撫勳業更茂以加矣是故制之襃錫以龍綏之車馬以代其勞衣服以章其德樂器以頤其神

妙世頤神　晉二俊集陸雲登遐頌遺物執一妙世頤神思我玄派浩若無津

垂拱頤神　唐顏魯公集賀上皇表伏願陛下垂拱頤神以觀廓清之慶

養神　莊子刻意篇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曾慥類說夫欲養神先須養氣養氣先須養腦養腦先須養精養精先須養血養血先須養唾養唾先須養水四九還七返者大而論之一年小而論之一日北斗一日一夜一周天天降地騰從寅至申為七返卯到坤為九還

含精養神　魏伯陽參同契含精養神通德三元　三元[illegible]

忘氣養神　[illegible]宋真集宋齊丘化書聖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

儉視養神　宋真集杳溪先生云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

絛氣養神　澗泉日記絛氣者壽養神者無往而不自明神氣相宣而為化舉

嗇氣養神　宋蘇頌瀼集再答依宮保文嗇氣養神以終其身中忘我以發照外忘物而遺塵至於變化之日泊然天真

保形以養神　雲笈七籤修真經曰有者因無而生形者須神而立故有無為之宮形乃神之府莫不全宅以安生保形以養神

恬和養神　雲笈七籤修真品曰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也　參同契曰含精養神通德三元

真道養神　老君實錄老君謂尹喜曰偽道養形真道養神神真道通能亡能存神能飛形亦能移山形為灰土其可識焉耳目聲色為子留愆鼻口所嗜香味是冤身為惱本痛癢寒溫意為形累愁毒憂煩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壽命不延其來久矣予當先損諸慾莫令意逆閑居靜處精思齋室丹書萬卷不如守一常以虛為身以無為心無身之身無心之心可謂守神守神玄通是謂道同其猶高山大澤非欲生魚鳥獸而生魚鳥獸歸之人能虛無無為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矣

摩火養神　關尹子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也

吸風養神　關尹子吸風以養神精之所以不窮也

忘機養神　會真記絕念忘機可以養神

太上養神　文子下德篇云老子曰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慾養生之末也

出神　吳中舊事范文正公長子監簿純佑自幼警悟明敏過人公所料事必先知之善能出神公在兩邊凡慮情機事皆預送知蓋出神至慮先得之故公每制勝料敵如神者監簿之力也一日因出神為人所驚自此神觀不足求幾而亡時甚少也張子賢聞之公之族子聞孝和云　盤山語錄昔有道人坐中忽然神出外遊數百步後四乃見本形依然端坐如是數次亦不為奇特乃與平常念頭出外一般只為步子分明若認為功便是着邪也　悟真篇夫煉金丹忘機絕慮動而

行之。定出神也。**酒亂其神** 荀子解蔽篇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蹞步之澮也。跬與趾同半步曰跬澮小溝也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閨小門也

酒濁其神 淮南鴻烈解汜論訓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

知幾其神 張子正蒙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人服其神 臨川志陳儒字漢卿。臨川人。幼聰悟。刻志于學。登紹興十八年第。授明州推官。有盜穿庫藏。久弗獲。逮逮無辜。公疑必守藏者。訊之果然。人服其神。

常拘其神 胎息經學道之人。常拘其神以爲身主。主既不去。身豈傾壞也。

內養其神 仙傳崔希範曰。外忘其形。內養其神。是謂登眞之路。

谷神 老子成象章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養也。張子正蒙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朱子語類正淳問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曰谷虛。谷中有神。受聲所以能響。受物所以生物。朱眞集作後之證則爲翕狗。消息之機。則爲橐籥。生化之原。則爲谷神。又谷神之能虛能應。是生生化化之原也。無應則無生。無虛則無化。有生有化。故橐籥受之以爲噓吸。而翕狗隨之以爲新陳。沈明遠寓簡夫天谷者。泥丸也。泥丸之神。是曰谷神。谷神主以天眞之氣爲體。黃氏日抄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云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上陽子外鼎者亦名谷神。亦名神器。亦名玄關。

喪妻傷神 韻府群玉魏荀粲妻亡。不哭而傷神。歲餘亦卒。

典選傷神 玉融新對唐書曰。陸元方兼清愼。武后時再執政。每進退群臣。后必先訪問。外祕莫知。臨終曰。吾當壽。但須選久耗傷吾神。

久飲傷神 山居備用久飲酒者。腐腸爛胃。潰髓蒸筋。傷神損壽。

多笑傷神 山居備用多笑傷神。

陽民神 古三墳書陽民神。神變萬物。陽之民也。

獨立守神 黃帝素問黃帝曰。余聞上古有眞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

天地守神 鬼谷子聖人者。天地之使也。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有可抵則爲之謀。此道可以上合。可以檢下。能因能循。爲天地守神。注曰[illegible]爲天地守其神也

塗郤守神 莊子大運篇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天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爲量。

無耳守神 酉陽雜俎髓無耳爲守神。

不如守神 觀文經人之守身。不如守神。

心藏神 黃帝素問岐伯曰。夫心藏神。肺藏氣。肝藏血。脾藏肉。腎藏志。

無言而神 文子纘義老子曰。人無爲而治。有爲也即傷。無爲而治者。爲無爲。爲者不能無爲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人無言而神。有言也即傷。無言而神者載無。無言則傷有神之神也。淮南鴻烈解說山訓人無言而神。有言則傷。[illegible]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illegible]

任智自神 羅泌路史後紀共工姓狠明德。任智自神。

可以役神 關尹子七釜篇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以役神。

御氣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此爲之。苟知爲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明則神 管子心術上去欲則宣。宣則靜矣。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

乘瑕則神 管子制分爲凡用兵者。攻堅則韌。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

不知其神 陰符經不知其神而所以神也。

神之又神 莊子天地篇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

體性抱神 莊子天地篇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

解心釋神 莊子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

喪神 鬼谷子陰符篇志不養。則心氣不固。心氣不固。則思慮不達。思慮不達。則志意不實。志意不實。則應對不猛。應對不猛。則失志而心氣虛。志失而心氣虛。則喪其神矣。

用神 韓非子解老篇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

服於理者也。**誠信生神**荀子誠信生神，夸誕生惑。**七返生神**龍文經火炎於上，七返生神。**積陽生神**黃庭經積陽生神，上以麗乎天者星與辰。**火中生神**龍文經恍恍惚惚，火中生神。**焦心勞神**西漢補遺朱買臣難公孫弘辯曰：陛下為萬民父母，守先帝基業，其體甚大，其憂甚深，非若小夫細人愛惜銖兩，保守匱篋，衣冬絺夏，食甘飽肥，唯一身也。所為焦心勞神，以天下也。**受命合神**太平廣記上元夫人語漢武帝曰：阿母今以瓊笈妙韞發紫臺之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岳真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玄觀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見此文矣。**鍊靈合神**雲笈七籤鍊靈合於至神，鍊神合於至道。**體國在尊神**春秋繁露立元神篇：體國之道，在於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為尊者在於任賢，欲為神者在於同心。賢者備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心相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為而功德成，是謂尊神也。**樓神**茅君傳九錫文曰：茅君樓神高映。

以神補神會真記以神補神，神無不足，致神住而命悠久也。**鍊神**虛皇經鍊神合道，體入自然。**煉氣成神**傳道集煉還丹之道，煉形成炁，煉炁成神，而胎如蛻。**虛心待神**真誥虛心待神，營攝百絕。**虛己竦神**漢書禮樂志虛己竦神。師古曰：竦，敬也。**豪俊有風神**北史渤海高翼豪俊有風神。孝昌末，葛榮作亂，朝廷以其為山東豪右，即家拜渤海太守。翼率合境徙居河濟間，魏朝置東冀州，以翼為刺史，終能保境自守。**風神瑩徹**晉書列傳謝安年四歲時，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瑩徹，當不減王東海。**風神高邁**晉書裴楷傳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群書，特精理義。**風神外偉**北史魏清河王懌幼而敏慧，美姿貌，孝文愛之。彭城王勰甚器異之，並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內潤，若天假之年，則為二南矣。**內修形神**抱朴子內篇微旨卷所為術者，內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惡，使禍害不干。**澄心神**法苑珠林酒肉篇云：酒是斷大悲之種，大聖知其故，因所以去腥臊，淨身口，嗽疏采，澄心神，招恩喜，感延年。**玉簫和我神**真誥玉簫和我神，金醴鮮我憂。**有遠體無遠神**晉書簡文帝紀封會稽王，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故謝安稱為惠帝之流，但清言差勝耳。沙門支遁嘗見之曰：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即其行事以為報獻之筆。**體合機神**晉二俊集大司馬陸公誄昭德伊何，克俊克仁，德周能事，體合機神。**時似是神**世說新語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耗思殫神**唐書溫彥博傳彥博遷尚書右僕射，性周慎，既掌機務，遂見心陳政事利害。及卒，帝歎曰：彥博以憂國耗思殫神，恨不許少閒以究其壽。**用和安神**醫說扁鵲為善哉醫乎，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簡潔安神**翻譯名義二紀陀，西域人，年六百歲不衰。唐代宗從之求留年，陀曰：陛下欲長年，由簡潔安神，神安則壽永，簡欲則身安。術斯已往，貧道所不知也。**心以

繫神**唐歐陽詹集曲江池記若人斯生，支體具矣，有心以繫其神焉。**存思見神**唐張籍集不食姑詩護氣常吞語，存思自見神。**養氣全神**張師正括異志張白字虛白，自號白雲子，清河人。性沉靜，博學能文，兩舉進士不第。會親喪，乃泣而自謂曰：祿以養親，今親不逮，千祿何為？遂辟穀不食，養氣全神，為書道家之書，無不研賾。開寶中為道士，遊武陵，寓龍興觀。每遇風雪嚴寒，則必破冰深入，安坐水中，永日方出，衣襦沾濕，氣如蒸炊，指顧之間，悉已乾燥。後嘗飲崔氏酒肆，崔未嘗計其直。家人每云：此道士來，則酒客輻湊。嘗題其壁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南來道士飲一斗，卧在白雲深洞口。自是沽者尤倍。**閑欲靜神**困學紀聞宓神一章，養生者宗焉。春秋繁露謂養生之大者在愛氣，閑欲以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無形則氣多內充，童子亦有得於此也。**陰謀曰神**鬼谷子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也，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得法契神**華嚴懸談既語默視聽皆說，則見聞覺知盡隱。苟能

得法與神何必要因言說

慧解開神 梁高僧傳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則強暴以綏

殿名

怡神 宋編年備要怡神疑神皆殿名在燕頤殿兩旁

見易知神 張子正蒙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物無踰神 張子正蒙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有形無神 尚意譬喻論策假不如真章如偶人焉有其形而無其神

安心神 汝川子隨時錄三月草木榮茂風氣俱萋切宜慎戒以安心神

陽神陰神 百川學海儲泳祛疑錄有客舉倩女離魂話因及張紫陽與雪竇禪師入定事謂雪竇以禪定成至陰之爽故不能持物而還紫陽以金丹煉至陽之神故能持果而返此事之有無不必深辨大槩先輩以此別性宗與形神俱妙之功用不同耳因語客曰陽神能運物陰神不能運固也今山魈物精邪鬼而已飛瓦走石運致貲貨瞬息千里謂之陽神可乎客不能對後世以此問人莫得其說焉吁知此說者其知性命之所以不同也

探賾窮神 宋薛季宣浪語集漢宣室銘惟時孝文禮祠天地肅肅皇皇受釐寅畏後帝敷武問于儒臣謙光昭灼探賾窮神

以神合神 道書黃雷淵曰符者陰陽契合之具也惟天下至誠者能用之誠苟不至豈得而靈故曰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

守胎寶神 老君胄錄老君既誕之後於是守胎寶神

虛心待神 雲笈七籤脩真經吉曰虛心待神嘗膈百絕下棲澄至真。當使憂慮靡干於玄宅衣念莫撓於玄津。

一故神 朱子語類橫渠云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

聚精會神 宋范石湖大全集謝改官啓聚精會神方圖國家之多難振景技跡樂育天下之英才錢塘韋驤集謝解啓察廉進善天下無沉棄之人聚精會神轂中皆象焉之黨

感神生魁 羅泌路史帝魁紀帝魁氏大禍氏之曾孫也母曰任己感神而生魁

百神受職 子華子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亢故爲百福之宗爲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運也

神不歆非類 左傳僖公十年晉侯改葬共太子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illegible]君祀無乃殄乎國朝存心錄漢董仲舒春秋繁露載有一人家用祝降神祭畢語人曰適所見甚怪有一官員公裳盛服欲進而躊躇不敢進有一鬼蓬頭秋袒手持屠刀勇而前歆其祭是何神也主人不曉其由有長老說其家舊日無嗣乃取異姓者家之子爲嗣即今主祭者所以只感召他當家父祖來其繼立本家之祖先非其氣類自無交接感通之理矣此可見鬼神不歆非類之祀。

民神不雜 國語楚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神明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書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

神墨靈式 經子法語大玄經神墨靈式藏神墨穫靈式。注墨式皆法也神靈存之也

神所立 古史楚世家初楚共王有子五人無適立乃大有事於群望而埋璧於庭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使五人齋而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皆壓紐鬭韋龜知之故使其子成然事焉康王既以長立至子不終靈王暴虐不得其死子干子皙皆以無援不立而平王出君陳蔡國人附焉卒有楚國如神之命

神靈 記室新書乾鑿度中乙丙丁戊己庚申壬癸各居其國中以動靜逆順此天地神靈佐助之期吉凶之應

神光照室 記室新書神光照室之辰注神光照室後魏文帝生於平城神光照室

三神降地 記室新書三神降地萬歲禱池注趙簡子祈死三神於此也

宋興神現 錦繡萬花谷江南李後主時大宋將興息州城上有神

現頭如車輪，頭上有圓光，燦若日月。軍民皆首數日而沒。今天王樓是也。

張世寧神降 曾慥類說太原府助教張世寧暴疾將終，吟曰：翠羽旌幢仙子家，紫霞樓殿玉皇家。人間風物易分散，回首武陵空落花。既卒，神降其妹曰：我籍係上天第十八洞玉仙人也。因會宴瑤池，考視塵中地仙功行，薄間人間，趨藥香徘徊不進，遂犯後至之罰。西王母詰其事，為我有人世酒分，宜謫償之。寓迹浮生，今還本籍。因歌曰：休休休休，偷得休時便好休，歡喜見家無徹頭。

神弗福 國語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莊公。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不愛牲玉於神。對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民乱而後神降之福。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不咸，民弗歸也；獨恭不優，神弗福也。

不食神飯 趙璘因話錄：余幼曾居山，多疾。親友笑余授道籙，師之戒約不得入神祠食神飯，受巫覡之餉，唯公事家祭則聽依禮。及長從官，凡此有不可不為者，或有一皆禁絕，既妨於事，且為不知者所嗤。余則臨事酌之。所謂同者，若五嶽四海四鎮四瀆名山大川，古之聖帝明王所在，先賢有益於人有裨於教者，安得鬼神待之。且居士人之位，奉公之事，自當致敬，安得輒廢。若妖神淫祀，無名而設，苟有識者，固當遠之。雖嶽海鎮瀆名山大川，帝王先賢不當所立之處，不在典籍，則淫祀也。昔之為人，生無功德可稱，死無節行可獎，則淫祀也。當斧之火之，以示愚俗，又何禱而祀之哉。神飯在禮宜拜受，其他則以巫覡之餉可揮而去也。為吏宜鑒之。

神武不殺 易繫辭：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注曰：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犯其物之謂。

窮神知化 易繫辭：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注曰：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

生而神靈 史記五帝本紀：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高辛父曰蟜極，蟜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自玄囂與蟜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於顓頊為族子。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

神將入舍 管子心術上：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絜，神乃留處。

神莫知其極 管子心術上：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

神氣動天 文子纘義：老子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也。

醉者神全 莊子達生篇：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攻離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

其神無郤 莊子達生篇：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思神守一 抱朴子內篇至理：令導引行氣，還精補腦，食飲有度，興居有節，將服藥物，思神守一，柱天禁戒，帶佩符印，傷生之徒，一切遠之，如此則通，可以免。

形者神之宅 抱朴子內篇至理：夫有因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宮也，形者神之宅也。

器弊神逝 抱朴子內篇暢玄：玄之所去，器弊神逝。

神馳宇宙 抱朴子內篇論仙：帝王任天下之重，責治鞅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宙。一介失所，則王道為虧；百姓有過，則謂之在予。

神氣雄俊 舊唐書昭宗紀：文德元年，帝即位，時年二十二。三月己丑，見群臣，始親政。帝攻書好文，尤重儒術，神氣雄俊，有會昌之遺風。

神解 世說新語：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

身勞神散 抱朴子內篇至理：身勞則神散，氣竭則命終。

神報天子在門 早異志 按南史：孔靖，會稽山陰人。武帝潛龍時，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孔靖宅。靖晝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謂之曰：天子在門巧失是遽出，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於是善意禮接，贍給甚厚。

空中神語 通鑑綱目：唐玄宗天寶四載春正月，帝聞空中神語。[illegible]

神投書 通鑑綱目：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凉有神投書于敦煌東門。[illegible]

[illegible]

偷神法 温革瑣碎録邪璞偷神法六十日内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謂之八方俱白凡有動作等事皆無妨礙。

命神守丹鑪 仙傳廖冲字清虚謂公安二神曰吾居彬陽作丹可爲吾守鑪它日丹熟汝亦有分丹成乘風雲冥晦而昇。

神人入夢 龍虎山志三十九代天師大玄公嘗假寐夢神人乘空而至曰余自華蓋山來傾見吝也遂生冲虚天師。

神人應夢 仙傳世祖皇帝嘗駐蹕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久疾不瘥遣使召宗師張留孫于上都北王即試以法后夢神人絳衣長髯甲士導朱箄白獸行草間明日召問乃啓曰甲士導獸箄白所奉法籙吏也草間者春時也殿下之疾及春安矣已而果然乃詔以神象進后閱之如夢所見指長髯絳衣神問之曰漢天師也乃言於上命賜嗣漢天師號上從之給緡奉覲二品秩乃于賜嗣漢天師號曰上卿。

保固神氣 仙傳金母元君一號西王母謂漢武帝曰若能呼吸御精保固神氣精不耗則永久氣長存則不死不用藥石之貴又無營索之勞取之於身爾百姓日用不知此故爲上品自然之要也且夫一人之身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形道付之以氣氣存則生氣去則死萬物草木亦皆知之身以道爲本豈可不養神固氣全爾形也形神俱全上聖所貴形滅神逝豈不痛哉一失此身萬劫難復子宜保焉我之所言乃我師元始天王所授之雖即勅玉女李慶孫出書以付於帝曰汝善脩之焉

通神變化 仙傳漢祖天師張氏嘗入陽平山精思服鍊能飛行遠聽得分形散影之妙通神變化坐在立亡每泛丹池中誦經堂上隱几對杖黎行臨一時並赴人皆莫測其靈異也。

神遊異境 仙傳林靈素嘗與宋徽宗皇帝飛神遊青華宮上遊月府福地洞天靡所不到也。

神全合天 莊子刻意篇夫有干越之劒者柙而藏之不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

神勞則敗 莊子達生篇東望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鈎百而返顏合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神智 文子守清篇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即智乃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即心平

神歸 文子洞古篇云有動之動出於不動有爲之爲出於無爲無爲則神歸神歸則萬物云寂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四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孫惠巖
圈點監生臣傅拱章
臣徐充朴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 九真

神

詩文

宋虞儔尊白堂集 某神父母加封制 朕惟某神之廟揭虔妥靈司境內水旱之柄凡有禱輒應封爵所盼不敢遑其父母盖終慶長祥有自來也 某神加封制 朕惟令歲之旱嘗詔郡國各禱于境內之神厥既應答如響歲事以之不害于成有司以告封爵所宜加也朕不敢靳許應龍東澗集 侯官縣正惠二位神封侯制勅某神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矧廟食已久惠利及民可不載加褒封以示崇報之意爾神像設維舊威靈並昭護境庇民厥績甚茂禱晴求雨有感必通俱錫侯封用答神貺尚賴幽冥之相永綏安静之休 侯官縣正惠二位神妻封制勅某神血食肇於有唐廟額賜於昭代暨于近歲狩璽徧彰朕既嘉爾侯有庇民之功復眷厥配有贊成之美爰稽故實併錫徽稱尚服寵榮益殚順勳歐陽公集 為將來祫享禮畢奏謝內中福寧殿并景靈宮等處諸神表 六月二十五日 伏以清廟有嚴仲冬正序乃先時祭

躬講禮文類真靈之集修俾容典之咸舉仰膺佳貺彌勵丹衷胡忠簡公奏議 代福帥張參相奏乞加封鱔溪神狀 辛酉 右臣竊見本州有鱔溪神庇賴一方自臣為州水旱有禱無不響荅年數屢登枹鼓稀鳴職神之忠而衆崇未稱臣不敢嘿案閩中記鱔發迹於漢至唐而顯正元以後爵號益加由龍驤侯五封為潤德靈感王國朝熙寧八年特封冲濟廣應綸言具在自是迄今緜數十年未有加命欲望聖明特降膺音檢會前後封爵更增顯號以侈神貺而福此邦之民不勝幸甚臣無任僭越惶懼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廖剛高峯集 乞禁奉邪神劄子 臣訪聞宣州涇縣六十里內地名周公坑有女巫奉邪神名丁先生不知所起之因一二年來邪道甚盛一方之人為所誑誘焚香施財略無虛日去歲有姓李人經從刑司陳告雖曾行下本縣毀拆廟宇而其徒利於所得更倡神怪之事群起占護縣亦無如之何即目鄰比鄉村往往食菜結為邪黨近因旱暵輒以祈雨為名聚集不逞之徒率數百為群持棒鳴鑼遍行村落穿歷市井至於鄰境州縣亦有相應和而來者竊恐小人無故群聚別致生事欲乞行下本州取為首者痛治之若罪不至死亦須編置他州以解愚民之惑消亂於未萌也華鎮雲溪居士集 事神論 德業不修法度廢缺文章散逸

綱紀不紊惟鬼神之事僥倖福祐者其風巫覡糸爲衣力耕爲食來時分利以身爲職不知報本返始迎祈之理者其風野巫固不足以經世而失之野者亦未可以爲得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之功與禮樂相似幽明之道不可誣也故昔之人雖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神明之事未嘗不敬洪範八政王者之道也三曰祀文種九術霸國之謀也一曰尊天事鬼祝鮀治宗廟而無道之衛可以存孔子之所言也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孟子之所先也二子古之聖人也其道全其術王其言不滯於巫祝而記述若此則鬼神之事不可非嚴奉之道不可忽已故古者天子諸侯躬耕藉田以爲粢盛王后夫人親蠶公桑以爲祭服事天地神祇社稷宗廟必誠必敬無所不至仁義之盡主於貓虎迎而祭之以報其功而況天地社稷山川鬼神有功之大者乎當是時也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疾疢不作而無災害者非惟淳德孔明民氣和樂之所召抑亦不失神明之心而陰有相爲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社者土地之主稷者晨食之先無土則食無自而生無食則民無自而養民國之本也食民之天也土穀之母也重民故重食重食故嚴社稷故天子有太社王社諸侯有國社侯社大夫以下至於庶人有

置社今自京師達于郡邑莫不有社稷春秋奉事著在甲令嚴矣太社壇壝牲牷幣帛器皿朝廷誠敬精潔所以交神明之道罔無愧於古之人郡邑之下始或不然壇壝所在垣墻不周扃鐍不謹平日則蹊踐穢瀆無所不至事至則剗草設席跪起而奉之犧牲粢盛幣帛器皿類不如法君子不加意小人不知敬禮未及成人已紛錯溷汙慢瀆乎明神神而無知尚非所以示衆如其有知不怒不譴不爲禍災斯幸矣以是奉之而望其報不亦難乎今陰陽未和水旱爲沴貨食不阜人罹札瘥殆非盡出於德澤之未純或交神明之道有不備者邪可弗思也接間請說余中伯元父論原道書院祖憲堂左右神位次有客過余門曰原道書院何睟堂山長於祖憲堂列古聖賢傳道神位尚左而不尚右畢竟於禮如何余言此禮不明久矣何則尚左無足恠也一非或以何之說示余翻誦言尚右者爲非敢不辨析理終不明屑逐一答之睟堂曰聖人南面而立左東方木位陽也右西方金位陰也左陽爲乾天道也右陰爲坤地道也天尊而地卑陽左而陰右此聖人參天地以立道也愚曰五行固是一陰陽而左右何必以木位金位論木與金孰尊乎孰卑乎東西固可分陰陽而何故以木方之陽爲乾爲天以西方之陰爲坤爲地夫坤位乎西南者也岡不可專

以西方金位爲坤謂爲賓之位若乾位乎西北者也安可以木方木位爲乾謂爲主之位乎且以記禮鄉飲酒賓主之位論西南之坤乃介輔賓之位西北之乾正是賓位非主位也如此以主左爲乾爲天而以尊主以賓右爲坤爲地而以卑賓不惟差了乾坤本位抑恐失了賓主尊卑說記禮曰賓主象天地也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夫記禮者非無見以賓爲象天以主爲象地也西北乃乾之位立賓於此故曰象天以賓爲象天尊之也以主爲象地自卑也亦非徒尊賓也賓者五禮之一禮之以賓主重事也禮也者敬而已矣以象天尊賓而以象地卑主此敬也賓禮也所以古人不曰主賓而曰賓主益尚天尊卑理重之意不必外記禮之說又使主人以天自尊而以地卑賓敬何在禮亦何在耶記禮又曰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西北西南皆是居右東南東北皆是居左其所以分賓主於東西左右者本文固已言之曰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仁氣也惟西有尊嚴之義故主尊賓以坐於西惟東有盛德之仁故主不自尊而

坐於東詳味此旨東尊耶西尊耶睟堂曰記禮所謂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乃並行而入不越乎主左而客右也至於主就東階客就西階則位定矣客若降等如大夫爲主士爲客則不敢坐當正賓之位將就主人而侍坐爲主人固辭然後敢就賓階非爲右尊而左卑也觀前數句雖有背經之意然分析不去故從一句含糊結之曰非爲右尊而左卑也愚曰大凡說經在明經旨今據其說記禮之言非爲右尊左卑則是又以左爲尊右爲卑矣敢問右既爲卑客因何不就西階豈客惡主人卑已故不就西耶況是降等之客豈亦敢爭長耶左既爲尊主人因何辭客之就東階豈主人自尊卑人不容客之就東故辭之耶況辭至於固辭豈略無禮賓之意耶禮經本旨恐不其然請按經旨明之夫客之所以不敢就西階者禮也西爲尊嚴之位而已又降等則何敢分庭抗禮遽當正賓之位主人所以辭客之就東階者亦禮也主人仁厚既尊賓於西則豈敢聽其遜避隨主人而東上無以客雖降等然非臣爲所以主人固辭之後客復就西上也卑左尊右之意本自分曉安可含糊其說爲此說者只緣後世習矣不察但見主就東階賓就西階將謂左爲尊於右殊不知古人所以分主賓於左右者非自尊也賓尊賓也非重左也賓重右也且如朝廷臣見君之

禮字相與百官皆由東階升降不敢由西階亦恐有如賓主匹敵嫌疑故不敢就西升降惟就東也江西羅氏論此事備言西之爲尊且舉班孟堅西都賦云左墄右平左米也東則爲墄若世所謂沿道乃群臣所由升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爲平不爲墄此與記禮客不敢就西階相類其說儘明世俗冥迷雖儒者不省而居今反古舍經任意必以左爲尊於右此則釁稽部俚之叔孫通矣記禮之言其可刊乎睟堂又曰三代所於由百世不容議者太廟東向左爲昭右爲穆於是尊於昭乎愚曰此說者是而非胡不考之朱子之言其曰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不以昭穆爲尊卑旨哉斯言且如周制文王之廟自始祔爲穆故武王稱之王爲穆考武王之廟自始祔爲昭故成王稱武王爲昭考至懿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孝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若專以昭尊穆卑爲說則文王爲卑武王爲尊矣而可乎今必謂穆豈尊於昭其說恐疑朱子語錄又言古人廟堂正室西南隅爲其尊者居之神主在焉以與之尊居西南隅則又不可以西爲卑東爲尊也愚究觀睟堂之所以執說者無他祇是以老子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之說爲張本夫老子此說見於佳兵章先之曰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此不過以左爲陽主生故居貴左右爲陰司殺故兵貴右又兵之凶欲以喪之凶處之故繼之曰凶事尚右既曰凶事尚右故必曰吉事尚左如是而已但所謂凶之尚右猶有少義而謂吉之尚左則意義謂何正不妨言吉之亦尚右可也至言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則左右之卑尊輕重似亦未嘗不明也睟堂既執老子吉禮尚左之說又附益之曰是故軍禮喪禮則尚右吉禮嘉禮賓禮則尚左且謂亦必有道矣不知道惡在掄說吉禮尚左人已未諭且愚攷周禮大宗伯所言吉禮自禋祀以下至祠禴嘗烝凡十有二皆祭禮也祭爲吉禮而尚左則所謂神道尚右者非耶睟堂今又以賓禮尚左則東西階之尊卑易矣主惟自尊而尊不必在賓耶又以嘉禮尚左則醮冠位之尊卑廢矣況惟就阼而醮不必在客位抑所謂人道尚右者非耶此乃睟堂附和之夫子未嘗言者失言甚矣不持此也又舉記禮天子拱而尚右有姊之喪且謂此爲凶禮尚右則吉禮尚左明矣抑不知吉凶雖有異禮左右初無異尚拱之與袵同此禮也則亦問此尚也豈以吉凶分左右哉睟堂既知衣之右袵左周乎外與拱同義則是袵當右也拱亦當右也此常也非變也論拱果爲當尚左乎如以拱爲當左拱則袵亦當爲左袵乎愚每讀記禮多訝服膺王於此反覆沈潛未嘗不廢書而歎作而曰是非天子之言也記禮雖是記聖賢言語不

可不信然其雜出漢儒之手者先儒亦問有疑處此所謂拱之尚左直是後人備襲老子之說假托其事於夫子昧者信之達者辯焉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世有識者必以愚之言然夫愚亦非主尚右之說求異於睟堂也自少竊疑近世尚左之習因歷攷禮經然後知右爲前左爲後右爲順左爲逆右之果尊而左之果卑也左右卑尊誰以易之況又地道尚右人道亦尚右鬼神之道皆尚右漢史武帝作左官之律音義曰人道尚右舍天子仕諸侯爲左官左者僻也史以左爲僻是亦以右爲正矣文公家禮祠堂圖設四龕奉先世神主以西爲上以東爲次或問如何以西爲上文公舉溫公書儀曰所以西上者神道尚右也此非以右爲尊乎又冠禮圖釋記禮冠於阼醮於客位之義曰冠者筵于東序少北此即冠義冠於阼以著代者也少北者主人位在東序端辟主人也又筵于堂少西堂西乃賓客之位此即冠義醮於客位加有成者也蓋於嫡子成而尊之也若衆子則就於冠位醮成而不尊也夫成而尊者爲嫡子則醮於客位成而不尊者爲衆子則就醮於阼階右之尊於左無疑矣末又舉賈疏云必以西爲客位地道尊右故也此亦非以右爲尊乎如欲以左爲尊敢更問前代以右文名殿昔賢以無出其右論人此之謂右尊耶卑耶夫謂之右文者尚文也如武王修文偃武之類是也謂之出其右者尚其人也如藺相如位在廉頗右之類是也此又非以右爲尊乎春秋左氏傳楚子伐隨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釋者曰楚夷也夷俗尚左如左社之類是也今以衣冠禮樂之國立祠堂以奉古聖賢傳道神位乃尚左不尚右獨何耶況又異端之非正者曰左道官職之降授者曰左遷爲謀之非是者曰左計此即漢史音義所謂左者僻也今可以聖賢爲左道乎亦可以左遷之乎其爲謀也可謂左計矣睟堂揭示之文終曰學禮大學之道我輩不容不講究其真是學院諸丈有學有識幸相與訂之曰左曰右何說爲是何說爲非何說爲真何說爲僞或有傳會睟堂吉左凶右之說者曰尚書傳所釋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賓後阼正是凶事尚右之義愚曰如此釋經已非矣讀經者不當援引其說而非者又非也夫大輅爲玉輅非天子不得乘故陳於右綴輅爲金輅同姓以錫同姓故陳於左分明是金輕於玉賓重於阼陳輅之禮合索如此豈可妄以凶事尚右爲說況此說亦於經旨未明本經自秋設黼扆以下乃是陳新君儀物此時吏未成服君臣猶皆吉服也至後篇釋冕反喪服方是凶事不當便以陳輅爲凶而遽就其說謂此爲凶尚右其說之非一也又或引書傳釋王

麻冕黼裳由賓階隮一節謂康王猶以子道自居不敢自為主也據所說直是一賓階經所陌重矣愚竊以為未然夫古人以西為尊故康王由賓階隮若謂王之升賓階猶以子道自居則太保上宗之升阼階豈以父道自居乎若謂王不敢自為主則太保上宗敢為主乎其說之非二也或升引書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及太史秉書由賓階隮二節前謂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承奉符寶傳之嗣王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這說已是傷於巧至後則着說不得但含糊謂太史將冊書贊王故與王接武升賓階竟不能說太史緣何自賓階升辭亦窮矣愚謂此三臣者合與分別二升作一升賓底緣由據說太保宗伯承奉符寶傳之嗣王有主道焉何不思介圭同瑁不過傳器物耳非若太史秉書則是承奉先王冊命以傳嗣君者視符寶豈不加重何獨無主道乎何不與太保上宗同升阼而乃與王接武賓階乎豈王亦無主道乎想亦謂王以子道自居其說之非三也此等說皆是惑於世俗所尚不曾講究得左右輕重之禮雖與回護翻有破綻何在其釋經乎區區之愚不避僭越妄欲論于後之讀經者曰尚右古也康王為君故升右太保上宗為臣故升左此禮也亦分也若夫太史雖為臣而亦升右非重太史也重先王之冊命也惟冊命重於

介圭同瑁故其升階異於太保上宗此不待費辭解釋於經旨自是分明世俗去古愈遠禮愈不明多是終以東為尊於西至又以此釋經其讀經者又皆承襲訛舛無能一正其非是可勝歎哉愚因或人傳會睟堂之說不容不詳辯于此第不免併及於傳書者深惟僭妄取忤前脩無所逃罪然於後之讀書者或不無小補云　附道一書院胡山長雲峯先生論左右　信原道書院祖憲堂神位尚左梅間余先生曰禮右為上山長何睟堂曰當尚左各為說以辯或以示余余曰夫禮以右為尚亦有左為尚者今所辯則神位也賓主位也皆當尚右無疑學制左學而右廟尊廟也廟之中左卑而右尊尊尊也大槩右為前左為後右為上左為下右為順左為逆右為尊左為卑以門則君出入皆由右左常閉以階則賓由右主人左以廟則神道尚右尊者位焉以賓主之席則人道尚右貴位焉余不復泛引禮經姑以睟堂所引易言之其言曰聖人南面而立左東方木位陽也右西方金位陰也左陽為乾天也父也君也夫也右陰為坤地也母也臣也婦也天尊而地卑殊不知左東震右西兌後天方位也後天坤西南乾西北乾坤皆在右安得謂左乾陽右坤陰又曰主左而客右非右尊而左卑殊不知需上六下體乾故曰客觀六四變則上體為乾故曰賓姤九

二上體乾亦立乾故亦曰賓乾西北之卦也賓位也明夷下離主庚曰主人睽上體離六二兌震曰遇主豐下離上震曰配主曰夷主震東離南東南之位主位也西北之乾尊以賓稱而震東離南稱主者震離中有異也巽居主位不敢尊尊之者客也乾也睟堂以左主為尊且曰左尊而違右卑而任東南之巽巽尊於西北之乾乎乾巽可謂之卑而任乎光明夷六二曰左股六四曰左腹豐九三曰右肱取象上下前後尤較然也明夷之二以初為左初在二之後也四以三為左三在四之後也豐之三以上為右上者三之前也上又在前故稱右下又在後故稱左兵法右為前左為後亦此也且幼學六藝中當明書法ナ右手也象形本作ナ ナ左手也本作ナ徐氏曰ナ佐也右手之佐也古文只書ナ屮後人加以口工爲別今睟堂所書左右字頭皆作ナ是皆從左字頭謬矣左右之字不辨毋惟左右之義不明也明經者固不必察察於字義余獨恨今之學者非惟經學之不明而且字義之不察故及之新安胡炳文謹呈唐柳宗元集道州毀鼻亭神記（番云此作作）鼻亭神象祠也（前漢呂后王傳[illegible]有）（[illegible]注在零陵鼻與庳同）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illegible]伯高[illegible]即刺字）除穢革邪

敷和于下州之罷人（罷音疲）去亂即治變呻為謡若痿而起（痿人隹於危二切[illegible]）若矇而瞭（矇音蒙瞭力小切）騰蹈相視讙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孟子云天子使吏治其國）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主神主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左傳十年）（句）又曰淫祀無福（禮記句）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擅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一本作弟）去奇邪（奇居宜切）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肅一本作屬）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耈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癃公起其羸髫童之嗤（髫田聊切）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昏一作惛）俾我斯瞽千載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蠻夷（一本無明與悌字）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為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芳山續志）神異記上之洪武二十有六

年春臣恭由華陽洞靈官知神樂觀凡八載蒙恩授今太常丞職仕實祖
如故
皇上以萬機之隙時召至
奉天門武使殿賜座錫燕者不一是年六月七日
宣諭奉天門上頷手言曰比朕病時感廬山周顛仙送藥以濟我雖追隨
皇妣在日謂言未主朕之先年夏五月一道士來化齋爲設饌具道士云我有
一丸丹與餌餌之當主異人隨於壺中採得一丸投之頃諸掌以漸開掌
其光如月服而吞之暨至已失道士所在矣明年當震夙之時紅光燭天
異香滿室信哉禎祥之不偶也是後又一道士峰冠白簡陵晨以化齋來
一見
皇考謂曰公家有異人公好箇未主壽有八十三歲比命饌則不見其人矣已
而
皇考不及所期而崩後乃知其所徵在勤道之時爲洪武元年既即位冬十二
月夢神人若真官狀幢幢自天西北而下凡數神人導朕行見
上帝左右侍從悉真官衣一道士前致詞賜真人服二道士舉案采冕圭履其上
五色焜煌空中聲言善持守朕受賜禮謝而退神復西行去至朝天宮有

一人頂釜自西北而去後思之當是受戒
上帝與元君安憧文代之日彼國言安僮華言鐵釜云嗚呼詎知後來
郊祀所用執事樂舞生乃朝天宮道士也耶今茲朕病後有顛仙進藥凡
此數事皆爲道家效靈于國家爾其識之臣恭叩頭山呼萬歲壽畢仍賜
膳而退至是七月十七日召詣
奉天門賜觀顛仙詩所進藥一曰溫涼石一曰辟瘟丹其石如土微軟約
崇四寸廣殺四之一其面玲瓏其背質朴其丹粉劑色如辰砂修如筆琯
異香彷彿蔦陽斯其應効之速不踰宿而沉痾遂洒然之去體也拜畢
上謂何物乃此靈驗臣恭謹對曰此必顛仙所錄而然
上曰斯人草衣木食何得此藥而錄役謹對曰仙人真質已在仙洞遺體應世
而已安知仙境無此藥物令
皇天眷祐真仙進丹
聖躬爲安實
宗社之靈蒼生之福也語畢叩頭而退居數日再召至
奉天門定選八月朔遣使詣廬嶽行謝禮以九月朔致祭因賜觀
御製祀文幷顛仙傳及詩

上曰朕皆直述其事不事文藻臣恭對曰
宸翰帝王之文不尚奇靡自令顛仙美名與天地同久者此文也使道門
千古流芳者亦此文也語畢
天顏甚喜臣恭叩頭惶懼而退遂編次其事爲神異記云揚子問神篇或問神
曰心請問之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惟其所潛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
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乎仲尼潛心
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神在
所潛而已矣神遠不遠潛心則是天神天明照知四方人以神明乃燭無
寅宜照耀四方人以潛心鈞深故遠探賾索隱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以
精粹覆萬物各成其類人以潛心考校同異彼揚精義人心其神矣乎操則
存舍則亡人心如神變化無方操而持之則義存舍而棄之則道亡操而
不舍則道義光大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存其精神
探幽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順事而無逆利物而無害和同
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也至化淡然歸於一也龍蟠于泥蚖其肆矣惟聖知
聖惟龍知龍惡不知聖蚖不知龍聖道不彰群邪見蚖矣龍蟠未升蚖其肆
矣蚖哉蚖哉惡覩龍之志也歎之甚也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

時潛則潛既飛且潛美無出處食其不忘形其不可得而制也與欲食則
不忘有形而不可制也曰聖人不制則何爲乎羑里曰能以不制爲能聖
人以不手爲聖人手者拘拘之爲或曰經可損益與曰易始八卦而文王
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其益可知也或
因者引而伸之或作者又加春秋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
矣或曰易損其一也雖惷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本百
篇今五十九故曰過半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歎恨書序雖存猶不如易
之可推尋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亦末如之何矣歎存則雖
惷有所不失數亡則雖聖有所不得昔之說書者序以百故以百篇而酒
誥之篇俄空焉今亡矣秦焚書漢興求集之酒誥人亡一簡中者先師猶
俄而空之今漸亡虞夏之書渾渾爾深大商書灝灝爾夫周書噩噩爾
不阿附也下周者其書譙乎下周者秦言酷烈也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
易知與如五經之難解也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
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郛或問聖
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嘗嘗也曰瞽曠能默瞽曠不能齊
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

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必有中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灝灝乎其莫之禦也有所終明如白日所照有所蔽如江河所滌灝灝洪武無能當之者面相之辭相適捈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嚍嚍莫如言嚍嚍猶憤憤也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昏昏傳千里之忞忞者如書昏昏目所不見忞忞心所不了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發成言畫紙成書書有文質言有史野二者之來皆由於心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聖人之辭渾渾若川渾渾洪流也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或曰仲尼聖者與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曰聖人者范蔡乎若范蔡其如聖何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曰雜乎雜歎不純也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

東漢書光武告天地群神文 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為人父母秀不敢當群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於昆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群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唐郊祀錄州縣祈諸神文 刺史謹遣具官姓名敢昭告于某神爰以農畝久闕時雨惟神哀此蒼生數丕靈液謹以制幣清酌脯醢明薦于某神尚饗

唐元稹集告畬三陽神文 維元和十三年歲次戊戌十一月辛巳朔十日庚寅通州司馬元稹謹用敲酒為州人告于畬三陽之神閩籍鐫載耆艾傳述通之盛時戶四萬室耕稼駢緻謳謠湯溢廛閈珠玉樓雉丹漆孝順子孫廉能吏卒軒然神功坐受嘉來政式不虔人用不謐奪富挽豪乳窮後疾弱者通播悍者憤怫饑饉因仍盜賊倉卒閭落焚燔城市剽掠人民遂空萬不存一神居戰蕩神氣蕭飇再宅陋宮稱不容膝僅有雞狐無復芬苾豺虎猱巢麋鹿幽喧厲鬼痹人貪吏珍物闤闠丘墟門戶蒿草神又何情受人祈乞嗚呼綱天軸地羅星走日水火炎潤原隰生出古不獨加今不獨虧化由人與明不為卑我貳兹邑星歲三卒熟視民病飽聞政夫自喪守倈月環其七帶深力薄未暇纖悉都虛盧特先後排比附旁風俗簡用紀律切切不堪農虛不勝實乃勸居人大課芟鉏人人自利若受鞭扶旋六千里功旬半畢嗚呼教則人功理有陰陽晨勸事時賞信罰必市無欺奪丈不侵秩非神敢煩在我有術當暨雨枯蒸頑縣爵尊祥百米呵屬四逆非我敢知有神之吉惟我惟神各恤其恤神承是邦我非常秩繼我者誰為神斯僚尚享

告畬竹山神文 稹聞天好平施而特累山嶽許其嵩崇聖王亦視之公侯不惜封幣益以鎮定區宇舒貯風雲驅擽穡秋碨泊百穀萬貨以滋養於人也至於家翳魯羅息木宅窟蛇蜥虎豹迎碨吞噬以遂其高傲堅頑之勢非天意也按通之載號神為名山大川且通邑屋而挾道途然而不祈不礙不柱蔟集軀蟒蔽弊道路將五十年矣實人力之不足於山也非神之過今天子斬三叛之明年通民畢賦用其閒餘央津而南開山三十里為來年農種根本自十月李旬甲癸而功半就郡司馬元稹率僚屬置酒獻以告于畬神曰通之邑居繞二百室一旦為神剪翳榛棘豺狼憑負六十里之地亦足為用刀於神神其戒哉敬用嘉祝祝曰為山輸力為民豐食屏以萬億蟲賊以殛報用黍稷謐用正直猶布不須淫癘不息風雨不忒獄屢不北俾民無得將他山是橋棄神之域為神之羞永永無極神其畏哉尚享

魏了翁鶴山集告射洪廟文 惟王嘉師厥有常性道遠民散刑章以滋得情則矜闕實其審剡惟省惟反惟內惟來罔黜乃心將有不率于我惟王吉士則又畢于民無詩而興無虛而函令利祿之誘胡亦不然于澤要爵已喪所責其至說過僉反謂人不知其將誰欺帝實既汝某很歷時某受王嘉師郵罰某事既罔似悉會攝將漕

為王吉士謬職漢舉有邦敬謹曰教與刑兹惟何人敢忽二事若曰使民以不寬士罔佚道則單見謏聞所不敢必惟自靖自獻謹所不睹懼所不聞則昊天旦臨實鑒歆念神亦左右照知厥心尚以是自勉惟神汜保右之

射洪縣秋江告射洪神文 射洪瀕江為縣比歲水失故道岸廣崩官寺民廬壓覆是懼徙避無所某自春徂秋三過其工躬為相攸念非跡鑿故道以順水性遏截新流以除水患則歲一興築抗民之精而患固自若也民懼昏墊莫有固志殆猶行邁靡所止戾今不知後而止之是已消之也於是物土慮材屬役賦丈遵敬事之吏以督工作合一府之斥幣以給丁庸隨山濬川使故道既通然後架筏揵石以捍新流或誚其迂或哂其愚亦惟拯民是聞消功俾贍不違恤也吉日丁亥庀事云始惟我有神冀祀茲土敢用主薦以告事期惟神右之俾勿壞

宋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卷雪樓上梁告神文 王昔在吳忠勇蓋世西吞巴蜀北舉曹魏塊視老瞞等兒子戲削平中原空落耽睨廟食八朝以享厥祀暨我皇家四錫封位大江東傾王宮屹峙蛟龍蜿蜒滋縮來會江神海靈冠劍奉祀宜有斯樓以助燕喜雪浪飜空長江萬里神告斯名我是用紀辭陋德隆弗配厥美于以告神實震而悸

元程鉅夫雪樓集安吻告諸神文 伏以宮殿肇

新始安瑞吻神祇擁護用介鴻休穆卜剛辰式嚴祀事伏願梯航萬國仰京邑以來朝福祿億年保皇圖之永固藝文類聚齊謝朓祭大雷周何二神文　大邁在運小雅盡缺壞鏡日淪金車未斷周生電斷神謨莫冠正國都奇風欽雲散晉德如燉功資叶賛山無猛鷙時曠忠賢流王于鼎龜鼎忽焉忠肅布衣君親自然驅狐上國斬鯢中川紛綸凱入氛亂配天梁邵陵王祭魯山神文　敬奠魯君之靈竊以首山欝律表二叔之清風趙國陸淪擅三公之靈迹北坂祠城流光夜起東嶺叢室甘雨晝零故能徵應不賽介福無爽金壇玉宇是衆妙之遊遨丹崖翠幄信靈人之響像霓裳孔蓋轉日車而競前鶯象乘豹載靈旗而總集江妃漢女含嚬來趨湘娥洛嬪宜言在側鳴璆撫劒俠扉排徊絳節陳竽滿堂繁會奠椒懷糈之歡傳巴代舞之樂桂醑溢於羽觴蕙殽盈於蘭藉既醉既飽景福攸同不震不騰神保是格烝哉之薦已畢慶報之澤攸先顧化昌而俗阜俾多祐之在稱同匪石之無轉欣滯穗之有年惟東皇兮庚止等南山而不騫唐韓昌黎集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寫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此五字或作界石之神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庥于人庥或作庇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享以時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衎衎是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尚饗鑒之方作鑒茲　又祭竹林神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之奠再拜稽首告于竹林之神曰天子不以愈爲愚不能使尹茲大衆二十三縣之人今農既勤於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將盡槁以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爲饗國家之禮天地百祀神祇不失其常惠天之人不失其和方無祀字惠天下或有下字方以閣杭本今按此人字當爲民字以避諱而爲人字也下句同人又無罪何爲造茲旱虐以罰也虐方從閣杭蜀本在罰字下不是將俾尹者不仁不明不能承帝之勑以化正其下閈無香惟腥神于惠罰無差施罪瘠于尹愈身是甘是宜神于或作神之雨則時降神無爽其聰明永饗于人無媿尚饗唐元稹集秋分日祭百神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八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皇帝遣通議大夫行內侍省常侍賜紫金魚袋李某祭于百神之靈朕奄宅萬有亭毒品類日月所照水思和寧工極于天下蜡于地包山絕海窮冥入玄至于毛鱗羸羽之神咸秩無文以祛不若秩序始肅時將順成且報且祈用舉常祀罔害嘉穀以貽神羞唐獨孤及毗陵集祭吳塘神文　年月日朝散大夫檢校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獨孤及

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吳塘神之靈山作靈鎮神實司之人作神主及實尸之神非人罔以降福祥馨香不薦伊人之尤福祥不降亦神之羞及剖符爲邦今二年矣剋節謹度不敢怠遑庶無罪悔以奉禋祀祀未豐潔政或頹覊運及之責非人之愆惟神祐之俾大有年令歲夏旱炎五稼將枯田畯訴號靡知其辜神明豈不降鑒下土油然爲雲沛然作雨使萬人歡康百穀阜溢澡我公田逮及我私我京我庾維萬維億宜伊人粒神亦血食衆心顒顒非歲爲望望之濟否惟神所相尚饗杜牧集黃州准赦祭百神文　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夏四月乙丑朔二十三日丁亥皇帝御宣政樓百辟卿士稽首再拜敢上仁聖文武至神大孝尊號于皇帝受冊禮畢御丹鳳樓因大赦天下刺史宜祭境內神祇有益於人者可抽常所上賦以備具牧爲刺史實守黃州夏六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伏准赦書得祭諸神用爲文稱讚皇帝功德用饗神云皇帝嗣帝飾天付前古中年坐統大業慈明寬恩聖明文武或曰誅殛曰我父母譬彼嬰兒豈不可怒或曰畋遊苑大林深喈喋跳突十毛萬羽豹裂鵰擒其樂無伍皇帝曰不匪我不知言豈假汝來撫四夷來考百度天地宗廟未陳簠簋如寐未寤如痒未愈斥退狗馬未可以御歲曰酒飲腦氣完神荀樂工習自祖自父瑤簪繡裾千萬侍女酬以觥斝助之歌舞富貴四海不樂何苦皇帝曰不如聞四海螻蟻田畝歲曰亢旱歲曰淫雨稚老孤寡未盡得所聞一有是首不能舉乃拔俊良乃登耆老夕思朝議依規約矩詳刑定法深刻不取標揭典制酌之中古遠師太宗近法憲祖怵慄思惟不治是慣四國既平六職攸序黍稷稻粱嘔啞俯僂父子供養嬰兒撫乳萬里齊俗實皇帝力繫眠而食罔知其故皇帝乃曰予見郊廟嚴法物觧施五帝坐壇百神立坫大康天寬巍肹蠁捧爵是燕海外天內戎狄蠻夷奇厖異貌伏于除外懽喜叫噪廻御丹鳳大赦四海改元會昌滅論有罪紀功嗣德搜剔幽昧寒暑合節風輕雨碎較溢陳囷畜繁脂大東南西北限岸疆紀無有頓憚憚可反不識災害三事大夫邦伯諸侯曰皇帝德古不能侔謳歌謠詠安能可稱百工庶人亦有聚謀拜章口呼願上大號神聽天聞欲揚皇帝曰無功不可虛受懇請不已出涕叩頭皇帝不能止曰予愆羞日因大赦惟新九州不窮不詐不飢不偷有窮有飢實吏之尤予實天吏許之省修約束教誡纖悉丁寧品類細偉各當源流皇帝曰俞朕肱耳目誠亦竭力寒暑風雨宜神是酬匪神之力其誰能謀凡兩守土各報爾望刺黑吳歲無愛羊牛天下聞命奔走承事牧實遭遇亦忝刺史爵

齋惕慄淵谷臨墮祀牲啟毛洗盎濯爵不妄下史飭差具潔固有不備衣冠待曉坐以假寐步其神宇踏足屏氣神實在前敬恭跪起詩不云乎皇天上帝伊誰云憎天憎罪人天可指視止殃其身豈可傍熾刺史有罪可病可死其身未塞可及妻子無作水旱以及閭里皇帝仁聖神祇聰明唱和符同相為表裏黃治雖遠黃俗雖鄙皇符視之近遠一致洋洋在上實提人紀無負皇帝自作羞愧月惟孟夏日惟辛巳實神降祉神如有言我答皇帝寒暑風雨其期必至瘴癘水旱永永止絕爾為官人勉其爾治某敬再拜流汗霑地

宋景文公集祭收地神文馬步之神古頌馬政歲舉常祀令校人謹織出牧于野豐草美泉飲齕自如勿夭勿傷宜神為庇俾信且才無為神羞尚饗

黃亞夫伐檀集祭諸神文九月日祭于金山風后之神生為豪傑而死為明神福此方之人而食其祭某今年春來守茲土四方或大水或饑或疾疫至於死亡流離凡陝以西之民無有一於是非神之力而何敢以物報尚饗　九月日祭于澄源夫人之神曰惟神有風雨於大旱之功在祀典以食民祭雖年不善未嘗敢薄其具今環陝以西之地百穀之種無一不宜蠶耕跡耘飲稷收穫凡此之人莫不皆欲操豚肩酒卮走神之宇國所以報刺史以時享道民之意其鑒之　九月日祭于阿父之神惟神廟像之嚴民所依歸晨占蠶祀昏至交杯茲年之善下田具豐人無疾疵牛羊滿野繄神之貺家思其報厥祭不腆神食其意尚饗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祭于金山之神惟神生而佐理天下去大亂使黃帝得為五帝先死而為明神是亦必欲福四海雍十里也今年夏大收視常歲為倍而秋又已有望非神力而何敢以物報尚饗風后同　維年月日具官某祭于雍虎之神惟神生與豪傑俱起而不得其時雖功名無所見於世死而能福一方又能使其民廟而祭至今祖血不乾可以無憾今雍千里民無災癘牛羊蕃息稼穡滿野飄為神報新酒大牲尚饗　維年月日具官某祭于濟衆庵之神國家以神常用風雨救大旱有功於前世故歲時祭于庵之廟未嘗闕如今之民親受神賜今年夏不雨踰三月常禱于神既畢而豐則國之欲報於神之心也當如何意不可見牲酒是具尚饗　維年月日具官某祭于廣惠王之神凡陝以西之民知神常以風雨塞大旱之望每歲少凡則老幼若婦女奔走於神之宇未嘗不朝禱而夕望雨至一米一粒莫不德神夏實欲早秋為稔收祭民之食神其降茲尚饗九龍王湫池夫人同　維年月日具官某祭于露臺之神惟神合民之祭得所憑依國有祀典非功不在神僭常享豈無物助尊酒豆牲實為秋賽尚饗

清江三孔集祭甘露泉龍神文惟神臨靈德之無方起萬里而一忽上下天地無有罣閡而蟠於一水之間豈非待其時而後發歟今凡物為害自秋至春原野焦涸首種未布此神施澤濡物之時也其發之有可奔走群望經歲歷時而無應救茂咸以謂變化出沒號召風雲者莫如神之敏也是用有請為刺史無狀其誠意不足以感動然齋人之望其亦至矣惟神閔之謹告

祭端明集祭神文　鰐溪潤德靈孚感應王廣曆中某為郡守夏旱不雨民憂失業時詣廟下以山川之職致請於神立致衆行陰雲四起莫拜既興澍雨成滌農畝沾洽人有餘食近新王宮以答靈貺今將十年復典符印某之事神不敢少息秋田乾裂百姓聚首有望於神神其救職活吾土而無棄前功以貽神羞　某聞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泉州所部仍旱三年義民之入十得三四鄉無廩儲仰給海外戍食草木遇病爝絕今春膏澤及時田野旱種來夏之秒彌月不雨日赫而膜苗浸而枯其實有土既憂且懼民命近止非浮即流神乎有知其亦忍此而不惠哉守封有罪罔敢逃罰勿俾斯民罹于大患神其恤之去又為利持頻神休　去月二十日詣神之宮以境內久旱有請于神仍與神約曰民命近止即七日不雨當躬詣門以侍莫啟甫終雷聲隱然亭午之際陰雲四起攬轡東旋旗旆飛揚甘澍初作山川改色大熱一去牛馬其風至于信宿野有美流已槁之苗根株茂遂無裡之人歡謳踊躍唯神之意愛勤于人若是之至惟民奉神萬有千載亦罔敢怠　某祗臨郡治已越旬浹究民疾苦莫若秋旱不雨之急者然太守能治民而不能為雨以雨活人莫如山川之神考據典禮諏于有衆惟王其當之某謹齋戒詣王之宮為民禱請若一月二日七日霑足封境太守率官屬集鄉社簫鼓牲酒顯王之休若言而神不歆旱甚而雨不作是太守不能事神而神不能愛民慚羞不職與神共之　春秋傳曰乞者重辭也故君子恥之某至郡二十日田野乾燥稼穡失望百姓憂愁有可憐之色諏諮王宮歷懇載詞以達神聽唯神昭恤庶民敷厥厚澤甚者榮茂憂者歡怡神能愛人救其飢乏某事神以禮雖重詞行而不愧也治牲牢薦酒醴管籥歌舞從其風俗王其歆之唯神於禮法不錄太守於禮不應私祀以請然而民人有言莫非神之靈請而不雨猶且甘心況其雨乎　又去年夏旱某惟民之恤不敢以吏自東瓶造神所少選雨作既而霑足遂謀新宮以答神貺太守不德天投降旱漸羞強顏復有所請若天雷雨之施其不欺以活猶太守之知神靈而不屈以請其可謂仁乎　惟神之道始異而終通某為天子之守臣而

神爲吾州之守神若天郡敎之通塞民政之能否某之職也風雨愆和疾癘猖作神則爲之此所以異也若守臣悉心以治而神不災以福民民蒙其休神享明祀豈不謂通乎蘇東坡集密州祭常山神文五首　洪惟上帝以斯民屬於山川群望亦如天子以斯民屬於守土之臣惟吏與神其職惟通於民廢職其咎惟均哀我邦人遭此凶旱浮殍之餘其命如髮而飛蝗流毒遺種布野使其變躍飛騰則桑柘麥禾舉罹其災民其困有子遺吏將獲罪神且乏祀茲用慄慄危懼謹以四月初吉齋居蔬食至於閏月辛丑若時雨沾洽蝗不能生當與吏民躬執牲幣以答神休嗚呼我州之望不在神乎父老謂神求無不獲克有常德以名茲山其可不答以愧此名若曰歲之豐凶在天非神之所得專吏將亦曰民之休戚在朝廷我何加焉則誰任其責矣上帝與吾君憂民之心一也凡吏之可以請于朝者既不敢不盡則神之可以謁于帝者宜無所不爲尚饗　比年以來蝗旱相屬中民以上舉無歲蓄量日計口欽不待熟秋田未終引領新穀如行遠道百里一宿苟無舍館行旅夜哭自秋不雨霜露殺菽黃麻黑黍不盈囷畚麥田未晰狠顧相目道之云遠飢腸誰續五日不雨民在坑谷倚嗟我侯寔應響速帝用嘉之惟新命服祈民不獲厥愆在僕洗心祇載敢詞屢瀆庶哀斯民朝夕濡足尚饗　天子有命閔茲旱暵俾我守臣並走群望惟神聰明茲患求無不獲既再禱矣乃啚一雨不及膚寸吏實不德不足以蒙神之休導迎善氣以致甘澤洪惟聖天子之意其可不答而飢饉之民將轉于溝壑其可不一救之瀆神之罰吏其敢辭尚享　維熙寧九年歲次丙辰七月某日詔封常山神爲潤民侯十月某日具位蘇軾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昭告于侯之廟曰嗚呼旱蝗之爲虐也三年於茲矣東南至于江海西北被于河漢飢饉疾疫靡有遺矣我瞻四方大川喬嶽食于斯民者甚衆而受寵於吾君者可謂巍巍矣許之而必聞求之而必復惠我農夫而救其災沴不爲倏雲驟雨苟以應祈之虛名而有膏澤積潤可以及民之實効卓然如侯者幾希矣夫天子之爵命有德而致之則爲榮無功而享之則爲辱今侯澤此一郡而施及于四隣其受五等之爵而彼七命之服也可謂無愧而有光輝矣願侯益修其實以充其名上以副天子之意而下以塞吏民之望民其奉事有進而無衰矣尚享　祭常山神文吏實不德無以導迎順氣消復疫沴惟神之求神亦閔其不才而嘉其勤凡有告請靡所不答乃者有謁于神即退之三日時雨周洽去城百里而近蝗獨不生凡我吏民孰不歸德于神然而一雨之後彌月不繼百里之

外蝝生如初豈神能覺應於前不能應於後能卹其近不能卹其遠蓋吏不稱職政刑失中戾于民心以不能終神之賜而我州之民比歲飢殍凋殘之餘不復堪命若又不熟則流離之禍其莫知所止矣神之聰明其忍以吏不稱職之所致而不卒救之歟今夏麥垂登而秋稼將穡若時賜霽澤驅禳蟲災以完我西成之資歲秋九月當與吏民復走廟下尚享宋蘇頴濱集南京祭神文年月日某官某謹祭于某神曰今茲禾稼將登錄文滿野陰雨爲沴彌月不止穗者將腐角者將落徐方大水將浸東境溝洫盈滿流潦積至民貧無食恃稅以飽官貧無蓄恃稅以給而兩并告之公私困竭神亦將之享吏既不職無以格神之休敢因民心以已晴于爾有神神能埽除陰雲顯見白日使秋稼畢登宿麥咸藝民免於饑吏免於罪則神之賜多矣其何以報謹告　祭于某神曰民能盡力於耕而水旱之變不能知也吏能盡力於治而饑饉之變不能爲也斡旋陰陽開闔天地其職在神此吏民之所恃而依也雖然叩之而必聞號之而必應人有不能而況於神之速而微也今者以雨告病不旋日而雨止種麥稷豆不失其時也太守不德而蒙斯貺自視缺然知無以堪之也酒醴絜芬肴蔌備具匪以爲報惟致其意也尚享　月日具官某謹以酒肴之奠告于某神宋維大郡兵食夥繁一歲之率仰于諸濬自河爲災千里汗漫隣邑告病我邦獨完賦稅百須所恃惟田終歲不雪春將大乾患始于民卒迨于官神仁愛人忍坐以觀盍酌陰陽職工通天旁不崇朝雨雪紛然民食稍叅癘疫莫干久而不施莫知誰愆吏則不德而民當衰憐歸誠于神其終捨旃尚饗　月日某官某謹以肴酒之奠祭于某神某來守是邦自秋徂春政事不脩雨暘失候始以水告繼以旱請玩神瀆祀至于再三中心赧焉懼獲譴咎然今宿麥將槁時雨不降流亡布路含麋茹糠與其病民寧我獲戾是用恭卜良日甲禱有神其尚哀矜農夫賜以膏澤尚饗　月日具官某謹以肴酒之奠祭于某神梁宋之郊頻年旱蝗盜賊煩興困窮填充界自茲夏農獲六七流亡既去捋皸隨息庶幾秋成民以卑安而淫雨不節水潦積潰荏菽禾黍鞠爲汙澤秋氣方始田可更種神誠愛民錫之開晴積水時去晚稼復穌則民報神之心不在俎豆將世以奉永毋有厭斁尚享　月日具官某謹以肴酒之奠祭于某神乃者暑雨薦至溝澮盈滿淤田棄水相繼爲害秋稼滿野淪胥以敗民號無告吏莫之救酌酒告神庶幾哀憐曾未旋踵秋暘炳燿匪神之仁化爲凶年雖使民竭其所有無以報稱奉觴再拜惟誠而已其尚驅除陰沴以終大賜尚饗　晁無咎濟

孤巢追發呂村山川神文維年月日孤子昆補之謹以制幣清酌之奠敢昭告于仕城縣之呂村山川百靈丘墓阡陌道路之神曰浦之不存獲罪于天頃自丹陽還侍母喪趙挺北歸踰二十里日月既迫不能按禮法之舊舉不腆幣牲牢時物潔粢徼福于諸明神惟是春卹窀穸之事大懼瀆祀以重罪悔于茲不孝躬令免喪矣尚以誠心為茲薄奠惟神其鑒之

卜居金鄉祭神文維元符二年歲次己卯正月丙戌孤子昆補之謹以羊頭一猪頭一青幣酒果之奠祭告于金鄉縣東郭山川土地之靈曰某家世儒居此州六十餘年矣家先之澤不絕如綫而某不肖不知修身服先業為齊民乃以其空言曲學取國家之明第以出入渊省游行四方執食取容無悅懇于心也不足於君孝不足於親天用丕降禍罰於其不肖躬大困而歸怵惕隕心垂死未絕念不可以不從天重慈而訖厥衷故卜來之來尚以休老而託其孥維曰五畝廣而益天地之利已多惟神其假之若厥心神所臨不敢徼福於神覲厥躬光大惟寢斯安無恫瘝於其家璧厥後以康則神力能鑒助茲尚饗

廖行之省齋集始閱祭主兵之神文維年月日具官謹奉酒牲昭告于巴陵縣尉司主兵之神尉典縣兵討治而蒐練之職也習安災久因悟弗省夫教民即戎先聖格言而安不忘戰亦有獻訓儒者宜不鄙也是用卜孟秋初吉躬涖金鼓旗物弋矢之事精其已能而暂其未觀以無負分職之意不敢不勉惟爾有神陰相右之使情猾感懾凜然如山林之伏猛獸折衝制勝成於整暇里閭安靖姦宄消弭神之功也於事之始不敢不告

蔡觀淮海集祭洞庭神文紹聖三年十月己亥朔十一日丁卯前宣義郎蔡觀謹以錢馬香酒茶果之奠望洞庭青草湖境上致祭于岳州境內洞庭貽靈王青草安流王淵德侯順濟侯忠潔侯孝烈靈妃孝感侯之神觀罪戾不肖頃緣章會審厠朝列備員儒館承之史臣福過災生數遭重劾蒙恩寬貸投竄湖南老母臧氏年踰七十久抱末疾盡室幼累數二十口不獲俱行既竄浙西方今男湛謀侍南來敬惟諸神皆以威烈忠孝著在方冊廟食此方分風擘流有禱如響觀之得罪本末諸神具知願加哀憐老母異時經彼重湖賜以便風安然獲濟仍願神既早被天恩生還鄉邑觀以疾走便道不還躬詣祠下盡此血誠敢修薄奠以神惘惘心切詞迫瀆洗至靈俯企惶懼唯諸神明鑒之

晁景迂集祭麹神文維崇寧四年乙酉六月上寅謹用茶果祭于五方土公麹王麹令曰主人性不飲酒無寸長於身使舉世中皆如主人周雖多憂浩不必陳觴憂惶惶所困昌云今茲敢式古法不違吉辰匪他之求疾病是軫五金八石明朱空青雖立起死如主人肖門冬昌木尚感不仍一有疾病四肢入隣多空手歸晏俺女嗔欲自效力惟我麴王麴入五臟侵竊驅瘧苦辛前期白芨亦曰未能二物既備屏私逡巡婦女不見鷄犬不聞瘧凡之丹具品同勤念爾有神吉祥具臻瓶後自精一瓶三年毋飢不飽此又胡然爲逆之中無片兄椽我筆我墨貲屋于山神聽匪石腸胃亦填一盃之飲沙石相纓離妻如贅易牙不賢益亦有道千齡而浻于其久用腹陰足顏妖孽蠶盜溲亦濺消萌弗消除我危持恐然是不爾何足多理念爾有神救其大為剛腸斯柔尚可富貴無信古人大言遠祖此譽而譽彼戰而戰笑語嫣好誰復我郁泚絕蒼學不到昏啟遠人書跡篡剛謹字近人請謁百門千紙炎炎尤附穀穀早退用閑于相厚我百倍傳罪于賢功亦不貲一朝鴻禧復使職位來海搜珠西海桑壑南海到沈北海縛鬼入拜宗工先媚溯泗載言武德有前莫比古稱卑變今百事事宜司命未必我死爰稽管元四十七祀悔過自懲從今日始怠急如律令

年嶽陵陽集祭三大神文某聞神之在天下如水之行地中無往不在不以方所論也神廟祀在蜀惠此都潁靈蒋來下乃胣西廟 未始忘蜀也某蜀人也固不敢私事神神尚有以私之俾毋爲神蓋脈事之始牧恭以告

祭射洪神文聘曰遺直倚曰遺愛誰其嗣之邈矣千載惟神英烈生爲諫臣直道去國以遂其仁惠利所施沒而猶著忠直兩全何愧于古玉屏之下玉壘之東神之精神萬里而通壽宮孔寧莫此椒酒英風夏寒如在左右維神孔教且仁威風惠氣劇制全蜀迺夏五神實降大傘中天白崖峙雪其時敢不虔某黏黐未去此猶得奉椒醑薦壽宮所徼福于神者物無疵癘年穀以熟則千里蒙神休而某雖去亦與有幸焉尚享

王之道相山集祭白虹山神文惟神以興雲出泉之功嘉惠此方民物受賜舊矣而歲或大旱雲雖時興而不能作霖雨泉雖日出而不能溉稼穡則神之功或載乎虧今度兩山之間截然爲埧以瀦蓄積潦待其歲旱泄而放之用沃山下之田使焦槁者蘇榮茂者實水永爲萬世利是功也豈易量哉興役之始敢不以告

馮縉雲先生集山神祭文某襄以正直爲時所棄歸伏田畝棲遲此山謀茂風雨埽神祈治卜築之始先用告虔丁力所攻成其蹤陸慶神饕誕神或不然令具牲醴齋誠致禱以謝不謹惟神畀命自天可祐下民福善禍淫繫神之職仰惟乎鑒賜以祥應相我誅茅營度罔愆時其雨雷以豐稽事屏逐豺虎掌厥攸居是惟神之靈是惟某恭欽永永不忘尚享

李忠定公梁溪集北歸祭神文年月日具位李某謹以牲酒香幣之

奠致孝子威武行宮恭承大恩許還中土再涉鯨海曾不踰旬祥飈送帆頃刻千里克濟重險非神嘿依敢以牲牢躬禱祠下冀得吉卜以終神休尚享。張横浦先生集祭墳園神文某年月日以酒脯之奠昭告于家園土地林木等神某謹長親厲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嗚呼言之至此五內糜裂。尚忍言之耶其卜葬先人於此今將開壙謹用吉虔其身爲儒者當服先王之言不當信淫巫瞽史之說嘗讀周官墓人之職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先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職此先王陪葬之法也驗吾先王左右前後之說則夫陰陽家流青龍白虎獨火太歲之說敗矣又讀記禮之說曰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商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驗吾先王用昏之說則夫陰陽家流乾艮二時之說敗矣又讀富辰之言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耼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驗吾先王宗數姓之說則夫陰陽家流五姓宮商角徵羽之說敗矣又讀春秋書曰宣公八年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恭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驗吾先王己丑庚寅以雨晴爲候之說則夫陰陽家流擇日定時之說敗矣以至攷五月三月之說則年辰畏忌之說敗矣攷從柩臨穴之說則黑黃衛射之說敗矣是陰陽家說違悖義理舉不足信又嘗攷先王之說曰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又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今陰陽家譎怪之說是左道亂政也是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也是無親也是非聖人也公犯先王明禁罪在不赦動以吉凶禍福爲言以恐動天下以起不孝之心嗚呼葬親而欲徼福於無知之神此何心也哉此不孝之甚者也某甚悲之使世無青龍白虎之神獨火太歲之神則已如其有之必不爲祐於謀葬其親避忌畏惡遷延歲月以徼福於一身之人不孝之子矣何以知之石駘仲卒無嫡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人皆以龜爲有知也豈有爲青龍白虎獨火太歲之神反不如一龜之有知乎先王之道本諸身施諸庶民考之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某今葬其親以義合禮安敢不以先王之道爲法耶又安敢不以先王之道正鬼神耶某又觀先王蜡祭之法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今以葬先人斬伐林木斲掘土膏雖幽冥中合人子之心不以爲忌而某所以事鬼神者亦安敢不以禮義而再拜告也嗚呼先王之道神明知之久矣區區之言非特正淫巫瞽史之說將以開先王之道使爲人子者以奉其親以事鬼神以窮後世紛紛之論不敢以吉凶禍福動其意而一以純孝爲心神如有靈庶或相之

彭止堂集安福縣祭疫癘神文　某惟此邑春夏之交疫疾大作間有家死數人疾猶未乂嘗考其俗皆因不服藥所致徐詰其所以則云神實禁之夫天地鍾至和而爲人其飢而食寒而衣疾病而藥無一不取足於天地天地予人之藥以衛其生而謂神禁人之服而致之死有是理乎此皆由巫覡之徒欲假是以神其利己之術而俗醫用藥多不得其當往往不能起疾則衆而歸之於神以逃其殺人之名而謂神實然非某所敢知也俗惑既深畢詞難釋今命醫者行視諸坊之病而官給藥以治率舉神辭焉用是不敢不告唯神血食此地亦猶某等祿食此邑其念斯人之心必無幽明之間也唯神相之

陳默堂集郊後祭神文　上即位二十有六年海內乂安民物康阜乃於冬至之日祀天圜丘肆赦天下盛禮告成幽明莫不受賜恐神之休不忘秩祀具有彝憲敢忘奉承惟至治馨香蘋藻可薦酒殽菲薄庶鑒其誠

皇帝登寶位後祭神文　比奉赦書以今皇帝踐祚俾郡縣之吏各祭其地之神某實攝茲邑職在欽承恭惟二聖相授曠古絕今無與倫擬國將同享無疆之壽樂此太平與天無極歟呼抃蹈海內所同神司其幽宜介以福古人有言無德不報上之所命禮意甚渥神其歆之

林亦之網山集祭神祠文　年月日網山林某謹以果酌告于祠下昨者湘鄉嘗一至乎此而此里衣冠烨烨可數今茲某來又何敢望先達亦以假館信宿必謁于神祠此爲古道也

陸游渭南集祭富池神文　某去國八年浮家萬里徒慕古人之大節每遇天下之至窮登攬江山哀徊祠宇九原孰起孤涕無從雖薄奠之不豐冀英魂之來舉

王漢濱先生集軍城修造祭花溪山神文　茲以官寺不葺一切興修用等斧斤廣行剪伐惟神典司林叢勿震勿驚陰相役人毋生災癘毒蛇猛虎悉命蟄伏當俟落成修嚴齋醮以報神之休

張南軒集祭烏龍山神文　維乾道六年歲次庚寅五月辛亥朔十四日甲子具位謹以牲幣清酌致祭于山之神某竊惟古者諸侯各祭境內之山川嚴其壇壝潔其幣牲以致吾誠焉耳後世立之祿宇設爲像貌其失甚矣仁安之山實鎮茲土風雲變化雨我百穀是惟神靈民所依賴而殺祀之所曠然未講其何以收聚誠意克有感通肇始茲壇亦既訖事謹率僚屬再拜以祀惟神昭相俾雨暘以時嘉生無爲災雖不敢數不率民敬事永以無替亦惟神之休

陸象山集代教授祭神文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禮曰非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惟罔

神稽諸禮典非士庶所當祭於家者鄉者因循舊俗未適厥正夫聰明正直之謂神非所當祭而祭之固非所以祀神非所當祭而欲人之祭之亦非所以為神今將革舊俗之失以兩神之祀而歸諸正惟爾有神鑒之史浩鄮峯眞隱漫錄重陽祭宅神祝文　惟神正直聰明世享時祀今茲秋報上巳去春所式廟嘻敢不虔庶幾歆之恪勤厥職俾我門閭永底安榮魏鶴山大全集祭靈應神文　惟王生為正人沒為明神生則令德純孝無世範俗沒而備物之享貽于其親二月中吉維聖考誕彌之辰郡有彝典酌醴薦牲惟王其歆之芘我有士福我有民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一　九眞

神

宋王東牟先生集已未歲新復河南故地肆赦諸神文　禍生不虞猖狂羯胡妖瀆神都幅裂中區文軌未同一星已終天誘其衷革心大戎使幣爾將議和交相河南職方歸我侵疆天子聖明發于至誠澤霈寰瀛幽顯蒙榮神德之聰血食無窮明命爾恭惟其感通　又　國家以火運中微胡塵暗于華夏中原數百州之地淪沒羶腥逈者上天悔禍而虜使議和河南綿地數千里復歸版籍天子布惟新之澤大霈遐邇凡神之德及民弁位列祀典者咸得以薦享之是用爾奉明命神其格思　又　夷狄腥羶之氣熏蒸上都天亦厭之俾胡人有休兵議和之約以幸黎庶天子惻然肆赦蕩滌區內凡群望百靈皆預嘉澤惟神昭著祀典血食一方歆不有薦也是用爾奉王命神宜鑒之　李忠愍公集代人祭濟沁神文　方冬冱寒水潦既降而沁流驚湍囓岸隱戴豈吏卒不虔備慮不謹遺神羞耶將玉帛不腆犧牲不特貽神怒耶非神庇之幸永厭賜歆以祭告冀鑒歆

茲王初寮先生集行日祭神文往瓜山日　維宣和五年正月乙卯朔二十五日己卯具位王某謹以牲酒祭于某神其奉詔撫師涓日戒道仰承聖算遠震天聲旌麾前陳將士賈勇惟神陰相利用遄行尚亨代介已享道傳祭瓜步山神文　維嘉定七年歲次甲戌九月壬戌朔十五日丙子朝奉郎權知眞州軍州事新除江東提舉李道傳謹遣武義郎添差眞州總候使喚權監瓜步鎮王福告于瓜步山神大江為南北之限東流至于秣陵京口之間其狀極矣連山雄秀橫列江南而其地則平原曠野蘆葦之塲也惟此山獨立北岸孤特峻峭四面平絕下臨無際若可與南山之雄大江之壯相為賓主者故非甚高且大而實地氣所鍾也是以出雲致雨利澤下民其見祀宜也然今所祀者乃南北分裂時所祝胡鬼之像夫以中國之人相率事夷狄之鬼已甚不可況元嘉之盛人物繁阜自其飲馬于江邑里為之蕭條此山正其駐兵之地受害最烈而千載之後方且廟而祀之像而嚴奉之豈不大謬哉道傳雖守此州欲正其祠久矣今忽被命移官念不可不一正之而去用遣鎮官撤神之像投諸江而以其地祀山之神道傳將告于新守此州者以事上于朝秩神之祀神其鑒之謹告大東帥程集祭孚惠神文　惟神淵懿淑柔德妃軌方嗇沸其泉寔為

淵浸屋而祀之禮固宜矣葢者時雨愆常濱絳兩州旱暵頗甚史寔不職民將何尤夏麥革而半歲稿稼𧖴而可燎衆仰一溝之水恃爲卒歲之晏然恃之有限況之不濟與其徒及于有數之田何若胥潤衣一境之內惠卿衆憫縶神能然伏望起伏龍鞭雷鞍神泓爲之變動川雲隨而翕從細建天瓢湧霤爐劭使槁者勃興而如摇憖者得潅而軟醒雲漢胎回一滌蘊隆之氛賦宴滿載卒成大有之年神能鑒茲敢忘昭報尚享

祭尤神祝文 歲次丙辰九月戊戌二十九日丙辰臣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告于歲德之君惟神一歲之君百神是統端臨吳位獨秉威權悔吝災祥維神是與臣某父某年踰知命心切齋家動靜之間既乖攝養公私之際尤重愆違而又庭户稍缺子孫不孝於七月二十七日遽嬰末疾將抵于冬困致沉綿力疲衆履日周元命將爲愚衰幸冀神明察跡和豫尚享

祭孝感聖姑神文 惟神肇迹傳靈遐仙澗清淵毓胎靈作春聖母千祀永賴神功斯溥食弗再則飢衣弗製則寒念此歲事惟神其惠顧之尚享

祭武陵南龍池神文 維神威洞淵府宮施天澍致雨興雲執常之柄顧此冀野特極焦槁桑半捲而出作渠絕出壠而氣未蘇農官至無可勸窮民將失其所闔郡惟吏責忍亦神之所當虞也況蒼精昏見適時之雩望靈池而致禱庶少鑒其區區嗚呼擴帝仁而恫下土者君也我當供厥職耳免吏責而歲有成者神也報則其敢後諸尚享

祭貴崖山神文 節彼南山其安一方爰產奇石紫質青章王宮繕興爲馬來營伐而材之不無震驚用是昭告惟神降𩃬庶憑默佑迄用有成尚享

胡祇遹紫山集西治祭金火神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謹致祭于火金之神惟神祝融正號辱收表功炎熾而威從革而利成熟庶物剸裁萬堅列五材以養民分四時而成歲神功相倫國用以饒方今我國家外攘炎越內敦農桑欲成其功先利其器兵則戈矛劒戟農則耒耜鋤耰有備無虞闕一不可分命厥官大興諸冶某等董工就事備物具材有炬既明有宗斯舉謹占吉旦敬告明神伏願炭熾而堅礦銷而利出坤江河之決積金山岳之高恪遵彝儀式隆明薦尚享

國朝謝霈滄巷集閩憲祭所歷山川之神文 維洪武十七年歲次甲子二月已巳朔越二十五日癸巳福建等處提刑按察使陶垕仲副使貫復初僉事謝霈何礙道謹以牲酒祭于 大江浙江蘭溪建寧延平福州山川溪灘諸神曰 維盖之春天運載新 皇底其治黜陟群臣肆我僚友欽承符節再振憲綱爰來閩學所歷山川自江而浙大漢急灘千累萬折乃於其間峰巒岩業關塞極天波濤攪雪選青易爲水陸無付以莫不寧弗稽王程何以致此由神之靈神靈伊何正直聰明咸山川之秀盛人中之英有感即通如響應聲噫而風颷呼而雷霆斡旋淵汐舒卷雨暘何神之靈與元氣并變化莫測惟格于誠我亦誠止神無我忘我答神休一觴是奠尚享

唐沈下賢集祝𣝣木神文并序 謫掾秋病伛于漢之陽悦而夢鬼其形甚獵長脛短胥薄項無尻見眉獰吻嘴瘠而饕瞪視睽睽覺氣理騃指入生寒衆肌捷毛又寤怖歎以告筆吏扃曰斯鳶鬼也亟之曰鳶鬼何端而使我于扃曰鳶之為情惡儀儀而押雌同丘為仇同惡扶依依耶傳影劃步側趍託古附語以調謠亟令掾之為人體贖情虛樂態惡汙去惡內嘴外跦翩翔自儀舉止無虞不㩻不扃為所嘅也無乃異乎亟之曰何以去斯患也吏曰扃聞之𣝣木之神其司鄞土之陰可以酹而訴也願召巫用酒有以寄詞為祝使其有媿必榜且戮掾無辭也於是乃與譔為祝言一闋以道所惡其詞曰 傾江漢之長瀾兮洶晨雲於宿靄惟附𧏻之橫峯兮寫甘膂之清洸聞𣝣木之留古神兮宅同嶽之荒邱如清明之靈英含端光而為體與干節及皎峭兮惡情明之闊靄異客子之何羈兮啁五血於鳶鬼鳶鬼之狀革朸模棶𣠪折兮綜背棡橫兮螢腹杴贅 谷坎々兮薄項而紀頓噉揆兮赤臉而鼠目伺差池於隙情兮伎怪言以禍福拒良藥於頻瘵兮譸嘉肴而謂之毒衣々戾氣以爲介兮避神丹之利鏃彼惟悉之朽險兮非神君兮孰能以族洗苦身而爲詞兮望皇靈於𣝣木

歐陽公集瓊林苑交年禱祭太歲諸神祝文 天行有度運三統以環周歲德所臨從百神而拱列載消數旦爲此令芳惟陰鑒之享誠委時祥而昭佑

慕容彥逢摛文堂集遷移帝鼎神象大器告遷祝文 恭營吉壤初建珠邅消選休辰肅寧真御敢伸蠲告冀格休祥

同前奉安祝文 夙蠲館御祗奉威神敢薦熏修之儀冀格燕寧之佑仰祈聰鑒俯察誠心

王與鈞藍縷䇷水東靈顯三侯祝版文 凡牧官一方者厥有神職相之寔寔刱將使指問俗南䡟正直聰明在所當肅謹以頓含之三日敬謁祠下侯其相之

字溪陽先生集寓龜陵告四聖尊神祝文 乙丑十某生於神鄉長於神國蒙神之休感神之德循理安貧永惟報塞药有秋難流離異鄉八年荊楚伏神休祥聚指食息以壽以康季男溫恩衆障珍南十里挈家孚舟泝江寸心隱憂寢食不進行次龜陵敬辦片香虔修祀事仰荅殊麗得假餘息恩斯不忘

吳泳鶴林集立春祀五福十神祝文 謹從正于孟陬方吉踏杓之換天神貴者太一載嚴玉塡之祠爰迪舊章式崇明祀伏願上皇降

監五福照臨邊境思師盡洗旄頭之氛田疇多稼吏陳龍角之祥　立夏祀五福十神祝文孟夏之律中呂吉日維良太一之壇三陔眾靈咸會爰舉奏祠之典式祈嚮用之休伏願穆若上皇監于下土星辰清潤邊無多壘之虞年穀豐登民識有生之樂　立秋祀五福十神祝文　伏以昴主西方月行白道其明者太乙臨于天庭之中將惜分壽宮錫兩下土之福式遵彝典用致精祈伏望八極潛通十神昭假師干載戢拂除沴氣之妖稼穡既登醞釀豐年之慶　海神生辰祝文　惟神廟食茲土庇佑我民屬臨誕期爰秩彝祀載逢荒札民尚阻飢米方航海而有風來秩正在田而溢而至願垂鴻相時其雨暘庶幾民有粒食之期大寬鬻救之責惟神其鑒之陳耆卿眞窓集大比靈康祝文　神為此方靈祠之廷言神之靈者但曰去蔔保歲而弗思其大者焉夫士短長在己尺度在有司而利達之眾且寡亦足以為神之榮媿神既廟于多士之邦矣而不爲多士謀無是理也尚惟左之右之俾人人昏袪而不虛其多士之號神之靈於是為大其賢於去蔔保歲也遠矣　鎮安祝文　歲大比諸生奉酒醴告于廟祀曰乙靈也夫人保於城城依於神故雖境內毫髮之務惟神之為聽況於賓興多士事大體重者哉夫田可力耕而倖不能自必必之者神爾顧言陰相俾獲見功名之秋庶幾不負蔔禽且償厥志敢不夙夜思所以答神之賜蘇東坡集西京會聖宮修神御帳座畢功告遷諸神祝文　維元祐二年歲次丁卯月日孝曾孫嗣皇帝臣某謹遣某官敢昭告于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頃詔有司恭修幄座暫安別殿以作庶工既匠事之告成宜真游之來復願垂昭鑒及此良辰尚享　西京會聖宮修神御帳座畢功奉安諸神祝文　維元祐二年歲次丁卯月日孝曾孫嗣皇帝臣某謹遣某官敢昭告于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幄座告成光協歲時之吉靈斿永奠復瞻天日之光庶俾後人仰蒙餘慶尚享王魏公集某神奉安祝文　祠庭嗣新睟像載肅日時甚吉有秩具陳神乎來哉以有安宅尚享劉才邵杉溪居士集奉安昭烈武成王并殿內及兩廡諸神像祝文　伏以惟王之道文武所師志厲鷹揚功高夾輔茲建右學申加崇奉式陳潔薦奉以即安神其來燕維以永寧　告遷昭烈武成王并殿內諸神像祝文　伏以學館肇新崇堂克建載涓吉旦遷奉威容用安明靈式冀歆格　楊冠卿客亭類稾春孟祭五世神座祝文　奕奕寢廟安安神靈歲律肇新王春茲始虔修祀事肅展時思　爲營類祝神文　朔閏暮鉦火接齋館嘉殽清酒用薦馨香

要福乞靈我則異於是誠心精意神其相之乎許應龍東澗集立春祀五福太乙十神祝文　立春之日實開一歲之端受祿于天尚冀十神之祐仰勝碧虛俯控丹表伏願仙馭下臨高真洞鑒使壽使富更多男子之祥俾熾俾昌益美泰元之筴魏鶴山大全集立秋祀五福十神太一祝文　月望東維氣浴西顥時維四立報重十神載迪彝章式嚴圭薦庶綏神顧中錫邦休銷弭沴祥導迎和氣師干載戢年穀屢豐嘉與亟生永嚴昭事王岐公華陽集開汴口祭諸神并河陰縣河侯神祝文　伏以崐崘之盛靈泒善下釀波東注轉漕京師咸供悍獷繄神之功　祁國長公主宅立本祭大歲諸神祝文　伏以王姬築館國有舊儀大戒工徒協日興作諸神有位則咸寘矣鄭獬鄖溪集開撥汴口祭汴口之神河侯之神靈津之神祝文　戶河之壖決而東注漕舟是賴啓塞維時春氣發陳理當疏鑿神其綏聞俾此安流　章惇玉堂集修完內城祭告太歲已下諸神祝文　伏以商郊靈日言治宮城工徒始興神鑒來格永孚多福以薦歆成圭薦告虔尚克右饗　爲淮虜兩浙等路久旱於南嶽祈雨祝神文　伏以在德弗類厥罰常暘果引沴菑所被甚廣夙夜兢懼庶乎祈禱惟神監觀孚佑下土錫康無譴實賴至仁　四皇子祔葬斬草破地奏告諸陵祝文　伏以永念孩嬰奄罹蔔擇言營宅兆往祔陵壖仍工有期敢不潔告趙鼎臣竹隱畸士集定州迎神祝文　維仲之春既播厥穀雖其宜於民力實仰繫於天時苟風雨之甚調庶茨京之可待神將有報史不敢忘尚享畢仲游西臺集太白太湫神祝文　維某年月日具位畢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太白福應王太湫之靈華原自八月至於二月不雨宿麥將槁秋種未入是用赴愬恭致一勺之多而禱之以求千里潤澤之應苟非誠之不至則神無難焉肅鼓笙竽從以耆耋惟神俯悼眾戚回枯以潤油然興沛然下崇朝而皷舞於境內則願率邠人圖報太白太湫神靈之賜其敢不蠲尚享強祠部集明堂前祭告千里內諸神祠祝文一首　國家嗣講聖享禮物具庀辛日維吉將展熙事預孚神聽宜有以相尚享陸游渭南集蘄州戊申謝雩祭祝文　乃者嵩老而來禱秋而來報天作霖雨將害于成惟神降康陰沴消弭牲牷于俎酒湛于觴維以薦誠匪敢言報真西山集北山神祝文　北山之神聞者仲春之辛巳以閔雨有禱于神壬午遂雨而雷亦發聲自是之後連日皆雨而丁亥之旦迅霆驟雨尤極霈霈辛卯又雨丙申以至戊戌如丁亥焉至是而一犂始足霽色逾旬農方跂望穀雨之旦又如丙申焉嗟夫吾北山之靈大庇茲土顧何以報盛

敬卜休辭之辰再拜以謝嚮令有望於神者非一日神之始終芘民者亦常如一日是則其區區之願也謹告　又詩以龜蒙爲魯邦所瞻惟時東山亦此之龜蒙也其雨旸儆守無旱溢輒請于神無不響答前後四年歲皆告豐是神有功于民且有造于某也理墳將新而某遂去惜不睹其成即日登塗回瞻龍岩不忘起敬出雲爲雨潤澤千里俾歲以屢熟某尚爲有望焉　劇益公大全集修整大廟殿宇等畢工告遷祖宗并別廟神主還殿室奉安祝文　伏以國之大事莫重親郊祇率舊章載新祖廟是涓吉旦還奉威靈永冀妥安益敷多祐尚享　景靈宮祖宗諸后神御祝文　伏以維邦之媛天毓列妃茲正長秋聿遵親訓前期致告式協吉規有伭閟宮冀綏後祿　景靈宮祖宗諸帝神御祝文　伏以維邦之媛早事初潜登進椒塗益遵親訓禮行有日敢不告虔先祖是皇冀綏後祿慕宗禮北海集温州祭遷祖宗神御七位奉奏祝文　伏以上都猶阻原廟未還永惟眇末之質實有繼承之責幸賴祖宗之餘訓乃圖家國之中興始即便邦載嚴神御屬奉遷於聖祖以就次於行宮並瞻睟穆之容序正尊卑之位庶顧安於從衛斯歸復於舊京嘉薦弗親孝思曷已尚享　温州告遷聖祖天尊大帝聖像景靈宮奉安恭告祖宗神御祝文　伏以帝籙皇圖宜有發祥之自祖功宗德豈無流慶之先惟世系之推尊實仙源之所出興言寶像遠即海邦將遷次於行宮以並嚴於烈祖庶合神靈之意永延宗廟之休尚享　太皇太后梓宮發引渡江祭告錢塘江神祝文　伏以鳳萋宵陳鸞車夙駕指濤江而利涉宜神物之效靈爰飾薦羞用神虔告　李邦彦北門集宣德樓上梁祭告五方五常太歲神十二神將謀官土地等祝文　維宣和元年歲次己亥月朔日嗣天子臣某伏爲宣德樓上梁謹遣某官敢昭告于　東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黃帝太歲神十二神將謀官土地等伏以端闈特啓國體增崇有嚴寶構之雄式壯宸居之邃載涓吉旦肇舉修梁茲釋休成用伸虔告　元程端學積齋集辭神祝文　某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内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祖也下僭上遠間親謂之悖禮禮出於天聖人脩之以教則守禮者爲奉天悖禮者爲逆天也世降澆漓異端肆行淫祀遍天下以庶人而祭天地山川下僭上也薄先祖而厚淫祀遠間親也僭上間親逆天孰甚焉乃設神位焚香禮拜曰吾敬天地鬼神非反本乎且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非其鬼而祭之則血脉不相通鬼神有所不格況天之所以與我吉凶禍福在吾敬肆之間而非諂所能致不敢干名犯分以

求非常之福爰自啓室正寢之東已建祠堂奉先世神主某又聞米芾曰士亦可祭二祀故於東廡置后土祠東廚設竈神位自餘皆奉呈斗城隍府主暨諸神之位茲不敢復奉且我敢慢禮所不得辭然人知敬神而不以禮待神乃大不敬我今非禮不祭則世人莫如我敬神也惟爾有神尚鑒我心　胡祇遹紫山集皇城啓土祝神文　奠攸神京已成萬雉之崇墉拱衛皇居宜亘重闉之禁宇土功斯舉坤靈是司再獻明禮用待卜吉遂自周之宅洛粹于郊以用牲維楨幹畚鍤之暫勞庶外内閭庭之咸倫邦基永固神麻是扶　宋周美成莊禱神文　爲齊山子既弱遂得健忘疾坐則忘起起則忘所適與人語則忘所以對行於塗慣慣然起之蹤趣墻抵植木僮僕在後叱叱然呼之然後知避此年九劇自以爲苦莫知所以治者有老子之徒教之曰人身各有神神各有司而心爲之主神之不靈衆事錯焉澡雪其心則君明令嚴百官仰流纖事不遺然孰不涉事而無此疾者其君不撓也子非撓其君者時血并於上氣并於下而爲此疾乎心明識還血蘇氣蒸殆可以已此乎然人之所知者止此耳吾得法於海上以時祭其神酒一茗一剛鬣爲脯藉以白茅香秔肥胾於閑室以意力遣神出既食既享於是有道家法并以咒語其輪祭五神各有日又於某日合祭之其法有義焉至其時而後驗齊山子難之曰神豈道飲食而後靈耶彼曰男女飲食所好者神也神無形也以意力遣神出則神亦爲人出即其所好通見吾神因施吾法焉非若祭欺睨徒媚以飲食也子勿深詰吾弗敢告子矣吾固以爲妄而苦此疾也久矣聊一試之因一日行其法作文以禱神其辭曰　繄人之生秉靈懷奇巍高趾厚參相二儀上推登躔下泄化機衆騤若我巧龍游蛩食虎則馴參龍而肥撫英已疾播東窮微布灰閼暈秉狗逃魅創物制形任意莫違儼靈府之曠深包百性之參差一拂則鳴一染則緇事開古今書傳孔姬金縢豹韜烏迹龍圖縹緗巨簡句析章離浸淵五車參羅是非匪誦匪習一念則隨至於識簡知陵採環悟兒部曲萬人一日諦誰口存亡書手寫喪碁意者呪收其亡尸錄其遺納之黃庭闔以靈扉以時開閉以應時用分曹隸屬各有攸司胡爲乎血氣則均獨分稱齰四體不動又不强記今則指昔夜則昧晝晗然都忘發若委衣唯汝心君不絕不綱訓下不齊餘官四兒並棄爾職嗟爾職藏不吝不當盜發告竭弗究弗追日厭甘芳自怿自嬉使吾終身昏塞既得復失遽壯已然垂白柰何今者不決汝雖更悔以德財來斯享焉以報我靜聽久之怳若嬰兒之聲既噫復吐欲揚而抑聞其言曰嗚呼子之愚也

甚矣乃不自尤而尤我哉子之幼時兒戲無節父仁母慈弗戮弗笞常人所盾乃獨捨之究思詭奇樂而忘疲亂志玄騖已甚甚馳騁雖既頑弗悔所爲譬如萌蘖怒生得雨益滋鉏制其形未之懼儀解構萬事了無出期星移歲遷物必異姿大化則然誰使汝悲朝烟暮靄畫高樹危景物自然誰使汝思貪饕多欲久深不還事左願乖動觸憂患身輕如毛責重如山愁居懾處精爽不完造化一摸天不汝悭今者脉絡甚順腠理緻密卻劑無功焉用砭石五藏弗主百品奚益熊經鳥伸自救肯春非腫非瘍不羸不瘠日用不廢何苦癥癖務去之也子不聞乎寸寸八達莫如明珠又復如鑑物去則無一塵爲傷況從空空指實攻堅日衣求虚綠念速起亦責速滅豈容旅寓而奪主居九流百家大道爲餘多精蠱蟻紙益自困萬事不留欣戚亦除入呼而磨經目則視脫此攀翻騰躍自如修者弗臻子何苦諸昔人以聖智爲疾以妄爲真既寤而悔操戈逐儒於子觀之乃知非誣然予自知其忘其心未甚也并此不知迺其至歟谷山子恍然起謝曰神姑寧止吾弗求其他矣於是亟棄其法王且講集江行禱神文　某所之神曰其不孝罪戮所延先人傾背即日官所扶護喪匶歸葬鄉里由進舟以來且慕且泣且念自此而南經歷江湖衝冰座折益四千餘里洪濤巨浪之突溢盲風怪雨之撼觸變動倏忽恍無期節蕩無畔際而某以卑庳微眇之勢羈旅孱弱之身蹈此不測之艱險以求遂其區區之願諒非所至明神陰與相之其某能獲所濟乎敢致具酒肴將誠懇以謝於神之前惟神之仁寔圖利之

沈氏三先生集禱神文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庶羞敢昭告于晉平西將軍孝侯都陽君建威將軍忠壯侯之神嚴爾小邑頻年被災小大艱食不知所告惟民之不夭乃省乃度方絞恤而勸導之耄倪雜然來相滿野乃數日以來淫雨不止千里之地經界漫爲若今與民將何能爲屑然有懷豈吾土之民不知事神而神弗福歟何爲至斯劇也將軍吾土之神也昔在晉室三世之功極于殺戮千載之下廟貌儼然令令與丞有祈祠下祈神威惠降爲豐穰而不爲沴而民有望將大興祠宇將其血食以報神休作新夏屋增崇其座挾建二殿以祠齊陽君忠壯侯之神至于門墻咸使崇高鑿彼川流俯至門外以爲行商報賽之津橋令之去不可遠期惟丞與民實預斯禱敢以菲薦仰祈昭鑒尚享

洪适盤洲集禱蒼山神文　昔王陽不度邛崍九折之阪遂成孝子之名某以父遠謫亟欲歸侍避天台數驛之途冒蒼山萬仞之險事與昔殊心于其絕則同也間塗未戒仍日之雨如注瞻空黙祈賴神之靈庶霽少休漢疑其漲故朝得以涉進而止于茲山之麓而雲掌此暮不見顛岫大江深而大登念島道斬絕當臨遂登或雨興于上淖泥于下黏宣百有餘指將必有僨越之患惟神興衰終此大德

謝禹湖神文　家累千金不坐堂坐囿有六職實禁川游故馮河而死者茲謂輕生而不惜不立者然後知所以涉一葦遍絕重湖中流而遇風波雖賴醫之無及明神能出雲雨庶稽額以能通爰濟龍顏冀安鯨浪果獲監觀之助送無淪溺之虞乎昔薛心消魯連之可蹈從今來手與范氏以利忘懷覆檝之在前乘扁舟而知懼非困噬爲之廢食蓋吹齏所以懲羹敢享貢曰邇選當賢於不腆勿祭獻之報焉意則無他異操歸而祀者

唐白居易長慶集祈雨享神文　維長慶二年歲次癸卯七月癸丑朔十六日戊辰朝議大夫使持節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以酒乳香果昭告于皋亭廟神去秋愆陽今夏少雨實憂災沴重困杭人居易恭奉詔條愧無政術既逢愆序不敢寧居一昨禱伍相神祈城隍祠靈雖應則雨未霑足是用選日祗事以請于神恭聞明神異靈於陰祗首善於釋氏聰明正直洪德仁無此不適有感必應今請齋心虔吉神其鑒之若四封之間五日之內雨澤霑足稼穡滋稔敢不增修像設重薦馨香歌舞鼓鍾備物以報如此則不獨人之福亦惟神之光若叔寥自居貽譏無愿長吏虔誠而不谷下民顒望而不知坐觀田農使至枯瘁如此則不獨人之困亦惟神之羞惟神裁之敢以佚命尚享

宋宋景文公集祈馬步神文　比逭牧之地疾癘暴興駒奴驚怪踣尾逾耗從古畜事神惟相之使安飲齕無俾傷殞祇飾薦具以達祈懇尚享

劉公是先生集春祈諸神文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其神曰協風既至百物昏作故擇吉土以迎休祥維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將蠲其秋災俾無乏祀百姓之願也有司之幸也不貳不昔尚享

唐子西山集賽石明府神文　云云賽于石明府之神惟神化洽虛琴亨存樂社銅章墨綬應非百里之才嘯虎吟龍猶續三時之雨余也誅當廉部未及行春飛凫懷鄢令之庭沸井息延陵之廟神其論交異代降福斯民常俾旗雲庇我嘉穀聊茲薦報庶或感通

賽蘭麻神文　云云賽于蘭麻之神頃者累日揚威融風肅扇蕃木乃盡假人何以堪神能倏忽應時逡巡布潤雲旗直進不資秦地之決渠雨陣斜飛更甚成都之救火水懷靈祐敢薦嘉肴神其與蕙同芳焉蓬扶直勿虛嘉號以累豐年

賽古撻神文　云云賽于古撻之神惟神爰因碩蒹遂啟靈祠瓜美郡平且導昔志李標朱仲亦載前經昨者瘴著爲災油雲不起式存心禱感作神能感氣蝦泉

傳祥鷀埋使宋生杼賦始悦於椎風高氏讀書勿竊於暴雨化太甚旱爲大有年將見勒於歡康敢忘懷於貽賽　賽莫神文　云云賽于莫神惟神克爾明靈居余屬邑能作股臣之雨欲豐唐叔之禾輒以良時爰陳薄奠神其俯臨上席少解靈衣韝來鳳於南方召玄龍於北極永調和氣爲易玉誠　賽海陽神文　云云賽于海陽之神頃鴞多稼將困驕陽來逆玉女之擲衣空見土龍之矯首式祈嘉澍果降明禪神其享彼蘭饈把茲桂酒輔成於多黍多稌助調於好雨好風庶勵農官以酬玄澤　賽白石神文　云云賽于白石之神惟神載炳明靈克標韶號軒珠耀彩儼非瑤水之源荆璞流輝即是玉山之路一昨俯憂旱歲俾禱遺祠果能變我大幽既余膏澤不從于公之雪獄無煩洛令之曝身敢命子男爰修蘋藻神之仰流天澤俯祐歲功無萌可轉之心以負惟馨之禮　元稹長慶集報三陽神文　維元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文林郎守通州司馬權知州務元稹謹遣攝錄事參軍元淑則以清酒庶羞之奠以報于三陽神之靈越九月始踐朔霖雨既旬式從榮典俾吏拜稽首祈三夜克霽于明神神効饗若不踰祈幽妖靈蚓不克亂肴輸積熟者賴神之仁仁必報式備報典不敢誕伏惟尚享　李文公集別灊山神文　維長慶三年歲次癸卯十月壬午朔二十七日戊申朝議郎守尚書禮部郎中上柱國車都尉李某謹遣舒州攝要籍衙前軍虞候吳濆以清酒脯醢告辭于灊山大神之靈某自去歲來臨此邦遭罹旱災淮左畢同隣郡逃亡十家六七惟此舒人安業於農我政無能遭此歲凶災同報異乃神之聰事幸無敗饗斯有歆遂忝帝命復官南宮皆神所祐我亦何功將赴京邑路沿大江遣使告辭神鑒乎衆　司空圖表賢山移雨神文　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剗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後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獨以爲惑何者天以神示育百畝秋必時既豐然後民料率以勞神之勤於事而祀爲令始怵其施以愁瘁民是神怠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輸怨於天歸忠於己是神攘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爲義利脞膽之饋何以爲仁怠天下之事何以爲敬蔑是數者何以爲神假曰非吾所待顯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上是亦徒偶於俗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於慢民不可久悔竊爲神危之奈何　宋劉公是先生集謁諸廟神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謹以庶羞清酌謁見其神其始著政謹循舊禮封內之神敢不恭事洋洋在上明明在側薦此令芳以答正直尚享　清江三孔集謁安流王神文　某罷官衡陽被命赴闕挈家舟行已涉神境伏望陰陽佐助使無驚

虞尚享　宋溪陽先生集庚子春名謁三神文　惟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不惑之謂聰不蔽之謂明不偏之謂正不曲之謂直某切聞此於師壯學此於身行將筮仕期以此及於民神其依之　王荊州小畜集詛掠剩神文　卅年予隣有右族藏鏹巨萬每月哉生明之二日旦必膊豚豆酨以祭于庭具紙蚨繪駿以焚之煙氣坌勃髣于予舍詢其所祝則曰陰君命神掠民之羨財藉歸于冥府備人之沒將得用矣吁吁嘗稽祀典無是說也僅出巫覡之言爾神果是邪丞爲文云氣之結也清其臣濁其民氣之散也愚爾鬼賢爾神生則上輔君而下活人沒則齊乎淼而祉乎仁苟反是者不臣之臣不神之神夫何可云民不足神弗能福民于餘神奚掠諸彼羨者豪珠倉璧敖貸十償百刳脂則漬渴民弗飲太池然沫酸飢親弗食旨似岳然芳有紅飽碧卉宅嘗不毛羅雲蚑雪手嘗不緣非羨之羨乃民之羨神果掠之適爲神勞彼羨者貴附權挾位飲凍奪寒哭妖覆妓刮餓喻飢饜僕飫隸米斗堅門且壯且蔽蔑衆盈廩孰種孰藝非貴之羨亦民之羨神苟掠之抵取神媿賢者其辱不足如足宅璪其堵門積其不居有黍秫出無繡穀衣乎敗縹膳乎脫粟耕而後食不慙乎豐年之秩學而後仕不媿乎有道之祿唯穀唯祿是以享祖宗而養親族烏敢私蓄神何掠哉神何掠哉神豈肆虐貪有所與神豈受賂若然則逸者處逸苦者罹苦孰曰天之道有餘損而不足補哉夫其不知豪之羨貴之羨皆民之羨也神奚忍取神雖戾天又不念天之民神之主苟害其主神將安處神何掠哉神何掠哉　張紫微文集召請諸神祇文　伏以五嶽爲大而崧家實東魯之崇四瀆雖尊而沮漳乃荆楚之望國知獄瀆爲鎮於天下而山川各主其一方剗茲裔土之大荒實號微王之故國林巒峻茂岡龍虵之是生巖實幽深真神靈之所宅憑依既久廟食弗懲況有他郡之名神遠播威棱於是土作遨嬉之庇賴爲黎庶之依歸乃至前朝跳躑之君上古耆年之聚事盟誓之鬼土社壇之靈土伯木夫山夔罔象凡此數眯之數是爲神物之尤翼興雲雨於片時轉災祥於俄頃仰之如在感以潛通實爲士衆之推尊不獨土人之知敬今茲謹有某人爰因避地獲至名山誕訪遺蹤得知方志聞此峽江之峻急與夫崖壁之崔嵬舟泛之人數遭覆溺縋行之衆每遇顛隮歷歲月之彌多知沉淪之幾萬迨此閔係之哉夫傳新政之吏若無拯救之方詎免幽陰之苦遂興悲憫欲濟沉淪乃因時日之良建此齋禳之會既仗佛乘之願力亦資神祐之扶持援此有情咸生淨界領無量寶向集殊因　丙臺先生集就山清神文　維某年月日

具位某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昭告于太白福應王天作高山奠于岐下靈湫湛湛神物在焉一勺之利澤及千里邪人赴愬歷年茲多道此騙陽魃秦將橋風馬雲車有求斯應惟時雨若沉用小康敢竭厥誠禱於祠下伏惟尚饗宋魏鶴山大全集明堂後祀百神文　於鑠皇家裒祀廟室既竣鬯事爰霈恩澤暨我有神輔天福民中嚴報祀命史爲陳吏敢不共王之休命重惟愆陽奪我冬令凍閉不密雷出非時敢併以告神其來歆導迎時和推廣德意雨我大田以開稠歲劉漫塘先生集尊天敬神文蓋聞非其鬼而謟祭之聖門所戒從於神而疑衆者王制必誅敢述愚誠少輝明見自有太極已兆一元既分三才而爲三乃播五行而爲五歲月欲其無易定爲三百六旬寒暑難爲絲史次爲七十二候一言以蔽大德曰生其在人也或飢寒暴侵或飽暖太過或起居之無節或喜怒之失中或醉而風來或虛而邪入迺成厲疾各有源流氣相薰蒸人易傳染所以不能免者亦由有以召之僅感受之初澄清厥念擇醫必審用藥必精幼小則乳哺者以時長上則侍奉者惟謹豈之所惡勿置其側口之所嗜必度其宜又同居之人各敬其事勿相戲慢勿致驚呼身雖忙而滌灌洒掃不異乎平居心雖憂而衣服飲食不愆於常度如此則真氣還而何患不

已內志正而何邪可干乃不反之中第求諸外俚俗相煽淫祀繁興其一曰祭瘟所在市廛皆有廟貌或肖虎兕或象虵蛇或手足妄加或眉目倒置夫物各從其類而人必擬於倫豈天地造化之功作魅魍魎之狀況至貪者早隸有不耿之職至賤者乞人有不屑之食曾謂坱軋鈞播而乃饕餮盤飧理固甚明人可自曉至於用醫藥以救表裏亦須託环珓以決從違致取短捨長當汗反下去生已遠之死固當所擲枯節朽根何異長鋋利刃其次曰齋聖又次曰樂神晝夜留連男女混雜寘嬪之童附而爲鬼鬼罔不靈腥臊之丑降而爲神神亦可恥妄言禍福以給愚壯十餘不供一夕之需香數燈燭一藝之用其他誘取賽取不使聞知見知固有婦歎其夫子隱其父厥費無藝豈實有餘或典質而一縷無餘或假貸而倍蓰計息以致資產破蕩老稚流離深原其情有甚於盜又病者欲癆而禁其服餌老者須肉而絕其肥甘技以符水不問證之陰陽貼以鈇樂不恤體之煩躁使生者不得盡其力死者無所伸其冤援以刑書合坐故殺甚至姦欲遂而杜其來往之親戚言不驗而委其禍祟於先亡使和順之俗變爲乖離孝思之心更爲忌諱則亞峨天理壞亂人倫其惡之盈非赦所及顧無士師之權以執其罪無先聖之道以正群心徒抱拳拳未免

喋喋僅能崇德輔慝曾不以人廢言庶刷神羞不累其聰明正直且黍民廣同慼於壽富康寧陳亮龍川集訊神文　癸卯九月癸丑里人陳亮以文訊故兵部侍郎佑順侯胡公之神曰亮生之晚不及侯時顧亦托侯里得嘗餘光而景前躅也亮之心侯其知之矣苟有疑焉而不以告是猶疊其情於侯使侯於亮若不相入是誠何心哉侯嘗位於朝而從法駕矣有正直稱決爲神明以自福斯里民不度而愬禱而歷如父兄子弟情連愛接過有無休戚於一體非若大賈之來使人僕僕然費管糜力於一飲一食而謂之勤也里人之望侯過厚而尊侯而實外之遇歲或歉若豐爭與出力拔貧爲是村社賑休名異類十百爲群前呵後擁頭徑目瞪手振足掉顧影自喜侳容鄙態閒見層出使旁觀稍知理道者蓋流汗下吒吒失聲問其名甚至僭天子之威儀悚然有惕於心也顧乃謂侯樂於得此而錫之福不爾而賜鞭不應心各生念口轉相語巧證曲毆奔走從事宇不可解使侯不得自明今若備容儀擁一人迎之道中周旋回轉無須時寧歇必且以其人爲病狂是不惟外侯病侯莫甚焉民不自顧計其害一方騷動謂宜則以侯故而及病侯侯之心必不寧此侯之受職於帝猶吏之受職於君吏以所部奉已與否爲愛憎金錢適爲威福君有不聞聞其

謂何使於三尺自擇焉惧弗克免而勝之柄帝實受之而侯豈以其私哉民之不爲侯地殆侯無以自信於民也民以誠禱於侯侯請諸帝而不復則再三而又不得命帝寧不爲民之覺侯之請終獲民事侯永永無窮已侯食斯里以常不以怪民之妄心不作悔尤不生草木之託其神於侯增東少西者損斥棄絕而不怪民自容矣民於迎侯之事已心醉夢人所憑侯其自適之無使亮之疑既告不答而轉疑侯之神不靈也自夏徂秋不雨民皇皇不自寧而寧於迎神亮則不寧焉方動訊神之念而雨不克躬持是文白於祠下使即香火所寓以告侯其鑒之　元王惲秋澗集安二賢神文　某以壬申之冬來拜祠墓悍恭惜祀几像暴露載經載營今也告成睠彼當首蕭焉神庭紫二賢之德聖之清兮以孔聖之哲極所稱兮揭若日月何廟貌之尚兮封而且屋來者何瞻仰兮蒼煙喬木何山爛其光兮煌非周粒桂酒苾其香兮神其格思歲永此而享兮　洛澄先生集題南廟王太尉禮神文　昔三閭大夫見楚巫樂神之歌鄙褻於是更定其辭九歌是已今郡邑皆有東嶽祠祠以王太尉配食崇仁縣南之祠尤靈異徼福者朝夕奔走太尉不知何時神嘗聞鄉先生寺簿黃公云蓋王文正旦也文正公太平宰相功在社稷澤被生民唯天當一事律以大人格心之道不無

憾焉危從定陵東封岱嶽恩隆大尉其食於嶽祠也固宜又人兵敘作禮神文寶寺濤公之說其辭惟則其祀匪淫亦屏原九歌類也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司吏日彭壽鑄駕成帙而以示予爲誌義不又㐅兵華文視延文視延之請本有其作其小又作寸本禱祠闕人歌其質也闕侯居政得民民登而安他日侯慕在體長野之祈祠于神者皆以侯詩是憂爲侯得聞而祠乃舒其谷以爲言俚不足自道或謂軍副者亟之能變風從律善闊物志固書叢爲詩於是與聲之一字集作又以道其意且以古之詩人者聚皆視延之令復用言命爲篇目其詞二集有闕山之抗抗兮水縱翔吞荒抱大兮谷疊層騰氣清渾兮朝吞神生其中兮宅幽凝居如山兮忠如水處端卓兮起下而忘鄙售其仁集人之祈兮從人之所市舉清明兮卯旨盤我民請兮朝吉日顧聽誠兮陳所當侯臨我兮恩如光照道兮照震忠汎吾兮集且康恭肅侯兮飲食夫常民氣集作寶晏兮心若詹絕我之飢兮侯由百兼作有穀神有澤兮宜陰集作金沃脫侯之恩兮歸侯之多福群畢勤之潔恭集作尽兮鑒貢盟乎山竹 右一闋爲祈神

笑哉吹兮音咿咿銅鈸吹兮呼賊雅偉之蓋兮衆下雲無惺兮煙爲惟合吾民兮將安雅吾侯之康兮樂飲有盤列兮合集作各神神擺漁篁兮降拂巢集作草 右侍妓兮在夫人能㛋遷兮桃眇調丹含瓊兮瑳上登佳笑髣地瓊情兮淫接豆爵器無虛兮果蔗雜沾枕集作氏雲清醉兮流駛光巫語旋兮觀袖翔瞪虛瀲兮鑒迴陽集作迴語神歡兮酒云集作夫大望吾侯兮遵貴事朝爲駕兮攜寶雷于猶函猛兮徐遵騎吾何集兮神歡維吾侯之榮兮吾遊自遂 右一闋爲酬神唐羅將沫說書惟岳降神解 幽乎理者神也顯乎用者人也苟易其所則爲怪妖非仲尼之所言也三百篇亦刪於仲尼而岳降中肅不刪者豈仲尼之前則其事信仲尼之後則其事妖歟如是則變龍稷离而下有相其君輔其主以致理者皆神降也人何有哉是必以國之興也聽於人亡也聽於神當中肅時天下雖謀詩人知周道已去欲挽其首以蘇文仲尼不刪者欲以顧詩人之音苟不爾則子不語怪出於聖人也不出於聖人也未可知集作王何夜生集作書遂法神讚 道德之威神則不怒是心無邪孰敢予侮集作緩之已銘事神銘 凡境內山川社稷城隍風雲雷雨先聖先師歷代忠臣義士有功於世入於祀典者皆神也伏惟聖朝遵崇祭祀毋毋行下各處有司常加用心敬事嚴尹蘇已當以聖朝崇祀之心為心在任常川恭謁神宇壇墠之地見其圮毀處隨時督工修理毋致褻瀆可也如遇春秋

祭祀必遵依聖朝頒降儀式務要齋戒嚴肅壇壝清淨祭器完牲犧酒醴清潔樂舞具有一一如儀臨祭之時又須存誠肅敬不可懈惰弗恭如若祭物不周非人儀則必至於瀆神而祀法紊亂矣輕忽嗟嗟有集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神皆由己以致之其禮可不重歟語曰祭神如神在正此謂也銘曰 惟神洋洋如在左右我今存誠庶或不弔一遂明條庶品具有道且惟豐肴枝惟單匪匪小臣恭爲祭肴事犧光榮於顏享祀事孔昭翊我明后千秋萬年受福彌久勞之頌聲晉揚洪三公山丁神祠賦 南極鬱紆飛龍在天太白巨石巨靈擬山二后咮位惟公在焉下則歸雲逢勃綠水流雄峰端拋辰衡石含谽峰峴阻岐使林泉條適塗進蹊行者息焉步趾於斯陟大峽登恭巘奕壇歷朔陽峰華殿之顏敵觀懸門之翩翩神木鬱蔥百增周乎淵房進排闥闢顧將室堂聖植列峙丹飾煌煌千樓浮跋夫嗜騰猿累層定業齊載長梁軋山藻於前挽蛾振稍以采章文綺朧具紛麟洪範蜂以披揚爾乃道迎降趾遊坐來廟日不遠奄更倏已光臨筆致祀嘉旨備詳陰祚顯應涌洋行灑普此士女樂彼豈樣文同集作闕神祠并序丙申歲夏五月南幽大旱土人走穿之要冊池取神水者如市既得各就其社祀以詩雨然歸句不應民

甚恐懼术祿焦祈不得食以死且殛神何不若驚時之速驗也群口咨嗟余聞之爲作問神辭俾歌之凡三篇如左 惟歲之旱兮卯群靈而啟期然豐壤汗顆以歷他種兮俾趣神之所淵綿益丕以借餘澗兮彙禳以歸期監乃衰之老兮少悼民之飢巫歌覡舞兮舌禱而脫奉原呼野召兮翁走而嫗肥奉新絜以羅庭戶兮日履爲而益於吾將問神兮不聞此而曷爲其一 穿山之壞兮穿水之灣吾神宅茲兮幾千百年土泯所仰兮重如一天凡旱取雨兮易若手然潤透漉滴兮陰隨葯煙盡黍之境兮歲無儲田茲民龍之禍渴兮風燥而日蒸吾將問神兮豈或不識而累前其二神當以功兮奇天之福家盡藻火兮已矣蠲玉樓獻將鴟兮極無聯屬煜峴煜兮蹬山結谷陛霄之下兮雲歲雨蓄宜以其澗兮惠吾百穀胡爲自晉兮肆燈之酷吾將問神兮寵其爲所其三請神詞 惟神受陵人之祀者久矣陵人仰戴神之氣恩不嘗敢一日忘之神之所以視陵人之如此歸蠲當念有以對其氣祀之意今天田正仰膏雨而蛾蛇日熱於此爲惡陵人且夕望神拯活之心豈止如窮饑之盼潤餘渴哉之老世某者或伴房穴矣諒神之易焉力者爲江浙集李和父詞神詞 竹鎮兮是奇焉文瞰兮西海登群玉之府兮白雲能能利司天兮毛米古進尊兮瑤池憶余心

兮飄為旋升兮軒丘即平圓兮佇貽颯晨風兮井木間環玉兮泠泠神來歸兮洋水舞青鳥兮都庭陳桂尊兮藉白茅中徹詞兮再拜以偪歆余誠兮神何私惟怙終兮拙書

李洪芸菴類藁迎送神辭有序

紹興戊辰夏五月甲子迄八月丙戌不雨武原之旱視他邑為甚河流既斷禳禱遍尚稼盡槁丁亥邑令余衍稽之衆議請水于烏龍井翌日水次縣十五里驕陽如焚陰雲忽興雷雨隨至民情大悅禀水佛祠緇素朝夕歌唄自是甘雨日以繼夜旬有二日四野霑足已未邑令率父老送神歸之棲是廟稱蘇單二王兵隸騎將軍蘇衆字子羽葬於武原家萬祖嘗夢而異之封征南將軍明帝戴加冊命又吳地志云昔有牛龔金邑八峯伯與弟逐牛入山土崩壓死今邑南金牛山是也龍井之始或傳神驢蹄地出泉因以為名事載海鹽圖經傳聞邑之父老祭法曰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惟神之靈距今千年廟食茲邑救此旱暵肹蠁如答是宜永崇廟貌佑我祭祀因稼民謠作迎送神辭使歲時歌以侑神辭曰　惟龍湫兮其源莫窮利萬物兮精神可通歲大旱兮我民之恫酌彼泉兮神聽孔聰擊鼓坎坎兮于神之宮濤衆溪毛兮饋進兩公神欣欣兮鑒我民衷神之來兮雨其濛念我稼穡兮滌去蟊螣斯罄甚小兮膏澤甚豐驕陽摧威兮冬走靈靈民之謳歌兮千古英風 右迎神

旱既太甚神是顯兮一勺之水為甘霖兮伊神正直歆誠陳兮三日為霖徧旬注兮我稼既興舟在步兮微我兩公余曷憩兮擊鼓其鏜山之下兮桂酒椒漿餞神去兮功成患弭去不顧兮攜幼扶給民塞路兮卒相有年多黍稌兮澤惠無忘永終古兮 右送神

郴州圖志魚鮮迎送神祠 并序　大守王[illegible]撰

古者祭不越望諸侯祭封內山川名源淵澤皆列祈祀謂其出雲雨能潤澤施大而恩多也後世偶而事之屋而貯之潰矣郴有魚鮮山特為峭拔聳秀中有神湫潔然可畏往昔相傳禱旱轍應為嘉祐蕭汝為記其事頗不窮格其理而背為荒怪盛稱神為某人某配倍古義以誣神果何所稽迷哉景定癸亥橘以秋成翁至其下歎其山水雖深知其必能致福于吾州也明年孟夏浹日不雨民莫能殖橘用悼懼丞齋宿燎熏橡狄祿陳君起東致命而禱乞神湫既學翼日丁卯橘登蘇仙山望桃花之顛勃有首霧千登三台閒遐眺則油然澍為率郡僚迓神於門外氣氣騰驤碎霆激電與湫俱至自是霖雨周浹允稱我農人嗚呼山川之靈赫乎其不可泯者如此橘切有感乎神之惠而思所以報之安惟史侑不恭率息忽於神深用謹戒既獨既虔復使還水於湫安神於山而後足以竭其衷焉考柳江集舊有桂邑迎神送神詞因效

九歌蓋為二章以祀神然祀之者悲惻送之者恭恪事神事人無二道矣嗚呼此非巫覡之所能知也俾俑替歌神將知之云爾　迎神耿吾懷兮臨據望則靈兮山中龍堂兮杳窔瑤圃兮珠宮乘清氣兮肅速澤我民兮為霧藹芬兮紙酥神肯來兮從女滇一勺兮玄淵何有秋兮在予 右迎神 續並迎兮未來 叶韻 之天渺雲車兮委蛇使豐隆兮先驅驂兩龍兮輝煇靈既雨兮揚波倏而來兮余所為零將濟兮清都聊容與兮愉娛把瓊枝兮精格翩會舞兮號竽踞數祇兮陳詞呈既降兮有孚極我心兮勞止神哉師兮其蘇

送神 太守王[illegible]撰

神之來兮旗留仍朋入兮丹丘撫嘉橘兮宵庭吸流泉兮同派颯淅淅兮雨霏霏散群靈兮往從之東水車兮東行騎扶桑兮咸池雨我兮福我神樂思兮而在左若信脩兮慰予悲愁祇兮呈安肯不可兮淹留鸞華酌兮肴羞流高堂兮延竚寒吾懷兮離憂聊表禱兮成遂眾來回風兮不得語予交手兮將歸樂新知兮愁予 同上叶 明欲報之兮崇何 叶胡 吳願豐澤兮無斲千秋兮萬歲保爾土兮子孫謁

宜祈雨迎神辭 桂[illegible]撰

桂陽郴之支邑閒於江嶺地瘠民窶往往逃賦役以煩催科雖歲屢豐而逋遁無虛日癸巳夏六月天久不雨苗且盡槁縣令瓏重丞吳致允率吏民即雩壇迎詣雨師靈谷通天祠備旗幟鼓樂迎神像于壇之左為邑民祈澤致七閒誠之至者必蓋然非假辭無以見遂作迎神之章俾民歌以祈焉其辭曰粵桂陽之巖嶽兮更荒山之漫漫室板次以隣兮兮土瘠薄而貧寒何吏胥於遠邑兮昏徂兇而暵乾石田折若龜兆兮鞠粮莠與蓁菅婦號妣而無泣兮啟釋釆以長嘆緊邑吏之不德兮職背司於田官煩催科而多違兮安對衆而褸顏念茲咎之誰執兮詎寢食之敢安慮心齋以進禱兮款嚴祠之重關惟明神之德威兮耿昭昭而桓桓排霓旌而佩虹兮駕青鸞而驂鶴北之水兮楚之山神來格兮縹渺閒徧九疑之雲霧兮涌洞庭之波瀾驅神若以發蟄兮起赤龍以蜒蜿轉阿香之雷車兮舞商羊而蹣跚雨浸浸其霑足兮庶西成之可覩禾油油其堅好兮亦俯仰以怡顏畢歲功而昭報兮薦芬苾之椒蘭

謝雨送神辭

桂陽之迎神以六月之巳未庚申雨于癸陵壬戌雨于宜城癸亥雨于唐延甲子雨于文明乙丑縣之遠近大雨霖浹日高平之暵乾者皆為沃壤苗之槁者盡起矣丙子俗吏備禮物送神歸廟邇作詩遺邑民歌之以報祭焉其辭曰語突兀而嶒嶸兮楚山之朝隮紛夭矯其蜚騰兮楚澤之蛟螭雷硠硠磕兮震千里之波驚寶臟香臭兮耿靈光而疵肥神哉沛兮浹十日之祁祁惠我民兮匪金玉與目哦兮赤地兮化

衎沃之塗泥彼槁者茁兮我穡植立而蕃滋老羸喜色兮歷飽食之康戩
政和聖德兮格穹旻與皇慈百神受職兮歸四海於庶穆兮方膺慎方濟
滲漉而靡遺神之歸兮民熙熙且崇丘兮歌由儀洒既育入狀睨狀撩如
欣兮更如坻含哺鼓腹兮以歎以嬉日用飲食兮帝力焉知　圖額未泐
潛溪集楊判史廟迎享送神歌辭　湧湯雖遥山上有古神祠相傳祠漢
文州判史楊侯侯縣人也名挾字聖儀累官皆有惠政侯歿已千載民以
雨暘禱輒應是侯之神在天儀不棄於吾民也吾民其可忘於侯乎濂辭
不敢為撰迎享送神之辭俾邦人歲時歌以祀侯其辭曰　紛深淼眺天
門白蜺出雜霓紛翩我靈整僑駕車登登艇翱翱翩我靈降滄塲回飈興
與之翔翩我靈受陽炎兮以放光滔滔翩我靈續如畜神兕衛鳥翼張
紛溶溶一　神莛答滉朱黃愉以康悅芒芒我靈車莫芳酎酹行千流若
雨我靈車蕙為膏亭且飫以舞歌我靈車靈已醉廣宴延無不儒我靈車
樂無極神山高高丘崇　神莛答二　氣翼翼欲上升指青玄化為文靈
之旋疾如風從西虎事東龍神之旋翱長逝凌紫清瑤光下窺之旋兆逢
惕景已滅猶放悉靈之旋錫我祜沛若雲雨下土　氣翼翼三宋仲弇淳
山集泰興建護城神祠跡　保三里之城雖係竭於人力迎百順之福宜

仰賴於皇休制吏兵革之餘無劇淵水之念深池高壘何敢恃以安居咸
德陰功賴無煩於默相卻強敵於覩感之際保斯民於傾側之中思酬厥
庥是嚴祠宇有功則祀敢忘春秋饋獻之儀既安且寧坐消兵兇侵陵之
患祈禳四六新居安謝神疏　年外名炎雨震風揀捷渫虞於大過氣天履
地載順發露於中孚幸新革故之規當致常儀之謝伏念某心存謙抑義
書隨時順稼志行米家陰隲肯堂之志幹於父蠱量材之能傳於工師臨
居不日而復成賤累迄安於坎止雖祛頑莫弭於報稱然吾盍可為於瀆
汙而冀鑒臨曹加既濟伏願災消無妄禍絕還屯使否極泰來燕取水安
於大壯庶咸資頤養鯉庭行見於同升進退存亡元亨利貞　三牲享神
跡民瘼未瘳方望歲兮闕闕天心甚涯乃興雨之祁祁豈伊人力之感通
賴爾神庥之蔭相厭厭晚苗之秀發綿綿早稻之方華螟蝗畀炎火之中
原隰足膏潤之澤一飽可必百室以寧是用糾衆信以同心備三牲而用
享何以報德茲為明信之存已用康年願畢始終之忠心香新語趨青山
新興觀題法神跡　道家者法家者本出同源土偶人木偶人盡歸一水
天既留三百年新興觀我史起八九位廣力神雖育濟民利物之功但無
兩果豁財之理帳休施主閻顏教門一筆使勾立現暫夫時邪將衆為口

嘉和昀念消災更色天尊事竟有成福生無量文德英華百神判將事百
神是日有司不敢　對議信倫粧禮行於時人和年豐神降以吉屬歲除
云暮田畯告晉農事不作使卑告休於是乎具蔬爲陳菓茂掌茶成功
於衆神設禮祀於大蜡雖既游此濮不驚不咸日邊精擇神將焉歆吁嗟
是司不謹有職青仲尼觀習物祭興於喟然令太卜益時償神夫於顯若
祀史陳信其多愧詞司存不敢坐冀恒罰弘明集論形神　蕭沈約述凡
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無念不盡聖人無
已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總無不盡之萬念故能與凡夫異也凡
人一念亡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視足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
無足亦何異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未轉瞬有已隨之念與形弁則暫
忘念與心謝則復合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與異人同則與非我不異
但凡人之暫無其無甚促聖人長無其無甚遠凡人與聖其路
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萬念而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爲言則形神幾
乎秉人能因果相生亳分不爽美惡之來皆有定業而六度所修或資力
致若修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
度所修幾於廢矣釋迦邁九劫勇猛所成勇猛之因定於無始本不資九

安得稱劫餘以爲因果情照本是二物先有情照卻有因果情照既動而
因果隨之不有情照因果何託因識二塗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同
情照致起於理非礙六度九劫蓋不足疑也玄綱論神清意平章　學
之士特有高與遠寄然然於自得之境爲真仙可接霄漢可升者神之王
也雖曰神王猶然陽和之氣發泯陰邪之氣乘襞亓可入靜愚心抑所起
靜默專一則神不散而陽靈全慎無恣其樂康之情以致陰邪之來乍古
人所謂樂往則哀來陽盡則陰勝若有持躁競而熇悖者此形中諸魄爲陽
靈之氣所鍊陰尸積滯將散故擾於絳宮之前矣可入室靜慮存一握固
滅其滓濁狀神清氣平然後省已悔過務令自新則轉合虛靜之道此亦
洗心之一術爾　畏神道章　或問曰人有善惡天地神明豈悉知之乎
愚應之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夫　神靈之府神棲於其間苟心謀之
即神知之神知之則天地神明悉知之矣未有爲善惡不謀於心者既謀
於心則神道所察無逃於毫分無逃於毫分則福善禍淫其不差矣何爲
頻生夭壽子夜盜跖壽莊蹻富足榮貴田恒昌乎愚應之曰天道遠人道
通報應之數遲速難量故君子遵令小人乃幸然吉凶糾纏豈止乎一形
乎故經日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又曰其事好還則報應之道可明矣何必

一切微之於目前乎稍古蟾心書神氣章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故次之以神氣神者性也首章言之詳矣然性之說有二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人要未生已前即天地之性萬殊一本者也父母既生之後即氣質之性一本萬殊者也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之說亦有二有天地之氣有父母之氣天地之氣真炁也父母之氣凡炁也蓋初在母腹中受父精母血而成其兆朕所謂凡氣也自一炁生胞二炁生胎第三炁英靈明仙之炁而生息性如未寄以體段未具而不能通靈迨夫四炁生息五炁生識第六炁高真沖融之炁而生靈體段始具具則能動動則神生神生惟靈至七月炁足十月胎圓然後降生白玉蟾曰人生在母腹中其臍與母臍相連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及乎降誕剪去臍帶然後各自呼吸而禀父母一點凡炁則棲於下丹田中寄體於腎下丹田者前對臍後對腎居臍腎之間其連如環廣一寸二分周圍有八竅前後二竅以應乾坤上通泥丸下通涌泉旁六竅應坎離震兌艮巽六卦以通六府一身之炁皆聚於此如水之朝東輻之湊轂也故下丹田為命之蒂其性則上居泥丸而寄體於心泥丸者在人之頂明堂之間六合之內是為頂門故云嬰兒頂門為性門也性門未合宿知宿世因緣等事合則忘之矣

故泥丸為性之根能知性根命蒂始可以言修鍊天地之氣亦有二人未受胎以前謂之先天又謂之妙炁其為炁也至大至堅充塞天地周流六虛晝夜不息人纔受胎便禀此炁謂之後天又謂之日用受生之炁即前所謂混合空洞炁常真凡炁是也其實一炁耳其炁亦充塞人之腔子裏每日遇子時斗柄指地九天之炁隨斗柄從九地之下發生周流六虛造化萬物子時非人間之子時也二六時中常常收視返聽瞑覺身中暖氣沖然即真時也丹經云精生有時時至神知百刻之中切忌昏迷天地之母炁既至則人身之炁以類感類亦自涌泉發生上升丹田點化凡炁以成人身之造化也故曰形者神炁之舍神者形氣之主形氣非神塊然一物嗚呼靈神非形炁茫茫無歸宿焉吁神性也炁命也二者不可偏廢也修性而不修命紫陽所謂精神為舍宅合難固未免長用遷徙之法修命而不修性釋氏所謂煉炁精粹壽千萬載若不明正覺三昧報盡還來復入諸趣所以先儒曰論性不論炁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要之性為上氣次之是書也余故以原心首之混合神炁仙家謂之煉金丹形譬則鼎器氣譬則藥物神譬則大功忌機絕慮收視返聽使精神魂魄意不漏內鼎器也晝化亥畜攝心一處終日默默如愚如癡採藥物也雖是寥門海蟾

玉蟾以此授人即丹經所謂且教守門安樂法養鉛之理漸教開也俚不昧了了常知神不外馳其氣自定謂之功也是以聖人忘形以養炁忘炁以養神忘神以養虛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彼所謂忘者非若槁木死灰擁壁見物惰然無知之謂也心若太虛內外明白圓活如走盤之珠湛然如印潭之月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孟子之忘也剩之不拘於內縱之不過於外老氏之忘也易於間常虛豁豁地也不忘懷也不管帶釋氏之忘也夫是之謂真忘若夫虛化神神化炁炁化形形死矣是謂衆人大玄寶典神靈天衆章　氣虛生神神宣生化化虛生衆皆出太虛太虛者在天地之中無方無所非氣非形其中有氣炁而為天濁而為地清濁分而生人故人生而必有清濁清濁既分中包太虛澄煉守則虛白生虛白生則濁亦清神自虛生靈自清得天衆應之兆神陰陽萬物妙機感悟真人之道蓋煉虛靈而滌昏濁也　神化神章　虛無為體寂照為用陰陽之不可以其數拘天地之不可以物封人皆有之蓋以塵土緣覺相汩而不得見之古今雖以法不可名雖以事不可致惟真人返樸還純澄明寂然以守之其妙用在澄心為室除妄為真其神自虛生然無形迹妙洞三界窮生死之根達利害之源乃神之應也神無所

不能致而化其神神則神在我而為真天地之神我則神之萬象之神我則神之神所化者在守寂不動然其氣以兩手相疊左手壓右手右手以摩頂上三千功從神自出外耶　神出神章　神煉之可以出形何謂煉神以謂守心惟能定神不老非可出神超生也出神超上者在圓神也古今徒說圓未保真者說圓神煉其光存心如明月形方彷彿有人坐煉覓不定上抵泥丸下窮丹海久久身有光彩自身中出隨其光彩出身外無有身形定洞自然出入出入故曰神出神矣　土神水章　神水之生非華池之津謂真氣滋養流灌之水也北方有滄海滄滄生玄龜玄龜吐真氣真氣化神水神水生腎故神水者氣之根元由入呼吸以出入一呼出一寸一吸入一寸人能少語少思少勞動則一時生一尺人睡一時亦生一尺但夢寐之間亦有勞動魂神耳晝則無思妄定守之以洗夜則無夢靜念而生令脩行者半夜定念端坐上吸下呼天池下湧地泳久久行之精液無窮長生不死之道始如此也吸天池灌曲江湧地戶則不飢渴不能營周百脉變化驅矣　補神生胎章　神自胎生從命分胎生則神生命分則神備形內天活炁因神動神本務動炁本務圓益緣定色相資漸失本源流蕩不已則神有所損也勞形損神三分勞氣損神五分勞心損

神七分罷氣搖動者勞形也愛欲爭色者勞精也思慮悲怒者勞心也神之所損各有淺深真人當先知補神之道則形全而能定神不能定使爲敵然耳藥服入參烏味三宮制之無事調飲食適寒溫起居常均去以道拘不以俗累則得神之胎也神胎者謂神返素朴而神有可養也然後可以定神之道行之矣

度鬼神章

真人以法度人以令度神法以隋真令以定飛尸經有出恐鬼神忌以令度之升爲真官先齋戒以清明表賦三界以丹砂九兩和以妙麵作本真形青白二色方紙千幅别焚之於大松下其松上有青白色雲自有神物見致辭而去

木神養神章

陰陽之妙造化五行各有真一至神之物生於洞天福地人遇之者可以爲真仙木之神茯苓是也服之得法能生神明經代四支茯苓末之搗研青松葉水和煮之以茯苓深碧色者爲良長能以木蜜和日三服如梧子大清旦水下通神不老不飢辟穀去五味服之三百日生青毛無寒暑更加梧子無着加湯藥無度矣

草神生神章

草者陰陽沖和之氣由兩露而滋萌生養有情益人於秋草中有至神服之能生神草神者黃精是也味之有法服之有理黃精九兩九蒸九曝研爲膏以青鹽一兩和之銅器重陽煎之色如碧玉爲丸櫻桃大每服一丸向東水下七日神全七七日真

神生真神生者開目已如生開室也

解谷神不死章

無極爲大極之谷大極爲天地之谷天地爲萬物之谷人心爲衆理之谷谷者納物而不盈呼吸而能應象于人心也神者天地開之至理入心中之至妙此神知覺盡盡與心相應猶谷之應乎聲也三才有休否此神無歇滅故曰不死也是謂玄化玄者天地之始象此者至靜之真體三才未立四象未生是道已具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此也曰大極曰性命曰鉛汞曰水火無非玄牝異名之妙也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立牝一竅乾坤之根蒂也氣道由此而出三才由此而生或以口鼻呼吸往來清濁爲說是亦道也但不得谷神之妙矣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者無間之義也謂谷之有神不斷不絕約大洞徹而不壞二儀定易以常存人能用之不急於勤不荒于怠故可與道相爲無窮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李林考
圈點監生臣嚴仲佳
臣孫吉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二　九眞

神

唐王維詩涼州賽神　涼州城外少行人百尺峯頭望虜塵健兒擊鼓吹羌笛共賽城東越騎神　李端詩江上賽神　疊鼓應繁絲送神歸九疑蒼龍隨赤鳳帝子上天時驟雨歸山疾長江下日遲獨㸃遊宦子今夜泊天涯　韓昌黎集賽神　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閑人麥苗含穟桑生葚共向田頭樂社神　王建詩賽神曲　男抱琵琶女作舞主人再拜聽神語新婦上酒勿辭勤使爾舅姑無所苦椒漿湛湛桂座新一雙長箭繫紅巾但願牛羊滿家宅十月報賽南山神青天無風水復一作碧龍馬上鞍牛服軛紛紛醉舞踏衣裳把酒路傍勸行客李嘉祐集夜聞江南賽神即事　南方淫祀古風俗楚嫗能唱迎神曲鏘鏘銅鼓蘆葉深寂寂瓊筵江水綠雨過風清洲渚閑椒漿醉盡迎神還一作神欲還帝女䆫空下湘岸蒼君陽浦向堯山月隱回塘猶自舞一門依倚神之祜韓康靈藥不復求[illegible]曾莫觀逐客臨江空自悲月明流水無已時聽此迎神送神由杜郎欲弔屈原祠元稹詩賽神　村落事妖神林木大如村甞來三十載巫覡傳子孫村中四時祭殺盡雞與豚主人不堪命積燎曾欲燔旋風天地轉急雨江河翻採薪持斧者棄斧縱橫奔山深多掩映僅免鯨鯢吞主人集鄰里各各持酒罇廟中再三拜顧得禾稼存去年大巫死小覡又妖言邑中神明宰有意劾西門焚除計未決伺者迭聚軒廟深荆棘厚但見狐兔蹲巫言小神變可驗牛馬蕃邑吏齊進說幸勿禍鄉原踰年計不定縣聽良亦煩涉夏祭時至因令修四垣憂虞神憤恨玉帛意彌敦我來神廟下簫鼓正喧喧因言遣妖術滅絕由本根主人中罷舞許我重疊論蜉蝣生濕處鴟鴞集黃昏主人邪心起氣焰日夜繁狐狸得蹊徑潛穴主人園腥臊襲左右然後託丘樊歲深樹成就曲直可輪轅幽妖盡依倚萬怪之所屯主人一心好四面無籬藩命狐執斤斧伍木穿邊髡主人且傾聽再爲諭清渾阿膠在末派罔象游上源靈藥逡巡盡黑波朝夕噴神龍厭流濁先伐鼉與黿鼉在龍穴妖氣常鬱温主人恐淫祀先去邪與惛惛邪中人意蠱禍蝕精魂德勝妖不作勢強威亦尊計窮然後賽後賽復何恩　楚俗不事事巫風事妖神神妖結妖社不問疎與親年年十月暮珠稻欲垂新家家不斂獲賽妖無富貧殺牛貰官酒椎鼓集頑民喧闐里閭隘兇酗日斯頻歲暮雪霜至稻珠隨隴湮吏來官税迫求質倍稱貧者日消鑠富亦無倉囷不謂事神苦自言誠不真岳陽賢刺史念此爲俗也未可一朝去俾之爲等倫粗許存習俗不得呼黨人但許一日澤不得月與旬吾聞國僑理三年名乃振巫風燎原火未必憐徙薪我來歌此事非獨歌政仁此是四隣有亦欲聞四隣劉夢得詩陽山廟觀賽神　梁松南征至此遂爲其神在朗州　漢家都尉舊征蠻血食如今配此山曲蓋幽深蒼檜下洞簫愁絕翠屏閒荆巫脉脉傳神語野老婆娑啓醉顔日落風山廟門外幾人連踏竹歌還　陸游渭南集賽神曲　擊鼓坎坎吹笙嗚嗚綠袍槐簡立老巫紅衫繡裙舞小姑烏臼燭明蠟不如鯉魚𩻝美出神廚老巫前致詞小姑抱酒壺願神來享常驩娛使我嘉穀收連車牛羊蕃歸臺門閒雞鶩一母生百雛歲歲賜粟年年蠲租蒲鞭不施圜土空虛東草作官但形模刻木爲吏無文書淳風復還羲皇初繩亦不結況其餘神歸人散醉相扶夜深歌舞官道隅　叢祠千歲臨江渚拜貺今年那可數須晴得晴雨得雨人意所向神輒許嘉禾九穗持上府女巫雙雙逐歌舞嗚嗚歌謳坎坎鼓香煙成雲神降語大餅如盤牲腯肥再拜獻神神不違晚來人醉相扶歸蟬聲滿樹鳴斜暉　歲熟鄉鄰樂辰良祭賽多荒園拋鬼飯高机置神鵶村人謂分神之牲者中諸神鴉之人散叢祠寂巫歸醉臉酡鵶更堪笑鳴噪下庭柯　落日林間簫鼓聲村村禱社祝西成扶翁兒大兩髭髯既水渠成千耦耕家受一廛修本業鄉推三老主齊盟日闌往穎歸王化要使新民識太平范石湖大全集樂神曲　豚蹄滿盤酒滿盂清風蕭蕭神欲來願神好來復好去男兒拜迎女兒舞老翁翻香笑且言今年田家勝去年去年解衣折租價今年有衣著祭社元舒岳祥迎地蒙樂神曲　汗田稻子輸官糧高田豆角初上場楓林沉沉誰打鼓農家報本恭祈禳打鼓打鼓复打鼓大巫邀神小巫舞絳衫嫣嫣映女冠裳手持鈴叙道神語前年軍過猶拂空今年一母生十雛畊東桂秫穫頗厚大甑炊糯貧成酒家纖与布裂且長翁媪製作新衣裳再拜奠神重酌酒男耕女桑十倍揚大婦小婦別有祝生養好男房計足巫公巫公吉爾神產穀不如多產銀驢馱馬馱車碌碌兔斫柘條行蠶扑玄虛吟菉賽神　王萬喧士女茄鼓亂迴風畫道迎神會應祈此歲豐　國朝宋濂蘿山集賽神曲　彤光曉射天門東鴻龍玉狗有路通巫娥傳芭向筵舞華衣鬭春猩血紅神斋爛爛玉作墳帝車殷殷雲爲幟驚河秋白政愁人綠毛花使傳遙信來如奔雷去颯𥪯傳陰忽隅不可知羽林星中五千騎手執戟枝瞻翠旗西

山鬼雄白銀甲嘯呼喝佚海將壓祝神碟之句九陀鳴眼㧞樹看人耕唐
李建勳詩迎神曲　棡蠻羃吟塞笛女巫結束分行立空中再拜神具來
滿奠椒漿齊獻揖陰風窣窣吹紙錢妖巫瞑目傳神言與君降福為豐年
莫教賽祀虧常筵王叡詩迎神　蓪草頭花椰葉裙蒲葵樹下舞蠻雲引
領望江遙滴酒白蘋風起水生文司空曙詩迎神詞　吉日兮臨水沐青
蘭兮白芷假山鬼兮請東皇託靈均兮邀帝子吹參差兮正苦舞婆娑兮
未已鸞旌圓蓋望欲來山雨霏霏江浪起神既降兮我獨知目成再拜為傳
詞司空曙詩送神曲　神之去迴風嫋嫋雲容與桂櫂瑤席不復陳蒼山
綠水暮愁人　魚山送神曲　紛進拜兮堂前目眷眷兮瓊筵來不語兮
意不傳作暮雨兮愁空山悲急管思繁絃靈之駕兮儼欲旋倏雲收兮雨
歇山青青兮水潺湲　送神　振振山響荅琵琶酒濕青莎肉飼鴉樹葉
無聲人去後紙錢灰出木綿花皇甫冉詞迎神詞二首并序吳楚之俗與
巴渝同風日見歌舞祀者問其故荅曰及夏不雨懼將無年復云家有行
人不歸憑是景福夫此二者皆我所懷寄地種菊將成枯草弟為臺官羈
旅京師秉筆為迎神送神詞以應其聲亦寄所懷也　迎神　啓庭戶列
芳鮮目眇眇心綿綿因風託雨降瓊筵紛下拜屢加籩人心望歲祈豐年

送神　露寒夜月隱壁氣淒淒人寂寂風迴雨度瑤席來無聲去無迹
神心降和福遠客王維集魚山迎神曲　坎坎擊鼓魚山之下吹洞簫望
極浦女巫進紛屢舞陳瑤席湛清醑風淒淒兮夜雨神之來兮不來復使
我心兮苦復苦宋清江三孔集常山四詩并序　熙寧六年之仲冬太守
以旱有事于常山平仲職在學校不預祭祀太守以常山岱之望而太守
出城為非常故帥以往平仲既不辭又不敢無言以助所請也作迎神酌
神禱神送神四詩以畀祠官　迎神　木摵摵兮若有聞風回回兮吹塵
神之來兮何暮斗斜月落兮夜將向晨跪捧香兮謹以俟久注目兮山雲
酌神　不敢告勞兮山之盤盤祀事孔修兮誠心亦殫陳肴羞兮堂下奠
旨酒兮石之間神庶幾兮享此既醉且飽兮留聽余言　禱神　歲且大
旱兮田事甚荒疫癘將作兮火菑流行惟神之名兮其德有常靈鑒不遠
兮昭此忱誠出雲洩洩兮零雨其霏庶幾此民兮不乏粢盛　送神　巫
傴僂兮告神將歸昇再拜兮儼若初來神之樂兮游衍風為車兮雲為
祈禱者待蘇兮濟者需肥自今以往兮余日望之長流天地間兮陳泰洞
庭迎送神歌四首　我歲晏兮此行躋維舟兮洞庭詣靈君兮神宇女巫
進兮告情擊鼓兮坎坎心馳兮目短靈倘恍兮有無思我虔兮毋遠　脩

門兮延佇靈將勤兮私語羣龍兮吹雲夜天矯兮樹羽擊鼓兮咽咽靈馳
兮飛旋虬玉珥兮玄眼㫏紘縱兮華鼓紛進拜兮主臣心夷猶兮平陸
我所悅兮霞觴儼將進兮翱翔盼靈光兮怵惕靈惝我兮清揭醴酒兮茲
椒荃蕙兮為殽靈歆此兮宜壽配南箕兮朶北斗介下土兮景福侑皇風
兮永久　蹇既醉兮日莫綠煙生兮南浦靈之回兮彩蒙蜼為文兮螭蟈
幽懷兮明夕窈窕兮望不極耿誰告兮靈辭老勞汝兮余思湘之濱兮有芷
候南風兮來歸陸游禜句表絕句十二首己巳秋七月不雨人心焦然迺
戊午齋宿致城隍清源渡龍君敖山五神于州宅以禱始至雨洒塵自
是間微雨輒隨閤旱氣轉深苗且乾槁要神弗獲其憂懼不知所出越癸
亥日亭午率郡僚吏申禱于庭未移頃雨大至耄稚呼舞皆曰神之賜也
某既拜貺又明日以神歸念無為神報者乃作送神之詩七章以侈神功
且又以祈焉　休休旱稻已焦卷晚稻槿風更可憐枯盡百源無一滴老
龍河處卷雲眠　爽豪香雲眠欲穿不應氣數總關天去年兵又今年旱
守也於民自寡緣　五神莊止足精神迅發風霆一欠伸能事莫嫌相迫
促門前多少望霓人　老火尤驕氣蘊隆爐香爇罷日方中片雲忽卷天
河落頃刻難名造化功　神祐恭惟及物深中間感應妙精祲要知感處

還為感終始惟當秉一心　眼前物意頗昭蘇未省郊原徧也無更覺洗
車三日雨普救大地活焦枯　龍輀欲駕已多時父老遮留一日遲扶菊
寒泉何以報精勤更寫送神詩黃煙龍壁林集迎神詞兮一息神真人所
雨作真人福地金庭宮身佩含景蒼精龍坐朝五岳位顯崇威儀衛從行
虛空杳眇濁世塵冥濛神符道駛浮丘公英奕瑩澈表裏融倏忽飛馭凌
剛風鳳凰承翼聲雝雝胎僊舞導游方蓬帝閣赤子顛崖中旱乾水溢瘝
誰恫分司百靈前豐隆瓊臺琳宇環奇峯時駕玉輅滄溟東通來烈日勢
蘊隆稻苗若枯病我農宇民所覲惟年豐九關虎守呼莫從高真慈念亟
感通天瓢一灑神馮駿嘉惠千里成天工靈貺億載垂無窮崔宮教集楚
州龍廟迎享送神辭　紹興辛巳金人來寇嘗以銳師樓船薄海而下欲
以奇襲我將臣李寶受命迎拒既下海即沉牲釃酒禱龍神而行事還具
上神之詭異以請于朝天子既推功不居報禮上下則惟有神之功厥尤
彰灼下其事淮南漕司擇僻海地建廟乙丑三月楚州鹽城縣告廟成漕
當以上命往祭某既以漕檄為文又私自作迎享送神辭三章遺縣令使
歲時歌以祀之　君之來兮殊廷雷隆隆兮雨冥冥從天吳兮罔象紛萬怪
兮如雲若有妖兮震奔沛吹逆浪兮揚𩊠腥援天矛兮下討扶蒙霧兮祥

𣧑地平天靜兮日月清爽我民蒙福兮萬年艱事　辛楣兮葯房蘭枅兮桂楹翼翼兮新宮揭將進兮芳馨栢實兮松液芝菜兮香英蕒瑱肇分清兮酤玉俎析兮嘉牲雅聲兮遠姚鏘和平兮鼓鍾紛繁會兮孚至靈連蜷兮須搖僨精翼兮紛紜潔我心兮恭事靈欣欣兮燕寧　君之去兮朱宮東飛雲兮御廻風貝闕兮璺敞金臺嶭兮穹窿珠粘兮炫熠罔玉樹兮青葱天琛兮水碧眾寶萃兮玲瓏良辰兮高燕命馮夷兮展舞鳴鼉兮海童群仙兮良侍君肯臨兮尚春容君不我留兮我心忡忡神眇清思兮勍勍惠我民兮孟終元王景初蘭軒集文孝王廟迎送神詞　天門曉兮玉鎖開朝萬靈兮君始來駕雲車兮眾風馬君無爲兮久徘徊潔精誠兮薦丹衷我民顧兮君所哀瑾芳兮王醑山吟兮水舞神樂兮民勸杞益隆兮千古靈宮峨峨兮山之幽神方樂兮胡不少留簫鼓咽兮梅祖徹松桂悲吟兮山水愁保康寧兮驅癘疫終千古兮荷神休程端禮畏齋集台州章安土神趙侯廟靈甚侯名炳東漢時人事見漢書迎神送神樂歌三章　侯遊兮何許上賓兮帝所巫覡兮屢舞侯不來兮延佇望冥廓兮何極水冥冥兮天碧張高蓋兮凌陰青丘覽章安雄侯宅　侯弭節兮盛堂邑星厲兮心不康觸東流兮腫桑聊容與兮閟章侯之生兮龍光攬日月兮閶闔陰

陽行百谷兮厲鬼遯藏生我民兮不夭殤令何爲兮汝傷民何爲兮不忘侯去兮勿亟覽九土兮爲通祖高辛兮伯益大火故墟兮不食侯無我遺兮昭事無斁呈書不傳宗與學中今以從王逢梧溪集奉孝友先生迎享送神辭有引先生諱王字德卿少遊之裔受學于峻峰方公隱居崇明淑門弟子若干人先生卒門弟子以行業私謚孝友請祠于州庠其子崇德儒學教授約徵迎享送神辭于逢辭曰　海東隅兮三州毛龜黿兮蛟龍湫羌聲教兮邀悠靈斯藏兮道斯脩道不行兮長邁祠學宮兮子孫永賴日導渚兮風林鳴如聞音兮磬欸楚葵青兮蘼靡牲甚肥兮酒甚旨皎白駒兮疾馳儼永冠兮戾止有聖賢兮依歸川魚泳兮鳥雲飛靡潛伏兮弗昭著靈自今兮欽孰遠唐李長山集明神詩　明神司過宣令寬猜室由來有禍門莫爲無人欺一物他時須墨石能言廣利王女詩雲溪神歌一首　山勢縈回水脈分水光山色翠連雲四時畫入詩人詠役殺吳興椰使君元稹長慶集廟之神　我馬煩兮釋我車廟之神兮山之阿余一拜而一祝祝余心之無涯淚汍瀾而零落神寂默而無譁神兮神兮索神之寂默而不言何復再拜而再祝鼓吾腹兮歌吾歌歌曰今耶古耶有耶無耶福不自神耶神不福人耶巫爾惑耶諗而誅耶謁不得耶終不可謁耶這

吾駕而遵吾道廟之木兮山之花宋呂居仁詩往歲在白沙見江上往來祠神者殺豬羊鵝鴨日夕相屬也有感於心後至濟陰因成長韻當記白沙故人投之廟前庶幾神少知自戒乎　今日殺一羊明日殺一豬閒神何所樂而必爲此歟羊死噤無聲豬死足號呼傷哉鴨與鵝閉目頸已朱問神此何頁神亦何所取吾知斯民愚非是神所許江船一帆風江田一犁雨民或謝神勞尚使相告語但求閒溪毛足以薦筐筥何須汙刀几而後羞鼎俎於物固無恐於神亦無咎更令嗚嗚歌特送坎坎鼓廖行之省齋集和俎豆潛江以詩禱神　江行數日風打頭江上家子蒸牢慰人言水神喜作祟客欲精禱姑雖弁平生結習口語業篇詩敢吾凌神休欲然回首領此意一息千里聽安流沇逢雲詩樂神　夷人事神正自釀山頭水邊與神樂大巫尾衣手搖鐸群兒伐鼓更嗚角青山隱隱神欲歸湘水灘灘日腳西小大酣歌向山棲神羨滿盎均汝聲清漳集蔡如松九侯山神詩　甚矣作圖經者之謬而好爲神怪以駭愚民也如此吾章發懷恩南有山聳起九峯上有神祠世謂之九侯山神作圖經者爲之說曰夏禹庶子少康封于會稽子孫九人流死於此又爲之說曰九侯神者鬼侯也山有鬼侯城自今觀之若以爲少康真禹之庶子耶左氏哀公元年曰昔

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孔穎達曰計大康失邦及少康失國尚有百載是少康爲后相之子非禹之庶子明矣子孫九人流而爲神於傳無見焉若以爲真鬼侯之祀耶史記紂爲無道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徐廣曰九侯一作鬼侯鄴縣有九侯城鄴縣者今邯鄲也邯鄲去漳僅萬里不應有城於此而爲神也此蓋山之九峯各有神主之如今廣州南海廟達奚司空等謂之九侯是也嗟乎堯舜三代之神見於南方者自零陵舜祠之外惟道州有鼻亭神乃象之祠唐元和九年河東薛公剌道州惡其爲子則傲爲弟則賊非化人之意斥去之孰謂漳僻遠而有三代之神乎爲作詩以辨疑　誰言少康真禹子九孫九人流到此誰言鬼侯遭紂虐寃魄至今靈故壘誕哉二說大荒唐未識根原有初始我曾南自五年回杖屨空山問遺址數間古屋傍林巒一簇偶人皆劍履斷碑仆地蒼蘚浸滿庭落葉秋風起歲時伏臘走村翁醵錢買酒烹羊豕粵巫擊鼓細吹角盤日歌呼乞新社飽烏攫肉舞盤蹢野蝶孱簪挾蠱惑愚民婦姑相欺誕巧轉筐篚叢俗耳耶知三代去已遠鬼神豈肯歆非祀漳川僻在窮閩北去中州數萬里從來不及風馬牛廟食

胡慚而至是濫觴曲士妄穿鑿湍激妖狐因倚恃噓煙吹霧作精變歷古寘寘無辨理何當濟會狄梁公爲我東特皆斥毀中興江湖集曾鞏詩餞神　擊牲釃酒薦明羞飣果漿香嫂僕專揀米作糜分撚梳折箏爲暑插芳筵兒驚庭下添熏肉神究人間用紙錢巫祝謂知來歲事珓坏猶有暫時權周南仲山房後集隨太守送神歸有感詩　泌水洋洋可樂飢強尋囊粟止兒啼自憐蠢簡爲儒誤也逐鳴笳到佛祠文字不堪供吏役時方供帳冗之姓名漸喜少人知一廛未辨歸耕計坐看槐堂綠陰移詠史詩　郭汾陽女許橋神唐郭子儀汾陽鎮蒲設造浮橋而數爲水毀撩公酹酒許以小女妻之是夕水回木生埠上遂成橋而小女尋卒因塑廟中人因立公祠號河瀆親家翁汾陽蒲鎮造浮橋女許橋神水患銷河瀆親家從此號正人夫豈自興妖　陳茂呵水神東都時陳茂一日乘海至中流大風起波濤洶湧茂端坐舟中拔劍大呼風浪自息遂奔東都陳茂海航時巍爾陽侯敢肆欺拔劍一呼風浪息大賢行處有天隨姜特立梅山集海上獲捷禱於廟神王公方交鬭間賊艎忽倒赴水死者太半從請于朝賜額靈惠　直駕樓船擣賊艎金盤一擲萬人開何當爲奏褒封典釃酒封羊亦快哉李俊民鶴鳴集吴神詩　山頭多少往來人香火爭光尾鼎焚蕭

鼓下山人漸遠晚風吹起一溪雲　吴萊淵穎集北方巫者降神歌　天深洞房月漆黑巫女擊鼓唱歌發高梁鐵鐙懸半空塞向墐戶跡不通酒肉滂沱靜几席箏琶朋指淒霜風暗中鏗然鄰敢觸塞外妖神喚來遠隴坻水草肥馬群門巷光輝墐狼纛欒家側耳聽語言出無入有凌兔奇妖狐聲音共吽嚱健鶻影勢同飛翻髭肮故王大獵處燕走廢磧黃沙樹休屠收像接秦宮千閭請騶開漢路古今世事一渺茫楚禨越女幾災祥是邪非邪降靈場麒麟被髮跨地荒北彌禪師集王侍守治王龜神徐提點　日月何私等照臨坦然明白洞幽陰其餘不信信諸己所以無求求放心妖可擊蛇惟芴在河當髮婦遣巫沈不知今夕復何夕起我懲姦誌惟吟元董嗣杲廬山集武康姓丁人號生龜神合邑騷動　世降多淫祀時荒廬盜區妖丁肆荒誕結甲走昏愚揭幟營祠廟椎鑼鬧市衢大夫清似水勦絕莫踟躕宋白子西詩謁龍泉神　危徑盤紆入紫氛香林邀與世塵分誰知今古山前雨盡是朝昏石上雲溪暗碧泉和月見洞深幽鳥隔花聞我來神在無言鼓松下惟香一炷焚陸游渭南集致齋監中夜與同官縱談鬼神效宛陵先生體　五客圍一爐夜語窮幻怪或誇雷可斫或笑鬼可賣或陳混沌初或及世界壞或言脩羅戰百萬起睚眦餘談恣愯扶

所出雜細大風雲墮夜情幽坎窺鐵械群號起古聚狐泣出空解妖狐冠髑髏掩袂弄姿態空牀伏速因夜半出竊嚗雞亦多聞盆頗犯綺語戒不如姑置之枝枕休困憊明當掛祠衣僕僕愁巫拜　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分披衣起坐神光自兩眥出若初日室中皆明作詩志之　靈府無思踵息微神光出眥射窗扉大冠長劍竟何有尺宅寸田今始歸憂患遍前皆夢事功名自古與心違三峯二室煙塵靜要試霜天槲葉衣曾慥類說有神降於鄭絳家吟詩曰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荷花渾忘卻空將荷葉蓋頭歸晉陶淵明集神釋詩　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託善惡同安得不相語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壽永年欲留不得住彭祖姓籛名鏗顓頊玄孫歷唐虞夏殷至周年八百歲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鶴林曰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幾云大化中四句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乃神之自適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矣貴賤

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宋蘇東坡集和陶潛神釋詩　二子本無我其初因物著豈惟老變衰念念不如故知君非金石安足長託附莫從老君言亦莫用佛語仙山與佛國終恐無是處甚欲隨陶公移家酒中住醉醒要有盡未易逃諸數平生逐兒戲處處餘作具所至人聚觀指目生毀譽如今一弄火好惡都焚去既無負載勞又無寇攘懼仲尼晚乃覺天下何思慮吳明可湖山集和神釋詩　人生稟一氣自微而至著不問富與貴不論新與故自有形影初我便相親附二子既有言我寧無一語汝形未生時影復在何處偶與我有緣同生復同住幸我所依人造理仍知數身雖未盡然已辨周身具得酒即忘懷寧復顧毀譽醒即看雲眠目送孤鴻去我亦得安閑不憂還不懼說與二子知莫爲身外慮元郝經陵川集和神釋詩　出入生死間妙物不自著物物弗爲物超然變新故二子一臚鷞羊負相骨附成壞不在己安用相吉語元陽初化時靜一是存處在在靡方所悠悠無定住陶老信達者得失委命數全人乃遺形種秫修釀具一醉樂有餘陶然忘毀譽醉夢曾弗辨町畦都削去既不將不迎亦何憂何懼能逃世上名豈有身後慮董中洲詩和神釋　天運無停機萬彙自招

著人為萬物靈豈不知其故塊然血肉軀形影強依附足行與手持目視而口語伊誰使之然誠與求其處明明虛靈臺運行未嘗住而我居其中動息有理數烱然方寸間昭晰萬象具如何今世人務外逐虛響繫影何所得忘形未能去寧知慎獨功至要在戒懼欲免終身憂當為百年慮文同丹淵集奉送少訥還青神　濕雲堆空洩淫雨日與三嵎氣相軋春陽沈伏不得動萬木屈蘖草藏茁叢岡複嶺誰敢度旦暮寒鷄叫泥滑少訥胡為犯此苦特念我困來省察延之累日對佳話如侍大饗聽椌楬身體弟兄別已久使我心胷豁莫剖天將少訥愈我病次弟為取噗茅拔長編巨軸寫治亂筆墨揮灑何橫猾詞章直如子長健辯論不比仲連黠我愁無朞類師曠鷦誤銜珠投二八酌泉煑蔬共家饌敢用俗禮費烹殺少訥忽爾道其去歸轅在途不可挽此懷作惡定數日憤憤已覺漸磨憂欲留少訥意無盡更為逡巡𣊬西轄掌壁雁湖集青神道中　滄江掩映檀樹林寶塔嵯峰狐雲岑田家春時相勞苦結社分明宴簫鼓道邊兒女齊唱詞致梁復掛一鈎絲相攜卻踏溪橋路薺麥連雲住何處蒿立方歸思集十二神贈莫之用　抱犬高眠已云足更得牛衣有餘燠起來敗絮擁懸鶉誰羨龍鬚織冰簟踏翻萊園底用羊從他春雷吼枯腸擊鐘烹鼎莫渠

愛小筆自許猴葵香半世飢寒孔移帶鼠米占來身漸泰吉雲神馬日匝三樗蒲肯作豬怒態虎頭食肉何足誇陰德由來報宜奢丹竈功成無躍兎玉函方秘綠青蛇元張着詞風流子歲五月初神以中秋二日之六七八日張燈遊人待風回息武休元夕荷雨送涼颸炎塵淨三市影燈宵香珠絡翠緲䍦搖冰盌絲棚花架光射星橋洞天好笑聲遮畫扇歌韻合鸞簫瓊樹影中月窺端正雪羅香裹人鬭嬌嬈　依稀元夜景銅壺短還又露酒煙飄空遣酒懷搖蕩壽思無聊想驄馬鈿車佼遊何在雪梅蛾柳舊夢難招醉掩重門半缸蘭燼紅銷沈子壽竹齋集搗練子存神詞神欲出便收來神返心中氣自迴喚丹元朝玉臺　時運水日般柴寸田一點是根芽這交梨常種栽　神欲出便收來神返心中氣自迴返嬰兒成聖胎靈液注藥珠開大丹爐裏響如雷忽飛昇遊九垓馬窩庵清泉集臨江仙題王元明吾神一幅鷺溪霜雪練虎頭寫出丰姿路人遙指莫相疑翛然眉宇淨心與海鷗期安得玉堂揮翰手為君重賦新詩紫雲歌罷醉芳巵月明歸路穩猶記送君時晏元獻公類要總叙神祇　山川之守紀綱天下者為神國語仲尼曰昔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客曰敢問誰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也九

魁六宗之類徐集蔣廟碑云前哲令德之流派言神也薜荔之服辛夷之車若自空乘來遊下都同上方介十巫何憂一車行觀吉王頑折踈麻徐集蔣帝鉆五衡植木四照栽花當考會憤無棘逵城有鶴刻此萬華永鎮嵩霍同上禹貢九州受蒼水繡衣之命武師牧野按五車兩騎之神武假靈於五將三門武取象於長庚北落奇怪恍惚歷代有之徐集武烈帝碑堪坏伏羲切又平坏切得之以襲崑崙神名人面獸身肩吾山神不死主孔子時得之以襲處太山禺強得之立乎北極大荒經云北海之神名曰禺強靈龜為之使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少廣山名武云山名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莊子神樂其靜脩肇無形後漢光和年西岳碑犺軏颾軒羅隱巫山行云縱有精靈得往來云云已頹陷裴真玄之四十方達婁宗臣之二年未報西岳題名云開元二十三年滎陽鄭虔謝於神曰某繫齊將身神其福之豈敢望云望始如在永事明神日君月妃韓愈元和聖德詩曰娥赫娌妃又作妃當考如鄭人之驚伯有類異俗之畏子文徐集李司空廟碣曰英靈肹蠁若在左右齊一也明衷中也正精壹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語曰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國將興云云昔

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崇高山其亡也回祿火神信再宿為信於聆隧地名商之興也檮杌鯀也次過信為次於丕大也山在河東其亡也夷羊神獸在牧商郊牧野周之興也鸑鷟鸞鳳別名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宣王殺杜伯而不辜後三年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於道左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王中心折脊而死殺杜伯而不辜杜伯起於道左朱衣朱冠朱弓朱矢同上東皇太一星名天子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曰云云雲中君雲師屏翳湘夫人堯二女大司命少司命星名主知生死東君日也河伯　山鬼國殤從軍而死者禮魂已上屈原九歌之名禮魂為注言至者獻舞盛禮敬之意也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十二封嵎之守獨紀於汪芒神靈之封諸山川之守也山川之守謂尊山川之神令主祭祀也即國語所云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幽都宋玉招魂曰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注幽都地下后土所治處土伯后土之諸侯九約其身九屈其角觺觺音疑逐人駓駓駓駓走貌言土伯之狀廣肩厚背逐人而走手中有血執人而汗之參三也目虎首其身若牛此皆甘人歸來恐自遺災注甘人食人也護世中尊雄摩經云若此云云護諸衆生注護世四天王也各理一方護其所部使惡鬼神不得侵害也和山山海經

中山經和山多瑤碧實惟河之九都是山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注河
其中多蒼玉吉善也神泰逢司之其狀如人虎爪好居萯山之陽出入有
光太逢神動天天地氣也注云言其有靈爽能興雲雨也天愚多怪風雨
山海經云堵山神天愚居之多怪風雨出入必用飄風暴雨又云光山神
計蒙處之人身而龍首常游于漳淵耕父又云豐山神耕父處之常游清
泠之淵出入有光見則其國為敗注清泠水在西鄂縣山上神來時水赤有
光耀今有屋祠于兒又云夫于兒之山神于兒居之其狀人身而蛇頭常
游于江淵出入有光西方蓐收海外西經云云珥蛇乘兩龍注金神也人
面虎爪白毛執鉞見外傳夸父與日逐走入山海經曰云云渴欲飲於河
渭渴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杖化為鄧林注云言及日於將入
也夸父者蓋神人也父必其能及日景而傾河渭豈足走乎用於走飲耳
哉乎不疾而速者矣此一體為萬殊存亡為代謝倚鄧林而遯形惡得尋
其靈化北方禺強山海經曰黑身手足乘兩龍水神也人面黑身莊周曰
禺強立於北極者也珥青蛇山海經曰奢比之尸在大人國北獸身人面
大耳一曰肝榆之尸注亦神名也珥也珥蛇貫耳也東方勾芒鳥身人面
乘龍木神也方面素服墨子曰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勾芒賜之壽十

九年黃父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神異經東南有人周
行天下長七丈冥頭朱衣縞帶赤蛇白額以霧露為漿名尺郭一食郭一
黃父云古者人神雜擾山海經大荒西經注云云無別顓頊乃命南正重
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少昊長留之山長留為磈氏之宮磈
氏之神是司反景山海經西山經云長留之山有神白帝少昊居之實惟
員神磈氏之宮是神也主司反景注少昊金天氏帝摯之號日西入則景
反東照主司察之磈音隗天山帝江是識歌舞莊生之述渾沌假於帝
江山海經云天山多金玉黃水出焉西南流注湯谷有神狀如黃囊赤如丹
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注夫形天命者則神自
無靈照無情見則動闇與理會其帝江之謂乎莊生所云中央之帝渾沌
渾沌為倏忽所鑿作七竅而死者蓋假此以寓言也泑音黝山神山海經
云執鉞百君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十九章其詩曰百君禮六龍位勺椒漿
靈已醉注百君亦謂百神也鬼帝有五葛羨羅豐山鬼帝有五或在葛羨
山或在羅豐山中生請於帝者非天帝也陳蒼北阪有若石之祠陳寶歲
數來夜若流星聲隱隱野鷄夜鳴陳寶一牢之祠寶夫人祠葉君來天嵩
之隱隱雷鳴雉為之雊漢郊祀志云秦文公獲若石于陳倉北阪城祠之

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若雄
雉其聲殷殷云野鷄夜鳴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注云陳倉縣有寶夫人祠
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君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雉為之雊在石首
質如石似肝在陳倉縣寶而祠之故曰陳寶六宗尚書禪文曰王云四時
寒暑日月星水旱也馬云天地四時也瀆鬼濛鴻徵衹嘼峨青雲衣兮白
霓裳屈原九歌東君云日出東方入西方故以方色為飾與汝游兮九河
衝風起兮水橫波又河伯歌云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魚鱗屋兮
龍堂紫貝闕兮朱宮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方相氏掌執戈揚
楯帥百隸以毆疫周禮云云後漢馬融傳注靈猪雷父真誥五大洞真經
逅邪大祝云六頌吐火咲鬼之王云掣星流橫天禽羅陳皆在我傍吐火
萬丈以除不祥澤尉捧燈為我燭香司命文昌第四星史記封禪書曰高
祖置荊巫祠司命之屬索隱曰周禮以燎燎祠司命鄭衆云慶忌當子法
水篇云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狀若人長四寸衣黃
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百反報此涸
澤之精也白石郎智正樂神絃歌辭白石二曲云臨江居前道江伯後從
魚又云郎艷獨絕世無其二其光景動人民惟陳寶史封禪余之誰諸祠

云幽則有鬼神史樂書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注鄭玄曰助天地成
物者也易曰知鬼神之情狀然則聖人精氣謂之神賢智之精氣謂之鬼
繫雲在襟貯雨在缶文苑英華九百九十七杜牧祭木瓜山神文云惟神
云云視人如子渴即與之賔仲云義於人者和於神憲宗實錄十三上謂
宰臣曰禳災祈福之說其事信否李藩對曰孔子之務惟在修己以安百
姓云云蓋以人為神主故但務安人而已虢公求神以致危亡王莽妄祈
以速漢兵古今明戒書傳所記崇奉神祇神嶽天中皇帝唐則天封
嵩岳畢遣尊神岳天中王為神嶽天中皇帝靈妃為天中皇后夏后啓為
齊聖皇帝封啓母神為玉京太后少室阿姨神為金闕夫人子晉號為昇
仙太子仍別為立廟祝版御署訖北面再拜唐儀岳瀆已下云云墠聖元
年有司上言曰天子父天而母地兄日而姊月於禮應敬故有再拜之儀
謹按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天子而拜公侯史筆罕之序其日月已上
請依舊儀五岳以下署而不拜從之漢使王襃迎金馬碧鷄於蜀陸機連
珠曰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注後乂之人隱
於藪澤則不蒙招引精怪之神處於山巖發使徵求之金馬碧鷄神名是
也神降來風肅然或常時神名時去時來則風肅然齋齋帝臨中

壇四方承宇　神之格思　神保安也格爾僊精明是臨國語夫神以精明臨馮氏上帝宴饗五位時序五精來格辯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格駕青虬兮驂白螭九重開靈之斿前禮樂志郊祀歌歌曲恩恩鴻祐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左蒼龍右白虎靈安留吟青黃排玉房又云神之斿過天門神之出云云神之行旌容容騎沓沓神之揄引也臨壇宇九疑賓夔龍舞注九疑舜所葬言以舜為賓客神嘉虞申貳觴靈樂也楊金光橫泰河沛疑祐汾之阿阿汪橫充滿也泰河大河豐祿遂莊神惟度止於書　神覡　擺組鷹將勾芒錫壽李賢表云欽能天地鑄社靈祇降福神所輸向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往也神之所輸向人之所歸樂神心所授不言而諭選五車兩騎之來朝論語曰武王時五車兩騎海內神明來朝王使尚父謝五大夫賓李臨之太公曰四海之神及河伯雨師耳南海曰祝融東海曰句芒北海曰玄冥西海曰蓐收及河伯雨師也謁者各呼其名引入祝融等皆驚相視而歎易著與能之旨傳稱觀政之徵史過之論至哉老氏之書詳矣徐集夏之興也祝融大神也降於崇山商之興也檮杌次過信為次於平山檮杌能神也國語余為靈山神使謁唐皇帝此神不欺趙無邺豈負我哉唐高祖義兵次於靈縣霖雨積旬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云云八月雨止路出霍邑吾當濟師司祿益富司命益年崔融碑司祿益富家國於是乎有余司命益年人臣於是乎下天秦穆公有明德二帝使勾芒賜之壽山海經外東經注云墨子曰昔秦云云十九年剖竹有朱書史記趙世家曰知伯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自云云曰趙毋卹余霍太山在河東永安縣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知氏汝亦立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髯大膺大胸修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　天地並況　漢禮樂志郊祀歌曰惟予有慕注況賜也　司馬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　藝文類聚　隨巢子曰昔三苗大亂天命夏禹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福之四方歸之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　神告聽宮　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聽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汝大戡　風伯進掃雨師灑道　古選一韓子曰師曠曰昔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上風俗通曰雨師畢星也風伯箕星也又見後筆每系　青琨啓匣綠錯披緹　必有仙鶴翔集靈烏果擁

海若登祇南史吳武紀云故能史其登圖納址山戎孤竹東島咨從　神歆　臨饗以安安坐以侑勸也以介景福神保安也是饗神具醉止　神保聿歸廢徹不遲徹去諸饌以美勻奏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登聞于天德馨香祀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于天上帝時歆神所勞矣愷悌君子來顧來享依德享義享茲絜哀神之來恩神歆馨而佑德祚聖主以元吉是饗是宜享以辭儀歆嘗百神崔駰北巡頌禋絜昇祈神人之和允洽來我思成唐樂章曰皇皇后祖九歆又送文舞迎武舞樂章曰樂九歆兮人神感天七德兮天地清歸風疾迴天奕宮神來祇神往送神樂章矽禋禋送神樂章云靈具醉杳然靈將往往迪迪也大歷切箕漢禮樂志郊祀歌曰登成甫田百鬼迪嘗注靈歆饗之也神之斿之曰過天門車千乘敦昆侖神之行旌容容騎沓沓般縱縱神之徠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神之揄利也臨壇宇九疑賓九疑舜所葬言以舜為賓客夔龍舞言隨舜而來以樂神神安坐鴹吉時神嘉虞樂也申貳重也觴福滂洋邁延長沛施祐汾之阿楊金光橫泰河又曰百君禮六龍位往往亦謂百神也靈禗禗音真象輿轙禗禗不安欲去也轙嚴駕待發也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孟子曰舜天受之民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　神遊　駕六羽乘雲谷口　春秋命歷序曰人皇九頭　地坼下席　史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　七十二人同日昇遺弓墮劍以慰兆民　黃帝內傳曰黃帝乘龍白日昇天群臣同昇者七十二人帝於空中遺弓與劍以慰兆民之望　龍髯墮處生五色龍鬚之草奉安梓宮同軌畢至　天子七月而葬云云　感容車之遠征　葬也　龍輴動靷神駕發引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奉奠西階發引素輿　晉康帝成帝母弟也葬成帝于興平陵帝親奉奠於西階既發引徒行至閶闔門外乘輿以至於陵所　慕龍輴之不駐瞻鳳綍以方遙　敬宗實錄　鳳翣啓行龍輼在御絜壺通夕司烜達曙嚴備物之無闕盻宸儀之將去　同上　祇奉恤禮　恭行故事　縞仗凝霜麻衣昭雪聞語鶴於茲日見驂鸞於此年　啓初陵兮歸后土　侍列聖兮向寥天象物森兮如昨嚴噫氣於斿罕張羽霄之爽幕　袒括髮　以麻約髮　即位哭三踊而出　左傳十一魯公孫歸父子家季聘于晉既還及笙聞魯公薨而季文子欲逐己遂壇帷復命於介使既復命遂奔齊注曰休在國表禮設哭位畢而奔也　靈駕中宗神龍二年護則天靈駕還京　撤綴在宸　少帝詔曰先帝云云靈坐倉卒然後稱制計之中人　遷神于太極殿　德宗崩于會寧殿　總帷飄井幹罇酒若平生　爵獻西堂樹距闕歌吹聲謝玄暉銅雀臺詩　犀轔龍輴　徐孝伯哀

冊六宗洎蓿典同蚍北辰龜謀入兆云云悲谷至于悲谷是謂南時西南
方之大壑也經于隅泉是謂高春頓于連石是謂下春連音爛連石西北
山名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於虞泉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
定昏日入崦嵫亦曰落棠山細紬椰西方之野入虞泉之地曙於蒙谷蒙
汜之水之浦日西垂景在於樹端謂之桑榆淮南子曰日出於暘谷云云
注曰日東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薄於虞泉而回也落棠山見上石門霧
露白馴馬都尉鄭顥書會為詩曰云云王殷妄昔言書之于梅枝淮諸下
坪不數日宣宗不豫又方叙上恩姑學其事足淮田遇讀石門之句為十
韻云御鑪虛仗馮華蓋隐玄扃日月成千古金縢閟九齡小臣哀絕筆湖上
泣青蒲宋戴竜乎審訓德宗遺詔曰今天降疾不瘳不豫是用審訓宜聽
朕言奄遺末命永棄多方德北收收哀號罪許謚冊王棺四重君再重大
夫一重左傳三十注國恤唐禮儀志曰哥玄齡等撰吉凶賓軍嘉四禮之外
有國恤五篇分為一百卷龍湖超忽象野芊綿遊衣梗道薦果初年唐樂
章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文子蓄容四百餘人感恩皆鑿面割耳流
血被身玄宗實錄帝崩于神龍殿望日遷于太極殿神龍殿遷座于太極
殿見上降年有期獲沒為善遺詔曰惟天監下惟人奉天池蘡蘇題引天

挽歌曰永遊昔遊地池曩此歸時萬靈朝侍紼七華挽挽維禹書奄執鄭
亞序曰軒鼎將成云云然猶進先嘗之藥獻高手之醫藏周旦請代之書
追漢宣易名之美作為大誥祈于昊天熒惑入太微魏黃初六年熒惑入
年文帝崩晉簡文將崩熒惑復入太微先王委棄群臣魏王昏張儀曰自
云云真人年初奉祭祀之日新早棄天下後漢和熹鄧后策曰先帝云云
狐心共共鸞翮肅宗哀冊文曰森以成行儼龍輼而將發雨泗嗟兮千官
泣天伏枕旌為國陪序分弘璧庭臨嶽衣如天容構像日祖彈屢紼挽挽
而觚網蛩隧容苴鮒隅舊發綴衣在辰中宗實錄二十日云云禍史蒼
辛縞肆結行輀德文選末子會文德皇后總歌曰神京背紫陌云云十枝
隧景則天擬高宗謚議曰直謂云云遷崙悲谷之嘽八柱傾天奄落闍陽
之構屢車禮雜記注曰周禮有屢車天子以載柩臨于西宮人臣辭見先
臨西宮唐肅宗崩代宗即位朔日宿齋臨于西宮上不視朝自是朔望皆
如之說于山陵凡人臣有事辭見先臨西宮然後詣朝夏后啓海外西經
曰女外自西取至西北陬大運山高三百仞在大樂之野啓於此舞九代
馬乘西龍翼二層左手操翳右手操環佩玉璜在大運山北一曰大遺之
野大荒經云大穆之野注九代馬名舞謂盤作之也曾重也翳羽旄幢也

半璧似壎歸藏鄭母經云夏后啓筮乘飛登于天明啓亦仙者大遺之野
夏后啓飛登于天見上 軒轅之國又曰云云在北窮山之際其不壽者
八百歲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窮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其丘方
四地相繞注言敬畏黃帝威靈故不敢向西射稷澤玉膏黃帝是食登龍
於鼎湖而靈蛻山海經西山經云丹水西流注稷澤后稷神所馮也其中
多白玉是為玉膏其源沸沸湯湯注云玉膏涌出之貌也河圖玉版曰少
室山其上有白玉膏一服即仙矣亦此類也沸音拂又曰黃帝是食是饗
所以得登龍於鼎湖而靈蛻也 馮相告禮謝脫齊□□氏東文曰云云
奠贊長律言帝崩 大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藉田之神受青栽拜俟
殃周禮天官上云甸人喪事代王受眚栽注藉者祭祀之主也今國遣大
喪若云此禾稷不登使鬼神不還于王既殯殃云云委喪下席吳志二注
魏三公奏云先帝云云孫權不盡心謝以言親武帝也 [illegible]魄歸于太極
果甫大羅天尊畫像贊曰亦既狀代去而上儒衣道留于橋岳云云 五
祀不行左傳十一注云鄭卜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非禮也牛雖傷
死當更改卜郊不可廢也前年冬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
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既殯而祭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以

葬而祭 九虞周禮路□□□大夫□虞□宗也天子九虞 陳寶
周禮天府注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陳
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
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疏云陳寶是總目赤刀
武王誅紂刀赤為飾大訓謂先王法先王禮教即虞書典謨是也弘大也大
璧琬琰皆尺二寸大玉華山之球夷玉東北之珣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
如天河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胤和兌古人造此物者名 六龍
順轡崔祐甫代宗哀冊曰出東崔兮虔青門服六龍之若奔沈約齊安陸
王碑云四牡方駟云云 脈朔書氛觀臺告祲謝莊宣貴妃誄曰云云八
須高知六祈鄭注脈朔望氣之職也氛祲者惡氣也八須八卦占星視
吉凶也周禮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 稱天命以謚之穀梁二云桓公葬
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注謚者行之迹所以表德昔
武公崩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勸善而懲惡禮天子
崩云云 獲沒於祇宮左傳二十二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
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云獲沒於祇宮注祈父周司馬世掌甲
兵之職招其名獲沒謂不見篡弑 屏闈珪而請代無敝引其伏而舉號

空極 遣車曰鑾車周禮內車掌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注廞興也謂陳駕之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遣車一曰鸞車 司常建太常周禮司常大喪共銘旌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注銘旌王則太常也士喪禮曰為各以其物 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荀子云天子之喪動通國屬大夫注屬付託之使主喪也 但看青玉五枝鐙盤螭火盡光亦絕王臺後集八李頎王母歌言武王云云漢道歌鍾沓將暮深宮桃李飛成堂 日出入兮安窮極令狐楚憲宗哀冊文云日出入兮安窮極空飛揚兮無處所瑞方隱兮服未災忽聞其鶴語 馬悲窮谷李嶠則天皇后挽歌云來馬悲窮谷舉龍悲昊天 桂枝亦銷亡沈約八詠去市朝云一朝賣玉椀眷眷惜餘香曲池無復處桂枝亦銷亡清廟徒肅肅西陵久茫茫

幽府神靈 受三官書為地下主者千年乃轉三官之五帝千四百年方得遊行太清為九宮之中仙先世有功在三官流逮後嗣易世鍊化改氏更生此七世陰德根葉相及也酉陽雜俎曰至忠至孝之人命終皆為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乃授下仙之教授以大道有上聖之德命受三官書為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轉三官之五帝千四百年方得遊行太清為九宮之中仙又有為子奚及者三官清鬼者或七世有功在三官流逮後嗣易

世鍊化改氏更生此七世陰德根葉相及也命終當遺腳一骨以歸三官餘骨隨身遣男女左右皆受書為地下主者二百八十年乃得進處地仙之道 炎慶甲為北太帝君三元品式明真科九幽章皆律連宛曲泉雲夜九都萬掠四極九科皆治所三十六獄流沙赤沙溟滓北獄皆獄名二十四獄九平女清河伯獄名 萬惡乃墮薜荔 罪簿有黑録白簿赤丹編簡捷蒙山捷蒙石以副太山捷夜山捷夜石以塞河源汲西津以溟東海風力電風積夜河酉陽雜俎曰炎慶甲為北大帝君主天下鬼神三元品式明真科九幽章皆律也連宛曲泉泰煞九水雲夜九都三靈萬掠四極九科皆治所也三十六獄流沙赤沙等號溟泠獄北獄獄也又二十四獄有九平元正女青河伯等號人犯五千惡為五獄鬼六千惡為二十八宿四萬惡乃墮薜荔也罪簿有黑録白簿赤丹編簡刑有捷蒙山石副太山捷夜山石以塞河源汲西津水以溟東海風力電風積夜河 八溟仙宮冥諭陰考之所酉陽雜俎 羅酆山在北方癸地洞天六宮周一萬里是為六天鬼神之宮紂絕陰天宮泰殺諒事宮明辰耐犯武城天宮恬照罪氣天宮宗靈七非天宮敢司連宛天宮 夏啓為東明公召公為南明公季札為北明公四明主四方鬼 鬼官有七十五品鬼帝有五或在葛

美當考山或在羅豐山中主所謂清於帝者想仟子外篇 明辰府陰天府七邪悋照府主生死罪録風力之考明辰武城宮置左右中三府左府號紂犯主生宮火官太陽考右府號紂絕府主死宮太陰水官考中府號明辰府統死生罪福一十四曹並洞空虛之中見度人經 北酆宮左府號連宛曲泉府右府號泰殺九幽府中府號罪氣咸池府度人經曰中元二品左宮名陰天宮總主地上諸靈官置左右中三府以主生死 地上五岳四維八極神仙真人以八節日下詣清靈洞陽北酆三宮集校諸地上生死功過罪福衆官齊到三宮九府四十二曹考召官屬各操生死青黑二簿列坐三宮北帝上真治乎寒靈之宮下有寒冰夜庭又有八難之場故曰泉曲府也泉曲府即九幽長夜之鬼府北都羅酆即酆都北帝之鬼都羅酆是北海九幽之山名鬼都即在羅酆幽山之上度人經 三官北酆明擬鬼營酆都九府之中有九部姦也度人經云 北都度人經云北方溟海之中北玄太帝之都泉曲府即九幽長夜之所中有萬鬼群供欲追人算斷絕人命門 劉約死一指猶暖三十國春秋八云晉愍帝建興四年十一月癸卯偽漢劉聰之子東平王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至庚戌凡七日乃蘇言見淵黃先父王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

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悉在其中大有人民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淵謂約曰東北遮須夷國無主太久待汝父為之汝父後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大相殺害君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女且還後年當來見汝還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逢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皮囊一枚曰為吾遺漢帝約曰劉郎後年必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几上俄而蘇謂左右曰几上取皮囊來左右取得之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奏呈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其明年晉元帝建武元年正月約死又明年大興元年七月聰累月見約來迎甚惡之尋卒葬于宣光陵與約所遺玉俱葬 酆都太山登真隱訣云殺鬼邪鬼常畏瑑雷聲是故不得犯人注云殺鬼則所使取人者也邪鬼此天地間精物魍魎害人者也 奉神合神以化合神之經義綱孔子曰以化合神者稱至德寧百神而柔和萬物文三國語顓頊依鬼神以制誼緊然以祭祀帝嚳高辛明鬼神而恭事之文武之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史記曰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 尸而祝之 置壽宮張羽旗以禮神君初學記云漢武帝 會甘泉史記封禪書曰孝武帝時上郡巫病而鬼神下之上

呂置祠之甘泉及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强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大赦置酒壽宮神君神君非可得見聞其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之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 靈圖賓於閒館史記曰封禪文曰見神於靈圖宿於閒館注言至德與神明通接故靈圖爲賓旅於閒館是靈圖仙人名也 群書足用 神 事對 元方易知幾易所存孟不可知孟致用易設教易能化前 猶將測揚 事實 名君 三皇化合神者稱皇尸子 黃帝黃帝生而神靈務而能言史本紀 黃帝堯舜氏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繫辭 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史本紀神靈洞達曹植帝贊 堯乃聖乃神書大禹謨 其知如神史本紀 舜化馳若神淮南子原道訓 二帝三王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先舜禹湯文武前漢兵 大漢之君天下也威之如神班固答賓戲 神靈日燭光被六幽典引 高祖關氏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前本紀注 高祖躬神武之材刑法志 武帝令雖未出化馳如神伍被傳 成帝尊嚴若神本贊 光武八年來歙襲洛陽斬隗囂守將金梁囂驚曰何其神也來歙傳岑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

通鑑光武寬弘博納計慮如神薛瑩漢紀 明帝鴻化惟神永觀厥成班固東都賦辟雍詩 魏太祖行軍用師譎敵制勝變化如神魏志曹操紀 唐高祖決神機而速若疾雷舊史贊 太宗伐暴取亂蕩如帝神且速也突厥贊咸稱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獻號天可汗以覆我國都柳鼓吹曲 德宗窮神知化此神之極也柳請復尊號表 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陸贄奉當今所切務狀 憲宗陛下天造神斷柳平淮西表 聖賢 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爲乎文中子王道 夫子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同上 名臣 陳平吐謀洞靈奮奇如神柳漢原廟銘 六經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易說卦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觀卦 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知幾其神乎 神以知來 顯道神德行可與祐神矣 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鼓之舞之以盡神 陰陽不測之謂神 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注神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爲言不可以形詰者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蓍之德圓而神易繫辭 至誠如神記中庸 氣盛而化神 天則神神則不怒而威樂記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孔子閒居 諸子 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孟盡心上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盡心下 神莫大於化道前勸學 聖人之道出乎一易謂一曰執神而固易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儒效 誠信生神不苟 誠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同上 立之本原知通如神神之又神而能精焉莊天地 德全者稱全稱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同上 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養生主 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刻意 守而勿失與神爲一同上 故其德全而神不虧同上 孔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莊達生 顏淵問於仲尼曰吾嘗濟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曰可學耶曰善游者數能同上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莊逍遙遊 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管心術 一物能化謂之神內業 聖人托神於靈府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淮南子俶真訓 神者生之制也原道訓 神者心之實也覽冥訓 或問神曰心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心之潛也猶將測之神在所潛而已矣揚雄法言問神 人心其神乎操則存舍則亡同上 神心悦惚經緯萬方同上 聖人存神索至咸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同下 體題 知化知來 不測變化

心潛鼓舞 賦偶 經緯萬變 慮網百爲 恍惚難測 精微莫窺 總萬變以經緯 妙一機而轉移 超形器之外而其迹不露 盡變化之極而其功莫窺 存而索至方約不離於方寸 妙而無方方大可包於兩儀 鼓以盡也 高道於物表 變則通也 默使於民宜 聲馬遠 賢智實自於先 如德也 誕敷民蓋由於舜使 聲律會元 事偶 聽之詩伐木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弔矣天保神之弔矣弔音的 得一 老二十九章神得一以明 神無以靈將恐歇 不貳國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則明神降之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 如在語八佾祭神如神在 以和 書益稷八音克諧神人以和 不擾書呂刑注言人神不擾各得其序 敬恭 詩雲漢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肅恭 國周語禦穆仲曰肅恭明神又肅 微子之命肅恭神人 祀百物 禮地官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 延四方 前禮樂志揚譽肅莛四方每注酒賓八鄉注四方之神八方之神 約爲上 禮秋官司約治神之約爲上 後致力 左威六年季梁曰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事成 若存若亡 揚雄象武問趙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 所依 所事 韓表

州祭文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上所以共左昭七年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聽不可濫韓潮州祭文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不歆非類左僖十年狐突曰神不歆非類以精臨民國語觀射父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物先王之祀以一純一精聖主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純一享祀豐潔左傳伍年虢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宮之奇諫降興上下記樂記禮樂降興上下之神聰明正直左莊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內史過曰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史嚚曰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齊肅恭敬國楚語其誰敢不齊肅恭敬以致力於神鋪筵設几記祭統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明德薦馨左僖五年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發祥隤祉前楊雄賦發祥隤祉欽若神明者旋雲蹕煙唐志送神旋雲洞兮蹕煙途社稷宗廟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川谷丘陵記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是饗是格詩楚茨神保是饗神保是格神嗜飲食神保聿歸罔恐罔恫思齊神罔時怨神罔時恫 事實纏不可度思詩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靡不舉雲漢靡神不舉

靡神不宗祀以馭禮太宰八則一曰祭祀以馭其神司盟詔明秋官司盟北面詔明神注神之明察者觀禮加方明於壇上所以依之也不怒而威記樂記神明不怒而威至誠中庸故至誠如神志氣如孔子閒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史以制處位前郊祀志以制神之處位漢兵可畏後耿恭傳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以杖擊地岑彭傳蜀地震駭公孫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人安福至唐李藩傳善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福至衆金合璧事對 無方易繫辭故神無方而易無體致用上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知幾同上知幾其神乎知來同上神以知來至貴管心術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能精莊天地神之又神而能精焉不虧上對意故其德全而神不虧能化荀不苟誠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知通莊天地立之本原知通於神氣清傳李固氣清者為神形具荀天論形具而神生以靜莊在宥廣成子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乃凝上達生仲尼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有道也孔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可與祐易繫辭顯道神德行可與祐神矣知所為上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不可知孟盡心下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純素是守莊刻意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嗇欲弗亂淮俶真訓神清者嗜欲弗能亂不行而至易傳辭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守而勿失莊刻意守而勿失與神為一純者不虧上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聖人之道莊天地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君子所存孟盡心上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孰能與於易繫辭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德之盛也上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一物能化管內業一物能化謂之神萬物得養荀天論天行有常列星隨旋日月遞照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神人御龍莊逍遙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庖丁解牛養生主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津人操舟達生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 事要 著德易繫辭著之德圓而神誠信荀不苟誠信生神莫大化道上勸學神莫大於化道化使民宜易繫辭黃帝堯舜氏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經緯萬方揚問神神心悅惚經緯萬方聖人索至上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故天下之大利託於靈府淮俶真訓聖人託神於靈府妙萬物而為言易

說卦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聖人設教天下服上觀卦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譬喻 化如前伍被傳令雖未出化馳如神誠如禮中庸至誠如神氣志如孔子閒居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心之實淮南子神者心之實也智之淵上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 反題 捨則亡上操則存注本不先定前司馬遷自序神者形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以哉大用則竭上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離則死故聖人重之 賦偶 斷輪之微也道亦有妙解牛之肢也神猶或凝 信菽淵見以深識可以窮高而極卑 得一以靈實著衆嚮之分不行而至精彰廻薄之期 君子所存孟子有同流之語聖人能索揚雄有窮測之辭群書足用百神 事實

名君舜使之主祭而百神饗之是天受之孟萬章上 周武王懷柔百神及河喬嶽詩時邁 漢武帝建封禮禮百神前本貫封禪郊祀登秩百神紀傳陛下躬發聖德統緝群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倪寬封禪對 明帝中元二年尊光武廟詔曰先帝受命中興德侔帝王協和萬邦假于上下懷柔百神惠於鰥寡後本紀 我皇帝乃操斗極把鈞陳翼百神提萬福注皇帝謂梁武也運陛位以石闕銘序 六經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

焉也惟聖有天下者祭百神祭法前郊祀志　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
禋宗望于山川　赤蛟歌百君禮六龍位注百君謂百神　朱明歌登成
甫田百鬼迪嘗注甫田大田也百鬼百神也迪進也嘗謂歆享之也言此
迪盛皆因大田而登成進於祀所而爲百神所歆享前漢禮樂志夫百神
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唐張九齡集　文集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
並迎楚辭離騷　傳記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
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國語注　億寧百神注億安也晉語況其下之人其
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楚語　祀者祭先祖蜡者祭百神同日異祭也
玉燭寶典　聲律會元警衛隋音樂志百神警衛萬國承風　孟旂御同上既
胥鞠群后孟旂御百神王者受命唐張九齡集夫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
命也　反題　夏王慢書咸有一德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　煩則亂說
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小信左莊十年曹劌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　不語
語述而子不語怪力亂神　賦偶　是饗是格　若存若亡　和則降福德能
薦馨　翼翼乎克欽于中　洋洋乎如在其上　蕃福旨陷　溢之聲香欽祥謮
祉之休哉祀典於祭　百物靈心於得　一書林事類百物之神　祭祀百物之
神鼓兵舞帗舞周禮鼓人掌凡祭祀云云跋上文神祀社祭鬼享文局不及

小神故此更廣見小神之事　酺事祭大宗伯以云云四方百物　分樂大司樂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　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大司樂注　祭百種以報嗇大宗伯
注合聚而索饗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百物而索饗之特牲　掌事如大宗
禮小宗伯小祭祀云云跋謂出見所祭也　用牲肆師掌立國祀之禮立小祀
用牲　不興舞舞師凡小祭祀則不興舞注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興猶作也
文子神明　精誠篇老君曰天設日月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
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
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　群書足用　事對　肅恭正直　德以薦馨左
和以降福左　事實　名君舜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書舜典　舜爲至
誠感神注誠和也至和感神跋帝至和之德能感於明神皋陶謨　高宗說
進于王曰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書說命　成王太宰八則一曰祭祀以馭其神禮天官
神罔時恫思齊詩　周文王神之弔矣中言的詩天保
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地官　小宗伯掌建官之神位右社稷
左宗廟春官　司約治神之約爲上　司盟北面詔明神注神之明察者覲禮
加方明於壇上所以依之也秋官　六經神人不擾各得其序書呂刑注　神
得一以靈神無以靈將恐歇老子三十九章　諸史犒胥蕭延四方尊桂酒賓

八鄉上四方之神八方之神前漢禮樂志　善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
安而福至唐李靖傳　文集禨祥禔祉欽若神明者前漢郊祀志　神之所依
惟人人之所事惟神韓愈州祭神文　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明
州祭神文　傳記穆仲曰肅恭神明國語　觀射父曰民神異業敬而不
瀆故神降之嘉生　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物　齊肅
恭敬以致力於神　先王之祀以一純一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奇慝於
神者謂之純一國語　聲律會元　事偶　齊戒易係辭聖人以此齋戒以
神明其德夫　馨香書君陳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作卦
易繫辭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生蓍同上幽
贊於神明而生蓍　心之潛揚問神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
測之　將則通前漢兵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將去聲　德形容詩
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物盛多詩魚麗美萬物
盛多能備禮也可以告于神明矣　元德通晉元帝紀元德通於神明　聖德
通前劉歆傳今上聖德通神明　與百化莊知北遊神明至精與彼百化
照四方揚問神屬天神天明照知四方　水土之品記郊特牲俎豆之薦水
土之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　宗廟之器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

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大羹不和大圭不琢所
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　乾坤以通易繫乾坤其易之門
邪以通神明之德　成小成大揚五百篇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
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如不用神明亦末如之何矣　事父事母孝
經十六章古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
彰矣又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　精明可交記祭統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
可以交於神明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　忠信可通唐表
懷古禪忠信可通神明　恍惚以與交記祭義孝子將祭論其志意以其恍
惚以與神明交　誠信之謂盡祭統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
神明此祭之道也　事實　纆大昏配記哀公問大昏足以配天地之神
明　子孔子合語述而注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心者荀解
蔽篇心者神明之主　詩有作焉文中述史篇詩有神明之作焉　藏於無形
淮南子本經訓神明藏於無形　史至德通後漢章帝紀明帝至德通於神明
反題　夫何及交記祭義子曰齊齊者容也遠也濟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
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　不德來
歆前文帝紀詔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　兼金合璧　事對　不測揚

問神天地神明而不測者心之謂也循將則之是饗詩楚茨神保是饗神保是格注安而饗其祭祀格來也無形集大注訓神明窮以無形無體禮樂記神則不怒而威疏神則無體理如幽深得一老君之得一章神得一以靈靈心唐禮志禾恭靈心靈鑒選顏延年郊祀歌靈鑒承文民為眷武注靈神鑒察聖者也自得荀勸學積善成德神明自得至精莊知北遊神明至精與彼百化彰矣孝經十六章天地明察神明彰矣通於荀識與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瀆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孝悌通孝經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禮樂達禮樂記禮樂偕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博大以約荀王制神明博大以至約忠信可通唐裴度古忠信可通于神明福仁禍淫左氏五年士貞伯曰神福仁而禍淫就善去惡上莊三十二年史嚚曰國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疏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感于明德書君陳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享于克誠上太甲鬼神無常享篤誠以通晉文帝紀篤誠之至通于神明禮樂以達上禮樂達注依人而行上就善去惡注以人而主唐王與渠頭表曰臣聞國以人為本害其本則非國神以人為主虛其主則非神無形而著禮中庸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注言神無形而著不言而誠跡鬼神之狀微昧不見而精靈與人為

吉凶是從微之顯也庖犧卦通易繫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文帝德饗前文帝紀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事要心者主荀子解蔽心者神明之主聖上德通前劉子駿令聖上德通神明存乎人易繫辭神而明之存乎人照四方揚問神天神天明照知四方

譬喻

應若影響前劉向奏曰神明之應若影響如在左右禮中庸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賦偶得一以靈方不怒而威妙物為言方不行而至山川岳瀆也咸助順以陰佑邪廟社稷也亦應誠而協應賦隅常舜黃瓊推至誠而有感周王咸秩享介福之來崇攔江網體字無形不測至精至聖心潛內蘊德孚誠通反說恐遺晁晉律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下望清光之臣切恐神明之遠也神體字無方不測所存能化設教知與致用化民變化妙物賦句兵如神吳楚一闕有從天而下之語已蜀咸驚起擊地是何之嘆加於兩如則遠形可畏之語行於蜀郡則蝟起是何之嘆知如神并謀何所合有至皆索偏物莫所取無方可測化而執測寓陰陽不測之道見以甚明有日月合明之德知

徧以還知何異於則化明見而後明有司於不測氣志如神行乎武靈有成道鼓舞之妙塞乎天地得天地感通之理

書林事類

神道

神道設教易觀卦彖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注神則無形者也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不見聖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微妙無方疏神道者微妙無方理不可知目不可見不知所以然而然謂之神道此明聖人用此天之神道以觀設教而天下服矣不言而行天既不言而行不為而成聖人法則天之神道唯身自行善垂化於下不假言語教戒不須威刑恐逼在下自然觀化服從故曰天下服矣並疏不為而成聖人法天之神道並上不係形器神無方注方者皆係於形器神則陰陽不測陰陽不測之謂神注神也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為言不可以形詰者也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為言並上獨化太虛太兩儀之運萬物之動豈有使之然哉莫不獨化於大虛欻爾而自造矣數自冥運造之非我理自玄應化之無主數自冥運故不知所以然而況之神是以古變化則撫乎神並注知變化之道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神德行注由神以成其用而為象輝光於外輝光於外而人以測若以日月星辰之神禮運注群書足用聖賢夫子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久

中子王道篇諸子神莫大於化道荀勸學聖人之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萬物莫得以傾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備致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莊天道執道者德全德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莊天地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天運仲尼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有道也孔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莊達生譬喻式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冥聖人之多變也揚子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不及則未過則昃上先知篇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浸亹亹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文中子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本兆於變化謂之聖人莊天下反說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莊天下上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大宗師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揚問明聖人之道不傳于世韓續前賦偶莫測無稽靜一純素其索至方可與無間其設教方不知所然其力可致其順可成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妙爲萬物周乎太虛化以宜之黃帝事垂裳之治習之如七慶允當學慎之民

四氣調神大論

素問篇名 春三月此謂發陳 春陽上升氣潛發散生育庶物陳其姿容故曰發陳也所謂春三月者皆因節候而命之夏秋冬亦然 天地俱生萬物以榮 天氣溫地氣發溫暖相合故萬物滋榮 夜卧早起廣步於庭 温氣生寒氣散故夜卧早起廣步於庭 被髮緩形以使志生 法象也春氣發生於萬物之首故被髮緩形以使志意發生也 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 春氣發生施無求報故養生者必順於時也予音與 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 所謂因時序也然立春之節初五日東風解凍次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次雨水氣初五日獺祭魚次五日鴻鴈來後五日草木萌動 仲春驚蟄之節初五日小桃華 新校正云詳小桃華月令作桃始華 次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為鳩次春分氣初五日玄鳥至次五日雷乃發聲芍藥榮後五日始電次季春清明之節初五日桐始華次五日田鼠化為鴽牡丹華後五日虹始見次穀雨氣初五日萍始生次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于桑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春陽布發生之令故養生者必謹奉天時也 新校正云詳芍藥牡丹華今月令無獺他達反鴽音如鶉也 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 逆謂逆行秋令也肝象木王於春故行秋令則肝氣傷夏火王而木廢故病生於夏然四時之氣春生夏長逆春傷肝故少氣以奉於夏長之令也 夏三月此謂蕃秀 陽自春生至夏洪盛物生以長故蕃秀也蕃茂也盛也秀華也美也 天地氣交萬物華實 夏至也脉要精微論曰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陽氣微下由是則天地氣交也然陽氣施化陰氣結成成合相合故萬物華實也陰陽應象大論曰陽化氣陰成形 夜卧早起無厭於日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 緩陽氣則物化寬志意則氣泄物化則華英成秀氣泄則膚腠宣通時令發陽故所愛亦順陽而在外也 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 立夏之節初五日螻蟈鳴次五日蚯蚓出後五日赤箭生 新校正按月令作王瓜生 次小滿氣初五日吳葵華 新校正按月令作苦菜秀 次五日靡草死後五日小暑至次仲夏芒種之節初五日螗蜋生次五日鵙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次夏至氣初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蜩始鳴後五日半夏生木堇榮次季夏小暑之節初五日溫風至次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次大暑氣初五日腐草化為螢次五日土潤溽暑後五日大雨時行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夏氣揚蕃秀之令故養生者必敬順天時也 新校正詳木堇榮今月令無鵙古闃反伯勞鳥 逆之則傷心秋為痎瘧奉收者少冬至重病 逆謂反行冬令也痎痎瘧之瘧也心象火王於夏故行冬令則心氣傷秋金王而火廢故病發於秋而為痎瘧也然四時之氣秋收冬藏逆夏傷心故少氣以奉於秋收之令也冬水勝火故重病於冬至之時也痎音皆 秋三月此謂容平 萬物夏長華實已成容狀至秋平而定也 天氣以急地

氣以明 天氣已急風聲切也地氣以明物色變也 早卧早起與雞俱興 懼中寒露故早卧欲使安寧故早起 使志安寧以緩秋刑 志氣躁則不慎其動不慎其動則助秋刑急順殺伐生故使志安寧緩秋刑也 收斂神氣使秋氣平 神蕩則欲熾欲熾則傷和氣和氣既傷則秋氣不平調也故收斂神氣使秋氣平也 無外其志使肺氣清 亦順秋氣之收斂也 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 立秋之節初五日凉風至次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次處暑氣初五日鷹乃祭鳥次五日天地始肅後五日禾乃登次仲秋白露之節初五日盲風至鴻鴈來次五日玄鳥歸後五日羣鳥養羞次秋分氣初五日雷乃收聲次五日蟄蟲坯戶景天華後五日水始涸次季秋寒露之節初五日鴻鴈來賓次五日雀入大水為蛤後五日菊有黃華次霜降氣初五日豺乃祭獸次五日草木黃落後五日蟄蟲咸俯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秋氣正收斂之令故養生者必謹奉天時也 新校正云詳景天華三字今月令無坯步回反 逆之則傷肺冬為飧泄奉藏者少 逆謂反行夏令也肺象金王於秋故行夏令則氣傷冬水王而金廢故病發於冬飧泄者食不化而泄出也逆秋傷肺故少氣以奉於冬藏之令也飧音孫 冬三月此謂閉藏 草木凋蟄蟲去地戶閉塞陽氣伏藏 水冰地坼無擾乎陽 陽氣下沈水冰地坼故宜周密不欲煩勞擾謂煩也勞也 早卧晚起必待日光 避於寒也 使志若伏若匪 今詳匪字當作匿 若有私意若已有得 皆謂不欲妄出於外觸冒寒氣也故下文云 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 去寒就溫言居深室也靈樞經曰冬日在骨蟄蟲周密君子居室無泄皮膚謂勿汗也汗則陽氣發泄則數為寒氣所迫奪之亟數也亟去吏反 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 立冬之節初五日水始冰次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雉入大水為蜃次小雪氣初五日虹藏不見次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次仲冬大雪之節初五日冰益壯地始坼鶡鳥不鳴次五日虎始交後五日芸始生荔挺出次冬至氣初五日蚯蚓結次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次季冬小寒之節初五日鴈北鄉次五日鷙鳥厲疾後五日水澤腹堅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冬氣正養藏之令故養生者必謹奉天時也荔音利挺大頂反鄉音向 逆之則傷腎春為痿厥奉生者少 逆謂反行夏令也腎象水王於冬故行夏令則腎氣傷春木王而水廢故病發於春也逆冬傷腎故少氣以奉於春生之令也 天氣清靜光明者也 言天明不竭以清靜故致之人壽延長亦由順動而得故言天氣以示於人也 藏德不止 新校正云按別本止一作上 故不下也 四時成序七曜周行天不形言是藏德也德隱則應用不屈故不下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也言天至尊高德猶見隱也況全生之道而不順天乎 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 天所以藏德者為其欲隱大明故大明見則小明滅故大明之德不可不藏天若自明則日月之明隱矣所論者何言人之真氣亦不可泄露當清

淨去道以保天真苟徹於道則虛邪入於空竅空音孔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明陽謂天氣亦風熱也地氣謂濕亦雲霧也風熱之害人則九竅閉塞霧濕之為病則掩翳精明取類者在天則日月不光在人則兩目藏曜也靈樞經曰天有日月人有眼目易曰喪明于易主非失養生之道也雲霧不精則上應白露不下霧者雲之類露者雨之類夫陽盛則地不上應陰虛則天不下交故雲霧不化精微之氣上應於天而為白露不下之咎矣陰陽應象大論曰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明二氣交合乃成雨露方盛衰論曰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明氣不相召亦不能交合也交通不表萬物命故不施不施則名木多死夫雲霧不化其精微雨露不露於原澤是為天氣不降地氣不勝變化之道既虧生育之源斯泯故萬物之命無稟而生然其死者則名木先應故云名木多死也名謂名果珍木表謂表陳其狀也易繫辭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然不表交通則為否也易曰天地不交否否鄙鄙反惡氣不發風雨不節白露不下則菀槀不榮惡謂害氣也發謂發散也節謂節度也菀謂蘊積也槀謂枯槀也言害氣伏藏而不散發風雨無度折傷復多槀物蘊積春不榮也豈惟其物獨遇是而有之哉人離於道亦有之矣故下文菀於遠反槀音槁蘊音尹賊風數至暴雨數起天地四時不相保與道相失則未央絕滅不順四時之和數犯八風之害與道相失則

天真之氣未期久遠而致滅亡央久也遠也唯聖人從之故身無奇病萬物不失生氣不竭道非遠於人人心遠於道惟聖人心合於道故壽命無窮從猶順也謂順四時之令也然四時之令不可逆之逆之則五藏內傷而他疾起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生謂動出也陽氣不出內鬱於肝則肝氣混糅變而傷矣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長謂外茂也洞謂中空也陽不外茂內薄於心燠熱內消故心中空也燠音欲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收謂收斂焦謂上焦也太陰行氣主化上焦故肺氣不收上焦滿也新校正云按焦滿全元起本作進滿甲乙太素作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沉謂沉伏也少陰之氣內通於腎故少陰不伏腎氣獨沉新校正云詳獨沉太素作沉濁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時序運行陰陽變化天地合氣生育萬物故萬物之根悉歸於此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陽氣根於陰陰氣根於陽無陰則陽無以生無陽則陰無以化全陰則陽氣不極全陽則陰氣不窮春食涼夏食寒以養於陽秋食溫冬食熱以養於陰滋苗者必固其根伐下者必枯其上故以斯調節從順其根二氣常存蓋固根固首刻燒纂食亦宜然故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聖人所以身無奇病生氣不竭者以順其根也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真矣是則失四時陰陽之道也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

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謂得養生之道苛者重也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聖人心合於道故勤而行之愚者性守於迷故佩服而已老子曰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愚者未同於道德則可謂失道者也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反順為逆是謂內格格拒也謂內性格拒於天道也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知之至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鬬而鑄兵不亦晚乎知不及時也備禦虛邪事符握粟噬而後藥雖悔何為

本神

法風靈樞篇名黃帝問于岐伯曰凡刺之法先必本于神血脈營氣精神此五藏之所藏也至其淫泆離藏則精失魂魄飛揚志意恍亂智慮去身者何因而然乎天之罪與人之過乎何謂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請問其故岐伯荅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故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節陰

陽而調剛柔如是則僻邪不至長生久視是故怵惕思慮者則傷神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止因悲哀動中者竭絕而失生喜樂者神憚散而不藏愁憂者氣閉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懼者神蕩憚而不收心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破䐃脫肉毛悴色夭死于冬脾愁憂而不解則傷意意傷則悗亂四肢不舉毛悴色夭死於春肝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忘不　不精則不正當人陰縮而攣筋兩脇骨不舉毛悴色夭死于秋肺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于夏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毛悴色夭死于季夏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自下是故五藏主藏精者也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無氣無氣則死矣是故用針者察觀病人之態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以傷針不可以治之也肝藏血血舍魂肝氣虛則恐實則怒脾藏營營舍意脾氣虛則四支不用五藏不安實則腹脹涇溲不利心藏脉脉舍神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肺藏氣氣舍魄肺氣虛則鼻塞不利少氣實則喘喝胷盈仰息腎藏精精舍志腎氣虛則厥實則脹五藏不安必審五藏之病形以知其氣之虛實謹而調之也悗亂上音悶怵惕上恥律切下他歷切懼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三　九眞

神

太上飛行九神玉經

一名金房內文　太上大道君告北極真公曰吾昔遊於北天寒駕廣寒足踐華蓋手排九元逸景雲宮遨戲北玄道遙幽陰之館貫于洞玄之門盼璇璣以召運促劫會以卑輪數萬物之凋衰俯天地而長存乃覺九星之奇妙悟斗魁之至靈也夫九星者貫九天之靈根日月之明梁萬品之淵宗也故天有九氣則以九星為其靈紐地有九州則以九星為其神主人有九孔孔以九星為其命府陰陽九宮則以九星為其門戶五嶽四海則以九星為其淵府五九參列綱維無窮制御天宿迴轉三辰調理四五致天地得存萬品之所宗神仙之所憑夫天無九星則無以為高清地無九星則無以為至靈人無九星則九孔不明上帝兼之以通真神仙憑之以得成五行乘之以致慶萬物稟之以得生也天清地靜則九星煥明天激地否則九星斡昏璇璣召劫度之期天關運五行之紀輪空洞之大輻促九天之應會是以神光轉灼玄監萬生傍行越位以告災祥天地所以有大運之交百六應符皆九星肆轉數終所以陰陽勃蝕二氣否激天翻地覆九海冥一金玉化消毫末不失也悉九星之所迴璇璣之所促明天地之用玄綱之妙得其中則有空常隱步藏景逃形變化三辰萬物立成黑點隱淪二十五名其趣幽微秘不下傳上有九辰華君中有九皇夫人寃精氣靈皆九斗之威神吐煥七曜之光流映九天之門洞朗幽虛無毫不彰也其星陽芒則為流金火鈴陰芒則為豁落七元皆高上之靈眾元始之威章也龍飛尺素之訣隱諱口口之中列帛華晨之下羊腸禮天以招真則玄光幽照于盟場九晨下降於靈宇夫人懽悅於寢席玄斗記名於鳴[illegible]有知此道存之便足以免大劫之會度洪災於甲申也修之二七年使得晏鴻翮而騰翔斥紫霄而升晨也此玉清之上道不比上清之中仙也玉清則上清之高真上清則太清之高神太清則飛仙之高靈凡行玉清之道出則諸天侍軒給玉童玉女各三千人建三七色之節駕紫雲飛軿十二瓊輪前導鳳歌後從玄鈞六師啓路飛龍翼轅其位准高仙列圖玉清行上清之道出則五宿侍衛給玉童玉女各一千五百人建紫毛之節駕飛雲丹輿前吹鳳鸞後奏天鈞玄龍啓道五帝參軒位准上

清左右位卿行太清之道出則五帝侍衛給玉童玉女各八百人建五色之節駕龍輿飛烟前嘯九鳳後吹八鸞白虬啓道太極參軒故真中有高畢玄中有階次也玉清之道玄遠絶邈不比中真及飛仙之徒九星上法玄映之道吾昔受之於元始于今七億萬劫經天地成敗萬品衰滅而其道獨存今循修之於雲景之上而不能忘之於特節者意玩此道高妙愛樂夫人接遇也況來生始學飛晏之舉而不知幽尋步空之法何由得披重霄之門觀天地之始終乎既無此道與九晨異域夫人絶遊也徒有玄名帝録超卓高騰正可得策駕雲龍遊朌五嶽但不死而已如此望踐斗魁旋步華晨騰景玉清當未有期也子方當匠御封運封掌十天科簡玄録理判神仙宜受此法以綜萬生今出相付子秘而修焉九晨真人曰行飛步之道先一日沐浴齋淨是日於中庭布星圖隨斗建也北向長跪燒香於玄真星下叩齒三十六通閉眼存歲星在左脇太白星在右脇熒惑星在頭上辰星在臍下鎮星在心次覆衣九星　先舉左手屈於頭上如斗勢存陽明星在左手掌中陰精星在左肘上真人星在左乳上玄冥星當心故燒香於真元下而叩齒閉目心內存天也丹元星在右脛上北極星在右膝頭上天關星在右足脉上輔星在臍下擲星在頭上畢微呪

曰衣天斗戴金巾乘魁罡入斗門朝真人拜華晨二十八宿覆絡我身乘空步虚飛升自然畢咽氣九過止次舉右手如斗勢臨頭上存陽明還右手掌中陰精星右肘上真人星在右乳上玄冥星當心上丹元星在左脛上北極星在左膝頭上天關星在左足脉上綱星在左目上輔星在右目上畢微呪曰我乘罡步九元履斗魁行飛仙得天心萬神懽隱形藏景變化萬端敢有干試收繫斗門掃除不祥正真明分左煥火鈴右輝靈幡威光萬里嘯命立前王帝所呪靡不如言畢咽氣十六通止　次乘斗旋行斗星之外步斗魁魋從天樞星上對陽明次登天璇天機以次周於隱元往反三過畢於隱元星上歌三洞飛空章而登陽明也伏立罡天人形像如左也第一天樞星則陽明星之魂神也天樞星威而不曜光而不照潛洞太虛圍九百二十里對陽明星之西北門其星則號元斗宮魁精玄上真皇夫人姓明通諱覽玄真名上精頭建飛雲華頹之髻餘髮散至腰衣紫黃青三色之襦帶九鈴之綬口恒吐青氣之光以注於陽明星上以明星之煥也修飛步之道當思夫人姓諱形像然後呪則魂神澄正明星懽悅天光洞映使魂影俱飛登晨也升足上天樞星上對陽明星左手撫心右手指陽明星叩齒九通咽液九過閉氣三息而微呪曰天妃九星凝氣結精凝纏絡號曰玉晨之建華蓋下躡斗魁身乘天機飛步瓊軒魂精魂靈與之合仙保元日月天地長存道運變化夫人齊連上升九天乎畢咽閉氣三息次左足躡天璇進右足與左足并通氣　第二天璇星則陰精星之魂神也天璇星景而遠映照而不煥潛洞太虛圍五百五十里對陰精星之西門其星則號玄斗宮精上玄皇夫人姓玄總諱鬱勃光真名金歸頭建飛雲華頹之髻餘髮散至腰衣飛錦羅翠鳳文錦帔帶靈飛紫綬口恒吐黑氣之光以注於陰精星上以明星之暉曜也修飛步之道當思夫人姓諱形像并足上天璇星上對陰精星左手撫心右手指陰精星叩齒九通咽液九過閉氣九息而微呪曰北玄皇靈九上開清玉華曾映緯絡紫庭今日飛步萬道通明魂魄奮正安附我形無使飛翔間斗北星上瑜玄精飲以玉泉變化九微保命天靈畢閉氣三息次進左足躡天璣星次右足來并通氣　第三天機星則真人星之魂精也天機星猛而不顯曜而不曜潛洞太虛圍七百七十里對真人星之東南門也其星則號上精宮靈妃元皇夫人姓常明諱化雲真名流瑞頭建晨嬰寶冠衣飛雲明光錦襦帶六山飛晨之綬口恒吐黃氣之精以注真人星上以明星之暉也修飛步之道當思夫人姓諱形像并足上天璣星上對真

人星右手撫心左手指真人星叩齒九通咽液九過閉氣十二息而微呪曰靈妃元皇九星中真上理璣魂總監諸天下六群方遊景紫幽足日上吉皇道數陳潤次九外曲灑我身飛行羽步上入帝景與皇同胃乘封年畢閉氣三息次進左足躡天權星進右足與左足并通氣　第四天權星則玄冥星之魂精也天權星微而隱隱而洞映潛煥太虛圍八百里對玄冥星之東門也其星則號綱極宮上靈神妃華皇夫人姓開生諱運明真名嬰關頭建七稱之冠衣緋羅鳳文之襦帶金真玉光口恒吐赤氣之精以注玄冥星上以明星之煥曜也修飛步之道當思夫人姓諱形像并足上天權星上對玄冥右手撫心左手指玄冥叩齒九通咽液三過閉氣三息而微呪曰神妃上靈號曰華皇安鎮華蓋北上之宮左侍玉女右衛靈童道引七精九暉之光為我致真飛步天罡使我魂魄俱升帝堂畢閉氣三息次進左足躡玉衡進右足與左足并通氣　第五玉衡星則丹元星之魂靈也玉衡星大而黑黑而不煥潛洞太虛圍七百二十里對丹元星東北門也其星則號紀明宮北上金蓋中皇夫人姓元方諱神武真名勃頭建紫晨飛華之冠衣九色之襦帶神虎玉文口恒吐白氣之光以注丹元星上以明星之暉也修飛步之道當思夫人姓諱形像并足上玉衡

星上對丹元星右手撫心左手指丹元叩齒三通咽液三過使閉氣三息而微呪曰皇華中妃上元所居九斗吐暉精煥八嵎流煙鬱勃散靈朱盧使我魄靈天地同符形魂俱升駕空策虛玉光纏絡丹軿紫輿飛行北上參受隱書畢閉氣三息次進左足躡閨陽星進右足與左足并通氣　第六閨陽星則北極星之魄靈也閨陽星朗而潛照暉而不煥洞微太虛圍七百七十里對北極之下開北洞之門也其星則號紫極宮安上晨華元皇夫人姓王元諱根華真名寘會頭建玉晨進賢之冠衣飛青羽裙帶流金火鈴口恒吐綠氣之精以注北極星上以明星之曜暉也修飛步之道當思夫人姓諱形像并足上閨陽星上對北極星而左手撫心右手指北極叩齒三通咽液五過閉氣五息而微呪曰九天上帝黃華之宗運轉璇璣總輪八方使　飛步躡紀天綱反覆交并三五縱橫通靈八微羽衣玄黃龍輿玉景飛〻　空長享眉壽天地同功畢閉氣五息次左足躡瑤光星進右足并通氣　第七瑤光星則天關星之魂太明也瑤光星則光轉空洞迴旋天關也潛煥太虛圍九百里上對天關星之南門下對北極星也其星則號運天宮玉華靈皇夫人姓虔元諱終會真名啓光頭建飛華頽雲之髻餘髮散至腰衣七色夜光雲錦之帬九色錦帔九天威靈玉策

口恒吐赤氣之精注天關星上以明星之大光也修飛步之道當思夫人姓諱形像并足上瑤光星上對天關星而左手撫心右手指天關叩齒九通咽液九過閉氣三息而微呪曰天地迴轉七光大明旋輪九氣上應玉清中有夫人號　靈玄映九卜無毫不生是曰良吉飛步紫庭使我魂魄安附身形變　出幽入冥　地同輪萬刦不傾保仙上元九晨齊精畢閉氣七息　左足躡洞明星進右足并通氣　第八洞明星則輔星之魂精陽　也洞明星則光照諸八□輪上宿流暢太虛圍九百九十里上對輔星西南門也在天門之上梁北極之陽芒也其星則號空真宮太明常皇夫人姓幽昇諱無韻真名空變頭建飛雲華頽之髻餘髮散至腰衣飛羅〻　帶九光之綬口恒吐青氣之精注於□□之上以常陽大光也修飛步之道當思夫人姓諱形像并足上洞明星上對輔星而右手撫心左手指輔星叩齒九通咽液九過閉氣三息而微呪曰三五飛行天地開張九元迴綱合紐上京天真散靈萬道溢昌夫人曲映是□□良飛步斗魁旋行玉綱頭戴華蓋足履常陽遊戲三清變化萬方保仙自然享壽無窮畢閉氣十二息次左足躡隱元星進右足并通氣　第九隱元星則衡星之魂明空□也隱元星則隱息華蓋之下潛光耀於空洞之□□九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四　九眞

神

九天生神章經

董思靖釈曰原夫三洞一乘教典大科分三一釈分二正宗分三流通分今此經乃三洞自然之炁結成靈文非由人所演說故經題不冠以太上經首不冠以道言不立敍分不言時處而所謂洞玄靈寶者乃述經者以其所載之道當隷於本部也從經首至太清太極宮即述三寶之本迹也自此三號雖年殊號與本同一也至離其本眞耳言三炁為天地萬化之原而人則與之同根合德也內分五章一章自此三號至開光贊本宣化二章自炁清高澄至並受生成分下儀衆立與三才三章自天地萬化至天地之極也乃攝迹崇本四章自人之受生至終不生也言人貫三才重生緣會五章自夫人至本眞耳乃讚重勸修次自九天生神章至所聞也讚章本起功德無量內分四章一章自九天至自然之章贊章自然體全用具二章自天寶至生人言誦章功德玄應隨量三章自學士至還人言群品皈依

應量自利四章自三寶至所聞也乃歸本反寂次自夫學上道至登晨乃讚重教修功用差等內分六章一章自夫學上道至生致自然讚勸齋拳二章自三寶至同仙言秘重尊奉三章自三元至考身乃勉宿善戒輕傳四章自修行至寶章捨事入道澄心契元五章自誦之一過至一時生神言如法行道功德等漸六章自九過為一徧至登晨乃序功階差終致極果以上乃正宗分也此經既以自然為宗故首不立敍分至此乃立出經之敍分也自元始天尊至賜所未聞為一段中分九章一章自元始天尊至㦿朗九天推立時處顯示容儀二章自是時至披心乃神王應機將陳已問三章自於是至侍宸乃整儀啓問自述已職四章自方當來機應會至善惡當分乃來時與慜宣任濟善五章自赤明以來至以充儲官明三代選人以充仙任六章自如此之例至是分無道明隨因證果詮次差等七章自又九幽之府至開大有之民明遷拔宿善充太平民八章自當此之時至亦臣之憂矣明應會料別處失平等九章自大劫既切至賜所未聞乃開心自任哀求法要次自於是天尊至慎勿輕傳明出經緣儀中分二章一章自於是天尊至妙亦難超明天尊應機讚道將說二章自子既司帝位至慎勿輕傳乃天尊讚許勉勸戒秘以上乃敍分也自登命至復

位乃流通法要具述儀度中分二章一章自登命至神王乃出命傳經衆
眞具儀二章云法事既畢諸天復位乃授經既竟斂儀反啟乃流通分也
次自天尊重告至可不愼之焉乃申贊竝淡後出章也　五劫開化說
隱九天哉元洞玉曆章云混元溟涬大梵彌羅諸天未分九陽冥合三因
九轉六變七徊元始拳形五劫初化乃命梵元祖晨道君筆籙天元運來
五劫故元洞者以名祖炁王曆者以紀天元劫運五周復歸其一自一炁
分化三因成九若龍若蛇盤曲九道總九陽祖炁之元太上以三九運梵
三五乘元合四十二炁三乘九爲二十七三乘五爲十五共成四十二以
開始青天元祖炁明東方始青之元應九陽木王之初故東方得九炁以
分天境劫號龍漢次九因重復陽炁開明赤文流光數落五度玄圖丹書
太上以三乘五三轉朱英合二十四炁三乘五爲十五三乘三爲九共成
二十四以開南丹天元祖炁明南方丹光之元應三陽火王之初故南方
得三炁以分天境劫號赤明次復九因重積中黃化元天緯周躔梵元乘
五太上以五五三徊混陽十二合五十二炁五乘五爲二十五五乘三爲
十五乘十二數共成五十二以開中黃天元祖炁明中靈黃華之元應五
陽土王之初故中央得一十二炁以分天境劫號上皇次九元復因素景

肇陽七明煥梵五緯乘天太上以七五三乘合三十六炁三乘七爲二十
一三乘五爲十五共成三十六以開素靈天元祖炁明西素皓景之元應
七陽金王之初故西方得七炁以分天境劫號延康次復九因周竟混化
歸本一炁肇明太上以二五乘十三積元陽合三十炁謂以二五相乘爲
十三積其十共成三十以開北玄天元祖炁明玄冥上景之元應一陽水
王之初故北方得五炁以分天境劫號開皇是也　龜山元錄云天尊始元
洞之炁爲玉曆之書以龍漢爲初劫赤明爲中劫延康爲終劫靈寶經云
龍漢永延康界開號赤明也太上居混沌之初御光天之炁爲萬化祖積
陽成天陽數奇天數二十有五一三五七九是也一本居北一六無位奇
於中央以爲布化之始中位向南者也設布炁之敘始於南而次三居之
南不可以無對故北爲南對而次五居之先天布炁皆逆數也炁有屈伸
故位有逆順而逆所以爲順也故由北而西次七居之由西而東次九居
之東方得九數者終於此則始於此九所以爲萬物元而爲後天入用
之本也數窮於九變於三十六三五七九爲二十四列於四方中央無位
之一虛中而運十二炁以成三十六之數先天布炁則一自中始後天逆
炁則五居中位一始一終故爲其一而爲二一伸一屈故兩其五而爲十

分成十二也數變於三十六二十四既列於外特設一圍三之二則中央所
存之數十二矣三十六者即九之變故分五劫天境皆以九言也觀之五子
歸庚之法庚子居一而具十二支之全炁亦一義也五子元乃西方甲子金
七數而遇庚北方丙子水五數而遇庚南方戊子火三數而遇庚東方壬子
木九數而遇庚中央庚子土即一不動乃爲四子所歸故統十二辰之炁也
所以必遇庚者炁數之變也然則五方所合之數何與曰其數亦從中起虛
其中以統四方之數故三五七九在四方爲二十四炁之宗而無位之一六
分之四方各得其七而爲二十八宿之元一六本居北以其一乃天之元六
乃地之元而五乃中之數故皆無定位而四方各具所以一與五五見於中
北而合其數爲六也一爲生數之始六爲成數之始故太始居之以爲生成
之本也合二十四與二十八即中央所合之五十二也先天之數逆布故先
南而後北先西而後東亦如三五七九之敘也後天之炁順行故木而火而
土而金而水五劫所以運也太上藏其一於中以爲對始之本一藏則六用
矣是以總四方之六而布於直南之南爲二十四復加其六而布於北爲三
十次西之三十六東之四十二皆加六爲六既用矣又藏其用則四十二而三十六
三十六而三十三十而二十四二十四即四方之三五七九也分而

合合而分乃造化之至妙而所謂應者在其方則應其數矣此太上藏天
一而分天境復用其六以爲萬化生成之本乎
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此經乃三洞飛玄自然之炁結成靈文起
於視聽之先出乎希言之表衆真欽奉萬聖尊崇本秘於玄都紫陽玉臺
因飛天神王撰下世陽九百六之災親禮天尊懇請宣布於是高真得而
降授塵世得而流傳也所謂洞玄靈寶者蓋三洞中一部之名自然九天
生神章者即部中一品之目三洞則洞真洞玄洞神是也洞以虛通無外
爲義玄以玄妙不測爲義此道本體也貫三才混融萬有而不可致詰也
靈寶者衆神化之無方爲衆聖之所貴其在人也通達無礙之謂洞應感
無滯之謂玄神息而化之謂靈炁凝而妙之謂寶自然九天生神者自然
明其體也九天示其造也生神顯其用也其體混成本乎無待故曰自然
九者陽數始於一而究於九也天者是理所寓之迹也生神者由天而命
乎人以生神也夫神無方體必待九天之炁然後有所寓而妙用無窮焉
章者其文燦然而成章也經者或道之名爲古常行之轍也天寶君者則
大洞之尊神天寶丈人則天寶君之祖炁也此言數迹之本洞其數主即
天寶爲造祖炁爲本祖炁即混洞太無元高上玉皇之炁也天寶君乃爲

道之從放為人洞之尊神也天者以玉為義取其自然故以大名寶者主言之稱君者主尊之號昭為群生之所尊貴也不曰洞真寶神而曰大洞者乃三洞未分總為大洞如二儀未判謂之混沌也尊神言其主也蓋為而無氣仰之曰尊氣母混成不測為神此合理氣而言也人稱丈人者是氣之主宰而最尊最先者也**丈人是混洞太無元高上玉皇之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億萬炁後至龍漢元年化生天寶君出書時號高上大有玉清宮** 混洞太無元者混以不分為義洞以虛通為義大以極大為義無以真空為義此明大道之本體渾淪洞徹先天地生而實無形謂之可知故曰混洞大無也然專曰混洞而又曰大無則混洞發除於一物而不足為天地萬物之宗本專言太無而不言混洞則太無又滯於空寂而不足見於陰陽化化之樞紐通謂之天則兼之有宗而乃所以為發生之本也高上玉皇之氣者三寶本也俱出古名之表故通稱為上宗自是取本主前最高故加稱高上也皇者尤大之名玉者含潤之德明此妙本雖貞至純至無而有光大含潤之德是氣之祖至尊至貞而理之所寓也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億萬炁者乃混沌之先未有氣數可紀故但以炁言數強立此名後從漢劫開九乃陽數經云積陽成天是也龍漢元年化生天寶君者龍漢乃劫之始屬東方天境元年是初時之號亦非如今世之年數也所謂化生者乃有而無形無而有精非由形生故稱為化如洞神經云妙象無形應感有體真精妙炁化成姿容是也[混從曰二]此乃無象之象非狀之狀惟道為身不屬空有矣出書時者即龍漢劫初之時出洞真十二部之書也且當是之時人物未兆何由出書殊不知是書之文是炁之所結也纔有是炁便具是書而炁之所以然者皆書之理也高上大有玉清宮乃天寶君之治所也**靈寶君者則洞玄之尊神靈寶丈人則靈寶君之祖炁也**此靈寶君為洞玄教主諸義見前**丈人是赤混太無元上玉虛之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炁**赤者南方之色也稱之明也亦是將類赤書之象然雖有之而未分故曰赤混既言赤混則可名於有又言太無則可名於無今合而言之益表其空妙有混然無間乃所以為萬化之元也度人經云混洞赤文無無上真亦此意也上王義見前虛者體本空洞全具上玉之德理雖存而然非實有形器常自虛通之謂也**後至龍漢開圖化生靈寶君經一劫至赤明元年出書度人時號上清玄都玉京七寶紫微宮** 前曰龍漢元年化生天寶君此曰龍漢開圖化生靈寶君者蓋元年乃劫初也謂之開圖乃化元題發文彩已露而靈寶君生於是時也亦明乃第二劫

名屬南方天堂經一劫者龍漢劫也是靈寶君生於龍漢之中而出書於赤明之初也加度人二字者蓋靈寶君實為傳教度人之祖玄都玉京七寶紫微宮乃靈寶君所治之宮亦藏經之所也**神寶君者則洞神之尊神神寶丈人則神寶君之祖炁也丈人是冥寂玄通元上玉虛之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萬炁後至赤明元年化生神寶君經二劫至上皇元年出書時號三皇洞神太清太極宮** 神者妙化不測𨗴然無累之義神寶名之洞神教主則神寶其是也冥寂玄通元上玉虛之氣亦本也冥言窈冥寂消恬天玄乃不滯色即無異此明妙本雖冥漠而湛寂恬息而常通不墮迴然無滯也通稱之者以其均為萬善之宗長萬化之本始也然此三有前之兩元同稱大無後之兩炁同稱玉虛是中之元本乎上而下之炁本乎中故中之元與炁特取二者豈非所以通一脉之流通而無間歟至赤明元年化生神寶君經二劫至上皇元年出書時號三皇洞神大清太極宮蓋經從漢赤明為二劫而上皇乃中央劫名當同神教主下化三皇洞神大清大極宮即其所都之號也詳觀三元所積之炁其數各有差等自上元至中元所減之數已絕不同等而下之愈不還前可見運度漸低猶人之一身少而壯壯而老也歟**此三號雖年殊號異本同一也分為玄元始三炁而治三寶皆三炁之尊神號生三炁三號合生九炁** 自無而有亦強名從一而三三三不離一雖三元之號異本一致以歸同謂之年殊則龍漢赤明上皇之分謂之號異則玉清上清太清之別然實本於元始之祖炁而總於洞真之上道故云本同一也當其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獨非體之生妙者乎及乎號之以年名之以炁豈非迹之可名者乎然迹未嘗離體而體亦未嘗異迹也分為玄元始三炁而治或者混沌篇云一炁分為玄元始三炁而理三寶迹以治三寶意同未經上云此三號而下云本同一也是稱三而一入云分為三炁者乃即一而三也三天正法經云始炁青青炁精澄曰清微天元炁白白炁精澄曰禹餘天玄炁黃黃炁精澄曰大赤天三炁俱生空洞之中自一分三以號三元之治然後導運御世也三寶者即天寶靈寶神寶也是為炁中之主宰故曰尊神三炁即玄元始也號生三炁乃每號又各生三炁故三號合生九炁上法經云三天既立始炁生混混炁蒼蒼炁精澄生鬱單無量天混炁生洞洞炁赤赤生無量壽天洞炁生皓皓炁蒼蒼生梵監須延天元炁生昊[一作]昊炁綠綠生兜術天昊炁生景景炁黃黃生不驕樂天景炁生遁遁炁白生化應聲天玄炁生融融炁紫紫生梵輔天融炁生炎炎炁碧碧生清明天炎炁生

演渡炁中生無想天九炁生生於上三天之中與上相合各九漬萬切也其在人身則三炁三寶乃九神九炁之精也居人三丹田而分餘九宫也九炁出乎太空之先隱乎空洞言身之中無光無象無形無名無色無緒無音無聲乃度真經守一品云一日始炁也是為玉清二日元洞也是為上清三日玄空也是為太清則是出乎太空之先乃原於始無未見炁者所謂元神是也隱乎空洞之中乃合元洞玄空而言所謂元炁之精是也當是時也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所以無光無象無形無名無色無緒無音無聲蓋即其始而觀之則冲莫無朕初無聲臭之可求然而萬動靜之理具不忘具於其中此其所以為基運御世之本也尊運御世開闢玄通三色混沌乍存乍亡運推數極三炁開光上章皆本宣化炁清高澄積陽成天炁結凝滓積滯成地滓阻史切萊者皆地也御者率制也若有促之然者此乃極細玄運紀綱造化而二儀以之開闢三炁以之變迹者也三色則青白黃也三炁則始元玄也當其三色冥一混混沌沌將分未分乍存乍亡或離或合恍有忽無亭毒既久運忽推移數亦適之既滿是炁乃闢九炁之輕清者剛陽於乎於上而為積而為天炁之重濁者屬陰於滯於下而成滓積而為地自三炁闢光乃至於天成地之其序

也九炁列正日月星宿陰陽五行人民品物並受生成上章分下儀象立莫三才此言九炁為萬物之根即經中所綱者是也正法經云三三化生以至九九是也列則肇然而有序也正則真固而不邪也蓋混然之中眾然倫理不相假借不相侵奪此就之有宗而會之有元故也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星者按星經序云星者體生於地精發於天列宿也陰陽者元炁之動靜屈伸而陰陽分焉五行者質具於地而炁行於天以質而言其生之序則水火木金土也以炁而言其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也乃至人民之眾品類之繁亦莫非由九炁列正而後上成也天地萬化自非三元所育九炁所導莫能生也三炁為天地之尊九氣為萬物之根故三合成德天地之極也上章言福建崇本育者然養之謂也導者推逸之謂也神鬼神常生天生地非三元所育不能也品物流形各正性命非九炁所導不能也此其所以紀綱造化流行古今而為天地之宗萬物之根也三合成德天地之極也者乃三而九九而三使歸于一也正法經所謂從九反一乃入道真是也蓋即其造化發育之本而推之則知三元之貴德渾然一體冲漠無朕卑然五性於天地之先而為天地萬化之準則故其所以賦與萬物各各無欠無餘所謂洛衷是也人之受生於胞胎之

中三元育養九炁結形故九月神布炁滿能聲聲尚神具九天稱慶太一執符帝君品命主錄勑籍司命定筭五帝監生聖母衛房天神地祇三界備守九天司馬在庭東向讀九天生神寶章九過男則萬神唱恭女則萬神唱恭男則司命敬諾女則司命敬順於是而生九天司馬不下命章萬神不唱恭諾終不生也上章言人具三才重生脈會三炁為天地之尊九炁為萬物之根惟人生於胞胎之中兼天地萬物之眾受所以最靈而獨貴為天地之心也三元育養即生有天地而為天地之主宰者人得之以為性乃衆彝之善也九炁結形即運行兩間賦與萬物而為萬物之宗本者人得其正以為體乃結形之質也九月數足九天之炁盡降神有寓於是炁而混融無間故炁滿而神亦周布於一身矣聲又具神炁之發於也尚胞也具全也謂能聲取其神具也九天稱慶者蓋天以生物為心故九天之賓因其炁之無天闕而得遂成人則贊而喜之也太一執符者太丹隱書云太一公子白元司命桃康五神上入紫房各有上有五太積次呈帝君此言太一執符者乃五神則太一而自也故大洞玉經云太一神夫子左執兆符籙太一乃反胎始形之神也名曰𡰌狀收人之切生執符而混合萬神也既生則守人玉枕之下泥丸後户帝君品命主錄

勑籍者帝君遂降（一作字）凌梵一名七靈一名神丈人品定命分之高下人既生矣則守兩眉中間紫戶之外官主錄即司錄君也勑籍謂勑其命籍也司命定筭者即中央司命丈人居名理明初定其筭也形生之後則守人絳宮心房之中血氣之戶五帝監生者即五方之帝也育帝彰其榮赤帝長未覺白帝彰（一作彭）安辛黑帝保成昌黃帝林虛夫（一作扶）同蓋人之生也聖母衛房者即九天聖母司其生成故衛其方室也天神地祇二界滿守在大日神以其陰陽不測故也在地日祇以其隤然示人故也三界即上中下天地水三界之神齋備衛守謂莫不咸護也九天司馬即總仙大司馬長生法師柄成於生也庭者中央之位東乃生炁之方九過者章數是也男則唱恭而敬諾萬而稱受之意女則唱恭而敬順順而承之意此尊卑貴賤所以分也命章即九章也所謂不下命章則然不生者蓋逆順吉凶生死一機而已故反是則不能生矣以上神名出三天君列紀夫人得還生於人道濯形太陽驚天駭地貴亦難勝天真地神三界齋臨亦不輕也當生之時亦不爲陋也所謂還生者蓋天理混然人所固有得之則生失之則死故生於人道則天理復還矣濯形太陽者雖至貴而未生陽也蜀註云魏得人身以沐浴南丹火鍊池中滌以黃華之水然後從胎就

食方得成人不曰黄華而曰大陽者黄華者陽之精在日之上館一名洞陽官中有流火之池池中有黄華真水其間天人常以此水灌濯形容也併存于此夫人之神與三寶合德炁與九天同根頭足象天地七竅應三光三才相通其機一也宜于驚天駭地貴亦難勝三界萬品亦不輕之當生之時亦不爲蹈也然則爲人可不自貴于我所以能変其形保其神貴其炁固其根終不死壞而得神仙骨飛上登三清是與三炁合德九炁齊并也但人得生而自不能尊其炁貴其形寶其命愛其神自取死壞離其本眞耳上章乃贊重物修且夫人之形象天而法地應三才而具五行血炁之所營聰明之所託其可不愛之乎然形非徒形必有使形者存焉是以又當保其神也南華經云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貴其炁者當之而不敢妄用也固其根者守之而不離其本也故云守中抱一而與天相畢此終不死壞之義也夫如是則始於変形而終於殘形始於保神而終於竊神然後來害炁而遊太清是與三炁合德九炁齊并也其或反是則戕何不壞滅而離其本眞哉蓋自取之爾自三號至此分爲五章九天生神章乃三洞飛玄之炁三合成音結成靈文混合百神隱韻内名生炁結形自然之章上章乃贊章自然體全用具此中言生神章之文乃合三洞飛玄之炁結而成音故曰三合成音結成靈文其中混合百神隱韻内名而有生炁結形之功用也隱韻乃諸天之隱韻也内名乃萬神之内名也天寶誦之以開天地之光靈寶誦之以開九幽長夜之魂神寶誦之以制萬靈太一誦之以具身神帝君誦之以結形九天誦之以生人上章乃言誦章功德玄應隨量學士誦之以昇天天寶君應化於龍漢之初當是時也上無復色下無復淵溟滓大梵寥廓無光天寶以自然之章開而明之則上下列位天地開光也靈寶君應化於龍漢開圖乃爲度人之祖故以開九幽長夜之魂也神寶君應化於赤明九千寶爲萬神之主故云以制萬靈制謂總御之也太一即務猷收乃泉神之尊故誦之則具足身中之神也帝君即達凌梵也結形乃結炁成形也九天即九天之帝也以上蓋言誦章之功利他之行也夫誦與聞對誦則施其惠聞則受其惠而學士居六對之間乃自利者也及其成功則利他矣雖隨其所用而功各不同然實一道也屍靈聞之以升遷凡夫聞之以長存幽魂聞之以開度枯朽聞之以發煙嬰孩聞之以能言死骸聞之以還人上章乃言群品被德惠量自利發煙熅炁上蒸將以生物煙乃絪和之炁也大洞經云七玄更起沉景生煙夫也三寶神與萬品生根故

非鬼神所知凡夫所聞也上章乃言歸本以報神者妙萬物而不測異有德生理而難知其所以爲萬品之生根者至玄至妙非鬼神所知凡夫所聞根猶草木之根人所不見而實爲長茂之本也然上文既言鬼靈聞之以昇遷凡夫聞之以長存而此又云非鬼神凡夫所知聞何哉蓋上言九章言功乃道用之至着者也而此論三寶神真乃道體之至微者也自九天生神章至此分爲四章大學上道希慕神仙及得尸解者貴滅度轉輪然歸仙道形與神同不相遠離俱入道真八素眞經云太上道三上真道七中眞道六下眞道八而九章乃大洞之門戶洞經在上眞道中之第五品故曰上道也尸解則五解之類也滅度轉輪者如度人經所謂學道淺仙品未充運應滅度人云轉輪不滅使得神仙是也所謂學與希慕皆求而未至者之事故或得尸解滅度轉輪然前有其志而學之不已終亦必歸於仙道故得形與神同不相遠離而皆入於道眞矣凡爲學之切必至於道眞然後爲極也然欲至道眞則又非此文不可也而無此文則胞胎結滯死炁固根眞景不守生炁無津九戶閉塞體不生神徒受一形若齎炁而行學得此法可坐致自然上章言讚勸齊舉夫人生在胞胎之中皆稟九天之炁凝而成人既生而胞中有二十結節謂因五内五内滯閉結不可解節不可滅故人之病由於節滯人之命絶由於結固也青靈陽安元君道經云五藏百結生於胎疾玄一休虛開關解結結絶病散神精登溢仙道日臻死道日絶是於大洞每章皆有此意蓋胎根不斷則節滯輪廻結節不解則無由生炁此乃生神之要訣修眞之先務也徒受一形若齎炁而行者謂雖有此身不知生神之道何異行尸苟知此文而坐進此道則混合百神化爲帝一入無出有偶輪空玄坐致自然信不誣矣三寶尊重九天至眞祕之大有九重金格紫陽玉臺自非天地一開其文不出元始禁書非鬼神所聞竊之者風刀萬劫魂死無生依科遷奉形神同仙上章乃言祕重尊奉生神經乃三寶尊重之文九天至眞之訓祕於大有之宮五老玉檢云大有者九天之紫宮九重紙鋪之深也格則凡案之類臺則安經之所自非龍漢開圖神王旨意請則此文豈得而見之且少竊之者發罪遣奉者神仙授大洞雌一經載太上科令云將受天書而缺違其祖先者是重其重言之罪傷其泄漏之盟其入授累除上局載水火官及入有風刀左右二官左風考官主治交峻特寶訣無盟即行貪財自誓將損天科之罪右刀考官治欺誓告盟背違師友評論善惡攻伐伐本莫大之罪也由是觀之則竊之者當戮而遣奉者起爲三元宮中宿有金

名紫字刻書來生應爲三清神仙之人當得此文有其祿會當齋金寶來師幼心依科盟受閉心奉行慎勿輕泄違刀考身上章乃傳而告戒輕傳三元宮中三清宮也五老玉檢云首德果此已世無知者惟太玄有金闕玉名紫字刻紫簡三元有科長於綠丹臺有貴字之文將是當來必爲真人者乃得受之目既有文經之因緣將會又當齋金寶來師幼心依科盟受既受之後所謂閉心奉行者乃默默而行也既乃議見前修行之法十日長齋不關人事諸塵滿盡爽心默念清旨訖戒入室東向扣齒九通調聲正炁誦詠寶章上章言捨事入道澄心契元總虛皇四十九章經云齋戒者道之根本法之津梁子欲學道清齋奉戒念念正真邪妄自泯大清修者心齋也南華真經云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炁聽止於耳心止於符炁也者虛而待物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故嚴君平云虛心以原道德靜然以明神明而陸濟靜齋集亦云夫人體非聖真而處身五濁三塗極感內主攻賊九竅四關各有所越施爲之間動入死地故設科教儀範之文以齊其外著法令凝神之法以正其心使以胎元詠真之方制其食味祈真朗誦之品滌其邪念然後超於學下學之徒緣才實寂栖於損人損之府共予無爲則靜嫺之間試不間嫺靜之統和可致蓋人業習深重難遽合道使之因齋以屏緣息心而契道故須十日長齋不關人事則心專而其功久且熟矣乃得諸假塵滿自然淨盡大抵人之一心儻非妙悟則不能當體澄寂故云無大道則六塵相根是以一真之元未免逐諸假而散溺紛紜諸塵消盡則心自契而合自然矣爽心者坦然平夷默念者寂然無念也然後清音訖戒齋取其和而翕真通真達聖清以表其心之清音以表其機之發也戒者檢身作己正遏防非之謂也訖者寶而持之之謂也夫既能爽心默念則一真澄湛爲法息空乃深造乎不待不犯之妙人何以和戒而訖雖然唯聖罔念作狂苟不如是則澄治之功賊矣故必靜存之體先立然後動察之用自然略著也入室東向者取其炁也叩齒九通者集衆神也九者陽數也爲上首書神明經云叩齒之法左爲天鐘右爲天磬中爲天鼓若去邪不祥則鳴天鐘則伏邪辟惡當鳴天磬若存思集神念道立真當鳴天鼓要閉口咬蝕使聲虛而響應深也叩其隱訣云齒者體神之外符有神之威力攻神之英華也豈非以外什而去不祥以威力而制邪惡以英華而威至真乎然後調聲正炁誦詠寶章夫聲既調則知其炁之正益於身於外者如此故曰心和則炁和炁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注訣

曰咽經至五百言此中凡二遍以合紙上下言咽凍二遍合人氣不絕而聲清也經中凡一節五指入人之步於字有宜盡二句當直口誦而已戒誦之一過聲聞九天誦之二過天地設恭誦之三過三界禮房誦之四過天王降仙誦之五過五帝朝真誦之六過鬼王束身誦之七過星宿停關誦之八過幽夜光明誦之九過諸天下臨一切神靈莫不衛軒能依前文修行之者故誦章之際如此只以兩儀言之一爲陽儀爲天故一過聲聞九天二爲陰儀爲地故二過天地設恭人後文云二過響地此本經言增以前一過方聲聞九天至此則天神地祇並設恭矣故戒言之如度人經所謂天地設禮是也三過表三才之統立故合三界神靈莫不設禮其房也四過天王降仙四過以應四象則東方蒼天南方丹天西方素天北方玄天四大天王各會集神仙來降其所五過五帝朝真五過以五行故五方之帝各總真以來朝猶魂魄之意六過鬼王束身六乃太陰之數蓋六天魔王乃六天故炁也其力量與天帝同元始布化其間主乎試學者初涉小魔後歷大魔試之之道乃乃保舉上登仙品今於六過乃六陰數終之時魔試大而我以六過之功足以伏之其服之故束身者不敢妄干其功故矣七過主宿停關五七過應七星家人之七竅令正學關亦如度人經所謂一時停輪之和八過幽夜光明五八步之數也幽夜於所也今乃東陽炁而九明矣九過諸天下臨一切神靈莫不衛軒九陽功德既備則其所感有不期然而然者蓋諸人莫非九天之炁所化而生一切神靈亦不能外是炁而自有所以莫不會炁而來衛也一過徹天胎原宜通三才一理本自貫通其以一過通一之故云徹天胎身自之而宜通且天一生水在人爲精內觀經云一月爲胞精血凝也乃由之一貫之炁而爲之生端其本升降不失其度則生理成矣二過響地胎結解根二過應二儀故前文惡言天地設恭也屬陰響應陽炁如天一地二其序然也二過響地則胎結固之而解根立胎根系於地故也夫地二生火在人爲神形兆則神有所寓內觀經云二月爲胎形兆胎也然胎形既有則有故俾爲之結矣必得洞真玄戶之炁以滋之而爲之斷根斷此戶然後魂炁童則胎根之結解矣三過神禮魂門鍊仙魄烁珠同古字之用徳同三過應三才蓋天三生木在人爲魂內觀經云三月陽神爲三魂動以生也必得長生明仙之炁以純魄三宮則魄門煉仙炁四過天王降仙魄戶閉關四過應四象上應四天蓋地四生金在人爲魄內觀經云四月陰靈爲七魄神由陰而亡必資護戶真滑之炁以滋之則中之流也只而求炁乎天

所謂閉關乃閉其死炁之關以杜外邪存生炁也五過五帝朝真藏府清涼五過應五行五帝則五方五炁之王者也。五天五生五人生五月五藏乃分。脾土之數始是曰。於內爲藏於外爲內內觀經云五月五行分五藏以安神也。故必五藏全具然後五帝朝真也此皆五仙中會之炁以煉九藏府則紫戶生仙矣。府者五藏之配爲受藏之府也如小腸爲心府大腸爲肺府膽爲肝府胃爲脾府膀胱爲腎府三焦爲命門府是也六過魔王伏諸胃宮生津六過應六律功用至此可以制六陰之魔故六天魔王皆伏而歛於心諸而順於脾也夫六者水之成數故以津言內觀經云六月六律定六府用茲室也是必得其津液之炁以滋之則新代肥樹澤心遊趣上京矣且府之名有六而獨言胃何也蓋胃屬土而五行之主可以總括五行以四時言之每季土旺一十八日以五行言之則非土不成故也若以藏府之配於十干言之如甲乙爲木肝膽當之丙丁爲火心與小腸當之戊己屬土。脾胃當之庚辛爲金肺與大腸當之壬癸爲水腎與膀胱當之則胃之位適當其六矣。水得土則止故胃爲水津之所也七過星宿朗明孔竅開聰七過應七星。在人爲七竅七者火之成數大能照物故應星宿之光內觀經云七月七星開七竅通光明也是得高仙洞笈之炁以益之而閉也。章云七通重關關是也八過幽夜顯光三部八景整具形神八過應八卦在人爲八景八者木之成數木主慈仁位應東方出震之地主陽明之生炁萬類由之而發生乃幽夜光明之象故人之受生自一炁爲祖而分三元於三部三四之中一元各具八景共爲二十四真故上部八景以比爲君中部八景神主絳宮下部八景其神關元內觀經云八月八景神具降真靈也更由真靈化炁之炁有以益之故形神整具而萬遊無以敗矣按七與解結法及黃元經云上部八景臨神覺元子字道都髮神青文華字道衡皮膚神通眾仲字道連目神虛監生字道童項髓神虛謨益字道周鼻神沖龍玉字道微舌神始梁崎字還吹中部八景喉神百流放字道通肺神素靈生字道平心神煥陽昌字道明肝神開君童字道清膽神龍德拘字道放左腎神春元真字道卿右腎神象地無字道生脾神寶元全字道騫下部八景胃神同來育作來一字道展窮腸中神兆滕康字道還大小腸神蓬送留字道厨胴中神受等幼字道宮胃腸中神廣瑛宅字道仲兩脅神辟假馬字道成左陰右陽中神扶流起字道生右陰左陽中神道表明字道生九過諸天下臨三關五藏六府九宮金樓玉室十二重門紫戶玉闕三萬六千關節根源本始一

時生神上章言如法行道功德普漸九恩有九天故諸天下臨以合人之九宮九者金之成數。物成則堅定屬金西方而以秋爲成物之時也內觀經云。九月宮室離布。以定精也惟其德用此備故名其天曰無想無結無愛天而號其炁曰日然靈照之炁也三關者上玉京關中夫脊關下尾閭關是也五藏者心肝脾肺腎也六府者大腸爲尚書府小腸爲元嘗府膽爲蘭臺府膀胱爲太和府胃爲太素府三焦爲無極府也九宮者兩眉間入三分爲嬰田宮卻入一寸爲明堂宮三寸爲丹田宮亦名泥丸宮四寸爲流珠宮。五寸爲帝一宮明堂上一寸爲天庭宮洞房上一寸爲極真宮丹田上一寸爲玄丹宮流珠上一寸爲太皇宮兩五藏亦有九宮也。金樓則皇樓也玉室者臨之別名也十二重門者黃庭經云重中樓閣十二環注云。喉嚨十二重也紫戶者素靈中篇云兩肩之上。其實有紫戶上關名黃庭謂之玉室亦名玉關也所謂三萬六千關節根源本始一時生神者蓋形體則漸成惟神無方體炁足則神具非由次第而有故云一時生神也九六精中洞云天神一萬八千身中一萬八千共三萬六千神中炁具足於是而生以上九過之恩不惟順生人之理亦上登臨其道一也九過爲一徧一徧周竟三界舉名五帝友別稱爲真人十徧道炁制御萬靈魔王保舉列上諸天百徧通神坐致自然太一度符元君受生千徧通靈坐在立亡仙童玉女役使東西萬徧道備馳騁龍駕白日登晨上章乃序功階差然致極果一章爲一過九過而生神備是乃一炁通變自然而然也一徧周竟三界舉名五帝友別稱爲真人如三洞眯囊云天真將係見授大經上仙之道謂而學之延成真人友者與五帝爲儔侶也列者序其階差也十徧則是十倍其功乃可制御萬靈百徧通神坐致自然太一受符元君受上者其功又倍故能坐致自然如六甲致行廚之類大一炁以五符元君受其生籍也千徧通靈坐在立亡仙童玉女役使東西方如大上四極真人曰六炁順運於十方六甲廚行於幽冥隱化無方上呼大真飛虛駕景玉女執巾萬神奉衛其人遊方是也大觀行上真之道則給玉童玉女各三十人前導威儀從玄罰也萬徧道備馳騁龍駕白日登晨者唯一玉檢云於是五老翼軒八風翊神雷前驅王華扶轂衆書萬記白日昇天故黃庭經亦云朝服一整八風驅征駕三素乘晨成其也玆者以寶章慶感之功經中其言甚著而誦者如牛毛得者如麟角況必遠日之長空仙哭而燮偈之是可概也道德經云窈兮冥中有精言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信不足有不信夫所謂精者潛夫而大背地而地在人而人在

物而物。天地人物。聖真鬼神。同此精也。況夫人之一身。法天象地。備具萬
物。獨貴而最靈。故其感通為甚易。當之忠臣孝子。動天地。感鬼神。載之史
册者。不可勝紀。彼特一時精誠之至。其應猶爾。而況千日長齋。不關人事。
諸塵滌盡。身心默念。純乎其天者。歎嗚呼。吾於安而行之者。不可得而見
矣。利而行之者。萬無一二。勉強而行之者。千無二三。則夫疑信半之。念慮
雜之。好惡賊之。嗜欲汩之。人事累之。其在我者何如也。而可以咎聖經之
不驗乎。古之人以修誦而得神仙。如魏紫虛李順興。司馬紫微之類多矣。
今學經之士。縱未絕緣離世。苟能金石其志。背塵合真。至心受誦。久久不
已。必階仙品無疑也。然苟信不足。則有不信矣。勉之哉。勉之哉。自太學上
道至此分六章。元始天尊時靜處閑居。偃息雲宮黃房之內。七寶幃中。默
夷養素。空碧練真。眺咀洞慧。俯研生神。理微太混。嘯朗九天。上章言推立
時處顯示容儀。此經直從天地萬化原頭說起。所以不立敘分。蓋元始即
自然之本體。而此章即自然之宓結自然之章。成自然之音。非由演說。故
也。然無序分。則此經又何自而傳。故至此方敘出。教之因。以示後學。夫工
聖濟物之心。雖無時而不然。亦必待感而後應。所以靜處偃息。自適怡然。
神王啓請。則應而不藏。自時靜處至七寶幃中。乃推立時處。存其體也。自
是而下。則因體以顯用也。默者。和也。夷者。平也。養素則抱純素之道也。空
者如大虛也。碧者玄之義也。則是遊心於虛合焉於玄。以練其真也。眺咀
洞慧。則嘯味道真也。俯研生神。則研詠生神之章也。理微大混者。謂其理
無形聲之可即。故曰微也。然於至無之中。萬善畢具。混然一致。故曰大混
也。嘯朗九天。言流響於九天之上。宣暢其和心以達于天地而及于萬物
也。是時飛天大聖無極神王王轄上宰四協侍晨清齋建節侍在側。馬憩
瓔旗而妙感。仰靈眸而開衿。竊神章而踴躍。饗天音而蒙生。敢乘機而悟
會。胃靈眄而披心。上章言神王應機將陳之問。飛天大聖無極神王者。如
度人經中所載十方北天神王是也。謂之飛天。言其迹之無滯也。謂之大
聖。備衆德而不居也。無極則極其尊之稱也。神王則是以主宰而言也。王
輔上宰者。金闕有四天帝。謂之輔臣也。制斷宣揚。謂之宰。四協侍晨。玄宮[illegible]
如世之前疑後丞左輔右弼者。協謂和也。此皆元始天尊近臣之號也。當
其虛心以將啓問。故曰清齋也。建節乃神王所持以召衆神之節也。自[illegible]
瓔旗而妙感。至胃靈眄而披心。乃神王於侍側。感天尊俯研嘯朗之際。心
生踴躍。所以求其感悟之機。而悟其因。故度會胃靈眸之顧眄。而披其宿
心。此正神王深已以進之時也。於是飛天大聖無極神王前進作禮稽首

而言。上白天尊。賤臣幸會。得仰侍靈軒。不以短狹。叨濯冥津。重悟凝玄。位
登神王。總御生死。領括天德。資品七覺。遠覽遐方。雍觀上宰。對司侍晨。上
章言登侯於閤自述己職。此一節皆神王致詞於至尊之前也。且云不以
才德之短狹。見棄而蒙光濯於玄津之中。頓悟凝寂重玄之道。獲登神王
之位。總御生死之錄。領括天仙之職。至於資品七覺。則是眾察學仙者之
行也。七覺者。按太上八素真經云。識神生知。見是其一也。知而能見。是其二
也。見而能從。是其三也。從而能習。是其四也。習而能堅。是其五也。堅而能
成。是其六也。成而不居。是其七也。七覺七階由乎一覺。覺有深淺。次第為
七。此其義也。遠覽遐方。謂其智明周於萬物。雍觀上宰。對司侍晨。是稱上
文王輔上宰四協侍晨而言也。雍者和也。所謂雍觀者。猶二人相視莫逆
於心之意。則是志同而顏悅也。對司則是職同而位並也。蓋當時輔弼同
德。各有憂閔劫運。弘道善救之心。而神王以此自任答詩也。資品一本作
資品。方當乘機應會。履九太陽。洞理陰符。撫學兆民。大運將期。數終甲申。
洪流蕩穢。凶災彌天。三官鼓筆。料別種人。考算功過。善惡當分。上章言未
時與慈宣任濟善神王既在近臣之位。有可啓請之機。又值將終之會。當
乘此機。應此會。以弘道度人為己任也。履者遇也。九者陽之極也。太陽有
正法經云。天運九千九百周為陽蝕。地時九千三百度為陰剝。陽蝕則氣
窮於太陰。陰剝則氣極於太陽。故陰否則蝕陽。數則剝。謂之大劫大劫交
則天地翻覆。河海涌決。人淪山沒。金玉化消。六合冥一。白尸飄於無涯。孤
爽悲於洪波。又云五帝料簡於善惡。當此之時。萬惡絕種。鬼魔滅跡。八方
四極萬不遺一。自非高上三天所不能禳。自無青籙白簡所不能既也。履
九太陽則是過此太陽之氣窮於太陰乃陽蝕之時也。洞理陰符者。洞則
通也。符則陰籍。謂通理陰數之籍而撫掌於兆民也。大運將期數終甲申
者。乃劫會之交。將及其時。按正法經云。承唐之後。數四十六丁亥前後中
間甲申之年。乃小劫之會也。又按三洞上清境無量經云。陽九之數。一千
八百年過甲為大陽。九百六之數。一千六百年過甲為大百六。陽九不遇
甲。百六不遇申。不為災矣。則甲申乃災劫之會也。蓋陽極則生陰。故為大
水。所謂洪流蕩穢。山災彌天。三官鼓筆。料別種人。考算功過。善惡當分者
如正法經之言是也。自赤明以來。至上皇元年。依元陽玉匱災度者。應平
聲。當也。下同。二十四萬人。按七載劫運篇云。九天丈人。於開皇時算定天
元。校推劫運。白簡青錄。得道人名。記皇民譜錄。數極唐堯。是為小劫。一交
其中損益。有二十四萬人應為得道者是也。九陽乃紫微之宮。玉匱即藏

文度名名爲之號也開皇以後數至甲申諸天選序仙曹空廢官僚不充
遊散上聲猶員外之職也職司皆應選人數五劫次序以配五行則開皇
舊水云開皇以後數至甲申此則依其流港撒之則也依元陽玉曆當於
三代更料有心積善建功爲三界所舉五帝所保名在上天者取十萬人
以充其任又當別舉一十二萬人以充儲官上章明三代選人以充仙任
王曆者紀劫運仙曹之書也廬山元錄云天尊結元洞之炁爲玉曆之書
天象度人經元洞玉曆章云元始天尊命真皇人以玉曆紀元洞混化之
劫劫運流後之本諸天分境結元洞正陽之炁爲玉曆以紀天真天民劫
運功積升遷之道明九皇九品之階是也三代者即赤明以來上皇元年
開皇以後是也儲者副貳之官也如此之例或以宿名玄圖三元玉檢經
云明玄圖於上館理五符於胎尊方可名載玄籙玄圖者即玄都之圖籙
也宿名者謂列名於未生之前也或以骨像合仙如正一天師所品緣精
隆準方瞳日有三角伏犀貫腦玉枕峯起手過膝又如魏華存之五臟
紫絡鳳骨龍姿等是也或以滅度因緣轉輪謂仙品未充運應滅度坑形
而去計日而得更生者也因者所作之因緣者所會之緣謂以因緣轉輪
而證果如上清飛行九晨玉經云北極星天之太常主升遷下須學者之
身元功熟得道轉輪皆級悲經之爲或以爲好三寶善功徹天三寶有三
本經天寶靈寶神寶分爲玄元始三炁降於人爲三田口指曰炁曰神此
內三寶也故有道寶經寶師寶三寶太上三尊也經寶三洞四輔真經也
師寶十方得道聖衆及經籍度三師此外三寶也皆學道之士所當爲好
又內祕真藏經云貪性寂滅塵累無染戒行不虧是名法寶真性不起不
慣於塵覺無生轉是名師寶寂性無取無惱無患慧通無礙是名道寶此
三寶非內非外非聲非色謂之爲好則寶之深而體之至也若如是則一
真澄湛善莫大焉或供養師寶爲三官所稱太霄琅書曰真仙登聖非師
不成道人主而家長而無師則愚是道德實由師傳而後得可不盡四事
供養之儀而財行膝步趨下風以服勤于學者果盡其道則必爲天地水
三官所稱賞也或修齋奉戒功德積感齋一其心口齋止過閑非曰戒修
則道修而不已奉則業承而不違功者勤行而見諸事業德者體道而自
得於己積之愈深則可感神明通天地矣抱樸子曰除過不積則不足以
感動神明也或施散財寶建立道室此謂立觀度人者快業報因緣經曰
散施之法一則內賊不起二則外賊不生內外安靜衆惱消除所以法有
布施或設慳心望力實通隨力交報然此猶涉於布施之相若夫不住相

之施則不見能施之我不見所施之物不見受施之人此其福德亦不可
以限量論矣或救卹窮乏濟度天人所謂大人者同聖於天而爲人者也
抱樸子云立功爲上除過次之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爲
上功是以上士蹈世大慈平等救濟同德猶此緣因即登善果或爲三師
建功充足天官有名三師者度師籍師經師也謂於世三師宜得之妙立
功不已至于大人則天官書名矣考算簿錄三官相應皆逆註籍名上下
有別毫分無遺上章明隨因證果遂次差等蜀注云三元有三宮分爲九
宮總二十七府百二十曹左陽生宮右陰死宮左府青簿書有功者右府
黑簿書有罪者若有罪中涉福福中涉罪不專於一曹也所以紀實其事
有三年之考者有九年之考者有二十四年之考者其功曹與三府相應
不差方行奏判逆註種民之名蓋無色界之上有四種民天乃洪災不到
之所天地再開則爲民種故曰種民逆注者謂時未至而先注也如八素
經云得其道者皆有宮逆注於未生之前是也逆字如易大傳知來者逆
之逆又九幽之府被東華青宮九龍符命使拔九幽玉匱男女死魂宿名
有善功德滿足應受開度者取三十二萬人以充甲申驅除之後開大有
之民上章明運拔宿善充太平民按九幽之府即地官所治乃拘治罪魂
之所今徐擇及此可見至仁之無外也東華青宮乃扶桑同陽宮太乙救
苦天尊之所治也蓋緣甲申之劫當行驅除所以青宮摘下九龍符命開
九府之獄徐擇其於玉匱中夙名有善功德之魂恐其例歸驅除也非惟
拔之使免驅除又將使之更生爲再開之劫後聖太平之民也紫文上經
云涉于三災而不傷又曰必觀更生於太平是矣當此之時生死交會善
惡分判得過者真爲樂哉此當劫會之期生死善惡之類紛然而分別得度此
劫者豈不樂哉正法經云有得其文與三炁齋真經百六而無拘覆洪波
而弗沈將無羽而猿翮儵空霄而翔翔承迎聖君於上清宮更受錄於金
門之精皆此意也然三官相切文墨紛紜龍門交會馬母督仙萬聖顯駕
晝夜無閒功過平等使生死無偏此之昏鬧亦臣之憂矣上章明應會料
別處失平等三官者天地水三官也相切者謂互相督切也文墨紛紜者
言其參校互考生死善惡之籍雖然其多也龍門者按水經其地在河東
皮氏縣乃天下河源所會之地是以甲申洪災將至故先於此會諸水
神定以劫期然後激爲洪流當是時也萬鬼絕種鬼魔滅迹八威四紀萬
不遺一惟有善人種民合免洪災者即爲母督仗靈仙之臥迎上昆崙之
墟馬母乃水之使神也五老獲大劫經云九河交對洪災激川水母擁捆

馬馬戎斜萬聖願篤者正法經云聖君願篤於明虔之錄五老料爾於善惡之錄則是檢察秋訪日夜不停有功則舉之有過則黜之務在乎善惡諸司考校之謀乃至生死之籍編於此之簿關亦由之覆矣者雖在下而考校者有人在上而監察者又有人焉然猶恐善善者未彰惡惡者未當或有斷於公道此實神王之所憂蓋俱之至也大期既切觸事關賛恒明燈切常也恐一旦受權公門謂大切之期既已迫切而是事及仙曹之處皆未免欠關發贊恐一旦受不及之譴於公門也伏聞天尊運大慈之化垂憐蒼生開九天之奧以濟兆民明科有禁戒非賤臣所可參聞然大數有期甲申無終運度促急大法宜行使有心者得於考算之中聞於法音開示於視聽勸化於未悟者也緣茲上陳惶懼天顏顧見哀憐賜所未聞上章乃開心自任哀求法要運設也謂天尊設大慈之化意在無憐蒼生當開出九天之祕典以濟兆民神王欲請寶章故先以此啓請天尊也明科有禁戒即經所謂四萬劫一行妄輕泄之戒是也謂如禁戒則非賤臣所可參聞然災劫之期既切天尊愍憐衆生必不忍賜大法即生神章也謂當出神章以行於世矣有心即有志於道而未聞大法者也考算者三官考算善惡也謂神章既出則庶使有志於道者任於考算善惡未形之際

得聞法音開示於視聽勸化於未悟皆可以度洪災而為種民矣既以賜示其視聽又使勸化其未悟神王憂世之心何如哉書云仙之求人甚於人之求仙信矣願見哀憐乃神王願天尊哀憐其憂勤而賜以前所未聞之法也洋觀始末蓋神王總御生死領括天仙實監七覺運覺運度之日方當衆機應會發九太陽洞理陰符撫掌兆民則是舉仙曹度種民之職皆屬於神王矣然世之善人少而惡人多故仙曹之職不充種民之數本及皆神王之憂也所以再并直前有禁啓請豈非思溺由己而獨以斯道自任也撤自元始天尊特靜處生此分九章於是天尊撫几高抗凝神遐想仰誦洞章嘯詠琳琅良久忽然嘆曰上範虛漠理微太幽道達重玄乘冠神霄至極難言妙亦難超上章明天尊凝機讚通將欲撫几高抗凝神遐想乃天尊欲答而未答之容也仰誦洞章者仰首而誦空洞之玉章也嘯詠琳琅者和心寬暢而發之於聲如美玉之韻和而清徹也如是玩味良久復歎道法高妙非可遽以一言而盡是又欲使聽者了達塵不迷諸言教相也上範虛漠者範法也謂此章乃上法而其本體則沖虛寂漠大至於不可圖如度人經所謂無鞅大範德難可勝是也理微太幽者謂其理之微妙幽隱精至於無倫也道達重玄者謂此道了達重玄而不滯

於有無也焉冠神霄者元霄以神霄為首而玉章之焉又為神霄之冠也此蓋明本達俱勝理焉混融體全用備諸默俱玄貫無形罔象莫之可驟此其理之至中至正至妙至玄不可以復加矣故贊之曰至秘難言妙亦難超也子既司帝位受任神王飛天翼於瓊闕四峯輔於明輪運於極覺領綜無窮雍和萬化撫料蒼生自此一節及下文皆元始獎諭中明其職併以告戒神王之語帝位即金闕有四天帝謂之輔臣是也謂子雖任神王之職而位則帝也飛天翼於瓊闕者言神王飛空御景以翼贊於瓊闕也大洞玉經注云瓊闕乃太微之所館天帝之玉宇也四峯輔於明輪者乃玉輔上宰四極侍宸同佐輔於明輪蓋是時俱在啓請一列也明輪按大洞玉經注皇上四老真人常秉明王之輪則明輪即王東也運於極覺領綜無窮者乃總御生死領括天仙必逸覽遐方使無遺佚也人當調理萬化使之雍和得所又撫料蒼生而簡其善惡使之分毫無差此皆神王之任也明輪又按七數三界寶籙云是嵩山上撥九焉以為璇璣之輪令大運啓期三五吉辰百六應機陽九激揚洪泉鼓波萬災屬天四宮選舉以充種民三代昏亂善惡宜分子當勞心兆庶渡於三官興廢之際事須開能令以相安其兆之局三五者三元戎品經云三元校戒地下五嶽與

一切神靈同詣三元宮考覈諸天地及地民生死緣對宿根簿錄上詣諸天此亦吉以劫會之辰也人正法經云大劫終則九天數盡六天運窮運窮則焉數於三五三五相乘其數十五此合九六數也九老陽六老陰故下云陽九百六也吉辰乃吉慶之時也只按本文則三元五嶽之說亦通五按他經則九六之說為是蜀注云若以大叮之數考之則十九年為一章四章為一部二十部為一紀三紀為一元每元四千五百六十年數盡三元是為一劫也人皇元祖宸通君事録天元運乘五劫元洞以明祖焉玉曆以紀天元劫會五周復歸其一則所謂五劫者配五行能漢當本赤燭會大上皇屬土此康泰金闕皇帝水令正人運啓期三五吉辰者乃大劫已啓災期而三元五行之數皆古值於此時也鳳臺曲素上經云大劫有數運運災二象顛龍門斷天河三五交相值是也百六應機陽九激揚洪泉鼓波萬災屬天者按靈寶天地運度經云大天厄謂之陽九地厄謂之百六正法經云答否則蝕蕩數則劫陰陽蝕劫則天地改易則是百六應陰之極陽九乃陽之窮應機激揚則洪泉鼓波而萬災歲天矣四宮是舉以充種民者四宮如方諸青華之節蜀注云男則有童初有蕭閒為女則有易遷有含真焉是為四宮真誥亦載此名此皆遷仙之司所宜選舉

其人以九徵氏。天之名數也。微三代錄籍所載。善惡混淆。尚昏晴而未明錯亂而未並。當此之時。善惡之籍皆分判。惟宜嚴可遷分無失矣。所以具三叮嚀戒於神王。謂此所關甚重。子當切心兆氏具疾。勞人當過於三官蓋任愈重而心愈勞也。與廢之勝事。須關能者。謂當切懷切異之時。具事所傳者大。又須閒盡其能。而尚少有纖毫自逸之心。則於事不能盡其力。甘爲自欺也。今以相委。汝其然之。此至尊勸勵之辭也。寶書妙重。九天靈音。施於上聖。非鬼神所聞。明真有格。四萬劫一行。今冒禁相付。子祕之矣。慎勿輕傳。上章乃天尊讚許勉勸戒諭三寶大有金書其理至妙。其業至重。乃飛玄之炁。三會成音。九天之上靈風鼓奏。自然音樂。故曰靈書。本施於上聖。非鬼神所聞。又明真之格。尚未當行。故曰冒禁相付。宜其祕之。以祕重而勿輕傳矣。謂勿輕傳者。非祕而不傳。使必傳之於善人也。自於是天尊撫凡。生此分二章。乃序分也。登命九天司馬侍仙玉郎開紫陽玉笈雲錦之囊。出九天生神玉章。四輔列位。五老監真。太一命籍。玉帝唱盟。一依俯仰明真具典。南向長跪。以付飛天無極神王。上章乃言出命傳經衆真具儀。法事既畢。諸天復位。上章言授經既畢。天尊斂儀反寂。登命九天司馬。乃相成歎生也。及侍仙玉郎。乃典經之官。紫陽乃藏經之所也。玉

笈以玉爲笈。蜀也。雲錦乃藏經之囊。四輔列位。即四偈侍展。定高下而列其位也。五老監真。即玉清天帝元老。虛皇靈元始老。玄華寶天真老。靈妙大靈祖老。嬰鬱洪京仙老。總監衆真之數也。而中黃太一上帝乃命以史經之時辰也。凡具明科中品云。不得不告盟而授寶文。所以高上玉帝則唱其史經之盟也。人傳經之威儀品式。其載於明真之典。今晉一依其格也。蜀注云。三元宮中俯仰之格。總二十四百條是也。南向者。乃授經者南向而弟子北面也。長跪者。敬而授之也。傳經法事既畢。則諸天復其位矣。自登命九天司馬至此分二章。乃演述分也。天尊重再也。告飛天神王。此九天之章。乃三洞飛玄之炁。三會成音。結成真文。混合百神。隱韻內名。故太一試觀。攝生十方。領會洞虛。瞀警丹青。此乃天尊復以前義告於神王。言此總尊祕者如此。故常令太一上帝試觀於人間。試之適。方瞀警而傳馬。試字或作戒。觀但金玄科章經亦云。皆五老仗國大一試觀。又玉清隱書云。常君領括衆天試觀十方。則試字爲是矣。攝生十方。領會洞虛者。總攝生炁於十方。而使有心者俱得神領意會於洞虛之道。乃可欽經也。洞乃通達。虛乃廓徹。言通體之靈通虛徹。爲衆妙之會歸也。太一乃爲神之宗。而又主試觀之職。其進就也。人如是則心空境空。理寂事寂。能虛能寂

萬理俱會。傳文之妙。可通於斯。所以古者傳經。必先對齋。謂師己齋。弟子亦齋。故曰對齋。良由此也。苟或不然。則是緣心聽法。其法亦緣。無由悟入。是必如此。然後啓誓丹青。啓誓者。告盟也。丹青者。如諸科所載。飲丹水以代歃血。斷青縷以代割髮是也。自無億劫因緣宿名帝圖。不得參見。得聞篇目。元祖同仙。當採擇其人。應爲仙者。七百年中。清齋千日。齋金繒帛也。誓心依盟。以傳慎之。則享祚滿之。則禍臻享祚。則福延九祖。德重山海。指禍則考流億劫。痛於毒湯風刀。相刑可不慎之。焉謂此玉章得之者。必度世。故非有億劫功德因緣名在圖諜者。不得參見。得見之者。則九祖同仙矣。如洞元大有妙經。青童君曰。凡有金骨玉驗。名參青宮。得有此文。祕而施行。與真同功。曠罪後難。窮結威解。七玄之祖。於是而放。己身升騰上宴玉京也。當採擇其人。應爲仙者。七百年中。清齋千日。齋金繒誓心依盟以傳此。又戒神王當擇如是之人。依如是之科。而後流傳此經也。夫流通大教。乃上聖之本心。而所以重其禁戒者。且爲輕泄濫慢者設耳。前真不云乎。遇人不傳。祕天道。非人而傳。泄天寶。蓋非祕此道也。實難乎其人。故太霄琅書云。遇賢便傳。不拘定數是也。然則所謂億劫因緣者何如耶。蓋經中所謂萬劫三寶之類也。有此善得。則名入圖錄。乃兆史經之階也。所謂

七百年中者。應傳經之限期也。亦必清齋千日。又當齋金帛以爲信而後傳。如太上素靈大有玉篇云。七百年內有其人。亦聽三傳是也。其科云。齋上金三兩。紫紋百尺。青絹二十七尺。銖五兩。沉香一斤。丹一兩。詣師進齋。上誓九元北帝。太靈萬真。領仙玉司。以爲盟信。誓約寶祕。來行靈文。不得輕泄宣露神真。懸盟負科。殃及九祖。皆此意也。自三寶至諸天復位作六段。分二十八章。天尊重告至此一章。中實祕重。復出章也

鬱單無量天生神章第一

此九章乃自然之文。一演闢關天地化生人物之元。二顯修真行道之事。三述科別善惡劫運再造之由。然實總論生神之身。成真證聖之要。大戒源云。鬱單。乃大梵之音也。此天中人證果立白功德無量。故以名天也。太極金書祕字云。此天精鬼關陽之炁。主人泥丸宮上具四神帝。具胞命元。元一黃演之炁。帝者。以其主宰而言。真者。以其純粹無雜也。大洞三天君列紀云。帝具名始明。精字元陽昌。元炁分化。皆從帝具之命。是以九章皆以帝具爲宗。在人身乃命門下。黃庭元王總主炁命。爲人生身中之本也。胞者。太虛有神。總御元炁。斂而爲胞。主於真主。古人云。兆生一月爲胞。乾道成男。則陰包於陽。坤道成女。則陽包於陰。此胞之義也。命者天命。流行付與萬物者也。元者萬物之所以資始資生之

本也。元一黄演者炁之名。諸本多脱元字。蜀本浙東本皆有元字。今從之。夫元者，天理之方行。一者，妙炁之初分。黄者，純静中和之義。演者，流行宣通之意。蓋此天帝真主宰是炁而為人胞命之元也。人之命門，乃在黄庭之際。故其炁黄演，其神桃康，人生之初皆稟此炁。九天司馬又誦此章而感天通胞也。學士誦而行之，則命元不衰，神生靈矣。自此以下三天無量壽天頒延，皆始炁所生。混合空洞炁。飛奐浮幽寥。延康無期劫。眇眇離本條。苦魂沈九夜。乘晨希陽翘。消魔守一品。一曰始無也。二曰元洞也。三曰玄空也。蓋三元之祖炁，為萬品之生根。今混合而凝於命門，則飛遊之魂奐自浮而升於幽冥寂寞之中矣。延康者，壞劫之名。杳然無期限之可數。奐魂既淪於其中，則妙注幽遠，離其本生之條矣。冥寞之中，即九夜也。然沈之既久，則復陽還善之心油然而生。所以欲來其晨光，而翘心希慕於陽景矣。大有通玄戶。鬱單降晨霄。黄雲凝靈府。陰陽炁象交。胞元結長命。慈根應平琴當也化消。大有，玉清宮名也。此雖高超物表，然實為生物之元。玄戶，乃始生胞元之通路。蓋此天之炁自大有而下通玄戶也。於是鬱單之炁自晨霄日月也而降命于胞元也。黄雲，即黄炁也。陽精經云：秫黄炁於鬱單是也。結胞之所，乃神靈之會府。蓋天炁既降，地炁即騰，陰陽妙合，

炁象交合。鬱為黄雲，凝於靈府也。夫乾坤交媾於亥位，一陽始振於壬子，胞元始結，皆命先具。兆形生神，善意滋長。炁命綿綿而長存，則宿業惡根落滅而化消矣。若修真之法，則大洞經云：胞囊玉清，胎結關明，七祖迴胎，我命長生。是也。而大有乃泥丸之宮，晨霄乃六合之景，而日則也。幽寥即玄寞之下。延康則戊亥之時，來晨希陽，即一陽方萌之候也。桃康合精延。二帝秀玉飄。灌溉胞命門。精練神不彫。桃康者，桃君孩道，康乃命門之神。一名胞根，字合精延。大丹隱書云：桃康稱稟炁之命，故兆始之時則造化胞元，成人之後則守人臍下。二帝者，帝真與桃君也。秀玉飄者，謂純和而秀潔也。洞經云：森瓊林之柯，於命門亦此意也。故玉飄大歲號作玉標是也。命門乃胞根所繫之地，惟生生之理發源於此。故二帝時時運生炁以灌溉其根，精練其神，使胞元不至於彫枯也。修真之士言之，則黄庭經云：溉養靈根不復枯。閉塞命門保玉都，是也。九天命靈章。生神神自超。元君過死路。司馬誦洞謠。一唱萬真和。九徧諸天朝。稽首恭劫年。慶此榮舊苗。此生意益滋，於是九天即下靈章以生神，則其神自然超越也。元君者，藏五即三素元君也。蓋胎元既成，則元君為之過絕其死炁之路。司馬即總仙大司馬，洞謠即靈章也。蓋天道貴生，故司馬一唱於此，而萬真皆和於彼。

此感應之妙也。至於九徧，則諸天皆下臨而朝會，稽首恭讚其劫年已過，再遇大平之運，而慶此舊苗之復榮也。惟性根人所固有，以其歷劫而不壞，故得延生，則云榮舊苗也。或者疑此章方第一，而遽有九徧諸天朝之句，後第二章胎元方具，便曰九徧成人，乃至他章，皆有此類，以為意義有讓等者，殊不知元炁方聚，生意既萌，則四肢百體盡在其中，譬諸草木其萌蘖之初，枝葉已具，但以次開張爾。故一天之炁，則必有九轉之功。一章之中，各具始生終成之義。誦章之數，亦須逐章各周九徧。修真之士不可不識也。

上上禪善無量壽天生神章第二　疏云：上上者，上之又上也。禪善者，大梵音也。此上曰定善也。秘字云：此天炤精陽明之炁，主人明堂中真內神帝真胎命元。洞冥紫戶之炁。帝真，命元義見前。人生二月為胎，形兆胚也。洞者通也，謂此炁能通冥昧而實象於紫戶。紫戶在天九宮之内，在人兩眉間高一寸卻入三分，右為紫戶，謂居上元而實為胎根之主，而元於洞冥之炁。無量結紫戶。炁尊天中王。開度飛玄奐。凝化輪空洞。故根離昔緣本。思舊宗幽夜。淪遐劫對盡。大運通。蓋言無量天結紫戶之炁，為人胎命之元，而此炁之神至尊為天中王也。人既生矣，此炁息於命門，綿綿長存，

如國有君，實為一身之主也。且夫性本在仲，原於一炁，故開度飛玄之奐以更生，則凝妙化之精，運空洞之炁，而復還胎元也。然奐乃輪迴之根本，先當淨盡。是以故根落滅，昔愛脫離，推緣其本而思復其固有之宗矣。所謂幽夜淪遐劫對盡大運通，蓋自昔淪於幽夜遐遠劫中，今方得變原已消，報對淨盡，復還生道，而遇此大運之亨通也。遐劫即延康劫也。延康以劫言之則壞劫也，以日言之則夜也，以人言之則死也。帝真始明精。號曰字元陽。嬰兒伯史原。結胎守黄房。斬根斷死戶。縣順養嬰童。三天君列紀云：命門下一黄庭元王，始明精，字元陽昌，一名嬰兒胎，一名伯史原。又云卑軸下戶是死炁之門，黄庭元王嚴固守之，使百血結凝，神炁不散，復出地户，超度八難也。太一玉錄云：太一胞胎之精，變化之主，故能結胎成形於黄房之中。黄房即兆形之所也。伯史原或作伯史華，誤也。蓋史伯華乃上一赤子玄凝天，治在泥丸。今云結胎守黄房，則非其所矣。且黄房者，乃陰陽之樞機，生死之關鍵，生殺之機，間不容髮。以其位言之，自是而一，則泉曲府也。升乎上則為陽明，生之道也；趣乎下則為幽陰，死之道也。度人經云：北都泉曲府中有萬鬼群，但欲遏人算，斷絕人命門是也。若非主神之道有以斬伐其邪根，斷塞其死戶，則焉能使神炁綿綿而能養嬰童也。

我禪善導靈炁玄晴飛天芳華景秀玉質精練自成容務雲育上生羅列備明堂此禪善天帝又稚導以靈妙之炁玄晴以飛天之芳玄晴蓋然養之也。如大洞唯一明養百神之類。飛天葉乃太和之炁。道之英華也。靈炁毓導首嘯蓋漁。則神光生而玉質漸秀。精練久而容貌自成。此皆胎中之變化自然也。列紀云。胎中一元白炁。居昌務玄寺字。育上生。從泥丸中入。下布五臟之上。故能混合衆神。而羅列備具於明堂之間也。或云此章胎命方具體未完備。明堂安居。殊不知一元之炁曉兆。百骸之理已具。其待次第而後有焉。況此多述修真生神解結之旨。又豈必專言初生之時事哉

太虛感靈會命我生神章一唱動九玄二誦天地通混合自相和九備成人功大聖慶元吉散華禮太空諸天並歡悅一切稽首恭太虛有神應感其測。務玄既與衆神備列於明堂。則太虛中萬靈自來會集。乃命以生神章也。玄者天之已也。一唱動九玄。即誦之一遍。聲聞九天也。二誦天地通。即誦之二遍天地設恭也。蓋天地相通。陰陽混合。交通成和。則萬物生焉。三才具焉。且於九備。然後成人之功用備矣。當是時也。天命流行。付與萬物。物受以生。渾然天理。惟善與吉而已。所以諸天大聖莫不稱慶。其九吉而且散華設禮於太空之中。蓋欲重生道故也。夫萬衆懸虛生欲化各以顯惟人能致虛之妙則神自靈妙所謂虛室生白神明自來學者當自得之

梵監須延天生神章第三 明云梵者高米之名監者照見之義須延者大梵之音也又明義云赤以高米須修延年秘字云此天號精始陽之炁主上丹田下丹內神帝真魂命元長靈明仙之炁帝真命元義見前三月為魂故以魂言長靈明仙乃炁之名號云此炁延長而神靈也仙為陽明故曰明仙也 須延總三雲玄元始炁分落落大梵布華京琴玉尊三雲即三炁也青黃白三炁謂之三素雲大玄元始之炁分為九天自鬱單等三天乃始炁所生梵術等三天乃元炁所生梵輔等三天乃玄炁所生須延天乃上三天之終始。炁既是元炁玄炁皆從此分而下。故曰須延總三雲玄元始炁分也。落落乃廣大之貌。三炁既分。則諸天各有景域而萬範列布於太虛之中也。玉京山一名華京也。琴玉者生炁光華之已也。言此山最為諸天之尊。乃魂炁上元之所其在人則泥丸宮也 明梵飛玄景開度長夜魂遊爽赴期歸炁炁返故根且夫人之受生必本於梵炁明梵謂梵炁之光明也。此炁聚於飛玄之景而下開度長夜之魂也。飛玄即三洞飛玄之炁是也。此則萬神萬炁之所宗。故能使遊蕩魂爽魁然赴於生所如迷

故解故曰歸也從此炁炁歸復生真身夫所謂返復復者歸根復命之意 太帝號陽堂字曰八靈君九關綠迴道胎炁生上元茂梵度命籍太一鎮精延泥丸數帝席三部八景分魂生攝遊炁九轉自成仙 太帝精魂名陽堂玉字八靈九關迴名綠迴道字胎冥欲言此諸神皆從胎炁於上元宮也。帝名泥交梵字復昌靈守人紫戶內宮司人年命故大洞帝君咒曰帝君度胎正炁名為神是也。太一尊神名務猷收桃君字合精延益桃君乃衛胎炁之命而太一為一炁之主。所以主此則幻轉而生嬰也。泥丸九宮皆帝君出入宴息之所故帝席於其間則三部八景之神自然各分其宮位矣且大神炁母子也故此之攝炁攜母召子翕然從之及功至於九轉則仙道成矣 琅琅九天音玉章生萬神三徧列正位炁參八辰門靈關還死尸靈鎮津液源應會感靈數明道潛迴輪慶此還兒嬰稽首讚洞文 此誦詠九天玉章之音咬然和而清也蓋是道之妙用不外乎一炁之化。質而不常倚乎一炁者也。生神玉章妙炁所結神所攝炁炁能萬神以讀此章則炁聚而神有所寓故曰生萬神也。玄經云三生萬物其以三偏則萬神列位矣。八辰者。顯曰按妙真經云辰戌丑未子午卯酉謂之八辰配合八卦以應人人身備之門度人經云上開八門飛天法輪而近取於身則首宮是也謂之參乃炁交會於八門也玄關者上丹田也真誥云守則玄關內存九真三炁運液灌溉丹田皆此意也蓋玄關既守則死尸遁塞靈鎮其中所主之神也神既安集於此關則玄泉自通故為津液之源也當此之時內與真會相應靈數相感大道乃明輪迴之機於是潛息靈數謂得當生之數也修真之士欲成聖胎潛斷輪迴亦當以明道為先設靈寶度人永斷輪迴妙經云欲免生死不入流浪先當無心若無妄心即無三業衆生迷妄情識為心分別有無計度生死心本妄名以妄取名心即虛幻覺了能知本是道元何關心乎認心着境即住生死若無妄心不住生死即永斷輪迴乃生諸天仙高真帝王以無妄心潛位聖真自然得道如是則聖胎就而仙道成矣故慶此嬰兒之妣讚此洞章之功也

寂然兜術天生神章第四 明云寂然者無聲也兜術者大梵之音也又梵乃容受術乃通達也以其體之寂然靜一而虛則無所不容理則可以通行謂能體此道則居此天也秘字云此天是精太陽之炁主人洞陽宮上真內神帝真魄命元陽尸冥演由之炁人生四月為魄故以魄言陽尸冥演由乃炁之名號云陽與湯同謂此炁能蕩尸魄之冥昧也演數布也由

洞。通也。謂能數布潛通於魄戶也。大抵天號炁名，亦難拘其實義，自此以下三天。皆自元炁而生。寂然無色宗。梵術抗大羅。靈化四景分。萬條翠朱霞。此寂然梵術天。乃獨在大羅三天之下。無色界四天之上。爲無色之宗而直與大羅相抗接也。其元炁既生此天之後。又分靈散景以生無色界四天。故曰靈化四景分也。其天之境。七寶喬林。萬條翠華。森然列於朱霞之中。此皆言天中之景象也。遊魄不顧反。一逝洞群魔。神公攝遊炁。飄飄練素華。此言魄乃陰屬。善人之死。黃庭經云。魂欲上天魄入泉。是也。所以大洞有制魄之法焉。疏云。遊魄所以沉淪不知顧反者。由失其道。故一逝同於群魔而不反。於是神公乃總攝其游散之炁。則魄神受制而練其素華矣。神公。則玉清大道經主魄育魄呪云。甲有玉具。號曰神公是也。魄藏於肺屬金。其色白。而又主炁。故欲練其炁使生華也。榮秀擒劫期。來運應靈圖。空洞生神章。瓊音逸九霞。一唱萬真會。壽與合成家。大萬物滋榮。一炁而已。今既攝練其炁。則本固末茂。其榮秀可齊靈椿之劫期也。其諸紫微夫人歌云。晏盼廣寒宮。萬椿愈童嬰。惟如是。則來此運會而若應玄圖乃至胚胎神化。莫不由兹而致。然儻非生神玉章。則曷能有此效哉。故曰空洞生神章。瓊音逸九霞也。謂逸響於九霄之上。九霞者。疏云九天之朝炁也。此蓋聲和而天地所應。故一唱之餘。萬真會集。皆自然而然者也。所以能使遊魄之與歸而與魂相合。安然不離其所也。家。謂所居之地也。九轉景靈備。鬱鬱曜玉冠。梵術開大有。一慶享祚多。上聖迴帝駕。嬰兒歎以歌。不勝良晨會。一切稽首和。且玉章乃九炁之祖。若人受生。九炁圓備。方可成人。修真之士九轉功就。乃得神仙。是以此纔四章而已。有九轉之語。蓋語一炁既兆。必足其數。然後爲成功也。景靈備者。疏云景靈乃八景衆靈皆全備也。鬱鬱者。茂盛貌。曜者光明也。謂經九轉。則肺炁乃足。鬱然聚發於玉冠矣。玉冠乃肺之英華也。梵術天帝。乃御魄之主。於是上開大有之光以降于人。蓋大有之宮。在玉京之北。應人泥丸也。一慶享祚多者。謂一獲生成之慶。則享福於無量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所以諸天上聖莫不傾光迴駕而下臨。嬰兒乃欽然而歎。則聲全而神具矣。故九天稱慶不勝喜讚其良辰之會。而一切神靈亦莫不致恭而讚和矣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五　九真

神

生神章二

波羅尼密不驕樂天生神章第五　疏云。波羅尼密。大梵之音也。於此音則是度彼也。不驕樂言此天之人能度於彼不驕而樂也。夫道究於己而善可及人。則可樂矣。然故畢驕矜之心。亦易以生。此天理人欲間不容髮。今能不驕而樂者。蓋有德以將之也。人有是德。則度五濁而入此天矣。祕字云。此天魄精上陽之炁。王降宮中。真内神帝。真藏府命。元五仙中靈之炁五月五藏乃具。應真土之數。合正中之位。總括陰陽。包羅四象。故五仙中靈之炁。乃藏府之命元也。翩翩五帝駕。飆飆玄上門。遊步黃華野。迴靈驕樂端。採集飛空景。舊與多不存。翩翩飄飄。皆飛揚之貌也。言五方五帝之車駕皆飄飄然自玄上之門而下遊步於黃華之鄉也。疏云。玄上門乃玄都之門也。黃華之精注於東井。則東井之分謂之黃華野。若以人身準之乃脾部也。故黃庭經云。靈臺鬱藹望黃野。三寸異室有上下是也。蓋神遊於此。則可以迴衆靈於驕樂天之上。且又採集於飛空之中。以承其音者不能自存之魂。與使皆歛聚而復之也。下文太微無英。皆所以召之也。太微迴黃旗。無英命靈旛。攝召長夜府。開度受生魂。公子輔黃寧。總錄具形神。太微小童千景精字會元。子欽玉清玉晨曰太微小童常在心前。其名景精。其姓曰千。合形太一。被服朱丹。五符命籍。係持玉策。是太微爲五符之主。故迴黃旗所以召諸神也。黃者土之色。土居中央。能章四方。故曰迴黃也。無英公子玄元叔。字合符子。上皇玉虛道君經云。太一務命根。公子召合符。符即五符也。蓋主之者太微。召而合之者無英。攝以召命之旗。以號令之也。用此以攝召長夜之府。開度合生之魂。公子即無英也。精血三真名元生君。字黃寧。玄惟公子同肝之神。主血致補佐精血三真。總攝校錄其魂。與使之備具形神也。且夫中理五炁。混合百神。既遍於中靈之炁哉。玉章洞幽虛。五轉天地分。炁練元藏府。紫戶自生儀。數周衆真會。啟隱應感警。玉女灌五香。聖母慶萬年。三界並歡樂。稽首禮天尊。大生神玉章之理。洞貫幽虛。故生於五轉。則天地之數分矣。蓋未分之前。混然一炁。生五轉則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五行之生數足矣。人之受生亦必生此然後五藏具。而參天兩地之數分矣。今既能練其炁於元藏府。則紫戶之仙自生矣。數周衆真會者。謂數周於九轉。則造化全備。必致衆真之來會

也。衆陽應感，譬者陽乃生之，慶則之斯也。皆陽者，即純生之時，開明文始

也。當是以積微應大神地祇之臨，乘其多少。故上女則以上者而清濯

聖典則慶為半之幸會，即衛為聖典是也。上於三界並歡然稽首禮天尊

者，人帥生成之德於上尊也。

洞元化應聲天生神章第六 疏云洞通也。謂其上元相通也。化應聲者，謂

九人之應變化無窮，應入所欲，感隨發也。作聲禮書，以試學者，試之不

感，即像根由上界矣。明長由飄妙其式，今不感觀，故關此人，應宜立德，緣

宇由此人意精元尚之炁，主中井日下，其內神常具靈府命元高真沖融

之炁。疏云聚真集會之所，故曰靈府也。高真者以理而言，沖融者以炁而

言。謂其理超乎己聚之表，純乎真而無妄，而其炁則沖融乃為物於之以

生，而後其靈有所寓，故為靈府命元也。應聲無色界，霄映冠十方。迴化輪

無影，實期劫道場。靈篇不待響，朗然生神章。前註云：元天在三清之下，三

界之上，則化應於天。人在無色界天之上。分云應聲無色界者，言此大無

色細示，無界分非三界之炁，色界也。而霄映以元，洞明諸天，迥超於十方

之影，即象也。輪即運轉也。上云無色界，此人云無影，則絕無形聲可睹者

矣。謂此大雖獨冠十方之上，而其常真天人，斡旋大化於無象之中，常應

真會之期，以劫於道場也。道場即衆真共會之所，謂分靈降然而合諸天

以生神也。劫字如鳥鑿解，變通者劫時之義。靈篇不待響，朗然生神章者，

其天人而無色影可覩，直俟待響而後篤哉。然雖無已可覩，而是天之神

章自朗然成音可聞也。空洞諒無塵，玄奧亦為擅。緣貽迹本初，長桼飛玄

梁。斷畜費天真，散思俟履常。斬伐胞樹滯，心遊超上京。空洞，即然也。既無

即有亦非即無，故云諒無塵也。疏云無塵，塵際也。謂此空洞之然，雖無塵際

之可窮，而飛玄之身亦由之以為擅，擅為生意之感也。於是緣其胎元以

復其本初，常衆飛玄之然以為津梁，而度死戶也。衆字世本多作乘，惟浙

衆本作來，今從之。斬，永也。畜，養也。俟，伺也。履，躡也。生神之道，互以自然為

宗。若有心於斬畜，則是反喪失其天真。惟散思不慮，而伺其自躡於天理

之常，則斬能去其胞樹之滯，而心遊自超於上京矣。心遊，止如南華遊心

有天游之意。上京，乃玉京之上，謂與三元合德也。願會既玄玄，悟我理衆

忘。介福九天端，交禮地辰良。混化歸元一，高皓元始王。稽首禮靈運，長謝

蓋塵張。願會謂夙願與會也。既，盡也。玄玄之又玄也。謂於此將與夙

願盡畢玄之理，必盡達玄玄之理，乃為真悟。既悟則我理衆忘，謂忘其

能悟之我，衆忘所悟之理也。既與此道，則天地合德而交歡，故曰介福九

天。謂交禮地辰良也。大如是則混妙化而歸元一，上與元始王為一體矣。

稽首禮靈運者，疏云：偈巴也。靈運者，神靈實則之運也。既偈靈運，則與天

為一，所以道遠於三界之外，大至塵蓋之所能累哉。

靈化梵輔天生神章第七 疏云：此天人神靈變化，輔梵炁以成化也。紕字

由此天精飛上陽之炁，主元始以上，其內中常真元府命元高暢洞冥之

炁。元即元神也。元神所舍之官，虛而有容，故曰洞冥也。神與炁會，修之可

為上仙，故曰高仙洞冥之炁也。自此下三天皆自玄炁而生玄會梵無塵

混炁歸梵輔，旋獻運靈化。潛推無寒暑，乘數構自條。振袂拂輕羽，此大乃

言炁所生，故玄炁玄會而所統者，妙無塵際，妙混此炁歸於梵輔天也。此

言歸人以業體然後運化以斷，則而其炁中有神，萬之主宰者乃大一尊

神號旋獻。旋在人身，則守人混元，後尸為生成之本，斡運此靈化天之炁

以成妙道，其非太一之功也。故役靈化之炁潛推，而自無寒暑者，冬所謂

寒者有而華經云：其然然火，其來救火，有一於此，則中和之生意。今萎皇

始元胎，其義一也。惟推運而不失其和，則乘數而構合自圓之條貫自條，

猶本條之類。美取而神旋，根深而蒂固，則必有高業之致，故曰振袂拂

輕羽也。瓊芳有妙韻，況登高神所圖。輪無停映，真仙參列序。上上霄衛運

洞元深萬巨，秀葉翳華霞。停蔭清泠渚，瓊芳在九天之上，如真洛武太虛

元君云：上覆疏云：蔓流行玉清天也。妙韻，乃自然之音也。謂瓊芳乃高神遊晏

之所。況登者如水之汎濫，其猶力火自然而至，非一毫人力之所能加也。

圓輪者，天中自然之日月也。光影相映，不曾停息，而真仙森然列序於其

中也。仰觀其上，則有高虛清明天之霄衛，衆運俯瞰其下，則有洞元化應

聲天之深遠。疏云萬於中景象，則有秀葉翳空，影如翠霞之色，以停陰於清

泠之渚。八景陽歌有云：我起騰羽蓋，排徊清泠渚。此皆言瓊芳之景象，而

寓其仰觀俯察之妙也。若修真之士以入身言之，則金房玉室無著之中

猶間和為黃庭經云：內狀日月列宿陳，七曜九元冠生門。度人經云：金真

朗郁，流響雲書，玉音構炁，靈風聚煙，紫虛鬱秀，輔真為仙，千和萬合，自然

成真，是也。故洞神經以肝為清泠之府也。遊翫怡五神，繁想淵明侶。五難

緣理去，沖心自怡處。疏云：遊翫者，遊晏之意也。怡者，悅樂也。五神則五炁

中之主宰者也。繁想者，衆念之多也。淵明侶者，疏云：謂命明德之儔侶也。此

此繁想所消，則五難亦緣此理而去矣。所說以理遣諸情是也。五難者，一

除色累難，二絕愛累難，三斷貪累難，四息身累難，五無身累難。惟此難去

者既去，然後可以飛度五戶，名入太玄矣。故真誥云：內累既清，魂魄亦泰

守之不倦，積之功休。五難既遣，封伯作候是也。故學道非難，息心為難。心法豐融，既然無滓，則沖和之心，怡怡然以道自處矣。此章乃七過之功。孔竅開聰。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所感之門，在乎七竅。七竅之主，在乎一心。忍絕想之或邪，則向之關聰者或為之所蔽。然必至於沖心自怡處，然然後可以成七轉之功也。爽魂隨本根靈童音尾釋文絕也之意空中佇七誦重關開豁滯非神武運通由中發高唱稽首眾真魂。乃魂精眠靈之蕩散者也。隨本根則是返本還元，歸根復命而不離也。矣如是，則混合為一，虛徹靈通，卓然而不倚，故能豐豐然獨立於空中也。七誦重關開者，是七過而孔竅開聰也。豁滯非神武者，呈神王章自然之功用，豁除纖滯，乃非神之神，不武之武。一一天真，一一明妙，豈人力之私與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也。故運會之通，非由外得，是以歌詠而稽首高舉矣。

高虛清明天生神章第八 明義云：此天亦以虛玄高遠，清明洞耀，豐鑒形聽，降炁三元，生人三宮，內就五臟，九府華蓋。工懸金華宮，號高虛清明天也。此天中人業行高遠，見地虛明，上生重霄，超出三界，上造仙品，升腓脫門。祕字云：此天精魄通陽之炁，主瑤祕宮中真內神。帝真華府命元真靈化凝之炁 疏云：前章孔竅開聰，此明華府總三部八景神也。真者以其理之真實無妄也。靈者以其炁之靈妙不滯也。蓋理炁混融，妙化妙合，所以周流古今，長靈長存。雖其用之變化莫測，而其體則無為凝寂也。清明重霄上合期慶雲際玉章散沖心抓景要靈會 言此天在乎重霄之上，合期慶雲際者，謂與合玄期而共會於慶雲之際也。抓景者，理融景淨，抓情而不與物為對也。惟前章既言沖心自怡處，是又恐滯於一所而不能化，故此乃以玉章而散適其沖心，則能所泯忘，既然獨化而神靈自然會悟。蓋當體即道矣。煥落景霞布神衿靡不邁玉條流逸響從容虛妙話 此一節皆把真中之景象得妙悟之旨，則觸境見心，物物如理，蓋其樂非在外也。煥落景霞布者，天人謂其華景散布之異也。疏云：煥者明也，落者落落然也。景霞者瑞霞也。神衿者心也。靡不邁者無不屆也。蓋言此心洞貌無窮也。玉條流逸響者，疏云：喬木之條，靈風鼓奏其音，流逸有如從容虛妙之論也。靈音摄空洞九玄離幽裔感奥無凝滯去留如解帶明識生神章高遊無終敗 靈音振空洞之妙，則九玄之魂莫不脫離於幽夜矣。蓋功用至此，則九祖升度，感奥無凝滯者，自利而利他也。奥世本多作賣，蓋以音相似而誤也。舊本漸東本皆作奥，今從之。爲光微云：真靈靜定即得提魂獲

藏感化。感如影響。此言靜定中感應之妙也。蓋提飛奥感悟此道，無復疑滯，則其去來自由，如解衣帶。言其易也。明識生神章高遊無終敗者，謂了悟生神之道，則知自己元炁與道為一，故高遊物表而無敗壞之期也。夫如是，則陽九百六之災，豈能及乎。玄景曜雲衢跡超神方外應感無方圓聊以運四大研心稽首誦眾聖共稱快 玄景者，謂玄華之景已勝明於雲衢，則是徹上徹下，莫不洞明也。跡超神方外者，疏云：超乎天地四方之外也。蓋論此天本跡至高，迥超物表，然神無方體，何所不在，豈定跡之所能拘哉。故應物不測而妙本常寂，感圓應圓而不滯於圓，感方應方而不局於方。故云應感無方圓也。四大者，疏云：地水火風也。謂四大和合以成此身，而主神之道則妙乎萬物，雖復運化四大，而非四大之所能留礙。然亦不可離此四大，以馳心空妙而外此別求，故云聊以運四大也。研心稽首誦眾聖共稱快者，謂精研此理於心而敬誦之，於是八過之功用已著，則上而諸聖，下而已躬，莫不同乎一道。所以皆樂而慶仙道之成，故曰眾聖共稱快也。

無想無結無愛天生神章第九 疏云：此天無復五欲之想，已斷胞胎之結，永無存形之愛，故舉其勝德以為名也。祕字云：此天精魄萌陽之炁，主丹田宮下真內神。大庭位乎上而生神於下，乃反復道也。帝真神府命元自然玄胎之炁 若洞稽諸本，皆作徹府，惟所南鄭公論議則作神府，其義尤長，實為當也。今宜從之。此言陽明充實，元胎無欲，乃自然之成功也。故云自然玄胎之炁也。無結固無情玄玄虛中澄輪化無方序數來亦巨來 人生胞胎之中，因血炁而有結，此結不解，生道不昌。欲以入神，不能而治極之情，有性之動也。動失其正，外着於物，乃成結滯。南華經云：物有以結之是也。所以隨業輪轉，感果無停。故修道之士必棄情以合性，情忘結解，乃可證妙三元真道，玄虛之成，則中虛而寂寂無為也。輪運轉也，謂玄寂無為，運化自然，無方可拘，無分可限，則豈能來之以數哉。巨者不可之來者，謂以界數相來也。南華經云：振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也。誰云無色平哉哉多丘陵寘心標一住高期清神撒災遇非年歲劫數安可稱 自祖觀精，即無色為無物矣，以道觀之，則主無以中妙有存焉，無色即無色界天也。無色界天之上方是種民人種民天之上，乃大羅迎境也。此章言功成德備，神登上境之事者，曰非不無色之上，坦然而無有乎實哉。哉多丘陵也，蓋曜蕭臺玉山上京三華離煥大有妙府，皆在玉清之境，乃三清上常安居之所也。其在人身，則眼之上為無色界，而泥丸乃玉京山也。

故實心合道者，勝任一性，超三界而入玉京，乃所謂實心賦一性，高則可以清神而任微君也。獲此良遇，水登無為。是與三元合德，九炁齊升。不終不始，無死無生。既非年歲之可紀，又何劫數之足稱哉。微字一本作澂，即登微之義。浮爽緣故條逆胎自有傾靈感洞太虛飛步霄上冰津趣七句切釋逆也。皷萬流潛凝真神登無變固無憂高覩稽首昇蜀注云：經自初章胞元結長命，至于二章斷根斷死戶，三章嬰土播遊，至四章神公播遊，至五章煉元藏府，六章斷代胞樹，至此五藏六府既具，則七章已後方無作用之語。愚謂此章論胞胎則神全炁足之時也，論修真則退全德備之時也。故其言皆踐形盡性者之事。若前章或有及已成之意者，乃見因知果。此章尚及浮爽之語者，乃見果知因也。故每章亦皆互有此意。今云浮爽緣故條，蓋使輕浮之爽，循本歸根，盡復其固有之常也。又如是則炁與九天而齊一，神感大虛而洞澈，故能飛步於霄上之境矣。或曰靈感洞太虛，飛步霄上冰也。冰者，結凝而成，有體而無質，有堅定潔白之象也。津趣皷萬流潛凝真神登者，津乃天津河漢也。萬流言分派不一也。謂天津疾流，飛皷萬派，非滯形者之所能至，必潛凝真神，然後能登。或紫微夫人云：玄波振滄濤，洪津皷萬流。隱景眄玉虛，思與佳人遊。亦此意也。或云霄上冰，乃凝也。炁蒸于上乃成津，以流潤于下，而神則優升于上境也。蜀註云：學此道者，必自無變無憂為本。南極夫人云：從愛生憂，從憂生畏。無愛則無憂，無憂則無畏也。蓋得此道者，高超象外，三界獨步。否則沒溺生死，沈滯愛河，又奚足以生神之道哉。今日高覩稽首昇者，乃一切無染，故能凌高絕覩，稽首而上昇矣。按生神寶章，即元始天王命九天司馬侍仙玉郎開紫陽玉笈害綈之囊所出九天之章也。於本經中讚之，有曰元始紫書，曰洞章，曰真文，曰寶章者，皆指此章無疑矣。何乃於本章之中又有讚章之語，如司馬誦洞玄玉章，生萬神寶音，逸於霞玉章洞幽虛明，然生神章玉章，啟沖心明，識生神章，如斯之類。夫知又果指何者為神章寶音洞謠哉。無乃亦人以章本之首，使因此以求其在我自然之章，默識而自得之歟。則所謂天地之尊、萬物之根者，信非文字之所能載。章乎章乎，口誦云乎哉。太極真人頌二首疏曰：太極真人即元甫也。眾德曰頌，此讚出三界之功，頌彼行人之德，以授仙公。或云此指徐來勒也。真誥云：崔山中有學道者王元甫，受太極真人青鈕飯法，七數上清經述云：西梁子乃受鈕飯方者，及王總真與安度明人錫京杜中，並獲大極真人，則古仙任此職者非一人。疏中獨云元甫，人不著姓氏，未詳，姑闕之。大道雖無心，可以

有情求疏云：至微無言，應感有說，因情可以至無情，由心可以會無心。此蓋謂道乃萬化之本原，至於生育天地，運行日月，亦具自爾，初何心哉。人若求之，但至於無私心，則即心是道矣。今所謂可以有情求者，乃學者立求道之志也。夫學之之道，必先致知，然後學以求至聖人之域，故曰有情求也。佇駕空洞中，廻盼騎滄流。淨明三界外，蕭蕭玉京遊。自無玄挺運，誰能悟冥趣音厭落落天漢澄，俯仰即虛柔。七玄散幽夜，逆胎順沉淪。冥期句潛凝，陽九無虞憂。空洞即三炁，乃三清之境也。清佇駕於此，回視下方，昔書騎滄流也。蓋言甲申之劫，三災剗處，皆洪波也。惟有三華俱清之境淨明者，乃迥脫三界之外，蕭蕭然為玉京之遊矣。然此句非如大洞雌一真法所謂自無玄石帝圖扶命合仙，及運值大平，亦不得參聞此道，故曰自無玄挺運，誰能悟冥趣也。冥趣即道也。落落天漢澄俯仰即虛柔者，謂既悟此理，即心融境，融故所寓之處皆如此落落者，廣大之觀；天漢澄者，天上之景大。了一心而成道，寄一炁以致柔，即此虛柔者為體，則一俯一仰之間，無非道也。其或七玄之鬼，散於幽夜者，亦皆來此妙景，逆本還元，混成聖胎，隨順劫運之沉淪，無有染著也。既得與此冥數之期，而能潛神凝炁，則雖為九華災，亦不足以致憂樂於胸中矣。觀此去來會時，復為滄溜。外身而身存，真仙會良儔。疏云：前明內德，此明外化。慈悲之教，蓋已得道者，尚不能推慈運悲，則是為貴業所播，增長我見，反成昧道矣。德至於此，自無先患物我。學者不得不然，謂前遇此去來生死劫運之會，人當降應人天之中，為之滄溜，教化成熟一切，令得道真，所謂以大智故不住生死，以大悲故不住常寂是也。外身者忘己也，消忘己濟物，乃外身也。然而在我者，已以與人，己愈有，則靜一而不變，乃長存也。又況本無我乎。此其所以與道為一，而會真仙之良友矣。疊疊玄中趣理也。湛湛言光潔而青也。清漢波代謝，若旋環榛木不改柯。疏云：前章讚學人出三界之功，此章讚真人應化之勤也。謂昶昶然於玄中之趣，而俯視三界，但見青黃之波湛湛然也。乃靜觀萬化之代謝，有若旋環之無端，惟有妙本湛然，歷災劫而不變，亦如隆冬之後，群卉盡彫，而榛木之柯則青不曾改。此蓋以物喻理，其言如此。靜心念至真，隨運順離羅。感應理常通，神識還自祖。淡遊初無際，業想洞九霞。飛根散玄業，理反非有它。疏云：此復人道前真感應之德也。至真者，乃精炁元神主也。言靜心懷念當時神王實監，七覺領㨿天仙，懷慈群品，勞心兆庶，隨劫運之交會，代緣籍之紛紜，乃能各順機自之辭散離布者，一一歷分豈然其舉，則其用心可謂勤矣。此偏非悟明本

體。得其要領而應機無滯有則不能也。故曰感應理常通。蓋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及其去則無所復留跡事物不能惑者以識無窮而應之理常通實未嘗少各所謂寂無邊方其也神識造自祖者謂感之機鄉不窮而應之神妙清虛各自造其極至也然而通者皆理也遠者至也自祖者乃自性也。蓋所有妙萬物而不測者也。故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乃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此謂感應之博通諸於理應於事物則物各付物。事各付當。蓋不待推而後能。隨事各各自然適當其性至也。又凡爲感應之速。乃聖人之數隨分而應。謂物品不同。根識亦異。故出三洞諸法。今其當分得皆也。理常通者。言聖人常行善教無時而不然。玄經曰。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無論已感大感。數生各有適分。故聖人善理常以適物。有感必應。應又生感。故言感應理常通也。以其全神而應物。各至其物之極。而物不能汨之也。故此理常通而其神適遙自祖矣。淡遊初無際者。此謂淡然遊於物之初而與太虛同量。了無邊際也。南華經所謂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是也。累想洞九霄者。蓋謂上聖圓明之量。浩無邊際。辨群生想念之業多而感應不窮。然亦莫非於此無際量中起滅。在上聖知見洞徹。視之炳若九霄之臨布也。飛根散玉業者。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則是靜爲動之根。既以靜爲根則動爲枝葉矣。根本靜而散於動。則謂之飛根矣。葉本動而動實原於靜。蓋亦未嘗離乎是性。故云玄業。天書乃性之妙也。理天非有它者。謂既悟此理。則當體寂然。天乎其理豈復更有他哉。蓋即念全真是也。夫如是則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而動靜非二本矣。常能誦玉章。玄青徹霄避中申洪災至。控翻王母家。永享無終紀。豈知年劫多。測云此結末劫。獎學人已常之爲言。蓋無特而不然也。人能以常爲法。誦玉章之文。行玉章之道。則功行顯著。自可以上徹九霄之逍遙也。前值甲申之期。洪流之災既至。則控御飛翻而上升西王母之家矣。然此洪水之災。蓋由衆生之所感累。謹按靈寶諸化水大災應經云。天地有劫數。窮極水火之災。應惟上聖高尊諸天帝王以和平之。則劫數無終。水火煞減蝕之變。又云。人身有水火。火爲惟太定無爲降大升水以和平之。非至真上學所不能知。由是觀之。則人能六根清靜。太定無爲。自可以平水火之攝濟溢滂之燃。是以古之上仙。證萬物之最得妙化之原。故則來天地之正。而與造物者遊。終則與劫會之期而爲造化之主。澄神沖漠。領祖太無。任世運之更遷。而長常之湛彼。而何亦數之能拘哉。故西王母傳云。元靈太妙龜山金母。一號太靈九光龜臺金母。乃西

華之至妙。淵聆之地。尊在首道。虛威寂。其體無爲。制欲啓運玄功。生化萬物。故以東華至真之氣化生木公。西華至妙之氣化生金母。體柔順之本。爲陰性之元。位配西方。母養群品。所居宮闕。有金城十重。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臺。紫碧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下有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飆車羽輪不可到。軒砌之下。植以白環之樹。丹刺之林。空青萬條。瑤榦千尋。無風而神籟自韻。琅然皆九奏八會之音。應上清寶經三洞玉音。九有鍊度賦關須萬而神州乃在所治之東南也。其迷在人身則梵炁之宮。土之正府。乃九宮之役也。永享無終紀。豈知年劫多者。案六十二年爲一紀。今永享無終之紀。人豈知歷年劫之多哉。故古歌云。道以無終我。體無終。從劫至劫。壽何時窮。此蓋與道同常而不可以伏量論矣。圭山董思靖解義後叙。余解是經畢。有難者曰。天命流行。於穆不已。二氣五行。賦與萬物。生生不窮。原於一炁。而主宰是炁者一理而已。故曰天畀付謂之命。人物禀受謂之性。感應莫測謂之神。神一而已。在心爲思。在眼爲視。在耳爲聽。在口爲言。乃至手之持執。足之運奔。千變萬化。莫非一神之所爲。惟用得其正則吉。失其正則凶。偏爲有分守名字。若是之殊與。說余曰。子之說誠亦有理。惜夫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道之全體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表裏之分。截然於其中。毫釐絲忽有不可得而紊者。今使知所謂渾然者之大。而槩言之。而不知夫所謂截然者未始相離也。子盍觀諸天地之道乎。總而言之曰天地而已。然其中則日月星辰之行。其紀。雨風露雷之施。其化。江河山嶽之流峙。飛走動植之生成。此豈非渾然之中粲然截然者乎。知是之類。將其神明各有所司乎。抑亦曰神一而已乎。析而分之不可備舉。且以日之行度論之。縣而言則一年一周天。然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在朔不可爲輕。在角不可爲亢。又豈非絲忽之不可紊者乎。人身亦一天地也。今夫四支百體之區分。五臧六府之腠存。至於三萬六千關節。亦莫不各有所主。故眼之官則視。而聾者不以視代聽。乃至口之於言。心之於思。無不皆然。此衆神名字之所以立而號之則有宗會之。則有元也。是爲可以分裂而稱之耶。難者又曰。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靈。萬物得一以生。莊子云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又云將旁礴萬物以爲一。及所謂其一與天爲徒。言道之至莫如老莊。皆主乎一。則是天地萬物之殊。惟一以貫之耳。今是經反以不一爲貴何耶。余曰。子知是經之旨乎。其稱名也。雖其號之也。一經所謂元。即老莊之所謂一也。謂之元。謂之一。言其體也。生神之諸稱名之雜。言其用也。論

其體所以異其同論其用所以顯其異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此本末具舉之言也是經之論始乎一元而終乎天地萬化並興生成則一之中而萬者具矣生神之道以空洞具一炁體以變化不一爲用唯一故能靜靜而後能變變而後能化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則一與不一非二物也吾聞之先聖曰飲萬炁爲一炁散一炁爲萬炁合萬神爲一神分一神爲萬神又曰聚則爲形散則爲炁此其闔闢飲散之道蓋與陰陽同功天地同德故曰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推而行之可以成人可以成物可以贊化育可以參天地非天下之聖神孰能與於此哉若夫知其本無而不知其全有知其眞一而不知其變化者是一偏之說安可與此同日語聖難者又曰教中有云情存聖量猶落法塵今是經教人以修習聖胎之法毋乃墮於是乎余曰情存聖量爲未忘心法者言也修習聖胎爲初學之士設也若乃道全德備者何可以此議之吾聞之先聖曰聖人飲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一無物有]可閒吾之云爲譬之天地間日月之升沈風霆之鼓舞雲霧之起滅萬有之變化往來出沒自然而然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若是者孰爲聖量孰爲法塵常鄙者又曰嘗聞釋氏之說以一切有相皆爲幻妄故其教曰無

生又曰寂滅爲樂而道家之教乃曰長生久視及升虛尸解故彼曰之曰弄精魂守尸鬼者其於此不能無惑願爲我決之余曰不然道一而已豈有彼此之分哉且如達磨之隻葦渡江普化之搖鈴空際或金棺自舉或碣石藏身其亦弄精魂守尸鬼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無始無終無前無後得之者與道同久且萬物非道無以生非德無以成生生之理無時不然而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夫何容心焉余聞之先聖曰人在道中猶魚在水中人去道則亡魚失水則死民由修之者有勤怠故得之者有淺深淺者惟及於心深者兼被於形及於心者但得慧覺而已旣得慧覺悅而多辯靈炁泄盡形亦隨之被於形者形神俱妙與道合眞顯則神同於形隱則形同於神在有而有在無而無不可以形跡窺不可以死生論而何弄精魂守尸鬼之云故曰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魂吾魄何者死何者生夫如是則乘天地之正御六炁之變遊乎三淸而與道同體矣故曰至人無己難者之疑於是而釋余因考呈三山蔣靖菴旣從而訂之

附于經後　劉淵然敘曰洪惟九天生神章經乃三洞玄音九天秘文靡自上聖流傳下世至士悟之可以窮神知化入聖超凡學者究之則亦洞徹微微還源返本其首神與其理絜然實衆經之所宗斯幽明之法舉其於道德性命之理鬼神造化之機畢無遺矣教中高士倘於二經留心研究豈曰小補若能動行修鍊廣積玄功本分了明吉外具眼必獲游神八極控翶九天爲不難也矣　誦經應驗蜀青城山乃神仙會府昔蜀主孟昶往祈見女眞麻姑致齋壇側青城今有獻美女張氏逐納之名之曰麗華同處于丈人觀忽一夕迅雷擊電暴雨猛風掀拔屋宇騰空散落張氏遂殞命葬山下後數十年上元節丈人觀道士李若沖夜歸憩於山前慈竹陰有一女子號泣而出請若沖前賦詩云獨卧經秋隴蟄蟬白楊風起不成眠潛思往日椒房寵淚濕衣襟損翠鈿言訖復泣而退若沖還觀見丈人殿上有衣冠朱履之士皆面北立如有奏對殿下廊廡間列諸罪人見獄卒引一女子縶於鐵柱杖之號叫痛楚徐察之乃山前遇之者誠憫善神以餉楮若沖曰今夕上元天官泊五嶽丈人校勘生死罪目不宜久立若沖乃潛避達旦具白其師唐洞卿唐曰汝知之乎此乃張麗華也昔寵幸於此衆瀆上眞致獲斯罪旣以詩告汝汝當救之曰何法可救曰但

轉九天生神章十卷奏金籙白簡可免斯苦即自託生偶遇臨邛牧田胥傳設黃籙若沖遂置簡書疏轉經十遍投伏醮所因而校度誦至九卷適丁焚簡之時若沖即回向而契之明日張氏所葬之地有沙字四句云符吏忽忽扣夜扃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爲拔恩非淺領得生神九遍經若沖諦觀太上垂教憫諸衆生故立教拔之門以濟生死之路

嗚呼世人欲濟度先亡者誠當崇此寶文爲超脫之捷徑也

上淸太霄琅書瓊文帝章經

并序　雲務子者蓋元皇玉虛之胤太帝之中子也抱瓊胎於王房結雲精於金門含日月於紫肥變洪露以凝神鍊胎息以推運任歷劫以轉輪化生於元氏吉陽道以成眞於是上皇元年三月一日天輝啓晨誕於九玄之上寶耀無量之天觀太陽於雲崖耀金容於瓊軒順皇基於帝圖法王秀於自然滑以九靈之暉濯以甘香玉泉飲以靈北皇芝嚼以九鍊飛霜神龍翼其側瓊鳳蔭其頂紫煙生乎上派光影乎隣二象抗其綱三辰協其眞神州歌其妙七轉變其神靈風送其軀旭香盪其塵蕭蕭太虛之上靡靡洞波之濱羊冠二九思徹念玄適性理運任時推運不慕皇道逍遙中原遊娛太霄徘徊紫天沉明

歷劫得趣忘旋運非我制挺標上仙遂名書帝簡位登太眞三元之下敷贈爵重篇於時受命朝禮玉天上登九玄之臺大有之宮紫微玉京七寶珠房於明霞之館清齋玉軒靈瑞告感項員圓光夜照神燭自明瓊堂於是虛皇道君於空洞之上玄虛之中以太霄琅書瓊文帝章降授於君是時天光冥運三晨廻精五宿改度七元運靈九色晃曜輿駱玉清飛煙蓊鬱流漫八冥玉陛登階萬帝臨庭飛仙羽蓋鳳翼太眞仙童玉女各三千人執巾散香流芳掃塵於是命駕徹召五靈飛霄廻輪來空絡煙神風挺響靈妃導仙明皇啓路三道合明流電揚精逸駕九玄遊盼瓊闕晏景三元盤佪玉霄逍肆紫晨於是披琅書於無崖洞帝章於碧雲理宿根於玉訣徹感靈於瓊文唱妙曲於空洞精靜念於玉軒理二儀於玄圖掌帝籙於萬仙總地司於五嶽領上眞於三闕上統無崖下攝洞源自天以下莫不咸隸於太眞神非可測化不可名近難可論遠不可尋清難可澤混難可澄徹于妙哉斯至德之帝靈趣巍于高尊也太霄琅書乃九天王飛霄之曲瓊文帝章乃九天之上文並以元始之初生於自然空洞之中虛皇王帝受之於九玄於是天王仍記名爲鑄金爲簡刻玉結篇金鏤玉字以明寶文祕於九天之上大有之宮西華玉女金晨玉童各三千人侍衛典香如

是九帝上聖一月悉三登玉階朝宴神眞運周萬劫傳於太眞王其道高妙衆經之宗神挺奇秀精冠九天王惠虛朗洞趣入玄自非上眞之士不得參聞皆受已成眞人不傳於中仙也太霄琅書乃九天王飛霄之曲瓊文帝章乃高靈玄映之道九天之精洞監於萬氣總統於衆經凡修大洞三十九章廻風混合帝一之道雌一玉檢五老寶經解釋宿根拔度七玄而無此文則九天王不納其音九氣錯綜神眞不歡天魔侵景萬試來干思不徹微天不答關凡修衆經以瓊文爲先誦詠寂室靜慶霞庭逍暢九霄登絡上玄今玉宮駭聽萬眞踴軒群魔伏袄萬試敢前隨意所修乃得道眞萬徧道備騰身太清要訣不煩正在此經精心苦行剋上僊也密務子不修他道受虛皇帝君太霄琅書瓊文帝章於九霄之上歌詠妙篇遊娛逍肆感暢神眞致三元下教位登太眞王以傳太華眞人三天長生君太和眞人東華老子南極總司禁君西臺中侯北帝中眞九靈玉子太靈眞妃赤精玉童玄谷先生南嶽赤松中山王喬紫陽眞人西城王君中皇先生趙伯玄山仲宗等一十八人並修此道而發金容項負圓光來空登霄遊宴紫庭變化萬方適意翱翔爾命立到徹召萬靈攝制群魔決斷死生駕霄乘煙出入帝庭皆由瓊文以致工眞王君今封一通於西城山中

有金名帝簡綠字紫清合眞之人當得此文侍者寶祕勿妄輕傳洩露靈篇九祖被拷永負鬼官長閉地獄萬劫不原　九天元始號　第一天名鬱單無量天天上又別置三天之號九天丈人治於無量天去第二天二十四萬里其天上人經九百萬歲如世間五百歲天有四王常以月一日三日九日遣玉晨使者履行天下有修學上道佩太霄琅書檢慎法戒名書帝籙得同無量天人之位有犯科違律爲四司所糺考屬左右三官至此日當清齋平旦入室誦無量天太霄琅書瓊文一徧則玉晨使者奏子於天王記名於青宮九年得乘太霄瓊輪上昇無量之天也　第二天名上上禪善無量壽天天上又別置三天之號悉隸於無量壽天九天眞王治於無量壽天去第三天四千六百萬里其天人經三千六百萬歲如世間人歷一千歲天中有四天帝王常以月七日十日十一日遣領五侍仙履行天下有精修上道佩太霄琅書齋戒誦經不犯於科名書帝簡紫字上清者得同無量壽天人之位有犯科違禁四司所糺考屬左右三官至此日當清齋平旦入室誦無量壽天太霄琅書瓊文一徧則侍仙奏子於天王記名於青宮九年得乘太霄飛輪上昇無量壽天也　第三天名梵監天一名須延天天上又別置三天之號隸於梵監天元始天王治於

梵監天去第四天六百七十二萬里其天人經一億五十二百萬歲如世間二千歲天中有四帝眞王常以月二日四日十三日遣主仙玉郎履行天下有精修上道佩太霄琅書齋戒誦經不犯於科名書帝籙者得同梵監天人之位有犯科違禁四司所糺考屬左右三官至此日清齋平旦入室誦梵監天太霄琅書瓊文一徧則主仙玉郎奏子於天王記名於青宮九年得乘太霄飛輪上昇梵監天也　第四天名兜術天一名寂然天天上又別置三天之號皆隸於兜術天元始天王所治兜術天去第五天十二百四十萬里其天人經六億八百萬歲如世間三千歲天中有四天元王常以月五日十二日十六日遣定仙玉眞下履行天下有精修上道佩太霄琅書齋戒誦經不犯天禁名書帝圖者得同兜術天人之位有違科犯禁四司所糺考屬左右三官至此日當清齋平旦入室誦兜術天太霄琅書瓊文一徧則玉眞奏子於天王記名於東華九年得乘太霄瓊輪上昇兜術天也　第五天名不驕樂天一名波羅泥密天天上又別置三天之號皆隸於不驕樂天高上元皇所治不驕樂天去第六天三十六百八十萬里其天人經二十三億四千萬歲如世間四千歲天中有四天統眞王常以月十四日十七日十九日遣中眞使者履行天下有精修上道佩

太霄琅書齋戒誦經不犯科禁名書帝圓者得同不驕樂天人之位有犯科違禁四司所糺考屬左右三官至此日當清齋入室誦不驕樂天大霄琅書瓊文一徧則中真使者奏子於四天王記名於東華宮九年得來太霄瓊輪上昇不驕樂天也　第六天名化應聲天一名他化自在天天上人别置三天之號皆隷於化應聲天虛皇玉帝所治化應聲天去第七天五十三百八十四萬里天人經九十二萬億一十六百萬歲如世間五十歲天中有四天寶帝王常以月十八日二十日二十三日遣萬石使者覆行天下有精勤好向佩太霄琅書齋戒誦經不犯科禁名書帝圓者得同化應聲天人之位有犯科違禁四司所糺考屬左右三官至其日當清齋入室誦化應聲天太霄琅書瓊文一徧則萬石使者奏子於天寶帝王記名於東華宮九年得來太霄瓊輪上昇化應聲天也　第七天名梵寶天一名波羅尼那跋致天天上人别置三天之號皆隷於梵寶天萬始先生所治梵寶天去第八天五百二十萬里其天人經一劫如世間六千年天中有四天高上帝王常以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二十七日遣監天真使者覆行天下有精心苦行勤修上道齋戒誦經不犯天科名書帝簡者得同梵寶天人之位有犯科違禁四司所糺考屬左右三官至其日當清齋

入室誦梵寶天太霄琅書瓊文一徧則監真使者奏子於高上帝王記名於東華宮九年得來太霄瓊輪上昇梵寶天也　第八天名梵摩迦夷天一名梵衆天天上人别置三天之號皆隷於梵衆天紫虛帝君所治梵摩迦夷天去第九天六百八十萬里其天人經二劫如世間一萬餘歲天中有四大明真王常以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遣羽仙使者覆行天下有精心苦行修齋誦經不犯科禁名係青宮者得同梵摩迦夷天人之位有行惡犯科違戒爲四司所糺考屬左右三官至其日當清齋入室誦梵摩迦夷天太霄琅書瓊文一徧則羽仙使者奏子於太明真王列名於東華宮九年得來太霄瓊輪上昇梵摩迦夷天也　第九天名波梨荅惒天一名大梵天去下五百億二十萬里其天别置三天之號皆隷於大梵天也太真王治於波梨荅惒天其天人經三劫如世間二萬五百年天中有四帝王常以月一日十五日三十日遣領仙使者覆行天下有修齋戒整朿法服誦經精思不犯天科名書帝籙者得同波梨荅惒天人之位有行惡犯科爲四司所糺考屬左右三官至其日當清齋入室誦波梨荅惒天太霄琅書瓊文一徧則領仙使者奏子於四帝記名於東華宮九年得來太霄瓊輪上昇波梨荅惒天也此九天是梵氣之精衆真帝皇所治其

天别置三天三天者皆是九天之别號合三十六天也宮室官司悉有次第其外有諸梵天名皆以九天支幹悉係屬於九天王也九天又各有一天王非常王之號皆處九天之上修行上道求仙度世宜知天王諱字知者九天列名玄以紫氣覆蔭其身神兵衛己令得九天祕書位同九天之仙得者寶揜妄宣三人死入九幽地獄考掠萬劫不原慎之　第一鬱單無量天王姓混諱翳翳衣九色無縫自然斑文之裘頭戴耀精日國治天無映玄臺紫户之内左右侍真玉女九萬人　第二上上禪善無量壽天王姓禊諱邐霸衣九色自成雲文之裘頭戴暉精月光治天玉國朱林七寶瓊臺左右侍真玉女七萬人　第三須延天王姓滐諱蹇霸羅衣九色三法雲文之裘頭戴天元寶明治天玉京靈都宮左右侍真玉女九萬人　第四寂然天王姓泮諱霹靂衣七色龍文通光之裘頭戴陰精夜光治天朱宮瓊臺之上左右侍真玉女六萬人　第五不驕樂天王姓疑諱覆霍霧衣九色飛霜雲文斑裘頭戴青華蕊星玄精治天無映丹房九層玉臺左右侍真玉女七萬人　第六化應聲天王姓輝諱蘇凝衣九色流光耀雲錦裘頭戴白光太白玉精治天瓊林上宮朱映之房左右侍真玉女六萬人　第七梵寶天王姓精諱豫雲霍衣九色流雲飛晨之衣頭戴

流丹絳寶熒星玄精治天南上七映之宮左右侍真玉女八萬人　第八梵摩迦夷天王姓玄諱巖瀏衣九色無縫飛雲之裘頭戴玄晨辰星流精治天九玄鳳城紫瓊玉臺左右侍真玉女五萬人　第九波梨荅惒天王姓王諱靈濔衣九色無縫玄雲寶裘頭戴無極流黃鎮星飛精治天成層玉京大有妙宮九曲之房左右侍真玉女九萬人九天九王萬氣之本宗衆帝之祖先乃九氣之精源以天地未凝三晨未明結自然而生於空洞之内溟涬之中歷九萬劫而分氣各治置立九天日月星辰於是而明萬氣流演結成道真元始上皇高上玉虛並生始天之中三十九帝二十四真逆有宮闕次序之官上皇寶經皆結自然之章以行長生之道不死之方符章玉訣皆起於九天之王傳於世代之真至三五改運九靈應期後聖九玄道君推校本元以歷九萬億九千累劫上昊典格多不相參道君以中皇元年九月一日於玉天瓊房金闕上宮命東華青宮尊俯仰之格録校古文改定撰集靈篇集爲寶經三百卷以付上相青童君使傳後學玉名合真之人凡學求仙不知道之所出寶訣所生從閒而學無有祖宗真不爲降道亦不行諸欲求仙當尋九天之根得其本元道無不備仙無不成也但九天王祕諱藏於九天之上大有之宮不傳於下世有玄名帝

圖金字上清椎運遇會得知九天王名卽遣玉童十二人玉女九人侍衛兆身佽科清齋九十日或九日齋上金九兩紫紋九十尺以誓九天之信師然後而盟傳不得輕泄犯靈考延七祖長充鬼役負石運山身沒三官爲不得仙　鬱單無量天王太霄琅書瓊文第一太霄空洞氣結氣成雲營我王挺神源有化若無形無形中有真無有中真生妙真玄虛上蕭蕭元始精法景朗妙覺玄運來相征列宿羅玉宇飛霞翹緑瓊娛落三辰曜流光鬱紫清攜衿玉景臺解愆戲鳳城迴霄登九嶺以怢不窮齡誰能同此遊可來尋余名余名甚易知安在求華庭自可超玄都猶微思帝靈棄去雲外念尋一守黄草披誦太霄章三關自當明玄降排徊鬱虛遊飛霞翔九天雖玄遐妙想安爾形　上上禪善無量壽天王太霄琅書瓊文第二靈運啓空洞金真秀瓊胎法景大寂庭玄化自相推歷劫淪九實與真與幽期三辰吉元始運通自來綏匡響明度上流精耀王枝顧眄無中有混合仫嬰兒父寧與母猜逍遥戲鳳臺落景遊雲布攜妙誰能知合慶靡羅門解襟紫霄崖若欲相尋露精研琅書靜迴觧瓊文章天王自當知洞存常一尋以爲求仙基絶念棄外想常使心神爽精感致具降鬱然娛羽儀秩度七祖根咸同登雲階玉章映高靈瓊文難尋思二妙以相和各稱本不

齊寸欲戲九玄但誦太霄詩萬劫在俄頃勿憂天應遷　梵監天王太霄琅書瓊文第三澄清無毫織結氣成紫暉丹霄映監天離布地南迴三晨明列宿七轉朗太微靈風迅奇香玉顏響何悲神鳳翔瓊林群仙振羽衣天王衆運征提節總萬機虛輪振空洞逸朗九天扉攜從霄中賓解衿入瓊樟敷爛扶晨氣琳琅娛玉階陵梵映朱日千景翼靈輝飄飄元化内玉肇正排徊公子命虎符總攝萬神歸拔滅七祖根戮魂皆仙飛琅書慶雲庭瓊文洞虛微精研道日鮮慘劫靈不衰萬化隨運遷乃知妙者希　寂然天王太霄琅書瓊文第四晏景大寂鄉迴風迅瓊輪丹霄翼緑輿神公轡常尊翳騎九玄化離離閬迴門排徊金羅上簫歌慶靈雲三唱朗玄覺五迴道乃分金房娛蓋戲流精何紛紛左顧見無英右眄覲白元履昌度黄鎮太一挺命根爲我記仙籍拔我度命文清唱運天真静思理百關帝一鎮靈宮法服飛青裙相與契何計合會九天端有日君無期皇華正四圓至感棄餘念道從玄中傳靈感各有運至學故多全　不驕樂天王太霄琅書瓊文第五空中生紫煙鬱勃翳華宮流明順運迴丹霄映緑房翼轄虛中景耀靈娛十方萬帝由真運真若九天王體結自然秀含氣挺虛宮理化正四維號爲衆帝宗落景來八煙飈旋輪空洞朝遊丙臺館夕憩

扶桑公攝仮玄圖籙拔度青華童桃康定命籍明切保劫劫流眄無塵階萬化隨運通飛步誦太霄幽尋元始賊積思感至寂以致登玄意宿基流餘慶七祖返南宫五苦非所履結友在太空靈獄非常宅飛雲是我龍轄攜九嶺真偶景以成雙何爲坐置識凄娑待命窮　化應聲天王太霄琅書瓊文第六高靈秀空洞凝氣結朱煙挺節迴九霄飄飄天帝真瓊臺耀嚴阿紫鳳鬱玉麟靈駁逸幽宮蕭條雲上人攜契七映房金雁娛中田天王正有九飛仙有億千洞陽鬱靈標爲兆度命年卅華朗朱日流芳觀兆聳仰歡月中翠九源降液津永保不終劫内外洞虛鮮積思感太空洞得無極洞形與混合同遊宴莫能旋　梵寶天王太霄琅書瓊文第七三辰朗幽夜流霞耀金日丹房娛蓋戲靈香繞瓊室公子合慶雲履昌攜帝一三元混合宫微言甚幽密兆欲度命養静思勿雜亂寂若雖云無真從空中逸慶加靡不周七玄自家拔積福有重基宿根咸消滅瓊文有妙寔斯篇慎忘失存念至靈謀道降同玄一　梵摩迦夷天王太霄琅書瓊文第八九玄洞元氣紫素凌玉霄靈秀娛金門神融茂瓊條豁落紫虛館慶雲隨化消淵響叩靈樞法鼓振太幽晏景玄晨闕流迴薄靈飈匡響九天外運駕以逍遥排徊紫霞峰谷冶玉皇朝萬劫不俄頃儵欻二象爻虛晨無

稽運去來順運冥大化不改度三晨洞靈標琅書慶神室瓊文理清謐合秀自玄挺反谷非華翹　波黎答怒天王太霄琅書瓊文第九玄氣結九霄紫虛朗太陽飛瓊凌華芒流精凝玉清天真衆運迴薄雲茂玄梁宴會自相感丹霄映輕行幽期高晨府攜契朝玉京靈化沖漢裏冥冥冥運彰流芬翳朱日迴風迅奇香煥爛金門上瓊臺吐玉英蘭芝盈玄谷仰唱六胃昌神逸感寂宫幽思微洞鄉執契太霄館歸真瓊文章　太霄琅書瓊文帝章皆以九玄微辭九天王於空洞之中元始之先玄歌理命遊慶霄庭音句虛微玄中而生神真寶訣故著靈篇得行此道位同九天微思至講存神念真靈瑞吉感自然登晨凡修此道當以本命八節之日沐浴清齋正中入室東向叩齒九通仰存九天之上九色飛靈流光下映翳鎮室堂徽呼九天王諱存念真神便誦太霄琅書瓊文之章九篇一遍以慶霄庭神歡寂室靈感九玄如法九年魁來飛景宴會紫晨也若以九天遊宴下降察行爲仙玄會之日如上清齋各以其時誦詠一遍則九天記名右別太真九年無虧魁得上仙　帝章皆九天元精所生九天帝王隱書寶名符章玉訣悉表其中有佩此文九天同真萬靈稽首群仙衛迎滅刑天麗出入無方乘雲駕虛遊宴太空此文微妙萬帝之宗有明此訣卽爲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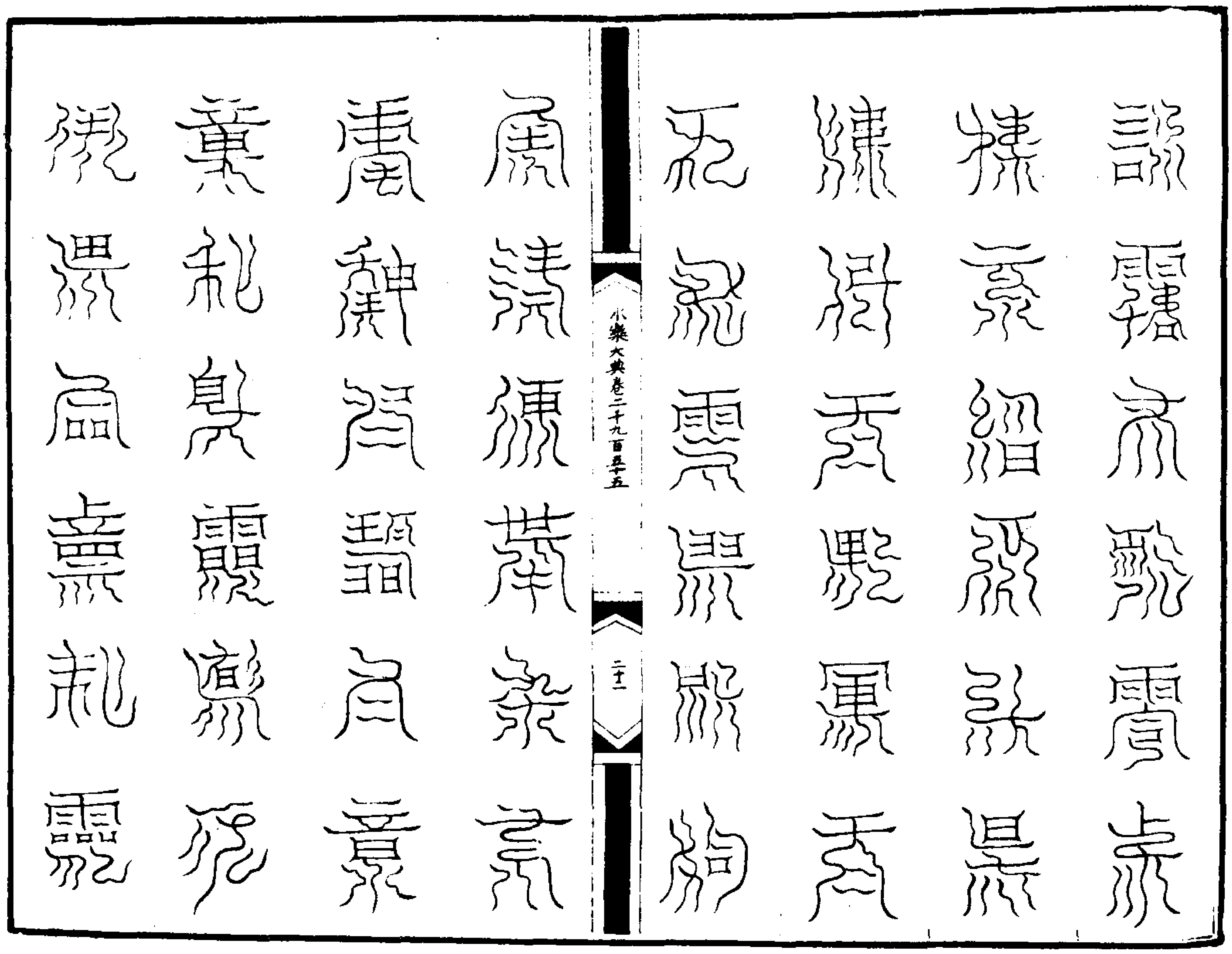
王有泄輕傳。死沒九泉。殃逮七祖。同填河源萬劫之掠。宜慎奉行











右瓊文帝章二百四十音皆九天之元精萬真之名當刻書東心之木炎之於絕巖清泉之札施於飛雕之中北向上誓九天承受九天之章弟子執上金九兩紫紋九十尺向南而伏師讀瓊文而授弟子也若未得刻書印文亦可以雕黃繒青碧上盟而授之然後可徐徐更刻文登山盟於九天也若刻書瓊文於素心之上不得懸印章向於四方以玉函盛之於別室正向於上朝夕燒香禮拜九天之王也兆欲召東嶽仙官問吉凶之兆通靈致真之法當以甲乙之日以帝章向東讀之一過則仙官立到與真共言召南嶽當以丙丁之日如上法則南嶽仙官立到與真通言召西嶽當以庚辛之日如上法則西嶽仙官立到與真共言召北嶽當以壬癸之日如上法則北嶽仙官立到與真通言召中嶽當以戊己之日如上法則中嶽仙官立到與真通言凡召五嶽之法皆向正方叩齒三十六通便讀帝章也精心齋戒神無不降若體穢露纖未洞玄冥使閉眼精思無不見神自當冥幽參冥知吉凶之兆九年與真同形出空入無遊宴玉晨兆修行道備有真人下降雲輿紫蓋來迎兆身兆當以帝章之印印兩鼻及兩手以立成羽翮運兆同昇也若於五嶽隱靜之處修行誦詠有異物假託真形降兆之房當以帝章之印向之則真偽立見若是真人仙官兆當稽首奉迎隨意陳請如得要言若是魔精即復本形也兆當叩齒三十六

通讀帝章一遍魔即滅景絕形於兆前如此之法推合心口相應慎勿示人示人泄真其道不行兆暮卧獨處當以帝章置於心上即有太霄真仙來衛兆形景應夢想與真共言不出九年得面對真人凡受帝章之印不得妄泄見人見三人道去施用不行凡修此道慎勿經履淹穢觸忤真神犯之九天考掠兆之身若有玄圖帝簡綠字紫書金骨玉髓名書青宮九天王自當遣四極真人下授兆身瓊文帝章也若有宿緣遭遇明師皆玄挺運會應得此文充成上仙皆當齋金繒之信請師清齋奉受修行若無信盟天不啓靈真不降格爲不成仙師傳輕泄考及七祖長充兆官明慎玄科慎勿妄宣凡傳太霄琅書瓊文帝章當於高山空寂之間施飛雕之帳於北面香餅東菓之物置之盛以別盤以經置於飛雕之上師北向叩齒三十六通奏上清九靈元真玄始上官金仙玉女太一靈神監真直司五帝眾真今有某嶽先生王甲紫結胞宿命挺仙籍金繒之信求受靈文九天真諱瓊文帝章天科告慎誓盟靈真願垂神光玄映下臣有泄之日歸身河源七祖謝罪不敢又仙畢以經章手執付弟子也訖以餅菓埋於玄嶽之中不得他用此九天王之祕與太真之妙訣修學之士而無此天科徒勞於空山無感於寂庭動尚萬志思念九玄天王對悅遣玉童玉女侍衛兆身九年之内剋乘飛輿上昇九天

和神國

雲仙雜記李深之暴卒復生云往遊和神之國人壽皆一百二十歲皆二男二女鄰里為婚姻地產大瓠瓠中皆五穀不種而實水泉皆如美酒飲多不醉氣候常如深春樹木出綵絲可以為衣

青神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漢南安縣地屬犍為郡西魏恭帝於此置青衣縣屬眉州之青神郡後周置青神縣并置青神郡隋開皇初郡廢屬嘉州三年罷郡挾縣居郡治屬眉州為唐置刺眉州縣仍屬焉武德中移屬眉州宋元仍其舊 本朝因之嘉定州圖經志狄縣實瑞亭碑云縣邑有青衣王祠南史齊始興王蕭鑑為益州刺史於州園得古墓有石槨銘云蠶叢氏之墓歷世封崇為王蠶叢氏服青衣教民蠶事縣之得名由此唐宋並立皆因之舊置縣於南街之南今置於清風關故址 國朝復置縣治屬嘉定州太平寰宇記漢南安縣地屬犍為郡南六十里舊五鄉今四鄉縣臨青衣江西魏分置青神縣本治思蒙水口唐武德八年移於今里所屬眉州郡國志云漢武帝使唐蒙從西南夷郢路始於此邑也其山川風俗人物土產古跡並異並同眉州下

神氏

元和姓纂神氏風俗通神農氏之後漢有騎都尉神曜瑯耶姓苑云今瑯琊有神氏

黃神氏

羅泌路史黃神氏或曰黃佚黃頭大腹出天参政又云黃神氏三百四十歲繼神次之號曰黃神 是中層紀楊道成亦有所謂黃神蓋與此異不趨經云三始之道大初者道之初也其初精氣則為元明名曰太陽又為元陽子乃化道者故曰道之初氣居太素是為一氣大數者赤氣也始變為黃名曰中和中和為君子乃化神者居曰黃神入於骨肉以之為人故曰人之素氣於大始則二氣也大始者氣之始也黃氣乃復歸於白氣白者水精居之大淵為大和者此為三氣精亦體中之事而歸藏言者黃神與夫帝戰于涿鹿則以為貴帝矣抑又非此

伹神氏

羅泌路史人皇氏後神氏次之出於長淮駕六飛羊政五百歲五葉千五百歲

伏神

藥名詳見苓字茯苓下 唐柳宗元集辯伏神文并序余病痞且悸痞符鄙切腹內結病悸其季切心動也痞又方鄙切北全三音謁醫視之曰唯伏神為宜明日買諸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觀其滓曰吁盡老芋也彼鬻藥者欺子而獲售子之愔也而反尤予余不以過乎余戍然懲然憂戍口泚切推是類也以往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眾矣又誰辨焉申以詞云伏神之神兮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畝閉結兹調護柔剛和寧悅懌兮復彼恒常休嘉訢合兮滌云所底其切蕉也禮記云天地訢合注云訢讀曰熹一音欣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其樂揚揚余殆於理兮榮衛接極伏匿積塊兮丈公曹切痞恢病痺根在五臟下大如覆盂悖不得息有醫導余兮求是以食往沽之市兮欣焉有得滌濯烹烹兮專恃罔及反增予疾兮昏憒漫蹇胡切切余駭其狀兮往咒于腎徵滓以觀兮既笑而嘻曰子胡昧愚兮兹謂蹲鴟蹲肯存切鴟處脂切芋也處身猥大兮善積污墨受氣頑昏兮陰僻詭危詭五委切亦作累積星紀兮以老為奇潛苞水土兮混雜蝝蚔蝝余專切蚔丁尼切且吞不幸充腹兮唯痼之宜野夫怯害兮怯人義其根以假是以欺刻肌刻貌兮觀者勿疑中虛以脆兮外澤而夷脆青歲切誤而為餌兮命或殆而今無以追兮後慎觀之嗚呼物固多偽兮知者蓋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禍書而為詞兮願寤來者

清神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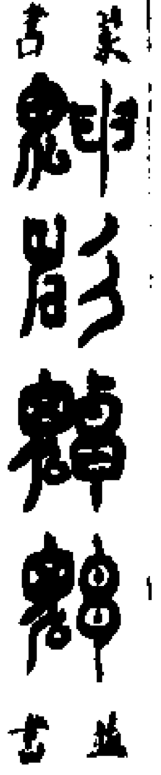
山居備用木香半兩土切暴淨洋香 白檀 白芷各一兩石為細末用大丁香二箇槌碎水一盞煎汁浮萍草一掬擇洗淨去鬚研碎裂汁同丁香汁和匀搜拌諸香候匀入臼杵數百下為度捻作餅子陰乾

旦

洪武正韻而具切禮記文於旦明莊子有神宅而無情死又與晨同又翰韻

䰠

而具切許慎說文䰠神也从鬼申聲食鄰切顏野王玉篇始人從山神也陸法言廣韻廿入切山海經青要山䰠也徐鍇通釋按山海經有䰠武羅示中反宋重修廣韻失人從丁集韻神名司馬光類篇又桑人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又古文神字楊桓六書統審黃鄭宏中主造化陽氣也从鬼从申陽中也陰屈之鬼鬼此二文从玄玄即神之理也彫此文从䰠省字滁傳為士緣切

篆書  六書統

䰠

而具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神 神辨道昭五音類聚䰠音神

䰠

而具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神

艠 所真切傳道船 五音類聚音神。

[illegible] 所真切韓道船 五音類聚音神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生員臣陳晉卿
圈點監生臣祝[illegible]呂
臣曾惟章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七十二　九真

人

貴人

沿革南史后妃傳序貴人漢光武所置宋孝武孝建三年進貴人比三司宋書泰始二年又省貴人置貴姬北史魏后妃傳序太武稍增左右昭儀及貴人　隋開皇年間文獻皇后崩後始置貴人三員事物紀原漢光武置貴人為三夫人歷代不常有國朝真宗復置貴人也

事實東觀漢記光烈陰皇后上即位立為貴人上以后性賢仁宜母天下欲授以尊位后輙退讓自陳不足以當大位續後漢書光武郭皇后聖通世祖至真定納聖通有寵世祖即位以為貴人　孝明賈貴人南陽人明德馬后之姨女孝章皇帝之母也初選入後宮為貴人生章帝馬后無子帝既生而馬后母養之明帝謂馬后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也但患養之不勤愛之不至耳若能愛如己子則孝敬亦如親生矣於是馬后待章帝過於所生章帝感養育之恩遂專名馬氏為外家故賈貴人家不蒙舅氏之寵後漢書賈貴人南陽人建武末選入太子宮中元二年生肅宗而顯宗以為貴人帝既為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故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乃策書加貴人王赤綬（續漢書曰諸侯王赤綬也）安車一駟永巷宮人二百（永巷宮署名也後改為掖庭永巷宮人即宮也）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千萬諸史並闕後事故不知所終　梁貴人褒親愍侯梁竦之女也少失母為伯母舞陰長公主所養年十六亦以建初二年與中姊俱選入掖庭為貴人四年生和帝竇皇后養為己子欲專名外家而忌梁氏八年乃作飛書以陷竦竦坐誅貴人姊妹以憂卒九年后崩未及葬而梁貴人姊嫕上書陳貴人枉歿之狀太尉張酺司徒劉方司空張奮上奏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貶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多上言者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按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其勿復議帝以貴人酷歿歛葬禮闕乃改殯於承光宮上尊謚曰恭懷皇后（謚法曰敬事尊上曰恭慈仁短折曰懷）追服喪制百官縞素與姊大貴人俱葬西陵儀比敬園　宋貴人皇太子慶之母也竇皇后既無子疾忌之數閒於帝漸致疎嫌因誣宋貴人挾邪媚道遂自殺廢慶為清河王語在慶傳東觀漢記章帝宋貴人時竇皇后內

寵方盛以貴人名族節操高妙心內害之欲為萬世長計陰設方略讒毀貴人由是母子見疎數月誣奏貴人使婢為蠱道祝詛七年遂被譖恐卒　孝和陰皇后聰慧敏達有才能善史書永元二年選入掖庭為貴人託以先后近屬故有寵　申貴人生孝穆皇帝趙夫人為穆皇后匽夫人生桓帝帝既立追謚趙夫人為穆皇后匽夫人為博園貴人和平元年桓帝詔曰博園匽貴人履高明之懿德資淑美之嘉會與天合靈篤生朕躬欲報之德詩所感歎今以貴人為孝崇皇后通鑑删目漢安帝建光元年尊嫡母耿姬為甘陵太貴人東漢書順烈梁后永建三年與姑俱入掖庭時年十三太史卜兆得壽房又筮得坤之比遂以為貴人常時被引御從容辭曰顧陛下思雲雨之均澤識貫魚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由是帝加敬焉　桓思竇后延熹八年選入掖庭為貴人其冬立為皇后而御見甚稀帝所寵唯采女田聖等永康元年冬帝寢疾遂以聖等九女皆為貴人東觀漢記孝桓帝鄧后字猛女香早死猛母宣改嫁為掖庭民梁紀妻紀者襄城君縣壽之男也壽引進令入掖庭得寵為貴人故冒姓為梁氏通鑑删目漢桓帝延熹二年立貴人鄧氏為皇后追廢梁后為貴人　漢靈帝建寧元年閏月尊母董氏為慎園貴人魏志文帝納甄后於鄴有寵生明帝郭后李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言王隱晉書武帝臨軒拜諸葛婉為夫人李婢為貴人晉書孝武帝紀帝溺於酒色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向夕帝暴崩後魏書文成馮后生有神光之異高祖践極以選為貴人　文成元皇后李氏梁國蒙縣人也頓丘王峻妹后之生也有異於常父方叔常言此女當大貴及長姿質美麗永昌王仁得后後遇事誅后與其家人送平城宮高祖登白樓望見之謂左右曰此婦人佳乎仍下臺后得幸於齋庫中遂有娠守庫者亦私書壁記之別驗問皆相符同生顯祖拜貴人宋會要戴貴人真宗順容也定武軍節度使興之女入宮為貴人慶曆四年九月贈順容

諸園貴人

東漢會要諸園貴人（安紀注云謂宮人無子守園陵者也）明帝崩諸貴人當徙居南宮馬太后感析別之懷各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白越三千端雜帛二千匹黃金十斤（馬后紀）和帝葬後宮人並歸園太后賜周馮貴人策曰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煢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外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諭焉其賜貴

人王青蓋車采飾輅驂馬各一駟黃金三十斤雜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又賜馮貴人王赤綬以未有步搖環珮加賜各一具（此鄧太后紀）殤帝延平元年賓太后諸園貴人其宮人有宗室同族若羸老不任使者令園監實覈上名太后自御北宮增喜觀閱問之恣其去留即日免遣者五六百人（皇后紀）

才人

沿革 漢書藝文志未央建章甘泉材人各百數（材人師古曰材人天子內官）續後漢書曹叡傳青龍三年三月大起洛陽宮於別殿之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貴人夫人以上轉南附焉（魏晉其秩石擬百官之數）宋書晉武帝採漢魏之制置才人中才人爵視千石以下高祖受命省二才人世祖又置中才人以為散位資治通鑑注才人宋齊之時以為散職梁於九嬪之下置五職三職才人位列三職比駙馬都尉南史后妃傳序齊建元三年太子宮置三內職才人比駙馬都尉後魏書高祖置女職中才人視五品北史后妃傳序齊武成又置才人采女以為散號　隋煬帝時美人才人一十五員品正第四是為世婦唐會要舊制才人九人正五品龍朔二年置承旨五人正五品以

代才人咸亨二年復舊新唐書百官志才人七人正四品掌敘燕寢理絲枲以獻歲功

事實 東漢書和帝數失皇子鄧氏憂繼嗣不廣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魏志明帝遊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明日帝見毛后曰昨遊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晉中興書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父以屠羊為業玖清惠貞正有淑姿選入後宮為才人王隱晉書世祖遣才人謝玖給事惠帝因是有娠臨娶賈妃迎玖西宮遂生愍懷　太康七年出後宮才人妓女已下百七十人歸家晉書懷帝王太后諱媛姬初入武帝拜中才人早卒懷帝即位追尊曰皇太后也太平御覽崔鴻三十國春秋後趙錄曰石虎杜皇后名珠不知何許人早幽州在王浚妓中虎見而悅之因請於勒勒引見號曰才人以賜虎性恭惠柔婉寵幸亞於鄭后也隋書禮儀志美人才人服鞠衣首飾花六鈿并二博鬢銀印珪鈕文從其職青綬八十首長一丈六尺綵纓織成獸爪鞶囊佩水蒼玉新唐書太宗徐賢妃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曉屬文父孝德嘗試使擬離騷為小山篇太宗聞之召為才人　高宗則天武后傳文德皇后崩久之太宗聞武士彠女美召為才人方十四母楊慟泣與訣后獨自如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兒女悲乎資治通鑑唐高宗永徽五年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酉陽雜俎莫才人寧王常獵於鄠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鏁甚固王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言姓莫氏叔伯莊居昨夜遇光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動婉含顰冶態橫生王驚悅之乃載以後乘時慕犖者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月京兆奏鄠縣食店有僧二人以錢一萬獨賃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櫃入店中夜久腷膞有聲店人怪日出不啓門撤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寧大哥能處置此僧也莫才人能為秦聲當時號莫才人囀焉舊唐書順宗莊憲王皇后傳后幼以良家子選入宮為才人順宗在藩時代宗以才人賜之時年十三　敬宗郭貴妃傳長慶末妃以姿貌選入太子宮敬宗即位為才人　武宗賢妃王氏傳妃性機悟開成末穎王嗣帝位妃陰為助畫故進號才人　唐語林武宗王才人有寵帝身長大才人亦類帝每從禽作樂才人必從常令才人與帝同裝束苑中射獵帝與才人南北走馬左右有奏事者往往誤奏於才人前帝以為樂帝好道術留天下方士殆盡五年秋王才人謂宣徽使曰

聖人日日對藥爐服神丹言我取不死今身上變差事道士稱換骨皆如此其獨為憂也宣徽使因求變見狀才人忍淚不敢語外人雖未知帝得疾但訝稀畋獵也明年正月不御紫宸殿不開延英門向百日中外始公言帝病項刺無才人見即起益酸痛飲食益辛苦一日帝熟顧才人曰吾氣息奄微情慮杳杳將不久矣顧以別汝對曰陛下春秋鼎盛又嘗服不死藥聖壽必無疆何忽出不祥語帝曰吾於汝豈同外庭臣耶豈用作形迹意脫不如汝所對而千秋萬歲何以報我才人欲慟恐驚帝乃曰帝若忽厭四海妾當同日死帝哽咽閉目不喘息者少頃忽曰誠如汝言當何為曰妾止於縊帝引手取巾授才人曰以此以此帝遂向壁不語後數日帝疾亟才人久侍帝歸寢濃粧常服如常日乃盡取服翫散與內家將帝所授巾至前見帝已崩自縊而絕宣宗即位贈貴妃命與端陵同日時掩其壙在端陵柏城內西南又有名才人隨靈駕行慢城內每夕望端陵焚錢帛衣物風吹火熖所止宋會要孫才人左金吾衛大將軍守斌之女太平興國二年七月入宮三年為才人　高才人太平興國二年三月入宮三年三月為才人　朱才人淳化二年七月自御侍為縣君四年十一月為才人　沈才人真宗故相倫之孫光祿少卿繼宗之女大中祥符二年四

月為才人　陳才人明道二年十二月自御侍追贈才人　苗才人景祐五年三月自御侍仁壽郡君為才人　朱才人初封沛國郡君元豐八年四月為才人　張才人初封平昌郡君元豐八年四月為才人　張才人初封仁壽郡君元豐八年四月為才人　宋才人熙寧二年十一月為才人六年四月進婕妤　張才人神宗初為御侍熙寧二年四月封仁壽縣君三年正月進才人　馮才人初封治平郡君元豐八年四月為才人元符二年六月進婕妤　郭才人初封淮陽郡君元符三年正月為才人　劉才人初為御侍崇寧元年正月封晉安郡君大觀二年二月進才人　夏才人初為典闈建中靖國元年封安定郡君政和三年六月進才人　喬才人太觀三年七月封永嘉郡君四年四月進才人生顯福公主　李才人政和四年二月封才人　王才人政和四年六月封才人　韓才人紹興十三年六月九日詔宮正韓氏進封才人　吳才人紹興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詔新興郡夫人吳氏進封才人建炎朝野雜記武才人光宗從宮人初封同安郡夫人紹興五年春進封止郡封無品秩凡宮中之制夫人已上始稱房院唐元稹長慶集鄭氏封才人制　勑古者天子設六宮以詔內理是以關雎樂得淑女憂在進賢將聽鷄鳴之詩豈惟魚貫之序

鄭氏山東令族海內良家每師班女之文嘗慕樊姬之德桃姿婉嫿蘭行馨香爰用擇才冀無傷善勉當進之重無忘和平之心可才人宋夏文莊公集李氏可才人　勑某謙祗率禮端懿傳芳自恪奉於宸闈寔存柔於歲蘭文播柔嘉之譽宜推甄奬之恩俾陞嬪侍之榮用勸肅恭之德欽茲寵渥更勵夙宵可蘇魏公集仁壽郡君張氏可才人　勑嬪婦之列蓋掌飭於宮庭才美之名寔優隆於位號載嘉內治之助特孚言綸之頒某氏體閑淑之令姿稟肅雍之懿範自參承於御叙嘗進躐於恩封而謹職中闈穎德言之並茂增華近序介祥祉以尤殊宜加印綬之榮用光圖史之鑒惟靜專所以安寵數惟婉約所以副褒章服我訓辭無忘欽率可張廣東窻集宮正韓氏封才人　勑坤儀正則天下治位冠六宮婦職修則家道齊禮嚴諸御爰卜吉日肇登長秋眷時柔良實勤贊輔宜須褒綍以示異恩具官某氏婉孌凝姿齋莊秉則若玉在璞中韞粹溫之珍如蘭有香靜懷服媚之德早膺遴選擢在通聯屬茲盛典之行賴爾小心之助是用躐陞華綴寀侍中宸崇秩視於列卿令名參於碩媛往祇渙渥毋怠欽承翟中忠先生集宮人劉氏除才人奉聖旨係明達皇后養女　朕恭懷內助悼嫡德之遺言追厚飾終正椒極之殊典推廣餘澤褒崇近新以爾

某氏鞠育自初柔儀允穆見聞是似懿範猶存其升令名起爾世婦之列用食舊德慰我懷人之思　宮人王氏除才人　朕嘉風人關雎之義始於見微乃慎嬪列貫魚之序尊以德進具官某氏升聞女德之茂胄自名族之華勞謙用光率履不越位蒞婦職命滋益恭載揚令名俾升世婦之選增重顯秩以稱象服之宜慕容彥逢摛文堂集平昌郡君韋氏可才人勑朕顧諟明命以承天休蒐寀吉祥在予妃輔褒崇之數茲惟典常迺形奏章務恩鞠女察其謙德特有嘉從具某氏志慮柔明性資和適言容兼穆禮法交修叢膺眷知肇啓湯沐服寵加懋稱譽日聞宜陞五品之封俾為六宮之勸往安祉福茂對邦榮可高定子薇垣類藁新安郡夫人邢氏進封才人制　朕載飾婦官聿脩陰教眷時碩媛巳聞弓韣之祥眷我寵章申錫絲綸之美慶彝具舉茂渥有蕃具封某氏懿範溫恭芳姿柔惠其儀不忒雍雍瑶瑀之規厥德孔嘉璽璽藏圖之戒受帝歆之殊眷應禖祝之精祠用進登女御之班以昭示壼彝之懿惟天生德既膺震夙之符與國匹休永遵穆皇之慶范師道集上仁宗論女御以御寳白制除才人狀臣聞禮以制情義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聰明睿哲之主然後能之近以宮人數多出之此盛德事也然而事有繫風化治亂之大而未經留意者

臣歎為陛下言之竊聞諸閣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寳白制並為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庭覬覦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員唐制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宮闈給侍不過二三百人居五品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閣皆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外人不能詳知止謂陛下於寵幸太過恩澤不節爾夫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須索太廣一才人之俸月直中戶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在焉况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耶恐斜封墨敕復見於今日矣樂府詩集梁庾肩吾未央才人歌　從來守未央轉欲訝春芳朝風凌日色夜月奪燈光相逢儻游豫暫為卷衣裳唐張祐詩孟才人歎一首并序　武宗皇帝疾篤遷便殿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密侍其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為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對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以懇許之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脉尚溫而腸已絕及上崩將徙其柩舉之愈重議者曰非俟才人乎爰命其櫬櫬及至乃舉嗟夫人以誠死上以誠明雖古之義激無以過也進士高璩登第年宴傳於禁伶明年秋貢士文多以為之目大中三年遇高於

由拳。哀詰於余。即為興歎。詩曰。偶因歌態詠嬌嚬。傳唱宮中十二春。却為一聲何滿子。下泉須弔舊才人。一云偶因清唱奏歌嚬。選入宮中十二春。絕後一聲何滿子。九泉須弔孟才人

美人

沿革　漢書。漢興因秦之稱號。正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之號焉。至武帝各有爵位。美人視二千石　又王莽傳莽進所徵天下淑女備和嬪美御美人二十七。視大夫。東漢書。是歲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備內職焉。光武中興。置美人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　魏志。漢制內官十有四等。魏因漢法。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美人。暨太和中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美人視二千石　宋書。晉武帝採漢魏之制。置三夫人。其餘有美人。爵視千石。太宗以美人為散。使齊書六宮位號。漢魏以來因龍增置。世不同矣。建元元年。有司奏置美人。為散職。後魏書。高祖改定內官美人視三品　北史后妃傳序。隋煬帝時。美人才人一十五員。品正第四。是為世婦　唐會要。舊制美人九人。正四品。龍朔二年。置承門五人。正四品。以代美人　咸亨二年復舊　新唐書百官志。美人四人。掌率女官。脩祭祀賓客之事。宋會要。皇后之下有美人

事實　漢書。萬石君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女也。呂太后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廼使佯為有娠。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　孝成趙皇后弟絕幸為昭儀。謂成帝紿我言從中宮來。即從中宮。許美人兒從何生。許氏竟當復立耶。令許美人有子竟負若約。謂何。帝曰。約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無憂也　虞美人者。以良家子年十三選入掖庭　續漢志曰。美人父詩為郎中。詩父衡屯騎校尉。生女舞陽長公主。自漢興。母氏莫不尊寵。順帝既未加美人爵號。而沖帝早夭。大將軍梁冀秉政。忌惡佗族。故虞氏抑而不登。但稱大家而已。熹平四年。小黃門趙祐議郎卑整上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隆漢盛典。尊崇母氏。凡在外戚。莫不加寵。今沖帝母虞大家。誕生聖皇而未有稱號。夫臣子雖賤。尚有追贈之典。況母兒在。不蒙崇顯之次。無以述遵先世垂示後世也。帝感其言。乃拜虞大家為憲陵貴人　王美人。趙國人也。

祖父苞五帝中郎將。美人豐姿色。聰敏有才明。能書會計　會計謂總會其數而筭之　以良家子應法相選入掖庭。美人有娠　左傳曰。邑姜方娠。杜預注曰。懷胎為娠。音之刃反。一音身　畏何皇后。乃服藥欲除之。而胎安不動。又數夢負日而行。四年生皇子協。后遂酖殺美人。帝大怒。欲廢后。諸宦官固請得止。董太后自養協。號曰董侯。帝愍協早失母。又思美人。作追德賦令儀頌。後帝求母王美人兄斌。斌將妻子詣長安。賜第宅田業。拜奉車都尉。興平元年。帝加元服。有司奏立長秋宮。詔曰。朕稟受不弘。遭值禍亂。未能紹先。以光故典。皇母前薨。未卜宅兆。禮章有闕。中心如結。三歲之感。蓋不言吉。且須其後。於是有司乃奏追尊王美人為靈懷皇后。改葬文昭陵。儀比敬恭二陵　見靈思何皇后紀　王子年拾遺記。魏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父名鄴。為酇鄉亭長。母陳氏。隨鄴舍於亭傍。居生窮賤。至夜每聚隣婦夜績。以麻蒿自照。靈芸年至十五。容貌絕世。隣中少年夜來竊窺。終不得見。咸熙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以千金寶賂聘之。既得。乃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欷累日。淚下霑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則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以文車十乘迎之。車皆鏤金為輪輞。丹畫其轂。軛前有雜寶為龍鳳。銜百子鈴。鏘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香。此石重疊。狀如雲母。其光氣辟惡厲之疾。此香腹題國所進也。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為塵宵。又築土為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又於大道之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此七字是妖辭也。為銅表誌里數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置臺下。則火在土下之義。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土上出金。是魏滅而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為行雲。暮為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入宮後居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勝。況乎龍鸞之重。乃止不進。夜來妙於針功。雖處於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為針神也　續後漢書。孫和何姬傳。孫皓以張布女為美人。有寵。皓問曰。汝父安在。曰賊已殺之。皓大怒。棒殺之。後思其顏色。刻木作美人。恒置坐側。錦繡為花谷。齊東昏侯有美人潘妃。名玉奴。東昏鑿金為蓮花

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蓮花。南史王茂傳云：齊亡，王茂請妻之，王奴守節而死。故東坡詩云：月地雲階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唐會要王珪傳：太宗嘗閒居，與珪宴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之姬，瑗敗，籍沒入宮。太宗指示之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此婦人為是耶？為非耶？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於管子曰：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竊以聖心為是之。陛下若以為非，此謂知惡而不去也。太宗雖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新唐書宣宗元昭鼂皇后傳：后少入邸，最見寵答。及宣宗即位，以為美人。　懿宗淑妃郭氏傳：妃幼入鄆王邸，宣宗在位，春秋高，惡人言立太子事，以嫡長居外宮，心常憂惴，妃護侍左右，慰安起居，終得無恙。及即位，以妃為美人。　崔胤傳：天復後，宦官尤屈事胤，事無不咨，每議政禁中，至繼以燭，請盡誅中官，以宮人掌內司事。韓全誨等密知之，共於帝前求哀，乃詔胤後當密封，無口陳。中官益恐，欲得其謀，乃求知書美人宗柔等內左右，以刺陰事，胤計稍露，宦者或相泣，無慘

不自安，劫幸之謀，國矣。宋會要：吳美人，太宗右屯衛將軍延保之女，太平興國四年二月入宮，五年為美人。　臧美人，江南李煜宮人，煜卒，入宮中，太平興國八年九月，自御侍為縣君，端拱二年四月為美人。　曹美人，樞密院使檢校太師兼侍中贈魯王彬之女，大中祥符中為美人。　陳美人，初事藩邸為司衣，至道二年卒於東宮，葬沙臺寺。咸平三年十月改葬，贈安院追號美人。　徐美人，大中祥符元年，自蘭陵郡夫人知尚書內省事，時被疾，帝以其在禁中，及其未亟，進封滕國夫人。尋卒。明道二年十二月贈才人，慶曆四年贈美人。　方美人，初封新安郡君，天禧二年九月為美人。　王美人，初封金城郡君，天禧二年九月進為美人。　俞美人，仁宗景祐五年三月，自御侍延安郡君為才人，九月進美人。　尚美人，仁宗嘉祐四年六月，自御侍安定郡君為美人。朝野遺事：仁宗後宮余尚二美人爭寵相詈，上聞，親往和解之，忿恚至觸玉體，上不懌，歸卧寢閣，命皇后治之。后慈聖光獻也，再三懇請，且曰：二人者，體御至尊，他日思之，勿歸咎于妾。上意不回，后命左璫監兒於廣福禁院，以賜死聞，上笑而起，終身不問。豫章王云：九朝紀事本末：美人尚氏、楊氏爭寵。　明道二年十二月，美人尚氏、楊氏驟有寵，尚氏嘗於上前出不遜語，侵皇后，郭氏后不勝忿，起批其頰，誤查上頸，后以是坐廢。景祐元年四月丁酉，殿中侍御史龐籍為開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內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下府者，帝為杖內侍，切責美人，詔有司自今宮人傳命，毋得輒受。庚子，美人尚氏父繼斌為右侍禁，從父繼因、繼能並為右班殿直。（據實錄明道元年五月乙未，以後宮尚氏父廷福為國子助教。今尚氏父又名繼斌，不知何故。本傳亦云繼斌，無所謂廷福者，豈廷福別一尚氏父耶？當考。）八月壬申，詔淨妃郭氏出居于外，美人尚氏為道士，居洞真宮，楊氏別宅安置。曩者母后臨朝，臣僚戚屬多進女口入內，今悉遣還其家。長秋之位不可久虛，當求德門以正內治。郭后既廢，尚氏美人益有寵，每夕侍上寢，上體為之弊，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皆歸罪二美人。楊太后亟以為言，上未能去。入內都都知閻文應早暮侍上，言之不已，上不勝其煩，乃頷之。文應即命氈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詞說云云，不肯行，文應搏其頰罵曰：宮婢尚何言。驅使登車。翌日，降是詔。初，蔡齊力爭削遺誥中太后參決軍國大事之語，呂夷簡歎曰：蔡中丞不知吾豈樂為此哉，上方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者爾。及二美人爭寵恣橫，卒賴太后排遣之，或謂夷簡意實在此。然議者以為人主既壯，而母后聽政，自非國家令典，雖或能整齊宮

中，而垂簾之後，外戚用事，亦何所不至。齊之力爭，不為失也。逐二美人，據（記聞，呂夷簡諭蔡齊，擬龍川別志）中。戊戌，降六宅使從演為六宅副使，東八作副使，從湜為內殿承制，仍絕朝謁。母莒國夫人和氏坐不能訓導，自今毋得入內。右侍禁尚繼斌、左班殿直尚繼恩、繼能並除名。從演嘗以婢遺尚美人，從湜受美人所寄金，又為訪求其母，故皆責之。丙子，編管繼斌於鄧州，繼恩湖州，繼能滁州，從湜、從演皆德芳孫也。逾年，乃復從湜、從演官，仍許朝謁。壬午，降皇城使英州刺史王懷節為左驍騎上將軍，坐令弟懷德婦持貨私遺尚美人求管軍，上以其父繼忠嘗陷契丹，不欲重貶之。戊申，詔入內內侍省，以所估尚氏等位金帛二十餘萬賜三司給軍費。十月癸酉，美人楊氏聽入道，賜名宗妙，居安和院。皇祐二年七月丁亥，贈美人尚氏為充儀。是月，美人楊氏為婕妤。景祐初，聽入道，居瑤華宮，至是復位號。　又慶曆八年閏正月辛酉夕，崇政殿親從官為變，他日上語輔臣，以宮庭之變，美人張氏有扈蹕功，樞密使夏竦即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為，翰林學士張方平見陳執中，言：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美人，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聳然，從方平言而罷。（張氏此時未嘗有

妃嬪諸人附傳皆云貴妃既也三槐王氏雜録仁宗一日召致仕晁迥對
延和殿上問洪範雨賜之數迥對曰比年災變仍發此天所以左右王者
願陛下脩飾五事以當天心庶幾轉禍為福上感悟出所幸嬖尚美人等
又籍其位金帛二十餘萬賜三司贍軍費宋會要熙寧九年十一月詔貴
國大長公主養母仁宗後宮延安郡君張氏可特進美人　連美人初封
馮翊郡君元豐二年二月贈美人　林美人初為御侍元豐五年八月封
永嘉郡君六年十月為美人　武美人初為御侍元豐五年八月進才人
八年四月進美人　勾美人初封仁壽郡君元豐八年四月為才人元符
三年正月進美人　鮑美人初封永嘉郡君元豐八年四月為才人元符
三年正月進美人　楊美人初封原武郡君元豐八年四月為才人元符
三年正月進美人　張美人初封安定郡君元豐八年四月為才人元符
三年正月進美人　錢美人初封廣平郡君元豐八年四月進美人出居
瑤華宮入道賜名格非元符元年十月卒建中靖國元年正月追復美人
朱美人初封南陽郡君元祐七年三月卒贈美人　王美人初封壽昌郡
君建中靖國元年十月進美人　張美人初為御侍崇寧元年正月封文
安郡君三年十一月進美人　王美人崇寧三年九月封平昌郡君四年

閏二月進才人三月進美人　蔡美人初為御侍崇寧元年正月進才人
大觀二年二月進美人　魏美人初為御侍崇寧元年正月封安定郡君
大觀元年五月進才人二年二月進美人　王美人大觀元年閏十月封
平昌郡君二年正月進才人二月進美人　高美人初為御侍崇寧元年
正月封信安郡君大觀二年二月進才人政和二年十月卒贈美人　胡
美人初為御侍崇寧元年正月進才人大觀二年二月進美人　韓美人
初為御侍元符二年閏九月封仁壽郡君十一月進才人大觀二年二月
進美人　朱美人崇寧三年九月封永嘉郡君大觀二年二月進才人五
年八月進美人　楊美人崇寧元年二月封永嘉郡君三年九月進才人
大觀二年三月進美人　陳美人大觀元年五月封仁壽郡君八月進才
人三年二月進美人　崔美人初為御侍大觀三年正月封平昌郡君十
月進才人四年十一月進美人　韓美人政和二年五月封壽昌郡君十
月進美人　劉美人宣和二年五月封美人　馮美人紹興十六年五月
詔與籍馮氏進封美人朝野雜記紹興中又有馮美人韓吳二才人皆寵
幸後皆廢其氏名玉奴中宮近戚也三十二年夏復故封淳熙末又有李
王二才人俱明艷高宗愛之及上賓憑聖每見之常感愴　孝宗聞特許

自便蓋非常制云宋鄒道鄉先生集才人鄭氏特封美人制　天下之本
在國國之本在家二帝三王之來未有家齊而天下不治者也朕率是道
以臨萬邦厥有衆隆必先內德其氏祇事左右秉心肅恭動能畏於箴規
居弗形於私謁慶襲後宮之盛肇開元女之祥懿範聿昭淑聲益茂宜豐
美號以示隆恩惟克謹於初終乃永綏於福祿愈其思稱助我化風詩應
龍東潤集閻氏封美人制　聲藉以朝方正小君之位王言如綍復加渙
號之榮宜春郡夫人閻氏夙夜在公柔嘉維則躬全四德既有婉而有愉
序列九嬪每必敬而必戒肆封沐邑曾不踰時載嘉款事之勤申錫美名
之寵其祇新渥益懋芳猷歐陽公集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匹染院工匠當此大
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
憂國以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為然外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又
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為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
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
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
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

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聞張氏本良
家子昨自脩娥退為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
今一旦宮中取索頗多恩澤日廣漸為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知
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
驕盈臣料八千匹綾羅豈是（一作必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
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為衆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
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
拜又聞別有內降應是殊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
亦不可太過其他殊遠皆可裁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殊遠親戚各皆
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為開人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為張氏計
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為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
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為裁損進止

御人

經子法語國語御人婦人西漢書王莽傳進所徵天下淑女備和嬪美御御人八十一視元士

和人

西漢書王莽傳莽進所徵天下淑女備和嬪美御和人三位視公

嬪人 西漢書王莽傳莽進所徵天下淑女備和嬪美御嬪人九視卿上官后傳內與父諸嬪人侍御皆亂師古曰嬪人謂妻也侍御則妾婢矣

良人 西漢會要良人視八百石此左庶長

刀人 北史后妃傳序隋煬帝時有承刀人皆趍侍左右並無員數視六品以下

令人 詩凱風篇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注令善也 拼風山堂考索宋制凡命婦其夫官自左散騎常侍權六曹尚書御史中丞開封府尹六曹侍郎樞密直學士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敷文等閣直學士宣奉正奉正議通奉通議大夫左右驍衛以下諸衛上將軍殿前都指揮使承宣使太中大夫觀察使入內侍省內侍省都知帶遥郡團練使以上政和殿中大司晟太中大夫以上其母妻並封令人孫逢吉集明堂恩恭人李氏封令人 勅朕誦二南之詩至於流荇釆繁相與共祭自天子達官內助也故詩人誦之仲尼定為篇首其意深矣具官某妻具位某氏以賢夫子為吾從班肆予初禋執事有恪以朕之獲助於長秋則爾亦可以膺修內職之賞矣晉封美號庸示寵光雖曰舊章實應經誼可張紫微先生集朝散郎充徽猷閣待制潘良貴故母施氏可特贈令人 勅崩澤之行既追褒於禰室若其內饋或遺則何以慰人子之心哉具官某母某氏柔德懿範雖不著聞有子而貴遂從其秩亦可知其積累有所自矣稱謂甚隆尚能顧享可 徽猷閣待制云云曾統故妻張氏可特贈令人 勅朕穆卜李秋大稱禋禮發明號擁神休以與海內同函蒙之福顧吾甘泉之舊夙資內助之勤可無追榮以慰幽穸具官某故妻某氏行不越於閫彝德足書於圖史早以令善歸逢其良極勤勞於室家每同甘苦殆良人之通顯已隔存亡用霈恩章增其稱謂納書以遂尚克歆承可 徽猷閣待制董弁故妻李氏可贈令人 勅朕惟人臣之於室家生則共其甘苦沒欲致其哀榮貴賤一也崩澤之行顧可忘襃賁之典哉具官某故妻某氏秉德令柔凝姿婉嫕操行甚美夙有宜家之稱賦命不融中乖偕老之約增寵號名之美以為闈閫之光尚其有知歆承嘉命可 徽猷閣待制云云程瑀妻沈氏可特封令人 勅朕惟侍從之臣入則謦論思之益出則寄藩宣之重顧其德義之美繫有內饋之助焉可無襃崇以風德化具官

某妻某氏柔仁端靖孝愛慈祥為女而教不煩為婦而家以人四德兼備宜膺令名封茲崩澤之行可無賁飾之典欽承榮命無忘相成可 試中書舍人王鈇故母云云余氏可特封太令人 勅升侑合宮謂其撰親而先帝錫福群下故將自葉以流根惟予侍臣既襃禰廟詎其詩母可後疏恩具官某母某氏如山如河有容潤之德其華其實燕室家之宜為婦而恭為妻而義恪修祭祀輯睦閨門躬勤瘁於早年享光榮之後福以子而貴顯膺名稱之崇俾壽而昌佇啓脂澤之奉欽予明命益介爾祺可 故妻云云余氏可特贈令人 勅承天地之福蒙祖宗之休不敢專饗而獨美既以推之天下徧於群物矣從欲德施之廣寧有存沒之間具官某故妻某氏幼服訓戒以自約飭及事君子率禮無違雖秉德甚賢當膺服飾之盛而賦命勿永不及光榮之日宜賜恤典增寵號名尚服明恩以綏厚夜可 妻云云余氏可特封令人 勅朕廣大建祀並侑祖宗承神至尊罔弗祇若克綏厥福均被通邇既先侍從之臣亦逮室家之壺具官某妻某氏婉姿婉約秉德柔嘉如桃夭之宜室家躬釆蘋以承祭祀穆然閨則足稱婦師靜女其姝宜載彤管之盛君子偕老允膺稱謂之隆佇闓湯沐之封以耀笄珈之德欽承恩命祚嗣其昌可 權尚書禮部侍郎鄭剛中故母盛氏可特贈令人 勅婦有三從之義服飾則繫其夫國家廣教孝之風品秩或視其子屬者大事蒞考均釐萬官宜霈湛恩用襃泉壤具官某母某氏少有賢行嬪於德門奉事良人則甘乎牛衣之質逮撫幼孤則覲於織屨自給雖隱約之備至終操行之不移卒成其兒以需自顯千鍾不洎雖深風木之悲四德無虧終被恤章之報尚其精識永亢而宗可 妻云云石氏可特封令人 勅朕篤報本之誠既承神於勝鬯廣敷錫之義遂浸福於黎元顧吾侍從腹心之臣實有室家左右之助可無襃寵以逮其私具官某妻某氏秉德幽閒凝姿婉孌既笄而承父母能盡於女工執饋以事尊章遂成於婦順其錫贊書之茂俾增稱謂之隆象服是宜方膺於來寵君子偕老無怠於相成可 朱洪文安公集左朝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台州凌哲所生母安人唐氏贈令人制 朕以犧牲珪幣對越天地而推其福於中外為人子者舉得光榮其親所以廣孝治也某氏慈祥莊靜克循箴規餘慶所鍾是生賢息簪筆持橐致位顯融蔚兹沛恩可忘鄉與魂兮不昧服此令名 龍圖閣待制王剛中母吳氏贈令人制 朕惟人子之於親其顯揚之孝未嘗一日忘也故因郊霈章及諸臣之女封吾侍從者哉某氏懿恭淑慎來嬪德門積善蘊仁蔚為婦式流澤蕃衍在

其後人是生名臣朕我全蜀屬時元祀優錫令名尚或有知來歆異數
權尚書吏部侍郎周綰前妻恭人李氏贈令人制　夫尊於朝妻貴於室
古之誼也今吾左右之臣服在禁路而其配不與焉則追榮之典所不可
後某氏言容功德夙蹈箴規主饋宜家婦道克著賦命之嗇不偕顯融屬
此均釐惟昇矜爾其祇渙爵以從姑於九原　妻恭人李氏封令人制
朕既克修元祀裒致純嘏數錫於下以均四海之懽則予法從之臣可無
裒律以貴其室家哉某氏夙有容儀來歸吉士珩璜之規毋斁蘋蘩之事
惟勤迨茲慶成錫以恩渥勉循柔範服此令名　權尚書禮部侍郎孫道
夫母安人侯氏贈令人制　朕恭即國南肅飈神燎蕃釐所被沖漠弗遺
矧惟禁路之良可後妣宮之貴某氏夙有馴行來歸德門遵圖史以克勤
睦宗姻而無間是生哲嗣作我名臣屬茲禋典之成申以慈書之渥靈其
不昧尚克享之　妻安人趙氏封令人制　朕蔵事崇丘告虔有昊荷天
儀之昭荅沛雲施以流行眷言法從之賢宜被閨門之寵某氏甚德而度
參和為仁共蘋蘩蕰藻之羞閑織紝組紃之事傳中郎之業多讀父書侍
太史之祠今從夫貴茲誕敷於恩術亟申錫於褒章祇服令名益恒柔履
給事中楊樁妻安人宋氏贈令人制　朕廣孝以治天下故因郊霈覃及

諸臣之母矧吾左右從官者哉某氏淑慎提身沖和宅志柔儀全於四德
慈訓見於三遷若時禁聯乃爾哲嗣肅雍顯相迄禋典之消成聖善令人
盼泥書而甚寵魂兮不昧饗留其承　妻安人孫氏贈令人制　夫尊於
朝妻貴於室古之誼也今吾侍從近臣光耀休寵而其配弗與焉則追褒
之典所不可後某氏柔嘉宅志靚靜處躬克兼四德之賢勤謹七篇之戒
慨舜華之早謝不及偕榮想蘋采之流芳豈無遺恨茲緣嚴祀加賁慈章
其祇服於令名以增輝於幽穸　權尚書刑部侍郎楊揆妻宜人陳氏封
令人制　警戒相成之道婦人所以相其君子也今吾侍從近臣夙夜匪
懈亦賴有內助焉方元祀消成神祇響荅其可無褒優之澤哉某氏馴行
懿德作配名家動容周旋躬有法度閨內之治人皆曰賢婦爵從夫高下
視等益隆柔履服此令名李壁鴈湖集　不擅所生母贈令人制　子則已
出而女君在焉子雖貴生既不敢匹重於嫡矣儻沒又不致號稱以表之
則無乃虧孝子之望乎朕所以郊而澤及於人之先者以此爾服畢執煩
鞠有令器並帥衛府陰教所就嗟爾去世年不逮養肆因均胙申錫閨章
推存知亡寧不爽懌至及命數服而于官爾如慶長追寵來文　不擅故
妻贈令人制　朕有大事于郊廟而敘惠下逮煇翟矧吾公族內朝之臣

膳禮所厚苟可隱卹爾私者豈頗使之有遺爾履度輯柔上下雍睦雖降
命不淑莫偕君子以終老而值國多慶猶依夫爵而加贈綸章詔襃致副
于幽存沒併榮尚懷恩體洪适盤洲集　權洮州趙令結妻包氏封令人制
爾夫身留異域而王師薄于城下爾能率軍民望風歸義忠壯如是安史
所無宜錫令名以開脂
澤使妻男子知所媿焉

淑人

宋官制舊典政和初詔命婦視夫諸閣學士以上封淑人　國朝諸司職掌凡文官正從三品祖母母妻各封贈淑人宋洪文安

公集左中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泉州辛次膺母太碩人王氏封太淑
人制　朕以聖母膺八帙之慶故推隆施以幸天下凡有籍于朝者舉得
顯揚其親矧吾侍從之老哉某氏蚤以令儀嬪于華族綏之以恭儉緯之
以慈祥生此英髦有聲盛世屬時異渥寵進嘉稱豈特伸朝廷之恩所以
慰閨門之孝　吳挺妻宜人李氏封淑人制　朕褒表群臣禮既異數故
婦人制爵有不繫其夫而貴者以爾靜專柔嫕嬪我世臣萬里于行勤於
內助朕既擢挺以橫班之峻可無恩渥以為爾寵進升淑號賁亞小君往
茂承之益隆懿範張廣東窻集　右通直郎監登聞鼓院吳獵母彭氏特封

淑人　勅昔爾父以清忠直節稱重一時士固願出其門而爾夫又以文
學議論位至從班爾為命婦舊矣不因子而貴也今爾子繼仕於王朝請
以一官易淑人之號以加汝式格令所在朕豈得而私哉然於人子顯親
之義式略格令而從之蓋以廣孝也爾其以所聞於父夫者詔其子使知
所以事君則爾於榮名將有繼焉　皇后姑吳氏姨畢氏並封恭人姊吳
氏二人妹吳氏二人並封淑人　勅具官某氏等禮隆宮掖澤被私門爾
以懿親宜同其慶峻頒封號用侈國恩陳止齋集中書舍人樓鑰母太碩
人汪氏遇慶典恩特封太淑人　勅朕觀魯詩誦僖公之有道及其壽母
於以知吾卿大夫之賢其母氏不可以無報禮也具官某母具位汪氏克
相君子為名大夫是生賢嗣世濟其美以鑰之議論風操遇魯侯遠甚則
爾母視魯夫人賢何如也爵雖從其夫而善祥集於晚年教行於子而令
譽聞於斯世逮茲邦慶洊錫賛書抑與魯人請命于周而後作頌者異矣
尚服寵光以
綏壽祉可

恭人

山堂考索宋制凡命婦其夫官自太子賓客詹事給事中中書舍人殿前副都指揮使左右諫議大夫權六曹侍郎樞密都承

貢保和殿侍制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敷文閣待制太常宗正卿祕書監中大夫七寺卿中奉中散大夫防禦團練使左右金吾以下諸衛大將軍入內內侍省副都押班帶遙郡團練使以上政和大司樂殿中少監中散大夫以上其母妻並封恭人經世大典正從六品母妻並封恭人　國朝諸司職掌凡文官正從四品母妻各封贈恭人宋洪文安公集左宣教郎試起居舍人張孝祥母孺人時氏封恭人制張孝祥嗣子母時氏以視父官方封孺人欲望特賜敷奏許依孝祥官秩引用今來恩詔加封奉聖旨特依所乞朕以聖母膺無疆之壽故推慶施以幸天下凡有籍於朝者舉得以寵綏其父母矧吾左右之臣於親獨不然哉爾粹質柔規光于閨內維時令子實代予言屬此肥恩可忘錫類越封三級雁限彝章益懋溫恭以祇嘉號張廣東憲集中亮大夫康州防禦使程俊母邵氏特封恭人制　勑朕展采神祇均釐臣庶惟事君既盡其節則渙寵斯及其親具官母某氏禮法奉身柔嘉作則積善之慶有息而賢比乘隔於封陲益備嘗於險阻豈其忠義之感遂致母子如初屬熙事之告成宜湛恩之下逮申錫懿號增賁私庭服我寵榮益綏壽祉汪藻浮溪集宣和皇后姪女母吳氏封恭人制　朕感頴谷封人之言於母黨之親未嘗不致意也以爾常事外家實生息女宜加封號以示異恩尚保厥休無忘所自劉後村集周漢國公主府從人葉氏封恭人制　古之稱女婦之賢者必歸功於保姆爾執事貴主左右昔見其衣裼今見其藥館可以言勞舊矣其錫溫恭之號俾霑優渥之恩可

安人

山堂考索宋制命婦其夫子官自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尚書左右司郎中右文殿脩撰國子司業少府將作軍器監都水使者太子少詹事左右諭德入內內侍省副都知押班樞密承旨副都承旨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尚書左右司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祕閣脩撰開封少尹尚書六曹郎中開封府判官推官直龍圖閣朝請朝散朝奉大夫官客省四方館閤門公事武功至武翼大夫帶遙郡刺史武功至武翼大夫政和辟雍司業知引進司公事朝奉郎以上母妻並封安人百川學海學齋佔畢政和初定命婦八階孺人次以室人從改為安人亦見於大詔令今職源等書亦不載也　國朝諸司職掌凡文官正從六品母妻各封贈安人李壁鴈湖集希悅妻葉氏希閔妻章氏並特封安人制　朕祇見昊穹均頒黍澤矧以宗盟之屬在其閨閫之賢國有彝章宜加再命爾流芳淵藻作配　華宗每殫內助之勞克楨友于之美各從夫爵進秩一階尚體國恩益隆婦順陳止齋集皇城司李孝友女孺人李氏特封安人　勑具位某氏朕惟古后妃有求賢審官之志而不私謁而人主則特隆於肺附之親夫惟后妃循避人主循恩斯可觀已日者吾后省家廟爾以猶子實來相禮朕嘉與之用益汝封尚服寵榮以無違我齊家之化可周益公大全集知海州魏勝中前病篤其妻于氏割股與食遂得安愈特封安人制十年三月七日　勑某氏昔辟司徒之妻以有禮封于石窌今勝守吾邊壘正辟司徒之職也爾能不愛尺寸之膚愈勝夷傷之疾非特有禮而已表而出之進聯命婦視古列女其庶幾乎可劉後村集僉書樞密院事楊棟乞以特轉一官回贈故姊楊氏宜贈安人制　士大夫貤恩於父母若王父母若昆弟則有之矣回貤女兄自吾樞臣始爾生靖恭揚之裔娩曲江張之孫賢而不壽宰木已拱而樞臣尚右之感如新豈非疇昔女嬃之戒靈均道韞之勉幼度者不止於怡愉而已有切偲之益焉其加婦爵以昭友恭之誼可衛後樂先生集宇文虛中女趙怙妻宇文氏贈安人　爾父以忠徇國阸於當路沉羅異域之禍朕固褒表之矣爾夫緣坐尤非其罪慨念百年之久甫還七品之階追畀命封通從夫爵靈兮不昧歆我邺章可

宜人

山堂考索宋制凡命婦其夫官自通侍大夫馬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步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國子祭酒太常宗正少卿祕書監侍正宣正履正叶忠中侍中亮大夫太子左右庶子中衛翊衛親衛拱衛左武右武大夫諸州刺史駙馬都尉集英殿脩撰七寺少卿朝議奉議大夫入內內侍省都知武功至武翼大夫帶遙郡團練使宣政使政和典樂朝奉大夫以上其母妻並封宜人經世大典元命婦夫官正從七品者並封贈宜人　國朝諸司職掌凡文武正從五品母妻各封贈宜人宋范石湖大全集瓊州山寨首領黃氏可宜人　瓊管守臣言汝以徒婦自將群盜帖息旌以褒律嗣其母封弗懈益虔墻殖後福劉後村集宣教郎直祕閣通判臨安府賈蕃世妻趙氏封宜人制　爾侍曾祖姑兩國燕禁中溫恭肅敬蓋相門之賢婦亦貴家之內則也其錫新封以昭異數可

碩人

敬齋古今黈白華篇嘯歌傷懷念彼碩人維彼碩人實勞我心正指申后為碩人如碩人其頎衣錦絅衣皆指美者而言理明白而辭婉順無一毫可疑而說者乃以為褒姒妖大之人一何所見之偏耶宋官制舊典政和初詔命婦視夫大夫以上封碩人王東牟先生集王㬇故妻令

人趙氏贈碩人　勑具官某故妻某氏夢蘭協吉載崔有光以鳲鳩之德而居鵲巢以采蘋之誠而爲行潦爰嘉有禮乃命疏封益修中饋之儀助成分閫之略永祇命服勿替訓詞可張紫微先生集武功大夫解忠故母薛氏可特贈碩人　勑廟澤之行既追襃於禰室若其内饋或遺則何以慰人子念母之心我具官某故母某氏柔順輯其閨門淑慎脩其婦道有子而貴遂從其秩稱謂甚隆尚能顧享可　故妻云云房氏可特贈碩人　勑朕惟人臣之於室家生則共其甘苦沒則致其哀榮廟澤之行豈可忘追貴之典我具官某故妻某氏稟姿柔令賦命不融兹錫贊書俾膺稱謂知氣如在尚克能歆可　妻云云孟氏可特封碩人　勑朕襃寵之典務極優隆廟澤既行下逮家室具官某妻某氏稟資柔令既逢其良遂階光榮存膺封號益加美稱以示恩光其相爾夫共圖報塞可　保慶軍承宣使云云士套故妻郭氏可特贈碩人　勑朕惟人臣之於室家生則共其甘苦沒則致其哀榮况吾磐維之親豈無伉儷之念廟澤之施追貴可遺具官某故妻某氏山河之德稱其象服柔正之行克相夫子宜加恩典增美號名精識不渝尚知歆享可　故妻郭氏可特贈碩人　勑上詞同具官某故妻鄭氏秉德幽閑凝資婉孌既笄而承父母能盡於女工執饋以

事尊章遂成於婦順其錫贊書之茂俾增稱謂之隆尚其有知歆承襃恤可　故妻鄭氏可特贈碩人　勑上詞同行不越於閫彝德足書於圖史早以令善歸于宗又克躬蘋藻以承祭祀宜加恤典以示襃榮增賁嘉名以光廟室惟其知氣尚或能歆可　徽猷閣直學士云云向子諲弟右朝散郎子諛故母李氏欲特贈碩人　勑朕惟惠澤之行下逮於臣工追襃之文既加於禰室豈其内助不與湛恩如是則何以慰人子念母之心彰婦人從夫之義乎具官某母某氏柔儀婉孌令德幽閑躬采蘋法度之防致鵲巢積累之盛併襲餘慶以啓後人懋册之行益隆稱號光塵如在歆我恩榮　洪州觀察使呼延通母云云劉氏可特贈太碩人　勑廟澤之行既追襃其禰室若其内饋或遺則何以慰人子念母之心我具官某母某氏柔德懿行雖不著聞有子而貴遂從其秩亦可知其積累所自矣稱謂甚隆尚能顧享可　妻宋氏可特封碩人　勑朝廷襃崇之典下逮室家豈無意乎蓋將責其内饋之助相戒以圖報焉具官某妻某氏稟資柔令歸逢其良遂階光顯存膺封號每加益隆其相爾夫仰酬恩禮可　和州觀察使云王勝故母云周氏可特贈碩人　勑廟澤之行既追襃於禰室若其内饋或遺則何慰人子之念我具官某故母某氏柔德懿範雖不

著聞有子而貴遂從其秩亦可知其積累所自矣稱謂甚隆尚能顧享可　繼母云云牛氏可特封太碩人　勑升侑合宮錫福群下願其壽母可後疏恩具官某繼母某氏爲婦而恭爲妻而義爰以子貴顯膺襃榮俾壽而昌益介厥福可　故妻云云楊氏可特贈碩人　勑朕惟人臣之於室家生則共享甘苦沒則致其哀榮貴賤一也廟澤之行顧可亡襃貴之典我具官某故妻某氏稟姿柔令賦命不融兹因廟澤俾增稱謂惟其知氣尚克能歆可　故妻張氏可特贈碩人　勑上詞同具官某故妻某氏秉德柔嘉凝姿婉約逮良人之通顯既已隔於存亡攄以恩章尚知歆服可　試御史中丞何鑄故母云吳氏可特封太碩人　朕肅祇舊典稱秩明禋神靈宴娭祝嘏並告幸大事之獲考豈豐福之敢專顧通籍衆臣咸被揚親之寵矧甘泉法從可稽壽母之襃具官某母某氏生於大家來嬪令族山河象德圖史褆身事夫以恭夙有如賓之譽生子而令咸多稱願之言遂以才賢爲吾執法合宮大享實預侍祠顧駿戲之無譁繫糾繩之是賴用頒書命以慰親慈名稱益隆不愧武昌之號膳澤有秦佇聞石窌之封祇服恩榮益綏祉福　妻云云張氏可特封碩人　朕御彤管之詩而歎婦德之賢覽采蘩之什而知保家之助屬者消成盛禮大賚四方錫福均

釐既以盡襃揚之典自外及内顧可遺家室之私具官某妻某氏舉饗無違體柔而正山河象德具容潤之儀禮法無資金鍾郝之懿左右夫子俾益宏多輯寧親連門風載睦用錫號名之美以爲閨門之光宜爾家人嗣膺襃寵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云云張中孝妻甯氏可特封碩人　勑朝廷遇臣之章位高則寵渥人臣事上之禮恩厚則報豐今廟中之澤曲加於中閫恩則厚矣其所以輔相其夫以圖報乎者獨無望於爾乎具官某妻某氏秉資令柔歸於良與從夫之爵稱號益隆惟使爾夫於所以事國者無愧則爾益榮矣尚勉之哉可洪文安公集顯謨閣直學士左太中大夫知紹興府王師心母碩人陳氏贈碩人制　累茵列鼎賢哲所以懷親褫印家章帝王所以廣孝某氏提身端淑秉德柔良戢懿躅以肥家積陰功而燕後遺此三遷之教生吾兩禁之英維彼碩人已垂聲於大碁必有餘慶方錫羨於高門兹留嚴禋載申前命尚冥幽之不昧或肸享以來歆　兵部侍郎周麟之母孺人楚氏贈碩人制　風木之感賢人所以懷親蓼蕭之恩王者所以廣孝肆衷神貺追賁褫章某氏出自高門來嬪望族柔嘉閑於保訓慈儉著於母儀蘊德居多發祥可必後世有纘方大啓於慶源碩人其頎今遂膺於新命尚惟彷彿服此寵靈　妻孺人胡氏封

碩人制　左右從臣秉德陪朕抑贊配有以輔佐如詩人所歌鵲巢之化小星之恵采蘋之循法度采蘩之奉祭祀以濟登玆則湯沐之封所不可從某氏篤生華閥有彤管之規作合良人著李蘭之行裏言無間中饋是勤迨消吉於豐禋亟申盼於褒綍益懋柔嘉之則以祇碩大之封　椎吏部尚書賈允中母令人王氏贈碩人制　風木之感賢人所以懷親焚蕭之恩王者所以廣孝某氏溫恭惟德淑慎其身事夫於隱約之時遺子皆清白之訓尚書八座雖不洎於重茵細札十行已屢頒於容綫玆緣元祀加賁褒儀其承碩大之稱以壯幽冥之觀　妻令人鄧氏贈碩人制　朕迎一陽之休嚴三歲之祀消成熙事覃及庶工眷言侍從之良宜有閨門之責某氏篤生貴閥夙著令儀贊蘋蘩柔潔之羞服珩璜妥佗之度君子偕老光榮沓隔於平生碩人其頎哀厚聊申於大暮芳魂不昧其克知歆

李壁鴈湖集皇叔祖奉國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不澗妻令人吳氏封碩人制　勑聖唯饗帝必隆數錫之恩教本宜家當懋褒榮之典矧予尊屬可後徽章某氏躬女士之賢服公宮之教來嬪惕兆鳳凰早詠於和鳴内助宣勞麟趾追推於信厚乃眷司宗之老夙登宥從之聯其在小君宜升命秩禮既成於肆祀澤何愛於疏封碩人衣錦之詩無忘倣法君子副笄之貴益迓寵光可

張廣東窻集皇后弟妻錢氏封碩人趙氏封恭人　勑某氏等禮隆宮掖澤被私門爾以懿親宜同其慶峻加封號用侈國恩

范石湖大全集和義郡夫人蔡氏可封碩人　朕欽時五福延及群生我澤如春罔不漸被篤近樂遠宜有異恩具官令儀靜婉素履芳裕慶鍾淑女克昌其門碩碩嘉名用作爾祉宜其象服以對龍光

鄭起潛立齋集皇祥容州觀察使希丞妻令人董氏特贈碩人制　夫尊於朝妻貴於室古之誼也矧予屬近行尊顯相禮祀消成錫祺可無褒優之澤以爲壼範之光乎具官某妻某氏生有淑質作配高門莫諧富貴之同永慨幽明之隔徽章未艾載加碩人之封懿德如存式表柔嘉之則靈而不昧尚克顧歆許

翰襄陵集管軍周寧母贈碩人制　昊天降祉率土蒙仁帝煇旁燭於海陬王澤下洞於泉壤某氏恪勤厲節克相其夫寵獎繁榮是維有子紆訓詞於申錫昭祀事而熈成慶幾有知尚克來享可　工部侍郎柳庭俊妻封碩人制　在昔周召實分陝郊正自家人輔成王化眷朕邇聯之室宜多可列之賢乃屬明禋成錫嘉祉某氏不遺于則有相其良與分邦家之光以懋閨門之秀著其碩德比于莊姜永念何儕益稱斯寵可

洪适盤洲集兵部尚書沈介故母莫氏贈碩人制　人子有吹棘之難創鉅痛深頃步不忘哀感惟金革之事起之于服含則先王許其變禮蓋移孝爲忠不以家事辭王事也某氏四德兼全六媚所則相其夫猶樂羊之室仁其子得鳲鳩之風玆因邊鄙之虞奪爾就養之嗣郊丘有需少褰沈憂肯徹不遐知有卹册　又所生母阮氏贈碩人制　漢文帝以黃龍見成紀始下詔議郊祀禮官曰古者天子夏親祀上帝於郊遂以四月幸雍祠五畤今朕以邊事展期蓋亦有合於古也某氏其性婉淑其儀莊靚適生令子爲時顯人入從出藩以盡立身之美冬溫夏凊莫酬養志之誠式慰孝思用推慈典母慈如在尚克享之

孺人

禮記曲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注孺之言屬也　山堂考索宋制凡命婦其夫子官至直天章閣殿中侍御史左右司諫正言待寶郎正侍宣正履正叶忠中侍中亮中衛翊衛親衛拱衛左右武郎樞密副承旨尚書六曹員外郎閤管客省四方館閤門公事樞密院諸房副承旨直寶文閣開封府司錄參軍事朝請朝散朝奉郎少府將作軍器少監監察御史和安成和成安成全平和保安大夫諸衛將軍著作郎武功至武翼郎政和參書引進司公事殿中丞通直郎以上其母妻並封孺人　國朝諸司職掌凡文官正從七品母妻各封贈孺人

宋蔡宗禮北海集奉國軍奉忠翊鳴鸛巡檢陳中母郭氏年九十二可特封孺人制　勑具官某母郭氏王者貴老爲其近於親也自兩宮北狩長慈顏溫凊之奉朝夕思望不勝陟屺之情而中外有母壽將百齡就養在官朕如其剌朕甚榮之屬以郊恩錫玆嘉號用爲汝寵以介壽祺可

洪文安公集左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王綸親妹龐氏封孺人制　左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王綸劄子伏覩近降詔書皇太后聖壽八十當與普天同慶應京官選人幷使臣父母年八十以上特與官封給有母同安郡夫人親妹龐氏見年八十三歲本家與夫家皆係仕族欲望許依令來詔書特與封號正月十三日奉聖旨依　朕以聖母膺無疆之壽故推慶澤以龍天下之老爾年未盈九十非詔所從而吾樞臣以從母爲請爾何愛一命不以爲積善之報乎　右迪功郎葉義制母鄒氏年九十歲封太孺人制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古今之通誼也爾蘊仁積善克享耄齡有子在官茲逢大霈錫之初命貴以明綸宜徒爲閭里之光所以賁人倫之孝　右迪功郎湯思謙母劉氏封太孺人制　朕以太母膺八秩之慶故推隆施以賚錫類之仁爾善積厥躬耄期是享在官有子屬此曠恩往被徽章益綏壽祺　右奉議郎張堅所生母李氏封孺人制　凡有籍於朝者寵

榮其親得及庶母蓋原人情而為之節文堅以親在不可以申私恩而顧朏妻封以報顧復之德朕方以孝治天下其可無從乎　右文林郎安師道母張氏封太孺人制　朕以聖母膺無疆之壽故推恩霈覃及天下之老爾耄期康寧有子在列何惜一命不以慰其錫類之孝乎張廣東憲集左廸功郎孫朝隱母宋氏年九十一特封太孺人　勑具官某母某氏朕尊禮高年教民為孝爾為人母以壽得封錫命惟新用彰風化　保義郎呂定母吳氏年九十二特封太孺人　勑具官某母某氏朕推崇孝治養及期頤爾仕於朝而有壽母肆加封號風示萬方　開州文學李由直母任氏年九十六封太孺人　勑具官某母某氏爾者宗祀禮成霈澤四海期頤之人亦霑慶賚矧爾有子適於仕版錫以封號用昭恩榮　左奉議郎守秘書省著作郎王揚英祖母朱氏特贈孺人　勑國家封贈之典以爵為差雖吾侍從之臣恩不及於再世而爾孫以妻之封號請貤於汝豈常制哉朕方以孝治天下嘉爾年甫期頤而終及見其孫登科從事亦人間之鮮儷者也今揚英為吾太史風動四方自儒者始朕故略格令以旌汝於汝亦可謂榮矣營魂不昧尚其歆承　右廸功郎馮經母年一百四歲封太孺人　勑具官某母某氏朕惟宗祀禮成故敷霈澤嘉爾百年之

老適霑一時之恩肆頒絲綸並介壽祉　皇后姨張氏封孺人　勑具官某氏禮隆宮掖澤被私門爾以懿親宜同其慶寵加封號用侈國恩李壁鴈湖集忠翊郎徐宗又顯宗封保義郎致仕母潘氏特封孺人制五月九十以上昔四代之政咸於尚齒西漢之爵時賜高年矧惟我家尤務貴老爾夫婦生王畿千里之内乃祐陵六世之民自非積善于身安得偕老之福有子服采適際湛恩何惜一命不以慰其循陔之樂哉　諸葛氏楊氏封孺人制　朕拜況於郊爰有司訪百年者寵秩之所以示貴老之義而教民孝也爾積善隱德齡衍十袠金萹珉首用畀恩綸尚訓後人無忘忠敬汪藻浮溪集桂州甘氏年九十可封太孺人制　朕恢崇孝治尊禮高年嘉涵養之遐匯有期頤之壽母爰加封邑以厚人倫庶幾萬里之慶門尚此七廟之遺俗鄒忠惠先生集陳澤之封母郭氏太孺人　勑具官某氏孝治之世相戒以養嘉爾愛子亦有母遺肆從所請爰錫命號禄實遝親可無寵乎范石湖大全集台州仙居縣尉余閎母潘氏饒州浮梁縣主簿謝倘母董氏並可特封孺人　朕歸胙庭闈大霈宗澤凡一命而上親年及耄耋者皆錫封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往服寵光以躋壽域周益公大全集姨容翟氏進封親屬張氏與封淑人劉氏與封孺人制　勑具

封某氏朕初嗣服不邇聲色從宮蓋闕如也永惟婦職有不容廢故擇良家之合法相者登備嬪御之列其選可謂重矣未選重則禮厚禮厚則恩隆於其私親能勿褒乎往服嘉名以光柔度　承信郎陳儁母某氏年九十五歲該紹興三十一年明堂赦封太孺人制　勑某氏爾年且期頤而有子從仕庶幾詩人所謂壽母者肆因祭澤列之命婦告而族黨侈我榮懷可鄭起潛立庵集錢塘縣百歲婦人葉氏特封孺人制　合宮祭澤同宇均釐尊禮高年厥有彝典爾身見四朝兒登上壽稟厚養深世所希有式華其老爰錫恩封劉行簡苕溪集陳良能母李氏年九十以上特封太孺人制　勑李氏朕欽時五福敷錫萬方存勞百年被以恩禮爾積行閭壼克享上壽朕心嘉焉錫之命書以華其老抑以爲年高德邵者之勸可故保慈夫人親屬孫女雍氏故男新婦陳氏並封孺人制　勑某氏眷惟保慈之德實佑朕躬奄其云亡中心是悼眦恩之典并及懿親祇服寵休毋忘所自可孫覿鴻慶居士集武功郎焦當年祖母封太孺人制　郊宮受釐布大慶於天下而施及諸臣之父母爾躬率德善慶鍾厥孫加錫命封蓋非常典並綏壽祉膺此寵榮　張氏陳氏可封孺人制　婦人張氏等熙事告成慶覃四海賚老尚齒邦法有常眷予六世之遺民時乃百年

之故老克膺祇德以裕厥躬肆賜湯沐之封式燕家庭之喜宋陳止齋集名與故妻秦國夫人妹宋氏封孺人制　勑某氏古者特勲賢之勞則及其私人况所尊敬自吾詩皇以兄禮之者乎况其君夫人父之同産乎肖以其貤恩爵爲命婦雖過於恩朕何愛焉可洪适盤洲集周彥若母許氏封孺人制　朕跂祀紫宮推澤遐邇彯纓仕路者其親九帙則有圭組之榮視夫湯沐之邑所以教天下之孝也爾壼範之賢揮鄰有訓厖眉華髮逢此恩榮用增三釜之歡以彰四德之報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七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七十三　九眞

人

聖人

孔子家語孔子謂哀公曰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始終協庶品之自然明並日月化行若神覩之而不識其神此則聖人也曾子天圓章倮蟲之精曰聖人白虎通聖人者何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聖人未沒時寧知其聖乎曰知之論語曰太宰問子貢曰夫子聖者歟孔子曰太宰知我乎聖人亦自知聖乎曰知之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何以知帝王聖人也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於是始作八卦又曰聖人作易也又曰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文俱言作明皆聖人也論語曰聖乎堯舜其猶病諸何以言禹湯聖人論語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與舜比方巍巍知禹湯聖人春秋傳曰湯以聖德放桀何以言文王

武王周公皆聖人詩曰文王受命非聖不能受命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湯武與文王比方孝經曰則周公其人也下言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何以言皋陶聖人也以自篇曰若稽古皋陶聖人而能為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旁施象刑惟明又聖人皆有表異傳曰伏羲祿衡連珠唯大目鼻龍伏作易八卦以應樞黃帝顏得天匡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顓頊戴午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蓋象招摇帝嚳駢齒上法月參康度成紀取理陰陽堯眉八彩是謂通明曆象日月璇璣玉衡舜重瞳子是謂玄景上應攝提以象三光禮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河疏江皋陶鳥喙是謂至誠決獄明白察於人情湯臂三肘是謂柳翼攘去不義萬民蕃息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武王望羊是謂攝陽時日陳兵天下富昌周公背僂是謂強俊成就周道輔於幼主孔子反宇是謂尼甫立德澤所興藏元通流聖人所以能獨見前覩與神通精者蓋天所生也又試禮樂為聖人之道有文質易九五飛龍在天疏聖人以龍德居天位乾卦元亨利正疏是以聖人法乾而行此四德故曰元亨利正　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疏此亦同類相感應也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同上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疏聖人設教感動人心使變惡從善然後天下和平咸卦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注言得其所常故能長久疏聖人應變隨時得其久長之道所以能光宅天下使萬物從化而成也常卦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注神則無形者也不見聖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疏不假言語教戒不須威刑恐逼在下自然觀化服從聖人用此天之神道以觀設教而天下服矣觀卦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疏刑罰當理故人服也豫卦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疏聖人但養賢人使治衆衆皆獲安頤卦聖人設卦以觀象係辭上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　夫易云云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注洗濯萬物之心疏萬物有疑則卜之是蕩其疑心行善得吉行惡遇凶是蕩其惡心也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効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並同上聖人之情見乎辭注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故曰情也疏辭則言其聖人所用之情係辭下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注夫有用則有所寶有用而弘道者莫大乎位疏言聖人大可寶愛者在於位耳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　聖人易之以宮室　聖人易之書契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注聖人乘天地之正故萬物各成其能疏聖人因天地所生之性各成其能並同上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說卦離也者明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禮記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文王世子聖人至德禮器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同上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疏聖人為教象須法四時而通也以日星為紀疏敬授民時是法日星為綱紀也月以為量疏天之運行每三十日為一月而聖人制教亦隨人之才分是法月為教之限量　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並禮運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疏聖人參擬於天地以脩治政教也故聖人耐音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疏皆感義懷德而歸之聖人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並同上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樂記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同上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大傳聖人

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彖）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注謂聖人也）孔子閒居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中庸）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中庸）誠者天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注）誠者天性也（疏）從容閒暇而自中乎道以聖人性合於天道自然（同上）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注）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並同上）聖人制之以道（鄉飲酒義）聖人之制作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耻以行其言（表記）孝經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序）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聖治章）論語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述而）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子張）孔子家語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爲至治也（五刑）聖人之化太上以德教而以禮齊之（五帝德）河圖黃帝曰凡人生一日天帝賜筭三萬六千又賜紀二千聖人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凡人得三萬六千一紀主一歲聖人加七百二十大公六韜聖人體天老子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二章）聖人之治虛其心（三章）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五章）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七

章）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二十二章）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二十七章）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二十九章）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三十四章）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無爲而成（四十七章）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四十九章）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聖人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五十八章）聖人欲不欲學不學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六十四章）聖人無爲故無欲（同上）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七十章）聖人被褐懷玉七十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八十一章）左傳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成六年）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注）驕亢則憂患生也（成十六年）曾子天圓篇是故聖人爲天地主爲山河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文子聖人法始不可見終不可及令出如流　聖人內脩道術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支之宜而遊乎精神之和尸子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圜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矣聖人正已而四方治故曰天地之大府關尹子三極篇極者尊聖人也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

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樂俗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已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地無不載有貴有賤而地無彼此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聖人之治天下亦然故聖人之道如天聖人之德如地聖人之用如日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爲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聖人之道或以仁爲仁或以義爲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爲仁仁義禮知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常以行觀聖人道無跡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爲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巧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

聖人假此以示天下明此乃見聖人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萬物所以無我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室舟車同也貴賤貧富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不賤小人賢人曰物物又不同旦旦又去之旦旦與之長之短之直之方之是爲物易者也殊不知聖人鄙禄厠別分居所以爲人不以此爲已魚欲異群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群虎捨山入市則擒聖人不異衆人時物不能拘耳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如鐘鼓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舟車然如舟車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然所以進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奉天下之智蝍蛆食蛇蛇食龜龜食蝍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去無之弊又言去非無非有之弊言　引銘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　蛟而已不能爲龍亦不能爲蛇爲龜爲魚爲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亡

寂乎君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渾乎洋乎遊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糞已時土已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奕奕然所謂悲思怨慕者非乎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聖人以有言有爲有思者所以同乎人未嘗言未嘗爲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者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徇蹟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蹟而合道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道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天下之理夫者唱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鱉行道雖絲紛事則基布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子爾胡然徹徹爾胡然憂憂爾胡然感感爾惟其褊併萬物而無一物能俾之故能貴萬物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於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子思子懸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求同志者相好

子之先君夫子見於子產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言游亦君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懸子曰其然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其狀河目而隆顙是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其長九尺有六寸是成湯之容體也孟子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於勤曰勞之來之　聖人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則仁覆天下矣離婁上　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萬章上　聖人與我同類者告子上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同上　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離婁上　聖人之憂民也如此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皋陶爲已憂滕文公上　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公孫丑上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注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盡心上　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盡心下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盡心下　我亦欲正人心以承三聖者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滕文公下　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盡心下　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公孫丑上　莊子聖人并包天地無帝王　聖人天下之利器胠篋　聖人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知北遊　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齊物論　聖人觀於天而不助在宥　聖人善故靜也萬物不足以撓心同上　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漁父　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天下篇　聖人以仁義爲準繩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秋水　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馬蹄　聖人則以身徇天下駢拇　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天道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請祝聖人使聖人壽使聖人富使聖人多男子莊天地

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音談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燿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外篇刻意　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徐無鬼　聖人德合二儀故并包天地仁覃無外故澤及天下而不處故不知誰爲推功於人故莫識其氏族矣郭象注徐無鬼　列子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說符　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天瑞　聖人無全能　聖人之教非仁則義　聖人知所與知所去同上　管子聖人之爲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同法法　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同上　聖人參于天地命合　天地形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荀子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勸學　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人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道觀盡非相　有聖人之辯者同上　聖人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毫釐儒效　井井兮其有條理也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

曰執神而固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積善而全美謂之聖人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能慮能固斯聖人矣禮論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學爲聖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並同上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性惡禮義法度者聖人之所生也同上齊明而不竭聖人也脩身聖人爲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不苟唯聖人爲不求知天天論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同上天下者至重也至大也至衆也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正論聖人無兩心解蔽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同上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聖人矣樂論處聖人之勢行聖人之道強國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十二子工輸不能加於繩墨聖人不能加於禮法行韓非子揚搉篇若天若地是謂累解天地爲厚不可測者也君明慮如天地則上圖下書之象可則也若地若天孰疎孰親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故無疎無親也能象天地是謂聖人謹修所事待命於天毋失其要乃爲聖人慎子威德篇聖人有德不憂人之危也聖人雖不憂人危也百姓準上而比於下其必取己安焉則聖人無事矣故聖人處上能

無害人不能使之無已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聖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非敢取之也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已也則聖人無事國語范蠡曰死生因天地之刑注死殺也刑法也殺生必因天地四時之法推亡固存是也天因人因人善惡而福禍之聖人因天天無象聖人則之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形見也見其吉凶之象聖人因而成之因吉凶以誅賞史記天官書三光者而聖人統理之　屈平傳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與世推移　商君傳甘龍曰聖人不易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聖人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西漢書刑法志聖人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聖人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　律曆志樂歌詠五常之言應人倫原情性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　禮樂志聖人象天地制禮樂　賈誼傳聖人有金城　董仲舒策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　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　命者天之令命非聖人不行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　韓安國傳王恢曰聖人因於時　高帝嘗圍於平城及反位而無忿怨之言聖人以天下爲度

不以己私傷天下之功師古曰言當隨天下人心而寬大其度量也司馬遷傳聖人不巧時變是守　伍被傳聖人萬舉萬全　翼奉傳天地設位垂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　貢禹傳天生聖人蓋爲萬民春秋繁露威德所生篇我雖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其心以求其當然後發慶賞以立其德雖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其心以求其政然後發刑罰以立其威能常若是者謂之天德行天德者謂之聖人　立元神篇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衆其賢盛其精而壹其陽衆其賢而壹其心壹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之術貴得賢而同心爲人君者其要貴神神者不可得而視也不可得而聽也是故視而不見其形聽而不聞其聲聲之不聞故莫得其響不見其形故莫得其影莫得其影則無以曲直也莫得其響則無以清濁也無以曲直則其功不可得而敗無以清濁則其名不可得而度也所謂不見其形者非不見其進止之形也言其所以進止不可得而見也所謂不聞其聲者非不聞其號令之聲也言其所以號令不可得

而聞也不見不聞是謂冥昏能冥則明能昏則彰能冥能昏是謂神人君貴居冥而明其位處陰而向陽惡人見其情而欲知人之心是故爲人君者執無源之慮行無端之事以不求奪以不問問奪以不求奪則我利矣彼以不出出則彼費矣吾以不問問則我神矣彼以不對對則彼情矣故終日問之彼不知其所對終日奪之彼不知其所出吾則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亡故人臣居陽而爲陰人君居陰而爲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神　劉向說苑聖人之於百姓其猶赤子乎　大戴禮聖人智通大道應變不窮穆穆純純　哀公問何謂聖人孔子曰聖人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　韓詩內傳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性爲已至道是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好脩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諭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開道不若已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百王之法若別白黑應當世之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性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群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又曰聖人養一性而御大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揚子聖

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動知命則不憂脩身聖人好已師聖人耳不順乎非口不肄乎善聖人曰神　聖人用天下檢　觀乎天地則見聖人有德者好問聖人並同上聖人文質者也車服以彰之藻色以明之聲音以揚之詩書以光之先知聖人樂天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不及則未過則昃止同上惟聖人為可以開明問道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廣然見四海並同上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群倫經諸範五百聖人有擬天地而參諸身乎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十一不可知也　或問聖人占天乎曰聖人以人占天　渾渾乎聖人之道羣心之用也　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　聖人之言遠如天　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　聖人之材天地也李注覆載與天地合其德　聖人之言天也　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　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　聖人愈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耻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貴無敵富無倫並同上

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問神人聖人之辭渾渾若川問神心其神矣乎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同上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並同孝至矣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孝至或曰聖人事異乎曰聖人德之為事同上仰聖人而知衆說之邪也學行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　聖人則異賢人矣並同上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吾子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　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並君子淮南鴻烈解聖人無思慮無設儲來者弗迎去者弗將將送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為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為善則觀為不善則議觀則生責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脩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脩自然己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

不識弗知順帝之則詮言訓聖人不以名尸不為謀府不為事任不為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朕兆不為福先不為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為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人揜明於不形藏迹於無為同上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泰族訓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原道訓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聖人一度循軌並同上聖人之學欲以反性於初而遊心於虛也俶真訓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同上古之聖人和愉寧靜也其志得道行命也同上聖人由近知遠萬殊為一本經訓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覽冥訓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聖人在上化育如神　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並繆稱訓聖人之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枘也曲得其宜不折傷齊俗訓聖人法天順情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精神訓聖人事省而易

治主術訓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同上東漢書天之紀綱聖人寶焉律曆志曆法云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斂景之長短斗剛之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同上聖人處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邃延所以副其德彰其功也輿服志天道性命聖人難言桓譚傳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履傾則以賢者為力黃瓊傳蔡邕作釋誨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本傳聖人執權遵時定制崔寔政論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同上聖人順時以動皇甫嵩傳晉書昔者聖人擬宸極以運璿璣揆天行而序景曜律曆志聖人德侔二儀道貫三才元帝紀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無三才而御物開四聰以招賢華譚傳包舉六合其惟聖人乎葛洪傳抱朴子行品篇擬玄黃之覆載揚明並以表微文彪昺而備體澄獨見以入神者聖人也文選聖人有壹定之論任昉奏彈昔者聖人受命河洛　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　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群龍見而聖人用並李蕭遠運命論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宋方明答難隋書聖人法乾坤以作則因卑高以垂教設官分職錫圭胙土

由近而制遠自中以及外文中子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王道聖人無常心以萬物為心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同上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其得中道乎故能辨上下定民志周易象辭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聖人采詩以觀其變天地董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陳叔達問祭子曰何獨祭乎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並同上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從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莫知其由也周公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問易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事君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述關子明書關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同上唐書聖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而能容魏徵之直陳子昂傳經籍也者先聖據龍圖握鳳紀南面以君天下經籍志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也地有六律所以司辰也參伍相周究於六十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也律曆志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為本馬周上疏聖人訓人必以己先之示不忘本也同上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崔群贊治己治人惟聖人能之此狀贊聖人以不言為德劉洎傳多聞闕疑不恥下問聖人之心也狀處傳聖人防亂未然

天下何緣不治韓琬傳聖人接三才之奧理四海之廣柳仲郢傳憲宗國嗣未立李絳等言聖人以天下為大器知一人不可獨化四海不可無本故建太子以自副惠昭太子傳聖人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勑契以敷五教後任咎繇以五刑也魏徵疏易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為而成無為之旨理國之道也司馬承禎傳聖人無名者不為可名之名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為主功濟於天天人和同則宗廟受福子孫蒙慶高郢傳聖人廣宣文教李巡狀傳聖人教天下必制禮以正人情源乾曜傳聖人酌天道而行者也亦貴其不已裴垍贊東古者聖人不出戶而知天下牛僧孺贊良策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歸魏謨諫太子書君子謹初聖人存戒本立輔臣朝夕納誨陸贄奏議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同上聖人治天下有要道曰要在孝悌而已溫彥博曰聖人之道無不通突厥傳張蘊古大寶箴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推恩於民唐張說集握乾符頌聖人握符之大寶也聖人握符之大政也聖人握符之大祥也聖人握符之大曆也韓昌黎集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頌子不貳過論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原人聖人之道不傳世漢師說聖蓋聖

聖人之所以為聖同上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伯夷頌聖人之舉事與為無不與人共之者也進士策問且古聖人言通者皆行衆藝備於身通解賀雨表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柳宗元集聖人之為教立中道以示于後時令論天地泰而聖人出雷雨解而品物榮賀戡祚表李文公集復性書上成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劉子明謙道盈體沖聖人之謙也易稱謙尊而彌光劉公是先生弟子記聖人行而當理非求當也自當也言而中律非求中也自中也　聖人辯必能窮萬物而不言智必能兼萬事而不為不言者有所止之不為者有所因之冷齋夜話朱世英言予昔從文公定林數夕聞所未聞嘗曰子曾讀游俠傳否移此心學無上菩提孰能禦哉又曰成周三代之際聖人多生吾儒中兩漢以下聖人多生佛中此不易之論也又曰吾止以雪峯一句語作宰相世英曰願聞雪峯之語公曰這老子嘗為衆生自是什麼程氏遺書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耳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為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朱子語錄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佛經云佛為一大事因

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為這一大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曉得我說在這裏教你曉得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持守這箇道理教他常立在世間上柱天下拄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脚柱天頭拄地顛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你這道理你做與不做却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為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疊底事才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絕無矣卓又問易聖人參天地而兩之云云先生云前日正與學者言佛經云我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為一大事出現於世上至天下至地中間是人塞於兩間者無非此理須是聖人出來左提右挈原始要終無非欲人之有以全此理而不失其本然之性也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只是為此道理所以作箇君師以輔相裁成左右民使各全其秉彝之良而不失其本

然之善而已。故聖人以其先得諸身者與民共之，只是罵這一箇道理。如老佛窺見這箇道理。莊子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大宗師篇 釋氏所謂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他也窺見這箇道理，只是他說得驚天動地。聖人之學，則其作用處與他全不同。聖人之學，則至虛而實，實至無而實有，有此物則有此理。佛氏只見得如此便休了，所以不同。又問：輔相裁成，君以學者言之，日用處也有這樣處否？曰：有之。如飢則食，渴則飲，寒則裘，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作爲耒耜網罟之類，皆輔相左右民事。卓易本條閱錄同 朱子語續錄 聖人萬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爲聖人。常人終日爲不善，偶有一毫之善，此善心生也。聖人要求備，故大舜無一毫釐不是，此所以爲聖人。不然，又安足謂之舜哉？侯氏靜一 泛言開天聖人，說三皇大聖人相繼出於天地開闢之須。天不言，三聖代天而言；天不爲，三聖代天而爲。此所以謂之天子，而爲開天萬世之祖也。又聖人名教，說聖人名教從天文地理之道而來。天文地理人道，因聖人名教之垂世可徵也。觀六經諸子遺書可知。非天地不能成聖人之始，非聖人不能成天道之終。有功於天地之間，有功於百世之下，切關乎人道，切補於國家天下治術，與天地相終始。聖人之名教也。諸儒鳴道集 伊川曰：聖人當人不聞時與木石同

也。屏山曰：聖人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與木石同，聖人真死矣。吁，伊川曰：湯武未知是聖人不是聖人，若文王則分明是大聖人。屏山曰：予甚不喜。程子謂孟軻有圭角，顏子未到無過之地，今也大不幸，又聞此言，吁，可惜也夫。伊川曰：孟子未敢便道是聖人，如說夷惠云皆古聖人，必錯了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便不是也。屏山曰：程子之畏大人者，而侮聖人之言可乎？擬有一日之長，不可見其短。程子所見果長於古聖人否？明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不得無憂。屏山曰：陋哉斯言。鼓萬物者，聖人之靈府也，憂患豈能入哉？姑射之神人，塵垢粃糠陶鑄堯舜，嶺南之觀察使自有廊幕在。程子豈知有此理哉？捫蝨新語 孟子所序三聖，世多泥於文而不知其意。王荊公曰：伊尹之學，士多進而寡退，故伯夷出而矯之。伯夷之後，士多退而寡進，故柳下惠出而矯之。三人者皆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不免有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之弊極於天下矣。故孔子出，而後聖人之道大全而無一偏之患。蘇子由獨以爲不然，曰：孔子嘗言此三人矣，或謂之仁人，或謂之賢人，未聞以聖人而許之者。其叙逸民則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尚足以爲聖人乎？且三代之風，今世不得見矣。春秋之際，士方以功利爲急，孰謂其

多退而寡進，而有伯夷之弊？此皆妄意聖人耳。予謂此說足以正荊公之失，而未盡孟子之意。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此假義設辭也。蓋孟子謂任與清與和，此三者士君子爲行之大槩也。士君子之行未至於聖人，則必有所偏，偏則此三者必居其一矣。夫以天下庸庸之人，多囿乎流俗而不能自立也。士君子於此三者苟得其一，則亦可以自見於世，故假此三人者以顯其義。然而不免有所偏，非全德也，故復假孔子以終其說，曰：孔子，聖之時者也。以爲士君子必如孔子，然後謂之全德，否則獨行一介之士而已。此孟子顯學之意也。又安有矯弊之說？彼孟子又豈以三子爲足與孔子並而稱聖乎？故曰此孟子假義設辭明矣。　孟子嘗以伯夷柳下惠爲聖人，王荊公復以孟子爲聖人，雖要推尊孟子，然不必如此立論也。予觀文中子設教，自比孔子，而李翺至以其書比之太公家教，則又似貶抑太過。要之皆非至論耶。求真集 聖人靜而爲聖，則歸其明；動而爲王，則用其光。樂府詩集聖人出　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遊九河。佳人來，騑離哉，何駕六飛龍四時和。君之臣明護不道，美人哉，宜天子，免甘星筮樂甫始，美人子，含四海。元劉文貞公集聖人出　二五合神靈，兆民一天性。乃有純粹精，衆人獨曰聖。道德

備身心，剛常弘教命。規矩則方圓，仁義定中正。　國朝周巽泉性情集聖人出　羲軒位皇極，如日行中天。聖聖繼作則，墳典斯流傳。乾坤大一統，圖書垂萬年。高岡來彩鳳，清廟鳴朱絃。尼父振遐躅，人文日丕宣。劉基覆瓿集聖人出　聖人出，臨萬方，若白日，登扶桑。陰靈韜精星滅芒，群氛辟易歸大荒。捲晚寒谷熙春陽，枯根發萌暢幽藏。潛魚躍波谷鳥翔，花明草暖青天長。青天長，聖人壽。北斗軒轅調氣候，北辰中居環列宿，八風應律九歌奏。圓方交格神靈輳，聖人出，陽道開，億萬年，歌康哉。群書足用聖人事對

清明 記 睿知 記 誠明 韓 淵懿 楊 盡倫 荀 備道 荀 冠羣倫 揚 育萬物 記 體題

濬哲聰明　春秋上智　行高于世，爲萬世之法則。道備于身，其一身之準繩。

賦偶

參哉 群精未首出之乾。精粹御天通之泰。時龍方御於余乾。治象遠符於開泰。濬哲高古，清明在躬。以自然精物。木始害物以無爲化民。木嘗強民。鴻闡親攬於一人。屬眉有關於十載。智出世表職司化鈞。正古今，據非於萬世。仕天下綱常於一身。乾君道應於御天。震予筆斬於王器。是以臨也。大而化之。體以作謀，明以作哲。中於不貌污於不然。前乎千古獨此爲聖，後乎百世惟吾是師。人以能化賁而乃神。理皆同得，此實先得。性本生知，非由學知。惑君師之任必

盡君師之責也天地在上而萬民天地之能　動作有文進退有度從容中
道周旋中規　百王禮樂教主教率一代紀常是經易緯　中正以觀德
明有臨　五百歲而興至此適應數千年而來未之有倫　兼三才之妙
實任成能之責中兩間而立獨司贊化之權　教設于觀化流以乾享
握道管物特化權賦陽會應事無執不附擧於龍鳳類從上下自形飛躍
於魚淵兼金合璧賦偶能大而化自生而知　物來能名也明合日月事
至不惑也窮前晉慮　聰悟生東誠明性全　酬酢萬變而默藏諸用經
緯四方而莫知其然　判尤等之上無怨後自在二者之中可平衆正
德樂繁民害而顯欽明之善敦形開里實尤都仁知之攄　文王之德之
純因心而會周公之才之美貴學而知　聰明淵懿建章倫焉實耀光新
其德事對　聰明書堯典聰明文思注言聖德遠著又冏命昔在文武聰
明齊聖又記中庸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
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廣淵書微子之命乃祖成湯克齊聖廣
淵睿智易係辭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睿情選江文通雜體詩禮
登行睿情樂閑廷皇將法天子之情濬哲書舜典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疏
通文穎項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達天德禮中庸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實睿實聰前叙傳孝昭帝實睿
實聰作謀作哲書洪範五事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法天
立教書說命中注聖人所以法天而立教配天地大戴記孔子曰所謂聖
人配乎天地參乎日月賦偶運化于上克明者君　經綸利害以前計嫡安
危而洗知　明照四海貴爲一人　度容深蘊英謀夙賁　日月其鑒而
無所不照靈施其識而無所不通　臨朝大煌煌之美有德全顯顯之宜
智自天錫德能月升　智無不知也不自爲其智神無不見也不自爲其
神　厚德全賦聰謀參知　胸中之算辨日自待天下之事安疾不知
允叙帝位深省終思　不以爲聽而
強所未悟不以獨見而器所不知

瑞物降生聖人

王子年拾遺記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以沐浴
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有五老列於庭則五星之精也先是麟吐玉光
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
星降庭徵在以繡紱繫麟角及夫子將終麟解紱而泣

隣國有聖人

晏子外篇不合經術六仲尼相魯景公患之晏子曰隣國有聖
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
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強諫而不聽必驕
魯而有齊君勿內也夫絕於魯無主於齊孔子困矣居朞年孔子去魯之
齊景公不納故困於陳蔡之間

叔孫生聖人

西漢書叔孫通傳高帝既并天下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
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饜之說上曰臣願召魯諸生
與臣弟子共起朝儀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置酒無敢讙
譁失禮者於是拜通爲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
矣與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通出宮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
乃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

中土多聖人

淮南鴻烈解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音贅湍水人輕遲水人重湍急得水也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

觀天地見聖人

揚子脩身篇或問衆人曰富貴而賢者曰義聖人曰神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觀乎聖人則見天地程氏外書揚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

意聖人

南史陳沈不害通經術善屬文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周弘正曰沈生可謂意聖人

內眼不識聖人

資治通鑑唐肅宗至德元載辛卯乾祐進攻潼關克之哥舒翰至關西驛揭榜收散卒欲復守
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以百餘騎圍驛入謂翰曰賊至矣請公上馬翰上
馬出驛歸仁率衆叩頭曰公以二十萬衆一戰棄之何面目復見天子且
公不見高仙芝封常清乎請公東行翰不可欲下馬歸仁以毛縶其足於
馬腹及諸將不從者皆執之以東會賊將田乾真已至遂降之俱送洛陽
安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今天
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祇在東平魯炅在南陽陛下留臣使以尺書招
之不日皆下矣祿山大喜以翰爲司空同平章事謂火拔歸仁曰汝叛主
不忠不義執而斬之翰以書招諸將皆復書責之祿山知不效乃囚諸苑中

勿驚聖人

資治通鑑唐肅宗上元二年史思明在鹿橋驛令腹心曹將軍將兵宿衛朝義宿於逆旅其部將駱悅蔡
文景說朝義曰悅等與王死無日矣自古有廢立請召曹將軍謀之朝義
俛首不應悅等曰王苟不許悅等今歸李氏王亦不全矣朝義泣曰諸君
善爲之勿驚聖人注當時臣子謂其君父爲聖人悅等乃令許叔冀之子
季常召曹將軍至則以其謀告之曹將軍知諸將盡忠恐禍及己不敢違

是名悅等以朝義部兵三百被甲詣驛宿衛兵怪之畏曾將軍不敢動悅等引兵至思明寢所值思明如廁問左右未及對已殺數人左右指示之思明聞有變踰垣至廄中自鞴馬乘之悅傔人周子俊射之中臂墜馬遂擒之思明問亂爲誰悅曰奉懷王命思明曰我朝來語失宜其及此然殺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長安今事不成矣悅等送思明於柳泉驛囚之還報朝義曰事成矣朝義曰不驚聖人乎悅曰無

著黃者聖人

唐書李泌傳泌至靈武肅宗欲授以官泌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衆指曰著黃衣者聖人著白者山人也帝聞之因賜以金紫拜行軍司馬

三教聖人

曾慥類說唐德宗誕日內殿三教講論諸人談畢僧鑒虛曰臣請奏事玄元皇帝我唐天下文宣王古今之聖人釋伽如來西方之聖人皇帝陛下南贍部洲之聖人

願天生聖人

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長興四年十一月戊戌帝殂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之五代粗爲小康

趙聖人

太平廣記僞蜀趙溫圭占人災祥無不中蜀謂之趙聖人武將王暉使蜀有功後爲責臣擠抑王銜之一日入朝見趙趙乃屏告曰君面有殺氣懷刃欲陰謀但君將來當爲三郡守一節制不宜害人取禍王擲匕首於地曰今日不期逢君爲我開釋王果還秦州節度趙言果驗云

真聖人

宋史李沆傳沆與王文正公旦同在中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真宗遂封岱祠汾大脩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呂氏童蒙訓范文正公與鄭國文忠富公弼同在政府富公嘗嘆曰范六丈真聖人與吾淺見不同曾慥類說曹宗道明肅垂簾將有志於天下之事而朝臣默默無敢一言宗道獨抗直不撓后嘗拱手瞻禮而謂曰武后真聖人對曰有唐之罪人耳陛下乃聖人也后曰何也曰武后幾危唐社稷豈非罪人乎后默然久之僭右之心不復萌矣仁宗幼沖后將與同日詣慈孝神御欲以大安輦先法駕宰相不能對宗道獨曰婦人有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翌日后輦遂居其後

西方聖人

坦齋通編列子述孔子曰西方有聖人後佛者以爲指釋氏而言蓋妄也國語姜氏曰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註云周詩誰將西方西歸之人皆謂周也予謂孔子果有是言謂昔文王也於佛何與至王通直指佛西方聖人其學可知矣宋岳珂程史嘗得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義精深真足以得儒釋之同偈言文中子以佛爲西方之聖人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禪者好爲隱語以迷後人故作解禪偈佛祖統紀東漢明帝永平七年西方聖人丈六項佩金花飛行殿庭旦問群臣太史傅毅進曰臣聞周昭王時西方有聖人者其名曰佛殆非人歟帝乃遣使迎之洋漢字

半箇聖人

五燈會元義忠禪師初參石鞏鞏常張弓架箭接機師詣法席鞏曰看箭師乃撥開胷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鞏彈弓弦三下師乃禮拜鞏曰三十年張弓架箭祇射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洋僧字

一行真聖人

唐一行傳玄宗詔行謂曰師有何能對曰頗記覽帝以宮籍示之行周覽覆本記念如素習然帝降榻稽首曰師實聖人也他日詔占災祥若指如掌帝嗟嘆久之邢和璞者亦術流莫窺其際謂尹愔曰一行和尚真聖人也及著大衍曆唐書曆律志以爲不刊之典

夢古聖人

捫虱新語予嘗夢至一處殿宇甚嚴有五人坐其中皆具衣冠予瞻仰甚久因問彼中之人皆何人答曰中坐者孔子左坐者堯舜右坐者湯武皆並肩而獨坐孔子差高予因三嘆古之聖人皆如此堂堂耶時紹興十四年甲子六月二十四日夜夢中頗訝孔子中坐既寤而思之遂得其說予嘗作孔子論二篇一篇爲此而設也

善形容聖人

程氏遺書孔子門人善形容聖人

中聖人

儒學警悟吾觀魏武帝方禁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沈醉從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告之武帝武帝甚怒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酒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脩謹偶醉言爾邈遂得免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七十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楊繼武
圈點監生臣徐克私
臣傅拱章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七十八　九眞

人

長人 大平御覽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民長君乘金而王其民洪白長大。周書曰。丘陵之人專而長。帝王世紀曰。禹長九尺九寸。殷湯長九尺。孝歷之妃生文王昌。身長十尺。孟子曹交問曰。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春秋演孔圖曰。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吳越春秋曰。伍子胥見吳王僚。僚望其顔色甚可畏。長一丈。大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胥知王好之。每入言。倍有勇壯之氣環語曰。齊景伐宋至曲陵。夢見大君子甚長而大。大下而小上。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則盤庚也。夫盤庚之長九尺有餘。大下小上。白色而髯。其言好仰而聲上。公曰。是也。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伐宋也。史記曰。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窺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陽陽。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

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薦以爲大夫。漢書曰。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車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悅之。金日磾父以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以本狀對。上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王商長八尺餘。身體洪大。容貌絕人。單于來朝。見商而拜。王莽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母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卧則枕鼓。以鐵箸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朱雲字子游。魯人。少時通輕俠。容身長八尺餘。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反受易。淮南子曰。東僑問天高於僑人。曰吾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也。故凡問事必於近之者。後漢書曰。趙一字元叔。體貌魁梧。身長九尺。望之甚偉。恃才倨傲。東觀漢記。馮勤字衛伯。魏郡人。曾祖父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萬石。馬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偃

知長不滿七尺常自謂短陋恐子孫似之乃爲子況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　賈逵長八尺二寸京師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華嶠後漢書曰趙一字元叔漢陽人體貌魁梧身長八尺美鬚眉望之甚偉　范曄後漢書曰虞延字子大陳留人延生其上有物若一疋絹遂上升天占者以爲吉及身長六尺六寸腰帶十圍力能扛鼎　大將軍袁紹摠兵冀州遣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　郭林宗儀貌魁岸身長八尺聲如鐘　袁宏漢記曰長樂衛尉馬騰其長八尺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質厚人多敬之　魏志許褚字仲康長八尺餘大十圍容貌雄異勇力絕人　晉書曰羊祜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之顏子也　尹緯字景亮長八尺腰闊十圍魁梧有大志　晉書載記曰劉曜子胤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　世說曰滿寵寵子偉偉子奮皆長八尺　三國典畧曰寇儁歸老不復朝覲天王思與相見乃令人朝儁身長八尺鬚髮浩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天王與之同席而坐因訪洛陽故事不覺屢爲前膝　祖冲之述異記曰苻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語張猗曰令當太平新平令以聞健以妖妄召

猗繫之是月霖雨河渭泛溢蒲坂津監寇登於中流得大屐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屐指長尺餘文深七寸　涼州記曰呂光字世明迷結豪賢好施待士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生肉印沉重質畧寬大有度量時人莫之識唯王猛布衣時異之曰此非凡人　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儁字元異博學好古倜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十圍儀狀魁岸行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影附焉　三十國春秋曰燕徵其東萊太守王鸞鸞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據鞍由鐙燕王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食一進一斛餘德驚曰所噉如此非耕而能飽但才貌不凡堪爲貴人可以一縣試之遂拜逆陵長甚有治績　崔鴻前秦錄曰鹿溫字處黑西平人也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清辯善論雄武便弓馬孝友直亮聲高一時　車頻秦書曰苻堅時有中晉長十尺以上爲拂蓋郎　裴景仁秦書曰姚萇圍苻堅遣僕射尹緯詣闕陳事堅見緯貌魁梧志氣秀傑腰帶十圍瓌偉異常驚而問曰卿於朕世何爲所作偉答曰尚書令史堅笑曰卿宰相才也　宋書南郡王義宣爲荊州刺史白皙美鬚眉身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　齊書曰王茂先身長八尺潔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常見之歎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　劉善明平原人也長八尺九寸質

素不好聲色　北齊書曰肅宗孝昭皇帝諱演字延安聰敏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表望風迥然獨秀　周書曰庾信字子山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頹然有過人者　北史隋本紀高祖仁壽四年六月庚午長人見於鴈門　隋書五行志陳永定三年有人長三丈見羅浮山通身潔白衣服楚麗　京房占曰長大見亡後二歲帝崩　唐書李義琰身長八尺博學多識高宗每有顧問言皆切直　胡仲弓葦杭湯游集長人詩　祐長難掩膝絕似漢金人樓志幻全體天丁現後身眼高傾四海力大引千鈞手挽銀河水未消衣上塵

絕域長人

太平御覽河圖玉板曰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從崑崙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佻吐凋國人長三丈五尺從此以東千里得中秦人長一丈　龍魚河圖曰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丈三千億萬人天中有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鐵西兵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　家語曰吳伐越隳會稽獲巨骨一節專車載焉吳子使來聘魯以問孔子孔子曰丘聞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

氏後至禹戮之其骨節專車客曰防風何守也孔子曰汪罔之君守封嵎之山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氏於周爲長翟氏今曰大人客曰人之長極幾何孔子曰長者不過十丈數之極也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長狄之人長蓋五丈餘也　左傳文公十一年冬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北門以命宣伯（得臣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公羊傳文公曰長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齊王子城父殺之一者之魯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穀梁傳曾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也兄弟三人迭害中國得臣善射射中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春秋考異郵曰長狄兄弟三人各長百尺狄者陰氣時中國衰有夷狄萌　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州五曰蓬萊羣聖居之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歸於是岱與員嶠二山沉於大海帝憑怒侵減龍伯之國使小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長數十丈　神異經曰東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長冥頭（冥頭髮頂亂也）不飲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二百不咋（咋銜枒切）此人以鬼爲飯以霧露爲漿名天郭一名食耶（恭良邪也）一名

黃父黃父鬼俗人依此谷所名之又西北海外有一人焉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飲天酒天酒甘露也不食五穀魚肉忽有飢時向天乃飽好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名無路之人言無路者高大不可為路也一名仁禮曰仁也一名信與天地俱生而不沒故曰信一名神又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其腹圍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知百穀草木鹹苦名曰聖一名哲一名先通一名無不達凡人見拜者令人神智又東南隅大荒之中有朴父焉夫婦並高千里腹圍百輔百輔圍千里也天初立時使夫妻導開百川嬾不用意謫其夫妻並立東南男露其勢女彰其牝音牝陰牝氣息為人不畏寒暑不飲不食須黃河清當復更使其夫妻導百川　蜀王本紀曰秦襄王時宕渠郡獻長人二十五丈六尺　括地圖曰大人國孕三十六年而生生兒白首長大

外國圖曰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猿臂長脅好騎駱駝　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丈自稱巨公牽一黃犬把一黃雀欲謁天子因忽不見　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長一丈　孫綽子曰海人與山客辯其方物海人曰橫海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噏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

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傍蔭數國東極有大人斬木為策短不可杖釣魚為鮮不足充餔餔音逋　辛氏三秦記曰燉煌西盡大秦隔海心無憂過善風不經二十日得渡心憂數年不得渡諺曰心無憂患不經二旬必若憂患遠離三春士人質直男女皆長一丈端正國主風雨不和則讓賢而治之　郭子橫洞冥記有丈提國人長三丈二尺有三手一手當胸手足各三指　張華博物志有一國亦在海中一布衣從海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兩袖長二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他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夷堅志明州人泛海值昏霧四塞風大起不知舟所向天稍開乃在一島下兩人持刀登岸欲伐薪望百步外有小籬入其中見蔬茹成畦意人居不遠方蹲踞摘菜忽聞樹掌聲視之乃一長人高出三四丈其行如飛兩人急走歸其一差緩為所執引指穴其肩成竅穿以巨藤縛諸高而去俄頃間首戴一鑊復來此人從樹杪望見之知其且烹己大恐始憶腰間有刀取斫藤忍痛極力僅得斷遂登舟斫纜離岸已遠長人入海追之如履平地水才及腹遂至前執船發勁弩射之不退或持斧斫其手斷三指落船中乃舍去指麤如椽徐兢明叔云嘗見之何德獻說

臨洮長人

太平廣記秦始皇時長人十二見於臨洮皆夷服於是鑄銅虜十二枚以寫之蓋漢十二帝之瑞也

宕渠長人

太平廣記蜀長老言宕渠故賨國今有賨城盧城秦始皇時有人長二十五丈見宕渠秦史異母敬曰是後五百年外必有異人為大人者及李雄之王其祖出自宕渠有識者皆以為應

赤幘長人

太平廣記魏郡張本富貴宅與陳應應舉家疾病貴與何文文先獨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一更中有一人長丈餘高冠赤幘呼曰細腰細腰應諾何以有人氣答無便去文因呼細腰問長人為誰答曰金也在西壁下問君是誰答曰我杵也今在竈下文掘得金三百斤燒去杵由此大富宅遂寧

外國長人

邵氏聞見錄康節先公見一道人言嘗泛海遇舶風泊岸與數人下採薪有巨人數十長丈餘相呼之聲如禽獸盡捉以去用竿竹魚貫之食以薦酒道人者偶在其竹末巨人醉睡走登船得脫因解衣出其所穿瘢在脇下康節先公曰四海之外何所不有但人耳目不能及耳　張氏可書明州一海船附帶到廣州一兵已在一海舶上有發廣州遇颶至一山下兩人上岸行三四里見二長人鋤各長三丈餘兩人前往問路二長人倚鋤相視而笑丈之遂以手

拈兩人在掌中戲玩兩人皇恐再拜皆笑語不可曉一長人以手拾兩人置山穴中用一大石塞口而去少頃攜一大瓢貯酒來二長人對酌兩人於竇中覘之惟深皇懼二長人酒盡欲醉一長人起取塞石拈一人出兩手捉兩脚劈作兩片各餌其一遂醉卧老兵石穴中伺其睡奔出竄伏田野中望見有海舶過哀號求救舡上以小舟濟之得至明州

新羅長人

新唐書東夷新羅傳新羅長人者類長三丈鋸牙鉤爪黑毛覆身不火食噬禽獸或持人以食得婦人以治衣服

溪洞長人

夷堅支德興士人李扶字助國以恩科得官調宜州司理參軍慶元初滿秩還鄉云宜州溪洞近處產一怪物狀如人長一丈許遍體生鱗中但以布帛纏紋獨據野廟蹤跡莫測所由來初惟拐食畜獸浸浸及人皆從頭至足生吞之洞丁不勝苦困屢聚黨數百往攻鬪惟望人至輒遁升山顛運巨石而下擊衆走避不暇雖採猺弩傳藥箭四面亂射之莫能入姑契其所居具淚穿於往來之處而為隱蔽甚潤丁出入所什什伍伍持矛鳴鉦以自防衛不與相值則已儻人徒稍弱必遭追逐步既闊而行人捷或遲鈍在後立為所獲壯有膽者獻以利刃如刜堅石殊不能傷在田時耕穫少失瞻顧定有性命之虞閩

洞千口罹戕賊者殆半不聊厥生悉徙避城郭赴愬于郡丐發屯兵剿捕之聞其不畏鋒鏑吏無策可治獄有重囚曰馬超述極者武勇悍勇坐殺人久繫因自獻其技曰願取此怪首以贖罪只得一鐵椎重三十斤當獨往宜守欲聽之或疑詐詭説計求脫乃質其妻子旋鍛鋼鐵鑄大椎遣之別運五十兵助詣洞迨至杳無形影信步到一寺見微徑髣髴似有大足跡知必在彼將入門厲聲叱喝示威且警使出復寂然直進次方丈睨傍室野獸毛骨縱橫塞路無床榻几席惟編蓬上堆疊敗絮碎帛全如大窠蓋其宿卧處也馬潛伏室內以俟料晚歸必由三門於是側身出掩諸扉獨留一扇施拐撐拄之傾耳審聽俄聞山下轟然有聲乃此物負雙鹿穿林而來馬亟起發屙陷其一足痛甚以椎仆於地舉頭見人猛牙憤憤欲作㪣而為鹿所壓不能興猶翻手搦馬生脚撮其股肉一大片馬連運椎椎其腦遂斃之拔佩劍斷頸流血數斗呼集隨行兵舁屍獻于郡洞蠻踊躍歡謝各返故栖郡以事上諸朝詔貸馬罪還元官李椓及見椎屍言之尚怖果馬超之勇而有智蓋暗合唐韋自東殺二野叉之法也 李引叢澤

海島長人

河灣滕車志 建炎間泉州有人泛海值惡風漂至一島其徒數人登岸但見花草甚芳美初無路徑行人一大杖有溪限其前水石清淺衆皆揭涉得一徑入大山谷間俄見長人數十身皆丈餘耳垂至腹即前擒數人者每兩手各挈一人提携而去至山谷深處擧大鐵籠罩之長人常一人看守倦即卧石上捲其耳為枕焉時揭草取一人擲去其衣衆共裂食之内一人竊於草下掘土為窟每守者睡熟即搖刀掘之穴透得逃走至海濱值番舶得逃言其事莫知其何所也 武康縣丞盛平志說

姑蘇長人

岳珂桯史 余兄周伯以淳熙丙申召為太府簿時姑蘇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漢不復能嫁娶每行勸倚市簷憩坐如堵牆不可出出輒傾市從觀之日啗斗餘無所得食因適野為巨室受囷粟蓋立囷外即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以是皆徹偃有瑞以輅使客見之大驚遂入奏詔廪之殿前司時郭為帥周伯間一往必欲啗其督如鐘德壽時欲見之懼其聚民乃卧之浮于海至望仙專舟焉

夢殿前長人

南史陳本紀後主禎明二年沈若道夢殿前長人朱衣武冠 詳夢

射什長人

新唐書王方翼列傳方翼早孤哀毀如成人時號孝童嘗夜行見長人丈餘引弓射什之乃朽木也太宗聞擢右千牛馬純陶朱靳錄有山人桯之祥朝議宇單父云崇寧二年蜀中大水江中流下一裙衫為人所得長二三丈先是有數獵者從龠于峨嵋山行十餘日忘路之遠近者至一處山川極險深隅澗有長人蹈坐崖一虎循若猫大因發弩以藥矢射之且仆虎乃轉山而去獵者欲過澗視之腥不可近即登大樹伺之須臾其輩五六人武男武女來視中箭者左右瞻顧若求其讐即而扶舁以四獵人歸話于人皆莫之信至是始驗其不妄乃知深山窮谷固有異物也

夜見長人

史記孝武紀公孫卿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一長人長數丈就之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

入水見長人

禪林類聚法原門云投子青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云如何是相付底事師云金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云恁麼則入水見長人

短人

太平御覽方言曰㸑矲 補指反 短也江湘之會謂之㸑 昨啓反 又曰㢝桂材之中謂短矲東楊之間謂之㑌 今俗呼小為㢝矲揩也㑌言㑌視也 名荀卿子非相篇曰帝舜短周公短楚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不勝衣而定楚國 家語曰高柴齊人字子羔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為人篤孝居魯見知 左傳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 臧紇武仲也鄫屬魯故救之 狐駘邾也 國人誦之曰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注臧紇短小故曰小子 臧紇短小故曰朱儒 晏子春秋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為小門而迎晏子晏子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狗門入王曰全齊無人耶使子為使晏子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為無人使賢者使於賢國使不肖者使於不肖之國以嬰為不肖故使王耳 古文瑣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一短大夫賓於前晏子曰君所夢何如哉公曰其賓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俛晏子曰則如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俛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果伐宋 劉向說苑曰齊遣淳于髡到楚為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無人而使子來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臣腰中七尺之劍欲斬無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共飲酒 張華博物志曰齊桓公獵得一鳴鵠宰之嗉中得一人長三寸三分着白圭之袍帶劍乘車罵詈瞋目後又得一折齒方圓三尺問群臣曰天下有此及小兒否陳章答曰昔秦胡充一舉渡海與齊魯交戰傷折版齒昔李子敖於鳴鵠嗉中遊長三寸三分 史記曰秦倡朱儒優旃始皇時置酒天雨陛者寒旃矜之乃大呼曰汝雖長尚立我雖短故幸休始皇乃使皆代 漢書曰嚴延年

爲人短小精幹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繼也　樓護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與谷永俱爲伍侯上客　東方朔待詔公車奉禄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紿音迨騶朱儒師古曰朱儒短人也騶廐之御騶也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叩頭請罪居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長九尺三寸俸一相粟米二百四十　朱儒長三尺餘亦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上大笑因待詔金馬門　郭解爲人短小恭儉諸公以此重之　蔡義爲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常兩吏扶乃能行　張蒼不滿五尺蒼父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穀長六尺餘　宣帝時渤海盜賊起上以龔遂爲太守召見遂形貌短小帝見心內輕焉及對賜黃金乘傳去　纂文曰漢光武時穎川張仲師長二尺二寸亦出王充論衡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周滂字次彥世祖到常山問可治兵者誰滂男以滂對世祖見滂短小以爲不能將帥滂對有詞理拜穎川尉丞　東觀漢記曰張重日南計吏形容短小明帝問云何短小吏答曰臣日南計吏非小吏也

袁宏漢記陰后短小舉止有失儀左右掩口而笑　汝南先賢傳曰周舉字宣光姿貌短陋有晏子之風　陸胤廣州先賢傳曰徐徵字君外爲人短小果敢　劉彥明燉煌實錄曰汜滂字世瓌博學善屬文爲人短小弱冠屢陳損益　魏志曰樂進字文謙容貌短小膽烈從高祖帳下吏　魏氏春秋曰魏武王姿貌短小神明英徹　吳錄曰張蕃字仲輔爲人短小顧譚以短戲之曰朱儒朱儒有何德令我思君罔極　三國典畧曰齊孟業有盛名初司州牧清河王岳聞業名召爲法曹見其容貌短小笑而不言及尋斷決之處乃謂業曰卿決斷之明可謂有過軀之用　臧榮緒晉書曰山濤字濬元匡疾不仕世祖聞其短小而聰敏欲見之濤固吝濬元自謂形宜絕人事不肯受詔論者奇之　續搜神記曰司徒蔡謨親親有王蒙者單獨常爲蔡公所收養蒙長纔及三尺似爲無骨登牀輙令人抱上　桓譚新論曰諺云朱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　沈約宋書曰王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　劉璠梁典曰徐摛起家太學博士周捨舉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乃爲晉安王侍讀　崔鴻前涼錄曰宗醜字仲業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朴不好華競形狀短小體有鱗甲仕至西平太守蔡邕短人賦侏儒短人焦僥之後出自外域戎狄別種

去俗歸義慕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則象父唯有晏子在齊辯勇匡景拒崔加刃不恐其餘尫幺劣厭僂寠嘖嘖怒語與人相拒蝶躁嗜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罵詈咨口衆人患忌難與共侶是以陳賦引譬比偶皆得形象誠如所語詞曰雄荊雞兮鶩鷿鵜鶘雛兮鶉鷃雌冠戴勝兮啄木兒觀短人兮形若斯熱地蝗兮蘆即且子如切爾中蹹兮菳蠕須上音而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閫兮梁上柱䗊蛩頭兮斷柯斧柄鞴鞁兮補履樸脫輔椎兮㨔䈐杵視短人兮形如許　絕域短人太平御覽詩含神霧曰東北極有人長九寸家語孔子曰焦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國語同列子曰從中州以東三十萬里得焦僥國人長一尺六寸東北極有人名諍音倩人長九寸　山海經曰周饒國爲人短小著冠帶一曰焦僥國　郭璞山海經圖贊曰焦僥極麽門可反諍人唯小四體具足眉目了　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小人焉長一寸圍如長朱衣玄冠乘軺車導引有威儀人遇其乘車並食之其味辛楚終不爲蟲豸所咋並識萬物名字殺腹中三蟲又曰西海之中有鵠國男女皆長七寸自然有禮好經論跪拜壽三百歲人行如飛日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鵠鵠遇吞之上壽三百歲在鵠腹不死而鵠一舉千里張華注曰此陳章對齊桓公云西海之外鵠國男女皆七寸　漢武故事曰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足疑其山精常令在案上行召東方朔問朔至呼短人曰巨靈汝何忽叛來阿母還未短人不對因指朔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年此兒一作子不良已三過偷之矣遂失王母意故被謫來此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　短人謂上曰王母使臣來告陛下求道之法惟有清淨不宜操擾復五年與帝會言終不見　魏略西域傳曰短人國在康居西男女皆長三寸衆甚多康居長老傳常有商行迷惑失道而到此國國中甚多珠夜光明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　魏志倭南有朱儒國人其長三四尺去女王國四千餘里　廣志曰東方有人長三尺君長出行導衛威儀有若中國人又有小人如螻蛄手攬之滿手得二十枚外國國焦僥國人長一尺六寸迎風則偃背風則伏眉目具足但野宿一曰焦僥長三尺其國草木夏死而冬生去九疑三萬里王子年拾遺記員嶠山有陀移國人長三尺壽萬歲　廣延之國人長二尺金樓子志怪篇一足國人長九寸書侏事類短小人　古夢書凡夢侏儒事不成侏儒方言侏儒短小人也傳臧紇戰敗國人歌曰侏儒侏儒使我敗于狀注臧紇短小故也項質焦僥國語焦僥氏長三尺短之極也注西北蠻也優旃史優旃秦倡侏儒也巨靈漢武故事東

郡送一短人長七寸名曰雷䁾小丈夫孟嘗君晏子短以相齊晏子長不滿六尺而相齊蔡義小而佐漢漢蔡義為丞相年八十短小無鬚眉行步俛仰常兩吏夫持乃能行也短主簿王恂為桓溫主簿為人短小敏捷曰短主簿長七寸神異經曰西海有一鵠國人長七寸日行千里如飛百物不敢犯民海鵠鵠吞之壽二百歲在鵠腹中不死或云才子敖也短黑賈充女晉惠妃醜而短小是以區區纂質還為楚國之賓瓊瓊微容遂入蔡邑之賦僬僥不可使舉朱儒不可使援

一人

敘類禮曰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左氏曰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乎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書湯誥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 湯誓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 盤庚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作猷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 泰誓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多士予一人惟聽用德 康誥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君陳惟予一人膺受多福 微子之命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 周官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君奭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冏命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呂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冏命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逮詩下武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左傳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其上襄二十四年管子法法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羣書足用體題 元良 民上 至尊 無二之尊 元良 有慶 多福 正邦 寧家 作猷 賦偶 睿聖在上元良作君 家撫中國天臨下民 四方無虞慶則民賴 百姓有過罪惟朕躬 德之中正誕受休命 邦之惟快實關厥身 賦隔予或無良實賴同心之輔 治如不足敢忘無睦之勤 攔江綱 體字 元良 睿聖 邦家 有慶 用德 作猷 賦句 尊則無二以正萬邦之地 撫馬征 詹永清四海之區 四方無虞寧者歸朕 百姓有過罪惟一人

官人

書皐陶謨知人則哲能官人詩大雅棫樸文王能官人也左傳襄公十五年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蔿子馮為大司馬公子櫜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傳子世質則官少世文則吏多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百殷二百周三百韓非子外儲說左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文中子中說事君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陳逵曰周禮胥史執事而已非委之以政教也秩秩有功賞已而已非假之以名器也秦政酷故用吏才而官不擇才 古者士登乎仕士謂俊造也從王命為仕吏執乎從祿以報勞官以授德新唐書陳子昂傳陳子昂奏八科二官人官人惟賢政所以治也然君子小人各尚其類若陛下好賢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終而不能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又不肯勸反是則天下之賢集矣唐繪劉廼字永夷天寶中宋昱知銓事廼方謂因進書曰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此唐虞以為難今文部始掄材終授任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昔禹稷皐陶之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今有司徒委一二小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何其易哉夫判者以狹詞短韻為體是以小冶皷衆金雖欲為鼎鏞不可得已故雖有周公尼父圖書易象之訓以判責之曾不及徐庾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故干霄蔽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以後於栝栰能吟虎嘯希聲也尚粃舌之感必下於蛙蠅豈不悲乎誠能先政事次文學退觀其治家進察其臨節則尨鴻深沈之事亦可以窺其門閾矣宋歐陽文忠公集議學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真偽之情未辨若遲取之歟待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以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內舍

觀人

家語好生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也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 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 相馬以輿相士以居 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論語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曾子脩身章故目者心之符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

外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觀説之流可以知其術矣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臨事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惛也喜之而觀其不踰也飲之而觀其有當也是故臨事而不衆者鮮不濟矣孟子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莊子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荀子古之人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措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陷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詘邪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主之道也　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非相篇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性惡篇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大略篇　管子觀其交遊則

其賢不肖可察也　鶡冠子天則篇臨利而後可以見信臨財而後可以見仁臨難而後可以見勇臨事而後可以見術數之事　通鑑綱目魏文侯問相於李克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史記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西漢書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爲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爲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無厭也景帝詔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棻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量敘傳　劉向説苑營於利者多患輕諾者寡信　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談叢篇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也愀然清淨者衰絰之色也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　管仲問東郭垂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云云權謀篇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尊賢篇淮南子氾論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貨財以知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楊子脩身觀乎賢人則見衆人司馬光曰賢人能爲人所不能必有以殊乎衆　觀乎聖人則見賢人光曰卑者有所不能及觀乎天地則見聖人光曰天地聖人之所取法東漢書燕頷虎頸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相者謂班超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對云云贊隅子三王餌之以重寶而貪廉之心明矣試之以美色則邪正之日定矣加之以威勢則勇怯之氣著矣晉書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者似達是以亂道戴逵論子家子士之賢否於文章上未可見而於利欲上最易見劉子馬有騏之一毛不可謂之騏龍有蛇之一鱗不可謂之蛇　善觀人者猶賦胡之別刀賦胡是春秋時月人也孫陽之相馬孫陽即伯樂也文中子關易子以處貧賤而不攝可以富貴矣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　富觀其所與既達曰與貧則仁與奸則賤貧觀其所取取於義則安取於利則危達觀其所好好賢則治好安則亂窮觀其所爲爲善則生爲惡則死省心銓要不臨難不見忠臣之心不臨財不見義士之節宋史高宗從容問岳飛卿得良馬否對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則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故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啖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

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故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宋張南軒集答葉定　定謂知人之道自古所難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至人焉廋哉孔子曰視其所以至人焉廋哉夫孟子之説非不切要及觀孔子之言則又詳且盡不知於此可以分聖賢否曰孟子之言是初見其人要得其大綱孔子之言是詳察其人終身事言各有指也後之欲知人者當兼用之以孟子之言觀人於初見之時以孔子之言察人於閒暇之際則不差矣語録晦叔問觀人之法孟子只聽其言觀其眸子孔子既視其所以又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二者同異曰孟子之説一見可知其人之大綱如今見一人聽其議論觀其容色其趨向亦可見如孔子之説又詳審視其所以視其所爲也然後觀其所由義乎利乎若由於義矣又察其所安其歸宿處也視輕於觀觀又輕於察又問此説用之自觀可否曰只是觀人若是自觀則太輕使雖於察上用工觀過斯知仁亦是觀人爾非自觀也容齋筆記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太公又曰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辭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以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

曰試之以色以觀其正。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
態。八證備則賢不肖別矣周書云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六證以觀
察之作官人曰。富貴者觀其禮施貧賤者觀其德守嬖寵者觀其不驕奢
隱約者觀其不懾懼少者觀其恭敬好學而能悌壯者觀其潔廉務行而
勝私。老者觀其意慮謹強其所不足而不踰父子之間觀其孝慈兄弟之
間觀其和友君臣之間觀其忠惠鄉黨之間觀其誠信省其居處觀其義
方。省其喪哀觀其貞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設之謀
以觀其智示之難以觀其勇煩之事以觀其治臨之利以觀其不貪濫之
樂以觀其不荒喜之以觀其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酒以觀其恭縱之色
以觀其常遠之以觀其不貳邇之以觀其不倦復其微言以觀其精曲省
其行以觀其備莊子列禦寇篇云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故君
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
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
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此太公周公孔
子觀人之法最為詳密家莊濬然若無意於世者亦潛斯言乃知家莊一
書不皆寓言也劉炎邇言遺變不迫其人未可量也處常失措其餘不足

觀也已又曰軒冕榮身視之若無簞食蓬戶視之若有斯人也中之所有
者大而外之所無者小矣所有者大無不可為。所無者小無復可污又曰
外奪而內歉者必為人之所不屑為貌濂而實王者必能人之所不能為
元胡祇遹紫山集人之知見志趣賦分既定苦不可移小不可使之大近
不可使之遠士夫居閑不喜觀書好為博奕摴蒱奴之戲是蓋以讀書為
苦而以博奕為樂也衣冠則士夫見趣則摴蒱奴耳居官者不以政治勳
業致君澤民為樂而日與優伶女妓酒色聲樂為娛其位則卿相其志趣
則伶倫也唐莊宗身居九五甘離群優至於批頰喜不為辱此賦分之卑
凡也。善觀人者觀其趣向作為可以卜其吉凶禍福晉武帝之所不求者
所言皆家人常事而無經國之遠謀故羊叔子之先見識晉武之易足易
滿故曰平吳之後方勞聖慮馬援之見公孫述出曰區區修飾邊幅如偶
人形子陽井底蛙耳真知人哉使公孫述之知識才量在於混一六合則
不吐哺走迎則祖幘坐迎矣凡說細娛而不圖大患私小知而不求遠謀
皆賦分使然而莫之能移矣尚書俞論策故論人者不當觀之於春濤
洶湧之時而當觀之於霜降水涸之際不當求之於春華繁茂之日而當
求之於枝葉剝落之餘欽齋泛說　觀人之術或取之於竹頭木屑或

取之於覆猴閑物或取之於所居必葺或取之於道塗之潔及夫史漏之
殿。陳仲舉不掃一室便見一生不了了矣
事實韓非子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
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答曰予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
月復召以為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
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
罪益信國語周語柯陵之會在魯成十七年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
視遠望視遠也步高舉足高也晉郤錡見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迂
迂加誣於人郤至見其語伐伐其功也齊國佐見其語盡國佐齊卿國
歸父之子國武子也盡者盡其心意善惡褒貶無所諱也魯成公見言及
晉難及郤犨之譖言及晉難己之難及為郤犨所譖也單子曰君何患
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見於晉今君曰將
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
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
知其心矣目以處義宜也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存體而足
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

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
遠曰絕其義謫譴也。言日日絕其宜也。足高曰棄其德人君容止例玉有
節。今步高大宜弃其德也言爽曰反其信爽忒也反違也聽淫曰離
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踐履也動循德也口以庇信庇覆也
言行相覆為信也。耳以聽名者也耳所以聽別萬事之稱名也故不可不
慎也。偏喪有咎喪。亡也步言視聽四者而亡其二為偏喪有咎有咎及身
也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爽當為喪字之誤也。喪二視
與步也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三卿上三人也
俊有五人為五大夫故號曰八郤高位寔疾顛高者近危疾速也顛隕也
厚味寔腊毒厚味喻重祿也腊亟也讀若廣昔酒爲味厚者其毒亟也今
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伯錡也叔犨也季至也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
掩人掩人之美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
焉與與於禍也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
人能受盡言。異聞過以自改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
福國德以國有德也鄰於不修於不修德者為鄰也今君偪於晉而鄰於
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長

也之人謂叔孫僑如也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於柯陵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弑齊人弑國武子在晉成十八下劉向說苑君道齊景公曰吾聞高繚與夫人遊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為地戰者不能成王為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為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祿仕之臣也何以補君孔叢子記義衛出公名輒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言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古舜之舉人吾又親耳目之是則己之耳目無已時也君苟付可付付可付亦如堯之付舜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乎公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惟君脩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帑乃其所有也從繼賓之列其庸多矣若無此鬚鬢非伋所病也昔堯身脩十

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脩八尺有奇餘也面頰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背望視望視猶若望羊視武禿骭背僂亦聖骭背也不以鬚眉美鬣為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鬚之不茂也　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答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才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狀醜惡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吶吶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趙文子晉獻文子趙武也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及利死不屬其家此其為有德者也吶音奴以穆軀形方諸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常行臨淄市見屠商焉屠商蓋古商之為屠者身修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敢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祖龍是乃屠商之姪名子高於市見之不知其姓名但以曾商齊王熟之故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淄宰孔叢子太中大夫範孝曰範孝史無其傳人之性分氣度不同有體貌亢蹤色厲矜莊儀容不衆似若能斷而

當事少決不遂其為者武性玄靜不與俗競氣不勝辭似若無能而涉事不顧臨危不撓者是為似若強焉而不能勝量似若弱焉而不可奪也君子觀之以表推內察容而度心所以待之若是似類相亂如何取實乎子豐曰孔子之說事常時人夫人者患在不察也人之所綜物才志也慮協於理固以守之此之謂強知足以通變明足以破偽情足以審疑果足以必志固可以先事而功成矣即所謂寬柔內思不報無道之強宣詩形氣之助乎若乃貌濟內荏高氣亢戾多意儒踈理不克分業不一定執志不果此謂剛稜非強者也是故君子欲必其行由是論之強弱之分不取於氣色明矣必也察志在觀其行事乎非定計於內而敏發於外孰能稱此強名乎哉　淮南子氾論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許由讓天下終不利封侯　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今廬江是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辨決弟也擊劇決弟罷勞之貴各有等也或日子發辯擊之勞佚齊子發某設勞勞佚之節是以楚知可為兵帥問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繻古蔡編謝元戶淮淝之寄衆咸不然獨郗超知之曰吾在桓府見其使才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桓溫決伐蜀之計衆疑未易獨劉惔知之或問其故

云以蒱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為也甚如嗽薙留自陶侃知庾亮之實政米價不答王導知王述之不癡鍾毓因射以知魏舒之才王濟因騎以知王湛之嫿若此者衆竊謂晉士亦善覘人矣自微占著偽不銜真孰謂其皆清談乎故君子必克勤小物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七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七十九　九眞

人

知人

書皋陶謨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潤泉日記在知人在安民
窮千古亘萬世之明謨也論語堯曰章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朱公遷四書通旨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衆曰右明知人之本　視其所以章爲政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章離婁上父在觀其志章爲政觀過斯知仁矣章里仁始吾於人也章公冶論篤是與章先進君子不可小知章衛公衆惡之必察焉章衛公鄉人皆好之何如章子路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章盡心下右明觀人之道　愚謂自知言而言之則知言可以知人自觀人而言之則容貌辭氣乃觀人之一節故孔子於論篤猶有疑孟子謂聽其言而又以觀其眸子也　又知言知人是從言其理聽言觀行是因事我而言之唐書劉蕡策曰君以知人爲明臣以正特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正特則固本而守法龔昱樂庵語錄但患我不知人不患人不知我四凶不知舜舜知四凶

少正卯不知孔子孔子知少正卯黃氏日抄不知其人而使之不集事則均受不才之名各以其長易地使之皆以才稱胡五峯知言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詞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爲君子任己蓋非者鮮不爲小人胡五峯集其聞諸先君子曰知人之哲無過於堯有言丹朱可登庸者已知嚚訟有言共工若予采者已知其象恭有言伯鯀可治水者已知其方命有言舜可遜以位者則曰俞聞之矣妻舜以二女觀其刑家二女嬪虞瞽叟底豫而家齊乃命以位觀其治國五典克從百揆時叙四門穆穆而國治納于大麓使大錄萬幾之政觀其平天下無烈風雷雨之迷天地之和應而天下平然後授以帝位此事理之次不可易者也司馬子長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爲聖吁安得此淺陋之言哉夫處己之難莫難於正心誠意處物之難莫難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觀其家齊國治天下平則知其意誠心正與天地參不可以有加矣於是又使入山林川澤豈所以試乎且烈風雷雨非可期者也設若不遇堯將遂無知其聖耶此真齊東野人之語而子長不察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故君子於文詞有滯者取其理與意可矣諸子瓊書穆公觀百里奚牧牛而知其爲君子說苑君道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說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　簡子內省而外知人說苑君道趙簡主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爲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官人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行辭非難也大聖之與大佞難也宋成曰夫大聖之道廣若天地世莫詳辨故周公未免於流言仲尼猶疑於東家者也夫大佞之巧變若影響人罕察識故胡亥也終昧趙高之奸德宗也不悟盧杞之邪人主宜慎之吳秋曰若周公忠勤而被流言王莽折節以斂虛譽嗚呼能參以似者爲無難宋成曰夫似者道小識淺故易知吳秋曰嗚呼人之難知也君能參之

以辨似者則無難矣若周公伊尹之聖也豈爲不利也王莽篡漢之爲也豈能歸政哉故曰不難孟子曰伊尹聖之任者也　又曰見王莽以欺見賊參以上則真僞易知矣少微通鑑班彪王命論曰漢高祖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誠信容齋隨筆漢祖至南鄭韓信亡去蕭何自追之上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乃拜信大將遂成漢業唐太宗爲秦王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喬曰去者雖多不足吝杜如晦王佐才也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乃表留幕府遂爲名相二人之去留係興替治亂如此蕭房之知人所以爲莫及也樊噲從高祖起豐沛勸霸上之還解鴻門之厄功亦不細矣而韓信羞與爲伍唐儉贊大宗建大策發蒲津之謀定突厥之計非庸臣也而李靖以爲不足惜蓋以信靖而視噲儉猶熊羆之與狸狌耳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必待將如韓信相如杜公而後用之不亦難乎惟能賞蕭房於帷幄中拔茅彙進則珠玉無脛而至矣西漢書兒寬傳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爲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張楊浦江傳舒武問漢武帝如何

主先生曰英主也識霍光於不移步處識金日磾於不轉盼處此二人皆有定力果能成大事　容齋五筆霍光事武帝但為奉車都尉出則奉車入侍左右雖以小心謹飭親信初未嘗少見於事也一旦位諸百官之上使之受遺當國金日磾以胡父不降沒入官養馬上因遊宴見馬於造次頃刻間異其為人即日親近其後遂爲光副兩人皆能稱上所委然一日用四人若上官桀桑弘羊亦同時輔政幾於欲害霍光苟非昭帝之明社稷危矣則其知人之哲得失相半為未能盡此雖帝堯之聖而以為難也　有官龜鑑丙吉病篤宣帝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冤太僕陳萬年敦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惟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吉薨徵用三人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　東漢書宋弘傳宋漢子則爲鄢陵令亦有名迹拔同郡韋著扶風法真稱為知人　續後漢書王昶傳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伯父柔字材優父澤字季道少時聞郭林宗知人共往候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雖然材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世後柔至北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　蔣濟傳建安十四年民有誣告濟

為謀叛主率者操聞之指有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亦從理出之　經進堂分門故事趙壹字元叔往造河南尹羊陟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奇之謂壹曰曠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望其風采　澗泉日記龐士元至吳顧劭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祕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劭安其言而親之　續談助殷芸小說何顒妙有知人之鑑初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顒顒謂曰君用思精密而韻不能高將為良醫矣仲景後果有奇術出典先傳顒有知人之鑑在房州日龐統為半英雄後統附劉備見待次諸葛亮如其言　汝南中正周裴表稱許劭高節遺風與郭林宗李元禮盧子幹陳仲弓齊名劭特有知人之鑒自漢中葉以來其狀人取士援引扶持進導招致則有郭林宗若其看形色目童亂斷冤澤摘虛名誠未有如劭之懿也嘗以簡別清濁為務有一士失其所便謂拔之潰汙雖負薪抱關之類吐一善言未曾不有亭究欣然兒子政常抵掌擊節自以為不及遠矣劭幼時謝子微便云此賢當持汝南管籥與子昭憤責之于年十五六為縣小吏劭一

見便云汝南第三士也此可保之後果有令名小劭列傳　抱朴子袪惑篇知人之淺深實復未易古人之難誠有以也白石似玉奸佞似賢賢者愈自隱蔽有而如無奸人愈自衒沽虛而類實非至明者何以分之　晉書王雅傳雅字茂達東海郯人魏衛將軍肅之曾孫也孝武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為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既居外戚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稟性峻隘無所包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畧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今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為亂階矣帝以恭等為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己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　華譚傳譚為郟城令過濮水作莊子贊以示功曹而廷掾張廷為作荅教其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升擢及譚為廬江廷已為淮陵太守又舉寒族用訪為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譚為知人　世說新語王夷甫父乂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乃歎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

者必此子也　晉陽秋曰夷甫父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　郗超與謝玄不善苻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　車頻秦書曰苻堅字永固武都氐人本姓蒲祖父洪詐稱讖文改曰苻言己當王應符命也堅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石氏亂洪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頭爲龍驤將軍肩頭堅小字也健即拜為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號死子生立凶暴虐臣殺之而立堅堅立十五年遣長樂公丕攻沒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衆號百萬水陸俱進次于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旗千里首尾不絕乃遣告晉曰已為晉君於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　于時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　中興書于時氐賊強盛朝議求

文武良將可鎮靖川方者衞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郗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爲王致力乘中鳴雲露平還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其手曰事克當相用爲荊州既而忘之以爲南郡郡自官名曰朗字世彥弘農人楊氏譜曰朗祖囂典軍校尉父維冀州刺史王隱晉書曰朗有器識才量善能當世仕至雍州刺史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帝尋崩得免後兼三公署數十人爲官屬此諸人當世時並無名後皆被知遇于時稱其知人　北史周本紀文帝至并州齊神武以帝非常人曰此小兒眼目異將留之　宇文猷傳猷仕周累遷吏部擢八人爲縣令皆有異績世以爲知人　唐會要武德七年高祖謂吏部侍郎張銳曰今年選人之内豈無才用者卿可簡試將來欲縻之好爵於是銳以張行成張知運等數人應命時以爲知人　隋唐嘉話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銓人至梁公房蔡公杜愕然端視良久降階與之抗禮延入内廳共食甚恭曰二賢當爲興王佐命位極人臣杜年壽稍減於房耳願以子孫相託貞觀初杜薨於右僕射房位至司徒秉政三十餘載張橫浦心傳録先生云房玄齡杜如晦在隋時俱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曰僕閱人多矣未見有如此郎者見

如晦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器俱以子孫托之若以容貌見異此特一技之精未容遽託以後二公平日所爲而較孝基之言雖不必容貌固可坐想其非常人孝基所見必其人事中有卓然異人者子孫之託未易輕云也孝基豈竊術之士以是爲託子孫之道哉亦察其必有以耳　唐書王珪字叔玠季父頍通儒有鑒裁尤所器許始隱居時與房杜善母李嘗曰兒必貴會玄齡等過其家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秦瓊字叔寶爲隋將來護兒帳内母喪護兒遣使弔之吏怪曰弔何也護兒曰是子才而武志節完整豈久處貧賤耶　新唐書李勣傳勣拔黎陽倉就食者衆高季輔杜正倫往客焉及平虎牢獲戴胄咸引見卧内推禮之後皆爲名臣世以勣知人　裴行儉傳行儉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勮謂曰二君後當掌銓衡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衒露豈享爵祿者哉炯頗沉嘿可至令長餘皆不得其死所引偏裨若程務挺張虔勗崔智辯王方翼党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類爲世名將儀奏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　江夏王道宗傳貞觀十四年復拜道宗禮部尚書時侯君集立功於高昌自負其才潛有異志道宗嘗因侍宴從容言曰君集智小言大舉止不倫以臣觀之必爲戎首太宗曰何以知之對曰見其恃有微功深懷矜伐恥在房玄齡李靖之下雖爲吏部尚書未滿其志非毀時賢常有不平之語太宗曰不可億度浪生猜貳其功勳才用無所不堪朕豈惜重位第未到耳俄而君集謀反太宗笑謂道宗曰君集之事果如公所揣　婁師德字宗仁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　席豫傳豫出鄭州判史韓休輔政舉代己入拜吏部侍郎玄宗曰卿前日考功職詳事允故有今授豫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號席公云　錦繡萬花谷安祿山自范陽入奏九齡謂同列曰亂幽州者必是胡也其後從張守珪失利九齡判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猶戮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請斬之元宗惜其勇曰宜以王夷甫識石勒耶後至蜀追恨不從九齡之言感定錄　唐語林杜丞相鴻漸世號知人見馬遂李抱真盧杞陸贄張弘靖李藩皆云並爲將相既而盡然又大司徒杜公見張弘靖曰必爲宰相貴人多知人也如此　唐諭李珏字待價甫

冠舉明經李絳見之曰日角珠庭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　呂諲知杜鴻漸元載才薦于朝後皆爲宰相　鮑方字子真正元元年策賢良方正得穆質裴復柳公綽歸登崔邠等世以方知人　新唐書吳武陵傳李愬節度唐鄧吳武陵薦李景儉王德儉智沉敏可表以自副時號知人　續世說裴度自蔡州行營宣諭還憲宗問諸將之才度曰臣觀李光顏兒義能勇終有所成不數日光顏奏大破賊軍於時典帝尤歎度之知人　南郡新書韋夏卿善知人道逢再從弟執誼從弟渠牟及丹三人皆第二十四並爲郎官簇馬久之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輒欲題目之謂執誼曰必爲宰相善保其末謂渠牟曰弟當別承主上恩而速貴爲公卿謂丹曰三人之中弟最長遠而位極旄鉞皆如其言　唐語林夏卿不經方鎮唯上於東都留守辟吏八人而路公隨皇甫崖州鎛皆爲宰相張尚書賈陝給事平仲衛大夫中行李常侍翔李諫議景儉李湖南詞皆王顯官亦知名矣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及故縶召與語大奇之謂君才識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與之客亦不讓語訖上船奴婢憂塞者鞭撲之裴公益以爲奇其人乃張建封也　新唐書牛僧孺傳僧孺以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韓弘入

朝其子公武用財賂權貴杜塞言者餞而弘公武卒孫𧨏不能事帝遣使者至其家悉狀貲簿校計出入所以餉中朝臣者皆在至僧孺獨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錢千萬不納帝善之謂左右曰吾不謬知人遂是以相五代史李穀事周世宗為宰相時扈載以文知名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之久而朴以問曰扈載不為舍人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耶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為學士居歲中病卒議者以穀能知人朴能薦士澠水燕談錄河東柳先生開以高文苦學為世宗師後進經其題目者翕然名重於世嘗有詩贈諸進士曰今年舉進士必誰登高第孫傳及孫僅外復有丁謂傳史為何未幾何僅連牓狀元謂亦中甲科先生之知人也如此宋史劉濤傳清泰初中書舍人盧導受詔主文將鎖宿濤力薦薛居正以為文章器業必至台輔導取人後果為相世稱其知人雲谷雜記太宗天姿超絕識見夐異非秦漢以下帝王所可及至於知人不但灼見其賢否其榮悴壽夭皆逆於一見嘗顧錢若水謂左右曰若水風骨秀邁神仙姿格苟用之則才力有餘朕只疑其未即促隘若至大用恐逼迫之至道初為同知樞密院事後知并州覺年方四十四賈黃中罷參知政事知襄州上言母老乞留京

師太宗謂侍臣曰朕念黃中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因曰蘇易簡之母亦如之暨黃中卒母果無恙易簡在禁林八年寵待之深夐出竟等李沆入玉堂後於易簡二旦先除參政而以易簡為承旨賜賚與沆等易簡不甚悅上謂之曰欲正舊典先合用卿然欲令卿延厚壽基稔育問望乃先用沆宜無歉益知其數之促也易簡以母老急於進用因乾明聖節進內道場醮步虛詞十首中有玉堂臣老非仙骨猶在丹臺望太陽之句上悉其意伊參大政未幾遂卒年三十九三人者悉如所料又熙寧元年呂溱為京尹上疑時府推官周約隨趨於後神宗忽問呂曰卿體中無恙否對曰臣無事斯須又問卿果覺安否呂又對曰臣不敢強時呂公神彩氣焰略無少虧將退又問周卿見呂溱如何周對曰以臣觀溱似亦無事呂出殿門深疑之蹔巾拂面索鏡自照問周曰足下果見溱如何周曰龍圖容彩安靜無自疑也後數日果感疾遂還不起上識鑒之妙得於家傳故同符如此宋史列傳富言者呂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勳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即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趙善璙自警編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公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邪抑鄙言不足聽邪文靖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識　王文正公常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久遠果何如對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後謂果被流竄　李文正公昉常期王文正公旦必為相自小官薦進之公病召王公勉以自愛既退謂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為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許公時為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他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問及此人退而訪之其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已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既而許公自濱罷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為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卒與沂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

公皆嗟嘆以為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得其事於許公敍於許公神道碑畧敘一二槐庭濟美集梅侍讀詢以文雅自任久在侍從急求為濠州既被命見先文正文正曰何以求此曰聊以溫飫耳文正曰侍差一通判去伴舍人讀書梅既去怏怏益不平未幾差博士呂夷簡通判濠州梅語人曰何處得箇呂夷簡來也會讀書梅詢文正適與王沂公同坐堂上王因以梅語白文正曰君善待呂公呂公它日與王公同作相舍人方作學士梅愈不平王亦以為過言其後王沂公呂文靖同宰席梅適除學士後山談叢陳恕領春官以王文正為舉首歲中拔劉子儀于常選自云吾得二俊名世才也是不愧於知人楊文公以為然謂王陽休山立宗廟器也續通鑑長編仁宗慶曆七年問宋祁曰孫奭馮元有子孫在朝否祁曰奭子瑜為崇文院檢討元子諡監內衣庫帝問其材行何如祁以實對帝曰二人名儒奭尤淳正東軒筆錄劉沆為集賢相欲以刁約為三司判官與首台陳恭公議不合劉再三言之恭公始允一日劉作奏劄子懷之與恭公上殿未及有言而仁宗曰益州重地誰可守者二相未對仁宗曰知定州宋祁奇人也陳恭公曰益俗奢侈宋喜遊宴恐非所宜仁宗曰至如刁約荒飲無度猶在館宋祁有何不可知益州也劉公惘然驚懼於是宋知成

都而不軾以約薦馬歐陽公歸田錄宋尚書祁爲布衣時未爲人知孫宣
公奭一見奇之遂爲知己後宋舉進士驟有時名故世稱宣公知人澠水
燕譚錄慶曆二年仁宗用范文正公㕘知政事韓魏公富韓公爲樞密副
使天下人心莫不惟快徂徠先生石守道作聖德詩曰惟仲淹弼一䕫一
卨又曰琦以甡礪豈視居𥡴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后富范爲宋之名臣
而魏公定冊兩朝措天下於太山之安人始歎先生之知人也燕語考異
前輩多知人或云亦各有術但不言尒夏文莊公知蘄州龐莊敏公爲司
法嘗得時疾在告方數日忽吏報莊敏死矣文莊大駭曰此人當爲宰相
安得便死吏言其家已發哀文莊曰不然即自往見取燭視其面曰未合
死召醫語之曰此陽證傷寒汝等不善治誤爾亟取承氣湯灌之有頃莊
敏果蘇自此遂無恙世多傳以爲異張康節文昇田樞密况出處雖不同
其微時皆文莊所薦也趙善璙自警編吳長文子璟素以堅挺有器節稱
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爲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
蓄不深發心卷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
韓魏公嘗云吳長文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爲必可致太平唯長文
獨語所知曰王安石心狹性狠不可大用其後果如所言　韓魏公自長

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州陛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
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
地則不可上又不荅公使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金陵荅楊忱
一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　熙寧二年富弼
自亳州被劾移判汝州過南京張安道留守當公未見坐久之富公徐曰
人固難知也張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也張公曰皇祐間方平知貢舉
或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
之方平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蓋富公素
喜荊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姦云涑水記聞范仲淹字希文早孤從其
母適朱氏因冒其姓名與朱氏兄弟俱舉學究少尫嘗與衆同見諫議大
夫姜遵遵素以剛嚴著名於人不款曲衆客退獨留仲淹引入中堂謂其
夫人曰朱學究年雖少奇士也他日不唯爲顯官當立盛名於世遂參坐
置酒待之如骨肉莫測其何以知之也年二十餘始改科舉進士堯夫云
西齋話記廉使錢公若水善知人太尉王公旦始直史館錢已同知樞密
院每見而歎曰王公他日窮極富貴世無與比翰林學士李宗諤新登第
大有聲望皆謂可繼其先相國之躅錢公云李五丈行何官不作而恐不

滿五十歲咸平中錢爲工部侍郎知開封府李與梁顥趙安仁並命掌誥
錢云三舍人將來皆不及趙其後李洪並終翰林學士諫議大夫李年四
十九惟趙㕘預政事官至右丞壽六十一曲洧舊聞周茂叔居濂溪前輩
名士多賦濂溪詩茂叔能知人二程從父兄南遊時方十餘歲茂叔愛其
端爽謂人曰二子他日當以經行爲世所宗其後果如其言崇寧以來非
王氏經術皆禁止而士人罕言其學者號伊川學往往自相傳道舉子之
侍弟者亦有棄所學而從之者建安尤盛王性之默記王荊公於楊寘榜
下第四人及第是晏元獻爲樞密使上十人往謝晏公俟衆人退獨留荊
公再三謂曰廷評乃殊鄉里久聞德行鄉評之美况殊備位執政而鄉人
之賢者取高科實預榮焉又休沐日相邀一飯荊公唯唯既出又使直省
官相約飯會甚慇懃也比往待遇極至飯罷又延坐謂荊公曰鄉人他日
名位如殊坐處爲之有餘矣且歎慕之又數十百言最後曰然有二語欲
奉聞不知敢言否晏公言至此語欲出而擬議久之晏公乃謂荊公曰能
容於物物亦容矣荊公但微應之遂散公歸至旅舍嘆曰晏公爲大臣而
敎人者以此何其卑也心頗不平荊公後罷相其弟和甫知金陵時說此
事且曰當時我大不以爲然我在政府平生交友人人與之爲敵不保其

終今日思之不知晏公何以知之復不知能容於物物亦容焉二句有出
處或公自爲之言也言行龜鑑陳忠肅公嘗語人曰蔡京他日必大用但
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致情懇以甘
言啖公公曰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自已也攻之愈力初京爲翰
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爲職世未知其非也公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
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聞者往往甚其言以爲京之惡不至是已而結嬖
倖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爲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知服公爲著
龜云　呂獻可爲御史中丞熙寧間王介甫初㕘知政事神考方屬精求
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頗久日刻既晏例隔登對官於後殿須上更
衣復坐以次贊引時司馬溫公爲翰林學士侍講邇英閤亦將趨資善堂
以俟宣召相遇於路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曰袖中
彈文乃新㕘也溫公愕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
人柰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耶王安石雖有時名然執偏見
不通物情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
可容置諸相府則天下必受其弊矣溫公又諭之曰今日之論未見有不
善之跡但傷匆遽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所與

諫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未幾置三司條例司介甫門下躁進詭諂之士悉爲條屬始變更祖宗之法專務聚斂百姓騷然向之議者始嘆服公之先見溫公每論當時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予所不及　安石爲相行新法置條例司拜司馬公樞密副使公力辭至六七卒不受命則以書諭安石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輙指言之曰覆王氏者惠卿也小人本以勢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爲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修亦善之蘇明允獨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作辨姦一篇比之王衍盧杞終必爲天下禍　張安道時爲承旨言安石言僞而辯行僞而堅用之必亂天下介甫深怨之韻語陽秋王介甫蘇子瞻皆爲歐陽文忠公所收公一見二人便知其他日不在人下贈介甫詩云老去自憐予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子瞻登乙科以書謝歐公歐公語梅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當是時二人俱未有聲而公知之於未遇之時如此所以爲一世文宗也

歟東坡跋梅聖俞詩後云先君與梅二丈遊時軾與子由弟年甚少未有知者家有八老泉公作詩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則二蘇；少年時已擅文價矣注李裕鶴肋編范文正公四子長曰純　材高善知人如狄青郭逵時爲指使皆禮異之又教狄以左傳幕府得人多所爲達趙善璙自警編杜祁公老居睢陽時蘇公頌爲南京留守推官杜公一見深器之每間數日必折簡召嘗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疏者且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自小以至爲侍從宰相所以誤施出處先後本末悉以語公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爲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其後公出入中外存歷清要至爲宰輔還政退居略相似爲皇祐至和間司馬公名猶未甚輝赫呂正獻公曰若君實者可謂實過其名世後溫公隆名蓋代士無賢不肖無貴賤皆知畏而愛之而知之衆人未知之前者龐丞相與正獻公二人而已劉公嘉話錄丈人曰大司徒杜公見張弘靖曰必爲宰相貴人多知人也如此丈人曰元伯和李勝勝弟準王縉于集時人謂之四凶劉宗經執經兄弟八人元默名臣言行錄呂正獻公廣用當世賢士人之有一善無不用也嘗以一楊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則所書人悉用之矣嘗親書遺子希哲曰當世

善士無不用者獨不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夢溪筆談盛文肅爲尚書右丞知揚州簡重少所許可時夏有章自建州司戶參軍授鄭州推官過揚州文肅驟稱其才雅明日置酒召之人有謂有章曰盛公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荷其意別日爲一詩謝之至客次先使人持詩以入公得詩不發封即還之使人謝有章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不復得見有章殊不意往見通判刁繹具言所以繹亦不諭其由曰府公性多忤詩中得無激觸否有章曰無未嘗發封又曰無乃筆扎不嚴曰有章自書極嚴謹曰如此必是將命者有所忤耳乃往見文肅而問之夏有章今日獻詩何如公曰不曾讀已還之繹曰公始待有章甚厚今乃不讀其詩何也公曰始見其氣韻清修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圖田從事得一幕官遂尓輕脫君但觀之必止於此官志已滿矣切記之他日可驗賈文元時爲參政與有章有舊乃薦爲館職有詔侯到任一年召試明年除館閣校勘御史發其舊事遂寢奪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未幾卒於京師文肅閱人物多如此不復挾他術曲洧舊聞査道善人物知許昌日張文懿罷射洪令歸闕過之一見大悅以書薦于楊大年大年令諸子列拜之文懿辭不敢當大年曰不十年此輩皆在君陶鑄之末但恨老朽不見

君富貴耳其後果如其言宋史陳邁傳嘗薦王安中呂頤浩張愨謝克家何鑄後皆至公輔世以爲知人　張致遠傳高宗朝趙鼎再相嘗謂其客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從官如張致遠常同輩皆有士望他日所守當不渝識者謂鼎爲知人云　張浚傳浚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爲名臣拔吳玠吳璘於行間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奇之付以事任卒皆爲名將有成功一時稱浚爲知人云戊辰修史傳工部侍郎崔與之言沔帥趙彥吶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他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其乞祠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游宦紀聞鄱陽張世南嘗從親戚馬建家見洪文敏公內簡一幅與族伯提刑云正月十九日晚間宣召從容聖語云適日郡守辭見並詣議事堂太子封劄子來但思之甚有未盡處蓋全不見語話如何得識其賢否朕於選引郡守自有見處戮於不傳之妙遂笑云所謂父不能以傳之子也適奏每見批出別與差遣人者無不合於公論上云如張垓者觀其人材儘做得一州只緣鄂渚屯大軍有諸司郤恐他費力故以與九江適奏張垓是臣鄉人故參知政事壽之子其人識如聖訓自得被命極感聖恩至於王青說其爲人雖鄉里與之久處者不過知之如是而陛下一見即盡其平

生可謂至當上笑而頷首觀此足知簡記不忘故詳以報此跋乃孝宗皇帝天語拜手敬觀益足以窺聰明冠倫妙處也張南軒語錄先生問一官員對云甚圓轉先生曰言機巧之害對云才圓轉便入機巧先生云某向來多被俊快人誤今雖得朴魯不妨對云手訓然後求駒馬服然後求良士必誠慤而後求智能苟無誠慤之心而有智能譬虎狼不可近也先生云甚然甚然對云士罕有不以兒女之志望人者假如人來見先生必須迎合只是起腳處有病先生云此等也是難保對云義利未辨底人直是不可保雖然此等亦在駁篤但不必預備綏急以被處使足矣先生曰此等也是不必預備對云知人一事非知道不能因舉論語患不知人孟子我知言誦詩讀書必觀其人之句云某持此方略彼此參較近亦有省先生云為學法當如此洞泉日記呂麗澤以韓士龍陳君舉喜事誠知人也濉睢暇語子齊初應舉時行其文卷有所謂中誤者大為呂祭韓公愈所賞以詩贈之云丹穴五色羽其名為鳳凰昔周有盛德此鳥鳴高岡和聲隨祥風窅窱相飄揚聞者亦何事但知時俗康自從姬旦死千載閟其光吾君亦勤理遲于一來翔其見獎重如此公復為廷評於主司以是于齊之聲藉於廷右矣魯為主司所擯公論大屈公皆嗟久之又為之賦駑驥

之章其辭曰駑駘誠齷齪市者何其稠力小若易制價微不難酬渴飲一斗水飢食一束芻嘶鳴當大路志氣若有餘騏驥生絕域自矜無匹儔牽驅入市門行者不為留借問價幾何黃金比嵩丘借問行幾何咫尺視九州饑食玉山禾渴飲醴泉流問誰能為御曠世不可求惟昔穆天子乘之極遐陬王良執其轡造父挾其輈因論天外事恍惚令人愁駑駘與騏驥餓死余爾羞有能必見用有德必見收孰云時與命通塞皆自由騏驥不敢言低徊但垂頭人皆劣騏驥共以駑駘優喟余獨興嘆才命不同謀寄詩同心子為我商聲謳　老圃曰釜量之於多寡非所受則不能容丈尺之於長短非所準則不能度故無仲尼則微生可以言直矣申棖可以言剛矣柳下季不得為介矣孫竹君之二子不得以言廉矣是以士誠自修也而時或莫之知則有涅泥而不閒白黑混淆孰猶而孰薰卒然而得名世之士加至誠由直道以少振其撓頹不快歟余嘗諷韓之二詩三復熟讀而不能去手興感所至則往往為之墮睫吁後來豈復有如斯人耶齊東野語前輩名公鉅人往往有知人之明如馬尚書亮之於呂許公陳恭公曾詠議狄亮之於晏元獻呂許公之於文潞公夏英公之於龐穎公皆自布衣小官時即許以元宰之貴蓋不可一二數初非有袁李之術特服

力高閒人多故小史傳所載以為名談近日如史忠獻獨遠趙忠肅方亦未易及忠獻當國日待族黨加嚴猶子嵩之字申初官棗陽戶曹方當遠次適鄉里有佃客斛屆致死者官府逮逮急甚欲求援於忠獻而莫能自通遂寅緣轉閽因得一見留飯終席不敢發一語忽問何不赴棗陽闕以尚需次對忠獻曰可亟行當作書與退翁矣陳駭時為京西閫子中拜謝因及前事曰吾已知之第之官勿慮也公平昔嚴毅少言遂謝而退少間公元姬林夫人因扣之公曰勿輕此子異日當德我稍也其後信然又趙葵南仲通判廬州日往朝宗方守郡公素不樂之逆于堂見合入閣後呼召於賓廡候見者數十人皆謝去獨召兩都司及趙延入小閣會食且出兩金壓肘龍涎冰腦俾坐客隨意爇之次至趙即舉二合盡投熾炭中香露如雲左右皆失色公亟索飯送客命大程官伴趙聽命客次人皆危之既而出劉知滁州填見闕即命之任而信公平生功業實肇于此焉又趙忠肅開京西閫日鄭忠定丞相清之初任虎陵教官首詣臺參爾素癯瘠若不勝衣趙一見即異待之延入中堂出三子俾執師弟子禮酧酌終不自安傍觀怪之即日免衙參等禮以行後命諸子餞之前途且各出雲萍錄書之而去他日忠肅問諸郎曰鄭教如何長公答曰清固清矣恐寒薄

耳公笑曰非爾所知縱寒薄不失為太平宰相後忠肅疾革諸子侍側頗其長慮曰汝讀書可喜然不過監司太守次語文仲范曰汝須間關然無結果三哥葵甚有福但不可作宰相耳時帳前提舉官趙勝素與都統制扈再興不協注而言曰萬一相公不諱趙勝必死於扈再興之手告相公保全時京西施漕上饒人名大任偶在傍公笑謂施曰趙勝會做厥帥扈再興安能殺之其後所言無一不驗錦繡萬花谷孔昫及齊王攸識劉元海必亂許劭知曹操為亂世之姦雄諸葛知王敦必反王衍識石勒將為天下患漢高知吳王濞必亂東南王叔文知劉闢必亂蜀呂晦知王安石必誤天下陳瓘識蔡京為國家賊天下之大賊尚慮雖曰俞論予知人之難麟出而人以為瑞狐狸入室則人以為妖矣鵲鳴而人以為吉鳥鳴喋庭則人以為凶矣夫啼馬而走啄馬而鳴疑若無與於人而妖祥吉凶人亦能卜之者彼有聽崖厚荊南靳尚之互言而耳不能聽雅鄭視陸贄裴延齡之繼進而目不能皂白者此獨何如遼史列傳王繼忠進楚王賜國姓上嘗燕飲議以肖合卓為北院樞密使繼忠曰合卓雖有刀筆才暗於大體肖敵烈才行兼備可任上不納竟用合卓及遣合卓伐高麗艦中為行軍副部署攻興化鎮月餘不下師還上謂明於知人　舍史粘割斡特剌傳

幹特剌性溫厚醞藉嘗為丞相紇石烈良弼所薦後世宗謂宰臣曰良弼善知人如幹特剌眞才可用也在相位十餘年甚見寵遇 元史虞集傳馬祖常為御史中丞蘇伯璲進其門祖常亟稱之欲集為薦引集不可曰是子雖有小才然非遠器亦恐不得令終祖常未以為然一日邀集過家設宴酒半出薦牘求集署因拒之祖常不樂而罷伯璲後以用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七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八十　九眞

人　知人

太平御覽知人書敘錄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言帝以知人安民為難故曰吁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禮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處父字文公之傅也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智不足稱也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已為狐射姑所殺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春秋僖五年曰鄭殺申侯初申侯申出也姊妹之子曰出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從我取從我求我不以汝為罪後之人將求多於汝謂嗣君也求多以禮義大望責汝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政狹法峻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晉文公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合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是以為傅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別異於曹乃饋盤飧寘璧焉臣無竟外之交故用盤藏璧飧中不欲令人見也公子受飧反璧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一也一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詩國風言沼沚之蘩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詩大雅言仲山甫也一人天子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詒遺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陽子性純剛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寒暑相順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言過其行

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剛則犯人余恐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焉六年晉叔厥父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稅解也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伶人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太子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　韓宣子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亢見子尾子尾見彊彊子尾之子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臣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

子也夫子韓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為十年齊欒施高彊來奔　漢書曰薛宣為丞相而翟方進為司直宣知方進大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為丞相　薛宣字贛君初宣察孝廉琅琊太守趙貢見宣甚之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宣為相除趙貢兩子為史　東觀漢記曰上既破邯鄲誅王郎召鄧禹宿夜語曰欲北發幽州突騎諸將誰可使者禹曰吳漢可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上於是以漢為將軍漢遂斬幽州牧苗曾上以禹為知人更始時大司馬朱鮪在洛陽上欲南定河內問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之才河內富實南迫雒陽非寇恂莫可使也上拜寇恂為河內太守　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候馬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閑雅援纔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　魏志曰楊駿字季才司馬宣王年十六七與駿相遇駿曰此非常人也同郡王象少孤特為人僕隸年十七八使牧羊而私讀書駿見異其人贖即贖者家中娉妻立屋　魏畧曰趙岐逃難匿姓名賣餅北海市時安丘孫嵩字賓石進市見岐察非常人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令騎屏行人從容問

曰視子非賣餅者不有重怨即亡命乎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與俱歸藏岐複壁中　孫盛魏氏春秋曰嘉平元年右將軍夏侯霸本蜀人問太傅之德霸對曰彼自為家非人臣也問京師爲士對曰有鍾會者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　蜀志曰諸葛亮字孔明瑯琊人躬耕好為梁父吟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先主屯新野庶見先主器之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詣亮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樹上坐統在下共語自晝達夜徽甚異之稱當為南州士人冠冕由是漸顯也　吳志曰顧邵字孝則雍長子也年三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小吏資質佳者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左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塘丁諝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于庶民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諝至典軍中郎秉至升陽令禮至零陵令粲至太子少傅　張溫字惠恕少脩容貌瓌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為比大司農劉基曰無可與為輩顧雍曰溫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

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悚權改容加禮　王隱晉書曰石苞少子崇字季倫苞臨終預分諸子財物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大自能得財也　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容貌朴實少號遲鈍人莫之知唯叔父衡知其奇每有賓客已常勸使過舒言吾兄子非常人也　徐廣晉書曰鄭袤純和有識初荀攸見袤曰鄭公業為不亡矣時相國掾魏諷有盛名同郡任覽謂袤曰諷姦雄必以禍終子宜絕之後諷果敗司空王朗辟袤以求才袤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萊王基並為名臣　魏諸者郭玄信出使從弘農求御人遣石苞及鄧艾為御行十餘里玄信謂二人曰子並當至將相　石苞傳趙元儒有知人鑒見苞異之因與結交歎苞遠量當至公輔　陸雲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　劉裕為布衣衆未之識也惟王謐獨奇貴之嘗謂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　謝安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　裴頠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　荀勖父肸早亡勖依于舅氏岐嶷夙成年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遂博學達於從政　賀循少玩

篇籍善屬文博覽衆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應詹鎮南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請爲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乃委之以軍政　楊方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初爲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輙誦五經鄉邑未之知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　孝忠年十二喪父哀慕毁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爲佳器歸而命子頠造焉　王戎傳云阮籍與渾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每適渾俄頃去過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沖清貴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樂廣字彦輔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嘗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也　曹攄字顏遠譙國人也祖肇魏衛將軍攄少有孝行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　潘京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　王澄傳云王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常爲天下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

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人而神鋒太儁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澄由是顯名　周顗傳云同郡賁嵩有清操見顗歎曰汝潁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　劉隗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鮮明樂彦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　阮修傳云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畧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此没當見能通之者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亹亹之處定何如耳及與修談言寡而指暢衍乃歎服焉　桓彝字茂倫庾亮每屬彝覔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爲卿得一吏部矣亮問安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爲叙之即遷吏部郎　晉中興書曰何充字次道年在童齔伯父邃謂之曰我爲兒時亡伯車騎謂我汝後當與伯父爭名汝今器宇宏深亦當名出我右由是少有名望　吳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憂哀毁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伯母語伯曰汝後若居銓衡之職當用如此輩人及伯爲吏部尚書因進用之遂歷清顯　范汪字玄平少失父年六歲過江依外家庾氏荆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以爲興范族者必是人也　魏徐州刺史呂

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固強乃受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足稱此刀故以相與　薛兼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同志友善號曰五儁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皆南金也　陸曄童亂中從兄機稱之爲陸氏之寶我家不世之公也褚季野異從弟翁冠譙國桓彝見而異之曰褚季野有皮裏陽秋　沈約宋書曰桓玄聞一軍起便憂悴無復計或曰劉裕等衆力微弱豈使有成陛下何慮之甚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蒱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慮無成也　宋書曰謝弘微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叔父混嘗異之曰此兒深衷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　謝弘微叔父混尚晉陵公主高祖受命晉陵公主降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數載而室宇修整倉廪充盈門徒業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　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丹陽尹豹少子也少有風格年數歲伯湛謂家人此非凡兒　齊書曰隋郡王子隆能屬文明帝謂倫曰我家東阿人也倫曰東阿重出實爲皇

家藩屏　江敳爲丹陽丞時袁粲爲尹見敳歎曰風流不墜正在江郎數與宴賞流連日夜　蕭子顯齊書曰褚淵字彦回河南陽翟人也父卒悉推財與弟唯取書數千卷初與從弟炤同載道遇大祖淵舉手指太祖車謂炤曰此非常人將來不可測　梁書曰沈瑀起家州從事奉朝請嘗詣齊尚書右丞殷瀰瀰與語及政事甚器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吾此職　范述曾字子玄吳郡錢塘人也幼學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畧通章句道惠學徒常有百數獨稱述曾曰此子必爲王者師　賀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也伯父瑒步兵校尉爲世碩儒琛幼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嘗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　賀革幼從徵士琅琊諸葛璩受五經通章句璩學徒常有數十百人莅歷其間無所抑比璩異之歎曰此生重器王佐才也　賀瑒時沛國劉瓛爲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爲儒者宗　丘仲孚字公信吳興烏程人也少好學從祖靈鞠有人倫之鑒常稱爲千里駒也　陳書曰杜之偉強識俊才頗有名當世吏部尚書張纘深知之以爲廊廟器也　陸慶永陽王爲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固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爲郡五官掾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舍穿壁以觀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

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尚茲 北史曰于謹南伐江陵以唐瑾爲元帥府長史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言於周文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周文初不之信然欲明其實密遣使檢閱唯見墳籍而已乃歎曰孤知此人來二十許年明其不以利汙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 隋書曰魏任城王諧薦李德林因遺尚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爲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爲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雕蟲小伎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乂盈朝然脩大厦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表云洪水橫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諭非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 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叔祖魏尚書僕射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當逸羣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 柳莊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爲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便歎曰襄陽水鏡在於茲矣大寶遂以女妻之 高構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爲文筆必先以草呈構有所詆訶

道衡未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時年七十二所舉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 虞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世基初沈靜喜慍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 李德林任城王諧爲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不爲君民禮數嘗語德林云竊聞蔽賢蒙顯戮久令君沈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明靈所譴於是舉秀才入鄴 李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辭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髫齔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歐吐疑爲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 唐書曰王珪幼孤性雅澹少嗜慾志量沈深能安於貧賤體道履正交不苟合叔父頗當

時通儒有人倫之鑒嘗謂所親曰門戶所寄唯在此兒耳 狄仁傑授汴州判佐時工部尚書閻立本爲河南道黜陟使仁傑爲吏人誣告立本見而謝曰仲尼云觀過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薦授并州都督府法曹 張守珪儀形瓌壯善騎射性慷慨有節義時盧齊卿爲幽州刺史深禮遇之常共榻而坐謂曰足下數年外必節度幽涼爲國之良將方以子孫相託豈得以寮屬常禮相期耶 李勉以故吏前密縣尉王晬子對切勤幹俾攝南鄭令時有詔處死勉問其故乃爲權倖所誣勉詢將吏曰上方藉牧宰爲人父母豈以譖言而殺不辜乎即停詔拘晬飛表上聞晬遂獲宥而勉竟爲執政所非追入爲大理少卿謁見面陳王晬無罪既事修舉盡力吏也肅宗嘉其守正即日除太常少卿王晬後以推擇拜大理評事龍門令終有能名時稱知人 李晟德宗之幸山南既入駱谷謂渾瑊曰渭橋在賊腹內兵勢懸隔李晟可辦事乎瑊對曰李晟秉義執志臨事不可奪以臣計之破賊必矣帝意始安 楊嗣復字繼之僕射於陵之子也初於陵十九登進士第二十再登博學宏詞科調補潤州句容尉浙西觀察使韓滉有知人之鑒見之甚悅滉有愛女方擇佳婿謂其妻柳氏曰吾閱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壽生子必爲宰相於陵秩滿寓

居揚子而生嗣復後滉見之撫其首曰名位果踰於父楊門之慶也因字曰慶門竟如其言 李德裕與牛僧孺有隙或以韋溫厚於牛僧孺言於德裕裕曰此人堅正中立君子也 劉三復長慶中李德裕拜浙西觀察使三復以德裕禁密文臣以所業文詣郡干謁德裕閱其文倒屣迎之乃辟爲從事 後魏書曰崔亮傳云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也時隴西李沖當朝任事亮從兄光言之於沖沖與亮語因謂亮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語使人胸中無復怵迫之念奇之延爲館客沖謂兄子彥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 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順馬回之爲人雖少文然梗直有丈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之明也曰何故答曰臣聞諸孫卿其爲人長目而永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得罪

淮南子曰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牛車薦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爝火甚盛從者甚衆戚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角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賜衣冠 說苑曰楚令尹虞丘子復相謂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

以仔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臣爲令尹十年矣國故不治獄訟不息臣竊選國俊士孫叔敖秀才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寧而士民可使附莊王從之虞丘子菜田三畝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虞丘子家干法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曰叔敖果可使持正矣 傅子曰劉備襲蜀丞相掾趙戩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每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徵士傅朝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劉備之畧三傑佐之何爲而不濟也 郭子曰冀州刺史楊淮字彦清二子喬髦有識俱總角爲成器淮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謂淮曰喬自及卿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議者皆許之 王仲祖云真長知我勝我自知 王渾妻鍾生女甚賢明令武子爲妹擇佳壻而未有其人兵家子有才欲以妻之獨與母議初不告事定乃白母曰誠是也自可貴要當令我見之於是武子令此兵與羣小雜處使母帷察之母曰此形衣者汝可拔乎武子曰是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非長年不足展其才用觀其形骨恐不可與婚數年果死 呂氏春秋曰魏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曰公叔之病甚矣將奈社稷何對曰臣之御庶子鞅也願王以國聽之若不能聽勿使出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叔之賢而令謂寡人以聽鞅悖也公叔死公叔鞅西遊秦秦孝公聽之秦果強魏果弱 竹林七賢論曰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而契若金蘭濤妻韓氏嘗以問濤濤曰當年可爲友者唯此二人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觀狐趙意欲一窺之可乎濤曰可也二人至妻勸濤留之宿具酒食夜穿牖而窺之濤入曰所見何如吾妻曰君才殊不如也正當以識度相友濤曰然伊輩亦嘗謂我識度勝 世說曰袁宏少貧常爲人傭載運租鎮西嘗夜泊舟江渚清風明月聞賈客舫上有詠聲甚有清致聽所詠詩又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人委曲訊問乃是袁宏自誦其詠史詩遂厚相賞重 郗太尉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曰諸往東廂中選之門生歸白郗云王家諸郎亦皆可然聞覓女壻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床上坦腹臥如不聞郗云此正嘉壻既而訪焉乃逸少也 語林曰夏少明在陳國不知名聞裴逸民知人乃裹糧負載入洛從之未至裴家少許見一人著黃皮袴褶乘馬將獵夏問逸民家遠近答君何以問夏曰聞其名知人故從會稽來投之裴曰身是逸民明可更來明往逸民果知之又加其志局乃用爲西門候於此遂知名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乃自捉刀立牀頭坐既畢使僕問曰魏王何如使答曰魏王信自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魏王聞之馳遣殺此使 世說曰王濬沖裴叔則二人於總角時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向二童子是誰曰裴王容曰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須三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復滯才 崔鴻前秦錄曰姜宇字子居天水冀人也少孤貧爲河北陳不識家牧羊年十五身長七尺九寸聰惠美風儀每夜專讀書睡則懸頭于屋梁達旦而止不識奇之將妻以女其妻怫然不識乃置酒引宇令女潛觀之問女曰姜宇人士才明吾欲以汝妻之汝母難宇家之牧人汝意云何女曰觀宇之姿才豈復爲人牧羊也遂妻之宇後歷位京兆尹御史中丞 郭林宗別傳曰郭泰字林宗入潁川則友李元禮至陳留則結符偉明之外黃則親韓子助過蒲亭則師仇季智止學舍則狀魏德公觀耕者則拔茅季偉皆爲名士至汝南見袁閎不宿而去從黃憲三日乃去過新蔡薛懃問之曰足下見袁奉高不宿而去從黃叔度乃彌日何也泰曰奉高之流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畝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難測量也 何顒別傳曰顒字伯求有人倫鑒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顒顒謂曰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將爲良醫卒如其言 顧和別傳曰和字君孝總角時顧榮曰此吾家騏驥興衰宗必此子也顧珠亦有令聞榮謂珠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 衛玠別傳曰劉真長謝仁祖並知名時人商略中朝人士或問弘治可得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 三輔決錄曰龐知伯名勅爲郡小吏東平衛農爲書生窮乏乃容鍬於勅家知伯知其賢尤加禮待顧五過償反去送十里過舅家復貸錢贈之農不肯受勅曰不受令勅不安農乃受曰爲馮翊乃相報後果爲馮翊大守勅子爲門下書佐 符啟字幼齊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輕誣構殺之初啟爲郡功曹有童子張既者時未知名爲郡書佐啟察異之既過家具設賓饌及既至啟妻笑曰君甚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啟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啟遂與既論霸王之畧饗訖以妻子託之軫害啟月餘得病自說但言伏罪游幼齊將鬼來於是遂死謗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鬼靈之驗 王諶字子嗣博學有才辯洛陽种景伯武原吳季高未知名諶數稱二人於朱伯厚有宰輔之器退語二人曰卿必爲公而景伯至司徒季高至司空世以是服諶之知人也 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嘗出行逢一童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是曾國孔融融時年十餘歲憲下車執手載以歸舍與融談宴

知其不凡使結爲兄弟因升堂見親 汝南先賢傳曰薛勤字恭祖仕郡功曹陳仲舉時年十五爲父賓書詣勤勤見而寀之明日往造焉仲舉父出見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乃歎曰陳仲舉有命世才王佐之具 又見黃叔度於童幼云當爲內盛德其後二賢英名並耀於世 謝甄稟氣聰與明識達理見許子將兄弟弱冠之歲曰平輿之淵有二龍出焉察其眸眯則實其心觀其顧步則知其道 襄陽耆舊記曰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哉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並用爲軍師中郎 潘記見溫習十數歲時曰此兒名士必爲吾州里議主勅子弟與善溫後果爲荊州太公平令 李衡字叔平漢末父將走入吳以下户諷爲武昌渡民間羊衜有人物鑒往干之衜曰多士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勸習至仕以女配之 冊府元龜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傳云舉爾所知蓋夫士之抱道來哲訥言敏行純粹中積而靡耀流落不耦而安卑盛德若愚懷寶自若亦有服讒蒐慝深中厚貌順非而澤豢恭滔天自非精識過倫鳳鑒絕出孰能洞分之哉此其爲歎能哲而患放勛垂何憂哉言三代而下斯不乏其人矣若夫審器知量以識其遠大察辭觀行以辨其淑慝舉才任職以

彰其能否幸見三者而濟之以道亦人焉廋哉 顏回魯人也孔子弟子也孔子曰回也如愚 孔子之言然而識之如愚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繹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惟我與顏淵同也謂舍此用心而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惟我與爾有是行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飯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欲饋回曰不可嚮者煤炱甑中回以爲棄之不祥因攫而食之孔子歎曰人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不易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爲單父令孔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行之 冉雍字仲弓魯人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雜文騂赤也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子路孔子弟子爲衛大夫嘗侍於孔子行行如也子曰由也不得其死及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而果死 管仲字夷吾齊大夫也少時常

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而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昔鮑叔有疾管仲爲之不食不內漿寡戚患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爲知己者用馬爲知己者良鮑子死天下莫知安用水漿雖爲之死亦何傷哉又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 管子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也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

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 一云管仲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若不諱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臣固且請之雖然君猶不能行也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蒸嬰兒之未嘗于是蒸其首子而獻之公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于公公又曰善宦而使豎刁自刑而爲公治內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爲不久蓋虛不長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者處期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從竇而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途十日不通矣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食將不可得矣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乎地下公孫固爲宋司馬晉公子重耳文公也過宋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無長幼

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賈佗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
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
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
以馬二十乘 叔向晉大夫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
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十子皆盈之黨羊舌虎叔向弟囚伯華
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譏其父子而不能去叔向
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困何若於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
小雅言君子從游於衰世所以避害卒其壽是亦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
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必祁大夫祁大夫祁
奚也食邑於祁因以為名今祁縣屬太原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
不行其言皆得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謂不應出不拜祁大夫所不能也
不能動君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
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
德行直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
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為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
老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

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
保逸書謨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當明信以定安之夫謀而鮮過惠訓
不倦者叔向有焉謀鮮過有異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固也
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一以弟故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鯀殛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太甲湯
孫也荒法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從之而無恨心言不以一怨
妨大德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
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
公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
明不為己叔向適鄭鬷蔑惡鬷蔑鬷明也惡貌醜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從隨也隨
使人應斂俎豆者而使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
也素聞其賢故聞其言而知之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賈國之大
夫惡亦醜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御妻之皋射雉獲
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
今子少不颺颺猶揚也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 趙文子為晉大夫初齊
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襲衛羊角取

之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遂襲魯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有大雨
自其竇入竇水竇闕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
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范匄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
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
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此類宜見討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
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
無用師言有權謀胥梁帶使諸侯之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侯邑謂齊
晉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
來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眾出出受封也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效致
也使齊魯宋偽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從者皆取其
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孟僖子魯大夫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
聖人之後聖人謂商湯滅於宋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
奔魯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愍公之
長子厲公之兄也何嫡嗣當立以讓厲公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正考
父弗父何之曾孫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三命上卿也考父廟之鼎一命
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僂傴俯皆恭敬之貌也循牆而走言不敢安行

亦莫敢余侮其恭如是人亦不敢侮慢饘於是鬻於是以餬餘口於是鼎
中為饘鬻餬口言至儉也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
達者謂若弗父何讓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也杜預以聖人之後有明
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孔丘年少時年十七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
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往學禮焉 吳公子札聘于魯
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
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所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聘
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
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
高之難難在昭八年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己所貴示損己而不為貪貨利謂子
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侈謂伯有適衛說蘧瑗蘧伯玉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鰌史魚公子荊公叔
發公叔文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
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說叔向將行謂叔向
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家吾子

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子濯孺子鄭大夫也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
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庾公衛大
夫疾作瘧疾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僕御
也孺子曰吾必生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
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
其取友必端矣端人用心不邪僻知我是其道本所以不害我也庾公之
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
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於夫子雖然今
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晏嬰字平
仲齊大夫之晉見披裘負芻息於途牧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曷爲
而至此對曰齊人纍之吾名曰越石甫晏子曰嘻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
與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甫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
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可耶越石甫曰吾聞君子詘乎不知己而信乎
知己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而今見客之意
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譏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越石甫曰夫子
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上客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功免人於厄

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矣　趙簡子晉大夫使尹鐸
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
子誡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　孫
叔敖爲楚相嘗善待優孟及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
孟言我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
掌談語一云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抵掌歡然談說之容則也歲
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
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
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
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
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
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
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雖死不敢爲非廉
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
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寢丘在固始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

世不絕　漢王陵初從高祖起沛中時張蒼爲秦御史有罪亡歸及沛公
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有罪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
時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後爲漢相　滕公初從高祖平關
中時韓信歸漢坐法當斬其儔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
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與語大說之
言於漢王漢王以爲治粟都尉　趙禹爲少府詔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
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禹來過衛將
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禹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
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
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
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
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
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
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
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移猶施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
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

士大夫樂死戰鬬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
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
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　袁盎爲吳相病免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
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博戲之徒也將軍何自通之盎曰
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凡
人在生不能無緩急之事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爲解凡人之於赴難濟危
多以有父母爲解而孟無行之解者若今分跡也不以在亡爲辭或實在
家而辭云不在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季心季布弟也今公陽從數騎陽
分也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　于定
國爲廷尉時尹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
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
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不可干以私　張禹經學精習有師法成就
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宣爲人恭儉有法度
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
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管弦鏗鏘極
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

危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閒知各自得也禹位至特進終　焦延壽字贛首易爲小黃令京房事贛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後坐言災異棄市　張勃嗣富平侯爲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才勃舉太官獻丞陳湯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爲知人　楊雄字子雲李彊素善雄久之彊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士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雄官至侍郎　嚴尤爲王莽納言將軍光武微時爲舂陵侯家訟逋租於嚴尤尤見而奇之舂陵侯敞即光武季父也東觀記曰光武爲季父故舂陵侯詣大司馬府訟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萬六千斛芻槀錢若干萬時他人未備亦爲男訟租於尤尤止車獨與光武語不視稿大武居武福曰嚴公寧視卿邪及尤圍昆陽城中出降尤者言光武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美須眉者邪何乃如是　後漢安成侯賜初與更始俱到洛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未知所使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大司馬朱鮪等以爲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馬持節過河　李生舞陰人實復少好學習尚書事李生李生奇之謂

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　虞延爲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衆明帝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以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乃詔衍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謝承書曰帝賜輿馬衣服細絹刀錢二萬南陽計吏居其以啓延延知衍華不副實行不敢容猜三年不用於是帝乃自勅衍稱南陽功曹詣闕既到拜郎中遷玄武司馬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由是以延爲明　第五倫爲宕渠令顯拔鄉佐玄賀後爲九江沛二郡守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大司農倫後爲蜀郡太守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爲知人倫後位至司空　張堪南陽宛人也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朱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後爲漁陽太守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以且未以長亡已許之故信於二也未獨爲冀州刺史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州郡州刺史太守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爲

郡功曹諫諍不合自免居家初班固年十三充見之拊其背謂父彪曰此兒必記漢事　馮敷爲吳郡督郵郡人施延家貧母老周流傭賃常避地於廬江臨湖縣種瓜後復到吳郡取卒月直賃作半路亭以養其母是時吳會未分敷到縣延持帚往敷知其賢者下車謝使入亭請與飲食脫衣與之餉錢不受後至太尉　法真父雄爲交阯太守胡廣父貢交阯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長大隨輩入郡爲散吏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士雄勑真助求其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人云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使觀朝吏會者數百人真於窗中闚其與父語畢問真取賢真曰顧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其後廣果歷九卿三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　真辟公府賢良皆不就　王諶河南尹田歆外甥也諶史不書其官种暠始爲縣門下史時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諶送客於大陽郭遂見暠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安用近洛陽史邪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暠於庭辯詰職事暠辭

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　鍾皓潁川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爲友皓爲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　郭泰字林宗舉有道不應衛茲字子許弱冠與同郡圈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讎直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茲以烈節垂名又王允世仕州郡爲冠蓋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又茅容年四十餘耕于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恭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鼓適陳留則友符偉明游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酤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子才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並以成名王子師范未知角其後林宗以訪才得所宜林宗曰叔度當以仕進

顯。季道當以經術進。然遠方孤微。亦不能也。後果如所言。桑爲掾屬如中
郎將。潭爲代郡太守。謝甄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
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
不拘細行。爲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操殺之。黃允以儁才知名。林宗見而謂
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
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
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
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慝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
於時。史叔賓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墻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
議阿枉敗名云。庾乘少給事縣廷爲門士。林宗見而拔之。勸游學宮。遂爲
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
下坐爲貴。後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荀淑字季和。潁川人。爲朗陵侯相。時
黃憲世貧賤爲牛醫。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
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閬所。未及勞問。逆曰。
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邪。淑又拔李昭於小史。　李膺爲
烏桓校尉。以公事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南陽樊陵求爲門徒。膺謝

不受。陵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爲守節者所羞。又奇旺諸太學。膺與王
暢稱其有幹國器。膺後爲司隸校尉。度尚除上虞長。進善愛人。坐以待旦。
推門下書佐朱儁。嘗嘆述之。以爲有不凡之操。儁後官至車騎將軍。遠近
奇尚有知人之鑒。　吳祐字季英。郡舉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祐越壇共
小史雍丘黃真懽語移時。與結友而別。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
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祐官至
河間相。　仲長統。山陽高平人。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者多
異之。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多歸焉。統過幹。幹善待遇
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
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并冀之士以是識統。後
尚書令荀彧舉爲尚書郎。又參丞相曹操軍事。　符融。陳留浚儀人。遊太
學。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由是知名。時
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託養疾。無所通接。洛
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
訪之。隨所臧否。以爲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
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

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慚歎逃去。後
果爲輕薄子。並以罪廢棄。融益以知名。優游不仕。以至于終。　鄭玄門人
樂安國淵、任嘏。年並童幼。玄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
如其言。國淵字子尼。少師事鄭玄。淵始未知名。玄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
吾觀其人。必爲國器。後爲大司農。李瓚位至東平相。初曹操微時。瓚異其
才。將沒。謂子宣等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
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　甘公。丹陽縣
人。嘗爲蒼梧太守。陶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爲旛。乘
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悅。
許妻以女。其妻怒曰。陶家兒遨戲無度。於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
長必大成。遂以妻之。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嘗爲郡功曹。劭少峻
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
者。咸稱許郭。郭林宗。劉曄少有孝行。避地揚州。劭稱曄有佐世之才。後爲
魏名臣。又曹公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爲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公乃伺
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公大悅而去。一云魏太
祖嘗問許子將。我何人。如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

之姦雄。太祖大笑。蔡邕字伯喈。爲左中郎將。獻帝西遷。王粲從長安。邕見
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
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
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邕初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顧雍從學琴
書。雍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
與伯喈同名。　孔融字文舉。爲北海相。韋康字元將。與弟仲將俱見融。融
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
又來。懿性貞實。文愍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又
召王脩爲主簿。舉孝廉。以天下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
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復署功曹。
融嘗謂功曹孔邵廊廟才也。邵後從劉繇於江東。及吳大帝統事。數陳便
宜。以爲應納貢聘。大帝即從之。拜盧江太守。遷車騎長史。黃武初爲丞相
威遠將軍。封陽羡侯。　橋玄。梁國人。爲太尉。初魏太祖少任俠放蕩。世人
未之奇也。唯玄與南陽何顒異焉。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
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後經玄墓。輒悽愴致祭。自爲
其文。又云。橋玄世名知人。覩太祖而異之曰。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

昔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願以妻子為託由是肆名益重何顒南陽襄鄉人辟司空府初見魏太祖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顒常稱潁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為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與喪并致顒屍而葬之彧之冢傍　陳寵為尚書皇后弟侍中竇憲薦真定令張林為尚書帝以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以此深恨寵林卒被用而以臧汙抵罪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八十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修撰臣徐時行

寫書官知事臣李中

圈點監生臣陳惟淵

臣林汝松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九十九　九真

人

舞智御人　漢書張湯與趙禹共定律令務在深文拘定職之吏而禹至少府湯為之廷尉兩人交驩如兄弟禹志在奉公孤立湯舞智以御人

趙禹絕人　寬饒閒評前史但禹傳云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其意蓋為禹凡有造請者禹不報謝務在絕人故也顏師古卻外不得于下乃附報謝乃備下文人其玄以此意告報公卿

才武絕人　續後漢書曹操傳操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操舞手戟于庭踰垣而出才武絕人莫之能害

勇力絕人　續後漢書毋丘儉傳儉與文欽起兵攻司馬師遣健步齎書至兖州刺史鄧艾斬之將萬餘人兼道前進先趨樂嘉城作浮橋以待師儉使文欽將兵襲之師自女陽潛兵就艾於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未知所為欽子鴦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

是分為二隊夜夾攻鴦率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衆知之齧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鴦見兵盛乃引還師謂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將曰欽父子驍勇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一鼓作氣再而衰鴦鼓譟失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引而東鴦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使左長史司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鴦以匹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騎莫敢逼晉書王濟傳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舊唐書廬江王瑗傳武德元年瑗歷信州總管封廬江王朝廷以瑗懦懊非邊將才遣右領軍將軍王君廓助典兵事君廓故嘗為盜勇力絕人瑗倚仗之許結婚姻以布心腹言行龜鑑李謙傳有將劉進勇力絕人數以少擊衆并人患之乃以蠟丸封書遺進陽遺其兄晉帥趙贊得之以聞太祖即詔謙誅進闕下謙傳曰此反間也願以闔門保之太祖得奏遽釋進厚賜金帛遣之

膂力絕人　續後漢書周魴傳魴子處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任俠恣肆為鄉曲患隋書魚俱羅身長八尺膂力絕人新唐書杜伏威傳王雄誕曹州濟陰人少獷果膂力絕人伏威之起用其計策多克署驃騎將軍

弓馬絕人　北史崔彭仕周為驃騎將軍上謂之曰卿弓馬固已絕人

武力絕人　資治通鑑唐高宗咸亨四年大將軍李謹行靺鞨人突地稽之子也武力絕人為衆夷所憚

敏悟絕人　新唐書歐陽詢傳詢父以罪死詢當從坐匿而免江總以故人子私養之貌寢侻敏悟絕人總教以書記每讀輒數行同盡遂博貫經史仕隋為太常博士白居易傳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有功于時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又徙下邽父季庚為彭城令居易敏悟絕人工文章未冠謁顧況況吳人恃才少所推可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貞元中擢進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元和元年對制策乙等調盩厔尉為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為學士遷左拾遺

才藻絕人　太平廣記李太白論詩云梁陳已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玄宗聞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絕人器識兼茂

武藝絕人　宋史董遵誨太祖時為通遠軍使董遵誨不知書豁達無崖岸多方略能挽強命中武藝皆絕人在通遠軍凡十四年安撫一面夏人悅服　畢再遇武藝絕人挽弓至二石七

斗背挽一石八斗步射二石馬射一石五斗孝宗召見大悅賜戰袍金錢

識慮絕人　宋名臣言行錄富鄭公居洛築第與康節隱居相邇公一日有憂色康節問之公曰先生度弼之憂安在康節曰豈以王安石罷相呂惠卿參知政事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公曰然康節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惠卿安石勢利相敵將自為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公語康節曰先生識慮絕人遠矣

聰敏絕人　宋史綦崇禮傳崇禮妙齡秀發聰敏絕人高宗時為翰林學士

力能絕人　宋史列傳楊存中代州崞縣人魁梧沈鷙少警敏誦書數百言力能絕人慨然語人曰大丈夫當以武功取富貴焉用俯首為腐儒哉於是學孫吳法善騎射

拳力絕人　宋史趙葵傳時與討李全加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趙范剋日與葵約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強勇步騎萬四千命王鑑扈斌胡顯等將之以葵兼參議官顯頴之兄也拳力絕人

鷙勇絕人　宋史列傳韓世忠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鷙勇絕人能騎生馬駒

聰明絕人　內翰謝苑院思道千呂公度長不滿三尺聰

陋吃訥其聰明絶人善屬文年十七入海州試海不揚波賦即席一筆而成文不加點其警句云收碣石之宿霧斂蒼梧之夕雲又云三山神闕湛清影以遥連八月靈槎泛寒光而静去全篇皆類此人多諷誦真奇才也

多藝絶人 三槐王氏雜録崇寧中因語上仁厚之德聰明多藝絶人遠甚呂吉父曰大抵人君未處别不可以世人語也余深然之

警悟絶人 宋朱晦庵大全集李公墓碣公生有奇質警悟絶人年十二三時賦盆池詩有試與月相吞之句

英識絶人 宋楊誠齋集答雷運使啓恭惟都運煒章吏部一世儒先之冠四朝俊彦之宗英識絶令不侍三十里辯外孫之字名章傳後咸曰二百年無吏部之文

才器絶人 宋王興釣藍縷叢賀鄭守啓才器絶人解十二年而不蛸樸懷容物吞八九夢以有餘

人君養人 資治通鑑唐高宗顯慶元年夏四月己未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為朕陳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飢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飢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廪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飢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要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别數萬役之則人大勞取傭則人大費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上從之

困身養人 張行成述衍十三卷困井共一卦分十八爻而為用則虚一相避故體數十八當十七與十八四九之數陰陽各用數十七以事理言之則困身以養人也

匈奴厭人 容齋隨筆漢宣帝黄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十二月帝崩元帝竟寧元年正月又來朝五月帝崩故哀帝時單于願朝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厭人自黄龍竟寧時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既不許矣俄以揚雄之言復許之然元壽二年正月單于朝六月帝崩事之偶然符合有如此者

以色事人 西漢書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絶詳見事夫人下

委質事人 南史宋沈攸之傳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蔡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為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攸之不從既敗諸將帥皆奔散或呼寅俱去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幸成而責其敗乃投水死

直道事人 論語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北史慈明傳隋開皇十三年以尚書兵部郎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詔慈明追兵擊密為密黨崔樞所執密延與坐論以舉兵之意慈明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

枉道事人 論語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以諂事人 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長興二年初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諂事安重誨連得大鎮重誨過鳳翔弘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延入寢室妻子羅拜奉進酒食禮甚謹

賈瓊問事人 文中子中説賈瓊為吏事于楚公將行于餞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就而無諂泛乎利而諷之無介關其捷瓊曰願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

内恕及人 漢書晁錯傳錯對賢良策曰取人以己内恕及人注師古曰以己之心揆之於人也

恕己及人 抱朴子内篇微旨卷恕己及人仁逮昆蟲

陰德及人 仙傳陶弘景贍恤貧寒拯救危急救療疾恙朝夕無倦其有陰德密惠人莫能知之

皷下戮人 西漢傳聞岑彭傳光武收韓歆置皷下將斬之注云中將軍最尊自執旗皷若置營則立旗以為軍門并設皷戮人必於其下

面折人 别釋常談漢汲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

善媿人 漢萬龔遂傳郎中令善媿人師古曰媿辱也

贖人 淮南鴻烈解齊俗訓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貢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 曾慥類說魯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聖人舉事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為不廉不受金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隋書龐晃傳晃遷驃騎將軍襲爵比陽侯衛王直出鎮襄州晃以本官從乎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遂没於陳數年衛王直遣晃弟車騎將軍元篇賫絹八百匹贖焉乃得歸朝拜上儀同賜綵二百段復事衛王 資治通鑑唐大宗貞觀五年隋末中國人多没於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贖之五月乙丑有司奏凡得男女八萬口

筭人 東漢書皇后紀序漢法常因八月筭人注云漢儀注曰八月初為筭賦故曰筭人

利溺人 淮南鴻烈

永樂大典卷二千九百九十九 三 / 四

解說林訓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利溺人者利人之爲待其利也）**嬉戲害人** 淮南鴻烈解泰族訓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 **苛刻害人** 舊唐書食貨志楊崇禮爲太府卿清嚴善勾剝分寸錙銖躬親不厭轉輸納欠折估漬損必令徵送天下州縣徵財帛四時不止及老病致仕以其子慎矜爲御史專知太府出納其弟慎名又專知京倉皆以苛刻害人承主恩而徵責 **利己害人** 黃光大積善錄先利人而後利己者君子之用心知利己而不知利人者小人之用心至於害人以利己者小人之用心也蓋小人之心云爲動作未嘗不切切於利己利己之心既甚重則不顧他人之安危憂樂凡可取可奪以利己者無不取奪往往奪人之食而食之不恤人之飢奪人之衣而衣之不恤人之寒亦如是者非利己也乃所以自害也損德莫大於此未見其有終吉者予故曰利己以害人者小人之用心也記纂淵海利己害人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夫人家甚以爲宅予以鄙國爲斃左古予吏毀人以自成（左傳）集法吏多少害磨淬出角主將舉汝懲尤以爲己階梯（韓子） **以財聚人** 東漢書蔡邕傳

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 **寗我負人** 三國志曹操避董卓之難間行東歸過故人呂伯奢伯奢出五子備賓主禮操聞食器聲以爲圖己手劍殺八人而去既而悽愴曰寗我負人無人負我 資治通鑑唐僖宗光啓二年呂用之建牙開幕一與高駢同凡駢之腹心皆逼以從己諸所施爲不復咨稟駢頗疑之陰欲奪其權而根蒂已固無如之何用之知之甚懼訪於其黨鄭杞盧瑾曰此固晚矣用之問萊妄出杞曰曹孟德有言寗我負人無人負我（此蓋勸用之圖駢）明日與瑾共爲一書緘授用之其語秘人莫有知者 **無我負人** 猗覺寮雜記寗我負人無人負我此曹操由中之言也沮渠羅仇盧水胡人也與其兄麴粥事呂光光征河南失敗麴粥勸羅仇反攻之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寗人負我無我負人遂爲光所殺羅仇之言可謂君子卒不免死世之小人盍以操言爲信能改齋漫錄滎陽呂原明中年嘗書壁以自警曰寗人負我無我負人 **我不負人** 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長興元年董璋之子光業爲宮苑使在洛陽璋與書曰朝廷割吾支郡爲節鎮屯兵三千是殺我必矣汝見樞要爲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未幾朝廷又遣別將荀咸義將兵戍閬州光業謂虔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恐煩朝廷調發願止此兵吾父保無他虔徽以告安重誨重誨不從璋聞之遂反利閬遂三鎮以閬且言已聚兵將攻三鎮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 **朝家負人** 五代史劉巨容大敗黃巢諸將欲追斬之巨容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軍事平則忘之不如從黃巢爲富貴作地故巢復熾 **度量過人** 抱朴子逸民篇謂虛但宜其以布衣而君四海其度量蓋有過人者矣 **膂力過人** 東漢書董卓傳卓性麤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豪帥有來從者卓爲殺耕牛共宴樂豪帥感其意相斂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由是健俠知名爲州兵馬守塞下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 北史列傳傳永子傳叔偉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能立馬上與人角騎見者以爲得父傳永之武而不得永之文 隋書李景傳景容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 **氣力過人** 續後漢書劉封傳封本羅侯寇氏子長沙劉氏甥也昭烈至荊州未有繼嗣養

封爲子及昭烈攻劉璋時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爲副軍中郎將 **聰思過人** 魏志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魏太祖以夔爲軍謀祭酒參大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鐘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其所長 **天才過人** 晉書潘京傳京漢壽人也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 **學行過人** 晉書孫登傳濟陽江惇少有高操閑敦學行過人自東陽往候之始面便終日譚宴結歡而別 **才能過人** 晉書陶侃傳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 **號慕過人** 南史齊始興簡王鑑傳鑑性聰警年八歲喪所生母號慕過人數日中便至骨立豫章文獻王聞之撫其首嗚咽謂高帝曰此兒操行異人恐其不濟高帝亦悲不自勝 **毀瘠過人** 南史梁到溉傳溉遭母憂居喪盡禮所處廬開方四尺毀瘠過人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 **耿介**

過人 世說新語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爲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爲小物耿介過人朕所以好之 **默識過人** 北史齊本紀顯祖幼時師事范盧景裕默識過人未嘗有所自明景明不能測也 **識畧過人** 新唐書封倫傳倫字德彝以字顯觀州蓨人祖隆之齊太子太保倫年方少舅盧思道曰是兒識畧過人當自致卿相隋開皇末江南亂內史令楊素討之署倫行軍記室泊海上素召計事倫墜水更易衣以見訖不言久乃素知問故謝曰私事也所不敢白素異其爲以從妹妻之素營仁壽宮表爲土工監規構鴻侈宮成文帝怒曰素殫百姓力爲吾捂怨天下素大懼倫曰毋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勞素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而盛飾此宮邪因大悅素退問何料而知倫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惟侈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素曰吾不及也素負才騺多所凌藉惟於倫降禮貫接或與論天下事袞袞不勌每撫其床曰封郎終當據此爲之帝擢內史舍人 **智筭過人** 舊唐書玄宗楊貴妃傳妃資質豐豔善歌舞通音律智筭過人每倩盼承迎動移上意宮中呼爲娘子禮數實同皇后

推誠過人 圖經張伯儀魏州人以戰功隸李光弼軍浙賊袁晁反使伯儀討平之功第一擢睦州刺史後爲江陵節度使雖不知書然推誠過人軍中畏肅民亦便之 **聰明過人** 曾慥類說韓十八愈自是大輕薄謂李程曰某與在大丞相韋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過人韓曰與愈往還三十餘年不曾共愈說著文章此是過人也 **俊逸過人** 宋史太宗謂蘇易簡曰朕恨不與李白同時易簡曰有錢易者俊逸過人爲文學數百言頃刻而就真李白才也 **先識過人** 江少虞類苑李文靖公沆爲相王魏公旦方參預政事西北隅尚用兵或至旰食魏公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狄講和西戎納欵而封禪祠汾蒐講墜典靡有暇日魏公始嘆文靖之先識過人遠矣 **德量過人** 遺事韓琦公判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千百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 **敏學過人** 宋史司馬光傳光子康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學過人博通群書以明經上第光脩資治通鑑奏檢閱文字 **朴忠過人** 宋史秦檜傳建炎四年十月甲辰檜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還言殺金人監己者數人朝士多不信惟范宗君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檜首奏與撻懶求和書帝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 **聰發過人** 宋史邵亢傳亢聰發過人方十歲日誦書五千言賦詩豪縱鄉先生見者皆驚偉之 **才具過人** 武林紀事尚書張定叟才具過人尺兩尹京政事大小莫不曲盡人情 **一節過人** 黃氏日抄陸象山文集平生有一節過人他人要會某不會他人要做某不做愚觀以上所記皆自信甚篤獨立不懼之言可以作人儒柔然以聖人自處則未知果如何陸象山之言學陳同甫之言治皆欲等天立地做一箇人他非所憮亦可謂豪也已 **精敏過人** 元王惲秋澗集趙公神道碑公氣貌魁偉精敏過人挺身正路動以檢押自律與人

交雖小信不忒 **聰悟過人** 仙傳陳持聰悟過人經史一覽無遺詩禮書數方藥之書莫不通究 **英雄忌人** 續訣助孫策年十四在壽陽詣袁術始至而劉豫州到便求去袁曰豫州何關君答曰不爾英雄忌人即出下東階而劉備從西階上但轉顧視孫之行殆不復前 **膽氣倍人** 續後漢書周泰傳孫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畧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鞍衆莫能自定惟泰奮激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因泰就戰賊乃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之補春穀長 **出糧活人** 續後漢書蓋勳傳勳領漢陽太守時人飢相漁食勳調谷廩之先出家糧以率衆存活者千餘人後去官拜征虜校尉 **散粟活人** 舊唐書李皐爲溫州長史無幾攝行州事歲歉有官粟數十萬斛皐欲行賑救掾吏乞候上旨皐曰夫人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稟君命若救我一身活人數千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 **監決活人** 新唐書于大猷傳猷子審楊國忠頗政秩

嶺南流人，以中使傳口勅行刑。畏議者嫉其酷，乃以審為嶺南監決處置筆，使活者甚衆。

立志活人 沈明遠寓簡記 文正公微時，嘗慷慨語其友曰：吾讀書學道，要為宰輔，得時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不然，時不我與，則當讀黃帝書，深究醫家奧旨，是亦可以活人也。公既仕進，顯貴入為執政大臣，出為大帥，其謀謨經畫，所活多矣。於醫則固未暇也。君子之重人命，其立志如此。予嘗觀東晉殷浩妙解脉法，嘗有給使叩頭祈死，詰問久之，乃言小人有母年垂百歲，抱疾不除，若蒙官一診，視使有生理，退就屠戮無恨。浩為案脉處方，一劑便愈，於是悉焚經方。嗚呼，浩功名大繆，卑有絕藝可以起死，而深諱其事，反以能活人為愧悔，自范公視之，浩可謂不仁者哉。浩不善用其所能，而強為其不能，宜其敗也。

以船活人 宋史胡宿傳 宿為揚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十人，以薦為館閣校勘。

辯獄活人 潮州府志 宋劉允，字厚中，登紹興四年第，歷官知化州。有累年冶不決之訟百餘案，公數日決之。屬縣吳川民之鬻鹽者，家畜器械以備盜，令覬賞與盡捕之，以為資盜，法當死，遂力辯其寃，全活者五十餘人。

一能活人 蘇黃門龍川略志 許遵議法雖妄，而能活人以得福。予謫居筠州，筠州守許長卿，遵之子也。言其兄弟及諸子仕宦者十餘人，而郎官刺史至數人。予復嘆曰：遵之議妄甚矣，而子孫仕者若是其多也。一能活人，天理固不遺之。

以符活人 仙傳 蔡瓊，字伯瑤，師老子，受太上陽生符，還丹方，合服得道。後人常以陽生符活已死之人，但骸骨存者，以符受之即活。

發塚活人 仙傳 羊盈有仙道，能掘地發棺，屍皆復活，人即起能言。

施藥活人 仙傳 王錫因大疫入息山採藥，散施活人，遇道士授以飡風飲露之術，後飲甘露而昇仙。

羞面見人 馬明叟實賓錄 齊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劉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

剖涎見人 太平廣記 天寶中，有島生者病熱，而痛其臆，痛不可忍，召醫視之，醫曰：有鬼在臆中。於是煑藥飲之，有頃，嘔涎斗餘，凝固不可解，以刃剖之，有一人涎中起，初甚么麽，俄長數尺，高生欲苦之，其人趨出，降階遂不見，自是疾間。

左道惑人 新唐書班宏傳 宏為劍南觀察判官，青城人以左道惑衆，謀作亂，事覺，詿引將規綬死，衆冤，惟宏驗治，即殺之，人心大安。

妖幻惑人 金史石琚傳 時民間往往造作妖言，相為黨與，謀不軌，事覺伏誅。上問宰臣曰：南方尚多反側，何也？琚對曰：南方無賴之徒，假托釋道，以妖幻惑人，愚民無知，遂至犯法。上曰：如僧智究是也。此輩不足卹，但軍士討捕，利取民財，害及良民，不若杜之以漸也。

詳交不失人 抱朴子交際篇 吾聞詳交者不失人，而泛結者多後悔。

知者不失人 論語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以貌失人 記室新書 子羽雖云於甚惡，以貌失人。史記 澹臺滅明，字子羽，狀貌醜惡，孔子以為才薄。既而受業，名施諸侯。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太平廣記 唐丞相盧携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常呼携為慈，蓋舌短也。韋氏昆弟皆輕侮之，獨尚書岫加敬，謂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然觀其文章，他日必為大用。後盧果登廊廟，所謂以貌失人者，其韋諸李乎。曾慥類說 石文德工詩，馬文昭以其貌寢，未嘗接待，南宅王子延之門下。無何，彭夫人薨，文昭傷悼，文德獻挽詞，有云：月沉湘浦冷，花謝漢宮秋。文昭驚曰：文德有如此作用，吾反不如南宅小兒知鑒耶。乃接見之。

壁後置人 晉書列傳 簡文帝崩，桓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

失火燒人 晉書步熊傳 熊學舍側有一人燒死，吏持熊諸生，謂為失火。熊曰：已為卿卜得其人也。使從道南行，當有一人來問得火主，朱者使縛之。吏如熊言，果是耕人，自言草惡難耕，故燒之，忽風起延燒遠近，實不知草中有人。

元規塵污人 晉史揮塵王導傳 庾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

一字拔人 晉史揮塵 成都王穎為丞相，擢蔡克為東曹掾。克素有格量，及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

生哭人 晉史揮塵王濟傳 齊王攸

富之﨑齊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豬顏涕清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忤旨左遷

亹亹逼人 晉史擇壁謝安字安石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為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嘗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後遷東土常住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壑悠然嘆曰此亦伯夷何遠

咄咄逼人 書斷列傳王脩字敬仁仲宣之子官至著作郎善隸行書嘗就右軍求書乃寫東方朔畫讚與之王僧虔曰敬仁書始窮其妙王子敬每看咄咄逼人

精神陵逼人 北齊書高德正爲右僕射紀綱朝政多所弘益文宣末年縱酒德正屢進忠言帝不悅曰高德正恒精神凌逼人

老嫗識人 世說新語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乃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齎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

因語識人 五燈會元投子同禪師曰從苗稼地因語識人

勸酒斬人 世說新語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客有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殺三人

甕牖語人 世說新語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

無解語人 五代史馬胤孫傳劉昫罷相爲右僕射散騎常侍孔昭序建言常侍班當在右僕射前在居俛揚言于朝曰孔昭序解語是朝廷無解語人昭序慚見豈識事體

形色加人 世說新語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

哀毀加人 新唐書蘇瓌傳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隋尚書僕射威之曾孫擢進士第補恒州參軍居母喪哀毀加人左庶子張大安表舉孝悌擢瓌王府錄事參軍

呪水飲人 北史李先傳先之孫義徽補清河王懌府記室蓋太后臨朝屬有沙門惠憐以呪水飲人云能愈疾百姓奔走日以千數義徽白懌稱其妖妄因令義徽草奏以諫太后納其言

遺愛在人 晉書扶風武王傳王名駿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爲之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其遺愛如此南史蕭引傳侯景之亂梁元帝爲荊州刺史朝士多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爲始興郡遺愛在人政可南行以存家門耳處州府志祝特字子允麗水縣人宋元祐三年中進士爲嚴州分水令有政聲百姓生子皆以其姓爲名其遺愛在人如此

萬變在人 程子訓蒙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感格在人 宋楊誠齋集豐荒在天感格在人願益脩省以召至和

神之在人 輔教編原教云謂人死也其神不死此其驗矣神之在人猶火之在薪也然薪雖與火相燼今所以火者昌嘗燼乎

風月懷人 世說新語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晉中興士人名曰能清言于時士人皆欽慕仰愛之

明珠照人 馬明叟實賓錄晉驃騎將軍王濟衛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

人曰與玠同游恍若明珠在側奐然照人

餘霞照人 晉書謝朓風華齊藻當時獨步書甚有聲中珠流美亦猶薄暮川上餘霞照人晚春林中飛花滿目

玉山照人 晉書裴楷字叔則以清通用爲吏部郎時人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映照人也唐獨孤及毘陵集陝州刺史裴公行狀天姿英拔德宇宏曠武庫森然玉山照人

五色照人 宋王珪華陽集左街大相國寺釋迦佛畫牙序仁宗覺性自然大信三寶始以梵儀寶華迎至禁中且發祖宗御封而灌以海上蓄藏之水忽於甘露完中得舍利一其五色照人帝親貯之瑠璃缾中

生物供人 江州志晉張詮字秀碩南陽人性情高逸滯經而鄉度悅以其貧授彭陽令祿之歎曰古人正以容膝爲安苟屈吾志亦何榮乎拂衣入廬山淨社客有食野鹿溪魚而美者誇於詮曰天生是物以供人何其美也詮舉列子曰蚊蚋嗜膚虎狼食肉非天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也客大慙

以酒杜人 石林詩話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於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蓋方時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蓋自陳平曹參以來已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判之際

日飲醇酒戲婦人是豈真好飲耶曾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如蒯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將日走其門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以爲保身之計

倒戈授人 南史胡藩傳藩過江陵省外兄羅企生因說殷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節下崇待太過非將來計也仲堪不悅藩退謂企生曰倒戈授人必至大禍不早去後悔無及

慈心授人 佛祖統紀宗矩法師復歸故里慈雲手書誡詞笑之曰汝將轉說于親里也勉之哉被忍爲衣又慈爲室處空爲座身遠衆惱口寡言論意防輕慢慈心授人是曰三執是爲四行名安隱說

鄧禹笑人 南史王融傳融爲中書郎嘗撫案嘆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

租秩賑人 白氏六帖齊王攸國中文武下至士卒法令不食廩賜者皆以秩賦與疾病死亡者時有水旱出租秩加十二賦以賑國今須豐年乃收入本直

以禮處人 南史陸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今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

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 劉湛宋文帝元嘉三年爲廬陵王從事時王居憂多曠士禮湛禁膳魚肉嘗在王座厨人進車螯及酒湛怒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趣出

不堪莅人 南史宋王僧達傳僧達家貧求郡文帝欲以爲秦郡吏部郎庾仲文曰王弘子既不宜作郡僧達亦不堪莅人弘僧達父也

墓內尋人 南史齊豫章文獻王嶷傳武帝數幸嶷第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入他家墓內尋人乃徙其表闕麒麟於東岡

年少窺人 南史宋柳惔傳王儉爲尚書左僕射嘗造惔父柳世隆宅世隆謂爲詣己徘徊久之及至門唯求惔及惔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相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

官當圖人 南史宋何尚之傳有人嘗求爲吏部郎尚之嘆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顏延之大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

伐罪弔人 南史檀道濟傳武帝北伐道濟爲前鋒所至望風降附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因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

此上不欺人 南史王徽傳徽妙解天文知當有大故獨與從弟僧綽仰視謂曰此上不欺人作智者其孰能免之

平生不欺人 呂原明雜記司馬溫公嘗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程正叔曰此公平生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乎

文武兼資人 南史宋柳世隆傳高帝與武帝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武帝乃舉世隆

興衰資人 大中子中說子曰昔者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商紂承之而天下陂文武受命而天下和幽厲肆虐而天下散文景俭靜而天下又寧桓靈失德而天下大壞故曰治亂相易澆淳有由興衰資人得失在教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曰太古不可復淳朴不可歸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爲哉

赦因度人 太宗建元實錄六年夏壬申文德皇后疾甚皇子等赦因度人祈祐文后曰死生有命非冥力所加然赦者國之權事非所切諸也佛者異方之教而華脩之不謟乎不聽誠以玄鑒知命者也

請除度人 宋續通鑑長編仁宗天聖二年丙寅權判都省

馬亮言天下僧以數十萬計間或爲盜民頗苦之請除歲合度人外非時更不度人

化身度人 地藏菩薩經我所分身遍滿百千萬億恒河沙世界化百千萬億身每一身度百千萬億人令歸敬三寶永離生死至涅槃樂

勇可賈人 北史東平公神舉傳神舉弟慶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城堞與賊短兵接中石乃墜絕而復蘇帝勞之曰卿勇可以賈人也

屈己申人 北史成淹傳淹與王肅行朝歌城肅爲淹論所屈肅言於孝文且言淹才宜敘進帝曰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己達人正可顯臣之美淹既蒙進臣得屈己申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也帝遂賜淹龍廄主馬朝服轉僕射

勇力兼人 北史楊纂傳纂少慷慨有志略勇力兼人年二十從齊神武起兵於信都

飲啖兼人 舊唐書江王元祥傳元祥體質洪大腰帶十圍飲啖亦兼數人

自行兼人 佛說統紀天台智者傳有神僧爲說法師曰大聖所說是何法門嘗云何學弘答曰此名一實諦學之以般若宣之以大悲從今已後自行兼人吾皆影響

先發制人 資治

通鑑隋紀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何不早勸唐公舉兵而推遷不已且公為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三朝北盟會編李良嗣云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順伐逆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願陛下速行薄伐脫或後時恐為女真得志蓋先動則制人後動則制於人上嘉納之

不戰屈人 新唐書王孝基傳武德二年劉武周寇太原夏人呂崇茂以縣應賊詔孝基為行軍總管攻之時獨孤懷恩挾異計紿說孝基曰夏城堅攻之引日宋金剛在近內拒外彊一敗塗地不如頓兵待秦王破賊則夏自拔此謂不戰而屈人也孝基謂然會尉遲敬德至與崇茂夾擊官師遂大敗

當時屈人 唐書鄭覃傳文宗曰順宗事不詳實韓愈豈當時屈人耶

膝不屈人 唐繪郭子儀田承嗣傲很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為公拜

十夫是屈人 金華子苗紳坐事貶南中由是湮厄不復振揚既於晚歲方罷江州牧入參宰輔崔相國彥昭其故人也見而憫焉呼紳行第而慰勉曰苗十夫是屈今再三言之紳嘆久淹屈既聞時宰之撫諭

莫勝其喜及還家其子迎于門紳笑語其子曰今日見崔相國憫我如此遂坐于廳島誦其言曰苗十夫是屈人喜笑一聲而卒悲夫

甘言諂人 資治通鑑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李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於其術者

噓棗諂人 仙傳張拱能方術置藥肆於宜春門後坊有道士造肆中拱擲一錢與之麾使去道士笑曰吾無求於人以汝有道質故來度汝拱即悟拱謝曰拱鄙人眼凡心惑仙君幸臨願終教之道士曰汝何求曰家貧飦粥不給僕使不食可飽上願也適有鬻蒸棗者來道士取一錢買之得七枚熟視棗而噓之謂拱曰啗此終身不食

不殺人以媚人 宋名臣言行錄周敦頤慶曆中為南安司理時郡獄適有囚法不當死運使王逵欲深治之先生獨力爭不聽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感悟囚得不死

便僻媚人 省心雜言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者彊辯足以惑眾以無為有以有為無者便僻足以媚人心可欺天可欺乎

眼色媚人 開元天寶遺事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嘗一日離帝左右每執版當席顧盼左右帝謂妃子曰此女妖麗眼色媚人每轉聲歌喉則聲出於朝霞之上雖鍾鼓笙竽嘈雜而不能遏宮妓中帝所鍾愛者也

工於料人 唐繪李光弼謂常侍曰泰辯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光弼策敵制勝不世出及困於口舌不能以忠自明謀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謂工於料人而拙於謀己

推誠遇人 新唐書張伯儀傳伯儀為江陵節度使樸厚不知書然推誠遇人軍中畏肅民亦便之

帷床伏人 資治通鑑肅宗乾元元年上以烏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諸將以白思明思明疑未察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既宣旨思明留承恩館於府中帷其床伏二人於床下承恩少子在范陽思明使省其父夜中承恩密謂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當以吾為節度使二人於床下大呼而出思明乃執承恩

和械埋人 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十七年浙西人崔善貞詣闕上書論浙西觀察使李錡罪狀上覽奏不悅令械善貞送於李錡錡鑿坑待善貞既至和械推而

埋之由是錡恣橫為叛

受賂薦人 資治通鑑唐德宗貞元十五年以常州刺史李錡為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錡國貞之子也閑廄宮苑使李齊運受其賂數十萬薦之於上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上由是悅之

公座罵人 資治通鑑唐德宗貞元九年海州團練使張昇璘昇雲之弟李納之壻也以父大祥歸于定州嘗於公座罵王武俊武俊奏之夏四月丁丑詔削其官遣中使杖而因之定州富庶武俊欲之因是遣兵襲取義豐掠安喜無極萬餘口徙之德[illegible]昇雲閉城自守屢遣使謝之乃止

素口罵人 東谷所見茹素篇世人以茹素為齋戒齋者齊也齊其心之所不齊所謂戒者戒其非心妄念也況茹素之日半生吾前輙趣利徇欲損人害物不知其茹素何為也古語云寧可葷口念佛不可素口罵人

治和以人 文子治和者不以和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

醜狀駭人 東漢書周燮欽頤折頞醜狀駭人

佯睡斫人 三國志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覺左右宜深慎後佯睡所幸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後安眠莫敢近者

冠

幘刼人 三國志魏吉茂馮翊人同郡王琰數為郡守不名清白國家始制九品使諸郡選置中正馮翊以琰子嘉為中正嘉叙茂曰德優能少茂曰痛乎我効汝父子冠幘刼人耶

以儉率人 晉書毛玠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節儉自勵

正己率人 宋史紹興十二年宗君師閔試臨安教授鮑同上曰為教授者先正己然後可以率人

覩物思人 北史王伍將行造慕容垂飲酒謂垂曰余當遠別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垂

輕寶重人 唐張說集太尉裴公平郅支遮甸大獲珍異首良將吏請遍觀馬有馬腦大盤希代寶也隨軍王休烈捧盤跌倒應時而碎叩首流血惶怖請死公久曰事有不可意何至重玉而輕人命乎

輕貨重人 仁宗實錄胡十正提舉江南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因而縱亡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命止籍於羨餘

聲色移人 龍川志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群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樂王文正性儉約初無姬侍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責限於相公買妾仍賜銀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初沈綸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錢氏昔以遺中丞相者花籃火桶之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具白於公公愛然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問二人沈氏什物尚在可求否二人曰向私以銀易之公喜用之如素有者聲色之移人者有如此乎

好惡移人 魏泰東軒筆錄范文正公仲淹自知開封落侍制以吏部員外郎知饒州出都時唯王侍制質餞循于城外泊水道之官歷十餘州無一人出迎迓者時陳恭公執中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揚州迎送問勞甚至雖時宰好惡能移衆人而方正之士亦不可變也

風俗移人 宋吳泳鶴林集答蔡遵父云向來三數朋友鳴一時之盛絃絕響息未有繼者荃蕙化而為茅芳蘭芷變而不芳風俗移人不可不彊自樹立

風俗驅人 陸象山語錄與濟道言風俗驅人之甚如人心不明如何作得主宰正當障百川而東之

賜藥濟人 仙傳趙抱一鄜州人年十二因牧羊遇一老人問之曰子飢否先生但點頭老人探囊中取一物與之狀如蘿蔔而味甘又與拄杖一條帖一枚中有藥乃跳豆也諭之令人服食於是沉痾新疾得服者無不愈先生自食蘿蔔不復思烟火食久之所遇老人即張果老也

仙術濟人 仙傳時荷少為道士入四明山遇神人教以胎息服妙之術能却穀絕粒役使鬼神驅除邪魅點化金玉賙濟窮苦民受其賜

弘法須人 佛祖統紀唐太宗嘗問裴法師曰法門之益何所宜先生對曰弘法須人度僧為尊帝大悅

護國護人 佛祖統紀若納法師傳云宋孝宗駕幸上竺展敬大士問光明懺法之旨師答曰梵釋天帝四大天王下臨土守護國護人故佛為說金光明三昧之道後世祖師立為懺法以資諸天之威德故帝王士庶皆可脩持上說

二戒勸人 佛祖統紀惠照鄰法師書勸人以二戒三十已前未可念阿彌陀七十已後不得持消災呪謂少不知進老不知止也

三事調人 法句譬喻經佛告呵提婁吾有三事用調一切人得至無為一者至誠制御口業二以慈貞伏身剛強三以智慧滅意癡蓋持是三事度脫一切

像運寄人 梁高僧傳宋釋僧周傳云永昌王訪求沙門無敢應者僧周弟子僧亮曰像運寄人正在今日隨使至長安王及民人候迎關中佛法大興亮之力也

怒氣嗔人 禪林僧寶傳洪覺範贊法雲秀禪師曰余拜瞻其像面目嚴冷怒氣嗔人平生以罵為佛事又自謂叢林一會非虛言哉

慶己慶人 四教儀註五品初心知此妙心體具事理三千境觀之法慶己有智慧慶人有慈悲

屈己推人 五燈會元投子同禪師因僧問七佛是文殊弟子還有師也無同曰適來恁麼道也大似屈己推人

三路接人 人天眼目僧到夾山山問近離甚處僧云洞山夾山云洞山有何言句僧云和尚道我有三路接人夾山云有何三路僧云鳥道玄路展手山云實有此三路那僧云是山云軌持千里鈔林下道人悲後浮山圓鑒云不因黃葉落爭知是一秋

三等接人 五燈會元趙州從諗禪師一日真定帥王公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林王尤加禮重翊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為甚麼却下禪牀師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

無一法

與人 五燈會元德山因雪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

奪境不奪人 禪林僧寶傳風穴沼禪師因南院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對曰芻草乍分頭腦裂亂雲初綻影猶存

販佛眩人 唐劉賓客集第一祖馳大師新塔記爲書李公在鎮三閭百爲大備尚理信古儒玄交脩始下令禁桑門販佛以眩人者而於真實相深達焉

尊主庇人 新唐書李晟傳帝嘉晟等有戡亂之功下詔曰功與時並才與世生苟蘊其才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無之

弛禁便人 新唐書崔沔傳沔爲魏州刺史雨潦敗稼沔弛禁便人

以權屬人 新唐書陳夷行列傳夷行開成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嘗怪問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元崇宋璟于時在否李珏曰姚亡而宋罷珏因推言玄宗自謂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李林甫種夷數十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今亦宜戒以權屬人嗣復曰夷行失言太宗易暴亂爲仁義用房玄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人主用忠良文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

宏辭選人 舊唐書懿宗紀咸通六年二月制以吏部尚書崔慎由等考宏辭選人

拔萃選人 舊唐書懿宗紀咸通六年二月制以金部員外郎張義思大理少卿董賡試拔萃選人

白衣選人 續通鑑長編太平興國六年太宗令內侍省細仗內先衣黃者並衣碧吏部黃衣選人改爲白衣選人

令式蹈人 唐書河間王傳令式蹈人不可以成官政

冷語冰人 書林故事宋論相朝曰冷語冰人外史孟髙時畨在庭以財結權要或戒之乃曰非是衣拔不欲其以冷語冰人耳

黃氣觸人 太平廣記廣川王發哀王塚塚以鐵灌其上穿三日迺開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

中不累人 太平廣記河上公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至地

不以口腹累人 太和縣志福唐蒲堯仁乾道六年知縣事自奉尤薄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曰吾不以口腹累人居官三年如一日也

損約則遺人 唐李元賓集項籍碑颯銳氣聳利鋒抵秦開怒漢公因語曰損約則遺人网佔則自遠惡取乎

穴地生瘞人 南部新書有進士丘絳者嘗爲田季安從事後與同府侯臧相持爭權季安怒斥絳攝下邑尉使人先路穴地以待至則排入而瘞之其暴如此季鑄殺崔善貞亦同斯酷

書生誤人 資治通鑑後漢隱帝紀乾祐三年左右因帝厭爲大臣所制乘間譖宰相楊邠史弘肇於帝云邠等專恣終當爲亂帝信之遂與太后弟李業等謀誅邠等議既定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時在傍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

大信示人 五代史南平世家唐莊宗入洛下詔慰諭季興司空薰等皆勸季興入朝京師梁震以爲不可曰梁唐世爲仇敵夾河血戰垂二十年今主上新滅梁而大王梁室故臣握彊兵居重鎮以身入朝行爲虜爾季興不聽留其二子以騎士三百爲衛朝于洛陽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諫曰唐新滅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四方諸侯相繼入貢不過遣子弟將吏而季興以身述職爲諸侯率宜加恩禮以諷來者而反縻之示天下以不廣且絕四方內向之意不可莊宗乃止厚禮而遣之

罪己救人 李昌齡樂善錄周世宗性慘急果於殺戮

有忤旨者魏仁溥皆歸罪於己以營救之賴以全活者甚衆

出穀救人 宋晁無咎濟北集有黃其者歲凶糴騰踊而家積穀數屋或勸其以時出可得十倍利輒不肯而以豐年平價出之糴者皆之黃氏盜猝入其里指其居曰是出穀救人黃其者邪或者曰然獨不犯其一毫而慰遣其家

神力救人 江湖紀聞德祐乙亥年臨江黃及谷與同郡毛季五寓潭州適北兵入城黃與毛於兵火間逃走毛先投水黃逃得至逾數日事定城中火後所存一二而已黃夜夢人言之曰何不過我家我家獨不曾遭火毛季五亦在我家明日因往城隍廟見毛季五在廟未嘗死也蓋於城隍廟獨不曾遭火乃悟夢中告之者神也初黃在潭州被兵時逃于趙府園中閣下遇兵恃其醫投刃將殺之忽上有擲花瓶下曰打兵驚捨去黃登閣欲求其人閣上寂然但有畫神一軸在壁亦不知是何神

飛錫救人 赤城志天台縣乾溪舊傳僧曇猷訪赤城有一媪與之語神怒投媪于淵猷飛錫救之其溪立因故以爲名

驅孽救人 仙傳曾德休遂人有一女子二十餘將聘於人忽有邪物爲祟召醫治之益甚其父詣德休具陳病狀德休曰汝告近山溪有

潭宂否父言之德休又曰女子春時閑步溪側為蛟所竊已拘錯見矣汝可將符往投潭中少頃有驗投符之後忽見水翻湧霹靂一聲須臾一物浮出長二丈餘形如鳥蛇頭若大杓傍裂血流斃矣其父還家見女精神明爽全失病矣

斬蛇救人

仙傳葛仙翁嘗過華陰見一士人溺於蛇精之家仙翁化作田夫服黃犢而耕因說士人曰汝陷身於非地此婦乃蛇精也前後啗食生人乃引士人窺井中皆是白骨盈積遂救士人仍密窺之士人如其言窺之果蛇精也張牙弩目在帳中抱一小蛇另仙翁誅之有無數小蛇見來救仙翁并誅之以一符與士人服即吐出蚯蚓蝦蟇之類遂得全生

符藥救人

仙傳曹德休自言從東海青嶼山來遊江西人見之三十餘年常行人間有疾者以符藥救之無不愈者

目連救人

法句譬喻經琉璃王伐舍夷國摩訶目揵連往到佛所白言我欲以四方便救舍夷國人一者舉舍夷國著虛空中二者舉舍夷國人著海中三者舉舍夷國人著兩鐵圍山間四者舉舍夷國人著他方大國中於今琉璃王不知其處佛告目連雖知卿有是智德能安處舍夷國人萬物衆生有七不可避一者生二者老三者病四者死五者罪六者福七者因緣此七事意難

欲避不能得自在如卿威神可得作此宿對罪負不可得離於是目連自以私意取舍夷國人知識檀越四五千人盛著鉢中舉著虛空星宿之際琉璃王伐舍夷國殺三億人已引軍還國目連以道力下鉢人皆死盡道德神力不能免彼宿對之罪

拜天不拜人

資治通鑑後梁均王紀貞明二年契丹主妻述律后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

未嘗拜人

宋史韓熙載傳熙載才氣俊逸襟用周敏性高簡無所卑屈未嘗拜人雖被譴逐終不改節

以術鉤人

宋歐陽公集尚書度支郎中王公神道碑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詭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縱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

臨坑推人

江少虞類苑至和中陳恭公秉政會嬖妾張氏笞女奴迎兒殺之時蔡襄權知開封府事下開封府治而仁宗於恭公寵眷未衰止差正郎齊廓看詳公案時王素為侍制以詩戲廓曰李膺破柱擒張朔董令回車擊主奴前世清芬死如在未知君可及肩無廓知事不可直以簡報曰不用臨坑推人

不妄稱人

趙善璙自警編蘇京字世美丞相子容之子也嘗為許州觀察判官時韓黃門持國知州事甚器愛之薦之于朝其辭曰竊見某人讀書知義理臨事有風力前輩之不妄稱人如此

屈身安人

倦遊雜錄王荊公於上前論馮道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唐介曰道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得為純臣乎安石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豈非純臣乎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荊公變色

脩己安人

論語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安人張子正蒙正當篇未能如君子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平天下脩己以安人脩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儀於天下

千里勞人

宋蘇東坡集與吳秀才書何至使人足重遠來又致酒麵海物荔子等僕豈以口腹之故千里勞人哉

薄己厚人

記纂淵海薄己厚人經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記坊記子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荀子脩身史小自潤之時師古曰言所潤益於己者當減小之西漢合永傳薛包篤行父母服除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

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漢書范震為司徒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後漢郭林宗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通鑑漢桓紀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韓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通鑑温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歲餘而卒唐書弟彥博傳也傳記閔子騫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父知之欲出後母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遂止孝子傳集劉禹錫判播州子厚泣曰播非人所居夢得親在堂且萬無母子俱往理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韓作柳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為友為義償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並韓文宋范忠宣公集閒公墓誌君內外盡誠不為矜飾其於為善甚於嗜欲而喜自悔欲不欲人知事雖則以身先物於勢利則薄己而厚人樂易善容犯而不校

枉筆誣人

蘇易簡筆語元城譚錄云今欲正一大事而枉筆誣人是自招曲也

邪法呪人

朱子語類德粹語婺源有一人其子見鬼先生曰只是精神不全便如此向見邪法者呪人小兒精靈利者便呪不倒

作此面向

人 呂東萊辨志錄褚大傳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言次及劉眞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褚大怒曰眞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

佑字無立人 容齋三筆宋孝宗登極以潛邸爲佑聖觀令王冊官篆牌奏云篆法佑字無立人只單作右字道士力爭以爲觀名去人恐不可安跡有旨特增之

名利重輕人 墨客揮犀東野詣至出門如有礙誰云天地寬之句賦登第乃作詩曰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夫名利之重輕人凡于不能推免東野太甚

以藥喻人 龔鼎臣東原錄李言說里巷細民有以是非相較患人之不及知己善者傍有儕類曰爾之云云何必如此爾不聞在肆藥物若某藥性良某藥性毒某藥性寒某藥性熱然藥不能自言而人既諳嘗之乃謂某良毒寒熱也爾但爲善則人亦稱你如稱藥矣其人默而服務乎以其言鄙而有理故錄之

以物喻人 經鉏堂雜誌人之所以爲累者因飢寒而累於衣食因壯而累於妻孥子孫因風雨而累於室廬若夫飛走之類有毛羽以禦寒無所藉於衣雖有壯而各營其生子能自哺則不復乳之矣非有妻孥子孫之

累室處巢居又無藉於室廬然而不免於累者食而已鶴仙禽風格高清而乃爲人供耳目之玩正坐啄鯉腥耳至於龜以息吐納蟬呼吸風露非有藉於食者然猶不免何哉龜以靈蟬以聲如使鶴不啄鯉腥龜不堪卜蟬喑不鳴然後庶幾免乎

善誘人 論語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百川學海晁氏客語吳起說魏武侯罷兵服莊周說趙而衣短後之衣孟子說齊王而言公劉好貨大王好色皆因其所好而化之莫而入之善誘人也

察監繫人 製錦管見二競干證俱至須即剖決干證未備未免留人承監人乞覓不如意輒將對詞人鎖之空室故爲饑餓不容人保又或受競主之賕以無保走竄妄申縣令不明輒將其人寄獄者多矣凡承監須令即召保不測檢察如不容保故爲鎖繫必懲治之仍許親屬無時陳告或果貧而無保須處事之輕重或押下都追未至人

勿輕禁人 製錦管見不應禁人勿禁若未欲訊決而權寄於獄或係干證人日當引對者晚須出之蓋法不應禁或有不測罪無所逃若婦人當刑禁者必先驗其有無孕恐或墮胎無以自明

君子無棄人 禾眞集後山居士云君子無棄人巧智之士以爲手足可也耳目且不可況腹心乎蓋勢在則欺之以爲功勢同則奪之以自利勢去則背之以遠害使之且難況同之乎上終始不相負非由義則畏義耳勢在而不負豈真不負耶未病廢疾不害爲失膏肓之潰吊之可也

論詩非論人 浩然齋雅談劉平國戲題云選詩非選官論時非論人故若女子天竺牧童皆得預唐名公之列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九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　九真

人

爲己爲人 論語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四書大義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爲己無所爲而爲之也爲人有所爲而爲之也欲得於己者收歛篤實求知於人者輕浮淺露程氏遺書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爲二者爲己爲人之道也爲己爲人今吳本作爲己於今韓流澗泉日記有用有捨知用而不知捨失身而不能無悶知捨而不知用失時而不能無害爲己之學多而後能爲今爲人之學多必未能爲己爲己非着書求工於文字語言爲人非致治求容於制度條章急於事功者忘身急於情性者忘人爲己者出猶可爲治爲人者終身不知所以爲德壽保氣者壽養神者無往而不自明神氣相宣而萬化舉致齋先生之說世之人未嘗不自爲也然爲己者常少而爲人者恒多爲己少而爲人多豈非見之外者重而得之內者輕乎在人者當輕而反重在己者當重而反爲輕如是爲者居一國而恒一國徇居一天下而恒一天下徇吾身眇然以一國一天下徇其自爲也亦勞矣朱梅庵訓蒙絕句爲己爲人 藥病須還考自知和根斬斷爲人機心隨身止門常閉課罷苔封候夕暉 辛勤盡作求聞計沽得過情聲譽來自外而觀爲可喜此心已失實堪哀

勞己爲人 資治通鑑梁本紀武帝曰朕三更出治事事少午前竟事多日昃方食昔腰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爲誰之咎救物故也

喫緊爲人 紫陽宗旨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辯而篤行之

婦人食人 劉恕通鑑外紀桀在位以來宮中女子化爲龍俄而復爲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爲蛟妾告吉凶

率獸食人 孟子滕文公章聖賢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横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食豕如食人 莊子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注不出之年屏於俗務爲妻爨大忘其榮華食豕如人忘貴賤也

魚羊食人 晉書載記苻堅之時有人於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

白虎神食人 龍虎山志祖天師居西城山有老人來泣曰吾西城山房陵有白虎神食人每歲鄉民盜殺以祭領師驅除爲絕其害

士卒食人 通鑑紀事本末信宗光啓三年夏六月戊午秦彦遣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楊行密稠敗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食人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開平三年劉守光圍滄州久不下執劉文至城下示之循固守城中食盡民食堇泥軍士食人驢馬相啖騣尾呂兗選男女羸弱者飼以麴麩而烹之以給軍食謂之宰殺務

殘忍食人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國初有王彦升者本市井販繒人及壯從軍累立戰功至防禦性極殘忍俘獲戎人則置酒宴飲引胡人以手捽其耳對客咀嚼徐引卮酒戎人血流被面彦升笑語自若前後啖數十百人亦可怪也

清河生喫人 馬明叟實賓錄隋庫狄士文爲貝州刺史發摘姦猾長史尺布斗米之贓無所寬貸得千人悉配防嶺南司馬韋焜清河趙達二人並苛刻惟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刹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

乏食噉人 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二年朱粲有衆二十萬剽掠漢淮之間遷徙無常每破州縣食其積粟未盡復他適將去悉焚其餘資又不務稼穡民餒死者如積粲無可復掠軍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婦人嬰兒噉之曰肉之美者無過於人但使他國有人何憂於餒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愍楚謫在南陽粲初引爲賓客其後無食闔家皆爲所噉新唐書李子通傳朱粲敗楊士林田瓚戰敗挈殘士奔菊潭遣使乞降高祖以爲御史大夫殷確假散騎常侍勞之確醉戲粲曰君啖人多矣若爲味粲曰啖醉人正如糟豚確怯罵曰狂賊歸朝乃一奴耳復得啖人乎粲懼伏確于坐并從者數十悉烹之以饗左右遂屠菊潭奔王世充署龍驤大將軍東都平斬洛水上

過聽殺人 史記循吏傳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曾參殺人 史記甘茂傳秦武王使甘茂伐宜陽

茂對曰宜陽大縣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其母織自若項之一人又告之其母尚織自若項之一人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

觸情殺人

傅子問刑篇秦始皇之無道豈不堪哉視殺人如殺狗彘狗彘仁而用之猶有節始皇之殺人觸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而李斯又深峻濤驢其指而妄殺人秦不二世而滅李斯無遺類以不道愚人人亦以不道報之人雖之天絕之行無道未之有不亡者也

挾怨殺人

漢書李文爲御史中丞嘗與張湯有隙湯有所愛吏魯謁居知文與湯弗平使人上書告文陰事事下湯治論殺之

縱恣殺人

晉書羊聃傳初辟元帝丞相府累遷廬陵太守剛克麁暴恃國戚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郡人簡良等爲賊殺二百餘人誅及嬰孩所髡鎖復百餘庾亮執之歸于京都有司奏聃罪當死以景獻皇后是其祖姑應八議於是除名

白晝殺人

資治通鑑唐代宗大曆九年九月壬寅回紇擅出鴻臚寺白晝殺人有司擒之上釋不問

慎少殺人

太平廣記李西平晟之爲將軍也嘗謁桑道茂道茂云將軍異

日爲京兆尹慎少殺人西平曰武夫豈有京兆之望後興元收復西平兼京尹時桑公在俘囚之中云西平公忘少殺人之言耶遂釋之

曲法殺人

太平廣記鎮州市人劉方遇家財數十萬方遇妻田氏早亡田之妹爲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長髮爲繼室有田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貨殖方遇以所積財令遵興殖也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業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財素爲令遵興殖乃聚族合謀請以令遵姓劉爲方遇繼嗣即令鬻券人安美爲親族請嗣券書即定乃遣令遵服斬縗居喪而二女初立令遵時先邀每月供財二萬及後求取無厭而石李二夫教二女詣本府論訴云令遵肖姓奪父家財令遵下獄石李二夫族與本府要吏親黨上至府帥判官行軍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方遇二女賂錢數千緡而以令遵與姊及書券安美同情共盜俱棄市人知其冤府帥李從敏令妻來朝懼事發令內地彌逢侍御史趙都嫉惡論奏明宗驚怒下鎮州委副使符蒙按問果得是實自親吏高知柔及判官行軍司馬并通貨僧人婦人皆棄市唯從敏初削官停任中宮祈哀免罰一季俸議者以受賂曲法殺人而八議之所不及失刑也安重誨誅後王貴妃用事故也出北夢瑣言

酗酒殺人

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乾化元年湖州刺史錢鏐酗酒殺人恐吳越王鏐罪之冬十月辛亥朔殺都監潘長推官呂安德奔于吳

喜怒殺人

歐陽脩五代史後唐李嚴傳初嚴與孟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爲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怒甚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喜怒殺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笞嚴二十而釋之

誓不殺人

魏泰東軒筆錄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民爲意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鬭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待王師弔伐之體由聖訓丁寧也真宗常語宰臣以河東之役兵力十倍當一舉克捷良由上黨發頑之時左右有聞之者賊聞此語知仲兵自戢故堅守不下至煩再舉也

無辜殺人

宋史李濤傳宋初拜兵部尚書建隆三年濤被病有軍校尹勳浚五丈河陳留丁壯夜潰勳擅斬隊長陳琲等十人丁夫七十人皆杖一百刵其左耳濤聞之力疾草奏請斬勳以謝百姓家人謂濤曰公久病宜自愛養朝廷事且置之濤憤然

曰人孰無死但我爲兵部尚書坐視軍校無辜殺人烏得不奏太祖覽奏嘉之

報讎殺人

百川學海燕翼貽謀錄云太宗雍熙三年七月癸未京兆府御縣民甄婁兒報母讎殺人詔決杖遣之

不妄殺人

鐵圍山叢談太宗始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一日輦下諸肆有爲丐者不得乞因倚門大罵爲無賴者主人遜謝久不得解即有數十百衆方擁門聚觀中忽一人躍出以刀刺丐者死且遺其刀而去會日已暮追捕莫獲翌日聞奏太宗大怒謂是猶習五季亂迺敢中都白晝殺人即嚴索捕期必得有司懼罪久之迹其事是乃主人不勝其憤而殺之耳獄將具太宗喜曰卿能用心若是雖然第爲朕更一覆毋枉焉且携其刀來不數日尹再登對以獄辭并刀上太宗問審乎曰審矣於是太宗顧旁小內侍取吾鞘來小內侍唯命則奉刀內鞘中因拂袖而起入曰如此寧不妄殺人

給奴殺人

續資治通鑑長編景祐四年九月丁卯密州大姓王澥私釀酒隣人往捕之澥給奴曰此盜也使盡殺其父子四人州論奴以法而澥獨不死大理寺詳斷官鄆人蔣偕當澥及奴皆大辟宰相陳堯佐右澥知審刑院宋郊力爭卒抵澥死堯佐不悅

必能

殺人 宋史章惇傳：惇與蘇軾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臨絕壁萬仞，橫木其上。惇揖軾書壁，軾懼不敢書。惇平步過之，垂索挽樹，攝衣而下，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既還，神彩不動。軾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殺人也。惇曰：何也？軾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也。惇大笑。

悞奏殺人 法苑珠林：唐戴天胄見夢於沈俗曰：吾生時悞奏殺人，死後他人煞羊祭我，由此二事，辯答辛苦，不可具言。

呪詛殺人 宋史梁適傳：召爲審刑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依鬼神以呪詛殺人，獄具，以無傷讞。適駁曰：殺人以刃或可拒，而詛可拒乎？卒論死。

魚卵殺人 江少虞類苑：河豚魚有大毒，肝與卵人食之必死。每至暮春柳花墜，此魚大肥，江淮人以爲時珍，更相贈遺，臠其肉雜蔞蒿荻芽，瀹而爲羹，或不甚熟，亦能害人，歲有被毒而死者，南人嗜之不已。嶺南有五鬣魚，百五斜紋，色如虹，或云與蛇爲牝牡，春時食其卵，亦能殺人，噉其肉必致嘔洩。

芙蓉花根殺人 雲麓漫抄：老圃云：芙蓉花根三年不除，殺人。太白云：昔爲芙蓉花，今爲斷腸草。已言之矣。

黥人 張師正倦遊雜錄：晉法，始亡黥兩眼，再亡黥兩頰，三亡黥眼下。梁法，未斷，先刺頰上作劫字。

解人 有官唐鑑：昭宗討李克用，以孫揆爲昭義軍節度使。會戰，克用伏兵執揆，厚禮而將用之。揆大罵不詘，克用怒，使以鋸解之，其齒不行。揆謂曰：死狗奴，解人當束以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言，詈聲不絕至死。

闃其無人 易豐卦上六：闃其無人，三歲不覿。象注曰：無人不覿，亦言障蔽之深，其凶甚矣。

無謂秦無人 左傳文公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人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注：士會既歸，無謂秦國無人知壽餘之詐。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鄭氏譚綺：秦無人，謂不相有也。

國無人 管子明法解：明主在上位，則境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首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齊非無人 分門故事：晏子使楚，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使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使楚耳。

一坐無人 世說新語：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迴風兮載雲旗。離騷少司命。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旁若無人 鄭氏譚綺：旁若無人，謂傲也。前秦載記：王猛詣桓溫而談當世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新唐書文藝傳：李白自長安還山，遂浮游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資治通鑑後晉紀：張彥澤所居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素與閤門使高勳不協，乘醉至其家，殺其叔父及季父，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書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曏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馬令南唐書隱者傳：開寶中，書見一叟角髮披褐，與老媼貨鮓於市，獲錢則市鮓對飲，旁若無人。

左右無人 辛文房唐才子傳：帝勵精政事，偓處可機密，率與上意合。欲相者三，四讓不敢當。偓喜侵侮有位，朱全忠亦惡之，乃構偈貶濮州司馬。帝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

面折如無人 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開平二年，弘農威王薨，遂奉威王弟隆演稱淮南留後、東南諸道行營都統。既罷，副都統朱瑾詣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即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懾，今日對張顥，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

問喘無人 太和志：李家明世爲太和人，有才學，解滑稽，善諷諫。南唐嗣主見牛臥樹陰，嗣主曰：牛且熱矣。家明上絕句曰：曾遭寧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背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時宰相皆慚。

中國無人 呂中宋朝大事記：靖康元年，遣使分督援

兵癸酉除雖不犯京師治京城守兵四月粗畢抵城下初金人取小舟齊河凡五日騎兵方絶金人曰南朝若以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隆德府留兵攻太原分兵而南既踰南北關仰而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人言都汴無險可守不知隨地皆有險也宣和之臣徒知取燕而不知取三關之險靖康之臣徒知守京城而不知守黄河之險此虜所以起無人之嘆也

海東有人

魏書東沃沮傳毋丘儉討句麗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得一破船隨波出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

集賢有人

新唐書蔣乂傳乂轉司勳員外郎兼史任會詔問神策軍建置本末中書討求不獲時集賢學士甚衆悉去以對乃訪乂乂條據甚詳宰相高郢鄭珣瑜歎曰集賢有人哉明日詔兼判集賢院事父子爲學士儒者榮之

朝廷有人

宋名臣言行録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人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詔以詔責之真宗問王旦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上大喜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南朝有人

宋史張栻傳栻除秘閣修撰荊湖北路轉運副使時並淮姦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埸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矣

聖門有人

宋史張栻傳栻長師胡宏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

中國有人

宋范石湖大全集賜趙雄辭免參知政事不允第二詔卿既爲朕基命惟篤密勿廟算裔夷心醉知中國有人矣袁起岩東塘集謝舉自代啓天子信儒生之可用裔夷知中國之有人靜言過聽無所酬恩

夢內中有人

晉書索紞傳宋桷夢內中有一人著赤衣桷手把兩杖極打之紞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肉食也俄而亦驗焉

夢井中有人

宋史黃翰傳翰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翰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翰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夕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尸

庭樹有人

太平廣記丞相賈秋月夜閒步於中庭有所寵青衣上清者乃曰今啓事須到堂前方敢言之賈亟上堂上清曰庭樹上有人恐驚郎請謹避之賈曰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今有人在庭樹上即吾禍之將至矣乃下階大呼曰樹上人應是陸贄使來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報樹上人應聲而下曰辛相公無怪賈曰某堂所有堂封絹千匹而已方擬修私廟次今且輟贈可矣樹上人拜謝賈答之如禮

井下有人

酉陽雜俎開成末永興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水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甚喧鬧近如隔壁井匠懼不敢掘街司申金吾韋處仁將軍韋以事涉怪異不復奏遂令塞之

獸中有人

宋黃庭堅豫章集麟趾贊今之人一朝之忿以觸人滅身辱親嗚呼人中有獸獸中有人

相位乏人

國老談苑范質寢疾既薨開寶中因相位乏人太祖累言如范質真宰相也嗟悼久之

時不乏人

鐵圍山叢談范元實溫吾所畏友然不護細行吾以時士議疵之元實怒曰我不解今時士大夫不使人明目張膽直道而行乎要作匿情詭行以王莽日事估吊是誰倡此豈世美事耶吾每首肯焉人皆與吾論時勢及開元天寶之末流元實曰不然天寶之勢土崩瓦解異乎今日魚爛也時魯公亦痛悔一日喟然而嘆數謂吾曰今復得陳瓘劉器之來恐若可救藥乎吾語元實元實大喜語吾曰公之大人有此心豈獨海內乃公之福弟恐難得好湯使多噉不下爾元實亟持其書報二公而二公是歲皆下世元實以爲其寵妾紅鸞所困餓得傷寒不數日殂可傷哉書此俾世知時不乏人

求逞於人

左傳昭四年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求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貌異於人

北史孫練傳練容貌長壯有異於人神情敏悅莫之能測意有所說逢人輒言若不欲言縱若所請不相酬答初聞其言畧不可解事過後往往有驗恒寄住佛寺好行人家衆造王公卿第所至人皆敬信之時桂國侯伏龍恩深被委任強練至龍恩宅呼其妻元氏及妾媵并奴婢等並令連席而坐諸人以逼夫人若辭不肯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貴賤遂逼就坐未幾龍恩伏法籍沒其家

推鬼於人

文中子中說子曰大哉周公之心也推鬼於天其事而遠之乎故以祀禮接焉推鬼於人其引而敬之乎故以饗禮接焉

不假手於人

江少虞類苑真宗西祀四

召臣僚赴後苑宣宗御製太清樓聚書記朝拜諸陵因幸西京記西京內東門俾丸壁記皆御製也大謂近臣曰雖不至精備然盡是朕親撰不假手於人此語蓋指在楊大年也歸田錄述之

飲啗異於人　歐陽文忠公集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公常以五七兩為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罷相知安州安陸山郡未識達官見公飲啗不類常人舉郡驚駭嘗與賓客會食廚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窺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浸漬漲溢滿桶郡人嗟愕以謂享富貴者必有異於人也然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析半餅以筯卷之抽去其筯內捻蔥頭一莖而食一有之言此亦異於常無此異人也

稱匪其人　書周官稱匪其人惟爾不任言樂非其人也

苟非其人　子家子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者要思索如何是其人只如陸宣公云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如何是所學

文如其人　宋蘇穎濱集子瞻評轍文以為其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

書似其人　宋范石湖大全集跋司馬溫公帖世傳字書似其為人亦不必皆然杜正獻之嚴整而好作草聖王文正之沉毅而筆意瀟落款側有態豈皆似其人哉惟溫公則幾耳開卷儼然使人加敬邪僻之心都盡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詩如其人　元程雪樓集蔣君墓誌公暇則過余先君所或與時之賢士大夫游林觴流行為詩自遣詩如其人焉

幽冥中負此人　世說新語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否丞相不答又問可為尚書令又不應因云如此惟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己嘆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

誤蒼生必此人　晉書王衍傳衍神清明秀風姿詳雅山濤目之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石壁中出人　步里客談列子曰趙襄子率徒數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聲音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為石奚物而為火襄子曰向之所出者石也向之所謂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謂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于物物無得傷閡者遊金石蹈水火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也

汲水出人　太平廣記獨孤叔牙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大笑

鯷魚變人　太平廣記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咤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於廳仆於地乃大鯷魚也

白狗變人　太平廣記王仲文歸道經水澤見後一白狗忽變如人長六尺狀似方相甚可惡俄而仲文死

髑髏變人　契丹志有一主號迺呵此主特一髑髏在穹廬中覆之以氈人不得見國有大事則殺白馬灰牛以祭始變人形出視事已即入穹廬復為髑髏因國人竊視之失其所在

因鴈射人　金樓子雜記下篇周君出獵見白鴈為羣周君鼓弩欲射道之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拊矢曰君以鴈射人無乃虎狼也

目光射人　晉書紀士開常言曰琅琊王目光奕奕數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

拔箭射人　五代史李嗣昭攻鎮州兵出九門擊之鎮軍且盡餘二人匿破垣中射中其腦嗣昭顧廡中矢盡拔箭于腦射殺一人還營卒

馬生人　西漢書五行志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

樹上生人　酉陽雜俎人木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國山谷間樹枝上化生人首如花不解語人借問笑而已頻笑輒落

古塚生人　坦齋通編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元魏時菩提寺僧發古塚得一生人自言姓崔名涵見地下發鬼兵唯柏棺者得免按周官方相氏入棺以戈擊四隅毆方良注云罔兩也

縱狼齧人　西漢書景十三王傳江都王建淫虐或縱狼令齧宮人殺之建觀而大笑

棄巢窟而依人　續後漢書成公英傳英金城人中平末隨韓遂諫議軍事建安中遂自華陰破走還

注中部賓獻去惟英獨從其婿間行欲徙遂以降虔攻遂不克歎曰丈夫困危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散人衆轉少當從羌中西南詣蜀爾英曰舉事數十年今雖羈敗何有自棄巢窟而依人乎

飛鳥依人 續世說唐太宗謂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矜愛

玄鳥親人 齊丘子化書玄鳥之為物也時遊於戶時親於人而不畏人而人不使之是故疑人者為人所疑防人者為人所防

烏鵲近人 宋蘇東坡集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鷇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羽毛至為珍異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閭里間見之以為異事此無他不忮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雀去人太遠則其子有蛇鼠狐狸鴟鳶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害也由是觀之異時鳥鵲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為甚於蛇鼠之類也苛政猛於虎信哉

壯不如人 左傳鄭伯使燭之武見秦君燭之武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

三不如

人 遯齋閒覽東坡自言三不如人謂着棊飲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詞雖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

樹生支如人 西漢書五行志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樗樹生支如人頭眉目鬚皆具亡髮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生支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髭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為人狀

山精如人 赤城續志山海經云山精如人而有毛抱朴子云山之精形如小兒而獨足足向後喜來迫人其名跂知而呼之即當自卻耳

巨石如人 赤城志黃岩縣岱石廟山有巨石數株聳如人形咸以為神顯異於此

豕生如人 新唐書五行志廣明元年絳州稷山縣民家豕生如人狀無眉目耳髮占為邑有亂

迴犬似人 劉子審明篇世人傳言皆以小成大以非為是傳彌廣理逾乖名彌假實逾反則迴犬似人轉白成黑矣今指犬似人轉白似黑則不類矣轉以類推以此象彼謂犬似貜貜似狙狙似人則犬似人矣

人魚似人 臨海異物志人魚似人長三尺餘不可食

大蛇吞人 南部新書吳寶中有樵人入山醉卧為蛇所吞因以樵刀畫蛇腹得出久之方悟自爾半身皮脫如白風狀

海鶴吞人 搜神異苑鶴民國人長三寸海鶴吞之後剖之為已狀鶴以為人吞之而有患後見其不動乃亦不食

劉闢吞人 曾慥類說劉闢初心疾人自外至輒欲吞之同府崔佐時肥碩闢據地而吞

馬乘人 唐李文公集國馬說彼人者以形骸為人國馬者以形骸為國馬以彼人乘國馬今皆為乘馬吾未知不謂之馬乘人也悲夫

獸窮搏人 正五代薛史後唐符存審傳存審謂李嗣昭曰吾初懼劉鄩擬滑河偏師既敗彼若退歸懼我踵之獸窮搏人今勿謂無事可開其歸路然後追奔乃令王建及牧馬於沙苑劉鄩尹皓知之保衆退去遂解同州之圍存審略地至奉先謁諸帝陵乃班師

猘子咋人 馬明叟實賓錄五代楚高郁況殺有謀善治軍旅有佐命功楚王子希聲忌其奢侈請罷其軍乃左遷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猘子漸長能咋人矣吾將營西山而老焉希聲聞之甚怒遂害郁

虎不飽則噬人 漢書

呂布傳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噬人

獅子咬人 陸象山語錄先生謂伯敏曰諺云獅子咬人狂狗逐塊以土打獅子便徑來咬人若打狗狗狂則去理會土聖賢急於教人故以情以性以心以才說與人如何泥得若老兄與他人說定是說如何樣是心性情與才如此分明說得好劃地不干我事須是血脉骨髓理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如此

縱馬踏人 朱子語類道夫言黎院黃公銖字用和剛正人素畏憚其族有縱惡馬踏人者公治之急其人避之惟謹公則斬其馬足以謝所傷先生曰某南康臨罷有躍馬於市者踏了一小兒將死其時在學中令送軍院次日以屬知錄晚過廨舍知錄云早上所喻已栲治如法其既而不能無疑於其說回至軍院則其人冠屨儼然初未嘗經栲掠也遂將吏人并犯者訊次日吏人杖脊勒罷偶一相識云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係豈可寬弛若云子弟得躍馬踏人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況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橫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其可得耶後某罷諸公相餞於白鹿某為極口說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一段今人為秀才者便主張秀才為武官者便主張武官為子弟者便主張子弟其所陷溺一至於此道夫人傑

錄同而異。今附云。因說劉子澄嘗言家世曰。其任南康時。有一子弟騎馬踏損人家小兒。其說而禁之。子登以為不然。其因講西銘。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為攻也要去張說一箇人。更痛責之。大桀人不可有偏倚處。

以畜獸比人　沈明遠寓簡。桓溫入洛。登望中原。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自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怒曰。昔劉景升有大牛。重千斤。啖芻豆十倍常牛。引重致遠。曾不及一羸牸。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莫不稱快。四座驚駭。王僧達好畋獵。何尚之致仕。後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曰。家養一老狗。放之無處去。已復來。尚之失色。桓溫狠暴。僧達凉德。至以畜獸比人。所謂古道之人。不可與久處者耶。

朱草剖人　齊丘子化書。人皆知莧薤可以剖驚。而不知朱草。可以剖人。

草能叱人　本草。常山有草。名神農。置之門上。則能叱人。

枯骨抱人　騤車志。劉先生者。河朔人。居衡岳紫蓋峯下。嘗至上封。歸路遇雨。視道邊一冢有穴。遂入以避。會民暮。因就寢。夜將半。睡覺。雨止。月明透穴。照壙中歷歷可見。凳凳甚光。案北壁惟白骨一具。自頂至足俱全。餘無一物。劉方起坐。少近視之。白骨倏然而起。急前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墮地。不復動矣。劉出。每與人談此異。或曰。此非怪也。劉真氣壯盛。足以翕附枯骨耳。今兒童拔雞羽置之懷。以手指上下引之。隨應指稍折斷。即不應。亦此類也。內貫神節推說二事。

人義　禮記禮運。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

人利　禮記禮運。講信修睦。謂之人利。

人情　禮記禮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淮南鴻烈解本經訓。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

人患　禮記禮運。爭奪相殺。謂之人患。

人死復生　王子年拾遺記。員嶠山南有移池國。人長三尺。壽萬歲。以茅為衣服。皆長裾大袖。因風以昇烟霞。若鳥用羽毛也。人皆雙瞳。脩眉長耳。食九天之正氣。死而復生。於億劫之內。見五岳再成塵。扶桑萬歲一枯。其人視之。如旦暮也。

人必內重　邵子觀物外篇。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人生死於道　胡五峯知言。人生於道。死於道。人而離道。飲食雖豐。衣服雖鮮。車馬雖澤

宮室雖麗。其得而享諸。

人本乎祖　程氏遺書。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漢書用人人字　容齋五筆。前漢書。好用人人字。如文帝紀。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又曰。人人自安難動搖。元帝紀。人人自以得上意。食貨志。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韓信傳。人人自以為得大將。曹參傳。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張良傳。人人自堅。叔孫通傳。吏人人奉職。賈誼傳。人人各如其意所出。揚雄傳。人人自以為咎繇。鮑宣傳。人人牽引所私。韓延壽傳。人人問以謠俗。人人為飲。張騫傳。人人有言輕重。李尋傳。人人自賢。王莽傳。人人延問。嚴安傳。人人自以為更生。王吉傳。人人自制。是也。後漢書亦間有之。如崔駰傳。人人有以自覆。五行志。人人莫不畏憲。吳漢傳。諸將人人多請之。申屠剛傳。人人懷憂。王允傳。人人自危。荀彧傳。人人自安。呂強傳。諸常符人人求退。是也。

王字作人　書齋夜話。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王字當作人字。下文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愚按。祭義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謂天地無如人之大也。以此證之。則老子謂人亦大是已。無錫尤氏老子釋音。謂河上公注。以人為王。古本王字作人。

閟損人　曾文寶雜類。閟損人。出門逢債主。醉酒唱人。物賤無錢買。大暑逢惡人。與醜人對坐。攪。謁人守著門。局席辦請客不至。不與自來。

兩桑謂人　羅泌路史。發揮論太極圖。今夫果核之未坼也。斯以謂太極也。方其未坼。固具兩儀。兩儀之間。兩桑自具。兩桑之具。即人字也。蓋所謂桃梅杏人者。三才之道。一時具足。於此見矣。一生為庄。與人同。所謂側庄。是故木之性仁。而善謂之殺。皆有生之理也。方夫兩桑以謂之人。迨其土復生兩桑。兩桑復生則為人人矣。人人者。人之著者也。故孔子曰。仁者人也。方核未坼。人在其中。是以賜果君前。核則懷之。人存焉耳。

不求人　王十朋梅溪後集。一名。如意。牙為指爪木為身。搔痒工夫似有神。老病不能親把搔。不求人又卻求人。

屈人　吳仁傑離騷草木疏。荊一名屈人。詳見荊。

桃人杏人　坦齋通編。先儒言仁。以桃仁為喻。意謂仁為理之所從生。如果中心。亦能生也。然桃杏之心。本是人字。作仁非也。坡詩。歲月翩翩下坂輪。歸來杏子已生人。是矣

梅人

蘇東坡詩晚來梅子已生人 **白爪人** 食用本草白爪人味甘平寒無毒主令人悅澤好顏色益氣不飢久服輕身耐老主除煩滿不樂久服寒中可作面脂令面悅澤紹興校定白爪子即冬瓜人也本經已具性味主治但世人多以研取汁與羹同煎全如覺象作湯唯止煩解渴餘無功矣非耕瓜子也當云味甘微寒無毒為定 **薏苡人** 經史證類備急本草薏苡人味甘微寒無毒主筋急拘攣不可屈伸風濕痺下氣除筋骨邪氣不仁利腸胃消水腫令人能食久服輕身益氣詳本 **郁李人** 經史證類備急本草郁李人味酸平無毒主大腹水腫面目四肢浮腫利小便水道詳本 **桃核人** 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桃核人味苦甘平無毒主瘀血血閉瘕邪氣殺小蟲止欬逆上氣消心下堅除卒暴擊血破癥瘕通月水止痛七月採取人陰乾詳本 **杏核人** 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杏核人味甘苦溫冷利有毒主欬逆上氣雷鳴喉痺下氣產乳金瘡寒心賁豚驚癇心下煩熱風氣去來時行頭痛解肌消心下急殺狗毒五月採之其兩人殺人可以毒狗詳本 **李核人** 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李核人味苦平無毒主僵仆躋瘀血骨痛詳本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辦事官臣張天作
圈點監生臣祝廷召
臣曹惟章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　九眞

人

風土生人

爾雅太平之人仁（東至日所出為太平）丹穴之人智（距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大蒙之人信（西至日所入為大蒙）崆峒之人武。張華博物志東方少陽日月所出山谷清其人佼好。西方少陰日月所入其土窈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南方太陽土下水淺其人大口多傲北方太陰土平廣深其人廣面縮頸中央四折風雨交山谷峻其人端正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東南之人食水產西北之人食陸畜食水產者龜蛤螺蚌以為珍味不覺其腥臊也食陸畜者狸兔鼠雀以為珍味不覺其膻也然有山者採有水者漁山氣多男澤氣多女平衍氣仁高交氣犯叢林氣躄故擇其所居居在高中之平下中之高則產好人。趙善璙自警編杜正獻公衍越州人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衍自任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為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反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輩也如此

觀于識慮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樹立當為鄉曲之顯切勿少枉為時上下也朱子語續錄先生因論楊書謂江南人氣麤勁而少細膩浙人氣和平而力弱皆其所偏也　浙中人大率以不生事撫循為知體先生謂便是枉尺直尋如此風俗議論至十年國家事都無人作矣常人以使文小人以容奸如此風大害事朱子語類林學之曰上四州人輕揚不似下四州人先生曰下四州人較厚潮陽士人覺厚然亦陋（泉但云如州土人甘居）莆人多詐淳朴無偽者陳魏公而已（泉州）溫革瑣碎錄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豐土人美耗土人醜北人胡鼻者多慧今南人面凹者多慧南北之相返也如此川人好服丹蓋所北方土厚人稟氣盛可勝丹不為所返南方下濕陰濕之地非宜服之大槩胖忌濕瘦忌燥久服損腎其害尤大。許晉齋語錄但言近山人善近水人惡有此理蓋水性隱伏沉溺坎險之象人挾之便能害人山之性安靜有常恒久不變艮止之象人觀玩居其間

故情性亦如此

人物

性理字義人物之生不出乎陰陽五行之氣本只是一氣分來有陰陽陰陽又分來為五行二與五則管分合運行便有參差不齊有清有濁有厚有薄且以人物合論同是一氣但人得氣之正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通物得氣之塞且如人形骸却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極為天中央却在北故人百會穴在頂心却向後日月來往只在天之南故人之兩眼皆在前海鹹水所歸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為得氣之正如物則禽獸頭橫植物頭向下枝葉却在上此皆得氣之偏處人氣通明物氣壅塞人得五行之秀故為萬物之靈物氣塞而不通如火煙鬱在裏許所以理義皆不通人物志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謙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亂則失和）懿重所以崇德宇也（深則大）志大所以堪任物也（則不傾）小心所以慎咎悔也（大則仙佳）由此論之小心而志大者豪傑之俊也心大而志小者傲蕩之類也心小而志大者拘愞之人也南郡新書鄭仁表爾之次子自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常曰天端有五色雲人端有鄭仁表黄氏日抄楊龜山云諸葛亮李靖之兵不務僥倖　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君未嘗用數　馬周言事每開人主一線路終不如魏徵之正況明遠寓簡晉明帝問謝鯤若何如庾亮鯤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又問顗君何如亮顗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

顧邵問龐統曰子名知人吾與子孰愈士元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略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有人論阮裕曰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孫興公論劉真長曰清蔚簡令王仲祖曰溫潤恬和桓溫曰高爽邁出謝仁祖曰清易令達阮思曠曰弘潤通長袁羊曰洮洮清便殷洪遠曰遠有致思若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度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強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甚矣晉人之好品藻人物而高自標致也吾夫子所謂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者諸子之謂乎蓋其端起於東漢之末甘陵南北部三君八俊之流遂為語言以相名目其弊至於黨與相攻釀成禍亂不可不戒其初也唐書王珪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晤為朕言房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珪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眾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為盡己所長謂之確論野客叢書柳楊

人物固自有體。唐史贊韓愈則曰自視司馬遷揚雄班固以下不論也。退之評柳子厚文則曰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不過如此。李陽冰作李白集序曰自三代以後風騷以來驅馳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揚馬何罪而至鞭撻哉。斯可謂不善品藻人物矣。宣城志[illegible]嘉祐三年戊戌二月赴宣州司戶。其後又權宣城縣事。故有宣城縣守假山詩。是時孫錫學士為郡守巨源隨侍李公擇錢純老居幕府。孫華老為太平令。李貢深為涇縣令林子中梁況之為宣城南陵簿。李獻甫為料王平甫為客。時人以謂錢思公在洛。人物之盛無以過也。朱子語續錄品藻人物須是先看他箇大規模然後看得好處與不好處好處多與少不好處多與少又看某長某短某有某無所長所有底是緊要與不緊要所短所無底是緊要與不緊要如此互將來品藻方定得他分數優劣。張南軒語錄先生問江西年來監司如何某以趙子直對云其人好善。問江西人物如何。某以李德遠黃世永對。先生云二公却理會禪只此亦不是大丈夫對云前此吾學中未有人性他也未得先生嘗譽德遠以知者過之之說先生云說知者過之也未得五峰云過江來如趙承相做得五分宰相若見之以學須做成十分。孔平仲雜說嶺南郡縣近世人物為光後漢陳元梧州人蔡倫桂州人唐馮盎高州人以南粵降高祖封為越國公。張九齡韶州人。姜公輔愛州人。北夢瑣言相國劉公瞻其先諱景連州人。趙觀文桂州小一本有科字軍也。狀元及第。

人道

晉隅子戰克篇孝感鬼神仁被禽獸誠動天地信著金石此四者備人道之極也。抱朴子內篇對俗卷人道當食甘旨服輕煖通陰陽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悅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出處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眾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毀譽不為累乃為貴耳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邈然斷絕人理塊然與木石為鄰不足多也。淵泉日記自強不息人道也非禮勿履君子之事也獨立不懼功用也。敬齋泛說冠婚人道之始也喪祭人道之終也四事具則人道全矣猶四支具則人體全也四事之中或闕一焉是之為三支之民或闕二焉是以為半體之民至闕其三是為匪民匪民則禽犢矣而今也乃有四支併闕者父兄妻子僕相與群而民之則是明目張膽以人類相畜也人而至於人類相畜也以客客而死其諸猶勝於帖帖而生乎。劉炎邇言人道　人道之交以誠信誠信不虧非惟自成亦足成人詐偽無據非惟自敗亦足敗人。待人以誠蓋有生之不以為恩殺之不以為怨者誠則公。公則天也。待人以偽蓋有生之而疑其市恩殺之而疑其復怨者偽則私。私則人莫之信也。愛己者愛人輕己者能殺人。古者忠以責己恕以待人。今人待己以恕責人以忠。幾諫父子之恩也。揚于外則離。責善朋友之信也。語諸人則疑。獻替君臣之義也。播諸國則辱。人能無以虛言受實禍無以小利招大辱其度越於人遠矣。聞譽而喜必妄舉人聞毀而怒必妄毀人。不苟喜怒斯不妄毀譽。陵貧者浼富傲賤者諂貴不陵不傲斯不慣浼諂。面然背否妾婦之道。忠告善道聖賢之徒。妾婦之道謂人之忌嫉猶乃心也。故常以人之不難語人聽其言者有好焉有惡焉觀其所好惡則聽之邪正可知矣。人心險夷不難知也。處家終身莫知其人同途一日可卜其素。同體而後己同位而先人同名不忌同患不避故雖小物必辯義利循是者君子反是者小人。惟大姦大佞未可立談判爾。小人之交以利平時相親不啻父子。一旦相噬不啻狗彘。君子之交以義平時講切水火異齊臨難死節舟楫相濟。善哉司馬公之言曰履王氏必患鄉也信然博戲之交不日飲食之交不月勢利之交不年惟道義之交可以終身。與君子居不存形迹可也與小人居勿事形迹可乎哉。密近君子如濯清泉所染未必變。密近小人如失足於污澤所漸何易深耶。白受污易污反白難自君子為小人易自小人為君子難也。幾哉危哉。朋友之深交其可忽哉。端士深交如入室堂坐臥履止久而愈適邪佞深交如涉溪谷一跌之傾即致顛覆擇交之始勿謂端士無益而遠之遠則孤孤則無以立勿謂邪佞無傷而狎之狎則深深則易以陷。失交凡民飲食以為階失交凡士言語以為階知其凡而不交上也既交而失有犯不校猶不失其為智必屑屑然辯是非則身亦凡矣。天下之至易悅者小人至易恩者亦小人簞食豆羹足以得其懽心摩拂豢養足以得其死力一語不肆乾餱以愆則失德矣若夫君子則不然大則行其道小則盡其才思所知己而已。犬馬蓄伋萬鍾養軻則逝矣。韓淮陰鄙泣涕者為婦人之仁而復念念乎解衣推食之賜英九江悔怒踞洗之辱而大喜張御之豐卑矣哉焉得不為狗烹也哉是故待君子則以禮結小人則以恩小人好用巧心以愚君子彼自樂其計之得也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君子靜以待之如觀優戲一笑可也一或為之動搖則駸駸入機穽矣小人好以小利污君子容有受其污者君子以大義責小人未有能受其責者也受污則見制不受責則反見害矣暗箭中人其深次骨人之忠之亦必次骨以其掩人所不備也而

軍對壘魁日乃戰鳴鏑交馳貫不然勝非不在人責在己也故君子之於人與其陰傾不如顯責君子之屢世也泛愿而主誠致曲而達道富貴近人人以爲謙貧賤近人人以爲諂故富貴宜自下貧賤宜自守自下者人愛之自守者人敬之將忘其恩必故辯之將背其言必故尤之是友也古之所謂不學今之所謂口詩書而行市人者也虎狼之澤安得麒麟而友之鷹鸇之林安得鸞鳳而友之惟不待之以虎狼鷹鸇而待之以人道庶乎可以自存爾祭祀必立尸講學必立師敬尸敬其先也尊師尊其道也不敬其先非孝尸何與焉不尊其道非賢師何與焉或曰近世何師道之不立耶曰古者師道德漢魏以來師經學隋唐而降所師者場屋之文而已宜乎師道之不立也

人品

史子朴語人之品有四善焉者上也惡焉者下也善焉而不見其善之迹愈上矣惡焉而不見其惡之形愈下矣

性理字學若就人品類論則上天所賦皆一般而人隨其所值又各有清濁厚薄之不齊如聖人得氣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賦質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行如堯舜既得其至清至粹爲聰明神聖又得氣之清高而豐厚所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至於享國皆百餘歲是又得氣之最長者如夫子亦得至清至粹合下便生知安行然天地大氣到那時已衰微了所以夫子稟得不高不厚止栖栖爲一旅人而所得之氣又不甚長止僅得中壽七十餘歲不如堯舜之高自聖人而人各有分數顏子亦清明純粹亞於聖人只緣得氣不長所以夭死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理義便呈露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透見盞底銀花子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而濁氣少清中微有些查滓在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也解變化氣質轉昏爲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理義上儘看得出而行爲不篤不能承載得道理多雜泥謫去是又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徹但泉脉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煑白米則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烹茶則酸澁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爲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好井泉脉味純甘純佳而有泥土渾濁了終不透瑩如好公恭儉力行篤信如古是甚次第正大資質只緣少那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屢將理義發他一向偏執固滯更發不止甚爲二程所不滿又有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一條戾氣來衝拗了如泉出來甚清却被一條別水橫衝破了及或遭巉巖石頭橫截衝激不帖順去反成險惡之派看來人生氣稟是有多少般樣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不可以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爲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孔子家語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道理畢矣文子纘義中黃子者古之真人與六言曰人有五位位各五等合凡二十有五焉最上者神人最下者小人所謂上五之與下五猶人與馬謂小人違道悖德若牛馬而襟裾耳聖人不及真人賢人不及聖人惟其造道有淺深故品亦隨之又曰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行地有五方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五伍二十五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等人上伍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伍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伍有公人忠人商人平人直人下伍有衆人奴人愚人視肉人小人上伍之與下伍猶人之與牛馬也又曰智於萬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抱朴子行品篇晝忝嘗於存亡保髮膚以揚名者孝人也端身命以狥國經險難而一節者忠人也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辱以苟命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清詳而無悔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染潔於勢利者清人也始終於寒暑雖危凶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人也畜果毅之壯烈騁干戈以靜難者武人也覩嘖素之淵與談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銳乃心於精義吝寸音以進德者益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倒志於可欲者真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爲己任者篤人也潔白分以守終不進辱而苟免者節人也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每居卑而推功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博愛於九族必居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凝結而能斷操繩墨以無私者幹人也猨末紫於中構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忘生格兕虎於林首者勇人也埜巖谷以肅恭伏法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巧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者藝人也凌強禦而無憚雖險逼而不沮者黙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褒謗譖而晏如不慴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懽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者謹人也奉禮度以戰競及覩洙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雖移而不

變者朴人也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危身者悖人也懷邪僞以偷榮據利己而忘生者逆人也好爭奪而無厭專醜正而害直者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者雲人也飾邪說以浸潤構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而行違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苟尚勝而肆怨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挾毒而無親者姦人也承風旨以苟容探主意而扶非者諂人也言不計於反覆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也覩利地而亡義棄廉恥以苟得者貪人也觀艷逸而心蕩飾誇綺而心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恥請問於勝己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建雖多爲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速推貨賄以爭津者邪人也既傲狠以無禮好凌辱乎勝己者悍人也誠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懾者怯人也治細辯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闇事宜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事非而不改聞良規而曾制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吉絶於親舊者薄人也既疾其所不逮喜他人之有災者妬人也專財穀而輕義觀困匱而不振者吝人也冒至危以僥倖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騁鷹犬於原野好博戲而無已者逮人也忘等威之異數快飾玩之誇麗

者奢人也耽聲色與飲宴廢慶弔於人理者荒人也既無心於修尚又怠惰於家業者懶人也無抑斷之威儀每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道義而如醉聞貨殖而波援者穢人也枝淺短而多謬闇趍舍之臧否者笨人也憎賢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者蔑人也觀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違道義以趍起背禮刑而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受嗤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人也事酋豪如僕虜值衰微而背惠者惡人也損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踞傲者驕人也棄衆色而廣欲非官學而遠遊者蕩人也無忠信之純固背恩養而趍利者叛人也當交顔而面從至折離而背毀者僞人也習強梁而專己拒忠告而不納者剝人也小學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别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論語集注許呂斷載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至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宋蔡觀淮海集晉公度實唐第一等人清波别志仁宗一朝人材之盛如文正公文忠公師魯皆第一流人名書國史炳若日星初不假於稱贊朱子語畧聖人渾然仁智之全體顔子直是仁孟子直是智顔子有智亦是仁中之智孟子有仁亦是智中之仁仁智雖一然世間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顔子曾子得仁之深者也子夏子貢得智之深者也如程門之尹氏則仁勝上蔡則智勝朱子語續錄本朝孫明復石守道輩忽然出來發明一箇平政底道理自好前代亦無此等人如韓退之已自五分來只是說文字了若非後來關洛諸公出來孫石便是第一等人孫較弱石健甚硬做　伯豐問程子曰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别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當曰此政推惡利己曰固是如子房爲韓報秦攛掇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它亦自處閑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定之伯豐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材都沒理會學術權謀混爲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處四皓想只是箇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重如頭爲太子死亦曾之之意陸象山語錄人品之說直截是有只如皋陶九德便是數等說中即一德論之如剛而塞者便自有兩般又曰過不及有兩種人胷中無他只一味懈怠沉埋底人一向昏俗去若起得他却好只是難起此爲不及

若好妄作人一切闖了此校不好此屬過人疑重闊大底好輕薄小相底不好　黄氏日抄鄒道鄉貶韶州氣終不衰胡澹庵大節極好趙忠簡人品甚高黨籍至忠簡始除汪聖錫不妄假人以詞色得大臣體李巽岩議論如雪中檜栢經鉏堂雜志人之等級不同姑以三等計之上等之人自與上等相較中等之人自與中等相較下等之人自與下等相較下等之人決不敢與上等相較於是絶念矣使貧者常若下等之望上等絶相較之心自不起慕羡上等勿論中等之人却常視下等則無往而不足矣許魯齋心法天下人類中有出衆者便是第一人如碁博亦有國手但不是大義中第一人似此等類何足効許魯齋語錄如何高尚的人却不得人只爲以他標準衆人攀接不着此等人常孤立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宋公遷四書通旨人品　見善如不及章季氏右無德行事業而言　有事君人者止正己而物正者也盡上右無心志德業而言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述而生而知之者上也季氏或上而知之止及其成功一也中二樂正子何人也章盡下右無資質學力而言宋釋契嵩集品論唐史以房杜方蕭曹然房杜文雅有餘蕭曹王佐不足德則房杜王之矣觀房則半才視杜則純道君子曰杜益賢也姚崇宋

瑑其不逮丙魏乎姚宋道不勝才而魏則厭兵丙則知相燕公文過始興而公正不及大將軍光不若狄梁公之終無私也裴安之寬厚則妻相近之正與仁則異施房琯顏真卿方之李固陳蕃其世道雖異而守忠持正一也汾陽王省武而尚信仁人也段太尉忠勇相顧義人也晉公終始不伐仁人也荀子之言近辯也盡善而未盡美當性悲禪讓過其言也揚子之言能言也自謂窮理而盡性洎其遇亂而投閣則與乎子路曾子之所處死異矣哉太史公言雖博而道有歸班氏則未至也宜乎世所謂固不如遷之良史也賈傅杭王制而正漢法美矣宜無有加者焉三表五餌之術班固論其疎矣誠疎也董膠西之對策美哉得正而合極所謂王者之佐非為過也繁露之言則有可取也有可舍也相如之文麗義寡而詞繁詞人之文也王充之言立異也桓寬之言趨公也韓吏部之文文之傑也其為原鬼讀墨何為也柳子厚之文文之豪也制其繁則至矣正符詩尤至也李習之之文平考其復命之說宜有所疑也（疑一作悖）陳子昂之文不若李華華之文不若梁肅肅之文君子或有所取也李元賓之文詞人之文也皇甫湜之文文詞之間者也（文無同上文字）郭泰黃憲之為人也賢人也訥言而敏行顏子之徒歟徐穉之為人哲人也識時變而慎動靜

馬衣奉高之道世也不忘孝不傷和中庸之士也論曰引其器所以稽其範之工拙辯其人所以示其道之至否然範工貸世之所用道至正世之所師所師得則聖賢之事隆而異端之說息也是故君子區之別之是之非之俟有所補也豈徒爾哉記曰文理密察（文作察察）足以有別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斯亦辯道之謂也

無上秘要人品

道經九天丈人告於三天玉童曰夫天地交運二象合真陰陽降氣上應於九天流丹九轉結氣為精精化成神神變成人故人象天地氣法自然自然之氣皆是九天之精化為人身含胎育養九月氣盈九天氣普十月乃生其結胎受化有吉有凶有壽有夭有短有長皆稟宿根結氣不純藏胃積滯六府敗傷形神不固體不受靈死氣入孔何由得存陽氣赤名曰玄丹陰氣黃名曰黃精陰陽既交二氣降精化神結胎上應於九天九天之氣則下布丹田與精合凝結會命門要須九過是為丹田上化下凝以成於人一月受氣二月受靈三月合變四月凝精五月首體具六月化成形七月神位布八月九孔明九月天氣普乃有音聲十月司命勒籍受命而生故人皆稟九天之氣陽降陰之精名曰九丹合成人身凡人受生結氣九丹上化於胞胎之中而法九天之氣氣滿神具於胎囊之內而自識其宿命知有本根轉輪因緣九天之氣化成其身既覩陽道開曠三光而自忘其所生所由之因爾者皆由胞根結滯盤固三關五府不理死氣塞門致靈關不發而忘其因緣若靈真九氣含鍊瓊胎變經紫戶運履人道挺秀自然擢景觀靈便騰身於九天非復結精受氣而為人也凡人生皆稟九天之氣氣凝為精精化成丹丹變成人結胎含秀法則自然假令七月生則十月胎受波黎荅怒天之氣十一月生則受梵摩迦夷天之氣十二月生則受梵寶天之氣正月生則受化應聲天之氣二月生則受不驕樂天之氣三月生則受寂然天之氣四月生則受須延天之氣五月生則受上上禪善無量壽天之氣六月生則受鬱單無量天之氣凡人從十月結胎至於六月則受九天之氣已滿至七月合十月則天地氣盈受太陽之運而生（出洞真九丹上化胎精中記經）太上曰夫人受生結精積氣受胎斂血黃白幽凝丹紫合煙所以凝骨吐津散布流液四度會化九宮一結五神命其形體大一定其符籍怳爾而立恍爾而成閔爾而具脫爾而生於是乃九神來入安在其宮五藏玄生五神主焉父母唯知生育之始我也而不悟

帝君五神來適於其間人體有尊神其居無常出入六虛上下三田迴易陰陽去故納新展轉榮輸流注元津太神虛生內結以成一身濯質化鍊變景光明（出洞真九真中經）夫人受生於天魂結成於元靈轉輪於九氣挺命太一開關三道積神幽宮所以玄液七經流津敷澤日月映其六虛口耳運其神器雲行雨施德擬天地胞胎內匝五因來具立人之道其如此也故五因者是五神也故三道者是三真也夫五神者天之魂三真者天之道九氣者天之胎太一者天之原日月者天之眼玄液者天之淵六虛者天之光幽宮者天之府神器者天之化元靈者帝之變凡此言九天者乃混合帝君之變變而化九是謂九宮九宮混變而同一矣夫兆所欲修己求生當從所生之宗所生之宗謂元父玄母也元父生氣化理帝先玄母主精變結胞胎精氣相成而陰陽相生雲行兆已道合無名數起三五兆始稟形七九既帀兆體乃成和合三五七九洞冥象帝之先當須帝營天皇之功九變為靈功成人體體與神并神去則死神守則生是以三元為道之始帝君為道之根太一為道之變九天為道之神九宮為道之宅玄液為道之津以照三田以致神仙朝適六合夕守泥丸堅執胎精心中常歡學道之子須此為緣見是經者始可與言九氣陶注太一運神（出

洞真太丹隱書 天尊言曰氣氣相續種種生緣善惡禍福各有命根非天非地亦又非人正由心也心則神也形非我有我所以得生者從虛無自然中來因緣寄胎受化而生我受胎父母亦非我始生父母也真父母不在此父母貴重尊高無上今所生父母是我寄備因緣稟受育養之恩故以禮報而稱為父母焉故我受形亦非我形也寄之為屋宅因之為營室以舍我也附之以為形示之以有無故得道者無復有形也及我無身我有何患我所以有患者為我有身有身則百惡生無身則入自然立行合道則身神一也身神並一則為真身歸於始生父母而成道也 出洞元諸天內音經 人之受生於胞胎之中三元育養九氣結形故九月神布氣滿能聲聲尚神具九天稱慶太一執符帝君品命主錄勒籍司命定算五帝監生聖母衛房天神地祇三界備守九天司馬在庭東向讀九天生神章九過男則萬神唱恭女則萬神唱奉男則司命敬諾女則司命敬順於是而生九天司馬不下命章萬神不唱恭諾終不生也夫人得還生於人道濯形太陽驚天駭地貴亦難稱天真地神三界齊臨亦不輕也當生之時亦不為陋也所以能愛其形保其神貴其氣固其根者終不死壞而得神僊骨肉同飛上登三清是氣與三氣合德九氣齊并也但人得生而自不能尊其氣貴其形實其命愛其神自取死壞離其本真 出洞元九天上神章經 道曰一切萬物人最為貴人能使形無事神無體以清靜致無為之意即與道合 出妙真經 老子曰神生形形成神形不得神而不能自生神不得形而不能自成故形神合同更相生更相成 出西昇經 夫人是有生最靈者也但人不能自知而不守神以却衆惡耳知之者則不求祐於天神止於其身則足矣故云一人之身一國之象胸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治身者則知治國矣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恡其氣者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則身死亡者不可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堅之於無事之前不追既逝之後民之難養而易濁故審其威德所以保其治割嗜欲所以固血氣然後真一存焉 出皇人經 天老曰人生於陰陽長於元氣未必盡備感五帝之性得之者十未有一也感其火者明感其金者剛感其水者清感其木者王感其土者仁不感者亡故天地五行五五二十五行人生感得其一者可壽一百年感得其二者可壽一百二十年感得其三者可壽一百三十年感得其四者可修術壽一百四十年感得其五者可為小道可壽二百年感得其六者可為大道壽無量感得其七

者可知鬼靈之心感得其八者通明神意感得其九者通神祇感得其十者知聰明感得其十一者終身無患感得其十二者應其天心感得其十三者五嶽來朝感得其十四者得二十八宿護己感得十五者致得玉女感得十六者得為聖人感得十七者致得西王母感得十八者致甘東王父感得十九者召得太一感得二十者召得北君感得二十一者召得仙人感得二十二者身與天地俱感得二十三者神女來配感得二十四者與天帝交感得二十五者與上皇為友 出洞中監比經

人日

青箱雜記 西清詩話云都人劉克者窮該典籍人有僻書疑事多從之質嘗注杜子美李義山集與客論云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人知其一不知其二四百年間惟子美與客會耳起就架上取書示客曰此東方朔占書也歲後八日一日鷄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少陵意謂天寶離亂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歲俱災此豈春秋書王正月意邪深得古人用心如此又案宗懔荊楚歲時記云七日謂之人日採七種菜以為羹剪綵為人或鏤剪金薄為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求之經典罕有其事唯魏東平王蒼為安仁峯銘云正月元七厥日惟人策我良駟陟彼安仁載在銘集此為證矣又北史魏收傳云魏帝宴百僚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曰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為鷄二日為狗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然東方朔占書有八日為穀而魏收所引董勛之語止於七日何邪然安仁峯銘所用亦云七日為人而宗懔指此為證蓋宗懔又未嘗見東方朔占書而妄為之說也唯克為博學余嘗觀沈存中筆談亦以謂士人劉克按夔州圖經辯烏鬼事甚詳而西清詩話又美其窮該典籍真奇士也太平御覽舊以正月七日為人故名為人日花勝象瑞圖金勝之形又象西王母戴勝也荊楚以七種菜為羹址人此日亦有諱食菜者與楚食正反剪綵鏤金薄為人皆符人日之意與正旦鏤鷄於戶同此人亦有王人日諱食故歲菜唯食新菜者丈餘日不刻牛羊狗猪馬之像而二日獨施人鷄此則未喻按一說云天地初開以一日作鷄七日作人也蜀檮杌李昊昶人日云七屬少陽陽為人君之道故曰人日歲時廣記最重人 董勛問禮俗曰正月一日為鷄二日為狗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則正旦畫鷄於門七日鏤人戶上良為此也予以意求之正旦畫鷄於門謹始也七日鏤人戶

上重人故也　占禽獸　月令占候圖曰元首至八日占禽獸一日雞天晴氣朗人安國泰四夷遠貢天下豐熟二日狗無風雨即大熟三日猪天晴朗君安四日羊氣色和暖即無災臣順君命五日馬晴朗四望無怨氣天下豐稔六日牛日月光明即大熟七日人從旦至暮日色晴明夜見星辰人民安君臣和會八日穀如晝明夜見星辰五穀豐登　鏤玉尊荊楚歲時記正月七日剪綵為人或鏤金薄為人以相遺劉臻妻陳氏進見儀云正月七日上人勝於人李商隱人日即事云鏤金作勝傳荊俗剪綵為人起晉風　剪華勝董勛問禮俗人日剪綵為人勝貼屏風上亦戴諸頭鬢像人新年形容改新也陳無己詩云巧勝向人真奈老衰顏從俗不宜新　做梅粧宋書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卧於含章殿簷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幾時經三日洗之乃落宮人奇其異競效之今人梅花粧是也章簡公帖子云太極侍臣皆賀雪含章公主正粧梅陳簡齋墨梅詩云含章簷下春風面造化功成秋兔毫又梅花詩云同心不見昭義種五出時傷公主花　造麵蠒歲時雜記人日京都貴家造麵蠒以肉或素餡其實厚皮饅頭餕餡也名曰探官蠒又立春日作此名探春蠒餡中置紙簽或削木書官品人自探取[illegible]以

卜異時官品高下街市前期賣探官紙言多鄙俚或選取古今名人警策句可以占前程者然亦但舉其吉祥之詞耳蠟夕亦然歐陽公詩云來時擘蠒正探官　食煎餅述征記北人以人日食煎餅於庭中俗云薰天未知所從出也　進節料唐六典膳部有節日食料謂正月七日煎餅又文呂雜錄云唐歲時節物人日則有煎餅　服麻豆肘後方正月七日吞麻子小豆各二七粒消疾疫　上君壽壽陽記正月七日宋王登望仙樓會羣臣父老集於城下令皆飲一爵文武千人拜賀上壽　賜綵勝景龍文館記中宗景龍四年正月七日宴大明殿賜王公以下綵勝　詔賦詩景龍文館記三年正月七日上御清暉閣令學士賦詩云青陽既兆人為日著假令藝苑雌黃云古今著令自元日以後惟人日有假　侍御宴隋書楊休之正月七日登高侍宴賦詩云廣殿麗年華上林起春色風生拂雕輦雲迴浮綺翼。　登仁峯郭緣生述征記壽張縣安仁峯魏東平王蒼鑿山頂為會望處。以正月七日登峯李充銘之曰正月元七厥日惟人策我良駟陟彼安仁。太平御覽[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立義樓壽陽記

趙伯符為豫州刺史立義樓每元日人日七夕月半乃於樓上作樂樓下男女盛飾遊觀行樂　升西山晉李充正月七日登剡西寺賦詩云命駕升西山寓目眺原疇　謁真君歲時雜記每月三七日士庶拜謁醴泉觀真君正月七日最盛仍爭趂第一爐香　授經訣北斗經爾時太清天中大聖老君以永壽元年正月七日授與天師北斗本命經訣賫宣要去作人舟航津梁男女普濟眾生使不失人路　述道要天師二十四化記王局化在益州城南門周回百步漢桓帝永壽元年正月七日天師與老君自鶴鳴山來息此時地上忽湧出玉局玉床方廣一丈老君升坐重述道要却自升天玉局陷於地中東坡詩云劍閣西望七千里乘興真為玉局遊　建善功正一旨要正月七日上元天官三宮九府三十六曹同地水二官六宮十八府同考罪福此日大宜齋醮建置善功　宜齋戒雜五行書正月七日可齋戒早起男吞小豆七粒女二七粒一年不病　送窮鬼歲時雜記人日前一日掃聚糞帚人未行時以煎餅七枚覆其上棄之通衢以送窮石曼卿送窮詩世人貪利意非均交送窮愁與底人窮鬼無歸於我去我心憂道不憂貧。　得舊詩草堂事杜甫人日詩序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

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終篇末自作詩已十餘年莫記存亡又六七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詩云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明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開迸淚幽吟事如昨。　話新詞古今詞話白雲先生之子張才翁風韻不羣敢於詞賦初任臨邛秋官邛守張公庠不知之待之不厚臨邛故事正月七日有白鶴之遊郡守率屬官同往而才翁不預焉才翁寄語官妓楊皎曰此老子到彼必有詩詞可速寄來公庠既到白鶴登信美亭便留題曰初眠官柳未成陰。馬上聊為擁鼻吟遠宦情懷銷壯志好花時節負歸心。別離長恨人南北會合休辭酒淺深欲把春愁閑抖擻亂山高處一登臨楊皎錄此詩以寄才翁才翁得詩即時增減作雨中花一闋以遺楊皎使皎調歌之曰萬縷青青初眠官柳向人猶未成陰據征鞍無語擁鼻微吟遠宦情懷誰問空勞壯志銷凝好花時節山城留滯又負歸心別離萬里飄蓬無定誰念會合難憑相聚裏莫辭金盞酒淺還深欲把春愁抖擻春愁轉更難禁亂山高處憑欄垂袖聊寄登臨公庠再坐晚廷皎歌於公庠之側公庠怪而問之皎進稟曰張司理恰寄來令楊皎歌之以獻台坐公庠遂青顧才翁尤加厚禮焉　唐劉餗傳記鄭公常出行以正月七日謁見太宗勞之曰今日卿至可謂人日　苕溪漁隱叢話賈方回

侯鯖錄云方回詞有鴈後歸云巧剪合歡羅勝子釵頭春意鬧鬧艷歌
更拜笑嫣然願郎宜此酒行樂駐華年詩王文國多病幽懷婁斷堪嗟舊
遊夢桂岩雲還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山谷守當塗方回還氏人日寮
上作也聽不臨江仙山谷以方回用薛道衡詩故易以鴈後歸云事具鉄
傳記云隋薛道衡聘陳為人日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試人嗟之
及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曰名下無虛士宋之問雍詠唐李嶠人日
侍宴大明宮應制　鳳城景色已含韶人日風光倍覺饒桂吐半輪迎此
夜萸開七葉應今朝魚清水東行猶岸鶯喜春鶯弄欲嬌嚶奉登高桂娛
辭欣還御氣上丹霄　和人日清暉閣宴群臣應制　三陽偏勝節七日
最靈辰行慶傳芳蟻升高綴綵人階前蓂候月樓上雪驚春二庭天造
還疑上漢津　李乂和詩　上月登臺賞中天御輦飛後庭聯舞唱前席
衎恩輝曆作風雲起農祥雨雪霏幸陪人勝節長願奉垂衣　詰旦行春
上苑中憑高御下大明宮千年執象寰泰七日為人慶賞隆鐵鳳雪驚
搖瑞雪銅烏細轉入祥風此時朝野歡無算此歲雲天樂未窮　鄭愔和
詩　瓊殿含光映早輪王鑾初蹕望初晨池開東水仙宮麗樹發寒花芽
苑新佳氣徘徊龍細網殘黃折壓桑輕塵民時荷澤皆迎勝翡谷晞陽煙
夫春　李適和詩　來城持鳳詔年至碧殿踪龍淑氣來寶帳金屏人已
帖圖花學鳥勝初裁林香延接宜春苑山翠遙添獻壽杯向夕憑高風景
麗天文垂耀象昭迴　蘇頲和詩　躍龍登道切昭迴建寅燈比燒金臺
七葉仙蓂依月吐千株御柳拂煙開初年競帖宜春勝長命先浮獻壽杯
是日最靈知竊幸蓬山就樣大明來　樓觀空煙裏初年瑞雪過花來
王殿池水作銀河七日祥圖啓千春御賞多輕飛傳綵勝天上奉薰歌
趙彥昭和詩　出震乘東陸憑高御北辰祥雲映早歲瑞雪候初旬　行
千花發瑤蓂七葉新幸承今日宴長奉萬年春　寶契無私屬聖人環輿
出幸玩芳辰平樓半入雲一霧飛閣旁臨東野春夫路環花二樹檢垂軒
彩柳萬條新處處風光今日好年年願奉屬車塵　崔湜和詩　禁苑韶
年此日歸東郊道士轉青祈樹色梅芳何處所風前雪裏覓芳菲聞水迷
肉魚新躍剪綵花間燕始飛欲識王遊幸陽氣為觀天藻豔春輝　興輦
乘人日登臨上鳳京風尋歌曲飄雪向舞行縈千官盡與合百福其時并
承恩宮苑此藏皎幸蛙生　閻朝隱和詩　句芒人面乘兩龍道是春神
衛九重嫔勝年年逢七日酴醾歲歲滿千鍾宮梅間雪祥光遍城柳含煙
瑞氣濃醉後君前情未已願因歌舞自為容　宇楚客和詩　竊從神仙

閶參差雲漢間九重中禁啓七日早春還太液天為水蓬萊雪作山今朝
上林樹無處不堪攀　陳蒙人日代客子　人日無春日長懷復短懷
遙知雙綵勝併在一金釵　喬侃人日登高　僕本多悲者年來不悟春
登高一遊目始覺柳條新杜陵猶識漢桃源不辯秦暫若昇雲霧還似出
囂塵頓得煙霞氣淹留攀桂人　高適人日寄杜二拾遺　人日題詩寄
草堂遙憶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堪斷腸身在南蕃無
所預心懷百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此日知何處一臥東山三
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龍鍾還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杜工部集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 [illegible]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
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終篇末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沒又六
七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瑀與昭州敬使
君超先在爰而不見情見乎辭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
作因寄王及敬弟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
開逆淚幽吟事如昨嗚呼壯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動寥廓歎我悽悽求友
篇感時鬱鬱匡君略錦里春光空爛熳瑤墀侍臣已冥莫瀟湘水國傍黿
鼉鄠杜秋天失雕鶚東西南北更堪論白首扁舟病獨存遙拱北辰纏寇
盜欲傾東海洗乾坤邊塞西蕃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鼓瑟至今悲帝
子曳裾何處覓王門文章曹植波瀾闊服食劉安德業尊 [illegible]
[illegible] 長笛誰能亂愁思昭州詞翰與招魂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人日二首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 [illegible]
冰雪鶯難至春寒花較遲雲隨白水落風振紫山悲蓬鬢稀疏久無勞比
素絲 [illegible]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樽前柏葉休
隨酒勝裏金花巧耐寒佩劍衝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須彈早春重引江

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

李商隱詩人日即事 文王喻復今朝是子晉吹笙此日同舜格有苗旬太遠周稱流火月難窮鏤金作勝傳荊俗翦綵為人起晉風獨想道衡詩思苦離家恨得二年中 白居易詩六年立春日人日作 二日立春人七日盤蔬餅餌逐時新年方吉鄭猶為少家比劉韓未是貧鄉園節歲應堪重親故歡遊莫厭頻試作循潮封眼想何由得見洛陽春

司空圖詩乙丑人日 自怪扶持七十身歸來又見故鄉春今朝人日逢人喜不料偷生作老人 宋錢塘韋驤集人日大寧道中一首 次年三日立青春步七氣光日已新冽岫斷生蒼藹媚幽翁物弄小聲勺藍與度嶺宦兵汗紅沛穿林野雉馴白髮自憐猶遠使何時歸棹析江濱 元憲公集人日 陽日初回七日春誰將靈品占佳辰鏤金剪綵空迎福無奈牛羊已勝人 宋景文公集人日 綵勝香笑樂上春我懷前事悵佳辰瞿曇尚笑浮生假已鏤黃金假作人 劉龍雲先生集人日 去年人日螺江邊今年人日在通川故家吉為五千里容子騷首江空然霜蘆盡解故時葉生意斗兩歸鬮金海戰如刀 野外雪暗七空歌信美

非吾土香草悅魂真浪傳南冠故鬢紙操楚劉章推志惟歌田五東如單費廪粟一囊就盡持淦錢頗毛冉冉不吾與齒根浮動輕於翻小雀誰言畏死鵝未肯屈折同杯捲章貢直西三徑在兩來望眼欲成穿科朵浣竹真吾事戰使齷齪纏充負何時解得無拘束歸釣潭頭楓葉編缺曳坡集庚辰歲人日作時聞黃河已復北派老臣舊數論此今斯言乃驗 老去仍栖隔海村 夢中時見作詩孫天涯已慣經人日歸路猶欣過鬼門 三策已應思賈讓 孫忠終未赦虞翻 典衣剩買河源米 屋插新芻作上元 不用長愁掛月村 頻鄉生子竹生孫 新巢語燕還窺硯 舊雨來人不到門 春水蘆根看鶴立夕陽楓葉見鴉翻此生念念

隨泡影 莫認家山作本元

彭汝礪鄱陽集 景龍三年中宗御清暉閣登高遇雪令學士賦詩明年宴大明殿賜綵樓金勝而壽陽公主卧於含章殿簷下梅花落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經三日洗之乃落六宮異其事競效之皆人日也僕家有壽陽公主梅妝像丹青甚古因起念遠之懷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此辟道衡思歸作也況四年乎再辱佳句因叙事以謝 道衡人日獨凄然南北胡為一處因學士詩成思蜀和壽陽梅落始神謀醉思侍宴登丹殿寒想開箱觀黑來佳句繽紛飛白雪客天宜飲丞來休 曾文清公集人日 雪意垂垂體不佳十年人日寄天涯老來只有窮相守思使奴星結柳車 洪彭老園集人日 偶逢人日後我詩身在異鄉多所思天氣斗如寒食後桃花酷似暮春時溪毛入饌光浮英雲子新炊滑溜匙斗酒百錢能得醉儘尋佳處一伸眉 王梅溪家政集人日雨次何憲韻 元正作佳天涉七弄春氣好雨亦知時綠波行可濟新詩如蜀州句有梅柳味七升年定豐一石公當醉 陸放翁詩人日偶遊民家小園有山茶方開 人日西郊路晨光射淺難停撓喜蕭散照影欣衆戲杜酒香浮瓷春新綠滿簋山茶錐剖眼不似海雲看

人日東園 歲首未入春風氣已稍和我睡意慵起如此鳴翁何罵言之東園落梅亦已多江南無堅冰綠池生微波艳彼湔蔔醅酌我鸚鵡螺雖無妨與竹倚樹自高歌搖首東南望嶓山爵嗟哦兒曹幸力穩老子得安 人日飯昭覺 天涯羈旅逢人日病起消搖集寶坊雪水初融錦江漲梅花半落綠苔香家山松桂年年長幕府文書日日忙自笑餘生有幾許一庵借與得深藏 又人日 新歲逢人日老夫持道齋斷水逢野水微綠發枯黃霧景豐年像 開吟膽士懷春播已陳迹鬭巧笑吳娃 趙蕃淳熙藁人日 元日雖晴人日陰梅花如積杏花深未憂盎室無儲粟且恃春風洗破衾莫嫌物華常草草定緣老態日駸駸不須憤泣下和王何有矜誇季子金 人日懷叔父弟 人日雨連元日陰杜陵時節已如今苔迷草色開多思竹倚梅花覺不禁微事還遲之集題詩讀有蜀州之廣南有弟送成陽日斷苔荒暮色侵 人日寄王山親舊及當塗漂陽諸表弟 唐人重人日往往見於詩躰謂風流遠聊貝著語追思高縱無地念遠得忘思欲寄江東弟斷腸梅滿枝黃衣今三餘集己酉人日 寒梢楼郢中臨事王蜀初凋七日春梢梢江雲欲雪隔醉神花氣已侵 胡承莫道長安近老去空

驚甲子頻南度諸君且書紉北宸雙闕正風塵許綸涉齋集人日　明當
春日令人日身到故鄉勝興鄉巧勝耐寒元故事青絲傳菜舊風光只將
栢葉聊隨酒莫爲梅花苦斷腸南北兩圍多種樸閑居從此有閑忙韓淲
澗泉集人日　人日春來又兩霄梅花開盡已飄搖愛閑多病有誰問偶
景獨遊無自焦門外溪山猶淺淺床頭書冊漫昭昭細看夢辱雲翻雨未
底幽棲水一瓢　去年苦無雪今雨又多風人日平頭過元宵轉眼中野
梅香更白尖杏色微紅雖落春陰外樓臺曉霧空　滿地茸茸百草芽青
青知已到山家東風一夜吹窗雨又得紅梅兩樹花　楊誠齋集人日詰朝
從昌英叔出游　四序各自佳要不如春時何必花與柳始覺春物熙今
晨駕言出從公南山西泥軟屨自恆風嫩面不知寒草動毀芽晴山餘雨
姿水日亦相媚鷺紋生碎鱗鳥聲豈爲我我聽偶自怡出門初憚煩載壹
乃忘歸但令我意適豈校出處爲路人見我揖屬我有所思我不見其面
信口聊應之徐悟恐作物欲謝已莫追我乎或似傲彼慍獨得辭　文天祥
集人日　今年爲蛇年此日是人日江右一龍蛇山中舊占作估畢獨
坐寫太玄一嘆發狂疾悠悠王正意衰涕感麟筆方秋崖集人日　柳思
花情曉夜春空山煙水亦精神閑中富貴陽和月靜處乾坤自在身火悟

前三吾是客又經上七日爲人一蔟耕綠山南北有賦何煩問大鈞其
二　頗有空山著此翁不然高論與誰同百年會盡元尚白一氣不停春
又紅詩卷每隨煙水外鳥聲多在夕陽中年豐已卜晴人日亦是平生吠
畝忠　癸丑人日　上七日爲人雲蒸澗壑春入山從此始得句不知貧
宿雨行泉脉歸禽隱樹身無人聞似我野薺共時新　人日吳明輔招不
往　江湖老我百無堪懶過紬書太史談兩脚又違人日晴酒腸那似少
年酣一生出處龜藏六萬事乘除狙賦三且試半篙春水綠南山之北北
山南　劉後村集人日　元日至人日未有不晴時剥復觀周易吟哦反杜
詩將閭戶北向拼到杏南枝不得東風力餘寒豈易支李莊簡公集人日
偶得酒果因與客飲成鄙句并紀海外風物之異　燕歸茅屋草芊綿節
物方驚海外偏風掃落花春寂寂雨添幽澗水涓涓臘醅每謝隣邦餽北
果來從賈客船勝日謾逢聊一笑白頭郁閙歲時遷　人日靈川縣山深
雪未融誰知桂嶺北宛似浙江東虛市人煙合傳窗竹逕通扶藜閑信步
日暮怯溪風　昌化雖窮寂今歲偶諸處寄酒東船星得北果又老庖自
海康來人日與客飲邂逅成醉中賦此　去年人日醉陳園竹外風派洗
聲煙花落野桃春寂寂海南地暖雖花皆微前月盡潮回南浦水涓涓臘
醅每謝隣邦使北果常隨賈客船佳節謾逢聊一笑老庖能鱠海鱸鮮俞
良能香山集人日道中口占　初日輕烟溪上橋遠峯積雪未全消東君
也是多情思先遣春光到柳條　竹籬茆舍水邊家窗牖虛明小逕斜草
色未多春意好疎梅映竹兩三花　李大隱先生集人日和同院　層冰積
雪已經旬霽色初欣日在人一歲暗添身漸老百篇賡和筆如神金花栢
葉聊圖醉車柳舟朗謾逐貧苦恨郊原芳意晚預期驄騎去尋春　晁无
日月走虛空又見曦輪參尾中冰雪侵凌傷暖律芳菲排辦待和風家無
儋石猶能樂腹有詩書未是窮酒後笑談無畔岸更將妙道問鴻濛　王
蜀初更品物新又觀剪綵鏤金人休嗟歲歲年年貌且送奇奇怪怪神酒
有十千元自富食無三九未全貧王孫詩筆能鏖戰夜遣偏師敵富春
一三五七變而通端月駸駸氣已中花勝采裘新節物柳條桃萼舊春風
詩成杜老曾悲雪文就韓公向諱窮我有鄉名實不足已將貧富任空濛
洪炎西渡詩集人日　開歲逢人日吾衰不夢周家書生遠恨客舍起離
憂朔雪驚南服江梅笑髑頭誰能結綵勝一爲散春愁戴石屏詩集人日
自撰端平新曆日眼看日月倍光輝南州有雪古來少人日不陰今見
稀鼓舞萬方觀德化轉移一世屬天機朝廷有道吾君聖韓作昇平老布

衣詠史詩人日　董勛禮問古通今七日當門特鏤人意謂生人由此始
百祥駢集又從新李洪芸庵類藁人日　開歲逢人日令朝又復陰昏霾
疑是瘴淫雨欲成霖客裏年華改愁邊疾病侵違懷詩興酒小醉且長吟
陳允平詩人日即事　春寒猶撥地爐灰門巷蕭條客不來時有落梅三
四點曉風吹上石綦臺王實之臞軒集人日六言五首　功名朝三暮四
學問人百己千古今無限卿相方冊惟著聖賢　誦詩心醉六義讀易夢
吞三爻毛鄭寸長我取羲文千載神交　飲食鮮能知味巫醫各有單傳
要得胃中活法勿求紙上空言　六經桑麻菽粟諸子綺穀奇珍常常灌
溉胃次欠久功用入神　歲月滔滔流水友朋落落疎星載酒誰訪奇字
焚香自讀騷經中興江湖集高氏人日詩　鴈已有歸心雪深春未深花
風纔一信人日故多陰詩作平生夢香添昨夜衾不干書冊事自怕薄愁
侵唐光生文集人日　人日傷心極天時觸目新殘梅詩興晚細草夢魂
春桃萊年年俗飛蓬處處身慕頎頻語及努鬢到東津熊苑山瞿梧集和
王恭甫人日　細懷閑清揮賦詩當此日盛會不復聞手種園疏七何如
釆若人觀書夜至乙能如子美心托雨紀其實中州元氣集人日　春帶
餘寒日日陰滿江風雨閉門深酒非知己生嫌飲詩欲投人死怕吟毀元

晝幔將低用背省酒笑是何心哦將看眼疊堠入靜對青山閱古今 不
能煖煖優姝姝自覺爲人與世味靜裏只將書史用閑時偷得鮮工夫 京
生鍾病非爲病頻于如愚豈是愚從此掩關休艮出出門無處不竆途 元
遺山集人日有懷愚齋張兄偉文 書來聊得慰懷思清鏡平明見白髭
明月高樓燕市酒梅花人日草堂詩風光流轉何多態兒女清閑又一時
澗底孫松二千尺殷勤留看歲寒枝 王惲秋澗集人日贈曲山尚寧 近
書雲物見豐年覓大書頭兩日前爲殺來知此日事停官休笑小兒攫剪
花作勝徒爲爾覓紙題詩一槩然遺愛祠前谷老于幾時扶杖過思翁 [illegible]
[illegible] 有懷紫山年兄劭少遠青明詩格 前年人日
客孫方此日相望谷故鄉酒戲不虧工部口梅花空斷蜀州腸休驚老態
逢眉白又喜春風上柳黃君豈笑談稱曠達我非用捨定行藏武雲北每
坐們氣花木西城夢對床晚節得同林下飲不妨閑處看人忙 [illegible]
[illegible] 張仲舉 [illegible]
詩癸丑人日雨中足成 [illegible] 積雨將謀雪新年未入春半生如過
客七日又逢人綵勝天花小香醪玉色醇名夏亦何事適意任天真藍
靜之藍山集人日偶成 七日本宜晴愁人風雨聲蔚煙浸凡濕磬瀑

獨憑鴉揚柳攀何事梅花笑不成呼兒催酌目一醉百憂輕 又人日懷
雲松 七日始爲人寒風未似春長吟可筆久獨坐擁爐頓仙客寒松雪
山點凍鳥中如何巷南北偏側不相親 又人日懷無善 元日至人日
曆聲斷後留山頭對侍雪溪上雪連雲放情至平老聽鷄過夜分平川依
遠士最念又離草 國朝宋玄僖青春覺羹人日自作 新正雨雪數
朝司歸跡茅堂未覺聯人日晝陰開晚照老年極向春風荊榛豈阻尋
芳谷姿靈還親避俗翁元夕張燈看不近試聽蕭鼓月明中清江且庭苴
集人日 卜宅隣揚子登樓擬仲宣客星猶海上人日且尊前谷鳥猜偏
叢林花暖欲然浩歌醒復醉何用惜中年鄭居貞詩乙丑人日皆交入山
行時將有遠行次韻 天關甲子歲重新人日初晴枉故人老去江湖猶
入夢春來天地總含仁宋桑酉熟思元亮谷口田荒憶子真倘遂二身歸
故里重逢無惜醉芳春 日殘花色尚未乾輕雲猶護壘前山因過古寺
長廊外又入荒咲野闇間皆俎入遑寧復戀山林隨分且消歡無端病目
心如醉一任驚花發裏看宋李壁雁湖集人日過靈泉寺次韻少莊 [illegible]
夕紙記梅花吹撰前惱人春色又蕭然山須井似陸公泉 上客長謠追
楚些橋娃輕舞看胡旋宗桃積李自年年 [illegible] 人日蠶

順庵閒和韻 [illegible] 東風吹送重闉飛旆入山新 雨不妨酥潤江頭
一併霜晴 年年心似輸他鈒燕啣帶迎春意得搏前避西史君精鑒如
神范石湖詞人日木蘭歌 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新年叶氣無忌人
物不熙熙萬歲聲從天下一 [illegible] 札思隨春至光不動大鷄壽域偏叢海甸道
雪山西憶曾頒宣玉册捧金卮如今萬里嗟象空境五雲飛想見
大庭宮館重起三山樓觀雙指諸黄衣先會吉無有何止古來稀

人異

文獻通考人異 按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伐
上之痾呂邑正持臺光 [illegible] 發立而夏侯勝獲比以諫王出游
光與張安世疑謀之世所驚異其說然則所謂下人伐上之痾乃犯上反
叛之謂然歷代史志只謂之人痾而所載者則形體之妖異或舉動言語
之狂惑或化爲異物或已死復生殊不及叛逆之事蓋人痾者妖也叛逆
者其應也又下而犯上臣而背君其妖孰甚焉故總謂之人痾云 春秋
文公十一年敗狄于鹹 [illegible] 穀梁公羊傳曰長狄 [illegible]
鄋瞞 [illegible] 兄弟三人一者之魯
[illegible] 一者之齊
[illegible] 一者之晉

[illegible] 皆殺之身橫九畝 [illegible] 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
軾 [illegible] 何以書記異也劉向以爲是時周室衰微三國爲
大可貴者也天戒若曰不行禮義大爲夷狄之行將致危亡其後三國皆
有篡弒之禍 [illegible]
[illegible]
也劉歆以爲人變屬黃祥一曰屬贏蟲之孽一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凡人
爲變皆屬皇極下人伐上之痾云京房易傳曰君暴亂疾有道厥妖長狄
入國又曰豐其屋下獨苦 [illegible] 長狄
主世主 史記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
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 [illegible] 天戒若曰勿大爲
夷狄之行將受其禍是歲始皇初并六國反喜以爲瑞銷天下兵器作金
人十二以象之遂自賢聖燔詩書坑儒士奢淫暴虐務欲廣地南戍五嶺
北築長城以備胡越 [illegible] 塹山填谷西起臨洮
東至遼東徑數千里故大人見於臨洮明禍亂之起後十四年而秦亡亡
自戍卒陳勝發 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爲丈夫京房易傳曰女子
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王丈夫化爲女子茲謂陰勝厥咎亡一曰男

化為女宮刑濫也[illegible]女化為男婦政行也[illegible]
三十一年齊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時燕昭王伐齊齊湣
王出奔為將淖齒所弒　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
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與客曰為我
遺鎬池君[illegible]因言今年祖龍死[illegible]
[illegible]忽不見客奉璧始皇使御史視之即二十八年過
江所湛璧也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也[illegible]
驪山林酒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乃拔劍斬蛇後人至蛇所有一老嫗夜
哭人問之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
為不誠欲苦之嫗因忽不見後人告高祖高祖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
畏之　漢景帝二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時膠西濟
南齊四王有舉兵反謀謀由吳王濞起連楚趙凡七國下密縣居四齊之
中角兵象上鄉者也老人吳王象也年七十七國象也天戒若曰人不當
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以鄉京師也[illegible]七國俱敗云京房易傳
曰冢宰專政厥妖人生角　武帝征和元年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
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　十
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城門索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　哀帝
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此陽變為
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為人婦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絕　哀
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嗇生子[illegible]
[illegible]先未生二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
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收養　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
趙春病死[illegible]斂棺積六日[illegible]
[illegible]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太守
譚以聞京房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亡咎[illegible]子三年不改父
[illegible]
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illegible]
[illegible]不則為私死妖人死復生一曰至陰為
陽下人為上六月長安女子有生兒兩頭異頸面相鄉四臂共胸俱前鄉
[illegible]尻上有目長二寸所京房易傳曰睽孤見豕負塗[illegible]
[illegible]厥妖人生

兩頭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茲謂亡上正將變更凡妖之
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二首下不一也足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勝任或
不任下也凡下體生於上不敬也上體生於下媟瀆也生非其類淫亂也
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也羣妖推此類不改乃成凶也　王
莽始建國二年魏豐子尋坐偽作符命誅黨與死者數百人尋手理有天
子字莽解其臂入視之曰此一大子也或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尋父子
當戮死也是歲池陽縣有小人影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大
小多相稱[illegible]三日止　天鳳四年連率韓博上言有
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母霸出於蓬萊東南五
城西北昭如海瀕[illegible]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以大車四
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則枕鼓以鐵箸食已逆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
者開高大之以視百蠻　東漢書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戊子民轉相驚走
棄什物去廬舍　靈帝建寧三年春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鬚眉
良是觀者數萬省內悉出道路斷絕[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天三十
六方四面出和將帥星布吏士外屬因其疲餧牽而勝之[illegible]
[illegible]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何人白衣欲入德陽門辭我梁伯夏教我上殿為天
子中黃門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何人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
不知姓名蔡邕以成帝時男子王褒絳衣入宮上前殿非常室曰天帝令
我居此後王莽篡位今此與成帝相似而有異被服不同又未入雲龍門
而覺稱梁伯夏皆輕於言以往況今將有狂狡之人欲為王氏之謀其事

不成。其後張角稱黃天作亂，竟破壞。風俗通曰：光和四年四月，南宮中黃門寺下一男子，長九尺，服白衣。中黃門解步呵問：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宮掖。曰：我梁伯夏後，天使我為天子。步欲前收取，因忽不見。劫曰：尚書、春秋左傳曰：伯益佐禹治水，封於梁。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多歸之，帝舜嘉之，賜姓董氏。董氏之祖，與梁同焉。到光熹元年，董卓自外入，因間乘釁，廢帝殺后，百官總己，號令自由，殺戮決前，威重於主。梁本安定，而卓隴西人，俱涼州也。天戒若曰：卓不當專制奪矯，如白衣無宜借入宮也。白衣見黃門寺，及東之本中黃門詠讖之際，事須如此，可謂無中。袁山松曰：案張角一時狡亂，不足致此大妖，斯乃曹氏滅漢之徵也。案終所述，與志或有不同，年月舛異，故俱載焉。注曰：檢魏前通，各有未直。存梁即魏地之名，伯夏明於中夏，非獨天之稱。以內臣據大，得稱王徵，驗有應，有苦符。與後云伯夏教我為天子，後曹公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此乃魏文帝受我成業而涉帝位也。風俗通云：見中黃門寺，曹騰之家，尤見其證。

二年，雒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胷，俱前向，以為不祥，墮地棄之。自此之後，朝廷霿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象。後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廢天子，後復害之。漢元以來，禍莫踰此。　四年，魏郡男子張傳送鐵盧詣太官，傳上書室殿山居屋後宮禁落屋，讙呼。上收縛考問，辭忽不自覺知。臣昭曰：魏人入宮殿，亦漢亡之徵。至後宮而讙呼，終亦禍盤母后。

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

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黿，入于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臣昭曰：黃者代漢之色，女人臣妾之體，化為黿，黿者元也。入于深淵，水實制火。夫君德尊陽，利見九五，飛在于天，乃備光盛。俯等黿黿，有愧潛躍。首從戴釵，卑弱未盡。後帝者王，不專權極，天德雖謝，蜀猶傍纘。推求斯異，女為曉者著矣。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餘，其母聞棺中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曹公由庶士起。　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物故，其家以杉木槥斂，瘞於城外數里。上巳十四日，有行者聞冢中有聲，便語其家。往視聞聲，便發出，遂活。　七年，越嶲有男化為女子。時周群上言，哀帝時亦有此異，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于山陽。　建安中，女子生男，兩頭共身。晉書：魏文帝黃初初，河清宋士宗母化為鱉，入水。　明帝太和三年，曹休部曲丘奚農女死，復生。時有開周世冢，得殉葬女子，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言。郭太后愛養之。又太原人發冢破棺，中有一生婦人，問其本事，不

知也。視其墓木，可三十歲。按京房易傳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宣帝起之象也。漢平帝、獻帝並有此異，故以為王莽、曹操之證。青龍元年，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度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二百五十歲，言品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光後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時京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噉兼十許人，遂肥不能動。其父曾作遠方長吏，官徙送彼縣，令胡義傳共食之。一二年中，一鄉輙為之儉。　三年，中壽春農民妻自言為天神所下，命為登女，當營衛帝室，蠲邪納福。飲人以水，及以洗創，或多愈者。於是立館後宮，下詔稱揚，甚見優寵。及景初二年，帝疾，飲水無驗，以致大漸，於是斬焉。

元帝咸寧二年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髮白，着黃巾、單衣，拄杖，呼王始語曰：今當太平。晉尋代魏。吳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病，及差，能以嚮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所過十數里。其隣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為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為鬼神，即顛倒畀之。其人亦自不知所以然也。文獻通考：按此事皆見直之言不從所下，此妖異也。此今孫直之人所明云。　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冢出。于寶曰：此與漢宣帝同事。烏程侯皓承廢放之家，得位之祥也。　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為黿。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一大坎，實水其中。黿入坎遊戲，一二日，恒延頸外望。伺門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遠潭，遂不復還。與靈帝時黃氏母事同，吳亡之象也。　晉武帝泰始五年，城人年七十，生角，殆趙王倫篡亂之象也。　咸寧二年十二月，琅邪人顏畿病死，棺斂已久，家人咸夢畿謂已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京房易傳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劉石僭逆，遂亡晉室，下為上之應也。　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八歲，漸化為男，至十七八而氣性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為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為王。此亦劉石覆蕩天下之妖也。　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聘，尋而其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逼強，不得而去，尋病亡。後其夫還，問其女所在，其家具說之。其夫逕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冢開棺，女遂活，因與歸家。後夫聞知，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秘書郎王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永寧初，齊王冏唱義兵，誅除亂逆，乘輿反正。忽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門者詰之，婦曰：我截臍便去耳。是時齊王冏匡復王室，天下歸功，識者為其惡之。

後果斬戮永寧元年十二月甲子有白頭公入齊王冏大司馬府大呼曰
有大兵起不出甲子旬冏殺之明年十二月戊辰冏敗即甲子旬也　太
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
收斬之干寶以為禁庭尊秘之處今賤人徑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
而下人踰上之妖也是後帝北遷鄴又遷長安宮闕遂空焉　惠帝世杜
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年開冢祔葬而婢尚生始如瞑有頃漸覺問
之自謂再宿爾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
光熙元年會稽謝眞生子頭大而有髮而蹠（之石反）反向上有男女兩
體生便作丈夫聲經一日死此皇之不極下人伐上之痾於是諸王有僭
亂之象也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此
亂氣所生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
相倣傚或至夫婦離絕多生怨曠故男女氣亂而妖形之作也　懷帝永
嘉元年吳郡吳縣萬詳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趾尾黃色大如椀
此亦人妖亂之象也　五年五月枹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鵝京房
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為天下大兵是時帝承惠皇之後四海
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為逆胡所害此其徵也　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

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胷以上臍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
也時內使呂會上言按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穎謂之嘉禾
草木之異猶以為瑞今二人同心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四海同心
之瑞也時皆哂之俄而四海分崩帝亦淪沒　元帝太興初有女子其陰
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首渡在揚
州性亦淫京房易傳曰人生子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
下無後乎時王敦據上流將欲為亂是其徵　三年十二月尚書騶謝平
妻生女墮地濞濞（匹備反）有聲須臾便死鼻目皆在項上面處如項口有
齒都連為一胷如鼈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句此亦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
後二年有石頭之敗　明帝太寧二年七月丹陽江寧侯紀妻死經三日
復生　成帝咸康五年四月下邳民王和僑居暨（居未反）陽息女可年二
十自云上天來還得徵瑞印綬當母天下晉陵太守以為妖收付獄至十
一月有人持柘（之夜反）杖絳衣請止車門口列為人使求見天子門候受
辭稱姓呂名賜其言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令
命可為天下母奏聞即伏誅并下晉陵誅可　康帝建元二年十月衛將
軍營督過望所領兵陳瓚女臺有文在其足曰天下之母炙之愈明京都

諠譁有司收繫以聞俄自建康獄亡去明年崩獻后臨朝此其祥也
孝武帝寧康初南郡州陵女唐氏漸化為丈夫　安帝義熙七年無錫人
趙未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髭鬚（上如移反下相俞反）蔚（音鬱）然三日而
死　義熙中東陽人莫氏生女不養埋之數日於土中啼取養遂活　義
熙末豫章吳平人有二陽道重累生　恭帝元熙元年建安人陽道無頭
正平本下作女人形體　劉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斂及蘇言見元
海於不周山經五日而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
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
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為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居家
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
而回道過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為吾遺漢皇
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妻之約歸置皮囊於
机上俄而蘇使左右机上取皮囊開視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
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
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并葬焉　苻健時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
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弗荅俄而

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
屐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覆載之中何
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乃赦之　宋書宋文帝元嘉末長廣人病差便
能食而不得卧一飯輒覺身長如此數日頭遂出屋陜究為州刺史度之
長三丈後還漸縮如舊經日而亡俄而文帝為凶劭所害　宋明帝泰豫
元年正月丁巳巨人跡見西池冰上　梁書武帝時海中浮鵠山去餘姚岸
可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並出百但在山
學道遣使獻紅席帝方捨身時其使適至云此草常有紅鳥居下故以為
名觀其圖狀則鸞鳥也時又有男子不知何許人於大衆中自割身以飴
飢鳥血流徧體而顏色不變又沙門智泉鐵鉤挂體以燃千燈一日一夜
端坐不動　太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兒墮地
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汝當令我得過疫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
可急作絳帽故當無憂母不暇作帽以絳繫髮自是旱疫者二年揚徐兗
豫尤甚黃氏鄰隣多以絳免他土效之無驗　簡文大寶二年京口人於
藏兒年五歲登城西南角大樓打鼓作長江編鼓兵象也時侯景亂江南
元帝承聖元年十二月天門山獲野人出山三日而死陳書陳武帝永

定三年有人長三丈見羅浮山通身潔白衣服楚麗京房易傳曰長人見
亡後二歲帝崩　後主為太子時有婦人突入東宮而大言曰畢國主後
主立而祚終之應也　至德三年八月建康人家婢死埋之九日而更生
有牧牛人聞而出之　禎明二年有神自稱老子游於都下與人對語而
不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輙醉之經三四年乃去有船下忽聞人言曰明
年亂視之得死嬰兒長三尺而無頭明年陳亡北史後魏太武大延元年
有鄜婦人持方寸玉印詣潞縣侯孫家既而亡去莫知所在印有三字為
龍鳥之形要妙奇巧不類人跡文曰旱疫平　後齊天保中臨漳有婦人
產子二頭共體是後政由奸佞上下無別兩頭之應也　河清四年有神
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辯其面兩齒絕白長出於脣帝
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之　後主武平五年大旱晉陽得
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帝聞之使刻木為其形以獻存心錄後周保定
三年有人產子男陰在背上如尾兩足指如獸爪陰不當生於背而生於
背者陰陽反覆君臣顛倒之象人足不當有爪而有爪者將致攫人之變
也是時晉陽公宇文護專擅朝政征伐自己陰懷篡逆天戒若曰君臣之
分已僭矣將行攫噬之禍帝見變而悟遂誅晉公親萬機克平齊國號為

高祖傳禍為福之效也　武帝時有強練者佯狂持一瓠至晉陽公護門
而擊破之曰身尚可子苦矣時護專政因朝太后帝縶殺之發兵捕其諸
子皆備楚毒而死強練又行乞於市或遺之粟麥輙以無底帒受之因大
笑曰盛空未幾周滅高祖移都長安城為虛矣隋書開皇六年霍州有老
翁化為猛獸　七年柵州有桑門為蛇尾繞樹而自抽長二丈許　仁壽
四年有人長數丈見於應門其跡長四尺五寸其年帝崩　大業元年鴈
門人房回安母年百歲額上生角長二寸洪範五行傳曰婦人陰象也角
兵象也下反上之應是後天下果大亂陰戎圍帝於鴈門　四年鴈門宋
谷村有婦人生一肉卵大如斗埋之後數日所埋處雲霧晝合從地雷震
而上視之洞穴失卵所在　六年趙郡李來王家有婢產一物大如卵
六年正月朔旦有盜衣白練裙襦手持香花自稱彌勒佛出世入建國門
奪衛士仗將為亂齊王暕遇而斬之後三年楊玄感作亂引兵圍洛陽戰
敗乃伏誅　八年有澄公者若狂人於東都大叫唱賊帝聞而惡之明年
玄感作亂舉兵圍洛陽　十二年澄公又叫賊李密逼東都孟讓燒豐都
市而去　九年帝在高陽唐縣人宋子賢善為幻術每夜樓上有光明能
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大鏡於堂上紙素上畫為蛇為獸及人形

有人來禮謁者轉側其鏡遣觀來生形像或映見紙上蛇形子賢輙告云
此罪業也當更禮念又令禮謁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惑信日數百千人遂
潛謀作亂將為無遮佛會因舉兵欲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
夜至其所遶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
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并坐其黨與千餘家其後復有桑門向海明於
扶風自稱彌勒佛出世潛謀逆亂人有歸心者輙獲吉夢由是人皆惑之
三輔之士翕然稱為大聖因舉兵反衆至數萬官軍擊破之京房易飛候
曰妖言動衆者茲謂不信路無人行不出三年起兵自是天下大亂路無
人行新唐書五行志唐武德四年太原尼志覺死十日而蘇　貞觀十九
年衛州人劉道安頭生肉角隱見不常因以惑衆伏誅角兵象肉不可以
觸者　永徽六年淄州高苑民吳威妻嘉州民辛道護妻皆一產四男凡
物反常則為妖亦陰氣盛則母道壯也　顯慶三年普州有人化為虎虎
猛噬而不仁　儀鳳三年四月涇州獻二小兒連心異體初鶉觚縣衛士
胡萬年妻吳生一男一女其胷相連餘各異體乃析之則皆死又產復然
俱男也遂育之至是四歲以獻于朝　永隆元年長安獲女魃長尺有二
寸其狀怪異詩曰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是歲秋不雨至于明年正月　永

隆二年九月萬年縣女子劉凝靜衣白衣從者數人升太史令廳問此
有何災異令執之以聞是以彗星見太史司天文曆候王者所以奉若
天道恭授民時者非女子所當問　載初中涪州民范端化為虎　神功
元年二月庚子有人走入端門又入則天門至通天宮閽及仗衛不之覺
時來俊臣婢產肉塊如二升器剖之有赤蟲須臾化為蜂螫人而去　久
視二年正月成州有大人跡見長安中郴州左史因病化為虎欲食其嫂
擒之乃人也雖未全化而虎毛生矣　太極元年狂人段萬謙潛入承天
門登太極殿升御牀自稱天子且言我李安國也人相我年三十二當為
天子　開元二十三年四月冀州獻長人李家寵八尺有五寸　大曆十
年二月昭應婦人張產一男二女　貞元八年正月丁亥許州人李狗兒
持杖上含元殿擊欄檻伏誅　十年四月恒州有巨人跡見　十五年正
月戊申狂人劉忠詣銀臺稱白起令上表天下有火災　十七年十一月
翰林待詔戴少平死十有六日而蘇是歲宣州南陵縣丞李嶷死已殯三
十日而蘇　元和二年商州洪崖冶役夫將化為虎衆以水沃之不果化
　長慶四年三月民徐忠信潛入浴堂門　寶曆二年十二月延州人賀
文妻一產四男　太和二年十月狂人劉德廣入含元殿　咸通七年渭

州有生人角寸許占曰天下有兵　十三年四月太原　日陽民家有嬰兒
兩頭異頸四手聯足此天下不一之妖是歲民皇甫及年十四暴長七尺
餘長鬚大對三倍如初歲餘死　乾符六年秋蜀郡婦人尹生子首如豕
目在腋下占曰君失道　光啓元年隰州温泉民家有死者既葬且半月
行人聞聲呼地下其家發之則復生歲餘乃死　二年春鳳翔郿縣女子
未亂化為丈夫旬日而死京房易傳曰茲謂陰昌賤人為王　大順元年
六月資州兵王全義妻如孕覺物漸下入股至足大拇痛甚拆而生珠如
彈丸漸長大如杯　天祐二年五月潁川汝陰民彭文妻一產三男　蜀
王建元年巨人見青城山　南漢劉鋹時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上平
廣記永淳初同州司功元邃其母在堂坐忽見屏外有小人乘小馬入來
人長二三尺馬亦相稱衣甲具裝光彩輝日於庭内巡墻馳走良久方滅
其母常欲自殺後遂投井而死　天寶中李測移官其宅亦凶莅事數日
宅中有小人長數寸四五百頭滿測官舍測以物擊中一頭仆然而殪視
之悉人也　天寶末御史中丞畢杭於庭中忽見小人長五六寸數百遊
戲自若家人擊死一枚明日群小人皆白服而哭　桓謙家有人長寸餘
被鎧持槊從穴中出部陣指麾人馬輕快刺取切肉入穴道士朱應子令

作沸湯澆穴因掘有大蟻斛許皆死遂絕譙後亦誅錄異記趙鸞奴者合
州石鏡人也居大雲寺地中初其母孕數月產一虎棄於江中復孕數月
產一巨鼈又棄之又孕數月產一夜叉長尺餘棄之後孕數月而產鸞奴
眉目耳鼻口一一皆具其自項已下其身如斷瓠亦有肩胛兩手各長數
寸無肘臂腕掌如圓肉上各生六指纔寸餘爪甲亦具其下有兩足一二
寸亦皆六指既產不忍棄之及長只長二尺餘善入水能乘舟性甚狡慧
詞喙辯給頗好殺戮以捕魚膾為業每鬬船驅儺及歌竹枝詞較勝必為
首冠市肆交易必為牙保常髡髮綴衣民間呼為趙師晚歲但禿頭白衫
而已或拜跪跳躍倒踣于地形倮露人多笑之或乘驢遠適只使人持之
横卧鞍中若衣囊焉有二妻一女衣食豐足或挈室家力不可制乾德初
年僅六十腰腹數圍面目如常人無異其女右手無名指長七八寸亦異
於人宋史五行志宋自建隆元年至天禧四年郡縣上言民妻產三男者
凡一百九產四男者凡三產一男三女者二產二男一女者一　建隆三
年齊州晉州大旱民家多生魃　太平興國九年揚州揚子縣民妻生男
毛被體半寸餘面長項高鳥肩眉毛粗密近髮際有毛兩道軟長眼微紫
唇紅厚耳鼻大類胡僧至三歲畫圖以獻　淳化元年八月汾州悉達院

僧智嚴頭生角可長三寸　天禧四年七月衡州耒陽縣民張中妻產三
男其一額有白誌方寸餘上生白髮　天聖至治平婦人生四男者二生
三男者四十四生二男一女者一詭者曰天下安寧無兵荒之憂人民蕃
息之驗也　熙寧元年距元豐七年郡邑民家生三男者八十四而四男
者一三男一女者一　元豐八年至元符二年生三男者十八而四男者
二三男一女者一　元符三年至靖康生三男者十九四男者一　宣和
六年都城有賣青菓男子孕而誕子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又
有酒肆號豐樂樓酒保朱氏子之妻可四十餘楚州人忽生髭長僅六七
寸疏秀而美宛然一男子特詔度為女道士　宣和六年御樓觀燈時開
封尹設次以彈壓於西觀下上從六宮於其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簾幕
深密下無由知眾中忽有人躍出墨色布衣若寺僧童行狀以手畫簾出
指斥語執于觀下上怒甚令中使傳旨治之箠掠亂下又加炮烙詢其誰
何略不一語亦無痛楚之狀又斷其足筋俄施刀臠血肉狼籍上大不悅
為罷一夕之歡竟不知其何人付獄盡之　紹興三年建康府桐林灣人
產兒肉角有齒角兵象肉不可以觸者是歲人多產鱗毛皆人痾也　紹
興二十年八月洋州真符縣民家一產三男　隆興元年建康民流寓行都

產子二首具羽毛之形　乾道五年衡湘間有人化為虎者　與唐志順慶
三年人痾同占　餘杭縣民婦產子青而毛二肉角又有二家婦產子毛角
亦如之皆連體兩面相鄉鄉與向同三家繞相去一二里痾氣同所鍾也
又潮州城西婦孕過期產兒如指大五體皆具者百餘蠕蠕能動人痾之
異也　淳熙十年鄱陽南鄉民產子兩肘各有二臂長十五歲每鬬則六
臂並運　十三年行都有人死十四日復生十一月辛未鄭家巷民婦產
肉塊三其一直目而橫口　十四年六月臨安府浦頭民產子生而能言
四日暴長四尺　紹興元年平江府崑山縣石工採石而山摧工壓焉三
年六月他工採石鄰山聞其聲呼相應答如平生報其家鑿石出之見其
妻喜曰久閉乍風肌如裂俄頃聲微禁不語化為石人貌如生　慶元元
年饒州樂平民產子人體有尾永州民產兒首有角腋有肉翅二年七月
隆興府進賢縣民產子亦如之而面有三目　嘉定元年四月鎮江後軍
妻生子一身二首四臂晉志謂中原分裂應此人痾也後數年金人失中
原元史五行志至正十年春麗正門樓斗拱内有人伏其中不知何自而
至遠近聚觀之門尉以白留守達于都堂上聞有旨令取付法司鞠問但
云薊州人問其姓名詰其所從來皆惘若無知惟妄言禍福而已乃以不

應之罪咎之
忽不知所在

人妖

存心錄晉元嘉九年南陽樂遐嘗在坐忽聞空中有人呼其夫婦名甚急半夜乃止殊自驚懼後數日婦屋後還忽舉體衣服總是血未及一月而夫婦相繼病卒　東晉王綏爲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渠上無故有人頭墮於床而血流淋漓俄拜荊州刺史坐其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歷代人臣類晉諸葛長民富貴後嘗一月或數十日輒於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狀毛修之嘗與同宿駭愕不達此意視之良久長民告毛此物奇健非我無以制之毛曰是何物長民曰我正見一物甚黑兩手脚不分明少日中多夕來輒共鬬深自驚懼爲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刀隱滅去輒後出悉以紙裹柱桷紙内欻欻如有行聲後長民爲劉裕所殺　晉兗州刺史王徽之在道有客命索酒炙言未訖而炙至割之終不入少頃已變爲徽之頭矣驚愕反賜又見其頭在空中揮霍而沒王至州便殞　後魏僕射朱世隆晝寢妻奚氏忽見一人攜世隆頭去奚氏往視之隆寢如故及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數日被殺　北齊趙郡王叡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居内出士開爲兗州刺史太后欲留百日叡正色不許叡出夜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尺當門向床以臂壓王良久遂失甚惡之而明日被誅　北齊崔季舒未至侍中忽見池中蓮花爲人面著鮮卑帽又其妻晝寢見一神人長丈餘遍身黑毛欲來逼已又有一大人手自地而出長丈餘滿室光耀問左右皆不見尋以非罪見誅　唐周仁軌爲并州長史性殘酷好殺在州忽於堂階下見一人臂如新斷來血流瀝瀝仁軌令人送去州二十餘里外數日令看其臂尚在時盛暑肉色無變人咸怪之其月仁軌以韋氏黨伏誅介士抽刀斫之仁軌舉臂應刃所中其臂墜地與此見者無異人馳騎往於先送處看之至彼一無所見　唐丞相王涯掌邦賦又主縣官鹽鐵其子仲翔嘗一日避暑於山亭忽見家僮數十皆無首被血來仲翔前僅食頃方不見仲翔驚異甚即具白之願解去權位涯不聽後果有鄭注之禍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范濱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三

九眞

人

詩文

唐韓昌黎集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人可上或有曰字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下或有而字非是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或無曰山乎三字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方無故字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仁或作人非是敬齋泛說退之原人而東坡譏之曰禽獸與夷狄異夷狄與人異而一視而同仁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李子曰蘇子之譏誤矣退之固曰人為夷狄禽獸之主也故雖夷狄禽獸亦必以仁恩均及之不謂人與夷狄禽獸等耳且人則有知有識者也禽獸則有知而無識者也草木則有生而無知者也禽獸固賤於人而草木之微又甚賤於禽獸也而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故周家忠厚之德至今稱詠以為仁及草木焉彼草木之無知君仁猶且及之況禽獸乎而又況於夷狄乎以及人之仁及夷狄以及夷狄之仁及禽獸皆仁也可以一切之仁而遽謂人與夷狄禽獸等哉蘇子大意必以韓子有一視同仁之語故指之以為等耳獨不念此語之下不曰篤近而舉遠乎是其言一開一闔自問而自釋也何嫌何疑而痛譏之蘇子之譏會其自釋者而專病其自問者以此而論文則雖六經猶將有譏也況退之之言乎若蘇子之譏所謂過甚之論也自以過甚論人而反以人為過甚則真所謂過甚矣古人之論人曾不如是然令人之論人未有不為過甚者論者不必必其當唯毋至於過甚而已宋司馬溫公傳家集撫納西人詔意元祐元年三月上朕聞王者奄有四極至仁無私靡間華夷視之如一夏國主秉常世守西土藩衛中邦自其祖彝興以來沐浴皇化職貢時至率多忠勤仁宗皇帝加之寵名胙以大國錫予之數歲則有常屬因邊臣奏陳士彼君臣失職及移文詰問曾無報應神宗皇帝乃出師命將極彼阽危在於夏國主秉常

首有大造而所部之人遽敢自絕侵軼我邊鄙虔劉我吏民正旦同天皆不入賀國家包以大度置而不問但絕歲賜以俟悛心不幸先帝違棄萬國朕嗣守令緒祇承前志夙夜寅畏追念昔年宣廣恩澤無幽不振而夏國主秉常屢遣使者造于闕庭弔祭訃告虔修常職朕惟江海之大來則受之豈復追念往昔校計細故宜捨其前日之不恭取其今茲之效順續然滌滌與之更始自今申敕將吏嚴戢兵民毋得輒規小利擾彼疆埸凡歲時頒賚命有司率由舊章必使桴鼓不鳴烽燧無警彼此之民早獲晏起同底太寧不亦休哉可布告中外咸使聞知瞿忠惠先生集陳華等母張氏封宜人制 具官某昔先王班序顛毛以齒教民朕貴老達尊庶幾忠厚嘉爾眉壽多歷年所錫之命秩以慰子心可孫覺奏議上神宗論不當召對小臣詢兩府臺閣人狀 臣聞近者召對臣僚雖或疏遠微賤陛下亦賚天威賜以清問此固聖主好問盡下推誠不疑甚盛之德也或聞進對之間陛下時特論及人物上自兩府大臣下至臺閣新進使之品處題品此雖陛下欲廣其聰明不專一人之言以為信但欲周知郡下之智能長短情狀曲折然臣竊以謂知人堯舜所難孔子亦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得對之人未必皆賢而公其好惡就令才識可參亦未必盡知人之明問答之際陛下不能不微見聖懷流俗之情多事容悅度所喜者飾其賢觀所惡者詆其醜或陛下少加酬對必漏其所言夫臣聞之必懷顧慮小臣聞之必事朋黨臣以謂人王不得不知群臣之忠邪人才之高下苟於侍臣從官之中忠信篤實而好惡不私材資敏明而鑒裁不眩者時賜考察參伍其人亦不至於失士張觀公奏議奏乞多撥錢米招來北人狀 臣累具奏陳乞兵淮甸利害區區愚意容有未盡理合密以上禀聖聽臣體訪得東北今歲蝗蟊大作米價踴貴日來尤甚中原之人極艱於食加以虜政名為寬大實行苛刻百姓皇皇莫不思變若不因此機會廣示懷撫中興之業何自而立臣愚欲乞戒諭朝廷撥賜臣前奏多撥米斛錢物付臣措置招來吾人人心既歸虜勢自屈伏乞聖慈更賜詳酌早降處分張南軒集答新及第人啓 茲審承恩天陛釋褐親庭閭里知榮士友增慰惟某名委質當思忠義之勉闇而學道愛人豈其利祿之是慕願擴昔賢之志永為鄉國之光孫沔奏狀上仁宗乞止絕宮人出入 臣伏見芳林園南宅見安故豫王靈輿至三月初三日方行攢殯請宮奠酹慰禮已畢今見大內車蓋出入朝暮往還非全痛戚之情頗涉朋遊之便道途窺覘僕御喧譁禁士縱欲嚴呵宮人難於檢察誠為隱

猜亦合防微伏恐奸細乘時鼓扇讒人之所忽事不可知伏諒陛下以
苦切在中周思未及臣叨司視聽須至建聞欲乞指揮故豫王本宮人在
彼祗候朝夕祭奠餘並止節勿令輒出潔為利便鄜剛中北山集三老人
奏狀　臣初入陝西即訪問高行之士有奉議郎原州通判米璞朝請郎
前知隴州劉化源奉議郎前簽書梓州判官廳公事劉長孺士民衆口一
辭謂璞當廢齊亂常群偽爭進之日杜門謝病終不受污關陝之人見璞
則知有朝廷今雖耄稚能道之化源守隴孤城既陷虜守視之不得死驅
入河北當轍累隱民間十年卒不屈辱以歸長孺當逆豫萌兇之日嘗致
書備陳祖宗德澤勸其轉禍為福豫怒欲除告牒因之百日後使起之以
官長孺堅卧自若也三人皆本貫耀州業儒登科亂離以來糠豆不贍而
高風善行藹然有聞臣於本州津致前來親加勞問而璞苦風痺右足幾
廢化源等已老步履亦艱雖作聖旨行下發赴行在緣以老病各不能就
道伏念聖慈憫其陷沒之久察其志節之高特與除宮觀差遣仍進官一
二等償其閒廢之日使璞等優游祠祿為鄉曲門戶之榮賁聖朝激勵風
俗之道也司馬溫公傳家集乞撫納西人劄子元祐元年三月上臣先於
二月中嘗上言乞因新天子繼統下詔悉赦西人之罪與之更始雖未還

其侵疆且給歲賜待之如故此道大體正萬全無失之說而執政所見各
有異同沮難遷延遂屏棄不行臣竊聞今來西人已有關報定使副請關
賀登寶位國家若於此際又不下詔開而納之萬一西人蓄怨積憤肆其
悖心或有一騎犯邊或於表牒中有一語不遜當是之時雖欲招納乃是
畏其陸梁傷威毀重何恥如之臣之前策亦不可行矣伏望陛下令三省
樞密院將臣三月三日十二日十六日并今來所上文字一處進呈臣愚
欲為國家消患於未萌誠惜此機會夙夜遑遑廢寢忘食陛下若俟詢謀
僉同然後施行則執政人人各有所見臣言必又屏棄凡邊境安則中國
安此乃國家安危之機伏望陛下察臣所言甚易行而無所害可使華夷
兩安為利甚大斷自聖志勿復有疑取進止劉孝孫集上神宗乞召對之
人量加試用　臣伏見陛下講修衆務揀拔人材雖毫善寸長畢蒙收采
英識睿鑒前古罕及然其間有召自遐遠使之對揚天資高明聖問宏奧
幽仄之士乍對清光舉動語言過於疏畏偶有罷去能無沮傷蓋其始召
也皆以為榮及其罷去也不勝其辱況士人或緣臣僚薦舉或為朝廷所
知比之輩流必有可采苟就其材器各加試用不惟不沮傷其志是亦陛
下覆載涵育之德也袁起巖東塘集天府措置拘鎖人劄子　臣竊以久
晴闕雨祈禱略應凡所以仰承德意加惠小民者不敢少怠如清刑獄如
放賍賞如寬征索如蠲夏稅苟可以召和氣慰民情者行之惟恐弗及臣
切見本府遵承舊降指揮凡盜賊累犯其人桀黠難制與已斷遣而復回
者須簡永遠拘鎖外縣寨日給粮食輦轂之下誠不為過惟是積日既久
拘囚數多歲歲增數無由可脫目今本府拘鎖已及玖拾柒人若永久拘
囚不復再見天日罪故可嫉情亦可憫在法羈管編管各有年限蓋未嘗
終其身而拘囚也今來亢陽闕雨上件囚徒所合措置臣愚欲望聖慈將
見行項簡拘鎖之人如元係配隸者即押回元配所如係強壯者即照淳
熙十年五月內本府已承指揮與分剌屯駐軍其餘皆連各人家屬分押
出本府隣州界庶幾奸盜有自新之路無終囚之苦亦感召和氣之一端
也韓元吉南澗集論歸正忠義人錢米田劄子　竊見沿淮諸處近緣虜
境旱蝗歸正忠義之人動數千計若不優加存恤無以昭示國家德澤若
欲家給人足實恐州縣不能應付而目今諸處所申多是使欲依諸軍例
盡行支破請受或欲借請粮之類並不分別人數開具名色有司執法例
皆不敢批放而歸正之人待報日久別無衣食必至悔怨理宜措置欲望
朝廷行下逐處遇歸正忠義人到且依常平法大人小兒支破錢米如賑

濟之數却行取責數內情愿充軍應得等仗之人即與支破軍人請受撥
隸諸軍或武藝高強情愿充効用之人即與支破効用請受撥隸効用其
不願充軍及不選等仗別無武藝之人且與接續賑濟錢米於淮南兩路
取撥閒田或官莊田土支借牛具種子各令服業候至來年收參時候始
行罷給庶得上不虛費大農之儲下有以固結歸順嚮化之心洪适盤洲
集試驗揀汰人劄子戊子正月二十二日上二月一日依臣近准樞密院
行下史正志陳請令諸路將揀汰使臣銓量人材非老弱者具名申上本
府共有一百五十餘人臣將揀選到人躬親看驗亦有年未五十身無疾
病可以從軍者却稱係筆吏出身不習弓馬乃是竄名冒賞分明臣竊謂
近歲軍賞泛濫無以矯革此等人既已寄名侍官隨踵離軍便與直隸行
五人一等注授添差差遣俸祿相繼更不待關終身徼幸誠為太甚臣愚
欲乞行下諸路向後揀汰使臣到任並令知通兵職官逐一子細試驗其
年未五十非有廢疾之人若或不習弓馬即發回吏部令與在部人衆同
理名次差注庶幾稍行陣傷矢石之人有以甄別伏望睿察更賜詳酌如
臣言可採乞賜施行取進止唐施肩吾西山會真記識人論　上清玄格
曰大道似不肖盛德若不足韜光晦跡自衛其身人不知也道未足於己

言已輕於人事未克於內矯已見乎外好勝於人人不知也修真之士識人為先務當其取士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及其求法也察其理驗其功勿以人而廢言防其大辯若訥者勿以言而用人防其善為說辭者或大醇而小疵始愚而終聖修真之士亦有知人之鑑不可不奉無上之道也又曰古今聖賢雖有兼人之智普照之明未嘗不先求於人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人之模範也黃帝求赤松子半年方得中戒經止于防外之失劉安師王道厚終年始得小術法又不及修養之事陰長生不以馬明生久病而怠其業葛稚川不以鄭思遠家法而誨于人耳珠度胡氏而始終如一方方遇金華而遠近相隨張夢乾三遇海蟾方得三乘之法解志一一見旌陽盡授九轉之功王猛見長壽大仙談笑之間而識破大道梅福遇大洞真君步趨之次而訣盡天機歷古非無神仙以入南州然修真之士不遇者於識人之際不明也其或道貌古類辯詞利口者始謂得神仙悠久弛之常俗之輩學而不遇一也或業重福薄不信天機輕命重財甘為下鬼録人繊惡棄人大善雖見不聽其言雖聽不納其理終無所得仙凡自隔遇而不得二也或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縱得真訣自生懈怠悅須臾厭持久朝為夕改生望立成得而不守三也又況交結狂徒搜尋異論廢

時亂日何以成功古人上士始也博覽丹書次以通參所參無異論以人合道所歸無狂徒嗟夫愚而自專賢否不辯眩而自用邪正不分論識人之去就不可勝舉也故古今上聖真人未修鍊先修養故曰沐浴不可當風若幽室靜房閉目寘心平身正坐使元氣上昇通滿四大上入泥丸此真沐真浴萬倍于外之水火也又曰不欲遠唾以損氣不欲疾步以損筋不欲極視而傷精不欲極聽而傷腎不欲久立而傷骨不欲久卧而傷肉多極濁神頻醉散氣多汗損血力困傷形奔車走馬氣亂而神驚望高登峻魄散而魂飛養形之道要而不勞勞而不乏其力靜而不擾擾而不亂其氣外有所補內有所益然後識五行以保全沖和之氣外固內閑真兩皆得趣可以長久矣

脫稹論禁幼學論天地之性人為貴　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皆一本而已矣夫苟其本一則物之盈乎天地間者豈悉無以異而豈獨貴於人然驗其所形見察其所稟受則是一也其散而為是偏而不全參差而不齊者則物各有得焉而人之所以為人者則不然嗚呼斯人也固豈有所增益而後至者蓋亦其本然耳夫惟其本然也是以與天地並立而謂之三才而其充之為聖人者有以參天地之化也自斯人不及其初也則不知所以貴者安在而後能充之者鮮矣故夫子示學者以天地之性人為貴之說且天地吾得而見之矣其孰為之初也人與物吾得而見之矣其又孰為之初也嘗試求所以為天地者於未判之先而求所以為人若物者於有生之始則天地未判此一存焉天地既判此一寓焉有天地然後有人有萬物而此一形焉大抵似相因而非有以次第也則人固無以異於天地而萬物亦何以異於人乎今夫虎狼之噬齧而禽魚之飲啄鴻鵠之騰翔而蚊蚋之雜襲則是物固有殊分而自適者鸜鵒之能言而麟鳳之識時蜂蟻之有別而烏鳥之知愛則是物固又有靈而有義者凡其所以然者意者其必有初焉謂之非天地之性不可也然惟其稟受之睽而形見之偏也是以囿於天地之間而與人不相似反觀諸人則入而父子兄弟夫婦出而君臣鄉黨朋友發而為喜怒哀樂愛惡敬懼用而為動靜語默進退行藏蓋天下共由之而不可以離此特其顯而可見者耳而其所謂初者果安在其獨無所同然者乎且夫匹夫匹婦昧昧而不知者其事親從兄之時則孝悌之心油然而生推而上之則一念之誠皆足以進於善而至於生生而不可已又推而上之則盡人物之性而天地之化育實於我乎賴而謂之聖人是其所以然而所由生者其不謂之初也耶夫固與物同一初也而若是其殆不若是無以立三才之道耶雖

然均是人也上焉者為聖人而下焉者日用而不知苟聖人矣誠足以參天地苟日用而不知也則雖有是性其異於物者幾希矣人見其如此也則以為聖人固有大過人者而又不可以一等論由是率天地之人而自賊其貴而聖人愈不可見矣惟聖人謂是貴者天地之同然也天地得之以為天地而人得之未始不可以參天地故其所以垂世立教者不徒曰性相近而必曰成性不徒曰性善而必曰養性未求性之所以善且相近者莫切於愚夫愚婦而所以養而盡其性者莫若以誠向使學者致知於其初而存誠以力行則習之而日察履之而日著其如父子君臣兄弟朋友盡道其於喜怒哀樂愛惡敬懼也中節其於動靜語默進退行藏也皆時措之宜則聖之事自吾分內而何異之有乎夫子之繼斯言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嗚呼此固其初者也學者能於事親之時察之則亦庶幾矣

徐誼論天地之性人為貴　知三才有同然之性又知君子有盡性之道而後可與言人矣夫人也者稟乎天地而同乎天地配兩儀而三之夫孰有貴於此者物交物而喪其真於是乎始與天地不相似紛爭之故起戕賊之禍興往往失其所以為人世之言性者至是而始無所據惟君子為能知其初則知吾所以為人者矣夫且存而養之察吾固有之純全廣大

剛流動循其則而使無一用之不盡極而至於位天地育萬物無性而不可則盡吾所以為人者矣是其為貴雖夫人有之而獨於盡性者得之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此夫子論性之要言也自是言之不明也學者不勝其多端相持不决而有異端之論挾出而乘之廢棄斯人之所以貴一切委之渾然謂人與物同乎一性無有差別也而後儒者之功用所謂率性之道修道之教者蕩末無所措何也覘其生生之原渾然而無別固將悠然委聽若萬物然視聽言動不必於禮心思智慮一歸於無聖賢德業蓋裁於熄所謂人者之何有焉嗚呼古今論性失其歸者多矣未有與夫子背馳而為害之極至此者也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昔嘗排之矣孰知夫是說之不熄也飛潛動植雖同乎一氣造物之巧無所加焉物之為物生始乎乾坤而不能同乾坤之用人之為人亦生始乎乾坤而終有以贊乾坤之機此性之妙所以獨尊乎人而與三才並列者也聖人之論蓋止於是而無異說焉此論一明則學者之學有所因而致其力有所見而造其極盡其所以為人而同其功用於天地此論不明則學者之學虛無放誕高言相誇失其所以為人而卒於草木禽獸無擇君子所不可不辨也嗚呼孰能推明此理以定異說之滔滔乎夫人之責也屈伸同乎天地之闔闢

動靜同乎天地之晝夜噓而春吸而秋推而言之間或少間人見其若此也蓋有本之者焉天地之本不容言也其可見者形於一元之運分於陰陽照於日月澤於雨露動於雷霆凡所以為天地者皆此性之形見也人之本不容言也其可見者發於一心之運為仁義為文武為禮儀三百為威儀三千為參天地贊化育之功凡所以為人者皆此性之形見也有生之初不為聖賢有餘不為愚鄙不足人人有貴於己者此也世之人斷喪於嗜慾顛冥乎得喪三綱五常散亂紛雜而所貴者乃不可考此豈性之罪也哉此豈足以與於三才之列哉惟君子知其可貴也則於吾身之中確然有以見天地之全而盡其可貴也則於吾身之中凝然有以具天地之全使夫人而能致知以察之自盡以體之皆自致乎君子之域則天下皆其人也皆可貴者也世固有是理也大道之行也以先覺覺後覺至於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則亦有是事也夫子之言蓋信而有證矣夫子之言性初不多見曰性相近也曰成之者性曰成性存存雖寥寥數語而推明此性之尊初無纖悉不明之處既而子思有率性盡性之說孟子有性善之說與六經之文探賾索隱之辭仁義禮樂之具所以闡明乎此性而防檢乎此性明白於天下異論當無所關其迹也奈何荀卿為孔氏而有性

惡之說揚雄為孔氏而有善惡混之說韓愈為孔氏而又有三品之說夫子之所以推尊斯人之性而指示天下者經三說而潰亂矣三子之駕說將以明道也孰知其害道之至此也雖然若三子者未必敢於為異論也見之不明焉耳猶有扶持名教之心焉蓋未廢夫脩為之說也嗚呼未有若混人物之性於無差別之域廢吾儒功用者之為禍深且酷也學者於此要當相與明目而辨之

王宗度論善擇者制人

談仁義於戰國之世儒者蓋難乎其言也夫苟難乎其言也則儒者於此亦必有權以濟道者而入之庶乎樂於吾之說者猶可以異其聽而漸去其習也夫自源徂流抑末歸正不即其目前可喜之效而安之於無所容心儒者豈不能言之而時方急於權勢功利之近効則殆將以吾說為迂也迂固非知道者之所病而道之不行則亦維持王道者之所深憂也故吾惟毋曲其說以規利毋捨其道以徇人耳曉然力辨義信權謀於毫釐之際而假其制人之利以婉吾說而誘其入則聽之者不逆而言之者亦不迂議者乎何尤荀卿子屢致意於霸王之辨而繼之曰善擇者制人是固不可不擇王而行之也然王者之道豈獨為制人之具乎噫吾固知荀卿子之言在戰國之世不得不然也夫嚴於衛聖人之道而尊王以黜霸者固儒者之責也然

狃於持其說之大一切舉近効可喜之事措之封畛之外而不屑言則時君世主急於圖功者且將曰世務不可問之儒者此固不知儒之罪而亦儒者執論之過也且儒者平日之所學問之所講明不欲消世以求用則已如其有意於濟斯民也扶持是君而克擴是道也又不幸而生於三代之後而乃牢執其說謂仁義之必無近効王者之必不制人優游不迫之治必無斬艾懲創之利彼無貪於吾之說而吾略不假借於彼之所覬幸亦憂憂乎難入矣其於立言垂教之責則無負而權以濟道則未也昔者孟子之書蓋判義利分德力嚴乎其不可犯矣而時亦有所寬而道之入也有所假而誘之聽也委曲其辭而馴擾其心也教之以為仁而與之以無敵之名假制梃撻秦楚之威以勉其孝悌忠信之脩屈先王於好色好貨不美之名以開其與民同欲之意孟子豈不知拔本塞源一以正吾之為得哉抑亦因其資而為之說也吾觀荀卿王霸一篇反覆明白而言之者不一再而止何其確於王霸之辨也及其以制人之說而為善擇者之功則又未免震於傑服求勝之事又何駁於王霸之用也嗚呼荀卿子之意則有在矣戰國之君富彊是狃權力是勝非可遽然納之於正而咈其欲也況道大則難從効久則易厭告之難從之道而又遲其効以滋其厭

之心無怪乎霸之不王也吾寧嚴猍屬之功於和緩之中駕命令如意之說於君子長者之道庶幾霸者之間吾說且曰制人顯効也王者美名也吾不失吾所覬慕之顯効而又得古人之美名何憚而不行之哉雖未可以使之純乎仁義之舉而主盟自好之諸候有伐叛存亡之師救民恤災之政王道之耕猶見其一二也嗟乎山之堅難穴也有指之曰汲有玉則人且窮其力而不厭淵之深難入也有告之曰彼有珠則勇者躍而不顧王道之易行非若穴山墜淵之難也而霸有餘制人之功尤甚於好珠玉之利其能無擇之之喜乎蓋嘗三復荀卿之言非徒以制人之說而誘其入也如曰義立而王信立而霸夫義固王者也遇民之信堯舜且不能廢信之立果不足以王乎荀卿爭屈之名於霸亦欲時君之為霸者則不可令吾先王之信此固而正之也權謀本霸者之用則遂屏之以亡此又危而論之也誘而入之雖悍必從困而正之雖迷必復危而論之雖傲必懼荀卿之於王霸蓋別白於中者甚明而創量運用於其言者莫不有深意存焉未可一槩論也不然於稱斷之曰粹而王駁而霸湯文齊晉之用心兩言而定而後世王霸之說皆折衷於此則荀卿之蓄於見蓋素矣豈因欲以制人厚誣王道耶不特此爾荀卿嘗言以道德之威成乎安彊夫既謂之道德則人自心悅而誠服之何假於威與彊哉蓋借威彊而信道德是亦以制人而誘其行王之意也學者要當考戰國之時以即荀卿子之心

廷齋論說君子責己待人如何論　退之兩句可謂曲盡無復遺論矣然只是並說兩端無所輕重學者君實要下工夫須當知古之君子其待人輕以約者正為其責己重以周也蓋待人之輕以約生於責己之重以周耳重之為言以天下所至難之事望於己周之為言以吾身所已能之事為猶未備蓋人己對立於天下詳於己則不暇詳於人苟詳於人則必約於己者也古之君子其身之所自負荷者甚重而所以自期待者甚遠有少不到便若負千有過惡有無限好處却一似全然欠闕朝儆夕惕淵臨氷履反觀內照惟恐蹈於小人之歸人之善不善於我乎何預尚何暇移所以點檢吾身者而點檢他人哉凡人之精於點檢它人者只為許多工夫用在它人身上自己既不用工自然有暇去窺人過失故責己愈重則待人愈輕責己愈周而待人愈約蓋精神全用工在自己上更不暇照管它人人與己不兩立此重則彼輕己詳則彼不得不略後之君子反此待己畧所以責人詳〔上一句役下一句也〕成湯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上一句役下一句也〕古之君子惟其責己重以周所以待人輕以約成湯之與人不求備耶其檢身若不及也檢身方且不及責人何暇求備乎荀的

翁說翁集閭人齋記〔十月作〕王德符爲讀書寓舍曰閭人齋天地亦傳舍爾奚獨傳舍哉傳舍閭人耶人閭傳舍耶如欲知之問諸傳舍東清漳上

太宗聚人議　臣伏以天生烝民爲國之本地生百穀爲民之財聞非民罔興民非財罔聚故書有本固邦寧之旨易有聚人曰財之文考斯格言誠爲要道夫先王之聚民也豈能耕與之食織與之衣蓋開其貨殖之門示以農桑之本俾夫養生送死力服田疇而無輕家離鄉之心是知理國之道聚人爲先人聚則野無閑田家無乏用義夫節婦由是而生內則木睦於親姻外則協和於鄉黨爭訟無所作邪僞無所安欲其教化不行不可得也苟不然者則官無定籍世無浮民逆黨以徒由是而起小則干陵於閭里大則侵軼於州縣禮遜無所興仁信無所設欲其刑罰不用不亦難乎是知王者察逆順之端究存亡之理設職官以持國本立井田以節民財貧弱者不使之飢寒富家者不使之兼并小大畢濟遐邇同歸然後賦調上均而國無苛歛衣食下給而人無他求倉廩充盈時俗康阜既庶且富近悅遠來盡令四海之民咸若一家之子縱有風雨不節螟螣爲災但可以小虞未足以大害也而自秦壞周制立阡陌而尚戰功漢因秦規益算緡而取民利故使國內咸怨天下無聊至有劉項之爭莽卓之亂也逮夫晉魏迄于隋唐其間明主昏君治亂相繼或增之以掊尅或施之以寬平式用相國而資於民或利當時而弊後世損益之理史籍具存然則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必在人君審時以測地察倦以因人使其力出無窮財用不匱則聚人之要在於茲矣今國家富有萬國治勝三王塞邪路於漢劉剗訛根於晉石磬域中之黎庶孰匪王民窮宇內之舟車咸輸貢賦用衆庶則方今特出擬豐盈則遠古難差而且游力尚多曠土不少餞東之邑十五其民得非版籍之所未精勸課之所未備臣愚以謂精版籍莫若遵閭伍之法備勸課莫若申嚴最之科如是則游力必除曠土盡闢管子曰欲治其國先知其人欲知其人先明其地蓋黃帝有鄉井之制周人置三隧之官使其什伍相司里鄰相保有無得以相貸巧拙得以相謀生產得以相均死病得以相救危難得以相助婚嫁得以相媒人顧其家家守其口奔亡者無所匿遷移者無所從欲蓋而彰不教而得故民有安土之意官無漏人之虞主政可行於民民心可繫於主衆寡之額老幼具存故周禮每歲孟冬司徒獻其人數王拜而受冢宰貳之乃命有司登于天府其重民籍也如是及東晉以土斷其民北齊之間格便其制

陳亡隋亂紀綱頹洎乎李唐大革斯弊乃有村正掌其田野坊正司其邑居大約科條與今相類然以彼特村正坊正皆差縉幹廉平州官縣官悉知丁口降及三年一造戶籍三本一本供有司一本在縣主持一本納州照對隱一戶則罰加守宰漏一丁則罪連鄉鄰故得上盡其心下竭其力互相檢謹無敢罔欺加以糾擿奸訛皆謀租賦隨其等級並有勸懲今則州縣不登天有水旱閒其必罰縣數有漏州司亦闕而無言存亡只任於里胥增減悉由於田畯地有荒熟至彰露以方知戶有死亡過差謬而始振夫如是得不掩藏其疾而使復本歸農者哉故曰版籍之所未精也又地者穀之所生穀者人之司命地不耕無以取穀穀不熟無以養其人是以古者宅不毛田不耕皆有里布之率屋粟之租蓋勉其勤勞而罰怠惰也漢詔曰洪範八政以食為先斯誠家給之源刑措之本是宜尊農薄賦令與孝悌同科者其重農也如是及孝平元始之初有大農部丞之制分管勸課逐處耕桑未踰二三載中墾田九百萬頃戶足人給流亡漸還又晉司徒石苞奏郡縣農桑未有殿最宜增官屬有所巡檢帝俞其言民獲其利洎後或弛不可備論逮乎李唐開元則立口分永業各定頃畝隨其等級於事雖涉大煩亦可體為當式但臣切見先有勅命遍下諸州俾置農

師循謂勸人從本然雖有其詔詰而卒無其主張坊村得以因循郡邑不察其殿最遂使耕耘之力尚遺畎畝之間故曰勸課之所未備也臣所議上件事由衆有前古制度儻若陛下不遺時非特賜施行即乞據令村坊加之保伍隨其土斷不問僑居意是浮浪之徒悉歸版籍所管然後按其人數授以土田五家為鄰五鄰為保遞相檢察貴以農桑勿容游食之徒勿縱惰耕之子仍更示其殿最屬彼屬官或土不曠功則陞之以爵賞人有游力則降之以典刑自然上下相承大小無隱良疇委而再闢游民蕩而復歸太古之風於今爲遠故曰精版籍莫若遵閭伍之制備勸課莫若申殿最之科其有子細事宜更在臨時條貫進循索林無補盛明云云

[illegible]畢西臺先生集試蔭補人議　道不足以適變事不謂之道法不足以行萬世不謂之法爵之德當延於世可延之賞也文王之政仕者世祿可世之祿也賞可延而延之則無幸賞之心祿可世而世之則無猥多之患自漢以來捨其賞延世祿之說而不達其旨是以官吏浮冗最為天下之大患昔唐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伯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後世有特置同正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中世之後遂不勝其濫然而蔭補之法循未若本朝之濫也蓋太祖

太宗之時天下初定萬事草創有司停闕待注而無人故多為取士之門蔭補之法以應用至今百餘年間天下以補蔭入流者甚衆一歲之選至千萬計豈特賞延世祿而已邪舊日之制歲得任其子弟者易而為三歲三歲之制復易而為六歲而猶患其濫則殆非歲數之近蔭補人之多故也今若於定制之外復增歲數則士大夫絕望於蔭補沮事之議將不可止非所以順人心助和氣而官冗之弊又未必能去為今之策莫若因仍歲數遠近而漸責其試法試而中於法者然後入仕則是第存蔭補之舊名而已無入仕之漸患順於人心所利有五不增蔭補之財無所觖望一利也公卿之子弟患於不學而今責其試法則自勸於學二利也俾好學之人以為政不病於民三利也一不中選者猶欲再而中再不中選者猶望三而中不絕其望四利也官冗之弊可以漸省五利也豈惟蔭補凡天下之入仕者皆為試法以考之使人人勇於自試而止取百人則百人而已數百人則數百人而已終無意外之濫雖行之萬世未見其弊又不失賞僻賞延文王世祿之旨矣中興備覽議親近之人　臣竊惟人主之尊譬如北辰不動於上而衆星拱之是以聖人治天下必謹選左右親近賢良以輔成其德嗚呼凡君者非齋戒沐浴恭獻善言則不敢輕進焉若使

小人或得以肆其市井之說是為瀆尊矣豈於詢之芻蕘以聞利害護國無不可者崔宮教集津人問　崔子遊於江湖之上見夫競舟之民相先以為樂臨流而觀倚杖觸數未知所謂有津人者操舟而來鬢眉蒼然輯棹而止於是進而問曰彼乘危而有關心何取為樂哉且以爭為樂者有之矣博者爭盧雉者爭局壺者爭馬射者爭鵠或談笑於几席之暇或揖以禮文之縟今乃涉巨濤之滄茫較扁舟之遲速或騰踔而隨決或瀾汩而顛覆何取為樂哉津人曰噫競舟之樂子亦危之耶且天地者大江湖也人身者一舟楫也一身之間視聽言貌思則競之所由作也人有廿其觳則驕視於蓬累繡栭藻井則誇勝於圭蓽甕鍾鼎者根藜瓢之不如競青紫者恥縕袍之不敝此競於目者也鴻蛙鼓吹清濁之相喧黃鍾瓦釜邪正之相比南吞北芋激華玄之朝東瑟西缶為濺血之地此競於耳者也離堅則約從為姦合異則連衡為賊誣善之辭銷骨而鑠金是己之學操戈而入室此競於口者也抱負者以折腰為恥貴倨者以俛眉為屈干戈之怒起於爭長刀鋸之慘興於膝席此競為貌者也交戰於得喪之途相攻於愛惡之域方寸之地有山川之險肝膓之週有楚越之敵此競於心者也夫以人之一身而挾此五競日涉於物膠膠而與之關馳騖於愛

河衝突於欲海履風波而不愕觸機穽而不悔今予舍此不為之樣而切切然笑惜師之愚憂彷人之治此吾所未解也雖予聞之悚然而作曰隱君子也於是再拜而起三揖而前曰吾學有年矣吾目競於色耳競於聲口競於言貌競於形七情紛爭思慮營營不得須臾寧今也何幸得從先生游頓聞一言庶幾乎知道津人莞爾而笑掉頭而歌曰吾之舟兮常虛以遊衣樂書起兮一塵不留不與物涉兮駕空以浮萬方覆却兮無觸吾舟吾之舟兮常虛以游歌畢延緣葦間刺船而去元王惲秋澗集樂全老人說　昔太史公傳貨殖以素封而名家甚夥然富而好禮享所有而全其樂者蓋亦鮮矣林氏系蘇門望族君王雖治產時遂處心遠大資之以發其身者良有足取為人志明而氣銳樂賢好客教子孫讀書頗一事不肯屑屑出入後通都大邑居奇貨儈龐羨掉臂於陶朱猗頓間千金之產有過而弗觀者至親近名士大夫風雨寒暑奔走不避如鹿巷顒軒二大老愛其疏通知變皆款與其進遂資籍於仲先為時聞人故好事之名高出行輩達官時貴踵接於門者無虛日家則蓄書有制圃外思親有亭植佳花釀名酒客至則擊鮮為具賓醉而後已窮年而不厭也今年七十有五視聽聰明行步加健飲啖如五六十人既富而壽壽而安安而能享承家有子純孝而特達孫鼎有孫善繼而克荷歲時謙喜朋簪四盍兒孫蒲前奉觴拜壽樂融融也一門之中百順至集何其稟之厚樂之全且見其禮義之生於家也予以世姻故游最神周舉會有慶謂予仲曰君通父克享所有以蓋以德扳古人之例宜易名以顯異之若等以為如何曰謹唯命遂以樂全老人目之與時蟾喬木禮高年使詰雲絢彩爛馬盈門是將望於若子若孫者未必不張本於斯耶已而子元來請其說於是乎筆以為贈歲壬辰至元二十九年履端日書文苑英華山亭思友人序　高興之後中宵起觀舉目四望風寒月清隣人張氏有山亭焉洞壑橫分奇峯直上鬱然有造化之功矣嗟夫大丈夫荷帝王之雨露對清平之日月文章可以經緯天地器局可以畜洩江河七星可以氣衝八風可以調合獨行萬里覺天地之崆峒高枕百年見生靈之齷齪雖俗人不識下士徒輕顧視天下亦可以斂旋囊中之一半矣借乎此山有月此地無人清風入琴黃雲對酒雖形骸真性得禮樂於身中而宇宙神交卷烟霞於物表至若開闢翰苑掃蕩文場得宮商之正律受山川之傑氣雖陸平原晉子建足可以車載斗量謝靈運潘安仁足可以膝行肘步思飛情逸風雲坐宅於筆端興洽神清日月自安於調下云爾　殿廷部人判　撫州別駕豆

盧安舍正殿延部人乙弗乾公事業而後行所由舉不法安不伏　對端右之寄古人為難光我大邦抑惟良政豆盧安雅有通識率由舊章呂虔推其佩刀諸葛稱其驥足好問則裕高步於丘門有道可尊且懸於陳榻舍茲正殿延彼部人飢渴良圖咨謀雅道昔干木賤士文侯尚且軾閭侯嬴匹夫信陵以之虛左重其所部望古何慙舉此為非愚所不取　豆盧安幸屬清泰早襲衣冠陪去獸而宣風贊還珠而構化題與就職行聞仲舉之風展驥臨人坐振士元之躅爰於正寢延茲部人罕言私情但舉公事乙弗乾既奉嚴命稟而後行論情未越於古風據理何乖於即事王子之臨東海雖未贈刀盧君之撫南康終其化鶴所司妄舉終有昧於條章安既有推詞請從於緘默　王祥望職父著傳刀麗旌良材攸稱展驥承上接下故宜自己而行舉目提綱或可稟人而借如鄭產流譽尚擇鄉校之言晉侯質疑猶聽輿人之誦則智有不達材有不通江海以納流為大君子以訪賢為美子賤之居茂宰實稟度於邑人何晏之仕尚書止關懷於談客孔丘既稱其善史臣不叙其非按舊章而可憑明所司之妄舉安令不伏良謂有詞白居易長慶集續虞人箴　唐受天命十有二聖兢兢業業咸勤厥政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虫魚各遂其生民野君朝亦克用寧在昔玄祖厥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何以效之曰羿與康曹不足誠終然覆亡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為懽上心既悟為之輟畋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璟趍以出鵰死握中噫逸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橛可棋畜其安危惟聖之慮萬啓頫編借從人　某啓昨迫曉至府下以衣冠不正未敢躬詣台堦參謁下情惟切瞻仰即日盛暑伏惟台候萬福少息欲就使廳假人從看謁兩日儻蒙允賜幸遂至即容面謝不宣　答某再拜伏辱教字執審舟馭已抵江口盛德神相台候萬福為慰須祇應人謹遣備使喚他委尚望順音即容首詣參見以盡區區先此以謝不宜　楚辭思美人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竚直吕反眙丑吏反媒一作路路一作媒下一有而道字一無下而字詒〇叶音怡　美人比九上篇寄言於君也擥攬收也竚久立也眙直視也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illegible]申重也舒今日之昏明日復其也菀積也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迅一作宿當一作得皆非是亦下上

辛帝而言欲用雲致辭於雲師不能欲用鳥致辭於鳥疾逝而又高難可當值也高辛之靈晟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晟一作盛詒志皆叶平去二聲媿與愧同玄鳥致詒事見天問此因上章歸鳥難當而上思高辛之事下媿不能易初而屈志也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為馮與憑同化叶音協閔一作愍易之一作初而馮懷憑也隱閔壽考優游卒歲也然終不能變易其初心也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轍一作道未一作末度下一有也字知其道之不可行而不能改其度推至於車覆馬仆而猶懷其所由之道不肯同於衆人也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為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旹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為期操平聲造七到反之叶音支為去聲我一作於操七刀反之字為韻逡七旬反旹古時字嶓音波隈一作隅纁許云反音熏造父善御周穆王時人操之執轡也遷猶進也逡次猶逡巡也嶓冢山名漢水所出也纁黃蓋黃昏時也纁絳也日入時色絳且黃也以馬比賢故更駕駿馬使善御者執其轡逡巡而不遽往假日須至於黃昏迫之時以窮日之力而自休息盡知世路之不可由而欲遠去以從彭咸也開春發歲

永樂大典卷三千三 十五

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時一作山憂一作遊擥太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擥一作攬茝一作芷莽莫古反惜一作然一無之字第一二句反又循生不及其同時也解萹薄與雜菜兮備以為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萹音偏備一作順一作脩叶音備以一作其繚音了儃於危反儃佪一作徘徊態叶音替竢一作俟吾字一無在字一無其字出叶尺遂反萹萹蓄也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薄蓄也交佩左右佩也萹蓄雜采皆非芳草故言解去二物而以上文之蘭芷備為交佩也繽紛繚轉也繽紛時言佩之人美然後佩之而意已美也巧雖異矣於是且復優游以觀世俗之態其所以自於中者以未於吾行無待於外則其衆芳自從中出初不借美於外物也紛郁郁其遠蒸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承一作承吾一作重有一作蒸章叶音郁郁盛也蒸芳氣之上達也一作上章芳華自中出之言其郁郁達於外也情質信可保而居蔽聞章也言令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為媒兮憚褰裳而濡足一一作而

因一作用褰起虔反內美既足如此而猶以為先容而欲以有佛也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說音悅服叶皆反因說不得而上登入下心不服不服心不欲而中止也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畫與懷古章其之意同

○國朝宋濂文粹思媺人辭　吾鄉呂成公實接中原文獻之傳公歿始餘百年而其學殆絕濂竊病之然公之所學弗畔於孔子之道者也欲學孔子當必自公始此生乎公之鄉者所宜深省也嗟夫公骨雖朽公所著之書猶存古之君子有曠百世而相感者況與公相去又如此之甚近乎聞而知之蓋必有其人矣托物引類作思媺人辭辭曰惟媺人之恬嫕兮賦婉質於自然餙蛾翠而凝黛兮曾目轉以成嬾妥鬟鬣而如雲兮鬋鬋輔巧以承權纖腰綉頸若鮮卑兮容都雅而體便娟寶瓔縈而右繞兮袿徽婧以半偏懸明月以綴佩兮錯木難而傳袿向瑤臺而微步兮意嫿靜以貞閑宓妃之倫折芳馨以相遺兮使容與乎江干勢翩翩其奏舉兮若游龍之在淵胡人間不可以久留兮遂凌厲乎高寒渢道紀以多御兮鍊天和而為餘探魁馭於陟降兮時上下乎景歟

永樂大典卷三千三 十六

兮生之何晚兮不一覩於芳儀念婞婞之解嬰兮遡迴飈而書思歆愁悴而委惰兮氣消爍以如炊道苟可以遇之兮視萬里猶門墀登岠嶬而騁望兮正晨旭之蒼涼景曨曨而闌朗兮聳山川之縱橫樹輪盤斜而紫虎兮蘋艸蘺靡以相望豈狐思華而永嘷兮文鶴蔌蘋以徐翔企情爽之不俸兮空雲龍之杵杵雲從徐而罔絕兮惟靈胥其西蔵將掌在而臨曠野兮循故轍以東歸向闌楯而洗倚兮境外嬰而悲內滋斯蟯絞以出天兮想纖美之曲眉繁星爛而成文兮懷繡帔之陸離蒼顏霏落而燕淳兮思玉體之弗細拂蘭袖而起步兮援經緯乎空庭苦鴻鴈之離靡兮猒羽蟲之飛鴝撼戶牖以悲惻兮惕背容而弗自勝轉曲牖而入堂房兮肆獨坐對手華鐙影搖曳如鳥旋兮象中心之靡寧寒虎信信而覺吹兮月恍闌覺音疾倒展以啓關兮颸闌菓於枯苓標綿綿而莫抒兮托幽邃於瑤琴琴聲咽而思深兮類孤雌之鳴條更窮嘆以將闌兮斗杓旋而向東舒枕衾而就寢兮聊夢寐以潛通精氣注以弗釋兮倚有物而衝中忽縹纚以兮微兮魂翁翁而上征造鈞始而謁太儀兮華蓋繽其若蔽氣旌容以隨殽兮馭務南而翼空馭象車而乘虯御兮鞭列缺以斥豐隆豹彝熊以嶹掌皇以奮兮標流紈譎譎以相蒙左杨右衝動以翊從兮候伸背而雲翔而

雷春回穴蟠纚汨以㳷歘兮吸㳷瀰漼藹以潒鴻㵳眇眇以前邁兮翩紛紛而弗止恭兵兵以無垠兮勢皇皇而逈靡超氛埃而淑郁兮竟按轡乎未陵長㠉舉蜀以向日兮有赫戲之華文揚芒熛以上焱兮繫重離之丹門炫赤玉之寶章兮列八龍之威神欻東趍於蒼極兮青瑣紛其並迎肇神術術以方饗兮奏靈和之鳳策四酎芬而凍歆兮擧玉色而帶頫攝素威以升皓宮兮將回極之浮尊收顏余而破頫兮鍚鏤瓌之華鈎謂貞白以自守兮合左契於伊周折寒門而燭元冥兮翔飈颯以吹衆有夫玄巾而搢甲兮握靈它以爲謳重陰沍而未啓兮肅玄氣之幽幽四方非不可居兮悵所思之莫余覩馳兩轂如飛丸兮又滔滔而遐逝靈氛告余以吉故兮予何爲兮獨愁苦彼中天之有居兮隔人世之風雨吾將導子之一至兮屏弗遊於恒素昭忽荒以從之兮賀剛飈以徑度習光炎之忻忻兮琳纚囂決而不可正視瑚瓏彤極屹以上起兮瀏濫弘惝雲譎而波詭連卷攢絕杳以軋㽔兮歲魁幼眇矗以高峙中洞房之泬㵳兮乃娭人之攸居使妟姬爲予通訊兮儼再拜乎堂垂胃朱扉之洞開兮移玉趾之委蛇珠明玉潔不足以爲喻兮光煦燿乎東西吐芳辭以若蘭兮意勤勤而告余曰皇降靈兮昭質弗渫毋染爾織兮脉厥施紉蒻襦兮曳蘸旂結蕙襟兮張翍幃夕桂漿兮㷫藻麋素胡縆兮哇揖車集衆芳以逮蒸兮羌郁郁而斐斐余俯首而敬聽兮書鑿紳以自規海色動而報憭兮陶去幽而開寤雖嘉辭之盈耳兮邈若人其何處遂捫膺以沈思兮顧獨處而綠戾也誠因言以會心兮將神交於千載也亘天地而無初終兮惟我民之秉彝道弘敷於上下兮必有人而繫之往者固不可作兮幸方冊之貽如日參驗於厥躬兮若面命而耳提跋躐之嬰姍兮固難齊於六驥能孳孳而弗息兮亦千里之可至余雖質醜而力單兮敢不沾沾而奮厲帶鈎矩而佩衡兮撤蔀蒙而祛蔚期有形以必踐兮始俯仰而無媿亦不待嫩人以與之游兮又何異同功而並世予於乃心詳李妹一遇寄王子充子充益有志同予學召書以議之備伏具日各考其學之成此晉二俊集陸機幽人賦世有幽人漁釣乎玄濆彈雲冕以辭世披霄褐而延佇是以物外莫得窺其奧舉世不足揚其波劲秋不能雕其葉芳春不能發其華超塵冥以絕緒豈世網之能加文苑英華鄭適撰人不易知賦以題爲韻墳素通育古今彝倫惟沖虛以致謗貴持達而知人有藏器在我有從方立身歷九徵而觀則甄一德而求真既而亂合性情交驅馳騁一作轉貝莊列談其險艱光舜病其授受玉石相殽悲獻璞之匪工媒介未孚忘投珠而自

父考聲度之軌躅察言貌之休咎鑒之則理將斯契昧之則亂何不有彼經緯之匠分在昭擇於能不後覽前志清通不易或失子羽之容或失宰我之議自非識周郎之顧曲辨齊竽之濫吹安能取士於飯牛之時拔才於卧龍之器其道或如蘭芷應以損蔍蘭撒徂而興歎指貿甀而留規寘仲霸齊終慟哭於鮑叔國僑相鄭始登舉於子皮此則秦鏡一覽而皆得何必豫章七年而見知别有事業後時徘徊中路厥東郭之雪隱南山之霧猶恐相士者失之於下流披文者棄之於異處一作慮荀名實之斯在頴曲直而成論徒叩寂於不林實有慚於能賦文鑑王回撰愛人賦倣大民之秉彝兮同懿德而自好繼百骸以徇物兮義與利其殊報彼君子兮唯先覺是號故忠恕以愛人兮捨元元其焉肖竊誦夫曾氏之求志兮忘遺禮而綏於大夫之簀戚童子之闢諷兮維疾病猶扶而反席元與春務養吾欲兮何胥胥而姑息詬詬言於一朝兮可推而措諸靡極蓋曰德之爲物兮在己而不在他焉其形輶於鴻毛兮其力重於太山吾人所以相保而生死兮固賴此而能然俾各遂其常心兮因歐類啟而僾逞孝莫大於尊親兮不格姦於幾諫慈莫隆於燕子兮擇明師而講善忠莫美於致君兮尊責難於可頗禮莫隆於任臣兮效欽職而有聞莫戚於夫婦之際兮風雅鳩而雖涵莫孺於兄弟之間兮泣關弓而弭怨莫樂於朋友之交兮競切磋而成信其餘泛吾義之所及兮亦應乎求而敢倦異此則陷父於惡兮晉申生纔謚爲恭納寵孽於驕奢兮衛莊侯卒覆其宗逢主欲以學欲兮冉求服鳴鼓之攻王係試於私人兮形變雅之大東忍同牀之千戈兮嫿妲纖以興戎小不忍於咈毋兮鄭克叔而俱凶損友之三科兮匪孔門之所容況巧言與佞色兮實媚衆以雷同嗚呼是非之甚明兮成敗亦不爲効歷萬古而猶惑兮寧醉昏而夢未覺惜勞心而日拙兮竊方倫理而進要廢無忝於曾氏之言兮聊矢賦而循邪唐徐寅賦人生幾何賦心主朴福履何容葉落辭柯人生幾何六國戰而謾爲流血三神山而杳隔鯨波任誇百斛之明珠豈延遐壽或有一危之芳酒且共高歌豈不以天地爲爐日星爲紀雖有聖而有智不無生而無死生則浮萍死則流水七十戰爭如虎豹竟到烏江三千賓客若鴛鴻雖存朱履擾擾忿忿晨雞暮鐘命寧保兮霜與露年不禁兮椿與松問青天兮何慘何舒拘人杏桑歎白日兮東生西沒奪我顏容可惜繁華堪驚倚伏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不覺南鄰公子綠鬢改而華髮生北里豪家作日歌而今日哭夢幻吞侵朝浮夕沉三光有影遣誰繫萬事無根何處尋易服猛獸難

降寸心張看西晉之荊榛猶經白刃身屬北邙之狐兔尚惜黃金亦何荒
色青音彤墻峻宇君不見息夫人兮悄長默金谷園兮闃無觀香閣之羅
紈未脫已别承恩春風之桃李方開早聞移主丘壠纍纍金章布衣白羊
青草只堪恨逐利爭名何太非嘗聞蕭史王喬長生孰見任是秦皇漢武
不死何歸吾欲把玄酒於東溟舉嘉肴於西嶽命北帝以指榮枯召南華
而請清濁飲大道以醉平生莫陶陶而返朴宋潘植忘筌書人文　人位
天地之間以一心而總萬理蓋以萬理錯綜於天地之間而會于一心其
顯者則正名之曰文天文則日月星辰經緯昭回之度是也以序而運循
軌而運其行之遲速與夫合散犯守陵歷鬭食而時變斯可察所以致此
者由人理該通有順有逆則格於幽而彰於顯故動於中而應於上者有
不可揜焉理藏於隱而旁暢交通間不容髮感則隨應無有遠近幽深如
陽燧方諸上格於至高之日月不旋頃而應情感理通故隙於顯者隨之
而變而燭理者知其莫見乎隱則理之貫通甚昭昭也在人得之是謂人
文文者人之理也人之理兼三才而該貫無遺者也近取諸身則理備於
一身經絡分布無所不通經脈之貫於藏猶經水之注於海而絡脈則羅
布並連交通而胥會焉猶百川分流不舍晝夜而亦俱會於海明者為之

若禹之行水無非水之道故用鍼補瀉無不相應以順其所由之理理之
在身者如此以貫乎天地之間者本如此故也而神之所觀玄通默諭以
周乎大業之富有盛德之日新者何可勝言也以順而格則諸福之物可
致之祥莫不畢至蓋文之實如此人文之大致雖用於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長幼朋友之間而上際下蟠無所不在以理無不通蓋文者經緯天地
者也彌滿於覆載之間無非理也而通是者在言行居其室出其言善則
千里之外應之無他理順故也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無
他理逆故也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
地者皆理之貫通不間遠邇故言悔則災且生溺且止悔固未嘗有也一
發於言則悔之象已著則情已感情感則理已通災不期生而生溺不期
止而止而行之或慝者皆足以動乎幽隱如匹夫懷憤六月飛霜匹婦銜
怨三年亢陽是言行所以通衆理也而儒者之助人君順陰陽三公之論道
經邦燮理陰陽皆順至理而已至理具乎易而未形者也觸類則通旁達
幽無形深不測聖人洞照乎此知不間於大小精粗故其作易也仰以觀
象於天俯以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其理於是大備
天文有象地文有法聖人兼之則人文為備不止章句間也其用於人理

而舉無逆則天下化成矣理之所以會者心心位乎正位則所通者皆正
心適乎偏位則所通者皆偏正位惟一而偏位不可既聖人以偏位為變
餘人以偏位為常故正常不足邪常有餘於偏能反斯復正位於偏而向
常偏而已為人上者奈何不宅心正位以止邪消慝務成位乎其中而天
下之理豈曰小補之哉　圭峯蘭若沙門宗密原人論并序　萬靈蠢蠢皆有
其本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未有無根本而有枝末者也況三才中之最靈
而無本源乎且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今我稟得人身而不自知所從來曷
能知他世所趣者皆能知天下古今之人事乎故數十年中學無常師博
考內外以原自身原之不已果得其本然今習儒道者秖知近則乃祖乃
父傳體相續受得此身遠則混沌一氣剖為陰陽之二二生天地人三三
生萬物萬物與人皆氣為本習佛法者但云近則前生造業隨業受報得
此人身遠則業又從惑展轉乃至阿賴耶識為身根本皆謂已窮而實未
也然孔老釋迦皆是至聖隨時應物設教殊塗內外相資共利群庶策勤
萬行明因果始終推究萬法彰生起本末雖皆聖意而有實有權二教唯
權佛兼權實策萬行懲惡勸善同歸于治則三教皆可遵行推萬法窮理
盡至于本源則佛教方為決了然當今學士各執一宗就師佛者仍迷實

義故於天地人物不能原之至源余今還依內外教理推窮萬法初從淺
至深於習權教者斥滯令通而極其本後依了教顯示展轉生死之義會
偏令圓而至於末末即天地人物文有四篇名原人也斥迷執第一習儒
道者斥偏淺第二習佛不了義教者直顯真源第三佛了義實教會通本末
第四會前所斥同歸一源皆為正義斥迷執第一儒道二教說人畜等
類皆是虛無大道生成養育謂道法自然生於元氣元氣生天地天地生
萬物故智愚貴賤貧富苦樂皆稟於天由於時命故死後卻歸天地復其
虛無然外教宗旨但在乎依身立行不在究竟身之元由所說萬物不論
象外雖指大道為本而不備明順逆起滅染淨因緣故習者不知是權執
之為了今略舉而詰之所言萬物皆從虛無大道而生者大道即是生死賢
愚之本吉凶禍福之基基本既其常存則禍亂凶愚不可除也福慶賢善
不可益也何用老莊之教耶又道育虎狼胎桀紂夭顏冉禍夷齊何名尊乎
又言萬物皆是自然生化非因緣者則一切無因緣處悉應生化謂石應
生草草或生人人生畜等又應生無前後起無早晚神仙不藉丹藥太平
不藉賢良仁義不藉教習老莊周孔何用立教為軌則乎又言皆從元氣
而生成者則欻生之神未曾習慮豈得嬰孩便能愛惡驕恣焉若言欻有

自然便能隨念愛惡等者，則五德六藝悉能隨念而解，何待因緣學習而成。又若生是稟氣而欻有，死是氣散而欻無，則誰為鬼神乎。且世有鑑達前生，追憶往事，則知生前相續，非稟氣而欻有。又驗鬼神靈知不斷，則知死後非氣散而欻無。故祭祀求禱，典籍有文。況死而蘇者，說幽途事，或死後感動妻子，讎報怨恩，今古皆有耶。外難曰：若人死為鬼，則古來之鬼填塞巷路，合有見者，如何不爾。答曰：人死六道，不必皆為鬼。鬼死復為人等，豈古來積鬼常存耶。且天地之氣本無知也，人稟無知之氣，安得欻起而有知乎。草木亦皆稟氣，何不知乎。又言貧富貴賤，賢愚善惡，吉凶禍福，皆由天命者，則天之賦命，奚有貧多富少，賤多貴少，乃至禍多福少。苟多少之分在天，天何不平乎。況有無行而貴，守行而賤，無德而富，有德而貧，逆吉義凶，仁夭暴壽，乃至有道者喪，無道者興。既皆由天，天乃興不道而喪道，何有福善益謙之賞，禍淫害盈之罰焉。又既禍亂反逆皆由天命，則聖人設教，責人不責天，罪物不罪命，是不當也。然則詩刺亂政，書讚王道，禮稱安上，樂號移風，豈是奉上天之意，順造化之心乎。是知專此教者，未能原人。

斥偏淺第二（習佛不了義教者）佛教自淺之深，略有五等：一人天教，二小乘教，三大乘法相教，四大乘破相教（上四在此篇中），五一乘顯性教（在第三篇中）。一佛為初心人，且說三世業報，善惡因果，謂造上品十惡，死墮地獄；中品餓鬼；下品畜生。故佛且類世五常之教（天竺世教儀式雖殊，懲惡勸善無別，亦不離仁義等五常，而有德行可修，例如此國斂手而舉，吐番散手而垂，皆為禮也），令持五戒（不殺是仁，不盜是義，不邪婬是禮，不妄語是信，不飲噉酒肉，神氣清潔，益於智也），得免三途，生人道中。修上品十善及施戒等，生六欲天。修四禪八定，生色界無色界天（題中不標天鬼地獄者，界地不同，見聞不及。凡俗尚不知末，況肯窮本。故對俗教，且標原人。今叙佛經，理宜具列），故名人天教也（然業有三種：一惡，二善，三不動。報有三時，謂現報、生報、後報）。據此教中，業為身本。今詰之曰：既由造業受五道身，未審誰人造業，誰人受報。若此眼耳手足能造業者，初死之人眼耳手足宛然，何不見聞造作。若言心作，何者是心。若言肉心，肉有質礙，繫於身內，如何速入眼耳，辨外是非。是非不知，因何取捨。且心與眼耳手足俱為質閡，豈得內外相通，運動應接，同造業緣。若言但是喜怒愛惡發動身口，令造業者，喜怒等情乍起乍滅，自無其體，將何為主而作業耶。設言不應如此別別推尋，都是我此身心能造業者，此身已死，誰受苦樂之報。若言死後更有身者，豈有今日身心造罪修福，令他後世身心受苦受樂。據此則修福者屈甚，造罪者幸甚。如何神理，如此無道。故知但習此教者，雖信業緣，不達身本。二小乘教者，說形骸之色，思慮之心，從無始來，因緣力故，念念生滅，相續無窮，如水涓涓，如燈焰焰。身心假合，似一似常，凡愚不覺，執之為我。寶此我故，即起貪（貪名利以榮我）、瞋（瞋違情境恐侵害我）、癡（非理計校）等三毒。三毒擊意，發動身口，造一切業。業成難逃，故受五道苦樂等身（別業所感），三界勝劣等處（共業所感）。於所受身還執為我，還起貪等，造業受報。身則生老病死，死而復生。界則成住壞空，空而復成（從空劫初成世界者，頌曰：空界大風起，傍廣數無量，厚十六洛叉，金剛不能壞，此名持界風。光音金藏雲，布及三千界，雨如車軸下，風遏不聽流，深十一洛叉，始作金剛界。次第金藏雲，注雨滿其內，先成梵王界，乃至夜摩天。風鼓清水成須彌七金等，滓濁為山地，四洲及泥犁，鹹海外輪圍。方名器界立，時經一增減。乃至二禪福盡，下生人間，初食地餅林藤，後粳米不銷，大小便利，男女形別，分田立主，求臣佐，種種差別。經十九增減，兼前總二十增減，名為成劫。議曰：空界劫中是道教指云虛無之道，然道體寂照靈通，不是虛無。老氏或迷之，或權設，務絕人欲，故指空界為道。空界中大風即彼混沌一氣，故彼云道生一也。金藏雲者，氣形之始，即太極也。雨下不流，陰氣凝也。陰陽相合，方能生成矣。梵王界乃至須彌者，彼之天也。滓濁者地，即一生二矣。二禪福盡下生，即人也，即二生三，三才備矣。地餅已下，乃至種種，即三生萬物。此當三皇已前，穴居野食，未有火化等。但以其時無文字記載，故後人傳聞不明，展轉錯謬，諸家著作種種異說。佛教又緣通明三千世界，不局大唐，故內外教文不全同也。住者，住劫，亦經二十增減。壞者，壞劫，亦二十增減。前十九增減壞有情，後一增減壞器界，能壞者是火水風等三災。空者，空劫，亦二十增減，中空無世界及諸有情也）。劫劫生生，輪回不絕，無終無始，如汲井輪（道教只知今此世界未成時一度空劫，云虛無混沌一氣等，名為無始，不知空界已前早經千千萬萬遍成住壞空，終而復始。故知佛教法中，小乘淺淺之教，已超外典深深之說）。都由不了此身本不是我。不是我者，謂此身本因色心和合為相。今推尋分析，色有地水火風之四，心有受（能領納好惡之事）、想（能取像者）、行（能造作者，念念遷流）、識（能了別者）之四。若皆是我，即成八我。況地大中復有眾多，謂三百六十段骨，一一各別，皮毛筋肉，肝心脾腎，各不相是。諸心數等亦各不同，見不是聞，喜不是怒。展轉乃至八萬塵勞。既有此眾多之物，不知定取何者為我。若皆是我，我即百千，一身之中多主紛亂。離此之外，復無別法，翻覆推我，皆不可得。

使悟此身但是衆緣似和合相。元無我人。爲誰貪嗔。爲誰殺盜施戒。（知苦）以小遂不滯心於三界有漏善惡。（斷集諦也）但修無我觀智。（道諦）以斷貪等。止息諸業。證得我空真如。（或須陀洹）乃至得阿羅漢果。灰身滅智。方斷諸苦。據此宗中。以色心二法及貪嗔癡爲根身器界之本也。過去未來更無別法爲本。今詰之曰。夫經生累世爲身本者。自體須無間斷。今五識闕緣不起。（根境等不具）意識有時不行。（悶絕睡眠滅盡定無想天）無色界天無此四大。如何持得此身世世不絶。是知專此教者。亦未原身。三大乘法相教者。說一切有情無始已來。法爾有八種識。於中第八阿賴耶識。是其根本。頓變根身器界種子。轉生七識。皆能變現。自分所緣。都無實法。如何變耶。謂我法分別熏習力故。諸識生時。變似我法。第六七識無明覆故。緣此執爲實我實法。如患（[illegible]）夢（[illegible]）者。患夢力故。心似種種外境相現。夢時執爲實有外物。寤來方知唯夢所變。我身亦爾。唯識所變。迷故執有我及諸境。由此起惑造業。生死無窮。（廣如前說）悟解此理。方知我身唯識所變。識爲身本。（[illegible]）四大乘破相教者。破前大小乘法相之執。密顯後真性空寂之理。（[illegible]）

（[illegible]）將欲破之。先詰之曰。所變之境既妄。能變之識豈真。若言一有一無者。（[illegible]）則夢想與所見物應異。異則夢不是物。物不是夢。寤來夢滅。其物應在。又物若非夢。應是真物。夢若非物。以何爲相。故知夢時則夢想夢物。似能見所見之殊。據理則同一虛妄。都無所有。諸識亦爾。以皆假託衆緣。無自性故。故中觀論云。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起信論云。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即無一切境界之相。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離一切相。即名諸佛。（如此等文）（偏大乘藏）是知心境皆空。方是大乘實理。若約此原身。身元是空。空即是本。今復詰此教曰。若心境皆無。知無者誰。又若都無實法。依何現諸虛妄。且現見世間虛妄之物。未有不依實法而能起者。如無濕性不變之水。何有虛妄假相之波。若無淨明不變之鏡。何有種種虛假之影。又前說夢想夢境同虛妄者。誠如所言。然此虛妄之夢。必因睡眠之人。今既心境皆空。未審依何妄現。故知此教但破執情。亦未明顯真靈之性。故法鼓經云。一切空經。是有餘說。（有餘義未了也）大品經云。空是大乘之初門。上之四教。展轉相望。前淺後深。若且習之。自知未了。名之爲淺。若執爲了。即名爲偏。故就習人云偏淺也。

直顯真源第三。（佛了義實教）五一乘顯性教者。說一切有情皆有本覺真心。無始已來。常住清淨。昭昭不昧。了了常知。亦名佛性。亦名如來藏。從無始際。妄想翳之。不自覺知。但認凡質。故耽著結業受生死苦。大覺愍之。說一切皆空。又開示靈覺真心清淨。全同諸佛。故華嚴經云。佛子。無一衆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即得現前。便舉一塵含大千經卷之喻。塵況衆生。經況佛智。次後又云。爾時如來普觀法界一切衆生而作是言。奇哉奇哉。此諸衆生。云何具有如來智慧。迷惑不見。我當教以聖道。令其永離妄想。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與佛無異。評曰。我等多劫未遇真宗。不解反自原身。但執虛妄之相。甘認凡下。或畜或人。今約至教原之。方覺本來是佛。故須行依佛行。心契佛心。返本還源。斷除凡習。損之又損。以至無爲。自然應用恒沙。名之曰佛。當知迷悟同一真心。大哉妙門。原人至此。（[illegible]）

（[illegible]）

會通本末第四（[illegible]）真性雖爲身本。生起蓋有因由。不可無端忽成身相。但緣前宗未了。所以節節斥之。今將本末會通。乃至儒道亦是。（[illegible]）謂初唯一真靈性。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變不易。衆生無始迷睡。不自覺知。由隱覆故。名如來藏。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相。（[illegible]）所謂不生滅真心與生滅妄想和合。非一非異。名爲阿賴耶識。此識有覺不覺二義。（此下方是第三法相教中亦同所說）依不覺故。初動念名爲業相。又不覺此念本無。故轉成能見之識。及所見境界相現。又不覺此境從自心妄現。執爲定有。名爲法執。（此下方是第二小乘教中亦同所說）執此等故。遂見自他之殊。便成我執。執我相故。貪愛順情諸境。欲以潤我。瞋嫌違情諸境。恐相損惱。愚癡之情。展轉增長。（此下方是第一人天教中亦同所說）故殺盜等心神乘此之惡業。生地獄鬼畜等中。復有怖此苦者。或性善者。行施戒等。心神乘此善業。運於中陰入母胎中。（此下方是儒道二教[illegible]）

本同所依禀氣受質會彼所說以氣為本氣則頓具四大漸成諸根心則頓具四蘊漸成諸識十月滿足生來名人即我等今者身心是也故知身心各有其本二類和合方成一人天修羅等大同於此然雖因引業受得此身復由滿業故貴賤貧富壽夭病健盛衰苦樂謂前生敬慢為因今感貴賤之果乃至仁壽殺夭施富慳貧種種別報不可具述是以此身或有無惡自禍無善自福不仁而壽不殺而夭等者皆是前生滿業已定故今世不同所作自然如然外學者不知前世但據目覩唯執自然會彼所說自然為本復有前生少者修善老而造惡或少惡老善故今世少小富貴而樂老大貧賤而苦或少貧苦老富貴等故外學者唯執否泰由於時運會彼所說皆由天命然所稟之氣展轉推本即混一之元氣也所起之心展轉窮源即真一之靈心也究實言之心外的無別法元氣亦從心之所變屬前轉識所見之境是阿賴耶相分所攝從初一念業相分為心境之二心既從細至麁展轉妄計乃至造業如前敘列境亦從微至著展轉變起乃至天地即彼始自太易五重運轉乃至太極太極生兩儀彼說自然大道如此說真性其實但是一念能變見分彼云元氣如此一念初動其實但是境界之相業既成熟即從父母稟受二氣與業識和合成就人身據此則心識所變之境乃成二分一分即與心識和合成人一分不與心合即是天地山河國邑三才中唯人靈者由與心神合也佛說內四大與外四大不同正是此也哀哉寡學異執紛然寄語道流欲成佛者必須洞明麁細本末方能棄末歸本反照心源麁盡細除靈性顯現無法不達名法報身自然應現無窮名化身佛　又今人本明　五燈會元獅明寔自機契圓悟偏參名宿皆蒙印可紹興庚申二月望親書三偈寄呈草堂清徽露謝世之意至句末別親里而終草堂跋其偈後為刋行大慧亦嘗垂語發揚偈曰不識煩惱是菩提若隨煩惱是愚癡起滅之時須要會鵝過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菩提淨花生淤泥人來問我若何為喫粥喫飯了洗鉢盂莫管他莫嘗他終日癡慈弄海沙要識本來真面目便是祖師一木又道不得底又下死道得底也又下死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大慧語錄示韓令人　說不到處著一句風前截斷千差路超佛超祖只如今壁立萬仞無回互　江令人請讚　渠本宣州人生緣在寧國前不遵釋迦後不敬彌勒家貧無飯嚏出家去投佛行脚走諸方江南兩江北徧參臨濟禪便作白拈賊眼裏有瞳人肚中無點墨還如跛阿師說得行不得　禪人求讚　咄哉咸吾種面目真可惡遇橋便拆橋得路便塞路難欲強柔和畢竟觸人怒萬事類如此誰肯相親附乞兒囊本空常誇敵國富聞說閻羅王未見生怕佛休更放大言嫌佛不肯做　鄒提欽似天黍囊輕輕觸著便煩惱身著如來三事衣口中謗佛法僧寶從來纖芥不與人一毫不就他人討驀然合眼入黃泉定須貼諫閻羅老　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錐之地赤骨律箇渾身與人爭甚閑氣些子無明不柰何說甚祖師西來意　鐵蛇在握毒氣爍爍擬議不來劈口便著圓悟語錄示禪人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語句唯直指人心若論直指只人人本有無明殼子裏全體應現與從上諸聖不移易一絲毫許所謂天真自性本淨妙明含吐十方獨脫根塵一片田地唯離念絕情迥超常格大根大智以本分力量直下就自己跟脚下承當如萬仞懸崖撒手放身更無顧藉教知見解礙到底脫去似大死人已絕氣息到本分地上大休大歇口鼻眼耳初無相知手足項背各不相到然後向寒灰死火上頭頭上明枯木朽株間物物斯照乃契合孤迥迥峭巍巍更不須覓心覓佛築著磕著無非外得古來悟達百種千端只這便是心不必更求心是佛何勞更覓佛儻於言句上作路布境物上生解會則墮在骨董袋中卒撈摸不著此忘懷絕照真諦境界也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回光自照看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八角磨盤空裏走參得透目前萬法平沉無始妄想蕩盡德山隔江搖手便有人承當烏窠吹布毛參有人省悟得非此段大因緣時至根苗自生也亦機感相投有地也亦當人密運無間借師門發揮何峭絕如此之難而超證如此之易古人以鍼芥投針為況良不虛矣末後一句都通穿過有言無言向上向下權實照用卷舒與奪不消過勘破了也誰識趙州這巴鼻須是吾家種草始得廣弘明集通士人　龍宮既入道鳳闕且辭榮禪龕八想淨義窟四塵輕香蓋法雲起花燈慧火明自然忘有著非止悟無生古尊宿語錄寄人　淨文禪師述一二三四五清平打鼓道吾舞脚踏金船海月高無根樹下蹲龍虎優鉢羅花火裏開軒轅寶鑑埋糞土為報潁川善女人信受摩耶千佛母頌古聯珠四謾人　保福問僧殿裏底是甚麼曰和尚定當看師曰釋迦佛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　又問飯頭鑊闊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却是汝謾我　又問僧汝作甚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蹲身作短勢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　又問僧汝名甚麼曰咸澤師曰忽遇枯涸時如何曰誰是枯涸者師曰我是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　洞山聰曰保福四謾人真

中道理親。兩兩從頭舉。雙雙句後明。若也更不會。新羅打鐵丁　雪竇顯曰。竿木隨身老作家。逢場作戲更難加。謾人謾我無人會。水長船高泥裏沙。　佛國白曰。一箇人謾四箇人。四人謾一一謾親思董一代謾人漢。通代相謾謾殺人。　東林總曰。一般見得有多般。若也謾他實自謾。要識展公端的處。水潤山高天色寒。　堅曰。保福從來不謾人。問著禪流總及身。浴鑊量來闊多少。兩長一短是誰真。　又出便爲人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 州 濟住後上堂曰。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便下座。　興化云。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　保寧勇曰。騎驢戴笠迎南去。躍馬握鞭向北行。兩箇大商供突曉。日高猶聽打三更。　圓通僊曰。反是羅竒覆是孏弟兄。同氣後達枝爲人。不爲成歌曲。祖父田園要及時。　佛鑑懃曰。城南措大騎驢子。市北郎君跨馬兒。各各四蹄俱踏地。三春同到金明池。　京兆府天寧璉曰。出沒由誰。卷舒在我。搖舌鼓唇分明話墮。　徑山果曰。陽睒何曾止得渴。畫餅幾特充得飢。勸君不用裁荆棘。後代兒孫若著衣。　佛燈珣曰。湖光瀲灧晴方好。山色溟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　鼓山珪曰。人貧多智短。馬瘦自毛長。獨宿雙峯寺。同焚一炷香　懶菴需曰。兩箇孩兒抱花鼓。左邊打了右邊舞。一曲兩曲無人會。歷歷清風動千古。　德山涓曰。下雨作晴山裏寺。或來或去洞中雲。滿天星月明如晝。此境此時誰欲分。　雪菴瑾曰。南山鱉鼻蛇。觸著兩頭動。毒氣要傷人。還他貧子弄。　在菴賢曰。黃昏打渠奔城伏。日午回舟入港遲。夜半相逢兩相喝。不知蹉過已多時。　戴無爲曰。二水分流共一源。誰知正語却成偏。斷腸不是因芳草。破壞家門落一邊。　又知有底人　趙州一日問南泉曰。知有底人向甚麽處去。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曰。謝師指示。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窻。　保寧勇曰。拽脫鼻頭何處是。亂拋泥水恣縱橫。日斜倒坐騎驢去。又見東山片月生。　寶峯祥曰。出窟金毛犇父機。同聲哮吼衆狐疑。三更窻月如清晝。誰敢重來弄嶮巇。　鼓山珪曰。眼中見慣是尋常。又不驚人又久長。留得寒窻夜來月。三更依舊照茅堂。　徑山杲曰。度體裁衣。量水打碓。毫髮不差。且居門外。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三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四　九眞

人

唐孟郊集魏博田興尚書聽嫂之命不立非夫人詩。　君子耽古禮。如饑魚吞鉤。作聞敬嫂言。聖心東北流。北流田尚書。與禮相綢繆。善詞聞天下。一日一再周。宋蘇穎濱集同孔常父作張夫人詩　女子勿言弱。男兒何必強。君看張夫人。身舉十五喪。頭上脫笄珥。篋中斥襦裳。築墳連立山。松柏鬱蒼蒼。親戚不爲助。涕泣感道傍。昔有王氏老。身爲尚書郎。視死素不葬。簪裾日翱翔。白骨委廬陵。宦遊在岐陽。一旦有丈夫。軒軒頗佯狂。相面識心腹。開口言災祥。嗟汝平生事。不了今誰當。汝身服絺綿。汝口井稻粱衣食未嘗廢。此事乃可忘。一言中肝心。投身拜其牀。傍人漫不知。相視空茫茫。終言汝不俊。物理久必償。兒女病手足。相隨就淪亡。鄙夫本愚悍。過耳風吹墻。明年及前期。長子憂骭瘍。一麾守巴峽。雙柩還故鄉。弱息雖僅存。跼蹐亦非良。誰言天地寬。網目周自張。古事達不信。近事世所詳。企張非求福。禍敗當懲王。嘉祐末年。李士寧言王君事於右扶風。其報甚速。張夫人南都人。孔相官常父作詩言其賢。邀余同作。有言李士事。或足以警世云。元王逢梧溪集朱夫人詩有序　夫人諱元璘。江陰知事朱道存之妻都漕萬戶貴璀之女也。至正十六年江陰亂。夫人依其父居松江之上海未幾上海縣陷。苗軍侵縣大掠。夫人驚遽出卧內。持苗手刃以入。將汜之。夫人怒叱曰。吾貴家女。貴家婦。夫君見勤王。汝本官兵。奚爲犯我。援鈫斫于地。苗攫之去。既苗酋至索紫無有。遂驅迫就道。夫人揆不免。乃攀堂楹厲聲曰。吾義不辱。苗狗忍辱我耶。比遇害。爪入楹木。血沁于指。哀哉。始先君庫使解官歸里。道適主于其家。每與盛宴。馭馭然若不肖者。知事言其故於夫人。他日復宴。夫人親爲別具饌。命子文傳文禮昇示。逢曰。此奉尊翁。自是以爲常。明年逢過其地。嗟夫人之亡也。柔惠足以德於人。歿也貞烈足以表於世。謹爲辭以弔之。辭曰。青蘋花白浦水黃。雲日黯慘風悲涼。停轂西向三酹觴。旃旌綵幢來混茫。若有人兮凜如霜。星流電馳惟可望。徽言風習大洞章。功成拔宅居帝鄉。鸞鶴河蟾霓肆翱翔。咲揆北斗挹酒漿。帝曰欽哉無太康。下爲叔世扶綱常。進規退矩禮自防。叙判諸布今孟光。尊姑養之植德堂。朱氏堂名堂階珠樹聯瑾芳。明璫蒼珮森琳琅。趙鍾考鼓樂未央。楚氛遽天耀天張。飄然歸寧父母傍。正生凜室燹焚傷。官兵延

我加劍鋩昊天倚杵海變桑身有濺血無回腸烈婦殉節死固當名與黃
浦流俱長稽首再拜淚兩滂縣為直上驂鸞風宋樓攻媿先生集題陳簡
齋寄夫人書　行書滿紙遺文君可見閨門敬若賓應與少文能協趣定
因元亮遂忘貧　東蒙齋集壽趙處仁母夫人詩小序某將江東使指謂學
講孝經作勸孝之詩訓里巷屬部民有高年者旌異之惟恐後番易法曹
趙處仁入憲幕清介敏於事堂有九袠慈母而未加禮敬寧非大闕某敢
述小詩介薄儀以為夫人壽　有子見知真西山有據又把柱枝攀堂前
萱草年年綠慶事天公定不慳　壽張青之母夫人小序張青之嬰親皆
康寧祖母夫人今年慶九袠閨門怡愉士林羨慕青之壯年撥儒科以來
流薄入幕敏而好脩助荒政有勞名聞于朝矣慈顏應少慰某某敢歌小
詩將薄禮青之其持以壽夫人　為問蟠桃熟幾番見兒髮白著衣斑孫
枝又作紅梁客更賴雲仍捧壽山　趙汝騰紫霞洲遺稿徐端友壽母夫人
望東雲兮懷玉產二英兮鸞鷟將榮名兮壽親頌大椿兮對菊瞻初英兮
慕屈子之菲菲飲寒潭兮陋胡廣之碌碌我敬愛之勉以擠綠蕃芳兮無
窮介母兮多福　又寄徐端友立大壽其母夫人　英英二徐名德之雛
早從爛柯知所步趨南陵子職夙夜盡劬九日黃花來來盈裾請壽堂萱

大平方壺庵眉髮鶴重錦軒魚母詔子前問學勉讀參匪直養心傳泗洙
誠身悅親授役著書子曰懋哉益厲厥祖榮多遺母文嬌不如戲舞搏前
母焉咲娛我寄四言俾陳座隅張元幹歸來集乙卯秋奉送王周士龍閣
自蜓所歸辰州太夫人侍下　語離三秋風念子萬里客我何憂患餘幾
焉死生隔相違忽恨明然影俱頭白蘭若清夜長連床話疇昔如何功名
心一旦乃冰釋貴藥真佯狂穿雲忽遠適不然號笋輿寧無瘴烟色良由
火袁成內景見尺宅下視陋九州桃安等鍋國絕憐蠻觸爭亦復弄兵畫
亂來更多事老去覺世窄歸歟桃花源斑衣作兒劇此樂人所稀今我那
能得他時南山南寄書北山北宋文天祥文山集憶太夫人　三生命孤
苦萬里路酸辛屢險不一險無身復有身不忘聖天子幾負太夫人定省
今何處觥來夢寐頻元王逢梧溪集喜朱子才知事迎太夫人至二首
白馬青袍幕下賓樓船迎養太夫人關山迢遞孤雲暮雨露涵濡寸草春
屏障久虛金孔雀兒孫俱長玉麒麟知君順色非難事心侍平反荅至親
　畫舫青簾駐日斜綠衣白髮照江沙風塵忽見老萊子庭院正開萱草
花鸞錦再頒新誥命魚軒穩稱小香車珍膳調羅親技須感事由來出故
家張文穆公集題惧散夫人詩卷　早從夫子事戎宦三十年來已蜀間

閨範有人為內則篆硇無計可生還植萱致養難留景更石為璧
不動山旌表在門傳在子他時彤史尚班班王惲秋澗集題懷孟
路宋總管太夫人九袠詩卷　七十邦君九十親人間此事少同
倫柏舟高節微彤管鸞誥清光照畫輪步履不緣扶杖健精神猶
比結縭新河陽英說潘輿樂泌水花時別有春　身寵家溫飽老
健福全無似宋門榮漢宮傳訓斑儀在萊子承顏彩袖輕孤節勁
於湘水竹九齡春動野王城年年壽席開佳語南極星邊婺女明
　題張子恵母夫人手卷　夫人內治日嚴貞定省歸時有訓懲
孝感庭闈深色養德馳民社見春凝凱風吹棘心何切宿草含輝
戀不勝七子有林俱茂異慶門從此福川增鄧中齋詞廣齋謂柳
山和王夫人滿江紅韻惜未見之為賦一闋　王母仙桃親曾醉
九重春色誰信道鹿啣花去浪翻鰲闕眉鎖嬌娥山宛轉髻鬆
馬雲欹側恨風沙吹透漢宮衣餘香歇　霓裳散庭花滅昭陽燕
應難說想春深銅雀夢殘啼血空有琵琶傳出塞更無環珮鳴歸
月又爭知有客夜悲歌壺敲缺文天祥詞和王夫人滿江紅韻以
庶幾后山妾薄命之意　燕子樓中又睚過幾番秋色相思處青

年如夢乘鸞仙闕肌玉暗銷衣帶緩淚珠斜透花細側最無端蕉
影上窗紗青燈歇　曲池合高臺滅人間事何堪說向南陽阡
上滿襟清血世態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笑樂昌一
段好風流菱花缺　王夫人詞太液芙蓉全不是舊時顏色曾
記得恩承雨露玉堦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
忽一朝鼙鼓揭天來繁華歇　龍虎散風雲滅今古恨憑誰說
顧山河百二淚流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轉關山月若
姮娥肯相容從圓缺　王夫人至燕題驛中云中原傳誦惜末
句欠商量代王夫人作　試問琵琶胡沙外怎生風色最苦是
姚黃一朵移根仙闕王母歡闌瓊宴罷仙人淚滿金盤側聽行
宮半夜雨淋鈴聲聲歇　彩雲散香塵滅銅駝恨那堪說想男
兒慷慨嚼穿齦血回首昭陽離落日傷心銅雀迎新月算妾身
不願似天家金甌缺究陵群英集師梅文宮人愁　曾隨玉輦
事遊吹一別君王二十年惟有手中明月扇向人還似舊時圓
　唐雍裕之詩宮人斜　幾多紅粉委黃泥野鳥如歌復似啼應
有春魂化為燕年年飛入未央棲　國朝楊基眉庵集題宮人

圖。兩樹紅蕉映綠池。晚涼攜伴試羅衣。金鈴小犬迎人吠。應恨
秋來出院稀。宋李俊民鶴鳴集悲故宮人　雲慘烟愁苑路斜。
北宮鶯囀出上陽花。[illegible][illegible]來鉛淚盡無心語。張祜生死深恩不到
家。袁華汪元量湖山類藁亡宋宮人分嫁北匠　皎皎千嬋娟。盈
盈翠紅圍。輦來路迢遞。梳鬟理征衣。徙來駕鴦花。織之連理枝。愛慈
忽已失。歡樂當自殺。君王不重色。安肯留金閨。再令出宮掖。相看
淚交垂。分配老斲輪。強顏相追隨。舊恩棄如土。新寵豈所宜。誰謂
事當爾。苦樂心自知。含情拂金徽。縈聲亂朱絲。一彈卅鳳離。再彈
黃鵠飛。已恨聽者少。更傷知音稀。吞聲不忍哭。奇曲宜餘悲。可憐
薄命身。萬里容華衰。江南天一涯。流落將安歸。向來承恩地。月落
烏夜啼。元郝經臨川集宮人斜　撒壁摧頹隱野蒿。妖狐寓獸嘯空
壕。美人一夜為黃土。鄖國夫人甲第高。王惲秋澗集周文矩畫金
步搖宮人圖　嬌玉珠華兩翅排。髻高雙鳳拂雲來。玉笙合就新
翻曲。恰值碧桃花正開。陳深源片雲山人小藁宮人　進入宮時
貌似花。長門猶恨寄琵琶。經年不見君王面。卻向沙場從翠華。元
安熙詩題錢選宮人圖　露冷月華白。悠悠方寸心。夫君渺何許。

悵望碧雲深。耶律鑄樂府憶秦娥贈前朝宮人琵琶色蘭蘭　恨疑
積。佳人薄命尤堪惜。尤堪惜。事如春夢。了無遺跡。人生適意無南
北。相逢何必曾相識。曾相識。恍疑猶覽。內家圖籍。周庚閒府集奉
和示內人　然香爇金屋。吹管鳳凰臺。春朝迎雨去。秋夜隔河來。
聽歌雲即斷。聞琴鶴到回。春窗刺鳳下。寒壁畫花開。定是流霞氣。
持添承露盃。唐張祐詩贈內人　禁門宮樹月痕過。媚眼唯看宿
燕窠。斜拔玉釵燈影畔。剔開紅焰救飛蛾。劉賓客集代靖安佳人
怨二首并引　靖安丞相武公居里名也。元和十一年六月。公將朝。
夜漏未盡三刻。騎出里門。遇盜毙于墻下。初公為郎。余為御史。繇
是有舊故。今守于遠服。賤不可以誅。又不得為歌詩聲于楚挽。故
代作佳人怨以裨于樂府云　寶馬鳴珂踏曉塵。魚文匕首犯車
茵。適來行哭里門外。昨夜華堂歌舞人。　秉燭朝天遂不迴。路人
彈指望高臺。墻東便是傷心地。夜夜秋螢飛去來。元劉秉忠詩佳
人　錦心繡口性蘭闍。學海波瀾挹不乾。奇語八篇傳欲滿。陽春
一曲和皆難。佩蘭裝髻生風韻。懷玉溫溫辟霍寒。別後佳人渺何
許。倚樓空詠碧雲端。宋王炎雙溪集清江勸駕送舉人二首　箴山有

良玉。潛淵有明珠。寶氣露光彩。見者詎肯遺。賀王抱良貴。又與珠玉殊。方
其未遇時。眇然一布韋。特來取通顯。乘軒而執珪。鶴書出閶闔。詞聖清明
初。彈冠今衰征。駸駸上天衢。願親與事君。忠孝當兼之。　黃堂暫虛位。勸
駕屬守丞。金石方道蓄。不敢歌鹿鳴。吉蠲置觴豆。少洽賓主情。西風吹桂
枝。馬首將東行。春官奏高第。天子開延英。親策降清問。健論摅丹誠。解褐
躋膴仕。何止為身榮。二劉與三孔。至今流芳馨。願言踵前修。勉矣垂令名。
呂南公集古人　古人已往知無柰。猶被後人興盛敗。前亦人。後亦人。
忠自口。強心不逮。揚雄比孟必有辨。馬卿慕藺良足怪。未充志氣徒好名。
醇醪豈不因糟截。飛景迂集古人悲已往。今我不用悲。去日已忽忽。來日
諒悠悠。便能如此志。終恐惭白頭。經月不讀書。閉目得自求。不如懸車好。
便優外言不方。狄崖集古人行　古人二十四。已自取侯印。加我三十一。
擁福緣傑侄。古人三十六。已自嘆頭顱。加我十九年。雪鬢埋霜鬢。春風秋
月五十五。青山白雲自今古。與其浮沉於不鄉不相之間。孰愈自適於老
圃老農之伍。休休休。俯面看人吾所羞。莫莫莫。天下事堪幾回錯。既不能
致君乎唐虞。又不能收身乎樵漁。提携手版聊復爾。安用局促轅下駒。昌
黎老韓大小大。洗乾三書看渠破。號天器地為一官。寧相須還責耽傲。不

如荷葭塢中之把茅。臥聽松風三峽濤。閉門夜半對長嘯。已失古人山月
高。中興江湖集敖陶孫思古人　思古人。思古人。古人嗷嗷若日月。我欲
剖棺斷出古人心。惟見蒼苔漫白骨。請陳古人心。君勿駭。客言古人惟一
真。可使風俗皆還淳。殺雞不及林宗炊。黍不候龐公雪中。安道興盡坐
上公榮。樽已空。呼酒俚勸君。欲眠即遣客。嵇康巨源不為絕。戴崇彭宣本
相得。徐庶失老母。客如元德不能奪之臣。嚴陵薄宦情。押如文叔不能止
之客。包胥伍員不失其為友。羊祜陸抗。不害其為敵。我有蒸壺安事隱語。
我但食韭。安用多種。割肉無知方朔真。擎金豈即劉乂是。古人心事有如
此。何至頻色相媚奉。道衰俗仁義。世亂生姦欺。君知臧否不掛口。正處已
首櫃其胃。我生恐無用。我死知無聞。作書預與兒輩訣。葬時定覔要離塚
唐白居易詩新豐老人　不知何處翁。相逢道路中。眼昏耳復聾。鬢髮大
龍鍾。忽聞雞犬聲。便認作新豐。嗔人問姓字。不肯通年幾。隔夜事不記。卻
說前朝事。欲語先涕零。曾見太上皇。東西幸兩京。年年十月來華清。當時
身是小兒隊。隨從教坊常入內。夜半猶聞羯鼓聲。平明傳帳漁陽背。身遭
虜胡西復東。驅為肉寨當兵鋒。萬人殺盡一身在。脫身幸得歸秦中。山川
依然閭巷改。親識靜盡田園空。往來行乞官路上。飢時烈日寒時風。百年

人事信無窮傳失存亡若轉蓬請看今日新豊老便是當年塞上翁　僧蠻
詩逢老人　路逢一老翁兩鬢白如雪一里三里行四回五迴歇眈潭詩
路傍老人　老人獨坐倚官樹欲語潸然淚便垂陌上歸心無産業城邊
戰骨有親知餘生尚在艱難日長路多逢輕薄兒綠水青山雖似舊如今
貧後復何爲　代圃中老人　傭賃難堪一老身皤皤力役在青春林園
手種唯吾事桃李成陰歸別人　錢起詩栢崖老人號無名先生男削髮女
黃冠自以雲泉獨樂命予賦詩　古也憂婚嫁君能樂性暢一作達偶長男
棲月宇少女祛霓裳問爾餐霞處春山芝桂傍鶴前飛九轉壹東駐三光
與我開龍嶠披雲靜藥堂胡麻兼藻綠石髓隔花香帝力言何有楮年喜
漸長窅然高象外寧不傲羲皇　崔顥詩詠江畔老人愁　江南年少十八
九乘舟欲渡青溪口青溪口一作忽逢江邊一老翁鬢眉皓白已衰朽自
言家代仕梁陳垂朱拖紫三十人兩朝出將復入相五世疊鼓乘朱輪父
兄三葉皆尚主子女四代爲妃嬪南山賜田接御苑北宮甲第連紫宸直
言榮華未休歇不覺山崩海將竭兵戈亂入建康城烟火連燒未央闕衣
冠士子陷鋒刃良將名臣盡埋沒山川改易失市朝衢路縱橫填白骨老
人此時尚少年脫身走得投海邊罷兵歲餘未敢出去鄉三載方來旋達

萬忘却五城宅草木不識青溪田雖然得歸到鄉土零丁貧賤長辛苦採
樵屢入歷陽山刈稻常一作嘗過新林浦少年欲知老人歲豈知今年一
百五君今少壯我以衰我昔少年君不睹人生貴賤各有時莫見羸老相
輕欺感君相問爲君說說罷不覺令人悲　李端詩贈山老人　白首獨一
身青山爲四隣雖行故鄉陌不見故鄉人　方玄英詩贈江上老人　潭底
錦鱗多識釣未投香餌即先知欲教魚目無分別須學揉藍染釣絲　觀況
詩越州句席看弄老人　不到山陰十二春會中相見白頭新此生不復
爲年少今日從他弄老人　元稹詩別孫村老人　年年漸覺老人稀欲別
孫翁淚滿衣未死不知何處去此心終向此原歸　宋劉敘彭城集次韻和
范內翰西圻老人詩　大行宮車千乘強翠華晚駕烟蒼蒼龍𩍐墮地長
秋草白雲悠悠飛帝鄉先驅鐵出寒門外天宇寥廓初無傍淒風疾雨洒
道路萬靈奔走誰非常漢家德澤偏四海戎夷執紼虛逆彊翔飛喙息顙
效死以彼壞究皆容光詞臣宋功筆力壯感激顧過思揄揚周宣中興在
雲漢武皇最著惟宣防道老翁話舊事面目黧黑情摧傷賜縑如雪身獨
得無衣自聿方同裳桑田變海不可測慟哭白日悲風長君不見封禪之
君皆不死豈以衣冠之葬疑軒皇劉公是先生集留谷老人賦用自云本

京師兵士戍平中沒蕃五十餘年矣　白髮衰翁双涕零曾隨諸將戰戍
平一悄左衽迷歸路却問中華似隔生思報漢恩身已朽恥埋胡壤死無
名今朝縱觀非佗意得見官儀眼自明　李端叔姑溪集和東坡贈嶺上老
人　過眼崎嶇等劫灰到頭榮悴本誰栽須知此老心如鐵看盡行人幾
住回　葛立方歸愚集贈施先年老人　何須石室秘仙書家有雲英尚藥
罏奕世大年緣底事知君華胄出有吾　從今九夏即期頤小楷猶堪賀
兩詩未傳兩時曾過我見君憂色上尾眉　謁吏搢笏步後吳茅屠枳落
水平鎮大兒侍側霜飄領猶著荊衣學弄烏　王質雪山集寄峽石老人
白沙渡口見手眉袖角搓牙出好詩領得揚舲秋水去共看明月墮琉璃
僧文珦詩老人　老人方外人觀物又觀身得性無今古隨時亦故新梅
谷微笑颺柳意情藏春除是同懷者知予此語真　永陽志蔡向詩贈幽谷
老人好無兩子芒鞋踏破兩淮塵夢斷那耶迹未陳喉鶴唳猿猶有恨巖
花澗草總相親三生頓悟舊緣在一笑還驚熟處新瓶鉢蕭添風月滿興
君同是再來人　華趙二先生南征錄華岳詩呈古洲老人小兒清之師衛
霍勳名李杜才纔過四十也心灰俗塵越少使披拂詩料空多難剪裁時
事謾提眉便皺家懷未說眼先開朱藤便倩梅香掛要放銀蟾入座來

趙希蓬和今來古往幾人才俯仰之間迹便灰藻鑒妍媸空自炫銓衡長
短莫能裁浮生轉盻朱顏改造物何時青眼開富貴而今休着意任渠提
戶打門來　孫覿鴻慶居士集贈竹菴靜老人　爭名計身後逐利了目前
道人一彈指永斷三生緣起滅水上漚聚散風中烟紛紛閱澗謝來海今
桑田縞髮出古顏秀眉覆兩顴已超人天上遂拍佛祖肩茅齋立萬竹蔭
此碧玉椽綠情雲擾擾清幽露娟娟我老無家舍餘地寄一屋不辭供井
礲辛苦送華顛　眉山唐子西集雲南老人行　雲南老人老無力藜杖支
腰墁頭立道逢蜀客話平生時復仰天長太息自言貫屬瀘水湄瀘水邊
徼濱緣夷夷人之性類蛇豕類肆毒螫爲瘴癘十五年前多毒盜一境騷
然不相保民未收刈虜人寡戎馬偷衛汶江草近來風俗都變移卷却旌
旗張酒旗牛羊村落晚晴處烟火樓臺日暮時兩眼昏花兩鬢雪喜見升
平好時節祁屋橫吹一笛風野店携歸半瓶月問翁致此何因緣道是江
陽太守賢鼓琴枝歌不生事十年靜治安吾邊鄭國國僑去已久誰信人
間澤前有異日刊爲德政碑請問雲南隴頭叟　王炎雙溪集追念瓊谿老
人　交遊太半上青雲可使斯人竟陸沈寒日亂山皆慘色北風古木亦
悲吟傷情空拜丹青像提耳不聞金玉音紙墨欲書書舊傳無言三嘆我

何心陸游劍南續集若邪村老人　昔聞若邪村意象乃物外翛然阡陌間來往幾鮐背無論百歲翁甲子數至再我來親見之殊未輟耕耒囊中一一言多聞雜謔誨回頭指丁壯此是曾玄輩有翁又過我家有孫五代指呼取斗酒山果雜細碎頗我使之年憨縮不能對恭惟大父行不覺投杖拜養生惟一壽此在吾術內翁能信踐之成就乃爾大我今纔耄及耳目已憒憒長庚雖餘輝敢與明月配劉後村集大梁老人行　大梁宮中設壇屋大梁少年胡結束少憶笑老人悲尚記二帝蒙塵時烏摩國君之鼈遺百世無人按劒決大議何當偏師縛頡利一驢馱載送都市宛陵群英集劉得之題松下老人圖建平王軍持此獻於南齊古松蒼髯枝屈鐵失咲相驚在岩穴老翁手持綠玉杖獨立西風雙鬢雪翛然野服山家客平生我亦懷高風彭澤歸來入圖畫真有人間靖節翁李伯時亦曾寫松下淵明圖詩海鈔章劉景文西山老人行　善治一家稱主人奴耕婢爨雞司晨置之得所坐取備何必百事皆躬親為主汲汲盡無復道路錐刀長苦辛君不見西山老人不出戶索酒烹羊呼四鄰胡仲弓葦航漫游藁山中逢老人詩　頭白不知今幾齡兒時猶及見昇平可憐野老無知識卻認錢塘是汴京江陽譜集范子長右石老人詩　欹右堂空怒翼垂清

泉赴壑兩氣嬉道人強欲安樓宇閑卻南邊一半奇元王惲秋澗集樂閑老人歌奴歌怨譽姑栢德名驪呂以小字行益裹陵舊將軍也今閑居鄴下自號樂閑老人閑予名是春詢所以樣之有不糾同而同者十里亦詩此意不可事也因賦是歌以贈庶幾酒酣耳熱後放聲而歌之猶足以見故家餘習云　浮生擾擾駒過隙守虜抱囚真可惜梅明光景一月間開口笑談能幾日一閑未老方是閑已老誅閑何所及須信閑人是貴人求樽軒裳梏亡客況復筋骸血氣衰聖有嘉言戒貪得樂閑老人達此理自放閑身樂山水君侯年甫五十踰解官歸卧南陽廬風雲寤寐鞍馬事錦韝脫落秋鷹孤飛揚跋扈竟何用此身健在閑為娛大弨掛壁龍在匣追逐弋釣須鬼魚有時逸氣蟠不盡猶擬去射南山菟君不見邵平來陵特何若瓜田心自如復堂種竹前圃藝月下自理淵明鋤客來大笑猶有事茶鐺煑月積丘舖古人往往以樂老此意殆與君相符我今天地亦佚老閑君此懷良起予何當扶履與君約江山佳處身岩居半山與起浮休仙窪尊一醉傾吾餘風流青落六客後吟嘯當作三賢圖醉中為持稛俠韻君其樂矣歌嗚嗚　題塗水老人趙君瑛詩卷　豪傑幷門自昔聞懷來軒冕等浮雲瀟然獨老琴書樂塗水看來只趙君　老鶴昂藏不受羈九皐

心與野雲期翩翩不墜中郎業又向詩書得蔡姬　樂全老人詩　樂全老子見輕安杖屨西城日往還論福有孫應有子閒居非水一非山春風滿意花遮眼曉鏡浮光酒暈顏九老有圖宜健羨一生班列素侯間王沂伊濱集高空老人詩　高空之山多仙靈山泉可釀田可耕烟消日出紫翠横彷佛羽蓋揚霓旌高空山人世簪纓玉壺滿貯冰雪清風流不滅謝内史翰墨欲壓山玄卿今年七十髮未白胷中梨棗我已成焚香永晝鸞鶴下横笛清夜蛟龍驚碧蓮供吸酒過客或騎鯨便令呼麻姑共謁王方平握手一笑三千齡撫頂何勞授長生張思廉詩賦賀氏江鄉老人　不住鏡湖曲來居揚子村吳霜衰鬢髮海月淨衡門湖信蒹葭濕風花島嶼昏夕陽沙觜樹閑步引諸孫楊仲弘詩題屏風畫商山四老人　飛雪灑迷野衢波蕩無垠蟠蟠山谷間居此四老人下馬氏庾師上作王家賓清風渺何許馳想寂寞濱揚鐵崖集壽岩老人歌壽岩老人者吳興錢先生德載也老人仕宋為都督計議官未卑老人泉氏以宋不肯臣降欲見其碁生致其人義其言議而官之老人緊其後授書即遁隱長山之石岩者十冬青萬年之枝老人遂號壽岩人自志以文去老人之死四十年其詩卿出其手澤求余歌之　壽岩老人宋都督不肯新朝食周粟水晶國裏七寶山

別有天地非人間山中黄石眠怒虎圯上傳書曾有語歸來牧羊尋赤松萬年枝上蟠冬龍冬龍萬年與石鬪老人一杯持自壽煉色未補天南孔清空生見瀛洲生歎紅嗚呼壽岩丈人兮元不死南斗化石齊崆峒圖朝僧宗泐全室集東皋老人歌　東皋老人七十餘眼明能讀細字書年來不肯城郭住無事只愛東皋居東皋所居良不俗松竹桑榆翠為壁前哇後圃相映花滿眼兒孫美如玉老人心中樂閑曠時時倚杖東皋上烏紗側裳酒半酣目送飛雲度青嶂吾知老人與世違東皋幽處無是非吁嗟跡迫何所為世間富貴多危機謝爾澹蓭養藁題圯橋老人圖　凝處江山起戰塵殺城猶可著閑身遇將天下安危計都付橋邊進履人宋張椿齡滿衣集思高人　仙人昔是瑤池客珮玉鳴鸞生羽翮騎鯨千載說白雲弱水三萬里可隔蓬瀛深處乃其家無限真仙衣絳霞相呼酌醴勸蟠桃安期大棗瑞如瓜龍吟虎嘯衆樂奏神芝瑞草生奇葩頗將此意陳太古自然之道非特誇舒岳祥詩高人　雲日弄輕霽前溪蛤緩尋無翻紅兩亂鶯出翠微深迴矣蘇門嘯懷哉梁父吟高人不可見誰見此特心傳文珣詩閑人　不求富貴不嫌貧天地悠悠任此身飛步任教趨要路好懷到底屬閑人自歸白屋交遊遠認得青山面目真平地退藏知足貧太

行從古有權輸媚知常雲山集閑人　風枝月緯照山花出石流溪共一
家唯有閑人堪作主無情無我伴煙霞劉文貞公集閑人　油壁東風早
醉顛一身閑似洞中仙調和血氣於詩裏撥置功名在酒邊書鳳傳將春
早信嗔鶯啼破日高眠近聞滄却蓬萊水又到麻姑幾許年唐杜工部集
幽人　孤雲亦群遊神物有所歸麟鳳在赤霄何當一來儀往與忠詢輩
中年滄洲期天高無消息棄我忘若遺內懼非道流幽人見瑕疵洪濤隱
語笑鼓枻蓬萊池崔嵬扶桑日照曜珊瑚枝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爍
激元和津所思煙霞微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五湖復浩蕩歲暮有餘
悲事例曰縣殷作畫趙曰古史寶之見徐陵曰天上石麒麟也又麟亦可
言在赤霄矣飲公曰忠詢輩謂忠義許結也事例曰見一作在李侍日中
黃經但服元和除五谷必獲寧又得其蘇注去服元和讀唱韋夜歸曰樓
唐史拾遺忠始荀莊與盧文吾常以詩倡酬故予美此詩思之也　九拾
更以困苦於此二子何其無名偃見識也有詩無此加倡李商隱詩幽
人　丹竈三年火蒼崖萬歲藤樵歸說逢虎棋罷正留僧星斗同秦分人
煙接漢陵東流清渭苦不盡照衰興宋李跨鼇先生集訪幽人　紫騮摇玉
東城東綠眉少年雙頰紅掃塵先過風騷客豪氣幾吞雲夢澤新詩一夜

急春風颯落蹤跡點窮白青烟畫覆琅璫鐏何時挾訣獻王孫歸去來黃
埃老鶴啼日暮沈氏三先生集沈括幽人爲　幽人步影轉春陽情多無
那不成章恨壞夫高看鞭望南陌無人但垂楊天遠夢來情滿床事短數
覺宵苦長起坐作琴舞獨倡古瀧水中月茫茫蛛微網着屬觚蜻蜓故
來董羅襦照君柏酒情莫陳無情可能哭啼鴂元劉靜脩集幽人圖二首
無媒路徑草蕭蕭山鬼脩篁夢轉迷手燃幽香意何遠爲誰終日向崖
莧　澗響無心和孝禁雲容有意近長安野猿雞破中宵夢郤恐山靈不
易謾唐王郊詩贈主人　斗水瀉大海不如瀉枯池分明賢達交豈顧羞
華兒海有不足流豪有不足貧枯鱗易爲水貧士易爲施幸覩君子席會
將幽咬期側聞清風議如飲黃金巵此道與日月同光無盡時鮑溶詩代
楚老酬主人　流年爲我鄉扁舟爲我宅二毛去天遠幾日人間客種種
銜山景渺渺翔雲迹從此無定心病癡不媛席頻君問岐路爲我生悽慼
百年衣食身未死皆有役曾傷無遺嗣幾有後何益終古北邙山樵人貴
松柏呂溫詩河中城南姚家浴後贈主人　新浴振輕衣滿堂寒月色主
人有美酒況是曾相識趙嘏詩布長水主人　白雲溪北叢巖東樹石夜
興潺湲通行人一宿翠微月二十五絃聲滿風盧綸詩落第留別主人

客裏愁多不記春聞鶯始歎柳條新年年下第東歸去羞見長安舊主
人曹鄴詩別主人　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素娥詩
別主人　妾閑閑房君路岐妾心君恨兩依依魑神倘遇巫陽伴必逐朝雲
暮雨歸　韋渦美詩答素娥　別恨離群自古聞此心難捨意難論承恩必
若頻特眼莫使沾濡有淚痕孟浩然詩戲主人　客醉眠未起主人呼解醒
已言雞黍熟復說甕頭清宋劉公是先生集呈主人　世上年華似車轂俗
中形態若樊籠解閒緣帳陳紅粉何必通儒獨馬融　兩淮春意若無多
柳色花香柰汝何錯舉一樽屬明月小垂手舞綠腰歌唐王建詩思遠人
妾思常懸懸君行復綿綿征途向何處碧海與青天歲久自有念誰令
長在邊少年若不歸蘭室若黃泉張籍詩思遠人　野橋春水清橋上送
君行去去人應老年年草自生出門看遠道無信向邊城楊柳別離處秋
蟬今復鳴中興江湖集永嘉翁氏寄遠人詩　秋氣日淒清秋衣殊未成
在家猶不樂行路君爲情幾處看山色暮天聞雁聲思君有幽夢夜夜出
江城宋曹勛詩思遠人　有美人兮天之涯食蘭菊兮服錦衣披瓔簡兮
規天雞隔昆丘之遐阻兮限弱水之漫瀰嘗古人之莫吾知兮曠千載而
不歸歲冉冉其將暮兮儼吾駕而不可以徒回幾逍遙於山阿思夫君於

式微歐陽公集思遠人詞　臨江仙　劉郎何日是來期無心雲勝伴行
雲解傍山扉郎行去不歸　強勻畫又芳菲春深輕薄衣桃花無語伴相
思陰陰月上時劉龍洲詞賀新郎　院宇重重掩醉沈沈亭陰轉午繡簾
高捲金鴨香濃噴寶篆驚起雕梁語燕正架上酴醾開遍嫩萼梢頭舒素
臉似月娥初試宮粧淺風力嫩異香軟　佳人無意拈鍼線逐朱欄六曲
徘徊爲他留戀試把花心輕輕數暗計歸期近遠奈數了依然重怨把酒
問春春不管枉教人只任空腸斷腸斷處怎消遣赤城詞鷓鴣天　芳樹陰
陰脫晚紅餘香不斷玉釵風薄情夫婿花相似一片西飛一片東　金翡翠
繡芙蓉從教入戶咲床空藍羅裙子休無賴只與離人結短封耆卿紫芝詞
寄桃源　簾幕疎疎風透庭下月寒花瀆寬盡沈郎衣方寸不禁僝僽難
受難受燈猶月斜時候唐鮑溶詩客舍逢鄉人旋別　驚鴻一斷行天遠
會無因無因思相會感歎君有神我鄉路三十百里一主人一宿獨可戀
何況舊鄉鄰牢落歲華晏相憐客中貧迎霜君衣燠與我同一身誰在天
日下此生能不勤青萍寄流水安得長相親明發更遠道山河重苦辛王
貞白靈溪集戴增鄉人　前年內殿考文華咫尺天顏隔絳紗御榜早聞
傳異國鄉人猶似薄東家中宵縱便街星胡臨水難留上漢槎明日春風

動行色。惟愁重別故林花。宋劉公是先生集示鄉人陳生祖母之姪孫
我祖學廬山。潛光玩詩書。君家獨先覺。一見矜里閭。固有如陳平。長貧賤
者乎。青雲果自致。遠鑒鶯群愚。鳴鳳兆有媯。懿占信不誣。槃然諸子賢。仕
各刊大夫。號稱萬石君。盛事衣冠無。鬱華輝闕史。豈獨榮扮榆。外族繼清
高。恥為事物拘。未嘗入城府。奕世風不渝。宜有蕉鳳求。惟其久闕如。君來
執鄉賦。信足光慶餘。郡守勸駕行。紫庭與計俱。努力事學問。豫章濯扶疎
游子懷故鄉。矧伊接跂芽。勉率為歌詩。尚能念起予。項安世詩次韻謝庭
州鄉人二首　聽說江湖萬里身。十年流轉伊波神。鄉心只羡秋鷹急。世
味何如臘蟻醇。耳識吳音疑故舊。眼看南士覺尖新。袖中詩句清如許。何
啻他鄉見似人。　黃花和露作深秋。志士臨風惜壯猷。靡靡道途空接淅。
搖搖心事劇懸旒。兒時種木今盈抱。老去還家莫謾游。側耳鄉書上霄漢。
聖朝賓貢似成周。洮氏三先生集　贈故鄉人　我家已破出他鄉。如遣
如卓方阜昌。豈料囊金隨後散。一齊閑鋪鬻文章。我今濱死紙如許。二友
猶堪望軒翥。從頭借問向來誰。十室九人非舊主。張舜民畫墁集　長盤嶺
遇張倰鄉人　馬頭已匝三千里。故國輕抛二十春。一片青山雙鬢白。長
盤嶺下見鄉人。元陳杰詩　郊行遇鄉人　亂後江濱路。茫然客裏聲。依稀

認桑梓。邂逅語斑荊。邑里今安否。親交半死生。松楸十年淚。和酒對君傾。
國朝高季迪缶鳴集　逆旅逢鄉人　客中皆念客中身。唯汝相逢意更親。
不向燈前聽吳語。何由知是故鄉人。唐李翰林集　駕去溫泉後贈楊山人
少年落魄楚漢間。風塵蕭瑟多苦顏。自言管葛竟誰許。長吁莫錯還閉
關。齊賢曰。史記酈食其家貧。落魄。楚漢間。乃興元以來。彭城以西。管葛者
管仲諸葛亮也。文中子。劉伶古之閉關人也。祝遠曰。閉關喻藏身也。士贇
曰。曹植詩。霧露化風塵。賓融傳論曰。始以豪俠為名。拔起風塵之中。魏武
帝苦寒行。樹木何蕭瑟。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輸丹雪胸臆。忽蒙向日回
景光。直上青雲生羽翼。齊賢曰。名都篇。白日西南馳。史須賈曰。君能自致
於青雲之上。魏文帝詩。身體生羽翼。士贇曰。鄒陽書曰。兩主二臣。剖心拆
肝。豈移於浮辭哉。王粲登樓賦。氣交憤於胸臆。曹植求通親親表。若葵藿
之傾太陽。雖不為回光。然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於葵藿。若無三光之明
實在陛下。孔稚圭北山移文曰。干青雲而直上。幸陪鸞輦出鴻都。身騎飛
龍天馬駒。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璋紫綬來相趨。齊賢曰。明堂位曰。鸞車有
虞氏之路。注。鸞有鸞和也。禮書箭卿曰。華輿規馬。時華在人。鸞在馬也。後
漢靈帝紀。置鴻都門學生。注曰。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唐禁中有飛龍廄。

西域傳。大宛國高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號
天馬子。像乘書。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士贇曰。漢書。元狩四年。馬生渥
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前漢百官表。丞相秦官。金印紫綬。當時結交何紛紛。
片言道合惟有君。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攜臥白雲。士贇曰。蘇武詩。昔
交亦相因。謝靈運詩。未果白雲期。送蔡山人　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
一乘無倪舟。八極縱遠柁。燕客期躍馬。唐生安敢譏。採珠勿驚龍。大道可
暗歸。故山有松月。遲爾翫清暉。齊賢曰。莊子。夫欲免於形者。莫如棄世。棄
世則無累氣。超然持。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莊子曰。至人揮斥八極。神
氣不變。史記。蔡澤燕人。從唐舉相。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
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
知者壽也。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澤笑謝而去。謂御者曰。吾
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
貴。四十三年足矣。莊子曰。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
珠者。必遭其睡也。士贇曰。老子曰。大道甚夷。民好徑。謝靈運詩曰。昏旦變
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又漢濟無端倪。寄王屋山人
孟大融　我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親見安期公。食棗大如瓜。中年謁漢

主。不愜還歸家。朱顏謝春輝。白髮見生涯。所期就金液。飛步登雲車。願隨
夫子天壇上。閑與仙人掃落花。齊賢曰。顏延年詩。本自餐霞人。呂氏春秋
曰。伊尹曰。隔世接俗。子不如我。餐霞餘氣。我不如子。李少君曰。臣見安
期生。食巨棗大如瓜。陸士衡短歌行曰。蘋以春暉。金液丹法見前。天壇在
王屋山。張仙人之居在其南。士贇曰。莊子。其生也有涯。秦狄命曆序曰。人
皇乘雲車出谷口。曹植洛神賦。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鮑照詩。飛
步游秦宮。神仙傳。漢武帝閒居。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帝
問焉。猶答曰。我山中衛叔卿也。寄弄月溪吳山人　嘗聞龐德公。家住洞
湖水。終身棲鹿門。不入襄陽市。夫君弄明月。滅景清淮裏。高蹤邈難追。可
與古人比。清揚杳莫覩。白雲空望美。待號辭人間。攜手訪松子。齊賢曰。後
漢逸民傳。龐公南郡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劉表數延請不能
屈。後攜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襄陽記。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
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口。俗因呼鹿門廟。因所名山。傅長虞
詩。道不企高蹤。麟趾邈難追。晉武帝問王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
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毛詩云。清揚婉兮。註。眉目之間。赤松子神農時雨
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士贇曰。漢書張良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

耳。曹植詩。松子久吾欺。特身手同行。杜工部集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偶然同。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家家迎薊子。處處識壺公。長嘯峨嵋北。潛行玉壘東。有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髮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望雲悲轗軻。畢景羨沖融。喪亂形仍役。淒涼信不通。懸旌要路口。倚劍短亭中。永作殊方客。殘生一老翁。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清風。洙曰。漢方術傳。薊子訓有神異之道。既到京師。公卿已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費長房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翁乃與俱入壺中。趙曰。史記云。振撼懸旌。無所終薄。洙曰。莊子。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獨臥嵩陽客。三違潁水春。艱難隨老母。慘澹向時人。謝氏尋山屐。陶公漉酒巾。群凶彌宇宙。此物在風塵。歷下辭姜被。關西得孟鄰。早通交契密。晚接道流新。靜者心多妙。先生藝絕倫。草書何太苦。詩興不無神。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將恐曾防寇。深潛託所親。寧聞倚門夕。盡力潔飧晨。疏懶為名誤。驅馳喪我真。索居猶寂寞。相遇益愁辛。流轉依邊徼。逢迎念席珍。時來故舊少。亂後別離頻。世祖修高廟。文公賞從臣。商山猶入楚。渭水不離秦。

存想青龍祕。騎行白鹿馴。耕岩非谷口。結草即河濱。肘後符應驗。囊中藥未陳。旅懷殊不愜。良覿眇無因。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此邦今尚武。何處且依仁。鼓角淩天籟。關山信月輪。官場羅鎮磧。賊火近洮岷。蕭瑟論兵地。蒼茫鬬將辰。大軍多處所。餘孽尚紛綸。高興知籠鳥。斯文起獲麟。窮秋正搖落。迴首望松筠。趙曰。嵩陽潁水。皆在河南。洙曰。謝靈運好登陟。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陶淵明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着之。黃曰。此物指彪也。夢弼曰。歷下關西。公言昔與彪相聚之地。趙曰。後漢姜肱。有兄弟四人。居嘗作一布被而共之。洙曰。列女傳孟子之母。凡三徙而舍學宮之旁。孟子嬉戲。於是為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夢弼曰。魏曹植字子建。能詩。漢張芝字伯英。好草書。洙曰。薛包事母至孝。凡出入必有時。未嘗違也。至期母必倚門望之。包必至矣。束廣微補亡。南陔詩。馨爾夕膳。潔爾晨餐。邊徼。邊境也。禮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後漢志。光武立高廟于洛陽。四時祫祀高帝為太祖。一歲五祀。夢弼曰。此謂肅宗重建七廟也。洙曰。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青龍。乃道家存想之術。周真義入龍嶠山。見長[illegible]子乘白鹿而行。揚雄谷口鄭子真。耕于岩石之下。漢文帝時。河上公結草為庵于河濱。讀老子。帝問。仕宦之。晉葛洪有肘後方數卷。趙曰。因彼世業宦場。以賊貶以供軍須也。鶴曰。鎮磧。如北庭都護府有神山鎮。又有小磧是也。夢弼曰。洮岷。言臨洮岷山也。李輔曰。潘岳秋興賦。備池魚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夢弼曰。孔子春秋起於獲麟。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寄張山人詩。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舍弟觀到詩云。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晴詩云。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臥病詩云。滑憶雕菰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盃罌。如此之類多此格。是於謝靈運廬陵王之墓下詩云。延州叶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亦時有此格。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是也。耿湋詩聯句多暇贈陸三山人 一生為墨客。幾世作茶仙。湋 喜是攀蘭者。愁非負鼎賢。羽 禁門聞曙漏。顧渚入晨煙。湋 拜井孤城裏。攜籠萬壑前。羽 閑喧悲異趣。語默取同年。湋 歷落驚相偶。衰羸猥見憐。羽 詩書聞講誦。文雅接蘭荃。湋 未敢重芳蘼。焉能弄綵牋。羽 黑池流硯水。徑石濺苔錢。湋 何事親香案。無端狎釣船。羽 野中求逸禮。江上訪遺編。湋 莫發搜歌意。予心或不然。羽 贈韋山人 失意成逋客。經年獨掩扉。無機狎鷗慣。

多病見人稀。流水知行藥。孤雲伴採薇。空齋莫閑笑。心事與時違。岑參詩送劉山人歸洞庭 却共孤雲去。高眠最上峯。半湖乘早月。中路入疎鐘。秋盡蟲聲急。夜深山雨重。當時同隱者。分得幾株松。郎士元詩贈強山人 或棹輕舟或杖藜。尋常適一作隨意釣前溪。草堂竹逕在何處。落日孤烟寒渚西。王維詩鄭霍二山人 翩翩繁華子。多出金張門。幸有先人業。早蒙明主恩。童年且未學。肉食鶩華軒。豈乏林中士。無人獻一作為至尊。鄭公老泉石。霍子安丘樊。賣藥不二價。著書盈萬言。息陰無惡木。飲水有清源。吾賤不及議。斯人竟誰論。錢起詩寄任山人 天階崇黼黻。世路有趨蹌。獨抱中孚文。誰知苦寒詠。行潦難朝海。散材空遇聖。豈無鳴鳳時。其如問津命。所思青山郭。再夢綠蘿逕。林泉春可遊。羨爾得其性。孟浩然詩上巳日澗南期王山人不至 搖艇候明發。花源弄早春。在山懷綺季。臨潁憶荀陳。上巳期三月。浮杯興十旬。坐歌空有待。行樂恨無鄰。日晚蘭亭北。烟花曲水濱。浴池逢姹女。採艾值幽人。石壁堪題序。沙場好醉神。群公望不至。虛擲此芳辰。皇甫冉詩贈鄭山人 白首滄洲客。陶然得此生。龐公採藥去。萊氏與妻行。乍見還州里。全非隱姓名。枉帆臨海嶠。貰酒秣陵城。伐木吳山曉。持竿越水清。家人忘貧賤。物外任衰榮。忽爾辭林壑。高歌

至上京避喧心已慣念遠夢頻成石路寒花發江田臘雪明玄纁懷有命
何以遂躬耕劉長卿詩送曲山人歸衡州 白石先生眉髮光已分甜雪
飲紅泉衣巾生涤烟霞色語笑廉和萬餌香茅洞玉聲流暗水衡山碧色
映朝陽千年城郭如相問華表哉哉有夜霜儲光羲詩寄孫山人 新林
二月孤舟還水滿清江花滿山借問故園隱君子時時來去在人間韓翃
詩送齊山人 舊事仙人白兎公掉頭歸去又乘風柴門流水依然在一
路寒山萬木中盧綸詩贈韓山人 見君何事有愁顏白髮生來未到山
更歎無家又無藥往來惟在酒徒間白居易詩贈王山人 聞君減寢食
日聽神仙說暗待非常人潛求長生訣言長本對短未離生死輙假使得
長生才能勝夭折松樹千年朽槿花一日歇畢竟共虛空何須誇歲月彭
殤徒自異生死終無別不如學無生無生即無滅 贈王山人 王之觀
襄王居士服氣飡霞善養身夜後不聞瘧喘息秋來唯長鶴精神客顏盡
悴長如故名姓多疑不是真貴重榮華輕壽命知君悶見世間人 題石
山人 騰騰兀兀在人間貴賤賢愚盡往還膿臟筵中唯飲酒歌鍾會處
獨思山存神不許三尸住混俗無妨兩鬢班除却餘杭白太守何人更解
愛君閑 題李山人 廚無烟火室無妻籬落蕭條屋舍低每日將何療

飢渴井華雲粉一刀圭 問韋山人 身名身事兩蹉跎試就先生問若
何從此神仙學得否白鬚雖有未為多 權德輿詩揚州與丁山人別 將
軍易道令威仙華髮清談得此賢惆悵今朝廣陵別遼東後會何年呂
溫詩道州送何山人 匣有青萍笥有書何門不可曳長裾應須定取真
知者還對明君說子虛 戴叔倫詩贈李唐山人 此意無所欲閑門風景
遲柳條將白髮相對共垂絲 敬訓陸山人二首 黨議連誅不可聞直
臣高士去紛紛當時漏奪無人問出宰東陽笑殺君 由來海畔逐樵漁
奉詔因乘使者車却掌山中子男印自看猶是舊潛夫張籍詩寄朱闞二
山人 爲箇朝章束此身眼看東路去無因壓陽舊客今應少轉憶鄰家
二老人 贈殷山人 鬱鬱山中客知名四十年樓偟身獨隱寂寞性應
便世業公侯籍生涯黍稷田藤懸讀書帳竹繫網魚船已種千頭橘新開
數脉泉閑遊携酒遠出語向僧偏入洞題松過看花選石眠避喧長汨沒
逢勝即留連自古多高跡如君少比肩畊耘此辛苦章句已流傳昔日交
游盛當時省閣賢同袍還共弊連轡每推先講序居重席群儒願執鞭滿
堂虛左待衆目望喬遷才異時難用情高道自全是人頻慘澹球物勢迍
邅達者聞知命吾生優禮玄深蔵報恩絢乆絳養生篇想悴衆夫笑經過

郡守儔夕陽悲舊鶴霜氣動飢鷄處士誰能薦窮途世所捐伯鸞堪寄食
元叔苦無錢笑蹇秋塵裏吟詩黃葉前故衰餘白頷廢瑟斷朱弦志氣終
猶在逍遙任自然家貧念婚嫁身老戀雲烟故遠栖巖鹿清虛飲露蟬鄰
逃秦谷口嚴愛越溪邊胥漢子猶阻黎枯子不韋山城一相遇感激意難
宣 過王山人 每欲尋君千萬峯豈知人世也相逢一瓢遺却在何處
應挂天台最老松 遇李山人 遊山遊水幾千重二十年中一度逢別
易會難君且住莫教青竹化爲龍王建詩送山人二首 嵩山古寺離來
久回見溪橋野葉黃辛苦老師看守處爲懸秋藥閉空房 山客狂來跨
白驢袖中遺却潁陽書人間亦有妻兒在拋向嵩陽古觀居姚合詩送孫
山人 山翁來帝里不肯住多時（一作山人言語皆住世休多時）塵土衣
裳重腥羶僕隸飢林中秋不到城外老應遲一爲別相逢未有期
寄崔之仁山人 百門坡上住石屋一（一作室）兩三間日月難教老妻兒乞
與閑仙經揀客聞（一作仙方揀客示）藥（一作酒）債（一作債）黃金還何計能
相訪（一作引）終身得在山 不得之人消息久秋來體色從何如若將（一作扃）
（一作）盃酒判身病狂作文章信手書官職卑微從客笑性靈閑野（一作推）向
錢疎幾時月（一作家）計渾無事揀取深山一處居 贈王山人 賢哲論

猶誕吾宗次定令詩吟天地廣覺印果因深教演歸恭敬名標中外欽既
能施六度了悟達雙林 贈張賀山人 先生居處僻荊棘與墻齊酒好
寧論價詩狂不著題燒成度世藥踏盡上山梯懶聽閑人語（一作說道人
閒語）爭如谷鳥啼 贈終南山傳山人 七十未成事終南蒼鬢翁老來
詩興苦貧去酒腸空蟠蟄身仍病鵬摶力未通已無燒藥本唯有著書功
白馬時何晚（[illegible]）青龍歲欲終（[illegible]）生涯枯葉下家
口亂雲中潭靜魚驚水天晴鶴唳風悲君還姓傳獨不夢高宗許渾詩贈
山山人 貰酒攜琴訪我頻始知城市有閑人君臣藥在寧憂病子母錢
成豈患貧年長每勞推甲子夜寒初共守庚申近來聞說燒丹處玉洞桃
花萬樹春李商隱詩訪白雲山人 瀑近懸崖屋陰陰草木青自言山底
住長向月中吟曉雨無多點初蟬第一聲煑茶歸未去刻竹為題名唐詩
拾遺趙嘏贈李山人 句漏先生水玉然莫將八石問群仙中山暫醉一
千日南苑昔來三百年碁局不收花滿洞霓旌欲別浪翻天何心更愛鶴
衷子頭白江湖棹小船 覽卷贈張山人 五字誰能摘一枝猶未攀始
知無價玉出自有名山春靜烟花秀夜深風月閑如何持高節垂老住雲
間賈島詩贈牛山人 二十年中餌茯苓致書半是老君經東都舊住商

人宅南園新修道士亭鑿石養蜂休買蜜坐山秤藥不爭星古來隱者多
能卜欲就先生問丙丁 劉滄詩贈顒項山人 浩氣含真玉片輝著書情
義入玄微洛陽紫陌幾曾醉少室白雲特一歸松雪月高唯鶴宿烟嵐秋
齊到人稀知君濟世有長策莫向滄浪隱釣磯 張喬詩贈別李山人 分
一作不合老西秦年年夢白蘋曾爲洞庭客還送洞庭人語別惜殘夜思
歸愁見春還知泊舟處沙月自相親一作滄浪淮楚處處念滿衣塵 顧非
熊詩下第後寄高山人 我家堂屋前仰觀大茅巔潭靜鳥棼異地寒松
色鮮人眠甕牖月鹿飲竹門泉多愧隣高隱無成又一年方玄英詩贈許
櫝山人 才子醉更逸一吟傾一觴支頤忽有得擢筆便成章王棨賓可
重桶衡爭不枉何時應會面夢裏是瀟湘唐彥謙詩寄徐山人 一室清
羸鶴臞孤體和神爽瑩冰壺吳中高士雖求死不那稽山有謝敷高蟾詩
秋日寄華陽山人 雲木送秋何草草風波凝冷太星星銀鞍公子砚堪
斷玉笋將軍涕自零芳洞白龍和雨看荆溪黃鶴帶霜聽人間不見清涼
事猶向溪翁乞畫屏李洞詩贈唐山人 垂鬚長似鬢七十色如鶯醉眠
青天小吟情太華低千年松遶屋半夜雨連溪一作唐扶鄰海日有陷落
潮泥 卭蜀路無限往來琴獨攜獨一作白贈王鳳二山人 山光望鶴信
山第聽鳥占養藥同開此休泰谷抱甕相逢九江底共到五峯尖願許爲三
友羞將白髮矜 贈徐山人 徐生何代降坤維曾伴園公採紫芝瓦礫
變黃憂世換髭鬚放白怕人疑山房古竹龍於樹海島靈童壽等龜却數
有唐三百載光陰未抵一先棊黃滔詩贈李山人 野步受江濱江僧得
見頻新文無古集往事有清塵松竹寒時雨池塘勝處春定應雲雨內陶
謝是前身唐求詩贈王山人 紅藤一柱脚常輕日日緣溪入谷行山下
有家身未老竈前無火藥初成經秋少見閑人說帶雨多聞野鶴鳴知到
蓬萊難再訪問何方法得長生李遠詩贈殷山人 有客抱琴宿值予多
恐懷啼鳥拯易斷嘯鶴調難諧曲罷月移幌韻清風滿齋誰能將此妙一
爲奏金堦劉夢得詩同白二十二贈王山人 愛名之世忘名客多事之
時無事身古老相傳見來久歲年雖變貌長新飛章上達三清路受籙平
交五嶽神笑聽鼕鼕朝暮鼓只能催得市朝人 僧皎然詩酬秦系山人見
寄 左右香童不識君擔簦訪我領鷗群山僧待客無俗物惟有窓前片
碧雲衆妙詩贈王山人 湖上見秋色曠然如滿懷豈惟歡隴畝兼亦外
形骸待月歸山寺彈琴坐暝齋布衣閑自貴何用謁天階王周詩會喩岑
山人戊寅仲冬六日渝州江上忽相逢說隱西山最上峯略坐移時又分

別片雲孤鶴一枝筇孫登詩贈佚山人 一見清容愜素聞有人傳是紫
陽君來特玉女栽春服剪破湘山幾片雲文苑英華遊李山人所居因題
屋壁 世事皆如夢往來或自歌門年松樹老有地竹陰多集作於藥債
韓康賣門容尚子過嫌嫌枕席上無那一作奈白雲何 送范山人歸太
山 魯客抱白鶴別余往太山初行若片雲一作雲杳在青崖間高高過
天門海日近可攀雲生望不及此去何時還 送楊山人歸嵩山 我有
萬古宅嵩陽一作山玉女峯長留一片月挂在東溪松尔去掇仙草菖蒲
花紫茸歲晚或相訪青天騎白龍 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 暮從
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却顧所來逕蒼蒼橫翠微相攜及田家稚子開荆扉
綠竹入幽徑集作投青蘿拂行衣歡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揮長歌吟松風
曲盡河星稀我醉君復樂陶然共忘機 劉長卿送鄭山人還廬山別業
潯陽數畝宅歸卧掩柴關谷口何人待一作在門前秋草閑忘一作無
機貴藥罷揮手一作不語拂藜還舊笋成寒竹空齋向暮山水流經一作
過舍下雲去一作起到人間桂樹花應發因行寄一攀 入白沙渚夤緣
三十五里至石山下懷天台陸山人 遠嶼藹將夕覽幽行自遲歸人不
計日流水閑相隨輟棹石集作古崖口捫蘿春景熙偶因廻州次寧與前
山期對此瑶草色懷君瓊樹枝浮雲去寂寥集作寞白鳥相集作來因依
何事愛高隱但令勞遠思窮年卧海嶠永望愁天涯吾亦從君一作此去
扁舟何所之遥遥江上帆千里東風吹 岑參宿關西客舍寄東山嚴許
二山人時天寶初七月三日在學見有高道舉徵 雲送關西雨風傳渭
水集作北秋孤燈燃客夢寒杵擣鄉愁灘上思嚴子山中憶許由蒼生今
有望飛詔下林丘 寄華陰山人李岡 君隱處當一星蓮花峯頭飯黃
精仙人掌上演丹經鳥可到人莫攀隱來十年不下山袖中短書誰爲達
華陰道士賣藥還 送韋山人二字集作邑少府歸鍾山別業 旗亭闕
書罷集作祈門官罷復負笈向桃源萬卷長開帙千山不掩集作千峯不
關門綠楊垂野渡黃鳥傍山村念爾能高枕丹墀會一論 皇甫曾送陸
鴻漸山人採茶廻 千峯待逋客香茗復叢生採摘知深處煙霞羨獨行
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燃燈夜相思一磬聲 皇甫冉送王山人
歸別業集作送元武歸潛山所居深山秋事閑鳥集作意早歸集作君去
意集作復何如絕露收新稼迎寒葺舊廬題詩即招隱作賦足集作是閑
居別後空相憶嵇康懶寄集作積書 送李山人還 從來無檢束只欲
老烟霞雞犬聲相應深山有幾家 顧況送李山人還玉溪 好鳥共鳴